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八二冊目次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十二卷首一卷 （元）俞皐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一〇一

春秋本義三十卷首一卷 （元）程端學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一八一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十二卷首一卷

（元）俞皐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十二卷 内府藏本

元俞皐撰。皐字心遠、新安人。初、其鄉人趙良鈞、宋末進士及第、授修職郎、廣德軍教授。宋亡不仕、以春秋教授鄉里。皐從良鈞受學、因以所傳著是書。經文之下、備列三傳。其胡安國傳亦與同列。吳澄序、謂兼列胡氏、以從時尚、而四傳之名亦權輿於澄序中。胡傳日尊、此其漸也。然皐雖以四傳並列、而於胡傳之過偏過激者實多所匡正。澄序所謂玩經下之釋、則四傳之是非不待辯而自明、可謂專門而通者。固亦持平之論矣。觀皐自序、稱所定十六例、悉以程子傳爲宗。又引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時宜、於義不同而辭同、事同而辭不同者、反復申明、不可例拘之意。又稱學者宜熟玩程傳、均無一字及安國。蓋其師之學本出於程子、特以程傳未有成書、而胡傳方爲當代所傳習、故取與三傳並論之。統核全書、其大旨可以概見、固未嘗如明代諸人竟尊胡傳爲經也。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序

春秋之義明而傳之眞僞自辯春秋何義乎尊周明法黜霸崇王彰善伐惡而已王者之治天下先之以敎化繼之以法令申之以賞罰三者行則王政舉人心正而春秋可以不作周之東也敎化旣衰法令賞罰不行于天下於是諸侯併呑仁義道息不有聖人出而正之則乾坤不幾息乎故曰迹息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此春秋之義也夫舉其綱而未及其目斷其義而未詳其案三傳之作可少哉乃有傳而事之湮沒者雖少義之隱晦者滋多蓋以傳聞異辭各以意見爲言而理有未合漢儒又各執一家之說以相傳習遂使後世因傳以誤經覺經之立法多不明賞罰多不當而尊王立敎之本義亦遂失矣程子曰讀春秋者當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朱子曰孔子非有意以一字爲褒貶但直書其事而善惡瞭然元新安俞氏著春秋集傳釋義一以程朱爲斷參以啖趙諸家而折衷以己意於是經義明而傳之眞僞是非判如黑白噫漢唐諸儒但知釋傳不知明經胡氏雖明經義而時事激發又多附會較之程朱無事穿鑿而自得聖人之意者大有逕庭俞氏之書出可以救胡氏之偏而發程朱所未盡二百四十二年之閒其治亂興衰之故仁

義詐力之異賢不肖之用舍行政出令之得失足爲人鑒戒者何可勝數特經義不明而學術之害有不可勝言者夫以聖人垂訓之經反致有貽誤後學之弊此俞氏之書所以不可不亟爲表彰於天下也

康熙丙辰納蘭成德序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序

左氏傳序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别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修之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爲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其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修之要故也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優而柔

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襃貶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爲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不言凡曲而暢之也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非例也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答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襃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爲斷古今言左

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大體轉相祖述進不得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没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適足自亂預今所以爲異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蓋丘明之志也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然劉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别集諸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

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爲仲尼自衛反魯修春秋立素王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答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絶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曰然則

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欲

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公羊傳序

昔者孔子有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此二學者聖人之極致治世之要務也傳春秋者非一本據亂而作其中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說者疑惑至有倍經任意反傳違戾者其勢雖問不得不廣是以講誦師

言至於百萬猶有不解時加譏嘲辭援引他經失其句讀以無爲有甚可閔笑者不可勝記也是以治古學貴文章者謂之俗儒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爲公羊可奪左氏可興恨先師觀聽不決多隨二創此世之餘事斯豈非守文持論敗績失據之過哉余竊悲之久矣往者略依胡母生條例多得其正故遂隱括使就繩墨焉

穀梁傳序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彝倫攸斁弑逆篡盜者國有淫縱破義者比肩是以妖災因釁而作民俗染化而遷陰陽爲之愆度七曜爲之盈縮川岳爲

之崩竭鬼神爲之疵癘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作君臣之禮廢則桑扈之諷興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奏骨肉之親離則角弓之怨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賦天垂象見吉凶聖作訓紀成敗欲人君戒慎厥行增修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履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兩觀表而臣禮亡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逼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矣孔子覩滄海之橫流迺喟然而嘆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興之者在己於是就大師而正雅頌因魯史

而修春秋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政化不足以被羣后也於時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託始該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紀三五鼓芳風以扇遊塵一字之褒寵踰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德之所助雖賤必申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因事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爲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貶殊致蓋九流分

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乖左氏以鬻拳兵諫爲愛君文公納幣爲用禮穀梁以衛輒拒父爲尊祖不納子糾爲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爲行權妾母稱夫人爲合正以兵諫爲愛君是人主可得而脅也以納幣爲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爲尊祖是爲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爲內惡是仇讎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爲行權是神器可得而闚也以妾母爲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強通者也凡傳以通經爲主經以必當爲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庸得不

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哉而漢興以來瓌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爭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之辯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俗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升平之末歲次大梁先君北蕃迴軫頓駕于吳乃帥門生故吏我兄弟子姪研講六籍次及三傳左氏則有服杜之註公羊則有何嚴之訓釋穀梁傳者雖近十家皆

膚淺末學不經師匠辭理典據既無可觀又引左氏公羊以解此傳文義違反斯害也已於是乃商略名例敷陳疑滯博示諸儒同異之說昊天不弔太山其頹匍匐墓次死亡無日日月逾邁跂及視息乃與二三學士及諸子弟各記所識并言其意業未及終嚴霜夏墜從弟彫落二子泯沒天實喪予何痛如之今撰諸子之言各記其姓名名曰春秋穀梁傳集解

程子傳序

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道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之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顔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

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時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

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
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
矣有宋崇寧二年癸未四月乙亥河南程頤正叔序

胡氏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
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
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
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
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
秩五服弗章己所當命五刑弗用己所當討故曰文
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
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
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
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
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
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
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
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
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
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
孔子者謂此書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
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

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戚
矣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
詩之情酌今古則貫乎書之事典常典則體乎禮之
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
王之法度萬世之準繩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
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
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
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
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
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
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
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案爲國是獨於春秋
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
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
其效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
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
經乃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
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
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
小有補云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凡例

一凡孟月例書時正月例書王或事在二月則書春王二月事在三月則書王三月事在春則不言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其有不書蓋缺簡也

一凡王朝公卿例書爵大夫例書字上士中士例書名王子則書王子某下士例書人

一凡列國卿大夫一命例書人再命例書名三命例書氏書名公子公孫則書公子某公孫某四命例書字宋卿例書官

一凡朝聘諸國來魯例書來朝其不成禮者止書來外諸國相朝例書如魯往諸國例書如魯卿大夫士聘他國例書如他國來魯例書使來聘微者止書來聘

一凡盟會內爲主例書及外爲主例書會外之爲主者必先序歃血例書盟講好例書會衆共爲盟例書同盟此齊伯未成晉伯既衰之時也不成禮者例書遇交相命者例書胥命魯往他國盟未前定例書會盟前定例書涖盟他國來魯盟未前定例書來盟前定例書使來盟

一凡征伐將尊師衆例書某帥師將尊師少例書某伐某魯則止書主將名氏伐某將卑師衆例書某師魯則止書師將卑師少例書某人魯則止書伐某及某戰不知將帥名氏多寡亦書人君親將例書爵聲罪致討例書伐潛師掠境例書侵環其城邑例書圍抵其國都例書入還復其宗社例書滅移其民人例書遷列陳相敵例書戰奇詐取勝例書敗殺之無遺例書殲民亂逃散例書潰車徒大崩例書敗績屈服歸順例書降欲進而止例書次已去而逐例書追用他國師例書以援他國急例書救悉虜而俘例書取生擒得之例書獲拘而囚之例書執聚兵守之例書戍完其郛郭例書城

一凡魯夫人始逆例書女有姑例書婦入國例書夫人告廟例書至其不書逆者往逆非卿也不書婦無姑也不書氏脫簡也不書至不行告廟禮也並不書者亦缺文也

一凡魯女嫁諸國例書逆書歸來逆非卿則止書歸王姬或王后使魯主婚事者例書逆書歸惟齊人來歸子叔姬夫人姜氏歸于齊乃子被弒而身被出故書來歸歸于以明非奔也

一凡崩薨卒葬天王例書崩魯君及夫人例書薨諸國君合書薨而據其來訃謙辭曰某爵某卒故例書卒卿大夫例書卒魯未踰年之君例書卒諸國葬則舉謚來告故例書謚自天王至於列

國書崩卒而不書葬者來訃而魯不往會也不書卒葬者不來訃而魯亦不往也

一凡諸國殺大夫公子例書國微者殺之例書人作亂者殺之例書盜惟晉世子申生宋世子痤被譖自殺而歸罪於君故書殺

一凡郊禘望雩嘗祫烝皆誌其踰禮非時之失也

一凡大閱治兵蒐狩皆誌其非常非時非地之失也

一凡魯災異大故素無例書有素有而甚例書多非常例書大

一凡諸國災異大故來告例書某國某災某異聞而知之則止書某災某異

一凡螟螣蝥蟊皆以其害稼故書

一凡興作有舊而更之例書新無舊而始爲之例書作完修舊城例書城創立新邑或新臺囿例書築僖公之南門定公之雉門及兩觀更舊而變其制故書新作

自晉杜氏註左傳始有凡例之說取經之事同辭同者計其數凡若干而不攷其義唐陸氏學於啖趙作纂例之書雖分析詳備然亦未嘗以義言之逮程子爲傳分別義例而學者始得聞焉愚今遵程子說以事同義同辭同者定而爲例十六條凡書經之事義如此而其辭例如此者是所謂例也其有義不同而辭同事同而辭不同者則見各事之下非可以例拘也且如殊會其辭雖同而其義則不同會王世子而殊會是尊之而不敢與抗若曰王世子在是而諸侯往會之不敢與世子列也會吳而殊會是抑之而不使其抗若曰諸侯自爲會而後會吳不使與諸侯列也又如歸來歸復歸字雖同而其義則不同婦人謂嫁曰歸而書來歸則出也諸國君大夫出奔而復則書歸而書復歸則義不當復也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此譏其過時始至之失也至於季子來歸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此又喜其歸異其詞以嘉之也凡此皆辭同而義不同者也又如國君奔一也而內奔書遜弑君一也而內弑書薨不地殺公子一也而內殺公子書刺凡此皆事同而辭不同者又如易田書假城虎牢不繫鄭戍虎牢曰鄭因會伐而朝書如凡此之類乃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時宜者也是皆不可以例拘也學者誠能熟玩程子傳以求其意至於沉潛反復一旦豁然貫通庶乎可窺聖人用心之萬一也又奚待愚言之贅云

程子朱子說春秋綱領

程子曰夫子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

程子曰五經載道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經爲斷傳爲案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

程子曰觀論語之書而知聖心之安仁書於春秋者無非此理夫子之贊易即其所以修春秋也

程子曰春秋之作不過因魯國之史而兼紀周齊晉宋諸國之事其尊卑大小統屬之序秩然無毫髮之不順盡書治忽得失陵僭賊亂之變森然循乎條理而一之無非法故曰非聖人其誰修之也

程子曰孔子感麟而作春秋或謂不然如何曰春秋不害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豈不作孔子之意蓋亦有素因此一事故其書之成復以此終大抵須有發端處

程子曰春秋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義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

朱子曰春秋是聖人據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爲鑒戒爾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誅亂臣賊子若欲求一字以爲聖人褒善貶惡專在於是恐非聖人之意

朱子曰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萬世是亦一治也當時魯史孔子取而筆削之而其義大明孔子亦何嘗有意用某字使人知勸用某字使人知懼用某字有甚微辭隱義使人曉不得足以褒貶榮辱人來不過如今之史書直書其事善惡瞭然在目觀者知所懲勸故亂臣賊子有所懼而不敢犯爾

朱子曰春秋十二公時各不同如隱桓之時王室新東遷號令不行天下星散無主莊僖之時桓文迭伯政自諸侯出天下始有統一宣公之時楚莊盛彊主盟中國諸侯服齊服晉者亦皆朝楚及成公之世晉悼出來整頓楚始退去繼而吳越又彊入來爭伯定哀之世政皆自大夫出魯有三家晉有六卿齊有田氏宋有華向被他肆意又曰春秋初時天王尚略有戰伐之屬到後來都無了只是諸侯抗衡諸侯才不奈何又被大夫出來做大夫才不奈何又被陪臣出來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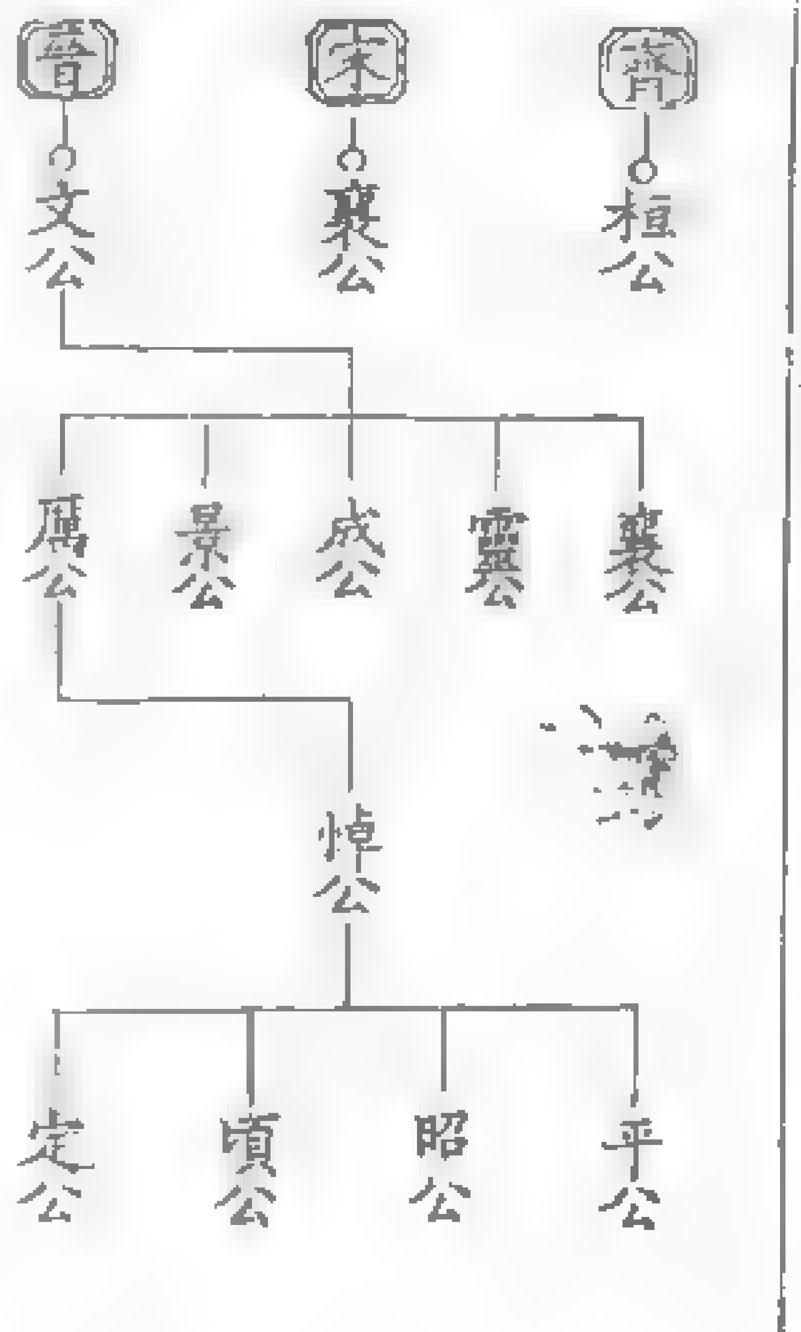
朱子曰春秋固當以類例相通然亦先須隨事觀理

反復涵泳令胸次開潤義理通貫方有意味自非理明義精則止是較得失考同異心緒轉離與讀史傳摭故實無以異大抵此經簡與立說雖易貫通爲難聖人之言平易中有精深處不可穿鑿求速成又不可苟且間看過

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考事頗精只是不知大義好以成敗論人都不折之以理之是非公羊穀梁考事甚疎然義理却勝於左氏胡傳大義正亦有牽强處然議論有開合精神

春秋世次圖說

○十三伯



伯之名何由而起乎當王道流行侯國受職未始有也自東遷日久王澤壅而下權張正理微而力爭起徒有振王之號而不循敬君之節此伯之名所由立歟齊桓公實肇其事故以桓公爲始然而有伯非美事也春秋何以與之乎蓋黜其過而録其功耳且以齊伯觀之桓公以方伯之國任賢良之佐驟合諸侯以紀綱中夏於波流風靡之中使王室既卑而稍尊四夷既抗而稍息諸侯羣起而略定故春秋不能不録其功然而約束諸侯幾於改物盟會征討皆專行之使王室愈卑王迹愈熄故春秋不能不黜其過功過不相揜此伯者之事也逮夫宋

襄公繼齊桓之後伯雖未成而盟會必先序宋者春秋與之以内中夏也楚雖盛彊而不得主盟會者不以夷亂華也自此四年之後晉文公繼起城濮一戰闢夷夏之盛衰王畿兩盟平周室之内難惜其享國之日淺雖成功速而不能久也自襄公以後世主夏盟春秋之拳拳與晉者實憂天下之切也至於靈成景厲之世晉伯稍衰而於盟會必先序晉者豈非與之以伯乎及悼公之興八年之間九合諸侯雖數與楚遇而不與之戰推誠待人鄭不敢畔者二十四年亦庶幾桓文之績矣然而楚雖弱而吴方張其末也以士匄荀偃主盟則政在

大夫世變愈下矣此又伯權之大壞也至於平昭頃定愈降愈壞列國之不若也然終乎黄池之會春秋猶以伯與晉則雖晉不能伯而春秋猶未絶晉也蓋非爲晉也爲王室也爲天下也愚故謂十三伯云

○周世次

○平王宜臼 — 太子洩父 — 桓王林 — 莊王佗 — 僖王胡齊 — 惠王閬 — 襄王鄭 — 頃王壬臣 — 匡王班 — 定王瑜 — 簡王夷 — 靈王泄心 — 景王貴 — 悼王猛 — 敬王匄

周本黄帝之裔姬姓后稷教民稼穡有功始封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始稱西伯武王末年始代商有天下武王至平王十三世而東遷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元年也春秋始於此又自敬王至赧王十世爲秦所滅自武王至赧王三十六世通八百六十七年四百年在春秋之前二百四十二年在春秋之中二百二十五年在春秋之後后稷始封於邰在今奉元路長安縣故邰城公劉都邠亦作豳在今鳳翔府路邠州太王徙都岐在今鳳翔府路岐山縣文武都酆鄗在今奉元路長安縣酆在靈臺鄉鄗在昆明池平王東遷于成王所營之洛邑又名王城在今河南府治敬王都狄泉亦名王城在今河南府東二十餘里故洛城也

○魯世次

○隱公息姑 — 桓公軌 — 莊公同 — 閔公啓方 — 僖公申 — 文公興 — 宣公倭 — 成公黑肱 — 襄公午 — 昭公裯 — 定公宋 — 哀公蔣

魯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第四子周公旦佐文武成王有大勳成王命爲冢宰食邑扶風雍縣東北在今陝西行省鳳翔府扶風縣後封其子伯禽於曲阜是爲魯侯自伯禽至隱公十三世而春秋作自隱公至哀公十二世哀公十四年獲麟春秋終又自哀公至頃公九世爲楚所滅共三十四世曲阜漢爲豫州刺史所領魯國唐爲山南西道兖州曲阜縣宋

爲京東西路襲慶府仙源縣今山東道濟寧路兖州曲阜縣東有故魯城

○齊世次

○僖公祿父 — 襄公諸兒 — 桓公小白 — 孝公昭／昭公潘／懿公商人／惠公元 — 頃公無野 — 靈公環 — 莊公光／景公杵臼 — 悼公陽生 — 簡公壬 — 孺子荼

齊姜姓侯爵出自炎帝裔孫伯夷佐禹平水土有功賜曰姜氏謂之呂侯國在南陽宛縣在今河南府路南陽府商末太公呂望佐武王定天下有功封於營丘是爲齊侯自太公至僖公十二世僖公九

年魯隱公元年也自僖公至簡公十三世簡公四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又三世至康公爲田氏所篡共二十八世營丘亦名臨淄漢爲青州刺史所領北海郡唐爲山南東道青州臨淄縣宋爲京東東路青州臨淄縣在今山東道益都路臨淄縣

○晉世次

翼（謂之先晉）：鄂侯郄 — 哀侯光 — 小子侯 — 晉侯緡

曲沃（謂之新晉）：○武公稱 — 獻公詭諸 — 惠公夷吾 — 懷公圉／文公重耳 — 襄公驩 — 靈公夷皋／成公黑臀 — 景公獳 — 厲公州蒲／悼公周 — 平公彪 — 昭公夷 — 頃公去疾 — 定公午

晉姬姓侯爵出自周武王少子成王母弟唐叔虞始封於唐又遷太原南有晉水亦曰晉陽後改稱晉穆侯之子文侯徙都翼因謂之翼次子成師分封於曲沃謂之曲沃自叔虞至鄂侯十三世鄂侯二年魯隱公元年也鄂侯至晉侯緡四世魯莊公十六年曲沃武公滅翼先晉遂亡曲沃出自穆侯少子名成師穆侯之孫昭侯封成師于曲沃曰桓叔成師之子曰莊伯莊伯之子始稱武公殺晉侯緡而滅翼周莊王命之爲晉侯徙都絳是謂新晉自武公至定公十五世定公三十一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又六世韓魏趙篡晉而分其地兩晉共三十八世太原漢

爲并州刺史所領太原郡唐爲河東道并州宋爲河東路太原府晉陽縣在今河東山西道太原路平晉縣亦有故唐城曲沃在今平陽路絳州曲沃縣翼在今平陽路絳州翼城縣絳即絳州城景公遷新田亦謂之絳在今平陽路絳州絳縣

○宋世次

○宣公 — 穆公和／殤公與夷 — 莊公馮 — 閔公捷／桓公御說 — 襄公玆父 — 成公王臣 — 昭公杵臼／文公鮑 — 共公固 — 平公成 — 元公佐 — 景公頭曼

宋子姓公爵出自商王帝乙之長庶子啓食采於微謂之微子在今懷孟路武涉縣武王克商封武

庚於殷武庚畔成王誅武庚封微子於商丘爲宋公以奉殷祀自微子至穆公十三世穆公七年隱公元年也自穆公至景公十三世景公三十六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又自景公至偃王七世爲齊魏楚所滅自微子至偃王共三十三世商丘漢爲豫州刺史所領梁國睢陽縣唐爲河南道歸德軍宋爲南京應天府在今河南府路歸德府

○衞世次

莊公 桓公完 惠公朔
宣公晉 黔牟 戴公
州吁 懿公 文公燬
成公鄭 穆公遬 定公臧
殤公剽 獻公衎 襄公惡 靈公元 出公輒

衞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幼子康叔武王分殷餘民封康叔於河洪之閒是爲衞侯邑於商墟自康叔至桓公十三世桓公十三年魯隱公元年也自桓公至出公十五世世紀內除黔牟戴公云十三世出公五十三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出公之後又十二世爲秦所滅共三十八世商墟漢爲司隸校尉所領河內汲郡朝歌縣唐爲河北道衞州衞縣宋爲河北西路衞州衞縣在今河東山西道衞輝路新鄉縣故朝歌城文公徙楚丘在今東昌路曹州楚丘縣成公遷帝丘在今東昌路濮州觀城縣

○鄭世次

莊公寤生 昭公忽
厲公突 子亹
文公捷 穆公蘭
靈公夷 襄公堅 悼公費 成公睔 僖公髡頑
簡公嘉 獻公蠆 定公寧 聲公勝

鄭姬姓伯爵出自周厲王少子友宣王封友於王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子武公從平王東遷後取虢鄶之地定都溱洧而施舊號於新邑是爲新鄭自桓公至莊公三世莊公二十三年魯隱公元年也自莊公至聲公除子嬰計十三世聲公二十年魯哀公十四年也聲公之後又八世爲韓所滅共二十三世咸林在今奉元路華州鄭縣溱洧鄭都漢爲司隸校尉所領河南郡滎陽宛縣唐爲河南道鄭州新鄭縣宋爲京西北路鄭州新鄭縣在今汴梁路鈞州新鄭縣

○曹世次

桓公終生 莊公射姑 僖公夷 昭公班 共公襄 文公壽 宣公彊
成公負芻 武公滕 平公須 悼公午 隱公通 襄公野 靖公露 伯陽

曹姬姓伯爵出自周文王子曹叔振鐸至桓公十一世桓公十五年魯隱公元年也自桓公至伯陽十五世魯哀公八年宋滅曹共二十六世漢爲兗州刺史所領濟陰郡定陶縣唐爲河東道曹州定陶縣宋爲

京東西路興仁府定陶縣在今東昌路曹州定陶縣

○陳世次

○桓公鮑—太子免
厲公躍
陳佗
莊公林
宣公臼
穆公款—共公朔—靈公平國—午
哀公溺—惠公吳—懷公柳—閔公越

陳嬀姓公爵後國削弱自改侯爵出自帝舜之後至閼父爲周武王陶正武王以元女大姬嫁其子胡公滿而封諸大皥之墟自胡公至桓公十一世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元年也自桓公至閔公十二世閔公二十一年魯哀公十四年也當魯昭公八年楚滅陳後五年復又自春秋後三年閔公爲楚所滅連陳佗共二十四世大皥之墟漢爲潁川郡唐爲河南道陳州陳縣宋爲京西北路陳州宛丘縣在今汴梁路陳州宛丘縣

○蔡世次

○宣侯考父—桓侯封人
哀侯獻舞 穆侯肸
莊侯甲午
文侯申 景侯固
靈侯般 平侯廬
太子隱
悼侯東國 昭侯申
成侯朔

蔡姬姓侯爵出自周文王子叔度武王封叔度於蔡自叔度至宣侯九世宣侯二十八年魯隱公元年也自宣侯至成侯十二世成侯十年魯哀公十四年也成侯之後又三世爲楚所滅共二十三世蔡都漢爲豫州刺史所領汝南郡唐爲河南道蔡州上蔡縣宋爲京西北路蔡州上蔡縣在今汴梁路汝寧府上蔡縣後遷州來在今淮西道安豐路霍丘縣

○北燕世次

○穆侯—宣侯—桓侯
莊公—襄公—桓公—成公—昭公—武公—文公
懿公—惠公—悼公—共公—平公—簡公—獻公

北燕姬姓伯爵出自周同姓功臣召公奭佐文武有功爲周太保食采於召在今奉元路盩厔縣成王封其子於幽薊是爲燕伯自召公至穆侯九世穆侯七年魯隱公元年也自穆侯至獻公十七世獻公十二年魯哀公十四年也獻公之後十二世爲秦所滅共三十八世燕薊漢爲幽州刺史所領涿郡薊縣唐爲河北道幽州盧龍軍節度范陽郡薊縣宋初屬遼爲燕京析津縣金滅遼以歸宋改名燕山府尋復屬金改名永安遷都之改縣名大興今大都路大興縣有古燕城

○秦世次

文公—寧公—出公
武公 德公
宣公 成公
穆公任好
康公罃 共公稻 桓公榮
景公
哀公 惠公 悼公

秦嬴姓伯爵出自伯益十九世孫非子爲周孝王養馬汧渭間受封爲附庸傳六世至襄公有功於平王始受岐豐之地列爲諸侯是爲秦伯襄公子文公四十四年魯隱公元年也自文公至悼公十五世悼公十年魯哀公十四年也悼公後九世至昭襄王始滅周自昭襄王至子嬰六世爲漢所滅共二十七世非子始封之地漢爲梁州刺史所領天水郡隴西縣秦亭唐爲隴右道秦州隴城縣宋爲陝西秦鳳路秦州隴城縣在今鞏昌路秦州成紀縣故始昌城文公都岐隴在今鞏昌路隴州德公遷雍在今奉元路與平縣孝公始都咸陽西漢建都長

安爲京兆東漢置雍州屬司隸校尉所領京兆郡咸陽縣唐都長安爲京兆咸陽縣宋爲陝西永興軍路京兆府咸陽縣在今奉元路咸陽故城始皇阿房宮地在咸陽縣二世望夷宮地在涇陽縣如今之奉元城乃前漢及西魏後周隋唐所都之地也

○楚世次

○武王通 — 文王貲
- 堵敖
- 成王惲 — 穆王商臣
  - 莊王旅 — 共王審
    - 康王昭 — 郟敖
    - 靈王圍
    - 公子比
    - 平王棄疾（初名居） — 昭王軫（初名壬） — 惠王章

楚芊姓子爵出自祝融之後鬻熊有功於周文武成王封其孫熊繹於荊蠻邑丹陽城自熊繹至熊通十三世改曰楚僭號稱王是爲楚武王武王十九年魯隱公元年也自武王至惠王十二世惠王八年魯哀公十四年也惠王之後又十世爲秦所滅共三十五世丹陽漢爲荊州刺史所領武陵郡唐爲淮南道夔州宋爲荊湖北路歸州今湖北道辰州路歸州有故丹陽城後徙枝江亦曰丹陽在今江陵路枝江縣文王徙郢今江陵路江陵縣故郢城平王城郢在今江陵路安陸府襄王遷鄀在今襄城路宜城縣

○吳世次

○壽夢 — 諸樊 — 餘祭 — 餘昧 — 王僚 — 闔閭 — 夫差

吳姬姓子爵出自周太王長子太伯與弟仲雍遜王季位逃之荊蠻太伯卒仲雍嗣立武王封周章爲吳子自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當魯成公六年始見春秋自壽夢至夫差七世夫差十五年魯哀公十四年也春秋終後八年爲越所滅共二十六世吳都漢爲吳國後改吳郡屬揚州刺史所領唐爲江南浙西道蘇州宋爲兩浙路平江府在今浙西道平江路府治

○杞世次

○武公—德公—桓公姑容—孝公丐—文公益姑
平公郁釐—悼公成—隱公乞—僖公過—閔公維

杞姒姓公爵後國削弱自改伯爵又改子爵出自夏禹之後裔周封二王後得東樓公封於雍丘以奉禹祀自東樓公至武公八世武公十一年魯隱公元年也自武公至閔公十世閔公六年魯哀公十四年也閔公之後又六世爲楚所滅共二十四世雍丘漢爲兗州刺史所領陳留郡雍丘縣唐爲河南道汴州雍丘縣宋爲開封府雍丘縣在今河南江北行省汴梁路杞縣

○滕世次

○滕侯繡—宣侯嬰齊—孝侯鮒—昭侯元—文侯壽
成侯原—悼侯寧—頃侯結—隱侯虞毋

滕姬姓侯爵後國削弱自改子爵出自周文王子叔繡始封自叔繡至宣侯十一世魯隱公七年始見春秋自宣侯至隱侯八世而春秋終又自隱侯後六世爲齊所滅共二十四世滕國漢爲豫州刺史所領沛國公丘縣唐爲山南道徐州滕縣宋爲京東西路徐州滕縣在今山東道益都路滕州滕縣

○許世次

○穆公新臣—僖公業—昭公錫我—靈公甯—悼公買—斯—斯—元公成—子結

許姜姓男爵出自堯四岳伯夷之後周武王封其裔文叔於許十一世至穆公魯隱公十一年始見春秋自穆公至子結八世子結元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後爲楚所滅許都漢爲豫州刺史所領潁川郡許昌縣獻帝都許唐爲河南道許州長社縣在今河南江北行省汴梁路許州

○邾世次

○儀父—瑣—文公—定公—宣公—悼公—莊公—隱公

邾曹姓本附庸國後自改子爵出自陸終之後周武王封其裔孫曹挾於邾不知世次至儀父魯隱公元年見春秋自儀父至隱公八世隱公二十五年魯哀公十四年也後爲魯所滅改曰鄒邑漢爲豫州刺史所領魯國騶縣唐爲山南西道兗州鄒縣宋爲京東西路襲慶府鄒縣在今山東道益都路滕州鄒縣

○莒世次

○茲丕公—紀公—渠丘公—黎比公—展輿
著丘公—庚輿—郊公—莒子—共公

嬴姓子爵出自少昊之後周武王封玆輿期於莒自玆輿期至玆丕公十一世始見春秋庚輿而下微不復見又自庚輿之後至四世爲楚所滅共二十一世莒漢爲青州刺史所領高密郡莒縣唐爲山南東道密州莒縣宋爲京東東路安化軍莒縣今山東道益都路莒州有故莒子城

○薛世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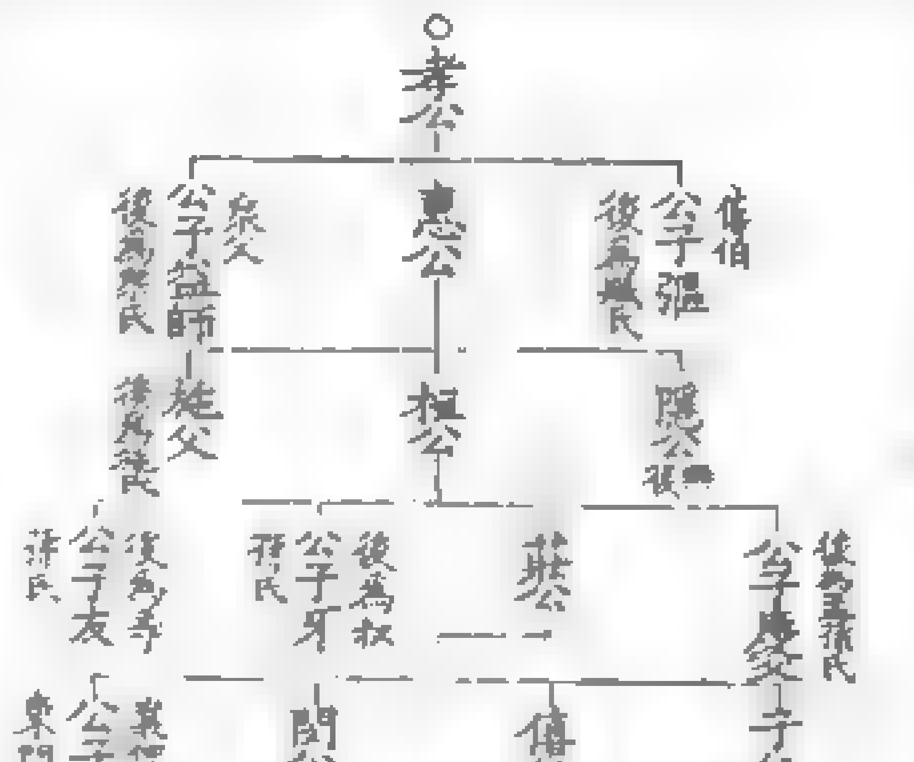
○薛侯—獻侯—襄公—薛伯—惠公

任姓侯爵後國削弱自改伯爵黃帝之後奚仲始封至仲虺居薛爲湯左相周武王復封其後爲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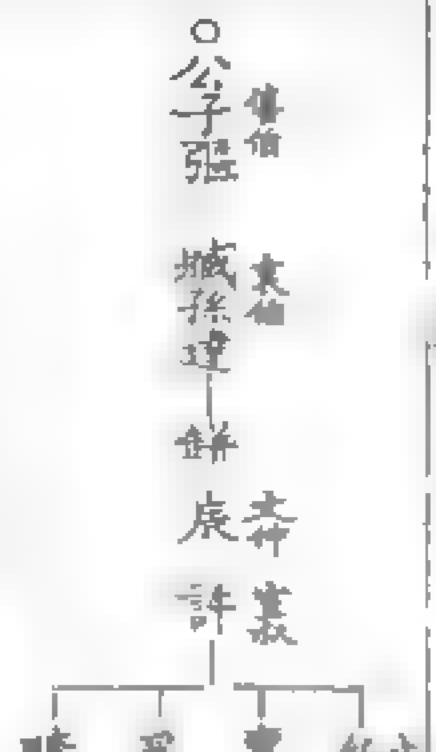
侯不知世次至薛侯來朝始見春秋於其朝會可考者五君而已薛國宋以前並屬徐州今沛縣之北徐州之西是其故地

春秋諸國以左傳考之計一百二十四國而其世紀之可知者二十國而已其餘諸國都爵姓並見釋義今不再錄最難考者舒有群舒故有舒鳩舒庸舒蓼越總稱也又有於越南越百越狄總稱也又有北狄長狄赤狄白狄戎總稱也又有徐戎山戎犬戎陸渾戎驪戎戎蠻凡此之類皆難攷者蓋今去古甚遠不敢臆說闕其疑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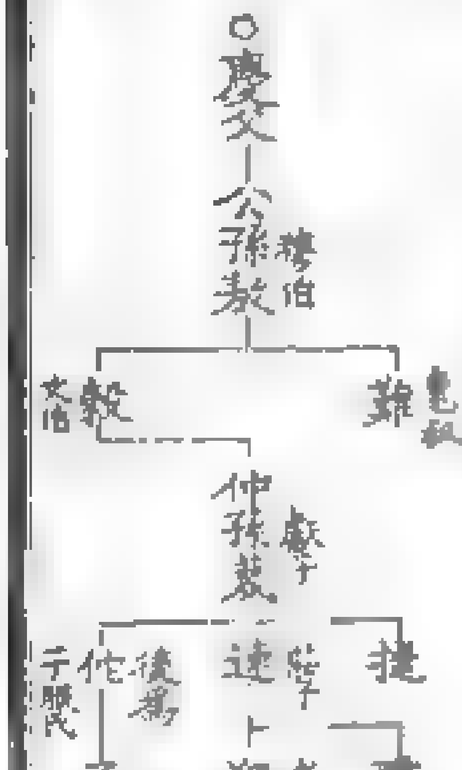
○魯公族



○臧孫氏



○仲孫氏 亦曰孟孫氏



○叔孫氏

- ○公子牙（僖叔）—公孫茲（戴伯）
  - 叔孫得臣（莊叔）
    - 僑如（宣伯）
    - 豹（穆子）
      - 婼（昭子）—不敢（成子）—州仇（武叔）—舒（文子）
      - 豎牛
      - 仲壬
      - 孟丙
  - 叔仲彭生（惠伯　後爲叔仲氏）—叔仲小（穆子）—叔仲志

○季孫氏

- ○公子友（成季）—齊仲無佚—季孫行父（文子）—宿（武子）
  - 紇（悼子）—意如（平子）—斯（桓子）—肥（康子）
  - 公若—公甫靖（後爲公甫氏）—歇（文伯）—寢
  - 公彌（後爲公鉏氏）—頃伯—隱侯伯—公鉏極

○子叔氏

- ○公子肸（惠伯）—嬰齊（聲伯）
  - 叔老（齊子）—叔弓（敬子）
    - 輒（伯張）—詣—還
    - 鞅
  - 帶（昭伯）

魯公族皆世爲卿大夫獨臧孫氏三桓氏子叔氏可考餘不可考者並不錄

○三傳漢諸儒傳授

公羊傳

- ○董仲舒—胡毋生
  - 褚大
  - 嬴公
    - 孟卿—疏廣—筦路—孫寶
    - 眭孟
      - 嚴彭祖—王中—公孫文
      - 顏安樂
        - 冷豐—東門雲
        - 任公—馬宮
    - 貢禹—堂谿惠—冥都—左咸
  - 段仲溫
  - 吕步舒

穀梁傳

- ○魯申公—瑕丘江公
  - 榮廣
    - 蔡千秋
      - 劉向
      - 翁君
      - 尹更始
        - 房鳳
        - 翟方進
        - 尹咸
    - 周慶
    - 丁姓—申章昌
  - 皓星公
  - 江博士—胡常—蕭秉

左氏傳

- ○張蒼—賈誼
  - 張敞—劉公子
  - 貫公—貫長卿—張禹—尹更始
    - 胡常—賈護—陳欽
    - 翟方進
    - 尹咸—劉歆

公羊傳自董仲舒胡毋生傳之已而大盛儒者往往以斷國論穀梁氏魯申公傳之至宣帝時始立學官左氏張蒼賈誼傳之而張敞劉公子皆習焉至平帝時始立學官此二家最後出故不能盛大也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世次

後學新安俞　皋　述

隱公

名息姑惠公子母聲子在位十一年薨公子翬所弒弟桓公立薨不尸其位曰隱

程子曰春秋魯史記之名也夫子之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興復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朱子曰春秋者記事者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也詩亡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孔子作春秋定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 [illegible]

[illegible]

元年春王正月

元者始也元年隱公之始年也春天時也 [illegible] 正月周正建子之月也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正朔廷與百官遠近莫不一於正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舜典紀元日商 [illegible] 元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 [illegible]

經082-021

歲于周歲首[illegible]又十有一月是也[illegible]即位[illegible]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也建子非春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顏回以為邦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見諸行事之驗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專也其旨微矣加王以正月公羊曰大一統是也隱君嗣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illegible]史王所將故必書即位之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必有所承爵位土田受之天子也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命於天子諸大夫扳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由起也春秋首絀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蔑公穀作眛[illegible]公也張氏曰曾受爵為瑕公若臣子之詞也諸國則從其不辭後彼此乃為于也邾曹姓之封[illegible]後爵子齊閔在今兗州鄒縣此邾附于齊也克字儀父儀字也君賜之[illegible]大夫也盟者約信以告神也[illegible]曰魯自以姑蔑也在今大名路開州濮陽縣[illegible]程子曰[illegible]信告戒人惟先王則不盟也後世[illegible]盟而[illegible]罪也諸侯交相盟以亂世之事也[illegible]則解其支盟而後會之也乃左氏有邾子克也未王命故不書爵[illegible]又貴之內為主輔及外為主與會盟在外雖外為主亦稱及從後而及之也兩國以上也公攝位而欲下好于邾故為蔑之盟[illegible]傳及者何與也會及暨皆與也為或言會或言及或言暨會猶最也及猶汲汲也暨猶暨暨也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儀父者何邾婁之君也何以名字也褒之也曷為褒為其與公盟也與公盟者眾矣曷為獨褒乎此因其可褒而褒之此其為可褒奈何漸進也

眛者何地期也[illegible]及者何內為志焉爾儀字也父猶傅也男子之美稱也且不言邾子何也邾之上古微未爵命於周也不日其盟渝也眛地名也胡氏傳曰[illegible]其君稱名此其書字[illegible]之文而不書者也我所欲而及以者[illegible]儀父其君之字也何以稱字中國之附庸也王畿大夫多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名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微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常也常者道之正變者道之中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為事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及欲焉要盟公之私也或曰盟其首與公盟而書字夫之矣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鄭姬姓伯爵國在今[illegible]鈞州新鄭縣鄭伯莊公寤生也君視何例書爵克勝也段名莊公弟共叔段也再命例書名鄢杜氏曰鄭地今[illegible]鄢陵縣程子曰鄭伯失為君之道無兄弟之義故稱鄭伯而不言弟克猶勝也言勝見段之強使之強所以致其惡也不書奔義不係于奔也○左氏傳曰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潁考叔為潁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公羊傳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內也在內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穀梁傳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眾也段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云爾甚之也然則為鄭伯者宜奈何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張氏傳用兵大事也人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將[illegible]則當稱將出軍[illegible]則但稱師若鄭伯[illegible]罪之在伯也猶以為未足又書曰克段于鄢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路人也于鄢[illegible]為已甚矣夫君親無將將則誅以弟篡兄以臣伐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耳曷為縱釋段[illegible]而莊公舉[illegible]事[illegible]姜氏當武公在之時常欲立段矣及

莊公即位又為之請以國君之[illegible]封段以寵弟多才居之以興鄭人又怙而歸之然其從之行[illegible]以為後患必[illegible]而不為之所使滋蔓後以叛逆之則姜不能禁也[illegible]有可復居人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不能以善養人[illegible]其所為使至于好惡之不逾也[illegible]伯使至于罪以[illegible]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倫之大經天理之所不可以私也亂也[illegible]之義矣夫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周平王也宰氏咺名周之命大夫例書氏書名[illegible]賵者[illegible]車馬也仲子惠公妾[illegible]公母也非夫人故不書[illegible]也○[illegible]在春秋之世仲子惠公之妾[illegible]何以書惠公仲子者兼之也賵惠公則失之賵仲子則非禮嫡庶並紀將大為失道程子曰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為夫人故不稱夫人不書葬又書左氏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宋武公生仲子仲子歸于我生桓公則仲子乃[illegible]相公母也穀梁曰惠公母孝公之妾也[illegible]人歸[illegible]公成風之禮而成風乃僖公之母也穀梁緣此亦以仲子為惠公母殊不知此兼惠公而賵使[illegible]公之[illegible]非云其母也左氏又以仲子為桓公之母人而[illegible]其事亦非也[illegible]氏以為賢母在天子寧有生歸其賵乎不詳[illegible]考者猶不當[illegible]不生平是[illegible]子氏也且子氏乃隱公夫人而隱公母乃聲子公羊胡氏謂仲子乃桓公母其[illegible]先生曰[illegible]姓[illegible]名而[illegible]書氏書名非也聖人據事直書而義自見何待名字然後為貶乎趙先生曰[illegible]事謂尊仲子者惠公尊成風者僖公故書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此說亦失之鑿周因仲子之喪兼賵惠公而賵奉國成風之喪遣榮叔歸含且賵故直書以見其非若惠公已尊仲子為夫人何以不書葬乎[illegible]子氏夫人[illegible]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

小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公羊傳）宰者何官也咺者何名也曷為以官氏宰士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被曰襚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賵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其言惠公仲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穀梁傳）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其志不及事也賵者何也乘馬曰賵衣衾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劉氏傳）上古質略稱號故其名之故赤伐以大白威制正名繫之於天為萬世主其義備乎冢宰之稱宰咺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加于惠公之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諸六禮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乃如此其之宰也義紀法而從諸侯之事宰生事不承命以賵諸侯之妾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特貶之特起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其事也成風僖公之母成風可禮公妾也其卑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其辭也王使召伯來會葬又賵諸侯之妾而名其宰榮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以賵仲子只名冢宰之後諸成風王不稱天且表嚴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宿宋子姓公爵宿國風姓男爵國在今東平路須城縣故城書及內之微者宋人亦一命之微者也宿國也宋無宿邑穀梁傳及以國宿而為衆盟也者見義程子曰稱及稱人皆非卿也○左氏事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公羊傳孰及之內之微者也穀梁傳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者之盟不日宿邑名也（胡氏傳）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也以國行而與宋為盟者四會之志于春秋此其志者有家國之君也凡書盟者惡之或曰盟有司盟之官有盟載之法則作于三王在其器在右役其事大中藏其約辭而不曰出也物以同風斯失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所以不禁也而要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以爲而不禁也衰世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書於司盟猶不以爲善也又況私相要誓瀆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歲令書既反不復亦書盟者惡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國姬姓伯爵國在今河南路鄭州管城縣故祭城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者來朝魯也不書朝不成朝禮也程子曰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王人臣之義無外交當告伯為王臣不能輔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又來朝之故不與其朝以明其罪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其非也若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豈有中外之限其朝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來朝魯無是道也胡氏傳世衰朝廷禮廢諸侯擅國也左氏傳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于魯而自書以來以不稱使奔也穀梁傳來者來朝也其弗謂朝何也寰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不正其外交故弗與朝也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胡氏傳事在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于魯而自書以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錢留之原書宦者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何濟蕃鎮援以脅制朝廷如唐崔胤之召朱全忠亂亡國朝聘者皆宜如不與其

見本也……

公子益師卒

公子益師孝公子字眾父其不日懿文也三傳之言不同左氏公不與小斂也故不書日程子曰諸侯之卿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請命故諸侯之卿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卿也稱公子以公子故使為卿也惟宋王者後得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卿者佐君以治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臣之義矣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左氏曰眾父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公羊傳何以不日遠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惡也○胡氏傳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冊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故傳謂程頤後皆稱氏以謂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爲卿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卿卒必書此春秋責大臣之意其不日公羊以為遠然公子彄卒矣而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為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斂然公孫敖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婼卒于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其見日與不日之有詳略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氏羌之別種也今濟南路濟陽縣有戎城潛魯地趙村氏曰潛者鄭氏曰盛州府台无名潛以戎在濟州乃知此非魯地也當在今安豐路潛山程子曰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慎固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戎狄是膺所以容其亂華也故春秋華夷之辨尤謹公之會戎非義也○左氏惠公之好戎請盟公辭○穀梁傳會者外為主焉爾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然後可以出會會戎危公也○胡氏傳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內君子外小人為泰內小人外君子為否春秋聖人傾否之書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而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於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羌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啟戎狄之亂其階不可長也為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矣正朔所不加也奉貢何有書會戎也譏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

莒己姓子爵國在今益都路莒州莒縣莒人將者且向小國也以力抗其國故書入向爵姓闕杜氏曰龍亢縣東有向城在今安豐路濠州左氏公羊以為國穀梁以為魯邑蓋附庸也程子曰人下自皆禮無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興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被伐者為彼加兵於己則當引咎或自下諭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于天子方伯若忿而與之戰則以兩戰為罪也凡己之亂之道也書曰人微者也凡將尊師眾曰某師將卑師眾曰某師將尊師少曰某將某將卑師少曰某人不知眾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書入入其國也侵人之境且以眾況入人國乎左氏傳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公羊傳入者何得而不居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向我邑也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魯大夫再命故書名帥師稱卑師眾也極附庸小國姓無聞不可得而考也程子曰古者卿皆命於天子春秋之時諸侯自命也賜族者則書族不書族者未賜也隱公皆命之世為卿者也左氏傳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公羊傳無駭者何展也何以不氏貶曷為貶疾始滅也始滅防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此

於始惡謀首者討故書春秋之始也此闕也且言入何內大惡諱此其言入何也入者內弗受也極國也苟焉以入人爲志者人亦入之矣入稱氏者盛何姓邪也胡氏傳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此所謂罪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也以事言之入者造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其書帥師用大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孔子之不君也據事直書而義自見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書公及戎盟爲主也戎即會于潛之戎也唐杜氏曰魯地在今濟寧路魚臺縣即棠也程子曰戎猾夏而與之盟非義也○左氏傳脩盟于唐復脩戎好也胡氏傳案費誓稱徐夷竝興則戎之爲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不甚遠也歸與氏言春秋惟據君子以爲罕得其旨所謂謹嚴者何嚴乎莫謹於華夷之辨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夷狄而中國則中國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狄歃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公日書之以事繫日何以此盟于蔑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某日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夾攻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借戎狄以興盟而臣事如取笑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計無及矣春秋謹書之盟垂戒遠矣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紀姜姓侯爵國在今益都路臨朐縣東南有紀城緰紀大夫名也再命例書名公穀胡氏皆曰大夫實左氏作裂繻以爲卿非也程子曰非命卿皆書名以君命來逆夫人也在昏以卿女內女嫁爲諸侯夫人則書之逆書錄明重事也來逆非禮則書歸而已惡其禮之薄也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

信莫不變廟從紹遠由他國以迎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皆然時稱文王親迎于渭未嘗出竟也○左氏傳卿爲君逆也公羊傳紀履緰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始不親迎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託始焉爾曷爲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女曰爲女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入國稱夫人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國氏者爲其來交接於我故君子進之也胡氏傳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王嘉祥親迎于渭以爲天下譏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蹶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咺歸賵以譏亂法書履緰逆女以志娶常而不娶之分定矣大婚之禮重矣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魯惠公女也婦人謂嫁曰歸歸于紀嫁紀侯也朱子曰婦人內夫家故以嫁爲歸程子曰送之者鄭公子公孫非卿則不書公羊傳伯姬者何內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嫁曰歸穀梁傳禮婦人謂嫁曰歸反曰來歸從人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夫死從長子婦人不專行必有從也伯姬歸于紀此其如專行之辭何也曰非專行也吾伯姬歸于紀故志之也其不言使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密杜氏曰莒邑今益都路密州也伯左氏作帛程子曰紀大夫也當云紀侯某子某伯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氏以爲裂繻之字非

穀紀大夫也紀子伯上者公羊穀梁皆作伯以自居長故紀大夫伯紀故也○公羊傳紀子伯者何無聞焉爾穀梁傳或曰紀子伯莒子而與之盟或曰年同爵同故紀子以伯先也胡氏傳以爲闕文而以大義斷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有先儒傳受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昭成風王不書天是也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曰先儒傳授承誤而不敢增者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爲之說則鑿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夫人隱公夫人也杜氏以爲桓公母蓋桓公母乃仲子非夫人也公羊以爲隱公母然隱公母乃聲子亦非夫人也宜以穀梁爲是程子曰隱公夫人也其曰子氏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矣○公羊傳夫人子氏者何隱公之母也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子將不終爲君故母亦不終爲夫人也穀梁傳夫人之義不地夫人者隱公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胡氏傳穀梁子曰夫人子氏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鄭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夫人子氏書薨以明齊也先君在則不書葬以明讐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人倫之本也入春秋之始夫人子氏書薨不書葬明示大倫俾知其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鄭人伐衛

鄭人將卑師少也聲罪致討曰伐衛姬姓侯爵國在今衛輝路滑縣之報鄭程子曰書侵故不義衛隙可勇之構難成于兵所不容也○左氏傳討公孫滑之亂也明氏傳案左氏鄭世叔段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其罪致其師曰伐入其國都曰入得其朝市曰滅用其宗廟社稷

以強凌弱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鐘鼓不鳴而躡之曰潛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志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事敗曰戰書滅曰取作諱其辭爲君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爲衛弱也鄭服日可免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不書朔缺文也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蓋有事則道在事無事則存天時王朔大時備則歲功成王道存則人理正春秋之大義也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更不以推求何者也太陽君象也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而非異也星伏陰陽亦然朱子曰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曰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日食則曷爲或日或不日或言

說既不言時日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或失之前或失之後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後者朔在後也穀梁傳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其日有食之何也吐者外壤食者內壤闕然不見其壤有食之者也有內辭也或外辭也有食之者內於日也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知也胡氏傳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餘歲而精歷算者所能致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歷明時之法也有常度而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凡經所書者或妾婦乘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詩曰彼十月之交詩人以爲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周平王崩太子洩父先平王卒孫林立是爲桓王 上墜之形四角之內皆當奔赴魯君不往惡極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左氏傳王戌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公羊傳何以不書葬天子記崩不記葬必其時也諸侯記卒記葬必以其時有天子存不得以其時也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穀梁傳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胡氏傳崩者上墜之形[illegible]十有一王[illegible]崩上[illegible]者赴告乃會日往會日也[illegible]羽葬皆[illegible]而喪葬[illegible]周人來[illegible]吸日萬國[illegible]也天王[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illegible]出王[illegible]服此命[illegible]王之喪者[illegible]以爲[illegible]服[illegible]而可乎[illegible]人[illegible]周人往弔[illegible]使人可也[illegible]不往謂當親之者不可使人代也諸侯歲時或朝覲[illegible]京師或會同[illegible]方岳[illegible]從在[illegible]之事[illegible]不以爲難[illegible]而[illegible]君臣始[illegible]以大[illegible]義先王之[illegible]春秋之義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爲聲子日[illegible] 尹氏周大夫也左氏作君氏以此則故[illegible]君氏[illegible]胡氏[illegible]尹氏爲大夫也[illegible]氏[illegible]公羊[illegible]世[illegible]程子曰尹氏王之世[illegible]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illegible]以後[illegible]皆世官[illegible]周之衰[illegible]皆世官[illegible]是[illegible]尹氏世[illegible]王[illegible]子書曰尹氏見其世[illegible]左氏[illegible]君氏[illegible]不[illegible]于[illegible]故不[illegible]夫人故不書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公羊傳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穀梁傳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也天子之崩[illegible]尹氏天子大夫世執朝權爲周階禍[illegible]家久所[illegible]東國之[illegible]何者[illegible]其告喪與立子朝以亂[illegible]非[illegible]皆以氏書者[illegible]世卿非禮也[illegible]作乎[illegible]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族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illegible]下[illegible]大[illegible]人主[illegible]不[illegible]春秋[illegible]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illegible]曾書[illegible]非禮也公羊子此說以有所受矣

秋武氏子來求賻 [illegible]武氏子周大夫武氏之子也書武氏與尹氏之義同賻喪以貨財程子曰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illegible]諸侯不世

民[illegible]之以見天子[illegible]四周書之以見天子[illegible]民傳王未葬也公羊傳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武氏子來求賻何以書譏何譏爾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穀梁傳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使之非正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爲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胡氏傳武氏子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古者君薨[illegible]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關于定位[illegible]是[illegible]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以謹天下之[illegible]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自[illegible]也君取於臣[illegible]則[illegible]來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宋穆公名和兄宣公之子與夷立是爲殤公張氏曰卒自外[illegible]從赴也[illegible]故[illegible]其卒[illegible]書[illegible]其卒也程子曰吉凶慶弔[illegible]好[illegible]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侯之卒[illegible]國之大故來告則書[illegible]左氏傳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illegible]傳諸侯曰卒正也[illegible]氏傳外諸侯卒

[illegible]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作春秋[illegible]以爲制[illegible]春秋天子之事也[illegible]諸侯之邦交聘問使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illegible]之禮[illegible]諸侯所以睦鄰也[illegible]失王[illegible]諸侯則大宗伯[illegible]上[illegible]口唯爲王事[illegible]之事夫事[illegible]其[illegible]無[illegible]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illegible]其大故也[illegible]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illegible]名[illegible]書[illegible]時其大[illegible]同[illegible]諸侯之義見矣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嗜[illegible]書日者書其[illegible]而不[illegible]者[illegible]所[illegible]者[illegible]使[illegible]告喪其名[illegible]不可得而知矣凡此皆因舊史而[illegible]者也[illegible]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朝君何以書卒[illegible]夫子作春秋則有革而不[illegible]門者[illegible]東[illegible]諸侯[illegible]卑[illegible]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貶[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文[illegible]其[illegible]書曰[illegible]不[illegible]諸侯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illegible]中罪我者[illegible]作春秋乎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姜姓侯爵鄭姬姓伯爵[illegible]石門[illegible]在今[illegible]者路[illegible]石門杜氏曰齊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有故石門[illegible]濟水之門在今濟南路[illegible]盟詩也程子曰天下無王諸侯不守信義數相盟誓所以長亂也故凡諸侯盟來告則書之隱公之七年書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以志[illegible]以[illegible]諸侯之合于[illegible]宋之故左氏傳[illegible]尋盧之盟也胡氏傳夫盟會當奉王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情事也爲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者謂會盟來告則書而弗削者其[illegible]以是爲非常典而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

癸未葬宋穆公 始死未臨赴以名故書名葬月衆臨來告故書諡張氏曰外諸侯[illegible]書[illegible]嗣[illegible]魯[illegible]會葬則書葬[illegible]時[illegible]不[illegible]而私[illegible]白內[illegible]

抑亦所以罪其臣子也公羊傳葬者曷爲或日或不日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此當時何危爾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女以爲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女盍終爲君矣宣公死繆公立繆公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曰爾爲吾子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與夷復曰先君之所爲不與臣國而納國乎君者以君可以爲社稷宗廟主也今君逐君之二子而將致國乎與夷此非先君之意也且使子而可逐則先君其逐臣矣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終致國乎與夷莊公馮弑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爲之也穀梁傳日葬故也危不得葬也胡氏傳外諸侯葬其事已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或爲或存或有春秋天子之事也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岳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寧周制有職掌諸侯之喪禮蒞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必墓者則家人授之兆爲之蹕而均其禁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隣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備日書日略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葬或不葬者何有恩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卑其爵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辟其號而不葬者宋殤是也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王臣盟在隱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二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有見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終不書葬是辟其號而不葬者也息或得而不往弱其君而不會葬其事闕甚之而由史之舊也計其職而不存辟其而不葬其實而不葬及其號而不葬聖人所以春秋之法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牟婁杞邑例書取杞姓公爵夏之後也當是前后不及他國又攻于國故其始封國陳宋同當是時公爵國存今下與路杞貶牟婁杜氏曰杞國雍丘縣有牟婁鄉程子曰諸侯土地有所受之伐其罪而專取其土地是其罪故書王法所當禁也○公羊傳牟婁者何杞之邑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疾始取邑也穀梁傳言伐言取所惡也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故謹而志之也胡氏傳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暨罪伐人而覆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或曰諸侯土地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擅不不征諸侯放恣擅者多兼數所欲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亦豈天可然傳公嘗取齊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而書曰取何也而不請於天王以土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也○邑也上一年莒人侵鄆入向而天王不加討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書名弑州吁衛莊公庶子名也弑上也完桓公名也內弑君則書薨不地諱國惡也外弑君則直書以罪之程子曰自古篡弑多公族蓋自謂先君子孫可以爲君國人亦以爲然而奉之春秋於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之初弑君者多不稱公子公孫蓋身爲大惡自絕於先君矣豈復得爲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服況弑君乎大義既明於初矣其後弑立者自以屬稱或見其以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大惡之與反爲其端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以書事可以觀聞人用謂之

惡有事所不新聞者蓋有義焉而削之也○左氏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至是衛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公羊傳曷爲以國氏當國也穀梁傳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胡氏傳州吁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義方弗納於邪不以驕奢妨貴少陵長則桓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碏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旨在端本清源以衛詩綠衣燕燕考之所謂前有寵而不見妻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者後世爲人君父者之戒所惕有國曰爲人君人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兩君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也清杜氏曰衛地在今東昌路濮州臨濮縣程子曰諸侯相見而不行朝會之禮如道路之相遇故書曰遇非諸侯相見之禮也胡氏謂之書遇者惡其與人君相見之禮也善本程子之說○公羊傳遇者何不期也一君出一君要之也穀梁傳及者內爲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胡氏傳遇者草次之期

古者遇禮不期而會以外諸侯不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爲之約自此不期而遇者有怠簡其禮以簡易慢易無君之禮罪莫甚焉故志內之期者二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殊也志外之遇者四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殊也其意以爲莫適主者盟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皆發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宋公陳侯君親將也蔡人衛人將卑師少也陳嬀姓公爵侯爵自政侯爵國在今汴梁路陳州宛丘縣蔡姬姓侯爵國在今汝寧府上蔡縣宋王兵伐鄭討公子馮也程子曰宋以公子馮在鄭故與諸侯伐之也據諸侯以伐鄭罪爲討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罪甚矣○左氏傳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胡氏傳春秋之法誅首惡與是從者自誅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州吁弑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修怨勿論可也而隣境諸侯聞衛之有大故也但已乎陳常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然則鄰有弑逆皆罪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率人欲滅天理小人之所爲也故以宋公爲首者明爲從亦朱亂臣賊

于以先之其黨與之主也少其和者選者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書公子名再命也大夫者再命例書名故不稱公子宋主兵故書會程子曰宋主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同伐人其罪均矣再序四國重言其罪也左氏以爲再伐衷也翬不稱公子貶之人積其傾惡非一朝一夕請之宜早以上其公子隱公不能禁是以爲偏乃左氏傳曰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啖氏曰師敗則徒兵取其來而選公羊傳翬者何公子翬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爲貶與弒公也其與弒公奈何公子翬諂乎隱公謂隱公曰百姓安子諸侯說子盍終爲君矣隱曰吾否吾使修塗裘吾將老焉公子翬恐若其言聞乎桓於是謂桓曰吾爲子口隱矣隱曰吾不反也桓曰然則奈何曰請作難弒隱公於鐘巫之祭焉弒隱公也穀梁傳翬者何也公子翬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與于弒公故貶也胡氏傳曰左氏書侯請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易曰履霜堅冰至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本人來乞師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其無兩弗聽也翬以不義彊其君聞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公子之將行不思其亂之階者其首抑根矣若勸御異姓之亂翬曰使主兵而方命乎隱公不能辨之於早而其出猶在使之即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始春秋之義至精詳矣謙翟蕭翬若曰帥師會公所自命也自不可與序列其何其翬不得限也言之甚詞以傳其中以有大美惡爲明闕合翬帥嘗會師同伐無罪之鄭欲從弒篡之賊猶言之不

春秋集傳釋義卷一

十三

通志堂

足如舟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時措聖筆較其首尾序例闕而未討亂臣之意嚴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衛人備國之人也殺州吁討其弒君也杜氏曰陳地水名濮曰濮水在曹衛之間程子曰聊事人衆詞也衆國殺之也左氏傳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公羊傳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穀梁傳稱人以殺殺有罪也祝吁之挈失嫌也其月謹之也于濮者譏失賊也胡氏傳伐鄭稱人衆辭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知然者伐鄭之役公羊文仲序王猶而更文稱人則是指國人聽州吁語令從又仲石衛人者也故曰討詞臣殺州吁由石碏也而使右宰醜涖殺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討賊之心則夫人之所得討也故曰衆詞公羊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詞也其義是矣于穀者關衛國之人善者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諸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一月弒君而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焉能殺之于濮猶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衆人而失職罪歸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晉衛莊公子名和公弟也衛人之是爲宣公程子曰諸侯之立必受命於天子當時雖不受命於天子猶受命於先君衛人以晉乃公子也以其故立之春秋所不與也雖先君子孫不由天子與先君之命不可立也左氏傳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書曰衛人立晉衆也公羊傳何衛公子晉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其稱人何衆立之之辭也然則孰立之石碏立之石碏立之則其稱人何衆之所欲立也衆雖欲立之其立之非也穀梁傳衛人者衆詞也立者不宜立者也晉之名惡也其稱人以立之何也得衆也得衆則是賢也賢則其曰不宜立何也春秋之義諸侯與正而不與賢也胡氏傳人衆詞立者不宜立也晉雖有衆之心而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禀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所以著國罪其篡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爲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爲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

矢當作觀一本皆曰觀棠棠唐也今魯路寺州魚臺有觀魚臺程子曰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觀魚非也左氏傳將如棠觀魚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公曷爲遠而觀魚登來之也百金之魚公張之登來之者何美大之之辭也棠者何濟上之邑也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事曰觀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胡氏傳齊景公問晏子曰吾欲觀于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以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故遊修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漫爲攻事遠遊違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不已矣又從而爲之辭是欲飾非而不能自

春秋集傳釋義卷一

十四

通志堂

先之以掩也能無錯乎之及乎特書觀魚以譏之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桓以見弒至是十四月而後葬程子曰衛亂是以緩稱桓公見國人私謚也習使會葬書葬繼大事也人以正終不死於婦人之手曾子易簀而反席未安而沒手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爲乎○左氏傳衛亂是以緩穀梁傳月葬故也胡氏曰爲亂是以緩曰往會故書葬卬人作而弟自害其親而之賊討矣塗者行之跡所以紀實德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失之王而見弒何以爲相乎程氏曰謚法五自王命也僖本使爵何以稱公見臣子不臣私自謚之程氏曰終大事也於正寢而不見於婦人之手當其少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不忍爲也於春秋於邦君謚正以王法而書葬至於葬則從其私謚而稱公或革或因前以昭不告之者諸侯後以罪本中擧少臣子所顯命義微旨所以遏人欲存天理大居正也

秋衛師入郕

郕國伯爵在今濮州路所以城縣師將卑師衆也程子曰衛晉乘書以罪之也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王爲先屠袁爲重乃興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步也左氏傳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公羊傳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穀梁傳入者內弗受也郕國也將卑師衆曰師胡氏傳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棄疾主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如次于郎以俟陳蔡及此師入郕之類是

且使官從事以弔葬之後不復使大夫以民弔葬
衆而喪入人之國失君者其與衆師入國者異其某也**九月考仲子之宮**
初獻六羽 考始成而祭也仲子惠公妾桓公母也非夫人故不得廟而別
俗舞列也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程子曰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爲夫人
春秋之初尚以爲疑故別宮以祀之考始成而祀也書之以見非禮故書之
用天子禮樂祀周公後世遂羣廟皆用仲子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用六羽也
書初獻見前此用八之僭也仲尼以魯之郊禘爲周公之道衰用天子之禮樂
祀周公成王之過也〇左氏傳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
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
六羽始用六佾也公羊傳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桓未君則曷爲
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也初獻六羽初者何
始也六羽者何舞也初獻六羽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爲僭
奈何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諸公者何諸侯者何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
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天子三公者何天子之相也天子之相則
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始僭諸公
昉於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爲始乎此僭諸公猶可言也僭天子不可言也穀
梁傳考者何也考者成之也成之爲夫人也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
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止仲子者惠公之母隱孫而脩之非隱也初獻六羽初
始也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
曰舞夏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考者始成而已
也其稱仲子者見公欲以愛妾爲夫人隱公欲以成父志而以爲婦子卑人以爲尚佐

不再娶於禮無二適惠公之寵仲子無祭事之所爲別立宮以祀之非
禮也然考其宮而止名之曰仲子之所以其考宮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宮不
與夫人衆妾之分定矣隱公論嫡妾之實與桓公篡弑之罪昭矣仍以氏繫姓
以姓繫號又曰以姓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與惡之不稱夫人其號姓
者妾也凡宮廟非常災失禮則不書初獻六羽者始用六僭也不言六者而
羽者何羽之數也羽以象文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舞以羽文儀以樂
謂之羽而不曰佾也初者事之始僭用天子之禮樂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
受之非也用大禘以祀周公已爲非禮其後羣公皆僭用焉仲子以別宮故
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
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倫矣聖人因事
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典**邾人鄭人伐宋** 邾人鄭人將卑師少也邾主兵故先邾程子曰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請君釋
憾於宋敝邑爲道先邾人鄭人爲主也左氏傳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
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
告命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
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胡氏傳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則是兵
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
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而變也然則衛州吁告於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
聖人以宋爲主者何也此春秋撥亂之大法也凡誅亂臣討賊子必深絕其黨
螟 蟲食苗心者曰螟螟之爲災也害稼爲災故書程子曰書螟者爲災也
此蟲之大事者可以書之則秋螟害稼則災及民則月不書

且時胡氏傳螟蟲食苗心曰螟食葉曰螣食節曰賊食根曰蟊以民爲本民以
食爲天則螟螣蟊賊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爲國之大事也故書而
近世王安石乃稱爲人牧者不必論災異之事不備何哉**冬十有二月**
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迪來世也
辛巳公子彄卒 彄自孝公子名彄爲僖伯爲臧氏即臧僖伯也〇左氏
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
加一等穀梁傳隱不爵命大夫其曰公子彄何也先君之大夫也胡氏左
氏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以公羊三世考
之則所傳聞之世也而書日見此禮之厚明矣公羊如穀梁之說有傳伯陳而不
聽因稱疾不從可以申臣之義書加等矣是之謂稱微隱公不敢忘其忠而
能追其過鄭公善善而不及其子乎**宋人伐鄭圍長葛** 長葛鄭邑也左氏傳以
能用至於亡國也其及之乎
報入郛之役也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
十年路許州長葛縣報復之師也程子曰伐國而圍邑肆其暴也
吉則何也久之也伐不踰時戰不逐奔誅不填服苞人民毆牛馬曰侵斬樹木
壞宮室曰伐胡氏傳圍者環其城邑而守之使不得出入棟城守以下
至冬經年而不解諸侯討賊之師而欲得長葛所邑
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罪著矣
六年春鄭人來渝平 鄭人一卿之微者也趙先生曰命公變前平之
狐而更和平也得公爲太子時與鄭戰于狐壤
而所獲四年宋衛伐鄭是鄭爲仇也而五年鄭伐宋入郛宋來求救
救行人失辭公怒遂不出師鄭因而來將好釋怨至八年而歸祊十年又會齊
鄭伐宋若以從之又及二年之間何以又來歸祊乎公發釋怨作輸胡氏程子

曰魯與鄭修好釋怨而爲一平也宋衛連之伐鄭鄭怨來絕交命平變其平也
已矣且不肯失信於人爲國君而負約可羞也甚也〇左氏傳更成也公羊傳
輸平者何輸平猶墮成也何言乎墮成敗其成也曰吾成敗矣吾與鄭人末有
成也吾與鄭人則曷爲末有成狐壤之戰隱公獲焉然則何以不言戰諱獲也
穀梁傳輸者墮也平之爲言以道成也來輸平者不果成也胡氏傳輸者納也
平者成也鄭人輸平者何鄭以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黨也公之未立
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黨
爲事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詞
公怒而止其及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輸
成其好則喜之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則中爲鄙
知其相結之以利也使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曾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郜及
防而曾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乃貶之也諸侯於罪以蕃王室所
主者義爾若爲以利使爲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
弟者懷利以事其兄諸侯必曰何以利吾國大夫必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必
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於篡弒奪攘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
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艾杜氏曰齊地
今爲兗州泰安州萊蕪縣有艾山書會盟齊爲
主也程子曰始平于齊也左氏傳始平于齊也**秋七月** 程子曰雖無事必書首月以備四時
而成歲也胡氏傳四德備而後乾道成四時備而後歲功成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虧
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必時書首月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

時又對所書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位其君
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甚矣上下與天人致天人焉觀聖學不傳而春秋
之義 冬宋人取長葛 程子曰宋人之圍長葛歲已出矣其虐從征道之 甚而天子弗討方伯弗征觀其民之附邑而不
肯矣
作亦有其所乎喪其邑皆罪也宋之彊取不可勝誅矣公羊傳外取邑不書
此何以書久也穀梁傳外取邑不志此其志何也久之也胡氏傳宋人恃強附
兵久役大衆取非所有其罪著矣在王制不能逃九伐之威在列國不能修睦
帥之職鄭人王土也天子所命先君所受不能保有而失之也是上無天王下無
方伯而諸侯亦無君也宋人彊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
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于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
乎春秋序宋主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報宋伐邾為首以鄭伯之罪輕
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
弒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直書于策
察其行事而善惡之積可考而知天理之不爽者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媵也故不書逆 程子曰伯姬為紀侯夫人叔姬其
娣也待年於家今始歸娣歸不書今書之何其與終也穀梁傳其不言逆何
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胡氏傳叔姬伯姬之娣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
侯一娶九女以備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塞亂源也今叔姬待年於家國不與
媵則非禮之當所以書也胡氏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若賢不得書必
賞而後書則是以任而勸也小國細大夫之於叔姬則曰是任不可以廢事
也任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宗國而歸于鄰以全婦道賢
可知矣賢而得書于春秋之法也

滕侯卒

滕姬姓侯爵文王子錯叔繡所封今兗州府滕縣 不書名不書日不書葬闕文也凡諸侯未同盟書卒而不書名者
赴而不以名赴也傳日以不名史闕也左氏傳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
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公羊傳何以
不名微國也微國則其稱侯何不嫌也春秋貴賤不嫌同號美惡不嫌同辭滕
侯傳曰諸侯無名少曰世子長曰君狄道也其不正者名也胡氏傳滕侯書卒何
以不名也不錄之禮弱其君而不葬者諸侯有男之號是已古者邾有常制不以
國之強弱而有降殺也不以情之疏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皆是
盛也楚南邾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侯其葬滕部境也縮同盟也訃告雖及而皆
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爵既微禮而不往哭其君而不會葬其事而闕其
人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以著其非義自
見矣辛曰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夏城中丘

舊城也城完聚
中丘杜氏曰魯地今在沂州界程子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
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
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
勞民為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
不書者為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
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為政
之先後輕重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書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
君之用心也僖做此○左氏傳書不時也公羊傳中丘者何內之邑也城中丘
何以書以重書也穀梁傳城為保民為之也民衆城小則益城益城無極凡城
之志皆譏也胡氏傳隱公為民正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使以其力民力

及則大事作必書其勞民力為重也故凡用民以書主所重
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
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
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年齊僖公母弟夷仲年也未命例書弟以繫通好於魯也左氏公羊
于而稱弟者有寵愛之私而親任之過也左氏公羊
傳皆曰年夷仲年也未命例書弟以同母弟加親是人知人理於
曰同母弟為加親也若以同母為加親是人知人理於
告道也天下不明斯義也久矣僖公母年甘于當禮叔如嬌乎致禮之禮書
弟以其以弟之寵而寵任之過也公羊傳其稱弟何母弟稱弟
弟稱母兄稱兄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其弟以其來接於
我則其皆者也胡氏傳兄弟先君之子不以公子氏也書盟書師而稱兄弟
者罪其有寵愛之私者也胡氏傳兄弟非以屬通其弟者以其來接於
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僖公母弟也杜氏以為同母弟者蓋謂禮有以歸
同母弟之文其同母者以為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其同
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鄭與適等而襄公絀之遂成篡弒之禍故聖人於
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為鄰國來盟書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
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
況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而殺衛縶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乎恭
於皆貢其薄也仁人於兄弟繼絕之私為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
秋以訓天下與

秋公伐邾

宋之故也邾甲兵為人而代人非義也甚也
來世之意也
以伐之義也程子曰伐之者以其伐宋之故也程子伐邾為宋討也君親將例書伐左氏傳

左氏傳為宋討也胡氏傳秦辭役討曰伐宋左氏公伐邾為宋討也宋人先取
邾田故邾人入于郛以報之公羊傳曰元年盟于昧矣邾人何罪而附討託為辭說
以伐之義經之書伐非王兵者皆有之罪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
之罪何患無辭曾為宋討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愈
深之罪不待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凡伯姬姓伯爵周在今衛輝路新鄉縣凡伯
天王周桓王也來聘以幣問魯也凡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戎在今河南府洛陽縣之楚丘本山鄉
諸侯為王朝卿士者也戎在今河南府洛陽縣之楚丘本山
杜氏曰衛地今東昌府曹州楚丘縣左氏公羊皆曰戎執凡伯羅畏以齡
戎變氏日諸衛伯執天子之使而改曰戎是為衛修惡也宜以為左氏公子為是
程子曰周禮時聘以結諸侯之好諸侯不修臣職而聘之非王體也楚丘衛地
伐見其以眾天子之使道由於衛而戎得以眾伐之衛不能救其罪可知言以
歸見非執而凡伯不有失節之罪也○左氏傳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
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公羊傳凡伯者何天子之大夫
也此聘也其言伐之何執之也執之則其言伐之何大之也曷為大之不與夷
狄之執中國也其地何大之也穀梁傳凡伯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國而曰伐
此一人而曰伐何也大天子之命也戎者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
戎之也楚丘衛之邑也以歸猶愈乎執也胡氏傳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
其以徒眾也楚丘衛地也以歸易詞也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
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周之秋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為導司徒具徒
司寇詰姦虞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
則皆官正蒞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為周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

旨而弊君父也故苑丘銘方國不能使方伯之職也故伐
人伯于楚丘以歸見衞不被王臣之患也爲狄所滅由有由矣

八年春宋公衞侯遇于垂 遇鉏諸侯相見之禮也垂杜氏曰衞地垂太丘也今東昌路曹州濟陰縣有垂亭○左氏傳齊侯將平宋衞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衞請先相見衞侯許之故遇于大丘穀梁傳不期而會曰遇遇者志相得也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 宛鄭大夫名再命例書名祊鄭朝宿之邑今益都路沂州費縣也古費城在縣西北來歸祊以祊與魯也鄭蓋欲以祊易許而魯受之聖人以魯受之不肖故特書入程子曰魯有朝宿之邑在王畿之內曰許鄭有湯沐之邑近於魯曰祊時王政不修天子不巡狩魯則不朝鄭欲以祊易許田各取其近者故使宛來歸祊始以祊歸魯未言易也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鄭來歸而魯受之其罪均也入者內弗受也義不可而強入之也○左氏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公羊傳宛者何鄭之微者也祊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皆有湯沐之邑焉其言入何難也其日何難也其言我何言我者非獨我也齊亦欲之穀梁傳名宛所以貶鄭伯惡與地也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祊者鄭伯所受命於天子而祭泰山之邑也胡氏傳鄭伯欲以泰山之祊易許田前此來輸平者以言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祊者其地矣未易許也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王畿之內有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故於泰山之旁有湯沐之邑諸侯於王畿之內方嶽之下皆有是邑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故特賜之許田爲朝宿之地如畿

內爲畿天子之郊不足爲其地矣宣王以鄭伯母弟親故特賜之祊田爲湯沐之邑如皆有焉則泰山之旁不足爲其邑矣祊近於魯許近於鄭各以其所者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能巡狩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之邑矣其曰我入祊者非我有也入者不順之詞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蔡宣公名考父于封人立是爲桓公○穀梁傳諸侯日卒正也

辛亥宿男卒 同盟故來赴不名缺文也元年及宋人盟而穀梁以爲未能同盟誤矣○穀梁傳宿微國也未能同盟故男卒也胡氏傳天王崩告於諸侯則不名諸侯薨以名赴而自列於太上禮也古者死而不謚不以名爲諱周人以謚易名於是乎有諱禮故君薨赴於他國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春秋之時僭用此禮凡赴者皆不以名矣經書其卒雖五霸盟國齊桓晉文之盛其不以名者是仲尼筆之也赴不以名而書其名者與日卒同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爾未通而名者有所據矣故傳此義者記於禮篇曰諸侯不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別於太上下君臣尊卑之等蓋禮之中也諸侯薨赴不以名而仲尼革之必以名書變周制矣春秋魯史聖人修之也而孟子謂之作以此類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衞侯盟于瓦屋 宋主盟故先序參盟始於此瓦屋杜氏曰周地今東京汴路陽平縣程子曰宋爲主也盟與鄭伯也○左氏傳以釋東門之役禮也齊侯使來告成三國公使眾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穀梁傳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胡氏傳程氏以宋爲主盟故

以盟以大威而後天下然後詭詐萌生而人心離叛諸侯有盟
而約劑亂然後有交質子至是傾危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書從忠於參盟書日謹其始也周官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於會同聽命於天子亦聖人待衰世之意所慮又下衰諸侯放恣甚置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繇天子口血未乾而渝盟者有矣其未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焉春秋謹參盟善胥命美葵丘之會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爲公之世凡此類示變闕制矣

八月葬蔡宣公 程子曰速也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公羊傳卒何以名而葬不名卒從正而葬從主人卒何以日而葬不日卒赴而葬不告穀梁傳月葬故也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 杜氏曰紀地東莞縣有邳來山在今益都路沂州程子曰莒國之交講好修睦可也安用盟爲公屈己與臣盟義非安也○左氏傳以成紀好也公羊傳公曷爲與微者盟稱人則從不疑也穀梁傳可言公及人不可言公及大夫胡氏傳莒小國人微者而公與之盟故特言及以譏之禮日明非大夫之罪也易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隱公可謂卑矣何以譏之爲其謙也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屈于東方之夷下與小國之大夫盟豈稱物平施之謂乎太甲曰可謂非德矣

螟 蟲爲災也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蟲害稼則民將缺食矣此國之大故也凡螟螽蝝皆害稼者也故悉書之程子曰民以食爲命故有災必書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無駭魯公子爲大夫者也再命例書名氏以爲未賜族非也季友之類皆再命者也○左氏傳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

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公羊傳此展無駭也何以不氏疾始滅也故終其身不氏穀梁傳無駭之名未有聞焉或曰隱不爵大夫也或說曰故貶之也胡氏傳隱公奪之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爲大夫則公子其孫也而爲大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其世遠至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罷卿必未賢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爲近古故無駭俠皆書名而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或以謚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此由世業也棄禮天子寵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者禮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效明矣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南氏季字周大夫也王朝大夫例書字程子曰聘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者之行時加聘問以褒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之禮廢絕王者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足答失道甚矣○穀梁傳南氏姓也季字也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胡氏傳案周禮行人王者待諸侯有時聘以結好時聞以論志而穀梁子何以獨言聘諸侯非正也古者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於諸侯不可以若是恕故不有聘問之禮焉隱公即位九年於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是未嘗聘也不書公如京師則是未嘗朝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如隱公者貶爵削地可也刑則不舉遣使聘焉其斯以爲不正乎經書公如京師者一朝于王所者二卿大夫如京師者五舉魯一國則天下諸侯怠慢不臣可知矣書天王來聘者七錫命者三歸賵者四問於他邦及齊晉秦楚之大國又可知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 [illegible]

挾卒 挾魯大夫……未命者也……

夏城郎 杜氏曰郎魯地……不時也○胡氏傳曰城者禦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時大都不……

秋七月 無事則書時……

冬公會齊侯于防 防杜氏曰魯地……左氏傳曰謀伐宋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左氏傳曰……為師期……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賊子積其惡非一朝一夕之故……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郜宋邑今東昌路曹州城武縣南……防……

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

世抒鄭也然周之厥用得中而不過焉之世則諸侯之世而一朝其為禮于節矣周衰典刑大壞諸侯放恣無禮義之交惟彊弱之視以魯事觀焉或來朝而不報其禮或屢往而不納以歸無合於中聘世朝之制矣且列國於天子述所職者蓋闕如也而自相朝聘何乎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譏諱辭君不特書者又譏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侯假數受之而不辭可以見魯公之志荒矣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

時來杜氏曰鄭地榮陽縣東有釐城今開封路鄭州榮陽縣有古祭城夏宇丁公穀有五月宇皆十日以伐許也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許姜姓男爵國在今河南路許州君號許叔釋于曰書及內為主也非內為主也先書會伐後書入也○左氏傳鄭伯將伐許授兵於大宮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潁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潁考叔取鄭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顛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人得沒于地天其以禮悔禍于許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胡氏傳書會則伐許者本鄭志也書及則入許者公為志也公即位十有一年天王遣使來聘者再而未嘗朝于京師罪一也平王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求賻罪二也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而輒與鄭而伐宋罪三也山川土田各有封守上受之天子下傳之先祖而取郜及防入祊易許田罪四也今又入人之國而逐其君罪五也凡此五者疑若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然則不善之跡豈特始於克段於鄢而隱之積不可揜而揜矣使隱公者為閑以禮而且謹於善豈有鍾巫之難乎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跡著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以天道言則感應之理明矣不可不察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羽父弒隱公而書薨者何諱國惡也然不書地則其為見弒亦明矣不書葬賊不討也左氏謂不書葬不成喪於義未安宜以公穀為是程子曰人君終於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於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弒也賊不討則不書葬無臣子也左氏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寪氏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也公羊傳何以不書葬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則何以不書葬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葬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為不繫乎臣子也公穀以不地不忍言也隱何以無正月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月也穀梁傳公薨不地故也隱之不忍地也其不言葬何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以罪下也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隱也胡氏傳致隱讓國之不以正是公之罪也致桓弒君幾不早斷隱公之失也既有讒人交亂其間夏秋之變著矣而曰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是猶豫留時狃之弗早辨也其及也宜陳公見弒魯以史諱文以實書曰公薨者仲尼親筆也古者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諱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斷自聖心於魯君見弒則而不書者蓋國史一官之守春秋萬世之法其用固不同矣夫甚弒吾臣子於君父有隱避其惡之禮不書地示臣子於君父有不忍言其實之志不書葬示臣子於君父有討賊復讎之義非聖人莫能修謂此類也大賊不討讎不復而不書葬則恨不除痛甚抗矣無時而紀事也以此法討罪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春秋釋義集傳大成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二

後學新安俞　皐　述

桓公

名軌史記名允惠公子母仲子隱公弟也在位十八年為齊公子彭生所弒子莊公立謚法辟土服遠曰桓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書即位者著其自立之罪也程子曰桓公弒君而立不天無王之極也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以天道王法正其罪也○公羊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此其言即位何如其意也○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為與聞乎弒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胡氏傳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古人君記事之例春秋桓建為編年法及漢文帝改為十七曰改後元年始亂古制矣在位十有六載矣復稱元年可乎孝武又因事別建年號歷代因之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或一歲再更使記注繁蕪莫之勝載夫聖世無窮而美名有盡豈可久明王可行之法也必欲傳久當以春秋編年為正○桓公與聞乎故而書即位者其弒立之罪深絕之也美惡不嫌同辭問桓非惠公之嫡子乎嫡子當立而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焉以俟其長而授之位久攝而不歸疑其遂有之也是以至於見弒而恐不有所分矣春秋易為深絕桓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

二嫡惠公元妃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為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嫡子謂當立乎桓不當立則國乃隱公之國其欲授桓乃實讓之非攝也攝讓異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攝推己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堯舜禪授而謂之讓曾無譏隱公之讓宰之于父人居長禮而終其位行其授桓可謂推己之所有以與人者也豈得謂之公世以其實讓而桓可弒之春秋所以深罪之也此則公羊所謂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子以母貴者其非也前惠公失禮而為之詞非春秋之法也仲子者惠公之欲以為夫人母不當者十內惠公欲以為嫡嗣禮也所不得為也故不得而正以其邪之而為之隱公之夫人攝其邪之而成之公羊又辭為邪說而惠公貴朝又引于禮而用之夫婦之大倫亂矣春秋明者知罪求加取經備書始而賊之義以于王法正人倫存乃而後世不可以邪日之也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鄭伯以璧假許田

會于垂為易田也以用也許田在王畿內魯朝宿邑也近於鄭今卜果路遂許歸實以易許而加璧也聖人虛之故變文書假程子曰隱公八年鄭伯使宛來歸祊蓋欲易許田魯受祊而未與許及桓弒立故為會而卜之復加以璧朝宿之邑先祖受之於先王豈可相易也故諱之曰假諱國惡禮也○左氏傳公即位修好于鄭鄭人請復祀周公卒易祊田公許之鄭伯以璧假許田為周公祊故也○公羊傳其言以璧假之何易之也易之則其言假之何為恭也曷為為恭有天子存則諸侯不得專地也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穀梁傳假不言以言以非假而曰假諱易地也禮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也無田則無許可知矣不言許不與許也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邴者鄭伯之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胡氏傳許田所以易祊也鄭既歸祊矣又加璧者祊薄於許故也魯山東之國與祊為鄰鄭近許田之地也以此易彼各利於國而聖人乃以為惡何也曰利者人欲之私也放於利必至奪攘而後厭義者天理之公也正其義則推之天下國家而可行春秋惡易許田孟子極陳利國之害皆拔本塞源杜篡弒之漸也易本之邑朝宿之地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私相貿易而莫之顧是有無君之心而廢朝覲之禮矣是有無親之心而棄先祖之地矣故聖人以是為隱惡而隱之也其不曰以璧易田而謂之假者夫易則已矣言假則有歸償焉又以見許人改過遷善自新之意非止隱國惡而已也其垂訓之義大矣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越杜氏曰衛地近垂在今東昌路曹州濮陰縣易田既事也而盟不敢見桓公終無悔心聖人所以著其罪也程子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與許田又為盟也弒君之人凡民罔弗憝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罪大矣○左氏傳結祊成也盟曰渝盟無享國○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越盟地之名也○胡氏傳垂之會鄭為主也故稱會越之盟魯為主也故稱及鄭人欲得許田以自富是以為垂之會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是以為越之盟夫弒逆之人凡民罔弗憝即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得而誅之者也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見肆人欲滅天理變中國為夷狄化人類為禽獸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無俟於貶絕而罪自見矣

秋大水

非常為大高下皆有水為大也程子曰君德修則和氣應而暘若桓公悖德而致災人亦其宜也○左氏傳凡平原出水為大水○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胡氏傳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之所致也人何使陰而致沴今宜矣或問堯之時豈有致之者而曰洪水警予何也曰堯之時非有以致之開闢以來水之行未得其所歸故堯以為己憂使禹治之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若曰共不治則積而為一所成時暘而旱矣奚待乎九年十有三載之久也以今之所處堯自禹治鮮食艱食排以至于今而其流不減何也是知天非為堯而旱有洪水之災也禹而後水由地中行爾後世有人為不善感動天變召水旱之災者必引堯為解誤矣書者何以不成歲其有四時不具者蓋闕文也○穀梁傳無秋冬何以書不遺時也春秋編年四時具而後為年

冬十月

雖無事必書時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督宋大夫名即華督也再命例書名與夷宋殤公名也孔氏父名宋大司馬三命則書氏督名稱大夫著其節也與仇牧荀息之義同程子曰桓公弒立而書王正月者正宋督之罪也弒君之罪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天理未嘗亡也人臣死君難書及以著其節稱大夫不失其官也○左氏傳初宋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至是宋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仇牧荀息皆累也舍仇牧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孔父孔父可謂義形

色矣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殤公不可得而弒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殤公知孔父死已必死趨而救之皆死焉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則人莫敢過而致難於其君者孔父可謂義形於色矣○穀梁傳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與夷之卒也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春秋之義也孔父之先死何也督欲弒君而恐不立於是乎先殺孔父孔父閑也何以知其先殺孔父也曰子既死父不忍稱其名臣既死君不忍稱其名以是知君之累之也孔氏父字諡也或曰其不稱名蓋為祖諱也孔子故宋也○胡氏傳桓無王而已年書春王二月以天道王法正桓公之罪也桓無王而此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督之罪也程氏曰弒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滅矣督雖無王而天理未嘗亡也其說是矣穀梁子以一年書王正與夷之卒其義一偏以為諸侯之卒天子所得禍故書王以正之誤矣家氏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為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弒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不可以無褒夫父者名也若其節而書及不失其官而書大夫且春秋之所賢也賢而名之何也故作者以為與名其君於上日不得字其臣於下此君前臣名禮之大節也督將弒殤公孔父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弒於是乎先攻孔父而後及其君能為有無不與焉凡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者必先翦其所忌而後動不能翦其所忌則行欲其身而不敢動也華督欲弒君而憚孔父劉安欲叛漢而憚汲黯曹操欲篡位而憚孔融此數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以衛社稷而伸邪心亦臣之所以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春秋賢孔父示後世人主崇奬節義之臣乃天下之大閑有國之急務也

滕子來朝 朱子曰每疑胡氏滕子朝桓之說為未當程可久謂自改之說其得其情項氏曰滕薛杞之降黜先儒謂聖王不作諸侯放恣朝聘

[illegible]盟會曾賦無常彼三國者力既不足禮亦不備國小爵高不能自安或請於時王而降爵或由於伯主而易班聖人從而錄之以見當時之亂也平丘之會子產爭承謂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正此類趙先生曰降爵書子國自降而自改也若以朝桓之故何以不降爵於齊乎○胡氏傳滕公來年朝侯爵即此一歲乃降而稱子者先儒謂為時王所黜也使時王能黜諸侯春秋豈復作乎又有言其在喪者以春秋之世不復稱侯無疑則云何春秋為朱[illegible]子而作其志尤嚴人之亂賊之黨使人人知其而誅之於其[illegible]子之為大惡而其[illegible]自細以正於世無以立於世則莫敢勸於為惡而其[illegible]之福止矣今桓公弒兄臣弒君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憝也已不能討又先諸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與夷狄無異而春秋之所深惡也故降而稱子以正其罪四夷雖大皆曰子其降而稱子狄之也或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考文仲尼豈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哉其解釋之曰仲尼固不以匹夫專進退諸侯亂名實乎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知我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世衰道微暴行又作仲尼有聖德無其位不得如黃帝舜禹周公之伐蚩尤誅四凶戮防風殺管蔡行天子之法於當年也故假魯史用五刑奉天討誅亂賊垂天子之法於後世其事雖殊其理一爾何疑於不敢專進退諸侯以為亂名實哉此名實所由定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稷柱氏曰宋地當會而先序齊侯齊為主也不書平而書成者保人之賊私人之賂謂之成亂可謂之平亂則不可程子曰宋弒其君而四國共成定之天下之大惡也○左氏傳為賂故立華氏也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

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帶裳幅舄衡紞紘綖昭其度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寘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公羊傳此取之宋其謂之郜鼎何器從名地從主人器何以從名地何以從主人器之與人非有即爾宋始以不義取之故謂之郜鼎至乎地之與人則不然俄而可以為其有矣然則為取可以為其有乎曰否何者若楚王之妻媦無時焉可也何以書譏何譏爾遂亂受賂納於大廟非禮也○穀梁傳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郜鼎者郜之所為也曰宋取之宋也以是為討之鼎也孔子曰名從主人物從中國故曰郜大鼎也○胡氏傳取者得非其有之稱納者不受而彊致之謂成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器寘於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為貪狄逆亂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悉又何誅焉聖人為此懼而作春秋故直載其事謹書其日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或知戒矣

秋七月杞侯來朝　杞當作紀公穀胡氏亦作紀蓋杞乃公爵後改稱子未嘗稱侯左氏以為杞朝不敬乃謀伐之附會之說也程子曰凡杞稱侯者皆當為紀杞爵非侯文誤也及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杞不復稱侯矣○左氏傳不敬杞侯歸乃謀伐之○穀梁傳朝時此其月何也桓內弒其君外成人之亂於是為齊侯陳

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也內[illegible]以者內為志焉爾公為志乎成是亂也此成矣取不成事之辭而加之焉於內之惡而君子無遺焉爾○左氏傳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督攻孔氏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弒殤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督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于鄭而立之以親鄭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左氏傳不書其所為而曰成宋亂以欺後世其曰成宋亂何也隱之也未有不書其所為而可以為者也此以為隱者也何也賈而已隱而已矣特書其所以為而曰成宋亂也孔子以為大惡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言其事以示天下後世使知大惡之所在○胡氏傳宋督弒其君而諸國之大夫皆不能討而受其賂以立華氏此則書公又序諸侯之辭何也實與之會欲其討賊而不討故特書其事以示天下後世使見其罪矣家氏稷之會宋弒君之賊也而諸侯乃受賂而立其賊夫子特書曰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更書其事也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郜鼎郜國所成之鼎也郜姬姓子爵國在今東昌路曹州成武縣北郜城大廟周公廟也程子曰四國既成宋亂而宋以鼎賂魯齊陳鄭皆有賂以為功而又人以故書取以成宋亂之賂器置于周公之廟周公其享之乎故書之也○左氏傳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

可以信訖則曰以成己是事亦然之矣之故請而見之也○胡氏傳公始
氏皆以杞爲紀桓弟弑兄臣弑君天下之大惡王與諸侯不奉天討反行朝聘
之禮則皆有貶焉所以存天理正人倫也紀侯來朝何獨無貶
子當是時齊欲滅紀紀侯來會爲之主非爲桓而朝之也

蔡侯鄭伯會于鄧

鄧曼姓侯爵國在今河南府路鄧州楚武王始僭號稱王鄭與之鄰近故懼之而會謀焉程子曰始懼楚也○左氏傳始懼楚也○公羊傳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鄧與會爾○胡氏傳來左氏曰始懼楚也其地以國鄧亦與焉楚自西周已爲中國之患宣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二國者地與之鄰是以懼也其後卒滅鄧鄭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爲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深憂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荊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圖僥倖苟免相比以地之小大力之強弱分勝負多觀其會盟離合之述而求其所以盛衰之由可致也觀春秋進退予奪抑揚之旨則知安中夏待四夷之道矣

九月入杞

程子曰將卑師少則稱人內則止云入革伐東以左氏傳討不敬也○穀梁傳我入之也

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

程子曰君出而書至者二告廟也桓時也危之也桓公弑立嘗與齊鄭陳會矣皆同爲不義及是與戎盟故危之而書至戎若不知二國之畫也則討之矣弟夷狄之意也中國既不知義而狄戎能知也○左氏傳及戎盟于唐修舊好也至自唐告于廟也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穀梁傳知桓會而其致何也危之也○胡氏傳凡公出而告於宗廟反必親告而後入禮也書至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也如事不告君則告于首止之人告何反而古于常事則何以書或譏其去國踰時之久也或録其會盟役伐之危也或著其畫有辟嫌之罪也桓公弑君而此書至於中國諸侯之會而不書至以惡也今戎與夷盟而書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浮海之意是矣子所以云乎春秋之於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

爲會定婚也嬴杜氏曰齊地泰山嬴縣今河間路倉州故城吳先生曰不書王闕文也程子曰桓公弑君而立元年書王以王法正其罪也二年不書王見桓之無王也會于嬴成婚于齊也○左氏傳成昏于齊也○胡氏傳桓公之年而後空不書王有以周不班曆者昭公末年王室有子朝之亂曆由周而經皆書王非不班曆明矣又有以爲此闕文也案桓公十八年而十四年皆不書王其非闕文亦明矣然則云何桓公弑君而立天子不討一年而矣之喪事畢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也而王朝之司馬不施九伐之法夫之大夫不聞有沐浴之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反面事讎曾莫之恥使亂臣賊子肆其凶逆無所忌憚人之大倫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王者見桓公無王與天王之失政而不王也桓公無王而行歸罪於天子可乎齊景公問政孔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胥命交相命而不盟也蒲杜氏曰衛地陳留長垣縣在今大名路開州程子曰二國爲會約言相命而不盟詛近於理也故書之○左氏傳不盟也○公羊傳胥命者何相命也何言乎相命近正也此其爲近正奈何古者不盟結言而退○穀梁傳胥之爲言猶相也相命而信諭謹言而退以是爲近古也是必一人先其以相言之何也不以其相命近正也○胡氏傳公羊以爲近正古者相命也相命近正也古者不盟結言春秋進新矣

由己人鄭以悔過相親以成伯業之所由起者有能相與而可信也不渝焉近正乎故特起胥命之文於此有取焉聖人以信易食而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於王之失信去則民不立矣故胡氏春秋善胥命

六月公會杞侯于郕

杞當作紀程子曰紀公懼正無歲不盟諸侯會盟結外援以自固○左氏傳杞求成也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程子曰既盡也食盡也異大也○公羊傳既者何盡也○穀梁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者盡也有繼之辭也○胡氏傳穀梁曰日既盡也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食既朔也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夜食乎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矣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象而有食之既此其爲變大矣先儒以爲魯桓楚僭鄭射王師之應

公子翬如齊逆女

翬敬諱而以桓故稱公加之三命公子三命例書公子某而左氏以爲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以夫逆也在齊故稱女逆女爲桓公逆夫人也程子曰卿逆夫人於禮爲得翬雖尊卑屬當官而行無嫌也○左氏傳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穀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胡氏傳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若夫卿君以尊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小大以適逆則有常體或逆之於其國或逆之於境上或逆之於所館禮之節也紀侯於魯以小大言則親之者也而使大夫非正也公子翬往是不重大昏之禮失其節矣故書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夫人姜氏至自齊

讙杜氏曰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在今東昌路在縣北十里左氏傳出姜氏于讙之非禮也齊侯送女非禮也書夫人姜氏至自齊告于廟也○左氏傳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禮於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於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於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此入國矣何以不稱夫人自我言齊父母之於子雖爲鄰國夫人猶曰吾姜氏當何以不致得見乎公矣○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公會齊侯于讙無譏乎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夫人姜氏至自齊其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之於齊侯也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胡氏傳古者婚禮必親迎則受之明後世親迎之禮廢於是有父母兄弟送其女者以公子翬往逆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事存齊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不言以至書既得見乎公也不能防閑於是乎在敝笱之刺亦以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書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程子曰來聘致夫人也○左氏傳致夫人也

有年

五穀皆熟書故曰有年書有者不宜有也程子曰書有年紀異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桓弑君而立逆天理亂人倫天地之氣爲之繆戾水旱凶災乃其宜也今乃有年故書其異宣公爲弑君者所立其享有豐年故大有年亦書之○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年何以書亦以喜書也此其曰有年何僅有年也彼其曰大有年何大豐年也僅有年亦足以當喜乎恃有年也○穀梁

傳五穀皆熟爲有年也〇胡氏傳[illegible]
於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不能附益之也然十二公多歷年所有務農重[illegible]
而而書而者豈無豐年而不見於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而獨存桓年宣大
有年乃仲尼所削者何也一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是
反常也故以爲異特存爾然則天道亦僭乎桓宣享國十有八年獨此年書有
年他年之歉可知也而天理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修春秋則爲慶祥君子
修之則爲變異是聖人因魯史舊文能立興王之新法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
如化工世以是觀非聖人莫能修之審矣有年大有年自先儒說此者多列於
慶瑞之門至程氏發明奧旨然後
以爲記異此得於言意之表者也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不書王缺文也冬獵曰狩狩常事也狩于郎則非常矣故書〇周禮中冬教大閱遂以
狩不時日書地非其地則傷物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也左氏曰書時禮也公
羊曰譏遠也非地也程子曰公出動衆皆當書于郎遠也〇左氏傳書時禮
也〇公羊傳狩者何田狩也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
譏爾遠也諸侯曷爲必田狩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〇穀梁傳四
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四時之田用三焉唯
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〇胡氏傳何以書譏遠也戎祀
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
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故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
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皆不時則傷農不地則害物田狩之地如
鄭有原圃秦有具囿皆常所也違其常所犯害民物而百姓苦之則將聞車馬
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illegible]以非其地
而必書是春秋謹微之意也舉輕以戒[illegible]後王之戒至矣 **夏天王使宰**

渠伯糾來聘 吳先生曰宰者何周冢宰屬也糾者伯之子名也此命例 書名仍叔氏之子未命故書子程子曰桓公弑君而
天子不能討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寵異天理滅矣人道亡矣書
天王言當奉天也而乃如此舉其[illegible]之義何也〇左氏傳父在故名〇公
羊傳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下大夫也〇胡氏傳宰
冢宰也渠氏伯糾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
人例也糾以六卿之長降從中士之例而書名貶也於糾何貶乎在周制大司
馬九伐之法有賊殺其親則正之故桓弑其君而篡立之桓公之行當此之
者舍曰不討而又聘焉失天職矣撥亂世反之正以馭下者王也爵賞之柄以
詔王者宰也以經邦國則有治典以安邦國則有教典以平邦國則有政典以
詰邦國則有刑典以教政刑而謂之典所以天下之大常也太宰所掌而謂
之建以此典者宰之所定也乃爲桓行成命以聘弑君之賊于故特貶而書名
以見宰之非宰也聘于弑君之賊而名其宰則相公及王使榮叔來錫命不書
叔何以書字而不名也始而來聘終而追錫王不稱天以示
譏其義備矣夫咺聘仲子糾聘桓公其事皆三綱之所繫也然則獨書官糾
稱爵何也如咺者豈初得政而未受封而糾則或以諸侯入相或既相而已封
者乎漢初命相必擇列侯爲之後用公孫宏爲相而得封蓋欲敬其任也任
之重則責之深故奪之分君臣之義天下之大倫無所逃也糾以既封之
卿而見春秋
責相之意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陳桓公名鮑甲戌以己丑致 也甲戌下當有其事脫簡
缺文也程子曰甲戌下文缺胡氏曰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簡牘脫略啖氏
曰三傳多造事端豈有人君先出臣下不追逐經其死日甲戌下當有脫簡
〇左氏傳再赴也於是陳亂文公子佗殺大子免而代之公疾病而亂作國人
分散故再赴〇公羊傳曷爲以二日卒之恡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
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〇穀梁傳鮑卒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
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日故舉二日以包
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齊鄭大國紀小國也齊鄭如紀非朝也將襲之 程子曰齊爲諸侯而欲爲賊於鄰國不道之
甚鄭伯助之其罪均矣〇左氏傳欲以襲之紀人知之〇公羊傳外相如不書
此何以書離不言會也〇胡氏傳案左氏齊鄭欲以襲紀紀人知之夫如
者朝詞也尊不朝乎卑大不朝乎小紀之爲國微乎微者也齊在東州尊則方
伯鄭亦大國也並驅而朝之乃有詐謀之行欲以襲之而不實紀人之覺也其
志憯矣此外相如何以書紀人王者故來告其事而史承告故備書於策夫
子作春秋存而不削者以八國併大國之害而已而乃勢誘而以國之不異於
幽厲因樂也世之義矣故存而不削以著爭人於紀之罪
盟紀侯亡國之由歟故聖人于此所謂聖人求意也故是也 **天王使仍叔**
之子來聘 仍氏叔字周大夫也書字仍叔之子未命故止書曰仍叔之子
桓公大惡當誅而天子不加討連年遣使聘之周之失道甚矣
程子曰古之受任稱其才德故士無世官周衰官人以世故卿大夫之子代父
任事仍叔受命來聘而使其子代行也〇左氏傳仍叔之子弱也〇公羊傳仍
叔之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仍叔之子何譏父老子代從政也
〇穀梁傳任叔之子者錄父以使子也故微其君臣而著其父子不正父在子
代仕之辭也〇胡氏傳仍叔之子天者議世卿非公選也帝王不以私愛害公
選任之者世祿而不世官任之以其賢也使之以其能也卿大夫士以爵其人
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私恩是使矣上世有以賢聖爲輔相而
其不以爲且伊陟象賢[illegible]仲寄而士亦不以其父故進之也惟其公而已矣及
世衰世卿持祿[illegible]門老身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人主拘大臣而用其子弟
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老成後世人主拘大臣私愛而用其子弟
竹有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不亂自己也
葬陳桓公 不書月日闕文太子免而葬也是 年陳佗殺太子免而自立不書不葬
城祝丘 祝丘杜氏曰魯地今益都路沂州書不時用民也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
伐鄭 三國稱人將卑師少也從而謂之從王自將而三國以微者從王師也不書王敗諸侯不可以敵王也故不書王
師敗〇左氏傳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爲中軍
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爲左
拒以當蔡人衛人爲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
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曼伯爲右拒祭
仲足爲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爲魚麗之陳先偏後伍伍承彌縫戰于
繻葛命二拒曰旝動而鼓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祝聃

紀王中君臣奇能戰均勝諸侯之公曰君子不欲多上人況敢陵天子乎苟自救也社稷無隕多矣夜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公羊傳其言從王伐鄭何從王正也○穀梁傳伐者之辭也其舉從者之辭何也為天王諱伐鄭也鄭同姓之國也在乎冀州於是不服為天子病矣○胡氏傳案左氏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春秋書王人稱天者所章則天命也所用則天討也王奪鄭伯政而怒其不朝以諸侯伐爲非天討也故不稱天或曰鄭伯不朝罪得爲無罪曰桓公弒君而自立宋督弒君而得政夫「大逆人理所不容也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聚其可也何爲惜於自將以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魯誰曰非天討乎春秋天子之事也天理而時措之也既譏天王以端本矣三國以兵會伐則書從王者又以明君之義也君行而臣從正也戰于繻葛而不書戰王卒大敗而不書敗者又以存天下之防也三綱軍政之本聖人寓軍政於春秋而書法若此皆故自聖心非國史所能與也

大雩大非常也雩祭名程子曰成王尊周公故賜魯重祭得郊禘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諸侯雩於境內之山川爾成王之賜魯公之失道也夫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大雩成之常祀不從皆書也故因其非時則書之過早從其非時而雩書之所以見其非禮且志旱也不依亦因事而書　左氏傳書不時也凡祀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過則書　公羊傳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言旱則雩不見何以書記災也　胡氏傳人君者當天下之用盛樂也諸侯下方境內之山川爾雩諸侯而郊禘大雩於魯之僭也有不勝書者亦一以周公之所書可以者同言之大郊稱示因事以書而義自見此皆國史所不能與君子所以命之以又是也諸侯不得祭天地大夫不得祭山川士庶人不敢以他人

稱八佾已之殺禮也故季氏旅於泰山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明春秋所書郊禘大雩之義則知聖人治國如指諸掌之說矣

螽螽蟲皆蝗之屬也杜氏曰螽蝗之屬為災故書朱子曰螽蝗屬食長而長吸又一生九十九子程子曰既旱又蝗饑不在書可知○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螽蟲災也甚則月不甚則時

冬州公如曹州姜姓公爵國也在今東昌路曹州定陶縣州公如曹如曹州外相朝如書如程子曰州公當為王二公故稱公不能保其國去如曹是不復也○左氏傳冬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外相如不書此其書何也過我也○胡氏傳案左氏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天子之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州公諸侯而稱公者中士之尚以父師而保釐東土商武以列國而入相于周蓋與後世出入均勞之意同此其所以稱公也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特書其來朝者先見其本

六年春正月寔來寔王朝上士也再命例書名寔來來朝曾也非王命故不書使但書祭伯來之例同而非宋之比首州公名寔或又以為杞皆懸說也又有謂寔為是者尤謬也愚所謂當從穀梁傳正為此類○左氏傳春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公羊傳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孰謂謂州公也曷為謂之寔來慢之也曷為慢之化我也○穀梁傳寔來者是來也何謂是來謂州公也其謂之是來何也以其畫我故簡言之也諸侯不以過相朝也○胡氏傳案左氏自曹來朝書曰寔來不復其國也寔者州公名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滅同姓則名正名經世之本名正而天下定矣或曰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孟子以為禮也今州公來朝於以諸侯之禮處乎則春秋乃書其名何以匹夫之賤而國亡乎孟子乃以託諸侯為禮

以報怨曰州家有國君安在以為可乎或以寔之罪天子不能正之何以責其不禮有壞地偏小迫乎大國之間而失國是不幸也非其罪也則以諸侯之禮接之可也若譚子在莒弦子在黃溫子在衛雖失國出奔而春秋不名義可見矣若夫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或專賢保傳或驕奢縱欲用兵黷武自取滅亡如穀鄧與郜伯曹陽州寔之徒皆其自取焉爾則待之以初乃禮之過也故春秋名寔不名則知所以處寔為公之禮與其所以為自暴自棄者之勸戒矣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成杜氏曰魯地今泰安路鉅野縣東南程子曰謀齊難也○左氏傳會于成紀來謀齊難也

秋八月壬午大閱大閱閱車馬也程子曰中冬教大閱今秋大閱以非時故書蓋爲閱之道式皆可發心於農隙講肆保民守國之道也威夏大閱妨農害人失政之甚無事而爲之妄動也有警而爲之教之不早何以保其國○左氏傳簡車馬也○公羊傳大閱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穀梁傳大閱者何閱兵車也修教明諭國道也平而修戎事非正也其日以為崇武故謹而日之蓋以觀婦人也○胡氏傳大閱簡車馬也周制大司馬中冬大閱教器徒獨舉其一時者以農隙故也書八月不時矣以鼓則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以旗則王載太常諸侯載旂以殺則王下大綏諸侯下小綏其禮固亦不同也書大閱非禮矣先王寓軍政於四時之田訓民習戰以禦侮也魯則不長為人不因田狩而閱兵車殫其財政其多何以保其國乎春秋非特以不時非禮書

蔡人殺陳佗佗陳文公子因陳亂篡立公羊以也乃天未厭亂而殺之吾王綱紀隳之意人殺佗而立之者則蔡人殺佗出於私意而經書無貶者蓋計賊也公羊以為此殺陳以為禍首陳佗之者程子曰佗殺世子免而竊位不能有其國故書曰

陳佗天下之惡人皆得而誅之蔡侯因之責以私也故書蔡人見殺賊者眾人之公也○左氏傳陳亂文公子佗出也蔡人殺五父而立之○公羊傳陳佗者何陳君也陳君則曷為謂之陳佗絕也曷為絕之賤也其賤奈何外淫也惡乎淫淫于蔡蔡人殺之○穀梁傳陳佗者陳君也其曰陳佗何也匹夫行故匹夫稱之也其匹夫行奈何陳侯喜獵淫獵于蔡與蔡人爭禽蔡人不知其是陳君也而殺之何以知其是陳君也兩下相殺不道其不地於蔡也○胡氏傳陳佗弒而代其位篡立踰年不成之為君書名以賊討也書蔡人以善蔡書陳佗以善蔡蔡者以蔡人知佗之為賊善陳者以陳國不以佗為君知其為賊故稱人稱人者討賊之詞也不以為君故稱名稱名當討之賊也魯桓弒君者鄭伯與之宋督弒君而四國納其賂則不知其為賊矣齊人弒君者及其見殺也稱但蔡報弒父者及其見殺也稱蔡是齊蔡國人皆以為君矣聖人於此明揭示會遇人臣於廣流行天理於既滅見諸行事可謂深切著明矣篡弒之賊外則罪國皆得討而不赦內則人以為君而興之但亂賊勸於為惡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九月丁卯子同生子同桓公子名同即莊公也程子曰書子同生聖人所以正大本而防僭亂也子同者桓公之嫡長子也於其始生則書之其位固已定矣嫡冢之生國之大事故書○公羊傳曰書有正也意與此合而穀梁曰疑故志之非也○左氏傳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卜士負之士妻食之公與文姜宗婦命之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

紹。由是以才而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illegible]一半傳子同生者孰謂謂莊公也何言乎子同生喜有正也未有正者此其言喜有正何久無正也子公羊子曰其諸以病桓與○胡氏傳此故志以[illegible]可乎人也○胡氏傳適冢始生即書于策與子之正也與[illegible]傳位賢則[illegible]以天下秩兼帝王之道賢可禪則以天下為公而不拘於世及之禮子可繼則以天下為家而不必於傳賢二義萬世之通道也[illegible]大下傳子以鎮天下之達禮也故有君薨而世子未生之禮植貴賤別嫡庶以定大下不爭者以名分素明而民志定也經書子同生所以明世子之法正國本之本而後世配嫡奪正之事乖亂之義大矣此世子也其不書世子曰世子何也天下無生而貴者誓於天子然後為世子

冬紀侯來朝

程子曰紀畏齊而來朝以求助也不能上訴於天子近赴於諸侯和輯其民人効死以守而惟求援於魯抑是豈為國之道哉其不能保有終至於大去其國宜也○左氏傳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不能○胡氏傳案左氏會于鄭謀紀難也冬紀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也公告不能孟子曰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主者成敗之鑒身之本也昭公會晉侯于齊至於客死伯遠齊主是謀以乞盟觀其所主而榮辱成敗見矣曾日桓公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同惡夫人得而討之也而主之以求能援其國乎然則何以免於服志不在於朝桓也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焚火田也咸丘邾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在今濟寧路鉅野縣程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焚咸丘如焚林其地見其害之甚也○公羊傳焚之者何樵之也樵之者何以火攻也何言乎以火攻疾始以火攻也咸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其不言邾咸丘何也疾其以火攻也○胡氏傳咸丘地名也[illegible]王用一[illegible]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天子殺則下大綏[illegible]不竭澤不射宿皆愛物之道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咸無不得其所之而焉今[illegible]焚咸丘所[illegible]其咸丘而焚也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穀嬴姓伯爵在今[illegible]穀伯綏名也鄧侯吾離名也程子曰失地而執君天理滅矣且天下之所不容也而反天子畢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是無天王矣○左氏傳名賤之也○公羊傳皆何以名失地之君也其稱侯朝何貴者無後待之以初也○穀梁傳其名何也失國則其以朝言之何也嘗以諸侯與之接矣雖失國弗損吾異日也○胡氏傳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穀伯鄧侯何以名桓天下之大惡也弒之者無赦殺之者無罪穀伯鄧侯越國踰境相繼而來朝[illegible]大惡之甫也故特貶而書名與失地滅同姓者比焉經於朝桓者或貶爵或書名或[illegible]人以深絕其黨與亂之主賊矣非止其身而黨之者無罪則人之類不相賊殺為禽獸也幾希四時具然後成歲故雖無事必書首時今此獨於秋冬[illegible]何也以大也之道日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賞以勸善非私與也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服五章謂之天命刑以五用者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弒兄臣弒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正當世之失刑也兩[illegible]四年七年闕焉何也案周制大司馬掌九伐之法放弒其君則殘之今桓[illegible]伯猶事不問而正大司馬九伐之法唯未之嘗行者也及決不受[illegible]加

[illegible]天下之過矣故四年書紀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天王之不復能也國常弒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弒隱公而正方伯連師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莫不同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作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深切著明矣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烝冬祭也非時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失禮也程子曰烝冬祭也書以見五月又烝為非禮也○公羊傳烝者何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疏則怠怠則忘士不及茲四者則冬不裘夏不葛○穀梁傳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胡氏傳烝周官大司馬以仲冬令眾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夏正言其曰[illegible]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烝享猶自夏焉則司馬中冬教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行夏之時經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也而穀梁子乃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周正紀事而[illegible]周未嘗[illegible]為再烝見書也

天王使家父來聘

家父周大夫字也周大夫例書字程子曰桓公弒君而立不[illegible]何也[illegible]而不加貶何也既名冢宰之前其餘無責[illegible]失道[illegible]也○胡氏傳不聘弒逆之人而不加貶何也[illegible]以此見春秋化[illegible]相[illegible]而責之備也[illegible]史以人王夫臣[illegible]春秋以大[illegible]相[illegible]心以為一[illegible]故常獨作[illegible]服[illegible]哉元首[illegible]日上[illegible]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而乖[illegible]九[illegible]從[illegible]

夏五月丁丑烝

程子曰不時也[illegible]以[illegible]名以正其始子不稱天以王其故而失叔家父[illegible]也以為[illegible]再烝者必以前烝為不當也其[illegible]也[illegible]不[illegible]也[illegible]而非時[illegible]也○胡氏傳[illegible]春秋之[illegible]也[illegible]春[illegible]再書而[illegible]以[illegible]一句而[illegible]春正月[illegible]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illegible]

秋伐邾

魯伐邾也[illegible]例上書伐某

冬十月雨雪

十月夏之八月也[illegible]七八月之間[illegible]周七八月夏五六月也由是[illegible]之周十月夏八月[illegible]建[illegible]之月[illegible]霜而雪[illegible]書異也[illegible]八月[illegible]時以紀異程子[illegible]建酉之月[illegible]而雪書異也傳何以書記異也[illegible]雨雪不時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祭公本伯爵[illegible]公也來來魯也逆者[illegible]下[illegible]也[illegible]以逆后為[illegible]所以罪祭公也程子曰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來以逆后為[illegible]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左氏傳禮也○公羊傳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奈何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矣女在其國稱女此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穀梁傳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其以宗廟之大事即謀於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胡氏傳劉敞曰祭公王之三公也為不稱使不與王之使祭公也師傅之官也而論道其任重矣今其來魯乃命魯侯以婚姻之事者也若是則大夫可矣何必三公也[illegible]以祭公歸此義宵尊命不報逆行如紀而王以輕使為失祭

[illegible] 請公合禮。不書，故先儒以為使卿連公盟之禮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illegible]

夏四月

秋七月

[illegible]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illegible]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illegible]

夏五月葬曹桓公

[illegible]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桃丘，杜氏曰：衛地。今東平路東阿縣有桃城。[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illegible]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illegible]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寤生，莊公名也。[illegible]

秋七月葬鄭莊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illegible]

突歸于鄭

鄭忽出奔衛

[illegible]

與列入鄭以厲公歸而立之○公羊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為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于留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留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胡氏傳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其曰宋人以天子之命大夫為諸侯所執而執其政柄專廢立之事以罪其身而使其君得安富貴者乎人臣之以義也乃至於見執受於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以其身之重者書之乎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之法大嫌同詞突之書名是本非有國自有小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者幾以分亡乎凡以此彌縫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能與而先儒以從赴告而書者殊矣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何與曰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豈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今觀孔父道其常祭仲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乎突不稱公子絕之也以白入于書則曰歸以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者明桓公之宜為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王臣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一順詞也其書入者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突以庶奪正國為不順者內則權臣為之主外則大國為之援而世子之才不能以自固也其歸無難故從乎易詞忽以國氏逆也忽齊而名不能君也詩有女同車刺忽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釋兮君弱臣彊不倡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童昏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由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時人末忽不昏于齊至於見逐欲闔其位者又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為鄭言也如忽之為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國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據大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無以侵伐日于齊相為聽詞執禮以當系於境諸侯大館姆邦逆女大公子于野皆變其常度以晉楚大彊卒莫能小侍大國之助乎外則仲見齊惡出奔處其自取焉故春秋書之如此欲人自彊於為善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夫會諸侯盟於是始也曾再命大夫君名氏書以大自去年與齊衛鄭為仇故結宋陳蔡以為此盟折杜氏曰地闕○公羊傳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傳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 夫鍾杜氏曰郕地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闞杜氏曰魯地今東平路壽張縣有古闞城○胡氏傳臣與宋公盟于折君復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敗數會而卒離其事可畏書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為公[illegible]盟不如會[illegible]為可恃也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當作紀曲池也杜氏曰魯地今東平路汶上縣有曲水亭書會而紀先序紀為主也○左氏傳平杞莒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燕人南燕姞姓伯爵國在今大名路滑州胙城縣穀丘杜氏曰宋地今河南府路歸德府穀熟縣書會而宋主斥宋為主也○左氏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厲公名躍弟林立是為莊公書卒不書葬來赴而魯不會葬也

公會宋公于虛 虛杜氏曰宋地○左氏傳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龜杜氏曰宋地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武父杜氏曰鄭地今開封路考城縣東北有武父城○左氏傳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丙戌衛侯晉卒 宣公名晉子朔立是為惠公○胡氏曰再言丙戌羨文也○穀梁傳再稱日決日義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內將卑師少例稱及稱師將卑師眾也宋辭平故盟鄭同伐之○公羊傳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疑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穀梁傳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胡氏傳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魯鄭而無善盟也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首惡祖也貪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乃已然後可以非人春秋之義明於此不自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諸侯書爵君將也書師師衆也○左氏傳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公羊傳曷為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為日也內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曷為從外恃外故從外也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穀梁傳其言及者由內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胡氏傳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魯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致諸經文內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其曰為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齊為無道恃彊陵弱此以紀為主何也齊為無道加兵於已必有引咎責躬之事增美釋怨之文猶

……傳……其以衛伸之者矣不如是而績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時小國臨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於而……紀人不安德不量力不度而輕與齊戰而……能保其國自此覓始矣春秋以……紀爲王者德相時后之意也

三月葬衛宣公 桓……與衛人戰爲……不……不……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乃即戎已爲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爲罪大矣凡此類據……直書年月具存而罪自見也

夏大水 書有水災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十三年鄭……之師故爲曹以嗣好○[illegible]

無冰 周……此書無冰[illegible]……是以書之○[illegible]……用……時……也

五

[illegible]

夏……[illegible]……一年定……以……未見聖人之……也……春秋何以謂之……義……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春……故也……鄭伯之弟名也左氏……

[illegible]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左氏傳書不害也○……御廩……何以書記災也……嘗……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illegible]

……冬事……時禮……以……時爲大……故書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僖公名祿父子諸兒立是爲襄公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宋……以……而……用也……師……左氏傳……宋……

[illegible]

……人因大亂之道也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此見天子不道諸侯不臣之甚聖人……

[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桓王……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天王……而曾不往……不會葬……可知矣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程子曰……

[illegible]

經082-041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程子曰……

〇左氏傳六月乙亥昭公入〇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爲或言歸或言復歸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〇穀梁傳反正也〇胡氏傳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亡其君位明矣其稱復歸者謂既絶而復歸也然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故曰復辭詞也

許叔入于許 許叔莊公弟名新臣鄭即位是爲穆公項氏曰許叔稱字爲鄭所附庸也〇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〇胡氏傳許大岳之裔先王建國其爲諸侯鄭不得奉其社稷未聞可滅之罪也即當伸大義以自達于王下赴諸方伯求復其國重修宗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于許者難詞也

公會齊侯于艾 艾齊地左氏傳謀定許也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牟國姓侯爵國在今益都路寧海州牟平縣葛國嬴姓伯爵國在今河南府……杜氏曰三人皆附庸世子故稱人今案附庸之君稱字其世子稱人宜也而諸家以爲貶侯失……何以稱人夷狄之也〇胡氏傳……義曰見於傳稱人然後爲貶乎公羊傳曰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其狄之何……大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魯君之賊也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櫟鄭別邑……今……陽翟縣……鄭地……實非正也〇胡氏傳……之書……居正者已不能保……入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〇左氏傳……

……傳入殺檀伯而居櫟……〇公羊傳櫟者何鄭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爲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爲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〇胡氏傳櫟者鄭之大都……突……何也……公所以……櫟……〇……案……入于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袲宋地杜氏曰宋地鄭氏曰亳州在今河南府路亳州宋公爲主……〇左氏傳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〇穀梁傳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〇胡氏傳……昭公雖……其智足以經四……之……而……爲……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曰以微弱……〇公羊傳……以盛彊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彊弱始結黨輔正終變而……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乃爲義而果乃爲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伐以譏之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再謀伐鄭也〇左氏 程子曰……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

……故書……

冬城向 向……城……左氏傳書時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公羊傳……

……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程子曰不惟告廟且見公之勤勞于鄭突也〇……

……不往也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黃齊地……公會……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 趡魯地……〇左氏傳……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奚魯地……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桓侯名封人……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季……名獻舞……〇左氏傳……

癸巳葬蔡桓侯 ……

以其所得而加之人臣者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
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為曾若或曰曾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
公為虐往禮之文也及而擊孟為定名但之實也春秋諸侯與伯子男
葬皆稱公以其失禮之實終身世成就其以正終也其申訓之義大矣**及宋**
人衛人伐邾春與邾盟秋因宋而伐之畏大國小背信捨義祖公之罪貫盈矣○左氏傳伐邾宋志也**冬十月朔**
日有食之朔不書日缺文也○左氏傳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禮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穀梁傳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濼水在齊南路隨城縣夫人文姜也張氏曰濼之會不言夫人者夫人不與行會也如齊不言及而言與者夫人於此所以見夫不夫婦不婦進退制於夫人也觀南山之詩所以刺齊襄公居高位而行禽獸之行也又曰魯桓公嘗告父母而娶妻矣又易放使之得窮其欲而至此哉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縱則入於禽獸矣○左氏傳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夫人外者何內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穀梁傳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胡氏傳見于桓公已成後書王者存天之時諸侯放恣弒君篡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然後當時平及史以取賂者請會而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賂之以叔封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為有罪則君列諸會矣不于此時作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弒君之賊身已死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據此十五年天王使至是斯君弒立一年之東罪矣明弒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也次則覆載若不容於天地之間者無存焉時雖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垂戒矣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此論者未可一二取者罪在公也爭齊時亦會如役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於此哉其凶以數物在其宮雖齊子歸上於從如此公夫婦如婦姜從若不從無所不可故為常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何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為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為事易言乾坤述其理春秋於桓公見其用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書薨于齊以見為齊弒也桓公不能正其室而取禍於齊其致禍之也○左氏傳夏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穀梁傳其地於外也薨稱公舉上也○胡氏傳魯以私而殺者則以不地見其弒今書公薨于齊是不沒其實乎則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實亦可見矣**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或曰齊人殺彭生是賊已討故書葬然案左氏謂齊侯使彭生乘公而公薨于車則乃齊侯不得謂之賊已討也聖人何以書葬乎曰不然此書葬見彭生之可討也於後書夫人孫于齊以見齊侯使

人公之也何以書葬在外也
子而附也○穀梁傳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弒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桓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胡氏傳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穀梁子曰讎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於是也夫桓公之讎在齊則外也隱公之讎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得書葬何以與據者其知之矣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三

後學新安俞　皐　述

莊公 名同桓公子母文姜在位三十二年子般爲公子慶父所弑立其庶子啓方是爲閔公諡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內無所受上無所承也○左氏傳不稱即位文姜出故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子不言即位君弑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孰隱隱子也○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繼弑君不言即位之爲正何也曰先君不以其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胡氏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或曰莊公嫡長其爲儲副明矣謂內無所承上不請命獨不可以享國而書即位乎曰諸侯之嫡子必誓於天子莊無嫡長而未誓者得爲國儲君嗣世子也夫爲世子必誓於王爲諸侯可以無所承上不請而擅有其國即諸侯之仁邪春秋[illegible]書[illegible]君臣之大倫[illegible]正矣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桓公夫人文姜也不書[illegible]以見義[illegible]復不絕之也不書姜氏[illegible]吳先生曰[illegible]也屬出奔義自見何待去氏然後見[illegible]左氏傳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公羊傳孫者何孫猶孫也內諱奔謂之孫夫人固在齊矣其言孫于齊何念母也正月以存君念母以首事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與弑公也其與弑公奈何夫人譖公於齊侯公曰同非吾子齊侯怒[illegible]之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乘焉搚幹而殺之念母者所善也則曷爲於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穀梁傳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接練時錄母之變始人之也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言者人絕之也臣子大受命○胡氏傳夫人文姜也曰公之讎姜氏與焉爲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則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夫人有與聞乎弑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可讎當以大逆孔學彥曰文姜與弑而[illegible]春秋夫其姜氏傳謂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即凡人耳古者義實以並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待以逆論也人以爲非[illegible]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矣[illegible]何須之何使若不爲人子所歷以全恩也哀姜去而弗返文姜即歸于齊[illegible]何也[illegible]之罪已極有如去而弗返絕之也然則恩輕而義重矣[illegible]之詩其詞何取和而聖人錄於國風者明宋襄公[illegible]之重本亦此義也其垂訓遠矣

夏單伯逆王姬 [illegible]何辟氏曰單伯於此見經之後十四年書會伐宋冬又會諸侯于鄄而會諸侯之上不不若內臣先書而後書會也惟內臣會者侯則曰[illegible]別單伯非王臣明矣又案夏單伯逆王姬秋築館于外若果天子之使必依[illegible]成而至此必魯臣先如京師逆秋築館冬歸于齊也未嘗夏遣至而秋[illegible]于齊也左氏謂以逆爲送而杜氏附會又以單伯爲周卿皆非也○左氏傳單伯送王姬○公羊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曷爲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乎諸侯必使諸侯之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之同姓者主之○穀梁傳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何也曰躬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

[illegible]不可受也○[illegible]氏傳[illegible]大夫也[illegible]者穀梁子以爲義不可受於京師也君弑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爲禮其義固不可受也此明意親讎恐則無以立人道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王姬周王女歸于齊魯主婚故築館于外[illegible]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婚禮也今莊公有大喪而乃不共戴天之讎而爲之主婚非禮之甚矣而左氏以爲禮也何不明大義若是邪○左氏傳築館于外爲外禮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禮也于外非禮也其築之何以禮主王姬者必爲之改築主王姬者則曷爲必爲之改築於路寢則已卑[illegible]以禮則[illegible]已甲[illegible]○穀梁傳[illegible]之外變之正也築之外變之爲正何也仇讎之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其不言齊侯之來逆何也不使齊侯得與吾爲禮也○胡氏傳[illegible]王姬者必自公門出於廟已卑[illegible]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illegible]外者[illegible]故特築之于外也築之于外得變之正[illegible]義不可爲之主[illegible]天王不若辭而弗主之爲正也是以君子書曰不正有喪而不許[illegible]莊公於此[illegible]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讎[illegible]單伯逆於京師上得周之義爲之築館於外下未失居喪之禮[illegible]以常禮言之可也今莊公有父之讎方居苫塊此禮之大變也而爲之主婚是廢人倫滅天理矣春秋於此事一書再書又再書者其義以復讎爲重示天下後世臣子不可忘君親之意故聖人[illegible]之也[illegible]外不以爲得禮而特書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莊公名林少弟[illegible]

[illegible]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天王周莊王也榮叔周大夫也榮氏叔字錫賜也命[illegible]天理之[illegible]恤[illegible]○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生服之死追錫之不正甚矣○胡氏傳[illegible]桓公爲大惡莊王不加討且身已沒矣又來錫命悖天理之甚也夫[illegible]者[illegible]諸侯[illegible]以古者諸侯[illegible]見而受命謂之受命錫命者何加我服也其言桓公何追命也[illegible]天所祿者天也所行者天也所刑者天討也[illegible]天王所以繼天[illegible]命以奉天[illegible]而王不能討反追命之無天甚矣[illegible]成宋[illegible]夫人以異故其文[illegible]之[illegible]乃以出爲[illegible]

王姬歸于齊 王姬周王女歸于齊單伯若果王臣則當書以聘[illegible]事之所以[illegible]而[illegible]伯[illegible]王臣也○公羊傳何以書[illegible]也○穀梁傳[illegible]中國者曰歸[illegible]以書[illegible]其[illegible]在也[illegible]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illegible]以見其罪[illegible]春秋復讎之義明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 此紀之三邑也[illegible]紀郱[illegible]三邑[illegible]其民人也而公羊曰爲齊諱[illegible]杜氏曰[illegible]今[illegible]杜氏曰紀邑[illegible]北海[illegible]今益都[illegible]東南今[illegible]密州○公羊傳遷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何以不言取[illegible]爲襄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大之也何大爾自是始滅也○穀梁傳紀國也郱鄑郚國也或曰遷紀于郱鄑郚○胡氏傳郱[illegible]鄑[illegible]之者[illegible]見紀民猶足[illegible]不言[illegible]師其以師[illegible]之者見紀民猶足[illegible]于齊人[illegible]

是其宗以迎之而已也尸豈得者其不為之曲爲事者欲興滅國繼絕世也凡滅邑者不再出而罪已見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公子曾祖公子名慶父公子二命例書公子某於餘丘杜氏曰國名也地闕公穀以為邾邑蓋魯附庸小國後為邾所併也今沂南路有雩丘新地按於魯未詳是否公羊傳於餘丘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為不繫乎邾婁國之也邑為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國而曰伐於餘丘邾之邑也其曰伐何也公子病矣病公子所以譏乎公也其一曰君在而重之也胡氏傳曰於餘丘邾邑也國而曰伐此邑爾其曰伐何也討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弒於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以上之所由為後世戒也魯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討而閔之立權者公子慶父再以此會諸侯不出閔公之命仲使僭其兩世入紀伐邾會師執邾之軍服其盛今為日久矣故當誅閔公而莒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弒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死其死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所戒遠矣秋七月齊王姬卒魯主婚故來告。左傳外夫人不卒此何以卒錄焉爾外錄焉我主之也穀梁傳為之主者卒之也○胡氏傳內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卒王姬下嫁於諸侯之服也故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禮因情而為之節者也此公為齊王姬服者失之不共戴天之讎今何如此所謂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冬十有二月夫人姜

通志堂 王倫

春秋集傳釋義卷三　三

氏會齊侯于禚夫人文姜也齊侯齊襄公也自此以後比年事于祝丘如齊師會于防會于穀不正之甚也書夫人重其後世也杜氏曰禚齊地○左氏傳書姦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胡氏傳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在家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匡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者人臣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朝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爾乙酉宋公馮卒莊公名馮子捷立是為閔公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侯伐衛溺魯大夫再命例書名○左氏傳疾之也○公羊傳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穀梁傳溺者何也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胡氏傳穀梁子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故貶而不之也有父之讎不釋怨其罪大矣況與仇讎同師伐人國乎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凡天王之葬魯會則書其不書者皆不會也桓王崩七年而經始書葬緩也公穀以為改葬劉氏曰若是改葬則如改卜之類書曰改葬此宜以為緩也○左氏傳緩也○公羊傳此未有言崩者何以書葬蓋改葬也○穀梁傳曰改葬也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或曰卻尸以求諸侯天子志崩不志葬必其時也何必焉舉天下而葬一人其義不疑也志葬故也危不得葬也曰近不失崩不志崩失天下也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故曰母之子也可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卑者取卑稱焉其曰王者民之所歸往也○胡氏傳左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七年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為不言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始終之際人道之大變也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秋紀季以酅入于齊紀季紀侯弟也項氏曰稱字為賢者附庸也酅杜氏曰紀邑齊國安平縣東有酅亭今東昌路博平縣○左氏傳紀於是乎始判○公羊傳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紀季服罪也其服罪奈何魯子曰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穀梁傳酅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酅事齊也入者內弗受也○胡氏傳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當去國蓋地以下叛棄君以避患非人臣也故春秋之義叛者必書奔者有罪者必加貶今季不書奔明非竊地也不書名則非貶也諸侯兄弟既書名宗叛奔叛之類是也不貶則書字許叔之類是也紀季所以不書奔者有紀侯之命矣所以不書名者大夫無首邑衆相防天王不能正方伯不能救屈已事齊請後五廟且承祀不得已而為之者冬公次于滑次止也書次譏公之不進而止也非其罪也所以免于入也名[illegible]也夫曰師駐而次前杜氏曰滑鄭地陳留襄邑縣西北有滑亭今睢州襄邑縣其會鄭伯救紀而不克故書次以譏之○左氏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刺欲救紀而後不能也○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胡氏傳穀梁子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春秋紀在伐而書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郎救之也魯已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齊有父之讎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書

通志堂 王倫

春秋集傳釋義卷三　四

之也或言夫子自在鄭五命[illegible]其前後其志者春秋乃鼓亂之書為此言者其[illegible]之六五則日月伏據之六四則曰左夫無[illegible]而不與乎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享者饗物以禮兩君相見享之名也直書而義自見矣外務事於朝中今夫人享齊侯于祝丘私見而為之名也[illegible]氏曰[illegible]此乃饗會[illegible]○穀梁傳饗甚矣饗諸侯所以新齊侯也○胡氏傳享兩君之禮所以訓共儉也兩君相見享于廟中禮也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諸侯甚矣三月紀伯姬卒內女既嫁而卒則不書此蓋紀之而書之也○穀梁傳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為之變卒之也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杜氏曰謂取紀也胡氏傳蘇轍曰鄭伯子儀也桓十五年書鄭出奔蔡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渠彌弒忽立子亹十八年齊襄公殺子亹鄭人立子儀莊十四年突使傅瑕弒子儀而入則遇于垂者子儀也然則鄭有一君耳乎春秋有一國而二君者鄭突與衛衎剽是也突衎始終為君子儀君鄭十有四年剽君衛十有二年皆能君者也故春秋因其實而君之然則孰與曰皆不與也突之入以篡衎之出以逐儀剽雖國人所立而突衎在焉非所以為安也故四人者春秋其與國與君皆不以其實篤君子不幸而亂乃此如子臧季札可也不如是則亂不止為此說者矣然而鄭伯猶稱人也非子儀也紀侯大去其國程子曰國君死

仇雖九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不言齊滅之者罪紀侯輕去其國也與書亡之意同○左氏傳違齊難也○公羊傳大去者何滅也孰滅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襄公復讎也何讎爾遠祖也哀公亨乎周紀侯譖之以襄公之爲於此焉者事祖禰之心盡矣盡者何襄公將復讎乎紀卜之曰師喪分焉寡人死之不爲不吉也遠祖者幾世乎九世矣九世猶可以復讎乎雖百世可也家亦可乎曰不可國何以可國君一體也先君之恥猶今君之恥也今君之恥猶先君之恥也國君何以爲一體國君以國爲體諸侯世故國君爲一體也今紀無罪此非怒與曰非也古者有明天子則紀侯必誅必無紀者紀侯之不誅至今有紀者猶無明天子也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然則齊紀無說焉不可以並立乎天下故將去紀侯者不得不去紀也有明天子則襄公得爲若行乎曰不得也不得則襄公曷爲爲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緣恩疾者可也○穀梁傳大去者不遺一人之辭也言民之從者四年而後畢也紀侯賢而齊侯滅之不曰滅而曰大去其國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胡氏傳凡大去者隨而謂之大若其國者也大無者去之齊難之之辭也大夫者土地人民儀器物采皆不能有也或曰以爭國下而不爲主國爲大而爲之者也夫守天子之土疆承先祖之祭祀而不能存重焉委而去之以是以國有國家者以義言之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死守乃當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不可去而不守死斯者須所擇如何曰以者大王去邠之事其可以無愧矣曰大王是邠從之者如歸市紀侯去國日以微歲月大王之可擬哉故聖人與其不爭而去而不與其去而不存其不爭而去以其失地之君而不名不與其去而不存其國故以紀伯姬書而不書

紀侯之卒明其君之未失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齊滅紀而伯姬之喪在賢故齊侯葬之穀梁書曰紀侯大去其國以罪紀侯雖書齊侯葬紀伯姬以見齊侯之滅紀也孫氏曰外者也之其葬之甚矣齊侯之葬不如此○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齊爾此復讎也曷爲葬之滅其可滅葬其可葬此其爲可葬奈何復讎者非將殺之逐之也以爲雖遇紀侯之殯亦將葬之也○穀梁傳外夫人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吾女也失國故隱而葬之○胡氏傳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曰齊侯者是齊侯實主之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於僕喪之罪著矣或曰葬之禮也而以爲著其罪何也紀滅其婚姻之國而葬其女是猶加刃於人以手撫之也而何以爲禮乎左言齊侯殯之也或曰忍其詐也如紀似禮存亭似義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其亂苗也

秋七月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之父讎而與之狩其惡甚矣○公羊傳公曷爲與微者狩齊侯也齊侯則其稱人何諱與讎狩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譏於讎者將壹譏而已故擇其重者而譏焉莫重乎其與讎狩也於讎者則曷爲將壹譏而已讎者無時焉可與通通則爲大譏不可勝譏故將壹譏而已其餘從同同○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胡氏傳穀梁子曰齊人齊侯也其曰人何也卑公之敵所以卑公也何爲卑公也不復讎而怨不釋刺釋怨也父母之讎不共戴天兄弟之讎不與同國九族之讎不同鄉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今莊公於齊侯不與共戴天則無時焉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illegible]

[illegible]人而書公書及以著其罪

五年春王正月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曰曾曰享私見而爲之名也至於如師其惡甚矣○穀梁傳師而曰如衆也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胡氏傳師者衆多之地軍旅之所載驅襄公也無禮義甚其車服矣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至之詩也其三章曰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彭彭者多貌也其四章曰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敖儦儦者衆貌也曰魯曰齊爲之名也至是如齊師若忘之心忘矣夫人之不可復刑矣春秋書此所以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旨也

秋郳黎來來朝 郳杜氏曰附庸國東海昌慮縣北有郳城郳氏曰在州今猶路州有古郳城後改稱小邾曾姓子爵其君之名也○左氏傳名未王命也○公羊傳郳者何小邾婁也小邾婁則曷爲謂之郳未能以其名通也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穀梁傳郳國也黎來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胡氏傳郳國也黎來名也國何以名狄小附庸也中國所附庸則書字如儀父蓋已也夷狄所附庸則書名郳黎來今其書是也能修朝禮故時書曰郳其後王命以爲小邾子蓋以此已能自進於禮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程子曰衛侯朔不罪王當絶之而公會齊宋陳蔡以救朔是逆天王之命也書會而齊宋先序爲主也○左氏傳納惠公也○公羊傳此伐衛何納朔也曷爲不言納衛侯朔辟王也○穀梁傳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胡氏傳穀梁子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人諸侯

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也逆王命也朔以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經書其名者以王命絶之也又當有罪以納之故貶而稱人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程子曰王人卑者也子突字也何以稱字而救衛也以書字而懷惡善乎事子曰書是衛當救當時是衛朔子突孔子從而存衛之書字而諸公却之王人本不書字以其救故書字何以如此程子曰王人微者例不書字子突救衛而字之是善之也善子突則善王命也○左氏傳王人救衛○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子突者何貴也貴則其稱人何繫諸人也曷爲繫諸人王人耳○穀梁傳王人卑者也稱名貴之也善救衛也救者善則伐者不正矣○胡氏傳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救衛也卻朔其兄使至於死罪固大矣然其父所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可也又藉諸侯之力抗王命以入國是故四國之君貶而稱人王人之微嘉而書字或曰子突王之子弟也用兵大事而委諸子弟使無成功故書人以譏之必若此言是春秋以成敗論事而不計理也使諸侯前朝加顯之理子突雖微自足以申王命矣彼肆行其志顯也雖天子猶臨將有請從如視明若見其下乎子突不勝而國使之得入也其亦不幸焉爾事亦不幸命也守義循理者志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故其褒貶如此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程子曰朔其見而使至於死其罪大矣然父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故書名書入○左氏傳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君子以二公子之立黔牟爲不度矣夫能固位者必度於本末而後立衷焉不知其本不謀知本之不枝弗謀詩云本枝百世○公羊傳衛侯朔[illegible]

則何以名絕其絕之也犯命也其言入何篡辭也

頭何也不逆天王之命也入者內弗受也何用弗受也為以王命絕之也胡氏名惡也朔入逆則出順矣朔出入名以王命絕之也○胡氏傳入者二義詞也一恢詞也朔藉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距王官之救者以復歸其國見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而不拘大人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國未為貴也况殺其兄又逆王命乎故衞朔書名書入以著其逆王人書字書救以著其善外則諸侯會人內則莊公書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秋公至自伐衞

公羊傳曷為或言致會或言致伐得意致會不得意致伐衞侯朔入于衞何以致伐不敢勝天子也○穀梁傳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不致則無用見公之惡事之成也

螟

為災也書告稼者也

冬齊人來歸衞俘

經誤今案四國伐衞而齊主兵杜氏曰俘囚也三傳皆曰寶疑國之大事故書

公羊傳此衞寶也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衞人歸之也衞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其讓乎我奈何齊侯曰此非寡人之力魯侯之力也○胡氏傳齊人來歸衞寶以齊首之分惡於魯也使之如丁歸之也衞人歸之則其稱齊人何讓乎我也○左氏傳齊人來歸衞寶文姜請之也○公羊傳舊人來歸衞寶此衞寶也則齊人曷為來歸之衞人歸之也齊而來我然惡戰則殺矣○胡氏傳俘者之傳以為寶非而書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詞也言齊歸衞俘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齊侯獻寶王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詞也言齊歸衞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夫以弟篡兄臣逆君而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嗜利者豈其弗顧而援之甚乃日未有以賂其喪之夫之法此一端也及書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由貨之心而後動於惡也世積茲類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左氏傳文姜會齊侯于防齊地○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恒星恒有之星也恒星不見則無星可知○左氏傳恒星不見夜明也星隕如雨與雨偕也○公羊傳恒星者何列星也列星不見則何以知夜之中星反也如雨者何如雨者非雨也非雨則曷為謂之如雨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修之曰星隕如雨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恒星者經星也日入至於星出謂之昔不見者可以見也夜中星隕如雨其隕也如雨是夜中與春秋著以傳信傳疑中之幾也而曰夜中著焉爾何用見其中也失變而錄其時則夜中矣其不曰恒星之隕何也我知恒星之不見而不知其隕也我見其隕而接於地者則是雨說也著於上見於下謂之雨著於下不見於上謂之隕豈雨說哉○胡氏傳恒星者列星也如雨者言衆也人事感於下則天變動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衞旅拒王命後此者齊桓公更霸中國政歸盟主而王室遂虛其為夫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著矣夜中而始中有星隕之異而五伯擅權陪臣執命居攝之事成於不始中亦有星隕之異而五伯擅權陪臣執命居攝之象著矣真一宗夫婦喪幾矣天之示人顯矣春秋謹於天象至矣

秋大水無麥苗

周之秋七八月今之夏五六月也麥熟而苗什秀因水浮無麥無苗俱損民食待之為國者之大事也故書○左氏傳不害嘉穀也○公羊傳無苗則何以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何以書記災也○胡氏傳書大水毀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春秋所以謹之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穀杜氏曰齊地今東平路陽穀縣○穀梁傳婦人不會會非正也○胡氏傳防魯地也穀齊地也防會于禚十年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彰矣明年無知弒諸兒其禍未足明驗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內將卑師衆稱師杜氏曰郎魯邑○杜氏曰陳蔡欲伐郕故出師以待之二說不同劉氏曰陳蔡不會伐郕何得言以俟陳蔡會伐郕且書次于郎以至師還無非譏莊公與伐同罪郕又且以時勞民也當從杜氏說○公羊傳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胡氏傳次者止也以者不以者也俟者待也師出而有所待而書于郎以俟陳人蔡人見也何俟乎陳蔡故曰師用大眾曰師次止也作而方書者整兵直前不書次者無名妄動之也或曰得許鄭陳蔡其于郎以俟陳人以待之也苟是非義矣其

甲午治兵

師久於外而陳蔡不至故治兵以及齊師圍郕○左氏傳治兵于廟禮也○公羊傳祠兵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為久也曷為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于是焉○穀梁傳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善為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胡氏傳此治兵于郎也師而不至累師過久之所由也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土非善之也譏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稱師將卑師衆也書王師者及郕降于齊師也○左氏傳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公羊傳成者何盛也盛則曷為謂之成諱滅同姓也曷為不言降吾師辟之也○穀梁傳其曰降于齊師何不使齊師加威於郕也○胡氏傳書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秋師還

呂氏曰莊公不能報父之讎而欲立名字以求委曲回護其姦伐同姓而不明大義徒論其一節以為榮眇乎外曰禮也夕社而曰君子是以善魯莊公何罪而左氏不明大義徒論其一節以為榮是以善魯莊公不以是乎○左氏傳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此滅同姓何善爾病之也曰師病矣曷為病之非師之罪也○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也遯也○胡氏傳書師還譏役久也不書公者非公之罪也○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許是以書師不稱公君將不稱師師則以君為重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經不可見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秋正例君將不稱師師則以君為重今不稱公又以為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陳蔡不至郕而不服歷二時而後歸非但名辭於義卒不可見至是師為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為後戒也春秋主道經重之旨對此雖疑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

諸兒 內之在年在此年之十也胡命仲書名

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為夫人○穀梁傳大夫弑其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胡氏傳無知曷為不稱公子而以國氏罪僖公也弑君者無知於僖公何罪乎不以公孫之道待無知使恃寵而當國也棄無知者夷仲年之子年者僖公母弟也私其母弟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嫡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弑不稱公孫著其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賢賢行而不相悖故咸堯九族以克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以尊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固知龍愛私暱而不弄於身賢使其儀表以明親親之道以有篡弑之禍矣○左氏傳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徒人費遇賊于門先入伏公出而鬬死石之紛如死於階下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去有特書其不見于經何也如費等小謂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恤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人臣以父仇報義形於色不畏強禦以身死其職目異矣當是時管仲召忽鮑叔皆以於事乃見棄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嬖人之所聘親信者如此故以齊國之彊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于伊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於難與自經於溝瀆而莫知之者實不遠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致書齊人殺一吁之義何○左氏傳雍廩殺無知○穀梁傳無知之挈失嫌也稱人以殺大夫殺有罪也○胡氏傳殺無知者雍廩也而稱齊人者討賊之詞也弑君之賊人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以人者衆詞也無知不稱君者已不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大夫當朝大夫皆在也書公及齊盟者納子糾也蔇杜氏曰魯地瑯邪繒縣有蔇亭在今山東兗州府承縣○左氏傳齊無君也○公羊傳公曷為與大夫大夫之不名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為其諱與大夫盟也使若眾然○穀梁傳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不日其盟渝也當齊無君制在公矣當可納而不納故惡內也○胡氏傳及者內為志大夫不名者蓋繫於齊而不擊於天夫之名氏也以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觀讎也或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何以譏也曰禮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乎父母之讎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爰嗣也有父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德報德毅之也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程子曰桓公子糾襄公之子也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故書曰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書曰糾不言齊以其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其之當嗣子也公穀皆書納糾獨左氏言子糾誤也然而後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蔇既納糾以為君又殺之故書子是兩罪之也○左氏傳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公羊傳納者何入辭也其言伐之何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糾者何公子糾也何以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齊小白入于齊曷為以國氏當國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當可納而不納齊變而後伐故乾時之戰不諱敗惡內也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

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于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胡氏傳左氏言子糾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殺為正納者不受而當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為世子受命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絶之也桓公於王法可絶子糾則當立故管仲相桓為從義而聖人稱之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召忽死於子糾為傷勇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襄公名諸兒齊亂是以緩葬于小白立已為桓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縣界旱則乾涸故曰乾時在今山東青州府樂安縣程子曰及其師皆非鄉也內戰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伐敗也曷為伐敗復讎也此復讎乎大國謂曷為使微者公也八月寫不言公不與公復讎也曷為不與公復讎復讎者在下也○胡氏傳內不言敗此言敗者為與讎戰雖敗亦榮也左氏戰于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也○公羊傳此偏戰也八本之禮諸侯之子以公為諱也此不言敗者以復讎乎大國也恥以下榮矣何以不言公敗以見告盟于比以下榮矣復以復讎戰也是故魯公以重其事見乎丘之不但盟于比以下榮矣釋經之義其一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李左氏載鮑叔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而經上書殺子糾而不書召忽之死與管仲之不死何也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糾弟也仲私於所事輔之以爭國非義也桓公殺之雖過而糾之死實當仲始與之同謀之同死可也知輔之以爭國為不義將自免以圖後功其亦可也故聖人不責其死而稱其功又案論語謂召忽之死如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如其仁如其仁許管仲是特削之而不書也魯殺子糾而書齊人殺者歸罪於齊豈乾之大夫與鮑叔也○左氏傳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公羊傳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其稱子糾何貴也其貴奈何宜為君者也○穀梁傳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胡氏傳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曰子於義各安春秋精義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非正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于魯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為一人之患豈不遠哉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冬浚洙

杜氏曰洙在魯城北下合泗浚深之也以備齊○公羊傳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也曷為畏齊也辭殺子糾也○穀梁傳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胡氏傳國以保民為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亦將有陽侯之波可恃而民心不足恃乎或曰浚洙以備齊於民

守閒之末務而不知本之爲後戒也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敗者詐以取勝也長勺魯地不書伐而言敗之者爲主此敗報乾時之役也○左氏傳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穀梁傳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胡氏傳齊師伐魯經不書伐者曾不書伐責魯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爲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己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辭而禮讓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徒已衰矣而見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曰敗爲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專恐之方王者之事也

二月公侵宋君穀梁曰侵則書公者師相接曰侵莊公既敗齊而又侵宋所以致寇之師也○公羊傳曷爲或言侵或言伐觕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穀梁傳侵時此其月何也乃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故謹而月之

三月宋人遷宿宋人將卑師少也宿國許自遷也移其國都陽宿之墟遷者也○杜氏曰移之於國中爲附庸故曰遷義而通之○公羊傳遷之者何不通也以地遷之也子沈子曰不通者蓋因而臣之也○穀梁傳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胡氏傳其言遷何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非詐盡爲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遷於近地猶爲不安況遠遷於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人從其所遷民有不肯者非其本心也故恐不肯率從而見迫於疆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人從新徙之勞起怨語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者惡之不再貶而惡已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左氏傳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公羊傳其言次于郎何伐也伐則其言次何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我能敗之故言次也○穀梁傳次止也畏我也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胡氏傳齊宋經書大衆來入他境歸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能不用詐謀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怨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朱子曰荊楚本號也後改稱楚芊姓子爵始封丹陽在今辰州路歸州丹陽城劉氏曰楚之有荊號非一日也詩云奮伐荊楚荊舒是懲非孔子改之也若曰楚在荊州以其疆大故抑而謂之荊借使荊州之地復有一國如楚之僭則有兩荊矣不亦妄乎書荊將卑師少也蔡師衆也莘杜氏曰蔡地今河南府路裕州莘縣哀侯名獻舞○左氏傳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公羊傳荊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國國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曷爲不言其獲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穀梁傳荊者楚也何爲謂之荊狄之也何爲狄之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故曰荊狄之也蔡侯何以名也絕之也何爲絕之獲也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言敗蔡侯其見獲乎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胡氏傳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爲其服爲臣虜故絕之也若蔡侯獻舞與晃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國君死社稷正也之雖罪猶有亂焉實甚矣是人歲要以數子歸而不名者豈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爲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春秋之義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敗者欲使有國之君嚴職恭長守富貴無危殆之行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譚姓未詳子爵國在今齊南路濟南縣古譚城程子曰將卑師衆故曰齊師管仲爲政莊十一年而後十一年實與大衆也其號於諸侯亦多矣以管仲之身四十年自費天下且猶取邢衛師旅不滅國之不聽而已不獨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左氏傳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公羊傳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胡氏傳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不書出國已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己無取滅之罪爲横逆所加而力不能勝乎敗出奔則不去焉以其美意不絕也案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則已甚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

平乙百八十二

戊戌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鄑宋地杜氏曰魯地未詳此乘丘之役而又敗書公敗宋爲主也曾宋之敵民困兵不休矣杜氏曰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者皆曰敗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茅戎○左氏傳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穀梁傳內事不言戰舉其大者其日成敗之也宋萬之獲也○胡氏傳吳楚同盟而相伐者楚子軫卒吳人伐喪子常伐吳敗其師臣辭之至也然則吳亦與楚爭衡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夫人以道夏于魯以屈殺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春秋之義雖在於抑强扶弱又責弱者之不自强於爲善也故其書法如此

秋宋大水何以書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左氏傳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穀梁傳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高下有水災曰大水○胡氏傳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患之義則告爲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凡書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冬王姬歸于齊逆者微故不書逆魯主王姬故書○左氏傳齊侯來逆共姬○公羊傳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其志過我也○胡氏傳案周制王姬下嫁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故天下之王后一等禮秩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莊書王

平乙百五十五

[illegible]非天理詩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諸侯亦執婦道成肅雝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雝王姬之車自秦而後[illegible]保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illegible]意雖欲尊君抑臣[illegible]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又[illegible]所以爲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使女同詞而不異焉訓之義大矣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紀已亡叔姬無所依故歸于酅[illegible]何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歸于叔爾也○[illegible]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illegible]

夏四月○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萬宋宮萬也再命例書名捷宋閔公名也仇牧稱大夫與孔父荀息[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illegible]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illegible]

夏六月齊人滅遂

[illegible]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illegible]

狄與天王乃可伐[illegible]鄭而[illegible]諸[illegible]長[illegible]之後專以[illegible]而和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爲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詞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存復讎之誼當其身而釋怨與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稱人將卑師少也齊主兵故先序○左氏傳諸侯伐宋齊請師于周夏單伯會之取成于宋而還○胡氏傳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蓋謂必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不米書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不妄賦於民薄故能南摧彊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爲貶齊稱人誤矣

夏單伯會伐宋單伯魯卿元年逆王姬者左氏以爲周卿杜氏附會以爲畿內諸侯蓋周有單子非單伯也若周之單伯則當書曰天王使單伯會伐宋若單伯非王命而會伐則當書曰單伯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也今先書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則知齊主兵也夏單伯會伐宋則知會伐也又如隱公四年四國伐鄭宋主兵而翬會伐辭與此同由是論之單伯魯臣審矣○左氏傳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公羊傳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穀梁傳會事之成也○胡氏傳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爲故其詞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詞繫而不殺殊之也再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

秋荊入蔡荊乃楚之舊號後改曰楚如邾改小邾如鄭改鄭之類是

也穀梁傳曰狄之以州舉非也何狄也荊而不狄之於終乎○左氏傳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穀梁傳荊者楚也其曰荊何也州舉之也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齊侯主會宋服故也鄄衛地今東郡鄄城縣內會諸侯與齊之謀會○左氏傳宋服故也○穀梁傳復同會也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齊主會故先序因宋服之後再會諸侯齊伯已就也○左氏傳齊始伯也○穀梁傳復同會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禮也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宋先序主兵也郳附庸邾也○胡氏傳伯者之先諸侯專征也非伯者而先諸侯主兵也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獨未成乎伯也二十七年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伯也

鄭人侵宋間宋故侵之鄭之失首可知矣○左氏傳鄭人間之而侵宋○胡氏傳以宋之義亡傳不同左氏曰有鐘鼓曰伐無鐘鼓曰侵先儒或非其說以爲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才有以易之也然考諸五經皆稱侵伐在易謙之六五曰利用侵伐正不服也書之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詩之皇矣曰依其在京侵自

阮疆[illegible]官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而曰賊賢害民則伐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而以爲無名行師可乎然則或曰侵或曰伐何也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卧鼓出人不意兵法所謂奇也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報其侵宋也故宋主兵○左氏傳宋故也

秋荊伐鄭將卑師少故書曰荊伐鄭孫氏曰齊桓未能救中國也○左氏傳鄭伯自櫟入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爲不禮故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會字上公字衍有公字[illegible]缺文也當從公羊傳許男下穀梁有曹伯字[illegible]姓伯爵國在今大名滑州杜氏曰宋服齊桓初會諸侯未能爲王諸侯同爲盟也故書同盟胡氏謂同欲者亦近似而又謂既盟而反覆致書同失之矣○[illegible]聖人作經一例耳何一字有兩例乎程子曰齊桓始伯仗義以盟而魯首與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上無明王下無方伯諸侯交爭齊桓始霸天下與之故書以咸天下與之之辭正同爲此盟之義也○左氏傳鄭成也○公羊傳同盟者何同欲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不言公外內寮一疑之也○胡氏傳會者公也不書公諱也其諱公何也程氏曰齊桓始伯仗義以盟而魯首叛盟故諱不稱公惡失信也其曰同盟何也程氏曰上無明王下無方伯列國交爭桓公始伯天下從之故書同盟志同欲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生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諱公與是盟也宜

不以信之重於生與食乎此經或以爲不書公者諱與齊盟時後畢以斯爲諱而爲與盟者易不必知之盟諱之也子班在此盟書字附庸也今書子者王命爲國也不日缺文也不書日者不信實也○穀梁傳其曰子進之也

邾子克卒邾儀父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鄭詹鄭再命大夫爲行人者執之左氏傳鄭不朝也○公羊傳鄭詹者何鄭之微者也此鄭之微者何言乎齊人執之書甚佞也○穀梁傳人者衆辭也以人執與之之辭也鄭詹之甲者甲者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其逃來志之也逃來則何志焉爲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鄭詹鄭之佞人也○胡氏傳書曰人執鄭詹齊人之詞也鄭既服宋又不朝齊[illegible]蓋用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與齊何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恕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此春秋待齊之意也

夏齊人殲于遂書殺之無遺故以殲之○左氏傳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公羊傳殲者何殲積也衆殺戍者也○穀梁傳殲者盡也然則何以不言遂人盡齊人也無遂之辭也無遂則何以言遂其猶存遂也存遂奈何曰齊人滅遂使人戍之遂之因氏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此謂狎敵也○胡氏傳戍盡也齊滅遂使人戍之遂之餘民飲戍者酒而殺之齊人殲焉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滅遂恃彊陵弱非伐罪弔民之師遂人書滅乃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也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是爲彊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自奮而自立矣

秋鄭詹自齊逃來張氏曰執列國大夫踰歷二時不令其服罪而去致防閑不謹闕國亡逸之罪也○公羊傳何以書書甚佞也曰佞人來矣

伍人殺矣○穀梁傳曰其義曰從○胡氏傳曰殺穿子以此殺其將也則此人之罪也見執若其有罪雖死可也傳曰無罪何見免為請從惠於齊使諸侯且不辱君命矣不能以理自明也而及執匹夫之道況諸兒稱在執則不幾乎特書曰逃以著其辜免而不知命也罪也齊桓如何同盟于幽而曾有救受其逋逃背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冬多麋　傳何以書記異也○胡氏傳麋魯所有多則害稼為災○公羊則為異以其又害稼也故書此示為政蛇周公遠犀象也書稼害及人矣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日有食之　不書朔不書日闕文也○穀梁傳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何以知其夜食也曰王者朝日故雖為天子必有尊也貴為諸侯必有長也故天子朝日諸侯朝朔

夏公追戎于濟西　即戎曹與會于琹盟于唐之戎也濟西齊水之西魯公追之至此齊其來而內無備及其去而追之遠也○公穀皆曰大之非也啖氏曰譏遠追通言大亦無義○左氏傳不言其來諱之也○公羊傳此未有言伐者其言追何大其為中國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也○穀梁傳其不言戎之伐我何也以公之追之不使戎邇於我也于濟西者大之也何大焉為公之追之也○胡氏傳此未有言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也為國無武備啓戎心而不知警屢道也春秋之義貴於未形而微弔上開禦而明政刑

秋有䘐　杜氏曰短狐[illegible]名射工蓋以含沙射人為災魯所無故書曰有○左氏傳為災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䘐射人者也○胡氏傳䘐魯所無也[illegible]故以書夫人含沙射人其為物至微矣自人視之以聞于朝曾不異之以書何也山林之物細曰蟲物也螙不蠶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閑其母下不能正其身[illegible]易矣此邪氣之應其說是也然則蕭韶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于野何足怪乎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主之慎所感也世衰道微邪說作正論消人君[illegible]動於上而變動於下舍人而不知權也可謂知仲尼之旨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夏四月○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公子結魯公子名結公子結以陳大夫例書公子結媵以[illegible]女從人之嫡女而[illegible]也此結之私行遂者繼事之辭書及齊侯宋公盟于是以私行而繼與大夫國盟也程子曰鄄之曰出嫁女於陳人結以其庶女媵之因與齊宋盟[illegible]以結好大國所以安國而民乃以私事之小取怒大國故深罪之書其為媵而[illegible]盟為遂事也○公羊傳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媵不書此何以書為其有遂事書大夫無遂事此其遂何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穀梁傳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重也以輕事遂乎國重無說其曰陳人之婦略之也其不日數渝惡之也○胡氏傳媵小事陳人微者公子往焉是見其釋要盟也媵禮之輕者也盟國之大事也大夫輕[illegible]所重臨乎禮之輕者也齊侯伯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者也大夫[illegible]為是以所輕當乎禮之重者也禮若不失己而不失人失己與人惡之招也是故書公子而[illegible]陳人之婦[illegible]其重以失己也亦宋齊而[illegible]其輕以

少人也雖[illegible]事之辭[illegible]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命得以便宜從事特不受辭之辭耳若遵命行事以利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便宜從事[illegible]歸請罪有司當以擅命論制附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利[illegible]萬世之法是春秋之旨也

夫人姜氏如莒　文姜如齊如莒○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illegible]非正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伯主[illegible]魯之[illegible]爲[illegible]也何也不以斷諸我[illegible]也則其宋伐我何也齊[illegible]爲魯及免難之策[illegible]外而[illegible]其國家[illegible]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文姜再如莒[illegible]人既嫁不踰竟非正也○胡氏傳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illegible]春秋書此[illegible]義天下之大防也[illegible]女嫁[illegible]諸侯父母歿思歸[illegible]而不得故衛女[illegible]而[illegible]義故載[illegible]人[illegible]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illegible]也今夫人如齊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歿[illegible]況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illegible]所由生故如齊又如莒又如齊[illegible]再如莒此以[illegible]所用而[illegible]之者也是以至此而觀春秋所書之[illegible]

夏齊大災　啖氏曰災天災也大者其災大也若以火災[illegible]大者何大瘠也[illegible]何以書[illegible]外災不書此何以書[illegible]也○穀梁傳其志以甚也○公羊傳大災者何大瘠也[illegible]也[illegible]齊此必因齊災而[illegible]之故齊為伐戎[illegible]也大災之後不知修省而[illegible]伐人罪可知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　[illegible]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illegible]公名突○胡氏傳[illegible]莊公四年鄭伯[illegible]也而以名書春秋[illegible]之後其出奔[illegible]不得稱子其復[illegible]入而實[illegible]不得書也[illegible]則不[illegible]君而實[illegible]不沒其實也忽雖世子其出奔猶不得稱子其復歸猶不得書爵以其實不能君也而況子儀與[illegible]夫鄭厲[illegible]其[illegible]伯以其[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乎外乎故知遇乎事者乃[illegible]公也其如欲書[illegible]其實也可以為居正而不能守者之戒矣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illegible]以禮也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illegible]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　[illegible]非常也[illegible]大肆大眚[illegible]罪惡無不赦之辭也[illegible]趙氏曰當時天子[illegible]莊公未嘗[illegible]也[illegible]公羊傳[illegible]書公羊傳以為[illegible]赦[illegible]以除[illegible]罪[illegible]得為禮且莊公[illegible]豈[illegible]有所[illegible]乎赦[illegible]事無相關[illegible]何以書[illegible]

眚災也…紀也失故也…子之辭也○胡氏傳曰…
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於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三赦三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刑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恩宥惠奸軌賊良民而其弊益甚者蓋亦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先主戒於劉禪旅數赦而救已無下蜀人久而思德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肆書而曰大眚譏失刑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公羊傳文姜者何莊公之母也○穀梁傳小君非君也其曰君何也以其為公配可以言小君也○胡氏傳文姜之行甚矣而用小君之禮葬之其無父乎以書夫人孫于齊不稱姜氏及書哀姜薨于夷齊人以歸致之則小君之禮其無失禮當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姜已歸為成君母臣子致疑終之禮欲厭之不可得矣

陳人殺其公子御寇 微者殺之例書人陳宣公子名御寇○左氏傳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顓孫自齊來奔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穀梁傳言公子而不言大夫公子未命為大夫也其曰公子何也公子之重視大夫命以執公子○胡氏傳公子之重視大夫殺而或稱君或稱國或稱人何也稱君者獨出於其君之意而大夫國人有不與焉如晉侯殺其世子申生之類是也稱國者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於天子如鄭殺其大夫申侯之類是也稱人者有二義其一國亂無政眾人擅殺而不出於其君則稱人如陳人殺其公子御寇之類是也其一弒君之賊人人所得討皆救之臣國人之所同惡則稱人如衛人殺州吁鄭人殺良霄之類是也說於傳之所載以觀經之所斷則罪之輕重見矣

夏五月 有脫簡此下亦似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書及內之微者也高氏傒名齊之命之大夫也程子曰始與仇為婚惡之大也○公羊傳齊高傒者何貴大夫也曷為就吾微者而盟公也公則曷為不言公諱與大夫盟也○穀梁傳不言公高傒伉也○胡氏遠微者名姓不登於史冊高傒齊之貴大夫也曷為就吾之微者盟蓋公也其不言公諱與高傒盟也來議結婚娶仇人女大惡也娶者其為吉下王乎已上王乎宗廟以為有人之心者宜於此焉變矣

冬公如齊納幣 公穀皆曰譏公親行不使卿其於閔是然而與又譏為婚又母喪未除而議婚豈無譏乎程子曰齊娶婚義故公行納幣…二年方逆齊…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親納幣非禮也○穀梁傳…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有問名有納徵有告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胡氏傳公之如齊納幣則以待從也

二十有三年春公至自齊 公羊傳桓之盟不日其會不致信之也此之桓國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公一陳佗

祭叔來聘 不書天子使蓋簡缺文也○穀梁傳其不言使何也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外交故不與使也○胡氏傳祭叔來聘不言使天子之內臣也不正其私交故不與使也祭伯來朝而不言朝祭叔來聘而不言使尹氏王子虎盟來計而不書其職所以正人臣之義也人君而明此不容下比人臣而明此不為交私三計書綱之禍息矣

夏公如齊觀社公至自齊 程子曰婚議尚疑故公以觀社為名再往請婚○左氏傳公如齊觀社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諸侯越竟觀社非禮也○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觀無事之辭也以是為尸女也無事不出竟公至自齊公如往時正也致月故也如往月致月有懼焉爾○胡氏傳莊公將如齊觀社曹劌諫曰齊棄太公之法觀民於社君為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荊人來聘 荊人楚一命之微者來聘始與魯交也諸夏之故稱人諸侯也既曰聘則人者即所以進之○穀梁傳荊人何為進之何也有襃辭其此一字之理…○公羊傳荊何以稱人始能聘也○胡氏傳荊自莊公十年始見於經十四年入蔡十六年伐鄭皆以州舉者夷狄之也至是來聘遂稱人者嘉其慕義自通故進之也朝聘者中國諸侯之事雖蠻夷而能修中國諸侯之事則不念其暴夏之惡而遂進焉見聖人之心樂與人為善矣後世人君能以聖人之心為心則與天地相似凡變夷者服矣者服則不拒其不服而不威以永來且嘉且慕義而接之以禮則人安遠者存赦其罪而撫其來聖人之心也故書法如此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蕭姓叔附庸國在今州府路徐州蕭縣公與齊侯不期而會如道路之相遇而蕭叔乃於穀朝公豈得為禮乎○公羊傳其言朝公何公在外也○穀梁傳及者內為志焉爾遇者志相得也蕭叔朝公未嘗有所命也其不言來於外也○胡氏傳蕭附庸之君也為禮必當其物非其物非其所則非其所也人夫宗婦覿而用幣非其物也朝公在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于野矣故禮非其所君子有不受以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反正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 丹朱飾也桓宮桓公之廟也楹柱也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桓宮楹非禮也○穀梁傳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蒼士黈丹桓宮楹非禮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丹桓宮楹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名莊公…姑子羈立我伐曹而…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扈鄭地也

[illegible]
於夕監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我貳也曾子曰我貳者非彼然我然也
胡氏傳程子曰遇于穀臨于扈皆爲要結姻好也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
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冠而娶必先遂而國不
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也昏者無妻之稱舜方二十
未娶而師錫帝堯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將不告於父母以爲告則不
得娶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焉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
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八載矣以世嫡之正諸侯之貴嘗無內主同任社稷之重
何也蓋爲文姜所制使必娶于母家而齊女待年未及故莊公様禮不能如此
其急齊人有疑如此其緩而遇于穀盟于扈要結之也娶夫人奉祭祀爲宗廟
之主而母言是聽不以大義裁之亦失
時不孝甚矣春秋詳書于策爲後戒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刻鏤也桷椽也丹楹非禮 刻桷又甚焉〇左氏傳
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
惡無乃不可乎弗聽〇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刻桓宮桷非禮也〇穀梁傳
禮天子之桷斵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斵之礱之大夫斵之士斵本刻桷
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
刻桓宮桷丹桓宮楹斥言桓宮以惡莊也〇胡氏傳公將逆姜氏丹桓宮之楹
刻其桷爲盛飾以誇示之此非特有意也而已御孫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
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疑若小
失而春秋詳書于策御孫以爲大惡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

宮將以仇人之女乃有忿心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其惡者也御孫知爲大惡而
不敢盡言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之心術者也故詳書于策斥言桓宮以
惡莊公以爲後鑒也 葬曹莊公 不書日缺文也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親迎
此富逆女非宜不當至齊夏如齊而秋方至其失禮甚矣〇公羊傳何以書親
迎禮也〇穀梁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〇胡氏
傳穀梁子曰親迎常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於齊也或曰常事不
志蓋事之常也親迎可以常乎曰其說誤矣所謂常者其事非一有月事之常
曰獮是也有時事之常曰蒐狩是也有歲事之常則祈祀雩祭之類是也有
人事之常曰婚姻嫁娶逆女歸寧之類是也凡此類合禮之常則不志其失其
且於禮不合將以爲戒者也若夫崩薨卒葬即位之類則不以
禮之合否而皆書此人道始終之大變也其於親迎異矣 八月丁丑夫人
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夫人莊公夫人哀姜也書入不 書至不告廟也覿禮見也幣帛
也書用幣者不宜用失禮也孫氏曰莊公欲夸寵之故使同宗大夫之婦用幣
以見也婦人摯不過棗栗腶脩告虔而已使大夫宗婦覿用幣失禮甚矣〇左氏傳宗
姜于公使宗婦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
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
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〇公羊傳其言入何難也其言日何難也其難奈何
夫人不僂不可使入與公有所約然後入宗婦者何大夫之妻也覿者何見也
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爲棗栗云乎腶脩云乎〇穀梁
傳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

何也娶仇人子弟以薦舍於前其義不可受也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覿見也
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行其婦道故列數之也男子之贄羔雁雉腒婦
人之贄棗栗腶脩用幣非禮也用者不宜用者也大夫國體也而行婦道惡之
故謹而日之也〇胡氏傳何以不致不可見乎宗廟也姜氏齊襄公之女入考
不順之詞以小廟爲弗受也昏義以正始爲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
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禮闕將於亂兆矣莊公不勝其母越禮踰時從仇人
之女薦舍於宗廟以成好合使宗婦不立斌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
其事以著莊公不孝之罪爲後戒也禮夫人至大夫郊迎明日執贄以見宗婦
大夫之妻也公事曰見私事曰覿見夫人禮也曷爲以私言之夫人不可見乎
下朝則不可以臨諸臣故以私言之也覿用幣何以書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
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同贄
是無別也公子牙慶父之亂兆矣春秋詳書正始之道也 大水〇冬戎
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戎侵曹羈赤也曹羈曹世子也 稱曹羈與鄭忽之義同赤曹之
庶公子附實之義同公羊以曹羈爲大夫又公羊穀梁俱以赤爲郭公誤說也
〇公羊傳曹羈者何曹大夫也曹無大夫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
曹曹羈諫曰戎衆而無義君請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
子以爲得君臣之義也赤者何曹無赤也蓋郭公也〇穀梁傳赤蓋郭公也何
爲名也禮諸侯無外歸之義外歸非正也〇胡氏傳杜預謂羈蓋曹世子也曹
伯已葬猶不稱爵者以微弱不能君故爲戎所逐而奔陳赤者曹之庶公子歸易位
也〇陳人執鄭祭仲而忽出奔赤歸于衛指在宋也戎侵曹而羈出赤歸制在戎也使曹
羈曹羈明而能斷雖有宋戎之與實亦何歸而起以國賊君副不能自定

何以不誰責而可敍雖以國
氏皆不書爵爲君者之祗 郭公 公穀以爲曹赤非也杜氏以爲缺文或曰 曰郭公之下必知有字缺文也胡氏傳曰
師氏說以爲郭亡與梁亡例同義亦通〇公羊傳郭公者何失地之君也〇胡
氏曰此郭公者義不可通而先儒或以爲郭亡者於傳有之齊桓公之郭問父
老曰郭何故亡曰以其善善而惡惡也公曰若子之言乃賢君也何至於亡父
老曰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所以亡也及其時與事謂之郭亡理或然
也夫善善而不能用則無貴於知善惡惡而人能去則無貴於知惡未之或知
者猶有所覬也夫既或知之矣不能行其所知若其所以爲舉遠引小人所以
肆行而無忌憚也然則非
有能亡郭者郭自亡爾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女叔陳卿四命例書字〇 左氏傳始結陳好也嘉之
故不名〇穀梁傳其不名
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惠公名朔卽位 四年而出奔
公子立公子黔牟又八年齊宋陳蔡伐衛
遂黔牟而納之至是在位[illegible]年爲懿公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鼓用牲于社 左氏傳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
用幣于社伐鼓于朝〇公羊傳日食則曷爲鼓用牲于
社求乎陰之道也以朱絲營社或曰脅之或曰爲闇恐人犯之故營之〇穀梁
傳言日言朔食正朔也鼓用牲于社鼓禮也用牲非禮也天子救日置五麾陳
五兵五鼓諸侯置三麾陳三鼓三兵大夫擊門士擊柝言充其陽也〇胡氏傳
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爲大變人

吾以宗恐懼修德以答天意而又懼忽也故鼓書朔用牲幣告于廟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皆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魯鼓用牲于社何以書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

伯姬歸于杞 何也伯姬桓公女也逆不使卿但書歸而已○穀梁傳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焉爾○趙氏傳其不言逆何也逆者非卿其名姓不登於史策則書歸以志禮之失也大夫來逆名姓已登於史策足以志其失矣猶書歸者以別於大夫之自逆者也猶書歸者紀伯姬是也自逆者莒慶齊高固是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左氏傳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公羊傳其言于社于門何于社禮也于門非禮也○穀梁傳高下有水災曰大水既戒鼓而駭眾用牲可以已矣救日以鼓兵救水以鼓眾

冬公子友如陳 公子友字成季桓公子也公子爲大夫三命者例書公子某如陳報女叔之聘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 報濟西之役也其至危之也

曹殺其大夫 不名缺文也公羊曰眾也趙氏曰假如不死節豈不書殺之乎叔氏曰據國者明死者全無罪死者又無名節故不紀也孫氏曰不書名氏者略之也○公羊傳何以不名眾也曷爲眾殺之不死于曹君者也君死乎位曰滅曷爲不言其滅爲曹羈諱也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爲曹羈諱也○穀梁傳言大夫而不稱名姓無命大夫也無命大夫而曰大夫賢也爲曹羈崇也○胡氏傳稱國以殺者國君大夫與謀其事不請於天子而擅殺

下一頁卅五

之也義繫於殺則止書其官曹殺其大夫宋人殺其大夫是也義繫於人則并書其名氏楚殺其大夫得臣陳殺其大夫洩冶之類是也然殺大夫而以大夫之謀其事何也謀其事者用事之大夫也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曰其官而不錄其名氏也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之主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大夫故春秋即書曰某策備天子之禁也凡諸侯之大夫方其父改中華會盟征伐雖齊晉主卿止錄其名氏至於見殺雖書皆闕不書曰其官或抑或揚或奪或與聖人之大用也明此然後可以司賞罰之權矣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 徐嬴姓子爵國在今淮安路泗州臨淮縣後北遷在今木梁路徐州書會公會而宋先序宋主兵也○胡氏傳案書伯會皆徐戎則戎在徐州之域爲魯患舊矣是年春公伐戎秋又伐徐者必戎與徐合兵表裏爲魯國之患也故雖齊宋將卑師少而公獨親行其不致者役不逾時而齊人同會且無危殆之憂矣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 洮杜氏曰魯地今濟南路有洮城○左氏傳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竟○胡氏傳左氏曰會于洮非事也天子非展義不巡守諸侯非民事不舉卿非君命不越境伯姬莊公之女非事而特會于洮愛其女之過而不能節之以禮此春秋之所禁也惟不節之以禮然後有使自擇配如公之於季姬而典訓亡矣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之也○左氏傳陳鄭服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尊周也於是而後授之諸侯也其授之諸侯何也諸侯衆也桓公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信其信仁其仁衣裳之會十有一未嘗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兵車之會四未嘗有大戰也愛民也○胡氏傳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書同盟者有諸侯同欲而書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書同盟者也凡盟皆小國受命於大國不得已而從焉者也其有小國願與之盟非出於勉強者則書同盟所以志同欲也前此鄭伯嘗貳於齊矣至是齊桓盛有伯中國攘夷狄之勢諸侯皆歸之鄭伯於是焉有畏服之心其得與於盟所欲也故特書同穀梁子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諸侯齊侯得衆也現也益爲愈實矣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陳卿四命例書字季友私覓而行私禮季氏之尊於此已也矣○左氏傳非禮也原仲季友之舊也○公羊傳原仲者何陳大夫也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通乎季子之私行也何通乎季子之私行辟內難也君子辟內難而不辟外難內難者何公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莊公之母弟也公子慶父公子牙通乎夫人以脅公季子起而治之則不得與于國政坐而視之則親親因不忍見也故於是復請至于陳而葬原仲也○穀梁傳言葬不言卒不葬者也不葬而曰葬諱出奔也○胡氏傳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違季子之私行而無固于此春秋正本之書也魯師謝責之義也祭伯以寰內諸侯而來朝祭叔以王卿大夫而來聘爭氏以天子二公來告其喪故上行私恩不正矣是故季子專制魯國事故境而會葬齊高固莒慶以大夫即魯而婚娶其後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

十二頁

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諸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末流可知矣春秋謹於此所以明治亂備書諸國大夫而無譏焉則以著其効也凡六者正其本之意

冬杞伯姬來 左氏傳歸寧也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出曰來歸夫人歸寧曰如某出曰歸于某○公羊傳其言來何直來曰來大歸曰來歸○胡氏傳左氏曰歸寧也禮父母在歲一歸寧若歸而合禮則常事不書其曰杞伯姬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春會于洮矣冬又歸魯故知其不當來也來而必書春秋于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公羊傳莒慶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大夫越竟逆女非禮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胡氏傳莒慶莒大夫也叔姬莊公女也何以書諸侯嫁女於大夫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爲其君也目稱女尊卑之別也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

杞伯來朝○公會齊侯于城濮 城濮杜氏曰衛地今東昌路濮州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齊伐衛而書衛及齊戰者責在衛也○左氏傳數之以王命取賂而還○公羊傳伐不日此何以日至之日也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至之日也春秋伐者爲客伐者爲主故使衛主之也曷爲使衛主之衛未有罪爾敗者稱師衛何以不稱師未得乎師也○穀梁傳

戰者衆也凡伐者何也爲之也何爲以一也今伐之後有侵伐之事故微之也其人衛何也以其人齊不可不人衛也衛小齊大其以衛及之何也以其微之可以言及也其稱人以敗何也不以師敗於人也○胡氏傳春秋紀兵及者爲主齊人舉兵而伐衛衛人見伐而受兵可其以衛及之何也案左氏從周立子頹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曰齊人舉兵乃奉王命聲衛立子頹之罪以討之也爲衛計者誠有其罪小當請歸司寇服刑可也若其不然陳叔不求其社稷使得自新亦惟命則可以免矣今不徵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拒方伯之師自與交戰是衛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戰不言伐伐不言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詞伐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深貶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齊稱人將卑師少也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子蘧蒢之子是爲文公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前伐鄭將尊師少也齊人宋人將卑師少也程子曰齊桓伯主會盟圖宋王者之後此救鄭制楚之功蓋大丁大勢之所在○左氏傳曰楚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爲館於其宮側而振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讎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讎我反忘之秋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子元鬭御彊鬭梧耿之不比爲旆鬭班王孫游王孫喜殿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穀梁傳荊者楚也其曰荊州舉之也○胡氏傳案左氏楚令尹子元無故以車六百乘伐鄭入自純門是陵弱暴寡之師也故以州舉狄之也鄭人將奔桐丘諸侯救之楚師夜遁

慶是救鄭之時也救鄭之義也救書救鄭善之也齊宋與人將卑師少稱人夷狄來中國之事見矣

冬築郿郿魯下邑傳曰新作延廄也郿杜氏曰郿魯邑穀梁以爲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築都曰城○左氏傳築郿非都也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公羊傳久築微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穀梁傳冬築微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邑者何小邑也功大曰城小曰築故城則書築則書民事之書也用民力必其所不可已也凡書築者皆其志不視歲之豐凶而輕用民力者也

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三命以上書氏書名臧孫氏辰名魯大夫臧文仲也左氏傳禮也○公羊傳告糴者何請糴也何以不稱使以爲臧孫辰之私行也君子之爲國也必有三年之委一年不熟告糴譏也○穀梁傳大者有顧之辭也於無禾及無麥也國無三年之畜曰國非其國也諸侯無粟諸侯相歸粟正也臧孫辰告糴于齊告然後與之言內之無外交也古者稅什一豐年補敗不外求而上下皆足也雖累凶年民弗病也一年不艾而百姓饑君子非之不言如爲內諱也胡氏傳麥禾於夏未成在秋而書於冬者莊公惟宮室臺榭是崇是飾費用侈廣調度不充有司會計歲入之多寡然後知倉廩之竭也故於歲杪而書曰大無麥禾大無者倉廩皆竭之詞也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莊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以著苛生之君也民事古人所急食者養民之本不敦其本而肆侈心何以爲國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傳書不時也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公羊傳新延廄者何修舊也修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凶年不修○穀梁傳延廄者法廄也其言新有故也有故則何爲書也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胡氏傳云新者有故也何以書昔韓昭侯作高門屈宜臼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固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宜陽今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詘舉贏者也故穀梁子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勤於力則功築罕民勤於財則貢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廢矣冬築微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大無麥禾不告糴于齊冬築郿春新延廄以其用民力爲已悉矣

夏鄭人侵許左氏傳凡師有鐘鼓曰伐無曰侵輕曰襲

秋有蜚杜氏曰蜚負蠜也爲災故書○穀梁傳一有一亡曰有○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胡氏傳紀已滅矣其卒之何見叔姬之賢也紀侯大去其國叔姬能自立異於他人書其卒所以明其不爭而去則可能使其民從而不釋也

城諸及防杜氏曰諸防皆魯邑也諸在今密州諸城縣又有故防城○左氏傳書時也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

[illegible]樊之○穀梁傳可城也以大及小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夏次于成趙氏曰書公次于成齊師伐鄣將以成之次者不能救鄣也不言公諱不能救也○穀梁傳次止也有畏也欲救鄣而不能也不言公恥不能救鄣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降以兵服其衆而取其國也鄣紀之遺邑也○公羊傳鄣者何紀之遺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則曷爲不言取之爲桓公諱也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盡也○杜氏曰紀附庸國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胡氏傳齊人降鄣者以兵降服而取之也言降者以齊之強力能使降附不書取者以齊人不道爲之諱也蓋謂齊桓得附庸之國而強使之降此則春秋之法抑強扶弱所以明仁義也攘夷者之致以強臨弱也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公羊傳外夫人不書葬此何以書隱之也何隱爾其國亡矣徒葬於叔爾○穀梁傳不日卒而日葬閔紀之亡也○胡氏傳國滅夫人不歸則不葬此何以葬紀叔姬也紀侯既卒不歸宗國而歸于酅所謂事節守義者也故錄之於紀而卒其葬所以爲後世勸也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鼓其非禮也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謀伐山戎也杜氏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爲齊濟在魯界爲魯濟○左氏傳謀山戎也

於齊侯及將內為兵事利少功如分此山戎以其遇者志相得也

齊人伐山戎 漁陽在今薊州西北 左氏傳以為病燕故也○公羊傳此齊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子司馬子曰蓋以操之為已蹙矣此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桓公之與戎狄驅之爾○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曰人何也愛齊侯乎山戎也其愛之何也桓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而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危之也則非之乎善之也何善乎爾燕周之分子也貢職不至山戎為之伐矣○胡氏傳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譏伐戎也自管仲得政至是二十年未嘗命大夫為主將十一年而後凡用兵皆稱人者以將卑師少爾今此安知其非將卑師少而獨以為齊侯何也以來獻戎捷稱齊侯則知之矣夫北戎病燕職貢不至桓公內無因國外無從諸侯越千里之險為燕闢地可謂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何以貶而稱人以為務勤兵遠伐不正王法以盡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毛之地其害有不勝言者故特貶而稱人以為好武功而不修文德者之戒也然則伐楚也役何以美之其謂師召陵責以大義不勞文兵而強楚自服于此可以見聖人強本治內柔服遠人之意矣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杜氏曰一歲三築臺皆非人力所堪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民之所漱浣也○胡氏傳何以書為民也天子有靈臺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所以占候災祥為民也築臺于遠而不傷者宜莫大焉所以為民自樂而不傷其財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豈能獨樂哉

夏四月薛伯卒 不日不名缺文也

築臺于薛 杜氏曰薛魯地也今東平路東平縣蓋因此也鄭氏曰薛有二一在徐州一在滕州此薛在魯城北○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遠也○穀梁傳...十一年築臺于郎于薛于秦皆非也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程子曰齊伐山戎得其俘獲齊侯躬來誇示以為功也聖人書曰來獻者卑之也○杜氏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公羊傳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其威我奈何旗獲而過我也○穀梁傳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獻戎捷軍得曰捷戎菽也○胡氏傳伐山戎以其所得歸來誇示書獻者抑之也後世宰臣有不貢邊功以侈其君者亦可以鑒矣

秋築臺于秦 杜氏曰魯地東平范縣有秦亭○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臨國也○穀梁傳不正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且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或曰倚諸桓也桓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越千里之險北伐山戎為燕辟地魯外無諸侯之變內無國事一年罷民三時虞山林藪澤之利惡內也

冬不雨 無雨也不憂雨故不云旱○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孫氏曰魯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杜氏以為齊邑者非也○左氏傳為管仲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梁丘杜氏曰曹地高平昌邑縣西南今濟寧路鉅野縣有古昌邑城○左氏傳齊侯為楚伐鄭之故請會於諸侯宋公請先見于齊侯夏遇于梁丘○穀梁傳遇者志相得也梁丘在曹邾之間去齊八百里非不能從諸侯而往也辭所遇遇所不遇大齊桓也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子牙桓公子也名牙公子三命例書公子其後為叔孫氏○左氏傳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鄉者牙曰慶父材成季使以君命命僖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酖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逵泉而卒立叔孫氏○公羊傳何以不稱弟殺也殺則曷為不言刺為季子諱殺也曷為為季子諱殺季子之遏惡也不以為國獄緣季子之心而為之諱季子之遏惡奈何莊公病將死以病召季子季子至而授之以國政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將焉致乎魯國季子曰般也存君何憂焉公曰庸得若是乎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君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季子曰夫何敢是將為亂乎夫何敢俄而牙弑械成季子和藥而飲之曰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戮笑必有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不得飲而死無後乎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傫氏至乎王堤而死公子牙今將爾辭曷為與親弑者同君親無將將而誅焉然則善之與曰然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辟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行誅乎兄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胡氏傳牙有今將之心而季子殺之其不言刺者公羊以為善之也季子殺母兄何善爾誅不得避兄君臣之義也然則曷為不直誅而酖之且不言刺者公羊以為善之也季子之義與立也中大夫子書其名卒以示無罪也得之矣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路寢正寢也○左氏傳公薨于路寢○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胡氏傳趙匡曰君終必於正寢所以正終也大夫士亦然○薨于路寢正也若薨於燕寢則非正也公在位三十有二年而宗嗣不定以世嫡承國之重為不貴則公之後世有難於定之故書薨于路寢不為不正而嗣子受禍甚至亡國何也大倫不明而宗嗣不定其禍至於此不亦悲乎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般莊公子即位未踰年也○左氏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閟而以夫人言許之割臂盟公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能投蓋于稷門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圉人犖賊子般于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公羊傳子卒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穀梁傳子卒日正也不日故也有所見則日○胡氏傳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生子般焉般嘗鞭圉人犖公薨般即位次于黨氏慶父使犖賊般成季奔陳立閔公昔舜不告而娶恐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君子以為猶告莊公溺於嬖寵而不告而娶之大倫於孟任之所出也胡能有定乎雖享國日久獲叔路寢而嗣子見弑幾至亡國有國者可不以為戒哉

公子慶父如齊 此奔也而書曰如見慶父之無所畏忌也○胡氏傳子般卒而書曰如何也諱其如齊者為慶父而諱也其曰如何也諱其如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之卒慶父弑也宜書出奔其曰如齊見慶父主兵自恣國人不能制也昔成王將終命大臣相康王方是時掌兵者太公望之子伋也宰臣召公奭命仲桓南宮毛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國非有宰臣之命不敢發

也苟以私制命非二諸侯將命以往假京不承也兵權於王不從學行一人可知矣今莊公幼年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慶父帥師以志得兵之始而卒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以示後世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狄伐邢 狄其衆不一最強者北狄赤狄白狄北狄地在今大同路赤狄地在今廣平路白狄地在今延安路然以地之相近攷之當是赤狄邢姬姓侯爵國在今順德路邢臺縣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挍訂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四

後學新安俞 皐 述

閔公

名啟方史記名開莊公庶子母叔姜莊公薨公子慶父弑子般而立之在位一年慶父使卜齮弑之季友立僖公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元年春王正月 不書即位內無所受上無所承也○左氏傳亂故也○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孰弑子般慶父也殺公子牙今將爾季子不免慶父弑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遏惡也既而不可及因獄有所歸不探其情而誅焉親親之道也惡乎歸獄歸獄僕人鄧扈樂曷爲歸獄僕人鄧扈樂莊公存之時樂曾淫于宮中子般執而鞭之莊公死慶父謂樂曰般之辱爾國人莫不知盍弑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鄧扈樂而歸獄焉季子至而不變也○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焉爾○胡氏傳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私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爲上相未有諸侯之喪而不告於王者也臧僖伯請諸侯之喪以國之長官尸其事今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爲上贊王人未有諸侯之子王使而王不遣使者也今齊有大故不告於周聞喪主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內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

齊人救邢 攘夷狄之功再見故善之

張氏曰論語以免民左衽之功歸於齊管仲若救諸夏攘夷狄皆管仲其功也○左氏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胡氏傳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京師曰罪列國王人子突救衛是也救在夷狄曰罪諸侯狄救齊吳救陳是也救在邑曰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是也救而不速救者書所以罪其慢救伐納救皆大于伐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以罪其怯者救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惜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若此聖人之情見矣其言以將卑師少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子般遇弑是以緩葬○左氏傳亂故是以緩○穀梁傳莊公葬而後舉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季子來歸 落姑杜氏曰齊地季子公子友也四例書字釋之曰莊公薨子般弒閔人方危而慶父未討公子友賢而在外閔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故公爲落姑之盟以請復之來歸書曰季子不名異其文以嘉之也○左氏傳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季子來歸嘉之也○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穀梁傳盟納季子也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胡氏傳棄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其曰來歸言之也自外至者爲歸見當出奔矣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弒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而出奔耳也國勢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爲落姑之盟以請於齊

是以仁義為本[illegible]其取於人君不欲取其實以[illegible]聖人之[illegible]
而非善辭也學道人之善亞卿人之弟孔子也愚謂若諱為親者諱為賢者
春秋也明此可以喜納[illegible]之德與與人為善矣上不稱公子非季友何以賢
凡以賢人所宜不諱宗親之敬也蓋叔九族不遺親賢且譏以衡厚本枝而備
仲牲[illegible]錄義皆在其中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無貴戚任
事之私外無率親用羈之失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

冬

齊仲孫來 外書使不書聘闕文也左氏傳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

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
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
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攜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公羊傳齊仲孫
者何公子慶父也公子慶父則曷為謂之齊仲孫繫之齊也曷為繫之齊外之
也曷為外之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子女子曰以春秋為春秋齊
無仲孫其諸吾仲孫與○穀梁傳其曰齊仲孫外之也其不目而曰仲孫疏之
也其曰齊以累桓也○劉氏說仲孫齊大夫也其不稱使而以來者見其君臣
之常詞以見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案左氏齊侯使仲孫
來省難而以告曰不以禮也鄰有弒逆則當聲罪致討修方伯之職以奉天
討而更使計其之主窺覘虛實有乘其亂取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仲孫歸曰
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不勸其君
以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討為莊之辟齊人方猶姑少待之也不勸其君
伐討賊而安其自毀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終得肆公再弒則
桓公與仲孫皆不誠之所致爾書曰齊仲孫使交譏之也

仁百七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陽國名杜氏預曰陽國在今沂州沂水縣西南

夏

五月丁酉吉禘于莊公 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不王不禘也以吉禘者喪未終而吉祭也不當禘也非其時也禘不足
以與此也左氏傳速也公羊傳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
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何
可以稱宮廟也曷為未可以稱宮廟在三年之中矣吉禘于莊公何以書
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
非之也○劉氏說程子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
出之帝以其祖配之而已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出之帝則止
於太祖之廟合群廟之主以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
也魯諸侯而祫何以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
樂以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四禘不書給也然
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吉者未三年行之太早
也書莊公者方祀于寢非宮廟也一舉而二失書禘春秋之所以書也四時之祭
有禘之名蓋禮

秋八月辛巳公薨 不書地弒也○左氏傳共仲使卜
依交錯之失 齮賊公于武闈成季以僖公適邾
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
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共仲通
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
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公羊傳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弒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 夫人莊公夫人哀姜也孫于邾出奔也○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

子慶父出奔莒以及魯國之不可以不討故也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書公
子慶父出奔莒而不書殺故也胡氏傳云不書慶父魯難未已公
左氏初公傅奪卜齮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曾史舊文必以實書
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觀於刪詩存書國史舊章取在魯則獨編史
克之頌或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
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後世緣此制為五服相容隱之律以敦骨肉之
恩春秋有此義如此禮之稱曾子曰君臣未嘗相弒者蓋習於書文而不知聖
人書弒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又棄而不言弒也何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
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弒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弒必書其所獨至於見
弒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
國惡則必失其實直書毋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而春秋之法不傳
矣

胡氏傳夫人稱孫兼罪乎故也不去姓氏等文姜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
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一綱人道所由立也忘
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不知有君之尊有
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則
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弒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人皆卜齮
也牙慶父亦發於是時魯君
弒幾至亡閔其雖不可以嘗乎春秋以復讎為重而書
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者可不察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

仁百七十八

莒 哀姜慶父同惡之人也哀姜奔邾故慶父奔莒○穀梁傳其曰出絕之也
慶父不復見矣○胡氏傳公子出奔或失職也或避亂也書曰歸何以見聖
人之深意也夫以孝公之子為國賊乃至於莊公薨則殺嗣子又遲之二年而逞
其君季子之力能以誅慶父而不追國人逐之緩不能立其所以為貫
殺處之期月而已可謂季子忠賢人而當此能以亡其家以奉國之為國者之
公然至五月之久其禮未可也季子之所以不能奔者其後知吾有怨者曰吾
不知罪其身不能以哀姜季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
不知為難其甚易為夫人之其細奢可知智者有之
也

冬齊高子來盟 高子高傒也四命之書字明非常也程子曰齊
高子來自齊然後盟是前定也其高子善其能
盟也○公羊傳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名
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弒閔公弒比三君死曠年無
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
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
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穀梁傳其曰來喜之也其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
公也不言使何也不以齊侯使高子也○胡氏傳高子齊大夫也不書晉男子之

美得其所賞之也何以不書若公薨子般卒閔公弒慶父奔人亂[illegible]此時於是時年無君魯桓公使將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絕一定不可易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為美談至于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

十有二月狄入衛狄卽

狄那之狄也衛為狄所滅而不書滅者以其後文公復興宗社尚存也 左氏傳冬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渠孔御戎子伯為右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人囚史華龍滑與禮孔以逐衛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至則告守曰不可待也夜與國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卽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胡氏傳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問劉奭曰史氏記事如班固書載諸王侯等事盡削之可也奭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鄘有鶉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特存國風而不刪乎臣不能答後以問程頤頤曰此載于三七哉衛為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以是說敘所代凡存亂者來者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illegible]於詩蓋不以國風為世讀者失聖經之旨矣

鄭棄其師鄭世惡克而去之不以道使帥師於竟上而不召至於衆散而高克奔陳是非

其惡克之情也乃自棄其師與國家矣[illegible]曰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狄於竟于河上久而不召師散而歸鄭人為之賦清人言其師出之久無事不得歸但[illegible]數如此其勢必至潰散而後已爾 方氏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公羊傳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穀梁傳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胡氏傳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之而不能遠使將兵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示高克為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爾故克不臣之罪已著棄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退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為志同力黜夫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能退之以道何政之為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五

後學新安俞皐 述

僖公 名申莊公庶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在位三十三年子文公立○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即位繼弒君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穀梁傳繼弒君不言即位正也○胡氏傳不書即位[illegible]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illegible]夫人孫于邾慶父出奔莒公以是立而季子立之內無所承也聞子定位於[illegible]而[illegible]使[illegible]告于[illegible]元而周使不至于魯又明年邢[illegible]已畢而不見於京師上不請命也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位之位者受之於天者也奉若天道而[illegible]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者以奉若天道而[illegible]能保其國[illegible]

次于聶北救邢 聶北邢地在今[illegible]一國稱師將卑師衆也齊[illegible]宋[illegible]兵救邢之不[illegible]其緩也[illegible]○左氏傳狄人伐邢[illegible]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illegible]

齊師宋師曹師 [illegible]救邢之不及事[illegible]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illegible]

邢 邢以自遷爲文見非二國遷之也夷儀杜氏曰邢地今順德路邢臺縣有[illegible]左氏傳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illegible]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歸 夫人哀姜也夷杜氏曰齊地在今[illegible]公羊傳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夫人薨于夷則齊人曷爲以歸桓公召而縊殺之[illegible]夫人薨不地此何以地[illegible]以歸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胡氏傳夫人薨不地地其曰薨于夷故也桓公召而殺之也其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齊也[illegible]王義[illegible]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也既殺其人又歸其喪何居乎[illegible]

楚人伐鄭 荊改稱楚自此始書人者[illegible]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 邾人一命之微者也檉又名[illegible]杜氏曰宋地今[illegible]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 偃杜氏曰邾地○左氏傳[illegible]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 酈杜氏曰酈自地今[illegible]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拏[illegible]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illegible]

公也夫人與焉不可以不黜焉則以夫重者責乎其人也至也○穀

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或曰爲齊桓諱殺同姓也○胡氏傳夫人所誅二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入宗廟矣書孫于邾薨于夷者絕哀姜也書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殺于齊不去氏者受於曾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杜氏曰衞地今東昌路曹州楚丘縣城之以封衞也不曰衞遷非衞之故都也衞已亡而再復故不書遷○左氏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衞焉不書所會後也○公羊傳孰城城衞也曷爲不言城衞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爲不言狄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穀梁傳楚丘者何衞邑也國而曰城此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衞也則其不言城衞何也衞未遷也其不言衞之遷焉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何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諸侯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胡氏傳楚丘衞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衞也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不稱其相公而夫子録之意自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未而有取焉善衞人之情也曷爲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詳繁而不殺何也案周制凡封國大事伯實司之疑設官府內史作冊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衞人賓以國邑許穆夫人聞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百姓歸其城臣書亡國而不存矣城楚丘是據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邢遷于夷儀經以自恩爲之且其重出于己意其國未嘗滅也而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是以書城邢矣邢人不設美稱也以封衞而衞遷亡其有功於中華甚矣且夫以後人若傳記有美辭發揚其事今乃減之若此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則小惠有缺焉春秋之法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哀姜薨於元年七月至十二月喪方至故今始葬○公羊傳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

虞師晉師滅下陽虞姬姓公爵國在今河南府路陝州陝縣晉姬姓侯爵先僖於莊十六年此所晉也至此始見經國在今平陽路絳州虢姬姓公爵在今河南府路陝州號略縣下陽虢之別名書下陽見非專號乃西號也程子曰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爲主下陽邑也號之亡由此故以書滅○左氏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公羊傳虞師晉師滅夏陽虞微國也曷爲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爲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其受賂奈何獻公朝諸大夫而問焉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在側者與獻公不應荀息進曰虞郭見與獻公揖而進之遂與之入而謀曰吾欲攻郭則虞救之攻虞則郭救之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取虞爾君何憂焉獻公曰然則奈何荀息曰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白璧往必可得也則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廄繫之外廄爾君何喪焉獻公曰諾雖然宮之奇存焉如之何荀息曰宮之奇知則知矣雖然虞公貪而好寶見寶必不從其言請終以往于是終以往虞公見寶許諾宮之奇果諫記曰脣亡則齒寒虞郭之相救非相爲賜則晉今日取郭而明日虞從而亡爾君請勿許也虞公不從其言終假之道以取郭還四年反取虞虞公抱寶牽馬而至荀息見曰臣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寶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齒亦已長矣蓋戲之也夏陽者何郭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郭國之也曷爲國之君存焉爾○穀梁傳虞師晉師滅夏陽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以不言師也其先晉何也爲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郭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虞之爲主乎滅夏陽何也晉獻公欲伐虢荀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而借道乎虞也公曰此晉國之寶也如受吾幣而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荀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不借吾道必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之中府而藏之外府取之中廄而置之外廄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必不使受之也荀息曰宮之奇之爲人也達心而懦又少長於君達心則其言略懦則不能強諫少長於君則君輕之且夫玩好在耳目之前而患在一國之後此中知以上乃能慮之臣料虞君中知以下也公遂借道而伐虢宮之奇諫曰晉國之使者其辭卑而幣重必不便於虞虞公弗聽遂受其幣而借之道宮之奇諫曰語曰脣亡則齒寒其斯之謂與挈其妻子以奔曹獻公亡虢五年而後舉虞荀息牽馬操璧而前曰璧則猶是也而馬齒加長矣○胡氏傳案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首人惡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滅兄弟之國以

自喪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爲首乎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矣唐高宗順其臣長孫無忌受寶賄錦絹以武昭儀強無忌終不能自君子識其後之事而不反罪惡陽也必受也人之賄其盡罪者乎國而曰滅下陽也蓋其是亦然也下陽虞虢之塞邑晉有因陽有韓滅皆國之門戶也身亡不守則其蠢破下陽滅晉而虞虢亡矣春秋以義以天下爲家以城郭爲府而國以山川丘陵爲險故亡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其察世之意耶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杜氏曰宋地梁國陽縣南有貫城黃嬴姓爵未詳國江姓爵但闕國在今汝寧路安在今黃州路蘄杜氏曰宋地梁氏曰興仁府曹縣有貫城在今東昌路曹州齊陰縣江黃楚之與國齊宋盟之使畔楚也○左氏傳盟于貫服江黃也公羊傳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爲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黃則以其餘爲莫敢不至也穀梁傳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黃人也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黃以爲諸侯皆來至也胡氏傳案左氏盟于貫服江黃也荊楚天下莫彊焉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惟從齊先絕鬭穀孔明伐魏申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之人共爲犄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荊楚之處周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衽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諸侯皆在獨言其遠是者詩是盟也

冬十月不雨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

楚人侵鄭齊宋盟江黃使背楚故楚侵鄭以抗衞也○左氏傳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左氏傳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五月不曰旱不爲災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一時言不雨者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胡氏傳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歷時而總書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也僖公之時遇旱之變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閔雨賢君也其有志乎民者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締祭則綴不作王以宗廟則大室屋壞以賦政則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一不會盟其無恤乎民可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以著其慢也

徐人取舒徐人將卑師少也舒偃姓子爵國在今廬州路舒城縣西廣而傳例書取○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

六月雨自二年十月不雨至於此歷九時之久旱可甚矣幾不在書可知此書何喜之辭也○公羊傳其言六月雨何上雨而不甚也○穀梁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胡氏傳雨云者喜雨也閔雨與民同其憂而與民同其樂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憫人之心民隱之是謂天災而不恤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

秋齊侯宋人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今東平路陽穀縣即穀地也○左氏傳謀伐楚也○公羊傳此大會也曷爲末言爾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穀梁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諭乎桓公之志○胡氏傳左氏謂伐楚也或曰役江黃大陘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焉則安知其爲謀伐楚乎以其有聚而爲之亦有分而爲之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爲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爲奇也夫豐大衆厚其陣聲罪致討以當中國之衆江人黃人各守其境牽其不動以爲八國之援此克敵制勝之謀也及師召陵而盟禮定獨海以歸而齊豐又役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以伐楚江人黃人不會者爲犄角之勢明矣此大會而未言者善是謀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涖臨也涖盟前定也○左氏傳齊侯爲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涖盟○公羊傳涖盟者何往盟乎彼也其言來盟者何來盟于我也○穀梁傳涖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

楚人伐鄭鄭從齊故楚連年伐之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蔡從楚故桓公合諸侯侵之潰民逃其上曰潰民散而逃散也陘楚地○杜氏曰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朱子曰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召陵之師之類是也○左氏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公羊傳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孰俟俟屈完也○穀梁傳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爲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繼事也次止也○胡氏傳師抑境曰侵侵者潛事也聲罪致討曰伐伐者正也遂者繼事之辭而有事於楚也楚自僭號不共王職無以縮酒桓公是徵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曾諸侯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殺可以殺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伐可以伐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方楚橫暴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爲天吏以伐之乎春秋以義正名而樂與人爲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書侵伐其專也樂與人爲善故於其善者進之矣書次于陘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其績也

夏許男新臣卒許穆公名新臣子業正是年傳公頊氏曰善終也曹伯廬卒于師爲師殺也○穀梁傳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地死於師何爲不地內桓師也○胡氏傳穀梁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在會則稱會今許男一無稱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召陵地在潁川是以許男得歸其國古者君即位而爲椑歲一漆之示必載椑也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爲人君不知命者也不知命則以畏死貪生貪生則以亂爲理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恥耳後有身死非望之或此是也夫知死生之命通晝夜之道者亦何有於此哉苟順正而斃焉則無求多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屈完楚大夫○命何書氏書名不稱使而以來盟爲文未之定權在完也再書盟于召陵楚服而與相盟諸侯也齊桓經營伯業二十年至此始能主盟故不書同呂氏曰桓公糾合一十年工夫方得伴成所以使齊召陵杜氏曰潁地在今許州郾城縣東朱子曰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猶爲彼善於此故聖人以正而不譎稱之○左氏傳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爲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公羊傳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爲尊屈完以當桓公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爲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國南夷與北狄交中國不絕若綫桓公救中國而攘夷狄卒怙荊以此爲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爲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爲獨於此焉與桓公爲主序績也○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爲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則是正乎曰非正也以其來會諸侯重之也來者何內桓師也于師前定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爲僅矣屈完曰大國之以兵向楚何也桓公曰昭王南征不反菁茅之貢不至故周室不祭屈完曰菁茅之貢不至則諾昭王南征不反我將問諸江○胡氏傳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其不稱使權在完也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桓公帥九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包茅之不入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從與同好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師退召陵以禮楚使卒與之盟而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爲盛而楊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縕而春秋美召陵是也

齊人執

陳轅濤塗稱氏者貶之陳之卿之大夫也陳氏已北者之後溢主辭中伐尊執也○左氏傳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閒共其資糧屝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公羊傳濤塗之罪何辟軍之道也其辟軍之道奈何濤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穀梁傳齊人執陳轅濤塗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不正其踰國而執也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內稱及外稱人皆將卑師少也○程子曰齊命也○左氏傳曰伐陳討不忠也○穀梁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公羊傳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穀梁傳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

葬許穆公左氏傳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斂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曹公孫名茲卿大夫公孫牙之子也書帥師將尊師衆也○胡書人將卑師少也書會而齊先序齊主兵也潛師掠境曰侵○左氏傳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胡氏傳曰楊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濤塗其斁矣夫桓公義明而德衰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於御遠中夏之盛謀不及致惡濤塗之策化於陘修文告之詞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懼之謹也存此心以往善自修有王德而管氏為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遽歸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兕猶未息也怨於是乎衰矣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舉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器小而器不宏也魏武雙得荊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所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亡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稱侵陳者深責之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晉侯獻公也世子名申生陳氏曰有虐而不見則其君之罪也是故申生以驪姬之譖自殺宋世子痤以伊戾之譖自殺直稱君殺而已矣以罪殺君也○左氏傳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至是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告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慼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尨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遂出奔翟○公羊傳曷為直稱晉侯以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穀梁傳目晉侯斥殺惡晉侯也○胡氏傳曰公羊子曰殺世子母弟目稱君者甚之也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使人得以竊議先儒以為大仁之賊也而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澄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嬖子配嫡亂之本也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此者其誰乎是故目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奪妃妾之不亂嫡庶之位從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嬖妾弃名門使嬖臣達嫡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杞伯姬莊公女已嫁於杞既來寧會也朝其子其子與之俱來行朝禮也○公羊傳其言來朝其子何內辭也與其子俱來朝也○穀梁傳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女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之

夏公孫茲如牟娶焉 左氏曰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及諸侯以會殊會也殊會之義有二會王世子尊之而不敢與抗也會吳知之而不使其抗也程子曰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故出諸侯會之首止杜氏曰衛地今汴路睢州襄邑縣有首鄉○左氏傳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公羊傳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世子也○穀梁傳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胡氏傳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目抗春秋抑彊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特書及以會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不可得而抗也使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等臣之下有序乎其上者則將矣正自天王而言欲屏臺其于使大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義也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敘禮秩而其義明使爭臣得伸其敬則貴有常尊上下辨矣聖書寧周公撫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覬何定矣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前書殊會所以尊王世子也此書諸侯盟是世子不預也○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穀梁傳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

而立乎其位是仍子也桓公臣王世子不子明其所為何也以見其不可也
天子微諸侯不享朝覲桓控大邦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
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侯亦所以尊天
子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不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之侯之
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胡氏傳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
止者書之重詞也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
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邦以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太子踐阼是謂襄王一
舉而父子君臣之道皆得焉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
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中國之爲中國以有父子君
臣之大倫也一失則爲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

鄭伯逃歸

不盟 左氏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
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
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公羊傳其言逃歸不盟者何不可使盟也不可使盟則其言逃歸何魯子曰蓋
不以寡犯衆也○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胡氏傳事有惡者不與焉
幸其善者不與爲恥乎丘之盟惡也請會無勤是以爲幸故貶書曰公不與盟
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爲恥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以諸
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之故病而乞盟如所喪何其書逃歸不盟罪亦大
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意也王惡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
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則何罪乎曰春秋通名
分尊天子而以大義爲主夫義者猶名分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
子尊卑世之事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歸乎子命而闕命非義春秋

人之者不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變舜之於父湯武之於君臣周公
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皆父子君
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爲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弦國
間在今汴光州光山縣○左氏傳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
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九月**

戊申朔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 程子曰書執而不書滅
自取之也○左氏傳晉
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啟寇
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其虞虢之謂也公
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
虢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
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
之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
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
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
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
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
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取虢之旂鶉之賁賁天策焞焞
火中成軍虢公其奔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鶉火中必是
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
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

〔丁卯〕

公罪虞且言易也○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爲不與滅
者亡國之善辭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穀梁傳其不言所於地縕於晉也
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
虞虢之相救非相爲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胡氏傳公羊子曰虞已
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若夫虞公地之縕
於晉久矣晉命行乎虞民信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謂貴爲天子富
有四海而身爲獨夫商紂是也貴爲諸侯富有一國而身爲獨夫虞公是也其
曰公者非存其爵猶可執也同也不言以歸略其爲匹夫之賤也臧下陽
之始而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春秋
譏利濟貪無厭之能亡國敗家審矣

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

鄭圍新城 書會而齊先序齊主兵也君親將故書爵圍者以兵環之也伐
鄭而圍其邑以討逃盟之罪也新城杜氏曰鄭新密也今滎陽
路鈞州密縣○左氏傳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
城也○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
圍何也病鄭也
著鄭伯之罪也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因伐鄭之師故書遂○
楚人將卑師少也諸侯
左氏傳秋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
救許乃還○穀梁傳善救許也 **冬公至自伐鄭** 許穀何也大伐鄭
也○胡氏傳齊自召陵之後加服四夷威動諸夏合六國之師圍新密之邑
宜若摧枯拉朽而不能有濟力者多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

又伐許罪分矣救之之義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見書救
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者也善之大也何以致久也

〔庚辰〕

七年春齊人伐鄭 齊人將卑師少也諸侯伐鄭而楚圍許遂釋鄭而
救許故齊人再伐之欲使服也○左氏傳齊人伐
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
斃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對曰朝不及夕
何以待君○胡氏傳將卑師少稱人譽罪致討曰伐
鄭伯將華即晏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治之 **夏小邾子來朝** 郳
稱小邾
始見此 **鄭殺其大夫申侯** 申姓侯名鄭之命大夫也○左氏傳陳
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已於召陵故勸之城
其賜邑曰美城之大名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爲之請於諸侯而城之美遂
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是年鄭殺申侯以說于齊
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
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
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
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公羊傳其稱國以殺
何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穀梁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胡氏
傳孔叔言於鄭伯曰君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又是殺
申侯以說于齊國以殺者罪累上也不知自反以息曠而徒殺其大
夫信失計矣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則足以殺身而已矣 **秋**

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鄭所納盟不書同齊侯主盟也寗母杜氏曰魯地今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左氏傳曰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太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君若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爲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爲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穀梁傳衣裳之會也

曹伯班卒 昭公名班子襄立是爲共公不日缺文也 **公子友如齊** 寗盟而聘也 **冬葬曹昭公** 不書月日缺文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齊侯主盟故不書同王人微者故不致盟洮杜氏曰曹地今□□□南路洮濮當是會後也○左氏傳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處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穀梁傳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乞者處其所而請

與盟者之也○胡氏傳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貴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貴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備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以私好出聘者不稱其使以私情出討者止錄其名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諸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內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乞者卑遜自屈之辭也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而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變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謹也

夏狄伐晉 ○左氏傳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虢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眾狄虢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胡氏曰僖公始以妾母爲夫人故舉前代妾母皆致之廟也迎先生曰僖公夫人也夫人至必有告廟之禮今乃因禘而告乎故書禘于太廟用致夫人見其失禮也○左氏傳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也○穀梁傳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胡氏傳魯禘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禮樂也成其位則行其禮樂則民樂故雖禘太祖周頌也而其時則相緣與公天子禮樂周公人臣不敢其分尊矣而以天子之禮亂名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嘆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太廟是誣也□不非所以事乎其先矣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當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彊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爲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周惠王□太子鄭立是爲襄王不書葬魯不往會也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桓公名御說子茲父立是爲襄公○左氏傳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公羊傳宋公御說卒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宰周公周太宰食采於周宋子襄公也未踰年之君也書子葵丘杜氏曰宋地今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程子曰天子之宰出世子盟故不殊會○左氏傳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公羊傳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爲政者也○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宋其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

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胡氏傳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可以二公下行冢宰之職爲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服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二公下行冢宰之職也所以然者二公與王坐而論道周雖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不可易與也夫以冢宰兼二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不可比矣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伯姬莊公女也未嫁故不繫國○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穀梁傳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程子曰言諸侯盟于宰周公不與也○左氏傳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爲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于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胡氏傳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

討貳講信而不詐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見盟之
矣諸侯咸諭乎桓公之志蓋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而再書葵丘
美之也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
詞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甲子晉侯詭諸卒不書葬不往會也○左氏傳晉

獻公卒里克平鄭欲納文公故以二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
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
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
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里克晉大夫奚齊獻公子驪姬所生者獻公雖以爲子而未立故不書君而書其君之子○左氏傳及里克將

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
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
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
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公羊傳此
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齊何弑未踰年君之號也○穀梁傳其君之
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胡氏傳
殺奚齊而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人君擅一國
之名寵爲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爲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當不明
上公也其所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亦能使人之
不子也周幽王嘗黜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晉獻公亦殺世子申
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
德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
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爲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
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爲人彘者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罷盟而朝也

狄滅溫溫子奔衛溫蘇氏國子爵

在今懷孟路孟州溫縣○左氏傳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

晉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卓獻公之子驪姬娣所生者荀息立之故稱君荀息稱大夫與孔父之義同○左氏傳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弑公子卓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

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荀息有焉○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
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舍孔父仇牧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
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奈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
也荀息傅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
里克傅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
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
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
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
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穀梁傳以尊及卑也荀息閑
也○胡氏傳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克
者世子申生之傅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之以其故
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祿容身使獻
公殺適立庶之謀者欲成其君過之名以立其弑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
罪得乎使克明於此之義據誅以動其君欲節不當於大夫以撥其黨
多難之故以發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
明者義焉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折免自謂
智矣而終亦不能免卒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
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爲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篡弑之罪
克之謂也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弑而死於難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
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曰息既從君於昏不
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受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弑逆相
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
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
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北戎山戎也地在今平原路

晉殺其大夫里克里克晉大夫○左氏傳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

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弑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
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公羊傳里克弑二君則曷爲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
公里克也里克弑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爲殺之惠公
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爲
不言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齊則曷爲不爲
桓公諱桓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不爲之諱本惡也文公之享國也短
美未見乎天下故爲之諱本惡也○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弑二君
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

何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爲
重耳弑奈何晉獻公伐虢得驪姬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奚齊稚曰卓子驪姬
欲爲亂故謂君曰吾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畏胡不使大夫將衛士而衛
冢乎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子曰驪姬夢夫人趨
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衛士而往衛冢乎世子曰敬諾築宮宮成驪姬又曰吾
夜者夢夫人趨而來曰吾苦饑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使祠也故獻公謂世
子曰其祠世子祠已祠致福於君君田而不在驪姬以酖爲酒藥脯以毒獻公
田來驪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驪姬跪曰食自外來者不可不試
也覆酒於地而地賁以脯與犬犬死驪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
也子何遲於爲君君喟然歎曰吾與女未有過切是何與我之深也使人謂世
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不入自明則不可
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已昏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驪姬必死驪姬死則吾
君不安所以使吾君不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爲寄矣
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爲弑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胡氏傳里克
弑二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詞書者惠公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爲弑
者爲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則里克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
人爲爾君者不亦病乎里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臣
聞命矣伏劍而死若惠公與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爲世子傅世子死非其
罪而大夫不能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夫雖
殺之猶不忘先君之命乎則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
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

秋七月○冬大雨雪春秋之冬今之秋八月九月冬十月也北

而以其罪當殺書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左氏傳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胡氏傳案左氏丕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曷爲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實皆黨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春秋以大義公天下爲誅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於多忌濫刑危其國也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胡氏[illegible]許館以先乎陽穀之會爲大雩傳公閔君不能信任齊桓相敬其忽而更與之伊肆於罪學身已見戒於天如此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日衰故楚人伐黃不能救凡此類屬詞比事直書于策而義自見者也 秋八月大雩 譏旱也○穀梁傳雩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 冬

楚人伐黃 以其從齊也○左氏傳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胡氏傳案穀梁子曰貫之盟管仲言於桓公以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卒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遠國慕義背夷即華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春秋之所取也故兵城守更歷二時告命已至而擐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中國之義矣故強楚得恣不書伐滅黃而書伐者罪桓公救與會留而又不能救也

通志堂 王韵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不書朔缺文也 夏楚人滅黃 左氏傳黃人恃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胡氏傳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二以歸者既無死難之節又無克復之志含貝牛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爲重許斯頓牂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托於諸侯猶得寓禮其罪爲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焉者矣安豐爲合於許爲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其書滅者見夷狄之彊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彊暴不得其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者也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宣公名杵臼下諡正是爲穆公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胡氏傳齊桓公爲陽穀之會是肆于龍樂其行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于蹊書其費息矣然後狄人窺伺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息帝王之道春秋之去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在書于策其義則聖門者戰歲言音表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葬陳

宣公○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齊侯爲王也鹹杜氏曰衛地今大名路開州濮陽縣東南有鹹城○左氏傳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 秋九月大雩○冬公子友如齊 此亦罷會而聘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諸侯既會于鹹之諸侯前此凡經緣陵杜氏曰杞邑今益都路濰州昌邑○左氏傳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公羊傳孰城之城杞也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脅之曷爲不言徐莒脅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爲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爲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也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穀梁傳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胡氏傳緣陵杞邑也鹹之會將以謀杞也以不書城則異於邢書諸侯而不序則異於楚丘再序一國之師何也邢自遷而文故再列以國之師而書城也序楚丘美其得救患分災之義而於鹹之會終也一說杞今緣陵而遷杞焉則其事專矣故前自後凡在書者皆於不序也爲秋東伐虞則野與曹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請其帑輿馬凡爲民之用其力尤勤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以城楚丘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爲人以義言之則城緣陵爲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也許者城邢之師而罪及楚丘之迹責王賤霸尊桓文以正寺人之體也明此義則知曾西不爲管仲孟子畏仲由之說矣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姒姓子爵國在今益都路沂州承縣季姬莊公女僖公之妹使自擇配故鄫子遇防而使來朝失道之甚也左氏謂季安寧而止之誤也季姬於十五年九月始嫁此方使之來朝而求婚書曰使來朝罪其責也左氏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公羊傳鄫子曷爲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穀梁傳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己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鄫子也○胡氏傳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書其字若紀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是也此季姬書字而未繫者國其女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爲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諸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鄫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也非禮之甚者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鄫子國君而季姬使之朝病鄫也鄫有衛禮女之嫌其不是之甚乎蓋魯僖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于防而使以季姬之賢有孔孟之德有伯當之賢愛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夫以以之嫁而得其所也故稱及稱遇稱使以爲後世戒也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沙鹿晉山名杜氏曰平陽元城縣有沙鹿土山在今大名路濬州霍州趙城縣明而知之故不書○左氏傳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公羊傳沙鹿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穀梁傳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日重其變也○胡氏傳沙鹿晉地也卜偃曰期年必有大咎國幾亡詩稱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而幽王之時亡也書沙鹿崩於前書晉侯獲於後其有應乎不有其害

通志堂 王韵

陳厲公……春秋畏……也其垂戒明矣人恐懼修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穆侯名肸甲午……晉侯……為……不書月此缺文也○穀梁傳諸侯時卒惡之也 狄侵鄭秋以地叛之信是有秋 冬蔡侯肸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朝也 楚人伐徐楚人將……也○左氏傳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齊主盟故不書同救徐而諸侯盟于牡丘欲以救徐因爲……書次于匡譏不即救也牡丘杜氏曰地闕匡衛地……杜氏曰衛地今……梁路雖州裏邑公孫敖曹大夫慶父之子也……徐……曹伯大夫功……齊伯之伯業衰矣政自大夫出之所由始也○左氏傳……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救……其事之曾也……繼事也大止也有畏也……救何也以……胡氏曰……以……大夫……以形勢……有……撓救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見……以……書之……諸侯……以……書大夫帥師而……傳不行見……中國之志怠矣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而……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能……不息也誠也……而……不……能久……以……

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日不書朔缺文也○左氏傳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厲國在今……州……○左氏傳伐厲以救徐也 八月螽……九月公至自會……公羊傳……公之會……致此何以致久也 季姬歸于鄫……故……書……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己卯晦九月晦日也……夷伯……魯大夫也……左氏傳……因事以見……廟……何……震……何……者……之……因……

……之……者……庚……何……也……之……大夫也……魯大夫也……天……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

冬宋人伐曹……左氏傳……

楚人敗徐于婁林婁林杜氏曰徐地今……泗州臨淮……○左氏傳徐恃救也○穀梁傳夷狄相敗志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

……杜氏曰……地今……同州韓城縣……氏曰……晉侯……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群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群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鬥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眾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其戚也寡人之從晉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皇天后土實聞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大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縶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大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其君祇以成惡且史佚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貳圉也眾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呂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眾曰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眾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衁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僔沓背憎職競由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人慼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爲怨秦不其然

經082-069

曰長君之也以欲亡從[illegible]之外[illegible]慶父曰[illegible]行于野以君命殺之不死又使歹刑非人[illegible]臣而不臣行於焉入十一月晉侯歸且[illegible]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官司焉○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君獲不言師敗績也○穀梁傳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胡氏傳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見秦伯也書伐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為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貪愛怒鄰而加秦伯也然則秦穆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重於師也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與大夫敵也君為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為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民為貴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世法故以君為重師次之堯以天下命舜舜亦以命禹由此者先此經世大常而仲尼蓋祖述之也雖且義不行然後敘述之書有託以為民師爭君殺而亂者矣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隕石自空而隕也于宋都之隕其數有五此宋災異也故書程子曰自空凝結而墜者[illegible]有隕石不又名曰隕○左氏傳隕星也○公羊傳曷為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穀梁傳先隕而後石何也隕而後石也于宋四竟之內曰宋後數散辭也耳治也○胡氏傳隕石自空[illegible]而隕也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人事感於下則天變應於上苟知其故以恐懼修省則可消矣 **是月六鷁退**

飛過宋都 鷁水鳥名程子曰退飛倒逆飛也必有氣驅之○左氏傳風也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公羊傳曷為先言[illegible]是月[illegible]何以不日晦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雖有事不書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鷁六鷁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鷁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鷁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穀梁傳是月也決不日而月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鷁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鷁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子之於物無所苟而已石鷁且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故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胡氏傳退飛者氣逆驕而飛也石隕鷁飛而得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賀於物象之變不書矣此宋異也何以書乎曾史可見當時諸國有非所當告而告者矣何以不能乎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宋襄公以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五石隕六鷁退飛不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盂之執又明年有泓之敗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稱字聞諸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後為季孫氏○胡氏傳季者其字也友者其名也大夫卒而書名自為何命之世為卿也季子申賢在僖公有翼戴之勳仲遂在宣公有援立之力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望賓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譏其亂紀之端啟世官命之罰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胡氏傳內女嫁於諸侯[illegible]則記其卒[illegible]然而有[illegible]可以例卒者也宋伯姬在春為叔女既嫁矣[illegible]婦不為義而不與比行之趨絕卑卑者既書其卒又載其葬僖公鍾愛季姬使自擇配季姬不待自克以禮自要而行雖書其卒因舊史所以重夫婦之道正人倫之紀明王教之始也以此防民猶有嫁娶立廟聚朝責示後者見臨相亂如綠此帝之所以[illegible]女者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孫氏後為叔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諸侯王會于此淮杜氏曰臨淮郡今淮安路泗州臨淮縣也○左氏傳謀鄫且東略也城鄫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齊王兵書人將卑師少也英氏杜氏曰偃姓國也○胡氏曰英氏皋陶之後楚與國也今廬州路六安州有英山縣○左氏傳以報婁林之役也 **夏滅項** 魯滅之也公穀謂齊滅非也程子曰滅人之國罪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取今項之滅君在會季孫之所為也故不諱項子爵姬姓國在今汴梁路陳州商水縣○左氏傳師滅項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公羊傳孰滅之齊滅之曷為不言齊滅為桓公諱也春秋為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穀梁傳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

而不知己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其始善善樂其終桓公嘗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之諱也○胡氏傳季在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為討而止公此滅項者魯也以為桓公滅之非也信乎考於經者有書外滅以不言國名如齊師滅譚是也未有書內滅而直言國者如取鄟取邾取[illegible]也由此知項為魯滅無疑矣然聖人於其事而君臣之義凡大臣以[illegible]與其詞而為之諱今此滅項其惡大矣而不諱乎其事有為之臣子者君父者也故成公取鄟襄公取邿昭公取鄫皆人之滅而書取程氏以為在君則當諱是也若夫滅項則僖公在會季孫所為爾政之臣擅權為惡而不與以專此春秋明君知臣不為明爾周之道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聲姜也卞杜氏曰魯邑以會地今益都路兗州泗水縣○左氏傳聲姜以公故會齊侯于卞 **九月公至自會** 左氏傳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齊桓公名小白五公子爭立以是於君謂左氏曰桓公雖能用管仲有一匡天下之功然仲本無正心誠意格君之學使之於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公子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家法不正也○左氏傳初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

苟何也以不正入虛國故稱鄭焉爾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 宋公以兵納孝公

齊孝公昭也昭雖不當立而有先君之命無虧雖長當立而無先君之命故不書而止以伐齊爲文○左氏傳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公羊傳宋公會曹伯衛人邾婁人伐齊○穀梁傳非伐喪也 夏師救齊 救齊也○胡氏傳書師救齊者內將卑師衆也曰師救者善則伐者惡矣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甗齊地○杜氏曰齊地程子曰書宋及曲在宋也奉少以奪長其罪大矣齊師敗績見齊臣也○左氏傳宋敗齊師于甗立孝公而還○公羊傳[illegible]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春秋伐者爲客戰者爲主曷爲使齊主之與襄公之征齊也[illegible]桓公死豎刁易牙爭權不葬爲是故伐之也○穀梁傳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胡氏傳伐齊之喪奉少奪長其罪大矣書宋師及者爲王命齊人受伐以宋爲主者曲在宋也凡師有爲而出者書齊師敗績者齊臣也或曰桓公管仲嘗屬孝公於宋襄以爲世子矣則何以不可曰不能制命於天王欲輔鄭伯以從楚春秋猶以大義裁之而不與也桓公君臣乃欲以私爭奪長幼之節其可乎嘗不見宋王與仲山甫爭魯侯戲括之事其後如之何也春秋深罪宋公大義明矣 秋救齊 善狄救所以罪宋也者惡之○見其伐喪○胡氏傳書狄救齊者[illegible]秋也

一年而末[illegible]人許之[illegible]爲不稱人[illegible]若中國諸侯之罪也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齊亂是以緩○胡氏傳稱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四年而改葬雖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然而不能以正終如以兵車之會加之知其在人者已乎在猶四郊之動其國宋而莫之恤至於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深矣春秋明道正義不急近功不規小利於齊桓晉文之事有所貶而無所褒以此 冬邢人狄人伐衛 [illegible]胡氏傳以狄稱人爲進之歟然則邢稱人亦是進之乎[illegible]少也胡傳以狄稱人進之也其義不來進之可也以夷狄伐衛而進之可乎[illegible]人非[illegible]稱人進之也[illegible]衛而所以罪齊也齊當亡而衞[illegible]救故以[illegible]亡唯之勝也桓公方沒不念舊恩[illegible]之雖伐其喪下[illegible]矣以直報怨人之公也以怨報天下之私也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刑戮之民也至是人理亡矣桓公攘夷狄安中國免民於左衽諸侯不以其[illegible]而坐視衛書狄伐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書狄人伐衛所以見救齊之善功近而忘遠矣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執拘而囚之也宋襄欲[illegible]齊桓之伯

自伐齊而奉少奪長今宋人又執滕子是以力不以德也○左氏傳宋人執滕宣公○胡氏傳執之是非決於稱人與稱爵而見執者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惡皆不名而滕子獨名見可有罪焉爾夫以齊桓之盛九合諸侯不以兵車雖以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滕介齊宋之間不與衣裳之會者二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事大國其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者其罪也苟爲有罪雖見執則宜宋[illegible]以稱人不得爲伯討乎執雖以罪不歸于京

而執非其罪也稱人惡其執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宋襄圖伯也曹人邾人微者也曹南曹都之南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鄫子後至故不及曹南之盟而會于邾執而用之用以祭神也殺國君以祭神大亂道也○左氏傳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爲用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爲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伯不亦難乎得死爲幸○公羊傳鄫子會盟于邾其言會盟何後會也己酉邾婁人執鄫子用之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穀梁傳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己以求與之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衈社也 秋宋人圍曹 曹同盟一國宋襄圖伯一年之中虐二國之君今宋人又圍曹南口血未乾令復圍曹者討不服也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襄公不能內自省德而急於合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服曹南之盟卒不能成功○胡氏傳其曰宋人圍曹同盟之不足以不信乎求兵以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漢高祖約七國而吳楚敗東郡爲憾最而當[illegible]曲書文宗切於疑爲害父宋聞國中[illegible]見小利欲速其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紀書爲宋襄公不能謀而知其好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雖見其得如化工賦象[illegible]情不衍[illegible]非特畫筆之[illegible]其形[illegible]故春秋者化工也非畫筆也 衛人伐邢 [illegible]報役之師也而左氏以爲[illegible]而[illegible]

此之類皆當德衰勢而以爲然可也○左氏傳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於山川不吉寗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雨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此與盟之始內稱會外稱人皆微者也○胡氏傳盟會之微者也而胡氏謂稱人爲貶又以之好也○胡氏傳何以不書人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也則爲此盟者乃公與陳蔡楚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爲內則及公外則人諸侯與其大夫是盟也楚人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也莊公十年荊敗蔡師始見於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號舉夷狄之也僖公元年改而稱楚經亦書人於是乎貴賤外與公世皆止書人而不書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伯業能制其強故也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爲此盟故春秋深諱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蓋深罪之也又一年復盟于鹿上又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乎大張列位於陳蔡之上而書爵矣聖人書此豈與之乎所以著夷狄之強爲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故深卑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始也 梁亡 梁嬴姓伯爵國在今秦元路同州郃陽或曰有闕文○左氏傳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公羊傳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魚爛而亡也○穀梁傳自亡也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如加力役焉湎不足道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梁亡出惡正也○胡氏傳[illegible]曰秦[illegible]暴取人之國梁而不書其

戮力在己衆人之危也衆人之既難易知也然取亡滅春秋之作聖人之所以明微也求本穆謂田獵而亡何哉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古者諸侯朝修其業令晝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其百工無使慆淫而後即安故克勤于邦度土功者禹也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者文王也凡有國家者土地雖廣人民雖衆兵甲雖多城郭雖固而不能自強於政治則日危月削如火銷膏以滅亡而其覺也而况好土功輕民力溺於聲色心昏而出惡政者乎其亡可立而待矣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南門魯城南門也又名稷門新者有故之辭作者更作之也更舊而變其制故言新作○左氏傳書不時也凡啟塞從時○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門有古常也○穀梁傳作爲也有加其度也○所名故也非作也南門者法門也胡氏傳言新者有故也言作者創始也其曰南門者南非一門也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書新作以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也昔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于策以見勞民爲重事而况輕用於所不當爲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矣奚斯爲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國之子弟二者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垂教之意深矣

夏郜子來朝公羊傳郜子者何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五月乙巳西宮災西宮魯別宮也火曰災○公羊傳西宮者何小寢也小寢則曷爲謂之西宮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西宮災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謂之新宮則近爲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以是爲閔宮也

鄭人入滑鄭人將卑師少○左氏傳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書人微者也齊爲王○左氏傳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爲王何也其爲主乎救齊

冬楚人伐隨隨姬姓侯爵國在今□州路隨州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爲邢侵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宋爲盟主乎齊楚也人皆微者也鹿上杜氏曰宋地今河南府路亳州鹿邑縣○左氏傳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

夏大旱左氏傳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公羊傳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旱時正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宋爲主於會先序諸好而執盟主以伐其國失道之甚也盂杜氏曰宋地鄭氏曰鄭地今據孟路孟州程子曰宋率諸侯爲會而楚執會主諸侯莫違故以同執爲文○左氏傳秋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公羊傳孰執之楚子執之曷爲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也○穀梁傳以重辭也○胡氏曰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莫之救會主無辜以聽而莫之違其不勇

□義而莫救□□於陳蔡之上而以同執爲文以楚之贊襄會服諸五國之衆何弱於楚然亂也之會譎如一會其氣咸怛敵國奉雖虎狼猶不敢動况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於荊楚乎宋以乘車之會往而楚伏兵車以執之則宋自楚由其義也明雖以匹夫自反而縮猶不可取况南面之君也哉然春秋爲賢者諱宋公見執不少隱之何也夫盟主者所以合天下之諸侯攘夷狄尊周室者也宋公欲繼齊桓之烈而與楚盟會是攘夷狄尊周室之義乎故人宋公於鹿上之盟而盂之會直書其事而不隱所以深貶之也

冬公伐邾止曰伐某內稱單師少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宜申楚大夫捷伐宋所獲也楚使來獻欲威魯也書曰獻抑楚之辭不曰宋捷爲中國諱也○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爲執宋公貶曷爲爲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爲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釋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然後逆襄公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爲不言捷乎宋爲襄公諱也此圍辭也曷爲不言其圍爲公子目夷諱也○穀梁傳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胡氏傳以伐楚伐宋而與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也以乃王而討之可也宋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而伐兵車執之也上又以寶獻何伐之使而不受其罪而致討不出此而以取之傳不能申大義以攘荊楚尊中國故不曰宋捷特爲魯諱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諸侯即會盂之諸侯也薄杜氏曰宋地在今□□路睢州考城縣○左氏傳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公羊傳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爲爾也公與爲爾奈何公與議爾也○穀梁傳會者外爲主焉爾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胡氏傳會于薄不書其所爲獨書釋宋公者衆以爲楚故名爲宋楚子不討而釋之以其實書也盟不書所爲而盟于薄書釋宋公者宋公主會而蠻夷執之戎狄將臨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變春秋之所謹也宋襄是夷狄又爲中國主會欲將臨人而食之也國目既不能申大義以抑其暴使宋公見釋出自天子與中國而顧與歃血要言宋楚子以釋之是縱大惡自楚出此罪已甚其矣故書會盟書釋皆不言楚子爲魯諱以深貶之也諱不與楚專釋是已或以爲嘉我公之救恐誤矣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風姓子爵國在今東平路須城縣○左氏傳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修祀紓禍也反其君焉禮也○胡氏傳案左氏須句風姓實司太皞與濟之祀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焉

若如是固僖當明攻僞以寳之何以責取乎不諱夕王而何專屬與奪捕者謀動干戈於邦內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非所以為禮也與收寧者無以異矣**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宋主兵鄭伯也鄭從楚故伐之〇左氏傳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杜氏曰魯地內邾及外頌人皆將卑師少也〇左氏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小蜂蠆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穀梁傳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內諱也胡氏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冑懸諸魚門此稱邾婁復之以矢益自職于升陘始也而自是敗績邾亦幾亡所師後害及內國亦異於諸吳楚亂之兵矣故諱不言公而書及內以諱為敗**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宋公親將故書爵楚人將卑師少也〇泓水名杜氏曰宋地書及書敗責宋辭也〇左氏傳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不可赦也已弗聽冬十一月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

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〇公羊傳偏戰者日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厄人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未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〇穀梁傳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卑以師敗乎人則驕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戰以為復雩之恥也雩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之喪執滕子圍曹為雩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被甲嬰冑非以興國也則以征無道也豈曰以報其恥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司馬子反曰楚眾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須其出既出旌亂於上陳亂於下子反曰楚眾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眾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為人言之所以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為言信之所以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為道道之貴者時其行勢也〇胡氏傳泓之戰宋襄公不阨人於險不鼓不成列先儒以為

致仁乎哉襄公之所以敗也而春秋不與何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先後者王政之本也襄公伐齊之喪奉少奪長使齊人有殺無虧之傷此皆襄公之所以亂其國者罪一也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德而一會虐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盍姑自修而無闕然後動而興師之罪三也凡此三者不仁非義襄公敢行而獨愛重傷與二毛不何異盜跖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陳仲子以避兄離母居於陵為廉乎夫計未遺本飾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繁而不殺而宋襄公書及以深貶之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杜氏曰宋地今濟寧路濟州金鄉縣〇左氏傳以討其不與齊也〇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〇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不正其以惡報惡也〇胡氏傳齊何同之餘業也非襄公既敗于泓荊楚之勢方張若宋既無自而國攘夷狄無是與晉之舊伐之此先義之所不與者也故書伐而書圍邑所謂其罪且者前猶依何以不為收乎鄭與楚合為陵中國以公伐之接夷狄也與楚戰至敗身傷而諸侯伐之殺中夏也其書罪矣宋不會同辭**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襄公名茲父子嘗立是為成公**秋楚人伐陳**左氏傳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冬十有一月杞子卒**杞本公爵又改伯又改稱為子以國弱而自從夷而降之也陳蔡鄭皆從楚未嘗降之則知自

二十三年杞改朋矣朱子曰杞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土地極小財賦不多故寧甘心於子男之列從子男之禮以事霸主之貢而其爵則貶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也〇左氏傳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告終稱嗣也以繼好息民謂之禮經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〇胡氏傳杞東樓之後也杞用夷禮以為杞實稱伯而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以其卒以夷狄之此說是也〇或曰信斯言也是春秋以詩書何謂與才以名實予奪天下之事也而允謂於華夷之防中國而夷狄則夷之以為中國也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人類滅矣留得經曰其朝也其黨也長不亂華成公突之恥而稱子存諸夏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左氏傳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貪惏王又啟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弗聽**秋七月〇冬天王出居于鄭**因王子帶之亂也天子以四海為家而書出居于鄭何也守之大之受王以播遷也〇左氏傳昭公有寵於惠后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頹叔桃子曰其怨我使奉太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欿國人納之秋頹叔桃子奉太叔以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鄭處于氾太叔以隗氏居于溫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氏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鄢父告于秦天子無出

[illegible]于天王出居于鄭[illegible]不可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公羊傳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曾子曰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此之謂與○穀梁傳天子無出出失天下也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胡氏傳京師人入曰王曰叔父請鄭不聽命王怒使頹叔桃子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以其女隗氏為后處既而不聽大叔帶通於隗氏王廢隗氏狄人怒叔帶以狄師攻王王適鄭處于汜自周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夫鄭伯不子固有罪矣襄王不知自反念其先命之未順也忍小忿輕絕親以[illegible]外[illegible]而寵[illegible]違出狄師是用夷制夏如木之[illegible]拔其本也不亦宜乎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為室而四方歸往謂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謂不能家天下矣又[illegible]其室而不得居是寄生之君[illegible]而書出以為後戒[illegible]戒之兵以伐[illegible]而世有戎狄之偪[illegible]藉狄之力以取唐而卒有播遷之禍詩[illegible]以[illegible]之謂歟春秋戒襄王所以出者言信夷而華夷之何可不謹夫居者[illegible]其所有之

晉侯夷吾卒 不日缺文也○公名夷吾子圉立是為懷公奉祀 公納獻公子重耳立是為文公不書不來告故也 稱出而曰居者若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illegible]反正存天理之意也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楊先生曰○胡傳皆曰滅同姓故名然[illegible]滅[illegible]同姓也而不名何也[illegible]而滅之衛也戎曰天子出居于外而不能救今而又滅同姓其惡甚矣故名之以[illegible]戒也○左氏傳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衛人伐邢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公羊傳衛侯燬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同姓也○穀梁傳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胡氏傳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於諸侯不生名滅同姓則名者謂其絕先祖之裔而貴其血食之民故生而書名王法不容其也聖人與天地合德與人[illegible]理而絕其祀同姓[illegible]同為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殊豈端本而無分分殊之辨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之失義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等乎然則晉滅虞虢亦同姓也何為不名曰諸侯滅同姓則名其常也有名有不名則之變也[illegible]雖[illegible]以伐衛而經無譏文者為能救齊也衛人習不反思而遷怨於邢又盡禮於昆弟仕焉誘其守而殺之于外與虞公貪璧馬以易郜因及其身者其情罪矣春秋原情定罪而衛燬罪名蓋特重之[illegible]也若[illegible]楚則[illegible]號稱王而聖人[illegible]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衛文公名燬子鄭立是為成公 [illegible]

宋蕩伯姬來逆婦 公羊傳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言來逆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穀梁傳宋蕩伯姬來逆婦婦人既嫁不踰境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辭也○胡氏曰蕩伯姬女也而為蕩氏[illegible]其使嫁不見於經者[illegible]大夫故也今來逆婦而[illegible]之見公失禮下大夫之婚是[illegible]朝廷[illegible]自逆婦其失[illegible]矣

宋殺其大夫 稱氏以稱國以不稱名氏闕人也與莊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同而殺累[illegible]為一例殺不以其罪也○公羊傳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illegible]楚[illegible]圍也頓姬子頓國在今[illegible]○左氏傳

[illegible]追楚師[illegible]及陳[illegible]納頓子于頓○[illegible]傳師以[illegible]○穀梁傳內者納非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目之蓋納頓子者陳也胡氏傳書陳納頓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何以不與[illegible]先氏之後不能以禮安頓[illegible]國[illegible]小國附於人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受狄伐義以正諸夏也故書曰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其責中國[illegible]夷狄不正本自治之意也

葬衛文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衛子成公也未踰年之君例稱子慶莒大夫名○左氏傳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穀梁傳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寧速盟于向 寧氏速名衛大夫向莒地○左氏傳公會莒茲丕公寧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穀梁傳公不會大夫其曰寧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illegible]也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不及 [illegible]

夏齊人伐我北鄙 [illegible]

衛人伐齊 [illegible]

公子遂如楚乞師 [illegible]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 [illegible]

[illegible]

冬楚人伐宋圍緡　左氏傳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 [illegible]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公至自伐齊　[illegible]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illegible]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illegible]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illegible]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illegible]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illegible]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illegible]

[illegible]

楚人救衛　[illegible]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illegible]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illegible]

所承而於[illegible]入地而說執其君入於其國累[illegible]致焉[illegible]
以曹伯畀宋人論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亦多矣使亂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高道不足尚也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晉上兵[illegible]親將故書爵諸國稱師將卑師衆也城濮衛地今東昌濮州朱子曰文公伐衛以致楚是謀以取勝其譎甚多故聖人以論而不取之○左氏傳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鬭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在此爲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公羊傳此大戰也曷爲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則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大夫不敵君也○胡氏傳楚稱人貶也[illegible]當此時晉師避楚三舍請戰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晉得臣雖從晉師然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是未有必戰之志也先軫謀以許曹衛以攜其黨拘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志厲矣故楚師請戰而及在晉侯誅其意也荊楚恃彊凌蔑諸夏滅黃而霸主不能恤敗徐于婁林而諸大夫不能救[illegible]中國盟主而在會者不敢與之爭今又[illegible]合[illegible]圍宋[illegible]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役則民其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詞稱揚其績而春秋所書如此其略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楚[illegible]王[illegible]盟之功[illegible]高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知此說則曾西不爲

管仲而仲尼孟子羞稱者[illegible]行而不掩其有以夫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楚卿大夫[illegible]子玉自殺也○左氏傳初楚子玉自爲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畀余余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爲之況瓊玉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胡氏傳事在左氏晉師既克曹衛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晉侯在外十九年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楚子怒少與之師惟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而不止也子玉從晉師文公退舍辟之楚衆欲止子玉又可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罪矣而楚子知其不可敵又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爲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illegible]輔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爲來世之永鑒矣

衛侯出奔楚

胡氏傳諸侯失國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公之罪也衛侯失守社稷[illegible]文公何罪乎衛之[illegible]文公爲之也初晉侯[illegible]衛侯衛人不與[illegible]四善之[illegible]歸[illegible]而殺[illegible]而其無由也而爲一封[illegible]而功臣不競世祖[illegible]文書而反[illegible]使文公釋其所奔于[illegible]京師兄弟相[illegible]君臣交訟[illegible]之咎也夫心不外者乃能統大衆智不[illegible]者乃能斷大事文公欲主夏盟取威定霸而[illegible]動[illegible]若不勝任者怒智自私而心不實也春秋於衛侯失國出奔不以其罪名之而重文公之咎蓋端本澄源責備賢者之意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

晉文主盟故不書同衛子叔武也立未踰年之君例書子盟[illegible]王也襄王自二十四年出居于鄭于今五年故晉文某納之踐土杜氏曰鄭地○左氏傳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穀梁傳諱會天王也○胡氏傳踐土之會天王下勞晉侯而不書何也諱天王東遷所存者號與祭爾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晉文之爵雖曰侯伯而號令天下幾於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實[illegible]與其名存其實[illegible]之是故天王下勞晉侯于踐土則沒而不書[illegible]以全名[illegible]所以別君臣也[illegible]召君則書天王狩于河陽以其名[illegible]以統其實[illegible]所以[illegible]也夫以此而天下之大倫尚存而不滅矣衛侯奔楚[illegible]書名[illegible]其位也叔武受盟而攝衛[illegible]子[illegible]以爲君也此見聖人[illegible]罪晉文[illegible]行私[illegible]中國[illegible]

陳侯如會

陳侯後會而至不及盟故書如會○公羊傳其言如會何後會也○

穀梁傳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

公朝于王所 公羊傳曷爲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也天子在是則曷爲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穀梁傳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胡氏傳朝不言所言所非其所也朝于廟禮也於外非禮也有虞氏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周制十有二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嶽亦何必于京師于此則復爲禮乎古者天子巡狩於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嶽有常所其官寺道塗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共給器度可以預備故國不費今天王下勞晉侯公朝于王所則非其時與地矣自秦而後巡狩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卒不辦被誅民庶以煩勞不給生厭苦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是其可以不朝乎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之變也春秋不以諸侯就朝爲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爲貶正其本之意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楚納之也○左氏傳六月晉人復衛侯寗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爲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歂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歂犬走出公使殺之○穀梁傳自楚楚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鄭之名失國也

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衛大夫也衛侯入故出奔○胡氏傳衛侯失國出奔則不名復歸國何以名殺叔武也叔武者衛侯之弟也晉文公有志於衛侯而不釋然乃逐衛侯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復也於是乎己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而疑其弟則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衛侯不信其言然殺叔武是不念鞠子哀而以爭國爲心亂民彝滅天理其爲罪大矣此其所以名也元咺由是走之晉而訟其君然衛侯初歸日稱復再歸何以不稱復予春秋立法嚴而待人以恕鄭之初歸雖殺叔武猶名之矣猶意其或出於誤而能革也是以稱復及其再歸又殺元咺及公子瑕則是終以爭國爲心長惡不悛無自艾之意矣是以不稱復其曰歸于衛者易詞也諸侯納故稱復者繼之也不稱復者絕之也而國非其國矣

陳侯款卒 穆公名款子朔立是爲共公不書日缺文也不書葬不會也

秋杞伯姬來 來寧成風也

公子遂如齊 罷盟而聘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人于溫 晉文主會故先序陳子共公也未踰年故稱子會于溫遂狄而納王也溫本畿內邑爲狄所滅今懷孟路孟州溫縣○左氏傳冬會于溫討不服也○穀梁傳諱會天王也

天王狩于河陽 天王周襄王也河陽衛地今懷孟路孟州河陽縣襄王居鄭於今五年晉侯率諸侯奉王狩于河陽然後納于京師不書納王見諸侯之不即納也項氏曰考之於經天王避狄之難出居于鄭亦既五年矣諸侯未嘗問天下未嘗歸也晉文公因破楚之威聲振四海還過鄭土先會諸侯以朝王於踐土乃出諸侯前驅大霸伸義不煩一矢而還地之秋盟于溫亦朝天王天王雖出而行其狩之事諸侯解甲而朝會之禮北方晏然土宇無虞乃復從王而南王入京師諸侯又南圍許以竟報楚之事勢人[illegible]年春[illegible]晉文公之謀略中外見於春秋

者其本末如此而三傳相承俱以爲召君以就其地而不思其自今年之春北而南夏自南而北冬復自北而南明年之春復自南而北始歸于晉一年之中四周成周矣讀經不許之辭一至此乎○左氏傳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公羊傳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魯子曰溫近而踐土遠也○穀梁傳全天王之行也爲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爲天王諱也水北爲陽山南爲陽溫河陽也○胡氏傳按左氏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晉也啖助謂以常禮言之晉侯召君名義之罪人也其可訓乎若原其自嫌之心嘉其尊王之意則請王之狩忠亦至焉故夫子特書于河陽所謂原情爲制以誠變禮者也夫踐土之會王實自往非晉罪也故爲王諱而足矣溫之會晉則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爲王諱之又爲晉解之於以見春秋忠恕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趙氏曰常天子巡狩諸侯會朝于方嶽之下何得不朝於外即爲非禮哉○公羊傳其日何録乎内也○穀梁傳朝於廟正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也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目惡以外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于溫言小諸侯溫河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爲晉文公之行事爲已傎矣

晉侯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爲其殺叔武而執之也執曹伯以畀宋人罪也執衛侯歸之京師正也○左氏傳衛侯與元咺訟甯武子爲輔鍼莊子爲坐士榮爲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刖鍼莊子謂甯俞忠而免之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甯子職納橐饘焉○公羊傳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罪未定則何以得爲伯討歸之于者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之于天子之側者也罪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罪何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爲叔武諱也春秋爲賢者諱何賢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己立然後爲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咺爭之曰叔武無罪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衛之禍文公爲之也文公爲之奈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者文公爲之也○穀梁傳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於衛也歸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晉執衛侯歸之于京師納元咺于衛書自晉見晉納之也書復歸見不當入也○公羊傳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爲叔武爭也○穀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胡氏傳其曰歸之于者執不以正之詞也古者君臣無獄諸侯不專殺爲臣執君故衛侯不名而元咺稱復大夫不稱其稱復絶之也自晉者晉有奉焉因其力也歸者易詞以文公爲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是以執之侍人不得爲伯討也

諸侯遂圍許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諸侯會于溫之諸侯也許從楚故圍之以尊周伸楚之事○左氏傳丁丑諸侯圍許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曹爲解齊桓公爲會而封異姓今君爲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圍許晉侯作三行

[illegible]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介姓國名[illegible]

公至自圍許　始罷兵歸國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翟泉杜氏曰洛城內[illegible]

[illegible]

秋大雨雹　[illegible]

冬介葛盧來　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illegible]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illegible]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illegible]

[illegible]

衛侯鄭歸于衛　[illegible]

晉人秦人圍鄭　[illegible]

介人侵蕭　[illegible]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illegible]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illegible]

……所以以二事出者也……公子遂如晉……晉侯既不朝京師而使……以一事出於周室以列國此大不恭也罪……無畏乎有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濟西田本曹地……[illegible]

公子遂如晉

[illegible]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illegible]

……一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三卜何以禮四卜何以非禮求吉之道三……

[illegible]

通志堂

[illegible]

秋七月○冬杞伯姬來求婦

[illegible]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illegible]

通志堂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illegible]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illegible]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illegible]

車過周北門左右免冑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穀梁傳滑國也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國氏歸父字也列國四命之卿例書字○左氏傳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于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為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殽在今河南府路陝州靈寶縣姜戎姜姓之戎也地在晉西鄙程子曰晉不稱君居喪未葬不可從戎也忌親背惠其惡甚矣秦為無道越晉襲鄭以襲人衆所共憤故書晉人稱及姜戎不然○左氏傳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先軫朝問秦囚公曰夫人請之吾舍之矣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

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公使陽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纍臣釁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公羊傳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嶔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殽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殽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微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日盡也○穀梁傳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狄之何也秦越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敗其師徒亂人子女之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狄自殽之戰始也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曰女死必於殽之巖唫之下我將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為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殽匹馬倚輪無反者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胡氏傳案書序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殽而歸書晉人敗秦于殽是皆仲尼親筆其詞何以異乎書序專取穆公悔過自誓之

言上下勸哉書法也春秋備書秦晉日無及用兵之失亦以見穆公悔過之心所以異也晉襄親將經不稱君者俯通輕期急親自與寡人伐秦而卽戎其惡惜矣其秦酒伏其罪云何客人之館而謀其主門人之信己而謀其私人之心可哉其愍越人之境而不哀其喪忽盟失信以貪勤民而棄其師伏之也夫子先軫之謀衛見一時之利徼幸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過聽焉而不悟見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君臣父子去仁義懷利以相與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故一失則喪伏再失則禽獸而大倫廢矣春秋人晉子而狄秦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癸巳葬晉文公 四月○左氏傳葬晉文公晉於是始墨○穀梁傳日葬危不得葬也

狄侵齊 晉有喪也○左氏傳因

公伐邾取訾婁 訾婁邾邑以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左氏傳公伐邾取訾婁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左氏傳襄仲復伐邾○胡氏傳案左氏公伐邾取訾婁報升陘之役邾人不設備復伐之此皆不勝忿欲之心而自用其私好戰不義之甚者也責其事而罪自見矣或曰取須句訾婁有何為之也伐邾至再一之亟而勤矣夫人之母者必當止乎禮義乎王不撫其民而忘先君取之母家詩人刺之夫子錄焉僖公以成風之有功於己也越禮以尊其母漫

晉人敗狄于箕 箕晉地今太原路陽曲縣南有箕城○左氏傳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郤缺獲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冑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管敬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夫反自箕襄公以三命命先且居將中軍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郤缺子之功也以一命命郤缺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冬十月公如齊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左氏傳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

乙巳公薨于小寢 小寢燕居之寢也薨于路寢正也小寢不正也○左氏傳反薨于小寢即安也○穀梁傳小寢非正也○胡氏傳左氏曰即安也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台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也公羊以西宮為小寢魯有三宮則諸侯有二宮則列國之制蓋降於王其以路寢為正則一而已君終不於路寢則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焉又何求哉古人貴於得正乃如此凡此直書而義自見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冬隕也草當殺而不殺李梅不當實而實者皆非常也故書○公羊傳隕霜不殺草李梅實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穀梁傳未可殺而殺舉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實之乃言猶實也○胡氏傳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為記此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悖無以統萬彙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哀公欲去三桓張公室問社於宰我古者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於社宰我對以夏后氏殷人周人之法皆勸其為之也仲尼則曰成事不說既往不咎其自知不公言乃以

與可殺何也在聖人則能變殺而不失其常在賢者必有小正吉大正凶之戒矣其論隕霜殺草則李梅冬實蓋喻思威微廣惠於草之甚也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討其從楚也○左氏傳晉陳鄭伐許討其貳於楚也楚令尹子上侵陳蔡陳蔡成遂伐鄭將納公子瑕門于桔秩之門瑕覆于周氏之汪外僕髡屯禽之以獻文夫人斂而葬之鄶城之下晉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紓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大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辟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六

後學新安俞 皐 述

文公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在位十八年子赤立公子遂殺赤及現而立其庶子倭是爲宣公諡法慈惠愛民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不稟命天子而書即位者嗣受國於先君也○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胡氏傳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於初喪必逾年然後改元書即位者謹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緣民臣之心不可曠年無君秦書夷舜禹受終傳位之事在舜則曰月正元日格於文祖在禹則曰正月朔日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夫於文祖神宗見告廟也率百官若帝之初則臨羣臣也自古喪三年其以凶服則不可入宗廟其以吉服則斬焉在衰絰之中不可既成而又易之也如之何而可子張問於孔子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則告嗣臨羣臣固有攝行之禮矣案商書稱太甲元年伊尹祠於先王則攝而告廟之證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則攝而臨羣臣之證也其曰祇見厥祖者言伊尹以奉嗣王之事祇見太甲之祖也至二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冕喪從吉之證也然顧命康誥記成王之崩其君臣皆冕服何也當是時成王方崩就喪則未成服故用祭冕黼裳入受顧命已受命諸侯出而後釋冕反喪服者於是康王受命而宅憂也或以爲康王釋服離次而即吉則誤矣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不書朔與日史失之也案左氏曰於是閏三月非禮也蓋日食有常度而閏月有定數是傳非禮今改之史書則自有春秋曆而其曆必非周之舊典故其閏法不同而左氏亦以非禮言之說如此觀之曆既失矣安得獨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左氏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服字也王朝大夫例書字天子使會葬惟一見經其餘則知其不會也○左氏傳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公羊傳其言來會葬何會葬禮也○穀梁傳葬曰會其志重天子之禮也○胡氏傳凡崩薨卒葬人道始終之大變也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於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七月而葬○左氏傳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穀梁傳葬稱公舉上也葬我君接上下也僖公葬而後舉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毛國伯爵諸侯內采地王朝公卿例書爵禮有受命謂除喪以士服見而受命也錫命者錫命繼世爲諸侯也今文公不如京師受命反來錫之周之失也○左氏傳王使毛伯衛來賜公命○公羊傳錫者何賜也命者何加我服也○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胡氏傳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執見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衣非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黼冕圭璧既後歸是已車馬衮黼因其歲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

通志堂

孫受命之義有嘉賓鍾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為世我例未畢非初見錫命不獻功也何為來錫命乎故穀梁子曰傳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衞 君親將例書爵據未告之辭而書也非微師曠叚必曲為之說則或鑿矣〇左氏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衞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緜訾及匡晉襄公既祥使告于諸侯而伐衞及南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衞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獲孫昭子

叔孫得臣如京師 叔孫氏得臣名僖二命大夫如京師拜錫命也〇左氏傳叔孫得臣如周拜

衞人伐晉 報侵之師也將卑師少例書人〇左氏傳衞人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衞孔達帥師伐晉君子以為古古者越國而謀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戚杜氏曰衞地在今大名路開州之東〇左氏傳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頵 世子名商臣頵楚君名也此惡之大者也據事直書是以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〇左氏傳初楚子將以商臣為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恆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謚之曰靈不瞑曰成乃瞑穆王立以其為大子之室與潘崇使為大師且掌環列之尹〇穀梁傳日髡之卒所以謹商臣之弒也夷狄不言[illegible]言也

正不正〇胡氏傳書世子弒君若有父之親有君之尊而至於弒逆此天理之[illegible]

[illegible]

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為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與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開此必將陳其[illegible]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奉[illegible]旨而見於傳者篡逆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illegible]必正而楚子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為之師傅謀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威臧而能聽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謀及婦人宜其敗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與其身而以不孝欲其子也其及宜矣楚頵屠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知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弒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之大戒也[illegible]曰商臣幾賊矣曰弒父與君之[illegible]其罪鄉乎然後著乎

公孫敖如齊 左氏傳穆伯如齊始聘焉禮也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衞社稷忠信卑讓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讓德之基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晉侯君親將也秦帥將卑師衆也秦興師以報殽之役[illegible]而與之戰故以晉為主彭衙秦地在今[illegible]同州白水縣東北[illegible]襲人奉罪也[illegible]晉也秦師之無以為解矣故其來不[illegible]以害國敵也及忍以取敗故書敗績〇左氏傳二年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戰于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為右箕之役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為難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illegible]非加之以詞命猶不得免焉而告於天子方伯何也若遂[illegible]

[illegible]

丁丑作僖公主 作主壞事也非禮以[illegible]〇左氏傳書不時也[illegible]〇胡氏傳作僖公主[illegible]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illegible]〇左氏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illegible]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士氏縠名晉三命大[illegible]

夫先使與大夫列會於[illegible]而不書[illegible]以先[illegible]也杜氏曰鄭地今鄭州滎陽縣東有隴城○左氏傳公未至六月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晉討衛故也書士縠堪其事也陳侯為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穀梁傳盟于垂隴[illegible]大夫可以會外諸侯

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紀異也周十一月今十月也周七月今五月也自冬及夏歷月久矣旱不在書可知○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大旱以災書此亦旱也曷為以異書大旱之日短而云災故以災書此不雨之日長而無災故以異書也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也○胡氏傳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不曰至于秋七月不雨者蓋後言不雨則是憂雨之詞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于秋七月而即八月書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人公之無所[illegible]雨不以民事繫憂喜也其忽於政事可知而僖公[illegible]以雨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大事合祭也躋升也僖公升於閔公之上而祭也此臧文仲縱逆祀之事○左氏傳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是以魯頌曰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君子曰禮謂其后稷親而先帝也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君子曰禮謂其姊親而先姑也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廢六關妾織蒲三不仁也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三不知也○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人也故以文無天無天者是無天而行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illegible]氏傳有事於時祭大事合也合祭於大廟[illegible]臣以為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禮也[illegible]閔之大事而逆之可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illegible]人食久矣公羊曰其逆祀先禰而後祖也穀梁曰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illegible]而謂之祖禰者何[illegible]一例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說禮者曰世指父子非兄弟也[illegible]傳何以閔公為祖而臣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為禮而父死子繼兄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為世一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言王只故先序晉人將卑師少也程子曰秦[illegible]以取敗[illegible]已久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是以力爭全不務德也○左氏傳冬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卿不書為穆公故尊秦也謂之崇德○胡氏傳秦左氏四國伐秦報彭衙之役[illegible]卿也其臣而稱人者晉人再勝秦師在常情亦可以已矣而復與此役結怨勤民是全不務德專欲力爭而報復之無已也以致秦師焚舟之師故特貶而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僖公之喪未除而納幣失禮甚矣而左氏以為禮也何不明大義如是乎劉氏曰左氏謂禮也凡君即位好舅甥修婚姻[illegible]是以喪娶為禮不亦悖乎○左氏傳襄仲如齊納幣[illegible]也○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illegible]

婚吉禘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illegible]然則曷為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為皆有之以人心為皆有之則曷為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為吉者主於己以為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變矣○胡氏傳婚姻常事不書其書納幣者喪未終而圖婚也夫娶在三年之外矣則何譏乎春秋論事莫重乎志喪殺而即吉與之知禮之和而責難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與之知喪非虛加之也重志之謂也此皆使人私欲不行閑邪復禮之意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書會而晉先序皆為主也人將卑師少也沈姬姓子爵國在今汴梁路汝寧府西平縣○左氏傳三年春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胡氏傳[illegible]伐沈以其服於楚也責民逃其上也百國皆稱人將非命卿也[illegible]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師入其境而民人逃散雖有義舉比之報復私怨之兵自有間矣故其辭無褒貶凡此類欲不使世用師者知權不本之以正也

夏五月王子虎卒

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禮也○公羊傳王子虎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新使乎我也○穀梁傳叔服也此不卒者也何以卒之以其來會葬我卒之也或曰以其嘗執重以守也○胡氏傳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illegible]情而為之節文者[illegible]新使乎我則宜有恩禮矣仲尼[illegible]已夫[illegible]弟之無從而為之制非理之經也天子內臣無外交而以私情害公義夫[illegible]

通志堂

秦人伐晉

左氏曰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君子是以知秦穆公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壹也孟明之臣也其不解也能懼思也子桑之忠也其知人也能舉善也詩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秦穆有焉夙夜匪解以事一人孟明有焉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子桑有焉○胡氏傳[illegible]左氏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封殽尸而還且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懲忿[illegible]為損封之眾其辭同損德之傳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illegible]之言其名為貪兵是故而不能窒也及敗於殽歸作秦誓悔[illegible]能改過[illegible]起彭衙之師報殽之役其為損兵甚矣而不能也○[illegible]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但其怒而從悔[illegible]是見伐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特而稱人備責之也

秋楚人圍江

江黃皆近楚之小國而從齊晉霸主之會故楚咸黃今又圍江○左氏傳楚師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雨螽于宋

雨者自上墜下如雨之自上而著見於下也此宋之災異也來告故書○穀梁傳[illegible]而著於宋也宋氏曰猶雨[illegible]之類爾○左氏傳秋雨螽于宋隊而死也○公羊傳[illegible]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illegible]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公卽位而朝也盟乃公之志故書及○左氏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公如晉及晉侯盟晉侯享公賦菁菁者莪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愼儀君貺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陽氏處父名於此三命矣故書氏書名或曰何以知其於此已三命矣據前之盟內稱及一命之微者也而處父書名則知其再命也於此書氏書名書帥師則知其爲師衆二命者之稱也○左氏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爲諱也其爲諱奈何伐楚爲救江也○穀梁傳此伐楚其言救江何也江遠楚近伐楚所以救江也○胡氏傳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公遠結江黃合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又嘗圍宋矣晉文公之復曹衞會四國之師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今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也戍守邊之衆與宿衞盡行也而是時楚有罪戮又容一罪晉主夏盟宜合諸侯聲罪致討命秦甲出武關齊以東兵略陳蔡而南處父等軍方城之外楚以震恐而江圍自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彊國豈能濟乎故書伐楚以救江一曰救江雖善而所救之者非其道矣此春秋紀用兵之法也

四年春公至自晉。告于廟也且見公歲首在晉

夏逆婦姜于齊。自夏字至于字多有[illegible]記文逆者微故人書名曰婦有姑之辭也不書氏不書夫人貶簡也不書至不書至也而穀梁謂稱婦乃成婦于齊非也逆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可以爲成婦且社子以細微在喪中但書婦何也不稱夫人不可爲小君奉宗廟也不書逆者雖細亦失其職也○左氏傳逆婦姜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君子是以知出姜之不允於魯也曰貴聘而賤逆之君而卑之立而廢之棄信而壞其主在國必亂在家必亡不允宜哉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敬主之謂也○公羊傳其謂之逆婦姜于齊何略之也高子曰娶乎大夫者略之也○穀梁傳其曰婦姜爲其禮成乎齊也其逆者誰也親逆而稱婦或者公與何其速婦之也曰公也其不言公何也非成禮於齊也曰婦有姑之辭也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何爲貶之也夫人與有貶也○胡氏傳逆昏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之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禮制未終恩念娶事是不之哀而居約矣方逆也而已成爲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誅之也不稱夫人姜氏者亦與有貶焉婦人不專行何以與有貶父母與有罪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弑魯人不能鑒微知著習禮而往使其安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不可不謹也故交貶之以爲後鑒

狄侵齊。以左氏攷之當是北狄

秋楚人滅江。晉陽處父帥師救不得其道故楚得以滅之晉伯衰矣○左氏傳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君子曰詩云惟彼二國其政不獲惟此四國爰究爰度其秦穆之謂矣

晉侯伐秦。程子曰秦違盟故書晉以伐晉畏而與其見報乃常情也秦于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旨聖人取其覆善也○二年之上秋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胡氏傳晉人三占報乃常情也而穆公焚舟且敗而稱人秦取王官及郊未如晉師之甚也襄公又報之以常情而得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而以王事責秦穆所以異乎襄公是觀背惠伐喪師敗伐伐所以晉侯之不朝也而以無假施之是專尚威力先事加人莫知有德而後動也今又伐秦不足罪矣穆公初敗於殽悔過自誓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善可也受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晉襄見伐而報伐無厭焉秦之當之然後伐而不報善可知矣不遷晉侯所以深善秦伯春秋大改過惠釋怨王者之事也故仲尼定書列秦誓於百篇之末以見能改而不責人雖聖賢之所不難此矣

衞侯使甯俞來聘。甯氏俞名衞三命之大夫也○左氏傳衞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成風本莊公妾僖公母之同故薨書夫人聖人存而弗削是惡之所從始也啖氏曰自成風僖妾母皆僭稱夫人之禮程子曰成風後夫人嫡妾之分亂矣仲子始僭而未敢同嫡也故不書薨葬而稱以別宮○左氏傳成風葬○胡氏傳風氏僖公之母非正妻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詩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嫁曰非敵矣且生亦以夫人之名稱號之其歿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繼爲夫人僖公尊寵其所愛而不忌卑其身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慮與其父卑其身則失在賤其父則無本矣傳至是不可傳乎夫禮廢二子乃君與其母俱服不敢貳其尊者也春秋於成風以其卒葬各以實書不爲異詞者謹禮之所由變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榮氏叔字周大夫○書字賵以珠玉曰含車馬曰賵貢書以見亂嫡庶之禮自周始也吳先生曰不書天脫譯也非貶○左氏傳召昭公來會葬禮也○公羊傳含者何口實也其言歸含且賵何兼之兼之非禮也○穀梁傳含一事也賵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賵以早而含以晚○胡氏傳珠玉曰含車馬曰賵歸含且賵者厚禮妾母也不稱天王者弗克若天也春秋繫王於天以定其名號者所履則天位也所治則天職也所勅而奉之者典天之所敘也所自而庸之者刑天之所秩也所賞所刑者則天之所命而天之所討也夫婦人倫之本王法所先謹者今成風以妾僭嫡王不能正又使大夫歸含賵焉而成之焉夫人則王法廢人倫亂矣是謂弗克若天而悖其道非小失爲故特不稱天以譏之也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王使召伯來會葬。葬而王歸含賵葬而王使公卿會則以妾母爲夫人之非莫特僖公與實周成其惡矣直書而義自見何待不書天而後爲貶乎趙氏曰自成風僖曾行二夫人矣○公羊傳成風者何僖公之母也○胡氏傳仲下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秋之初尚以爲疑故別爲立宮而特祭特異此雖非禮之正然不耐於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書葬乃有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成風始而王臣下聘桓公家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且紀竄焉或以爲從同同也或以爲同則書重也成風崇王使榮叔歸含且賵復不係天矣及使召伯來會葬又興焉何

也雖含且弱故莫能已秘昌日多又使卿來會葬心歡有加焉以成於禮之矛盾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聘一也含賵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再不稱天者聖人於此尤謹其始而不敢略也 **夏公孫敖如晉** 前年公及晉侯盟今往聘以修前好 **秦人入鄀** 秦人將卑師少也鄀嬴姓國在今荊襄路均州後遷襄陽時○左氏傳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楚人將卑師少也六偃姓皋陶之後國在今廬州路六安州○左氏傳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僖公名業子錫我立是為昭公

六年春葬許僖公 不書月史闕文也 **夏季孫行父如陳** 季孫氏行父名僖子命大夫○左氏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 **秋季孫行父如晉** 朱子曰季文子三思而後行若使晉而求遭喪之禮以行亦一事也○左氏傳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襄公名驩文公之子是為靈公二月葬速葬也○左氏傳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置善則固事長則順立愛則孝結舊則安為難故故欲立長君有此四德者難必抒矣賈季曰不如立公子樂辰嬴嬖於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趙孟曰辰嬴賤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為二嬖淫也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國辟也母淫子辟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讓偪姞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而己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焉秦大而近足以為援母義子愛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賈季亦使召公子樂于陳趙孟使殺諸郫襄仲如晉葬襄公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狐氏射姑名不稱大夫罪可見矣殺陽處父者夕鞠居使之之詞也而書其出奔則知其為殺陽處父者狐射姑也觀此書法可見矣○左氏傳晉陽處父聘於衛反過甯甯嬴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漸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猶不干時況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聚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大傅陽子與大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書曰晉殺其大夫侵官也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宣子使臾駢送其帑夷之蒐賈季戮臾駢臾駢之人欲盡殺賈氏以報焉臾駢曰不可吾聞前志有之曰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忠之道也夫子禮於賈季我以其寵報私

怨無乃不可乎介人之寵非勇也損怨益仇非知也以私害公非忠也釋此三者何以事夫子盡具其帑與其器用財賄親帥扞之送致諸竟○公羊傳晉殺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其漏言奈何君將使射姑將陽處父諫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於是廢將陽處父出射姑入君謂射姑曰陽處父言曰射姑民眾不說不可使將射姑怒出刺陽處父於朝而走○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軍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始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敬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故士造辟而言詭辭而出曰用我則可不用我則無亂其德○胡氏傳公羊子曰其大夫陽處父則狐射姑曷為出奔射姑殺也射姑殺則其稱國以殺何君漏言也易曰不出戶庭无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眾則稱人在微者則稱盜君與大夫同殺則稱國今殺陽處父者射姑而君漏言故以國殺為所以為後世戒也或以處父為侵官非歟人君用人失當則其國必危凡立于朝者當秉君兄身為國之大事邪若以為侵官將相大臣非其人有官有守者失其職在位者當坐視以全其身人主之所為危而不救則將焉用彼相乎天下臣子為持祿容身不忠之行以誤朝廷民者必此侵官之說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月者合氣盈朔虛而為月以其氣朔也其法如於時無者

年書十六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古今之定法也告月即告朔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而獨此書不告月者則知他皆告也文公以閏為非不行告朔之禮止身至廟拜謁而已見其失禮也朱子曰天體至圓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二百四十八通計得三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二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十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左氏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為民○公羊傳不告月者何不告朔也曷為不告朔天無是月也閏月矣何以謂之天無是月非常月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傳不告月者何也不告朔也不告朔則何為不言朔也閏月者附月之餘日也積分而成於月者也天子不以告朔而喪事不數也猶之為言可以已也○胡氏傳不告月者不告朔也不告朔則曷為不言朔為月之虧盈而置閏是主乎月而有閏也故不言朔而言月古者天時則以星授民事則以節候其為言之至則以民有官修其職以朔無恩服其事於是乎則上下相無過闕不可廢乎行

[illegible]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爲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爲閏月之餘而弗之數也猶朝于廟者奉其不已之詞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七年春公伐邾 君親將也○左氏傳公伐邾間晉難也 **三月甲戌取須句** [illegible]

書取某左氏傳取須句寘文公子焉非禮也○公羊傳取須句取邑不日此何以日內辭也使若他人然○穀梁傳取邑不日此其日何也不正其再取故謹而日之也

遂城郚 郚有故郚城[illegible]郚杜氏曰魯地[illegible]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不往會也[illegible]

宋人殺其大夫 [illegible]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illegible]

[illegible]

狄侵我西鄙 [illegible]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illegible]

冬徐伐莒 [illegible]

公孫敖如莒涖盟 [illegible]

八年春王正月 [illegible]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illegible]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illegible]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illegible]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illegible]

復者何不至復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可使往則其言如京師何遂公意也何以不言出遂在外也○穀梁傳不言所至未如也未如則未復也未如而曰如不廢君命也未復而曰復不專君命也其如非如也其復非復也唯奔莒之為信故謹而日之也○胡氏傳事有從宜者苟從其欲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苟自者養之要微不行可以為難矣毋欲於色而縱於淫色出乎目之所現有同事焉不可掩也豈出乎氣不持其志則必從欲而不為矣敖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以敖無人使之聞之意循已氏之欲從出大以去何氣肆行至欲而不作為之帥至於棄其宗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其事於敖與何求使後人為警以持其志無暴其氣之方也

螽 為災故書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案程子曰宋王者後得自命官故宋卿書官由是曰之此乃例也細考傳文而一傳之言皆聽說細義尚以程子說為正○左氏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公羊傳宋司馬者何司城者何皆官舉也曷為皆官舉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穀梁傳司馬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司城官也其以官稱無君之辭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胡氏傳初宋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不可以為不可是公司馬以讓公子卬則昭公之黨欲去穆襄者欲以其黨卬自為也夫司馬掌兵之官不豐弁舉賢以來有威望為人所畏服者使居其任乃分兵授其私暱有不亡者矣公子卬篤高者皆以官舉者其主以著不能其官使其見殺於上者不能其官而出奔而其君不知失身見叛之禍也多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襄王崩未葬也○案天子崩諸侯有奔喪之禮無求金之事故書以譏之○左氏傳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不書王命未葬也○公羊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未稱王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終始之義一年不二君不可曠年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然則是王者與曰非也非王者則曷為謂之王者王者無求曰是子也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文王之法無求而求故譏之也○穀梁傳求車猶可求金甚矣○胡氏傳毛伯天子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踰年即位矣而不稱使當喪未君也以不稱使為當喪未君而不得為王命以聽於冢宰夫自宮總己以聽於冢宰獨專國政者也況於王命以令天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譏天下之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戒也故邑之臣假使主威亦倒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莫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者

夫人姜氏如齊 歸寧也文公夫人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莊叔○左氏傳莊叔如周葬襄王○公羊傳王者不書葬此何以書不及時書過時書我有往者則書○穀梁傳京大也師眾也言周必以眾與大言之也天子志崩不志葬舉天下而葬一人其道不疑也志葬危不得葬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名譽先氏都何大夫○左氏傳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告廟故書○胡氏傳至自齊非致廟也文公也○胡氏傳夫人與君敵體同主宗廟之事出必告行反必告至書其至自齊者以告廟書也成日年夫人以何或曰如衆矣未有致之者則其行非禮以不致見其罪也此書如齊以寧父母於禮得行矣其致者非特以告廟書耳夫人歸寧以其不告焉故書至者又以見小君之重也夫承文公越禮故也而不書者諒其意者矣今此書至者承祭祀以為宗廟主一國之母儀而可以擅動乎出姜至是其不安於魯數至而特書以示防微杜漸之意其為世慮深矣

晉人殺其大夫士穀及箕鄭父 箕氏鄭父名也稱及先士穀而併及之也○左氏傳晉人殺箕鄭父士穀蒯得八年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穀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穀梁益耳蒯得作亂○穀梁傳稱人以殺誅有罪也鄭父累也○胡氏傳殺先都士穀箕鄭父而書曰殺其大夫則知三大夫皆有罪矣何以知其非討賊之詞書殺其大夫見其中軍已用而使賊罪已出不君不君政在強臣而中軍佐者翟也翟士賈季也故稱人以殺者衆人之詞罪在不書其君也何也夫人主出也故不稱殺討不去其官而箕鄭父書及人又以著世臣之無忠恕無有其不善矣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人者將卑師少也諸國書人亦將卑師少也一伐一救善惡不同當曰救鄭稱人則者謂之救何以書人以書救者矣楚者何以稱人公羊傳楚稱人何以書救者善救鄭也書救鄭而稱人者何以楚為蠻夷而罪之也○左氏傳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師於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尨及樂耳鄭及楚平公子遂會晉趙盾宋華耦衛孔達許大夫救鄭不及楚師卿不書緩也以懲不恪○胡氏傳案左氏傳晉君少不在諸侯楚子伐鄭救鄭者大夫也而不書其名懲不恪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鄭服而諸侯大夫救之不及楚師則是救者但為之聲耳不能有所救也夫以上四國之眾兵救鄭而不及楚師是誰之過乎故書救而稱人者畏狄之所為也

夏狄伐齊 即四年夏之狄也

秋八月曹伯襄卒 共公名襄子壽立是為文公

九月癸酉地震 地者靜物而動為異故書○公羊傳地震者何動地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震動也地不震者也震故謹而日之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楚大夫也不氏未命也○左氏傳楚子越椒來聘執幣傲叔仲惠伯曰是必滅若敖氏之宗傲其先君神弗福也○公羊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萩何也以其來我褒之也○胡氏傳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獨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進之也其後書爵而書名稱使是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諸華夷之辨其甘書名而稱使者何也賢王所以待夷狄之道也肉者夏而外者夷義安在乎日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衰王室不及僭擬名號此乃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正夫華嚴而定心忠恕寬以容之而故內外不使與彼猶貴而王則深加貶削此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

中國與外而不使與夷狄等思善悔過向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所以勵重逆人之意也嗚呼春秋之所以爲春秋非聖人其能作之者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秦人之命之微者也賵襚弔喪之常也爲天王何也皆以其失禮之甚也惠公及仲子皆薨卒久矣況仲子乃妾也而天王兼賵公而賵其失豈有三綫也兼也而賵也故書僖公及成風皆薨久而成風不妾也比之失禮與天王賵惠公仲子同也故特書之然而成風於此僖公子也不先書成風何哉夫人不可以先君也程子曰過時始至故不來歸襚子母并君侯夫人謂當然也嫡妾之亂自始而然○左氏傳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公羊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穀梁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胡氏傳秦人歸襚而以僖公成風者非兼也也謂猶平文不明仲子而謂之惠公仲子者仲子惠公之妻也此風氏莊公之妾也書曰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乎曰聖仲子以妾爲妻書惠公也故書惠公仲子所以正後世之爲人夫者當明夫道不可亂嫡妾之分以卑其身尊崇風氏以爲夫人者僖公也故書僖公成風所以正後世之爲人子者當明子道不可行其私情以亂禮以敗其父聖人垂戒之義明矣 **葬曹共公** 不書月日缺文也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臧文仲也三命例書氏書名 **夏秦伐晉** 將卑師少例書某伐某曰伐之者非也程子曰晉擅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爲事亦罪也○左氏傳春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胡氏傳前書晉人伐秦皆以戎狄書秦蹶文者據左氏少梁北徵之師兩國相攻無地得失言之也然晉取少梁秦亦即見圖未可據秦以狄書者何氏以謂晉多構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矣秦不顧義理是非惟以報復爲事則夷狄之道也以此伏秦其殺箕晉有罪許晉人悔過能改終不遂非之意故重書秦伯以見乎 **楚殺其大夫宜申** 闕子西名宜申命之大夫也○左氏傳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殺鬭宜申及仲歸○胡氏傳案左氏宜申與仲歸謀弒穆王而誅則是討弒君之賊也曷爲稱國以殺人書其官而不以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而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旱甚也不書可知穀梁傳歷時而言民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書及胥之傳者也蘇姓子爵也不地女栗杜氏曰地闕○左氏傳及蘇子盟于女栗頃王立故也 **冬狄侵宋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楚蔡大厥貉而將伐宋也厥貉地闕○左氏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爲右盂期思公復遂爲左司馬命夙駕載燧宋公違命無畏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

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罔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亂官乎○胡氏傳楚成王之卒陳與鄭受盟于晉爲伐宋之舉次于厥貉以伐宋而宋人奔者其次爲次以何伐者其次爲陳亦師次陳惟文告以威厥貉之也故上書楚以著其惡楚次於厥貉以陳鄭以患見此也故下書伐麇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大夫陳救而從陳侯公子茂如楚木方有狄難蓋本不得已者非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是得已不已志在從夷狄矣故削二國書蔡侯見其自就夷之道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君親將例書爵麇國嬴姓子爵國在今襄陽路均州鄖縣○左氏傳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錫穴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叔氏彭生名郤氏缺名皆一命之大夫也承匡即匡也宋地○左氏傳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 **秋曹伯來朝** 左氏傳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 **公子遂如宋** 左氏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秋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狄莫知其種與地而左氏曰長狄鄋瞞鹹杜氏曰魯地今東平州皆之鹹城乃魯地也近於齊狄所侵齊而曾經鹹城則知其狄乃如轄此則不書何種類以魏爲狄曰鄋瞞由是遂亡何以十一年又書狄侵齊若其種則又不當傳其事如此或其疑可也

以傳考之侵齊之狄非長狄也鄋瞞侵齊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爲右富父終甥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甥摏其喉以戈殺之埋其首於子駒之門以命宣伯初宋武公之世鄋瞞伐宋司徒皇父帥師禦之耏班御皇父充石公子穀甥爲右司寇牛父駟乘以敗狄于長丘獲長狄緣斯皇父之二子死焉宋公於是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晉之滅潞也獲僑如之弟焚如齊襄公之二年鄋瞞伐齊齊王子成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周首之北門衛人獲其季弟簡如鄋瞞由是遂亡○公羊傳狄者何長狄也兄弟三人一者之齊一者之魯一者之晉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其之魯者叔孫得臣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其言敗何大之也其日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叔孫得臣敗狄于鹹不言帥師而言敗何也直發一人之辭也一人而曰敗何也以衆焉言之也傳曰長狄也弟兄三人佚宕中國瓦石不能害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射其目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軾然則何爲不言獲也曰古者不重創不禽二毛故不言獲爲內諱也其之齊者王子成父殺之則未知其之晉者也○胡氏傳左氏稱此長狄也而劉敞以爲非夫春秋王名之書其稱狄也或曰狄或曰白狄或曰赤狄其其稱戎也或曰戎或曰山戎或曰姜戎或曰陸渾之戎以別其種類豈以一長字而遂無所攷矣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孫氏曰莊八年郕降於齊師自是入于齊爲附庸此書來奔爲當所自也○左氏傳郕伯卒郕人立君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非禮也故書曰郕伯來奔不書地尊諸侯也○公羊傳郕伯何以名失地之君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 **杞伯來朝** 杞本公爵國弱自降或子或伯俱非貶也○左氏傳杞桓公來朝始朝公也 **二月庚**

子叔姬卒 子叔姬文公之女也稱子有父之辭不繫國未嫁也[illegible]

夏楚人圍巢 [illegible]

秋滕子來朝 [illegible]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 此西乞術也[illegible]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illegible]凡戰皆以主人及客[illegible]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illegible]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共公名朔[illegible]

邾子蘧蒢卒 文公名蘧蒢[illegible]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illegible]

世室屋壞 [illegible]

冬公如晉 [illegible]

衛侯會公于沓 [illegible]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illegible]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illegible]

邾人伐我南鄙 [illegible]

叔彭生帥師伐邾 [illegible]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illegible]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

城 [illegible]

秋七月有星 [illegible]

孛入于北斗 [illegible]

公至自會 [illegible]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

納 [illegible]

九月甲申公孫敖

卒于齊 [illegible]

公子商人弒其君舍 [illegible]

宋子哀來

奔 [illegible]

冬單

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illegible]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illegible]

三月宋

司馬華孫來盟 [illegible]

於歲賂以諸侯是賂失賊不討使秉未致及其後世樂葉丘歸春秋之所書者故傳載其辭命亞旅之詞而經書曰宋司馬華孫來盟其曰華孫稱季孫叔孫仲孫猶得之類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不稱使以某事行爲卿君者盡于曰所問於國非問其命者木伯世臣之謂也春秋此義其微後世以賢者之類功臣之胄爲世臣然後見之以敬乎

夏曹伯來朝 左氏傳禮也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書歸者言不當歸也而何氏曰爲吾其以得歸者欲其以弔問之禮出奔之罪尚可揜何不明大義若曰此其人以告以傳齊人來而孟氏謀于魯欲視也惟拒葬事罪歸而取之魯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以告而復請于魯以孟氏爲之請公許之以時命斂而殯之齊人來書以魯人歸公孫敖之喪魯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聲已不以喪而罪賓仲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哀情雖不同毋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也穀梁子曰一子子孟獻子愛之聞於國或譖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二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乎遠禮不如死一人門于句鼆一人門于戾丘皆死八年傳齊人歸公孫敖之喪何以不言來內辭也脅我而歸之筍將而來也○胡氏傳公孫敖慶父之後行父聽其出奔他國其卒其喪請於魯而歸葬事仲尼以書不華略歸之此數著敖也易曰史之其事仲尼因而不華略歸之數著敖也易曰有子考無咎周公命祿仲曰爾尚蓋前人之愆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傳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

單伯至自齊 左氏傳齊人許單伯請而赦之使來致命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胡氏傳單伯天子之命大夫也故書至王卿侯伯不得以外之也書曰單伯至自齊貴之也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故書至王卿之尊不得以外之也其名氏皆書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氏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凡勝國曰滅之獲大城焉曰入之○卞氏傳公伐蔡不與新城之盟○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如專入力服人言罪也凡書伐書入者言其大罪也

秋齊人侵我西鄙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左氏傳齊人侵我西鄙故何也不以難介我國也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魯以備齊不在會故不序程子曰此盟爲齊亂也公不在會故不序程子曰此盟爲齊亂也左氏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爲故也凡諸侯會公不與不書諱君惡也與而不書後也○胡氏傳盟于扈者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八國之君也何以不序略之也其後中國以夷狄待之也齊人弒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莫以賢於夷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止以諸侯盟者亦惡於諸侯也因伯討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哉君之賊夫人之所得討也而況於諸侯乎況於伯國乎略諸侯而不序以其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討齊罪而後不討其也況當時諸侯以賂免罪不討也故不得以弔女而見于叔姬爲齊人所絕而歸之也程子曰執之者不曰齊人執子叔姬來歸而曰齊人來歸見爲齊人所絕而歸之也程子曰執之書故來歸不得不書于辭氏曰齊人既執其子又絕其母惡甚矣○左氏傳王故也○公羊傳其言來何閔之也此有罪何閔爾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服罪然○穀梁傳其言來何也其言歸何也父母之於子雖有罪猶若其不欲其絕也○胡氏傳不言齊人來歸子叔姬者見子叔姬無罪齊人以商人爲君而歸之獨春秋書齊人以商人爲君而不知其逆弒其師紀其君高人皆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書入郛者君親將何以稱侯是亦齊人脅其君之也惡之也因侵伐而又致討於曹也郛郭也○左氏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己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己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君子之不虐幼賤畏于天也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弗能在矣○公羊傳郛者何恢郭也入郛書乎曰不書入郛不書此何以書動我也動我者何內辭也其實我動焉爾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程子曰魯昔既先與盟而公稱疾不往乃使季孫行父會故齊侯弗及盟也夫齊以得而後公與之不自往而使大國以取無恥之道也○左氏傳王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公羊傳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也○穀梁傳弗及者內辭也行父失命矣齊得內辭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視朔也若如公羊之說何不書曰始不視朔乎書四不視朔者四月此之後視朔也文公托疾不與齊侯盟故不視朔四月也故不曰不視朔而曰四不視朔所以見其積累之久也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故曰不視朔者四不視朔也公有疾不視朔公羊傳公曷爲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爲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胡氏傳四不視朔天子告朔于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以甚矣○胡氏傳天子頒朔于諸侯諸侯奉以告廟出而視朔是政文公四不視朔公羊子以爲有疾也不書疾者是公無疾也不視朔也此見聖人所書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厭政備見於經聞不告朔不視無正不言疾以是公與昭公如晉之事比矣文公厭政備見於經聞不告朔不視無正會同不與應接不備作其不時事神治民之怠也則其心放而不知反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春季孫行父往會而齊侯弗及盟故遂再以賂往而盟也○左氏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穀梁傳復行父之盟也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左氏傳非夫人聲姜也

毀泉臺 如先君之數秋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左氏傳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

公羊傳曰泉臺者何郎臺也郎臺則曷爲謂之泉臺未成爲郎臺既成爲泉臺毀泉臺何以書譏何譏爾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穀梁傳喪不貳事貳事緩喪也以文爲多失道矣自古爲之今毀之不如勿處而已矣○胡氏傳先祖爲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繫也雖勿居可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弑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將卑師少例書人巴姬姓子爵國在今重慶路江津縣庸子爵姓缺國在今襄陽路房州○左氏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窗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胡氏傳楚大饑戎又乘其饑以伐之而庸人率其羣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而見其取滅國之善矣故列書之國而楚不稱師咸楚之罪詞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宋人微者何人也據事直書無褒貶○左氏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公子鮑美而艷襄夫人欲通之而不可乃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於是華元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華耦爲司馬鱗鱹爲司徒蕩意諸爲司城公子朝爲司寇初司城蕩卒公孫壽辭司城請使意諸爲之既而告人曰君無道吾官近懼及焉棄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貳也姑紓死焉雖亡子猶不亡族既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寶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且既爲人君而又爲人臣不如死盡以其寶賜左右而使行夫人使謂司城去公對曰臣之而逃其難若後君何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蕩意諸死之書曰宋人弑其君杵臼君無道也文公即位使母弟須爲司城華耦卒而使蕩虺爲司馬○公羊傳弑君者曷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大夫弑君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大夫相殺稱人賤者窮諸盜○胡氏傳此襄夫人使甸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弑也君無道而弑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於罪若不歸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爲不臣矣況於北面而歸戴奉之以爲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三綱人道之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與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聞其君而見弑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之將見殺而不能正必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於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高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四國書人將卑師少伐宋討弑逆也行天討而以微者將亦罪也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左氏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胡氏傳列國之卿其君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宋有弑君之亂欲行天討而伐宋乃其職也復不能討而成其亂是不足爲國卿矣其貶而稱人大夫師師稱名氏賤者窮諸人其稱人賤之也田常弑簡公孔子請討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 九月葬緩也○左氏傳葬聲姜有齊難是以緩○公羊傳聖姜者何文公之母也

齊侯伐我西鄙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齊以公不與盟故來伐而公乃往及之盟也

諸侯會于扈 春秋之書有據來告之詞者有聞而知之書來告之詞而知之者略記其爲故不序而止書諸侯也此會也公在齊不預會史聞而書之爾左氏以爲無功不序誤矣○左氏傳晉侯蒐于黃父遂復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書曰諸侯無功也○胡氏傳宋昭公雖爲無道人臣將而必誅春秋正宋人爲弑君之罪所以明人道之大倫也故大夫無本國之請則取而稱人諸侯無討賊之功則略而不序不以是爲君臣之義人求肆而天理滅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秋公至自穀 公至自穀見不與扈之會明矣

冬公子遂如齊 罷盟而往聘也○左氏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復曰臣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之將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臺下非路寢皆不正也于臺下尤非正也○左氏傳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期非疾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二月丁丑公薨○公羊傳薨于臺下非正也

秦伯罃卒 康公名罃子稍立是爲共公不日缺文也不書葬不會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邴歜閻職皆一命之微者也故書人○左氏傳齊懿公之爲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女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公子元○胡氏傳寧在氏齊懿公即位則邴歜之父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二人者實弑懿公然則不去其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爲齊人何也罪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爲而與之者人人不和其所爲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矣弑之詞婉矣惟利其所爲而與之者衆是以能濟其惡天下吾爲盗歜而與之焉也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而貸於公有司是以剛舍齊國之人也齊人貪公子一時之私而不顧君臣萬世之大倫弑其國君目睹而以爲之臣而不能討執其君父則拱手以聽其所爲而不能救故以懿公見殺特不書盜及以弑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羽翼弑之動所謂拔本塞源繼絕絕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六月癸

酉葬我君文公 書葬見子惡之已立也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以襄仲賀齊侯公立莊叔謝齊來會葬非相介也○左氏傳襄仲莊叔一齊惠公立故且拜葬也○穀梁傳使舉上客不稱介不正其同倫而相介故以介而散之也○胡氏傳使舉上客不稱介此春秋立文之常體也其有變文者所以著欲以起問者見事情也子赤夫人之子今舉子弑不著其實是隱亂謀以傳信於將來而春秋之大義顯矣故上書入夫人使下書夫人歸于齊中曰子卒則見禍亂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其君之罪著矣 冬

十月子卒 子文公之世子也名惡亦名赤未踰年之君例稱子文公既葬故不稱名不書地弑也不書葬賊不討也○左氏傳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何以不日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弑則何以不日不忍言也○穀梁傳子卒不日故也[illegible]何[illegible]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踰年稱君[illegible]主人之心也子般何以不日弑不忍也○[illegible]以見其弑子赤是也踰年而稱君稱君而弑者不地以見其弑閔公是也何以知其弑也上書曰大夫并使下書曰夫人歸是知罪之在公子遂矣誅于[illegible]出歸苦齊知罪之在夫人與聞父子之間難之也此事之由情[illegible]禮[illegible]事[illegible]信[illegible]亂臣賊子之義備矣 夫人姜氏歸

于齊 哀姜也歸無罪而見逐故不書其非[illegible]刺歸于叔仲一我[illegible]○左氏傳夫人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為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穀梁傳夫人姜氏歸于齊惡宣公也有不待貶絕而罪見者矣[illegible]一人有子三人緣[illegible]一日[illegible]而[illegible]之者姪娣者不孤子之意也[illegible]胡氏傳書夫人歸如其正書姜氏則知其非見絕於先君書歸于齊則知其無罪出[illegible]孫子鄉黨而蕃國臣子殺嫡立庶故議宣公不能事其母知其罪不[illegible]存適母其罪不告宣公之立也朱子曰宣公[illegible]文子書而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乃不能討反為之使齊而納賂焉豈非程子所謂私意起而反忘其大體歟

莒弑其君庶其 告之辭稱國者聞而知之所書非凡書所弑人名及書人者皆據來告之辭稱國者衆弑君之辭也孫氏曰衆弑飾辭也必曲為之說則鑿矣劉氏曰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也孫氏曰衆弑君自稱國以誅之言舉國之人皆可誅也義可通○左氏傳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莒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于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螭魅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公羊傳莒弑其君庶其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衆弑君之辭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挍訂

經082-093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七

後學新安俞　皐　述

宣公

名倭一名接文公庶子母敬嬴在位十八年子黑肱立是為成公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illegible]

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illegible]

夏季孫行父如齊 [illegible]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illegible]

通志堂刊

公會齊侯于平州 [illegible]

公子遂如齊 [illegible]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illegible]

秋邾子來朝 [illegible]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illegible]

晉趙盾帥師救陳 [illegible]

通志堂刊

[illegible]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

[illegible]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illegible]

晉人宋人伐鄭

[illegible]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illegible]

[illegible]

秦師伐晉

[illegible]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illegible]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

[illegible]

盾將也趙盾乃免首而使趙穿迎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穀梁傳穿弑也盾不弑而曰盾弑何也以罪盾也其以罪盾何也曰靈公朝諸大夫而暴彈之觀其辟丸也趙盾入諫不聽出亡至於郊趙穿弑公而後反趙盾史狐書賊曰趙盾弑公盾曰天乎天乎予無罪孰為盾而忍弑其君者乎史狐曰子為正卿入諫不聽出亡不遠君弑反不討賊則志同志同則書重非子而誰故書之曰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者過在下也曰於盾也見忠臣之至於許世子止見孝子之至○胡氏傳趙穿手弑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辭有曰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辭而不之革其義安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重於君見弑不於其身而誰責乎亡而越境謂去國而遠之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歸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得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見此弑穿之成乎弑矣盾其宗乎意今之非罪盾乃臣子之邪心而謹其漸也消難於未萌而不受可乎以為責盾公之事無為抽文者成書唱謀者實先而當國者司馬昭也為天史者亦頂司馬昭之心而誅之亦行致辟成濟而是也故陳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耳昭問其次也泰曰惟此有指昭也然則趙穿弑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謂夫子推見至隱垂示後世亂臣賊子皆以懲討賊免而至愚無知如史太郊史狐之法皆筆誅弑而受其惡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然而故亂臣賊子懼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周匡王崩太子瑜立是為定王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

三望 也望郊封內山川禮也不能皆書因事也此則因牛口傷不郊而書望祭非禮也望以三望為非禮可也○公羊傳其言之何緩也曷為不復卜養牲養二卜帝牲不吉則扳稷牲而卜之帝牲在於滌三月於稷者唯具是視郊則曷為必祭稷王者必以其祖配王者則曷為必以其祖配自內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穀梁傳郊牛之口傷之口緩辭也傷自牛作也改卜牛牛死乃不郊事之變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胡氏傳乃不郊為牛之口傷改卜牛而牛又死也不郊而望祭者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喪于魯史策書之曾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大事也而成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已來喪紀壞壞有不奔王喪而遠會他國有不修弔禮而自相聘問固將以是為可無而不廢也爭乎漢文以日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自見三望者公羊曰祭太山河海夫天子有天下凡宇宙之內名山大川皆其所主也故得祭天而有方望無所不通諸侯有一國則境外之山川他人所主者而可以望乎季氏旅於泰山冉求不能救而夫子責之者為泰山魯侯所主也大夫何與焉季氏不得旅泰山則河海非魯之封內其不得祭亦明矣猶者可已不當為之詞

葬匡王 天子九月而葬今匡王崩方四月見其速為非禮○胡氏傳四月而葬王室不君其禮略也微者往會魯侯不奔其情慢也或曰宣公親之者也而常事不書非矣崩葬始終之大事而不書已

楚子伐陸渾之戎 陸渾戎允姓子爵允姓之戎舊居瓜州秦晉遷之于伊川今河南府路各嵩縣北有陸渾故城陳氏曰楚伐陸渾以窺周室也○左氏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胡氏傳楚伐陸渾戎何也其志何也乃陸渾在王郊之側戎夏雜處族類之不分也楚入問鼎觀兵于周疆以窺王室之輕重焉故特書于策以謹華夷之辨存夏也

夏楚人侵鄭 將卑師少也○左氏傳鄭即晉故也○胡氏傳鄭前此侵伐鄭及延鄭及晉平士會入盟而夏楚人入侵鄭鄭即晉故也初晉侯伐鄭及延鄭及晉平而楚於是侵鄭則從楚者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侵鄭不書者仲尼削之也前本以背盟不君取賂釋賊為不足與以也而往從楚非矣今晉成公初立背僭竊為師而歸者自是反之正也春秋大改過許遷善書楚人侵鄭若與鄭伯之能反正也故獨著楚人

秋赤狄侵齊 赤狄地在今廣平可知矣

宋師圍曹 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殺公子文公即位二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左氏傳宋文公即位三年殺母弟須及昭公子武氏之謀也使戴桓之族攻武氏於司馬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武穆之族以曹師伐宋秋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也○胡氏傳宋左氏宋文公之時罪也及宋師圍曹報武氏之亂而經書之者病本責罪之意也武穆一族出師伐宋然不書于經一族以臣叛國而經不書曹以師納之亦有罪焉宋叛君宗社以報不肯何時而息也宋惟有不赦之罪莫之師莫為手於宋不能反躬自治以怨報不責已也故書圍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葬鄭穆公 穆公名蘭十有

二年○左氏傳鄭文公有賤妾曰燕姞夢天使與己蘭曰余為伯鯈余而祖也以是為而子以蘭有國香人服媚之如是既而文公見之與之蘭而御之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生穆公名之曰蘭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媯生子華子臧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使盜殺之陳宋之間又娶于江生公子士朝于楚楚人酖之及葉而死又娶于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洩駕惡瑕文公亦惡之故不立也公逐群公子公子蘭奔晉從晉文公伐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今公子蘭姞甥也天或啟之必將為君其後必蕃先納之可以亢寵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盟于大宮而立之以與晉平穆公有疾曰蘭死吾其死乎吾所以生也刈蘭而卒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

莒取向 郯嬴姓子爵國在今淮安路海寧州向莒邑也○左氏傳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非禮也平國以禮不以亂伐而不治亂也以亂平亂何治之有無治何以行禮○公羊傳此平莒也其言不肯何辭取向也○穀梁傳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及者內為志焉爾平者成也不肯者可以肯也公伐莒取向伐猶可取向甚矣莒人辭不受治也伐莒義兵也取向非也乘義而為利也○胡氏傳一不偏當之謂平以此心平物者物必順以此心平怨者怨必釋惟小人不能也心之若是也雖以勢力彊之而有不獲成者矣夫以魯僭大國平郯莒小邦宜其降心聽命不待文告之及也然而莒人不肯則以宣公之心有所私係失平怨之本耳故書取以著其罪及所謂也平者成也取者逾也不肯者心弗允從莫能彊之者也以私心圖成雖

遺大者不能行之於弱小春秋書此戒後世之不知后其本者故行有不得者反求諸己斯可矣

秦伯稻卒 不日闕文也共公名稻子榮立是爲桓公不書葬不往會也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靈公名夷陳氏曰公子宋有無君之心非歸生孰禁之於歸生乎謀先然而弗禁則歛由歸生而已故不以罪宋而罪歸生與書趙盾之義同○左氏傳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權不足也君子曰仁而不武無能達也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胡氏傳首謀弒逆者公子宋也聽譖而從之者歸生也而以歸生爲首惡何也夫亂臣賊子欲動其惡而不從者未有能全其身而不死也故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其從之者與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是以死節許二子矣歸生懼譖而從公子宋特無失路不可奪之死節耳書爲首惡不亦過乎曰歸生與宋華爲大夫乃貴戚之卿同執國政可以不從一也曾統大師與宋人戰獲且可帥已得其權可以不從二也聞宋逆謀登時而覺先事發之猶及與耳夫靈殺生之柄失大義以制人使人畏己猶大羊之伏於虎也何畏於人懼其見從而從之也哉計不出此顧以讒尹揮殺此于君父歸生之心休矣故春秋於公子宋而以弒君之罪歸之爲後世鑒若司馬昭之於賈充如此義明然討罪人不爲於夫身存殺於禍矣

赤狄侵齊 齊爲方伯之國不能禦而狄得以數侵之見中國之其弱也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氏傳君行告至常事不書宣公比年如齊而皆致者見屈事齊而苟安上不知有天王下不知有方伯惟利交是奉而可保乎高固之事亦知矣故比年如齊而皆致以戒後世之臣事利有恃強者惟義之與比爲可安耳

冬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鄭未服也

五年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 宣公因齊而立故比年如齊○左氏傳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夏公至自齊書過也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高氏固名齊之命大夫子叔姬宣公女也以大夫而逆公女故書史也有父例書子此高固自逆而娶也○左氏傳齊高固來逆女自爲也故書曰逆叔姬卿自逆也○穀梁傳諸侯之嫁子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也○胡氏傳案左氏公如齊高固使齊侯止公請叔姬焉書夏公至自齊秋齊高固來逆子叔姬罪宣公也其曰來者以公自爲之主稱子者或謂別於先公之女也諸侯嫁女於大夫主大夫以與之者爲謂敵也而公自爲之主屈尊毀列卑朝廷慢宗廟矣以國論小楚公子圍之貴騁適大國娶于鄭子產辭而館之使館于外欲則賜之幾不得御而其室而守公以魯國周公之後畏於高固請其女猶委禽焉而不能止惟不知以禮爲守身之幹是以得此辱也春秋詳書爲後世鑒戒人之以謹於禮以定其位不然畢與姜誠不近於禮真是遠恥辱哉

叔孫得臣卒 不日闕文也必曲爲之說則鑿矣○胡氏傳內大夫卒無有不日者以赤秋魯史也其或不日則見恩數之略爾仲遂如齊謀殺子赤叔孫得臣與之偕行在宣公固有援立之私其恩數豈略而不書日是聖人削之也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也方仲遂以殺適立庶往謀於齊而與得臣並使也若懵然不知其謀或知之而不能救則將焉用彼相矣春秋於子赤之事專以仲遂以其內交宮禁外結強鄰大惡無所分也而叔孫得臣有同使于齊之罪故特不書日以貶之若曰大夫而不能爲有無者不足加以恩數云爾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左氏傳冬來反馬也○公羊傳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何言乎高固之來言叔姬之來而不言高固之來則不可子公羊子曰其諸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穀梁傳及者及吾子叔姬也爲使來者不使得歸之意也○胡氏傳左氏曰反馬也禮嫁女留其送馬不敢自安及廟見成婦遣使反馬則高固親來非禮也又禮女子有行遠父母有歲一歸寧今見逆而未易歲也而叔姬亟來亦非禮也故書及書來以著其罪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之所禁而何犯乎宣公許其臣越境行而莫禦高固委其君命竟自如而不已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爲非常爲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 ○左氏傳楚子伐鄭陳及楚平晉荀林父救鄭伐陳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孫氏免名衛之命大夫○左氏傳晉趙盾衛孫免侵陳陳即楚故也○公羊傳趙盾弒君此其復見何親弒君者趙穿也親弒君者趙穿則曷爲加之趙盾不討賊也何以謂之不討賊晉史書賊曰晉趙盾弒其君夷獋趙盾曰天乎無辜吾不弒君誰謂吾弒君者乎史曰爾爲仁爲義人弒爾君而復國不討賊此非弒君如何趙盾之復國奈何靈公爲無道使諸大夫皆內朝然後處乎臺上引彈而彈之已趨而辟丸是樂而已矣趙盾已朝而出與諸大夫立於朝有人荷畚自閨而出者趙盾曰彼何也夫畚曷爲出乎閨呼之不至曰子大夫也欲視之則就而視之趙盾就而視之則赫然死人也趙盾曰是何也曰膳宰也熊蹯不熟公怒以斗擊而殺之支解將使我棄之趙盾曰嘻趨而入靈公望見趙盾愬而再拜趙盾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趨而出靈公心怍焉欲殺之於是使勇士某者往殺之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嘻子誠仁人也吾入子之大門則無人焉入子之閨則無人焉上子之堂則無人焉是子之易也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君將使我殺子吾不忍殺子也雖然吾亦不可復見吾君矣遂刎頸而死靈公聞之怒滋欲殺之甚衆莫可使往者於是伏甲于宮中召趙盾而食之趙盾之車右祁彌明者國之力士也仡然從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趙盾已食靈公謂盾曰吾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吾將觀焉趙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拔劍於君所趙盾知之躇階而走靈公有周狗謂之獒呼獒而屬之獒亦躇階而從之祁彌明逆而踆之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然而宮中甲鼓而起有起于甲中者抱趙盾而乘之趙盾顧曰吾何以得此于子曰子某時所食活我于暴桑下者也趙盾曰子名爲誰曰吾君孰爲介子之乘矣何問吾名趙盾驅而出衆無留之者趙穿緣民衆不說起弒靈公然後迎趙盾而入與之立于朝而立成公黑臀○穀梁傳此帥師也其不言帥師何也不正其敗前事故不與帥師也○胡氏傳案左傳稱陳及楚平晉荀林父伐陳卿皆不書者以下書晉侵加兵于陳則陳及楚平可知矣以趙盾孫免書侵即林父無詞可稱亦可知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晉嘗命上將帥師救陳又與諸侯之師伐鄭今而即楚無乃

公已布關盍亦自反而[illegible]也不内省徒遽以兵加之則非義矣故林父不書伐而書免書侯以正晉人伐以主盟討其道也 夏四月○秋

八月螽 [illegible]螽災害稼也不書故不饑○胡氏傳[illegible]螽為災[illegible]應之矣夫善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含垢[illegible]以補前行之[illegible]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穀不登[illegible]民害自此始矣[illegible]螽一物之變必書于策[illegible]後世天人感應之理不可誣當慎其所感也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illegible]良夫名衛之命大夫使來盟盟前定也○左氏傳衛孫桓子來盟始通且謀會晉也○穀梁傳來盟前定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不日前定之盟不日○胡氏傳來盟者前定者皆有[illegible]亦以釋疑又相歃血固結之爾是盟衛[illegible]晉致命而會晉事[illegible]通也必有疑焉而衛侯任其無咎故遣良夫來為此盟而公在見於盟非春秋之所貴義

夏公會齊侯伐萊 萊[illegible]在今[illegible]自見矣 秋公至自伐萊 [illegible]萊州書會齊主兵也○左氏傳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也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胡氏傳及者内為志會者外為主[illegible]故書[illegible]取向[illegible]所欲者可知矣伐萊晉志也故書會以伐致取師[illegible]可知矣公與齊侯俱不務德合會連兵[illegible]以為此舉也 大旱 [illegible]氏傳[illegible]年百姓以征役[illegible]動天變而旱乾[illegible]其以大旱書者[illegible]雩而不雨也不雩則無恤民[illegible]而不雨[illegible]天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鄭[illegible]黑壤[illegible]晉[illegible]在今[illegible]陽路[illegible]中府[illegible]晉侯之立也公不朝焉又不使大夫聘晉人止公于會盟于黃父公不與盟以賂免故黑壤之盟不書諱之也○胡氏傳會而不得見不以不得見為諱盟而不與盟不以不與為諱[illegible]不在公而主會盟者之罪耳與之會不與其盟而公[illegible]晉者之過也書會不書盟若是何[illegible]是也[illegible]侯[illegible]公既不朝又不使大夫聘而每歲[illegible]是宣公行有不慊於心而非晉人之咎矣凡不貞者臣為君隱子為父隱於以養臣子愛敬之心而不專盟主又以賂免則不貞在己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 過時也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往聘于[illegible]有疾而復也○公羊傳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何譏爾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穀梁傳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復者事畢也不專公命也○胡氏傳[illegible]乃復譏君命也有疾亦不復可乎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未致事而死以尸將事楚伐吳陳侯使公孫貞子往弔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人辭焉上介芋尹蓋曰寡君使蓋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慼大命隕隊絕世于良廢日[illegible]一日[illegible]今君命逆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illegible]不可乎吳人不敢辭君子以為知禮乃者無其上之詞其曰復事未畢也 辛巳

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illegible]有事于大廟[illegible]事[illegible]以[illegible]仲遂卒[illegible]于年[illegible]猶繹萬入去籥故[illegible]書其失禮劉氏曰書仲遂見仲氏之後世為卿也稱名當[illegible]而不已之詞與猶之望之義同○左氏傳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公羊傳仲遂者何公子遂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貶為弒子赤貶然則曷為不於其弒焉貶於文則無罪於子則無年[illegible]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何[illegible]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illegible]為兩行其爵者何[illegible]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籥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猶者何通可以已也○穀梁傳仲遂卒于垂為若反命而後卒也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為疏之也是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猶者可以已之辭也繹者祭之旦日之享賓也萬入去籥以其為之變譏之也○胡氏傳有事言時祭此公子遂也曷為書字古者諸侯立家大夫卒而賜氏其後有權臣[illegible]而不由其道矣是乎有生而賜氏其在魯則季友仲遂是也襄仲殺適立庶宣公[illegible]之故生而賜氏使世大夫以名之也[illegible]其卒書[illegible]以志變法也[illegible]為[illegible]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猶者可已之辭萬舞也以其無聲也故入而[illegible]用籥聲也以其有聲也故去而不作是謂故知不可存其禮而不能格也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聞則不繹[illegible]者[illegible]宗廟不得其全始終之恩於臣子今仲遂[illegible]卒而[illegible]則步亂[illegible]大臣之禮矣春秋端本君[illegible]而不得其道至以大夫馬遇人相視大倫滅矣尊君而[illegible]後世[illegible]家專政降君[illegible]生人[illegible]如此存君臣之義也

戊子夫人嬴氏薨 宣公[illegible]僖公[illegible]母為夫人[illegible]敬嬴[illegible]書其[illegible]文公[illegible]夫人[illegible]以稱夫人自我[illegible]事[illegible]其子[illegible]公[illegible]國立以為夫人[illegible]亂矣春秋[illegible]氏[illegible]四[illegible]于太廟[illegible]人[illegible]夫人王[illegible]書[illegible]無天[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何[illegible]公不待[illegible]于太廟[illegible]立則從[illegible]無[illegible]可[illegible]出[illegible]正可[illegible]

晉師白狄伐秦 [illegible]白狄[illegible]國在今延安[illegible]左氏傳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晉人獲秦諜殺諸絳市六日而蘇○胡氏傳[illegible]已可矣而不[illegible]非義[illegible]秦人之[illegible]自[illegible]知[illegible]以伐之[illegible]可[illegible]矣乃[illegible]與師[illegible]自見矣 楚人滅舒蓼 [illegible]姓[illegible]舒蓼[illegible]國在今[illegible]○左氏傳楚為眾舒叛故伐舒蓼滅之楚子疆之及滑汭盟吳越而還○胡氏傳[illegible]二國[illegible]舒[illegible]列[illegible]在周公所膺[illegible]者其自相攻滅中國何[illegible]春秋書而不削者[illegible]楚人[illegible]舒蓼及滑汭盟吳越勢益張大[illegible]中國[illegible]民有[illegible]左[illegible]之憂矣[illegible]斯世者當以為[illegible]有[illegible]而不可忽則聖人之意也 秋七月甲子日有

食之既 既盡也食盡為異大也不書朔闕文也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

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illegible]書[illegible]以見失禮之甚也○左氏傳[illegible]敬嬴旱無麻始用葛[illegible]雨不克葬禮也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公羊傳[illegible]我[illegible]君[illegible]頃熊者何宣公之母也而者何難也乃者何難也[illegible]而[illegible]乃[illegible]難乎[illegible]也○穀梁

僖而不克葬甚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而不克葬甚矣不以制也庚寅日中而克葬而緩辭也足乎日之辭也○新氏傳曰是先以夫人葬以小君附于姑而始有二夫人也則四匹之以正其事今敬嬴以夫人葬以小君使附于姑無與以正之從同同可也而於宣公元年即以所事繼姜婦之何也曰婦有姑之詞見敬嬴遂以子貴援例而受立爲夫人也僖公享國八年然後致成風而嘗嬴之亟也雖云援例曾君臣之責亦可知矣無眠而書者若此者猶極當誅君而書即位既敬嬴以其子宣公得齊襄仲殺太子及其母弟雖假手于仲齊欺嬴之謀也經書子赤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其文無服而讀者有傷切之意○曰以事葬不可威也傳謂哭而過市市人皆哭敬嬴逆天理拂人心之狀悖矣且於政事有不克葬焉而後爲無天道乎此皆直書以見人心與天理之不可誣者也夫喪事有進無退咎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祖于庭堋于墓以弔賓則其退有節以襄事則其擧有時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諱不以制也或曰卜葬先遠日所以避不懷也諸侯相朝與葬見天子入門而雨霑服失容則廢然則定大事人情所不見乎盡者反日皆雨不待成禮而葬乎庶車與萬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亦不能爲而備何也且公廢之於墓次其禮者遂不同矣不得不可以爲說無財不可以爲悅得之爲有財古之人皆用焉而不能爲之備是以其親也不亦甚乎故殺其下子曰而不克葬哀不以制也是其於古人之所處而豐也台哀也以葬又君子之所不共於喪事以敬春秋之旨也

城平陽 平陽杜氏曰魯邑今兗州路滕州鄒縣有南平陽○左氏傳書時也

楚師伐陳 ○左氏傳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公至自齊 公既如齊而使仲孫蔑如京師非禮之甚也

夏仲孫蔑如京師 仲孫氏蔑名魯三命大夫也○左氏傳王使來徵聘夏孟獻子聘於周王以爲有禮厚賄之○胡氏傳以凌言之比事春秋殺也當歲首月公朝于齊夏使大夫聘于京師此皆比事可於人作欽遂而后自見者也宣公享國九年於周纔一往聘其在齊則又再朝矣親夕如齊每行必致深罪之也○建戰國周衰甚矣齊威王往朝于周而天下皆賢之是春秋時乎而宣公不能也故聘覲一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覺而信畔侵陵之役起矣此經書君如齊臣如周之意而特書王正月以表之也

齊侯伐萊 君親將也

秋取根牟 内得用師少而小書曰取根牟東夷小國在今益都路寧海州牟平縣公羊傳根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八月滕子卒 滕昭侯名元子壽立是爲文侯○左氏傳滕昭公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荀氏林父名三命大夫晉主會於扈討陳不會故荀林父伐之○左氏傳會于扈討不睦也陳侯不會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胡氏傳案左氏討不睦而陳侯不會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陳晉侯卒乃還目知經所書者亟晉罪陳之詞也會于扈以待陳而陳侯不會然後林父以諸侯之師伐之也則變文自反而有禮矣不書諸侯之師而曰林父帥師者在會諸侯皆以師聽命而林父兼將之也則其衆將多晉主夏盟又書敘陳所宜與也而惟楚之即夫豈義乎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 晉成公名黑臀文公子襄公弟立是爲景公是時魯事齊不書葬魯不往會也○左氏傳晉侯卒于扈乃還○公羊傳扈者何晉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卒于會故地也未出其地故不言會也○穀梁傳其地于外也其日未踰竟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衛成公名鄭子遬立是爲穆公不書葬不往會也○胡氏傳晉成公何以不葬魯不會也衛成公何以不葬亦魯不會也衛成事晉甚謹而魯宣公獨卑向齊衛欲爲晉致魯故謀爲扈之會而特使孫良夫來盟以定之也及晉于黑壤扈之會魯人止公賂僅免是以黑壤之會皆前日諸侯而魯獨不往二國喪以表赴亦皆不會此所謂無其事而缺其文者也或曰二君皆有政焉故不書葬蓋不然矣而曰人不會而無譏乎書卒而以私怨廢禮忌觀其罪已見矣春秋文簡而直觀人若日月之

宋人圍滕 將卑師少也○左氏傳宋人圍滕因其喪也○胡氏傳圍國非無私也由生事義失之遠矣將卑師少所能辦也以動大衆而使大夫爲主師明矣然而稱人是貶之也滕小國又方有喪所宜私哀恤也不假而用兵革以圖之比事以觀知見晏之罪在不仁矣

楚子伐鄭晉郤缺帥師救鄭 ○左氏傳楚子爲厲之役故伐鄭晉郤缺救鄭鄭伯敗楚師于柳棼國人皆喜唯子良憂曰是國之災也吾死無日矣○胡氏傳楚其加鄭鄭敦爲成職人成何爲罪何也鄭自成公初立會楚而從中國正也楚人以是爲師而加鄭不義矣故宣公三年書人書侵罪之也次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者倖免有罪致討者而楚師至焉故特書爵與之也然頃師動衆報日不討怕職鄭之爲事則非義舉矣故又次年傳稱楚子伐鄭而經書人再貶之也至是楚爲厲之役乃伐鄭亦非謂可伐也而鄭不一日即師書其爵者至此書爵見其晉景中華以雪是諸鄭矣何以知其非與之乎曰丁書晉郤缺帥師救鄭則甚非與之也由此觀春秋書爵皆與之乎亂賊之黨薄華夷之辨以一字爲褒貶切者明矣

陳殺其大夫洩冶 洩氏冶名陳三命大夫○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于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詩云民之多辟無自立辟其洩冶之謂乎○穀梁傳稱國以殺其大夫殺無罪也洩冶之無罪如何陳靈公通于夏徵舒之家公孫寧儀行父亦通其家或衣其衣或衷其襦以相戲于朝洩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猶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君愧於洩冶不能用其言而殺之○胡氏傳稱國以殺者君與用事大臣同殺之也稱其大夫者不失官守而殺之者有專殺之罪矣洩冶無罪而書名何也洩冶諫君者必死亡國弑君之禍故書其名爲徵舒弑君楚子入陳陳之禍本於此所謂其事者名而書其名者也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洩冶之盡言無隱不愧乎史魚之直矣方諸比干自靖自獻于先王則未可同日而語也洩冶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肸之儔乎故杜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如叔肸者矣邪不食其祿

十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 胡氏傳此亦如齊而致其至而不書月上九年亦如齊亦致其至而書月者爲是年夏使仲孫蔑如京師故特於歲首書王正月以著宣公之罪而君臣名分之際蓋嚴如此也歸田以爲私惠比於君臣名分之際則大，不侔矣

齊

人歸我濟西田程子曰魯昔賂齊以田今齊來歸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之田○公羊傳齊人歸我濟西田齊已取之矣其言我何言我者未絶於我也曷爲未絶於我齊已言取之矣其實未之齊也○穀梁傳公娶齊齊由以爲兄弟反之不言來公如齊受之也○胡氏傳宣公於齊服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之擧又每歲往朝于齊迷雖有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能順事己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歸者及我有書曰歸此獨書我則謬矣以季冥單歷事人不以其道愛惠是之意或謂齊西田本封故書我則謬矣而得地倶悅人之亦從用正事已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不書朔缺己巳齊侯元卒惠公名元子無野立是爲頃公齊崔氏出奔衛擧族出奔故書崔氏文也○左氏傳齊惠公之卒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凡諸侯之大夫違告於諸侯曰某氏之守臣某失守宗廟敢告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不然則否○公羊傳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穀梁傳氏者擧族而出之之辭也○胡氏傳崔杼有寵於惠公高國畏其偪也公卒而逐之奔衛書崔氏以族奔也許翰以爲崔杼出而自反而能弑君者以其宗疆家此崔氏族之早也其說得矣所謂盡世卿者非公羊本旨而門弟子如尹氏武氏稱世卿而附益之於此爾經有事同而詞異者事異而詞同一現也是而不通公如齊五月公至自齊左氏傳公如齊奔喪○胡氏傳文姜如齊親奔喪非禮也春如齊朝惠公夏如齊奔喪矣

通志堂

五一百九二

左氏傳曰弒君者若曰殺之則可也○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夏氏徵舒名陳大夫靈公名平國十年之是爲成公○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胡氏傳徵舒弒君而稱名氏以弒何也陳靈公之無道也而稱大夫以名氏以弒何也稱夏姬之淫其亂大夫于朝而肆其言於夏氏之家恐其及而不足坐觀故弒之名氏以見君臣草野身見殺而其言驗見名所不得斥責其君者王謂靈公不以道使民故稱大夫以弒者非其君之罪歟以見靈公不能納而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弒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鄧氏曰靈公見弒之由使有國者必以遠色修身爲心也以爲罪不及民故稱大夫以弒者非經意矣六月宋師伐滕左氏傳滕人恃晉而不事宋六月宋師伐滕○胡氏傳諸侯用衆必有名而後動若用衆以伐所當加也宋大國上公今伐滕小國且滕不事宋者其罪不足也今鄭有叛逆不能聲罪致討乃用大衆以伐所當恤之小邦已無所關而從何尤焉故特稱師以著其罪而及於討亂賊之也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公孫歸父仲遂之子也○胡氏傳歸父仲遂之子也三命例書公孫者親而貴有寵宣公而使齊侯之能定其位而又以濟西田歸之也故分則微身以事之而不顧分屈爲見則親往奔喪而使貴卿會其葬不顧大夫之禮盟其之世也比事考之義自見矣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左氏傳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胡氏傳伐罪而鄭及楚平諸侯伐鄭取成而還其稱人貶也鄭居大國之間從於強令豈其罪乎不能以德鎮撫而用力爭之是謂五十步笑百步耳何所以爲是白

是亦楚以盟也罪在晉矣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王之母弟也○公羊傳王季子者何天王之母弟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穀梁傳其曰王季子貴之也○胡氏傳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左氏傳劉康公來報聘○公羊傳王季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王季子何貴也何休曰天子之大夫也其曰王季子何貴也又王之母弟也王有時聘以結諸侯之好傳也宜公即位至是十年不朝于周而比年朝齊不奔王喪而奔齊侯喪不書賵葬而使歸父會齊侯之葬從來樂乎勿聘焉則可也而使王季子來王室益不振矣自是王聘春秋不書矣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繹杜氏曰邾邑今在鄒縣北有繹山○左氏傳師伐邾取繹○胡氏傳司貴卿爲主將擧大衆出征伐不能討齊弒逆之亂則來封告而乃於邾不能討之罪而乘弱侵小復在邾是爲盜也當此時陳有弒君之亂鄭有叛逆者侯之策矣曾不是圖而有事於邾不亦悖乎故四國伐鄭取成而皆著其罪之也大水爲災故也季孫行父如齊○左氏傳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公孫歸父如齊○胡氏傳季氏行父如齊伐邾故也○公孫歸父如齊初聘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君之政而又使季孫行父聘之則以臣公之不知爲國以禮而年之初聘季孫歸父聘齊報聘非禮也故不書則年之間其聘齊而又使歸父聘齊數矣其罪可見凡公如齊而歸父如齊又使行父比年如齊而使行父聘齊而皆不書其罪不爲之後世鑒也齊侯使國佐來聘報秋季孫聘○胡氏傳國佐名齊之命大夫曹公比年如齊而齊始聘魯之比年朝聘來朝矣自是齊魯之好始結而季孫行父又聘之故今始書其來聘○左氏傳饑爲災也有年以謹其事爲大事也凡年之饑必先書其所以然也○左氏傳凡大饑爲災也○胡氏傳曰饑不書何以書何以此書以重書也其稔也○公羊傳以其災之甚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五穀不升謂之大饑一穀不升謂之歉晉趙盾有名於此時而鄭不於楚十年之閒兵革不息至是歸于楚而晉不能撫有之也○楚子伐鄭○左氏傳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斲子家之棺而逐其族改葬幽公謚之曰靈○胡氏傳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諸侯之師戍鄭鄭子家卒鄭人討幽公之亂鄭伯逃歸者以有所畏也楚子伐鄭自是數年楚伐鄭無虛歲鄭由是恃晉而輕楚也比事以觀晉失霸于諸侯之策矣然若曰鄭伯自知其罪而歸楚也則自楚自強則楚可知矣此年楚子伐鄭不以楚爲罪也知此者以傳書晉士會救鄭逐楚師于潁北

其類以傳爲案者也
而經則之明者可知矣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辰陵陳地今在陳州西華縣○左氏傳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焉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胡氏傳楚有討陳之志明年楚子入陳而縣之鄭伯乃從楚而不亦盟于辰陵傳曰凡公侯伯子男之盟辰陵之盟楚主盟中國而不能以讓於王之中國而不能分明之無恥何者謂也其下爲夷狄進之入中國而不能以討賊子則亂臣逆子有所畏也不賊君父無君父無在中國則亂臣賊子有討者矣楚以夷狄進之大

通志堂

人類矜焉會同謝得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晉狄會于欑函方用兵伐晉與狄方會于欑函而不謀少西氏之逆也而楚人能謀之所謂禮失而求之野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辰陵之盟所以得書於經而詞無貶乎聖人討賊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內將尊師少例書主將名氏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 杜氏曰欑函狄地○左氏傳晉郤成子求成于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穀梁傳不言及外狄也○胡氏傳春秋之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書會戎會狄會吳皆外詞也內中國故詳外四夷故略今中國有霸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事焉而會夷狄會吳伐莒皆方求成于狄是失所當務而養其一指不能三年而緦小功之察不亦值乎凡此直書其事不待貶絕而義自見者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 陳公孫名寧二命大夫儀氏行父名陳一命大夫書楚人殺陳夏徵舒正也而納公孫寧儀行父則罪也直書其事而非自見程子曰楚人衆詞大惡衆所欲誅也夏徵舒弒君楚莊之義同非獸也楚子君親將也殺夏徵舒正也而納公孫寧儀行父臣也國所不容故書納○左氏傳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書有禮也厲之役鄭伯逃歸自是楚未得志焉鄭既受盟于辰陵又徼事于晉○公羊傳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外討也不與外討者因其討乎外而不與也雖內討亦不與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討諸侯之義不得專討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為無道者臣弒君子弒父力能討之則討之可也○穀梁傳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此皆大夫也其言納何納公黨與也○穀梁傳楚人殺陳夏徵舒此入而殺也其不言入何外徵舒於陳也其外徵舒於陳何也明楚之討有罪也○楚子入陳入者內弗受也日入惡入者也何用弗受也不使夷狄為中國也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納者內弗受也輔人之不能民而討猶可入人之國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不可○胡氏傳稱人者衆詞也大惡人人之所同惡人人之所得討其稱楚人殺徵舒諸夏之罪自見矣案左氏傳楚子為夏氏亂故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徵舒轘諸栗門而經先書殺後書入者與楚子之能討賊故先之也討其賊為義取其國為貪舜跖之相去遠矣其分乃在於善與利耳楚莊以義討賊勇於為善舜之徒也以貪取國急於為利跖之徒矣舜跖之相去特在一念須臾之間而書法如此故春秋傳心之要典不可以不察者也或曰聖人大改過楚雖縣陳能聽申叔時之說而復封陳可謂能改過者矣猶書入陳以與之何也曰楚縣陳申叔時諫復封之然猶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而又納其亂臣是制人之上下使不得其君臣之道也晉人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子產對曰若寡君之二三臣而晉大夫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夫他國非所當與也而必欲納其亂臣存亡興滅其若是乎仲尼重傷中國深美其有討賊之功故特從末減不繫取陳而書入猶曰復之可矣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弒蓋致亂之臣也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說辭於楚託於討賊復歸以自脫其罪而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人用之是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謂以毒飲之可乎故聖人外此二人於陳而特書曰納納者不受而強納之者也為楚莊者宜奔偕徵舒之宮封洩冶之墓尸孔寧儀行父于朝肆于陳更定其君而去其庶幾乎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靈公被弒是以緩葬○公羊傳葬陳靈公討此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君子辭也楚已討之矣臣子雖欲討之而無所討也○胡氏傳討賊者非臣子也何以書葬天下之惡一也本國臣子或不能討而上有天王下有方伯又其次有四鄰有同盟有方域之諸侯有四夷之君長與凡民皆得而討之所以明大倫存天理也徵舒雖楚討之陳之臣子不可以釋怨矣故得書葬君子詞也

楚子圍鄭 ○左氏傳楚子圍鄭旬有七日鄭人卜行成不吉卜臨于大宮且巷出車吉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師鄭人修城進復圍之三月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懷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唯命是聽其俘諸江南以實海濱亦唯命其翦以賜諸侯使臣妾之亦唯命若惠顧前好徼福於厲宣桓武不泯其社稷使改事君夷於九縣君之惠也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君實圖之左右曰不可許也得國無赦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幾乎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潘尪入盟子良出質○胡氏傳案公羊傳言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楚子縣陳蓋滅之矣而經止書入其於鄭也入自皇門至于逵路蓋亦入其國都矣而經止書圍蓋為楚莊恕也不著其辰陵諸夏之罪乎上無天王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臣弒君子弒父諸夏不能討而夷狄能討之春秋取大節略小過雖如楚子猶陵上國近偪王都之惡猶從末減於以見誅亂臣討賊存正大倫之為重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氏曰救鄭而經不書者蓋鄭已與楚平不及於事但與戰而已書晉及責在晉也邲杜氏曰鄭地今滎陽鄭州管城縣西有邲城○左氏傳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先縠佐之士會將上軍郤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而動不後隨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為是征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荊尸而舉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奸矣蔿敖為宰擇楚國之令典軍行右轅左追蓐前茅慮無中權後勁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旅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賤有等威

德不過矣武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彘子曰不可晉所以伯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由我失伯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彊而退非夫也命有軍師而卒以非夫唯群子能我弗為也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成為臧逆為否眾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己也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韓獻子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為罪已重不如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沈尹將中軍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眾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貳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彘子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蚡冒

篳路藍縷以啟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徼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俟必從彘子知季曰原屏咎之徒也趙莊子曰欒伯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宰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群臣問諸鄭豈敢辱候人敢拜君命之辱彘子以為諂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群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群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晉鮑癸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癸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有辭君子也既免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熒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獻子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彘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

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彘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趙旃夜至於楚軍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楚子為乘廣三十乘分為左右右廣雞鳴而駕日中而說左則受之日入而說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為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啟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工尹齊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穀不德而貪以遇大敵不穀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靈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上軍駒伯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謗生民不亦可乎殿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戶之曰君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還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趙旃以其良馬二濟其兄與叔父以他馬反遇敵不能去棄車而走林逢大夫與其二子乘謂其二子無顧顧曰趙傁在後怒之使下指木曰尸女於是授趙旃綏以免明日以表尸之皆重獲在木下楚熊負羈囚知罃知莊子以其族反之廚武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菆納諸廚子之房廚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乎知季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二者還

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丙辰楚重至於邲遂次于衡雍潘黨曰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為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為武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違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幾而安人之亂以為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以示子孫其為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可以為京觀乎祀于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是役也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而立公子魚臣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謂是類也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於怙亂者也夫鄭伯許男如楚秋晉師歸桓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困獸猶鬥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公羊傳大夫不敵君此其稱名氏以敵楚子何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曷為不與晉而與楚子為禮也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

為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illegible]不毛之地使[illegible]事君王之命莊王以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也[illegible]至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麾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郢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死者數人廝役扈養死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毋乃失民臣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杆不穿皮不蠹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彊者吾辟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令之還師而逆晉寇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眾之走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嘻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令之還師而佚晉寇○胡氏傳曰[illegible]左氏晉師救鄭[illegible]入鄭[illegible]非觀釁之師也故釋楚不與而使[illegible]

秋七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illegible]

[illegible]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illegible]

[illegible]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illegible]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左氏傳齊師伐莒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illegible]

夏楚子伐宋[illegible]

秋螽[illegible]

晉殺其大夫先穀[illegible]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illegible]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illegible]

晉侯伐鄭[illegible]

秋九月楚子圍宋[illegible]

韙宋○胡氏傳宋人要以盟君子以爲楚已非義圖之道與大衆聽民爲
又非恤患之義特書救陳以著其明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
事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卦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
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始謀不臧至於見伐見圍幾亡其國則自
取之也春秋端本故責宋爲
深若蠻夷猾中國則前明矣 **葬曹文公○冬公孫歸父會齊**
侯于穀 ○左氏傳見晏桓子與之言魯樂桓子曰子家其亡乎懷於魯矣懷必貪貪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己一國謀之何以不亡
○胡氏傳夫禮所以辨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非王事而自
相會聚是僭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失列下與外臣會以外臣而抗尊其
仕上與諸侯會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贊其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所
由來者漸矣故易於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
若合符節可謂
深切著明矣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爲宋請平楚也○左氏傳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孟獻子言於公曰臣
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
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
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胡氏傳楚子不假道於宋以滑鄭陳而圍之歲及中
華甚矣諸侯猶不能與爭而魯屢與楚盟奔走以事之伏存先代之後非以
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甘事荊蠻不免至于奔走竭其力若此者聖人
不徒筆之於經也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 **夏**

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宋人懼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公羊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大其平乎己也何大其平乎己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窺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吾聞之也圍者柑馬而秣之使肥者應客是何子之情也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勉之矣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舍而止雖然吾猶取此然後歸爾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己也此皆大夫也其稱人何貶曷爲貶平者在下也○穀梁傳平者成也善其量力而反義也人者衆辭也平稱衆上下欲之也外平不道以吾人之存焉道之也○胡氏傳此華元子反二卿之事其稱人何貶也春秋賤詐而嘉使二卿不受其情釋怨解紛使宋無

亡國之憂楚無滅國之罪功可大矣曷爲貶也書叛君臣用命以成乎國之功而其君不預
則民作忠今二卿自以情實私相告語取必於上以成平國之功而其君不預
知焉非人臣之義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君有聽於臣父有聽於子夫有聽於
婦中國有聽於夷狄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故平以解紛雖其所欲而平
者在下則大倫紊矣聖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故褒貶如此然則臣而有安國家
利社稷者專之不可乎曰專之而可者謂閫外也子反在君之側與奏報之難
殊旨之失矣急於平而專之若是哉或曰子反據實則知其可矣華元強國多
難而舒其情實何尤焉夫宋先代之後武王所封以備三恪楊見侵而非有可
戮之罪也若以大義責之曰子爲上卿不能恤小助弱爲虐陵我邦保塞我城
專欲威我社稷綏子得之何面目見中華之士乎使子反果申是非曉賢以爲
義動退師止寇結盟而反矣何必輕以情實啓不測之險乎後世
中陵效其所爲交鄰境而貪者以爲非純臣也故春秋之法矣 **六月癸**
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嬰兒名嬰兒地在今平陽潞氏赤狄之別種也子
路潞州潞城縣○左氏傳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
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
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
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罪也後
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
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
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
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
殺之○公羊傳潞何以稱子潞子之爲善也躬足以亡爾雖然君子不可不
記也離于夷狄而未能合于中國晉師伐之中國不救狄人不有是以亡也○穀
梁傳滅國有三術中國謹日卑國月夷狄不日其日潞子嬰兒賢也○胡氏傳
且潞之君之也上爲主將略而稱師者著其暴也滅而舉號及氏者滅見潞
之罪其爲君之不仁也潞嬰兒不死社稷比於中國而書爵者免嬰兒之責
而已以潞氏有族狄爲非邪夷也並幽東郊不開伯爵征之則執乳城侵諸
反之夫王代之是人侵河近在王畿諸侯擅之皆門庭之寇不可縱而莫禦者
也雖然惟以不稀其兵力救之無貴有也今春秋未書侵掠與境非門庭之
寇而特書暴以滅之其不仁甚矣春秋所以責晉而略狄也又有罪焉者夫伐
國之要討其罪人斯止矣苟方氏潞子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
又傷潞子之目則酆舒者罪之在也爲晉計者執酆舒數其罪而殺之一
子以紀其政而返則諸狄服穆域安矣今乃利狄之土滅潞氏以其君歸何義
乎春秋所以貴晉而略狄也 **秦人伐晉** 秦桓公伐晉左氏傳秋七月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左氏傳王孫蘇與召伯毛伯爭政使王子捷殺召戴公及毛伯衛卒立召襄○
公羊傳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穀梁傳王札子者當上之辭也殺召伯毛
伯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矯王命以殺
之非忿怒相殺也故曰以王命殺也以王命殺則何志焉爲天下主者天也繼
天者君也君之所存者命也爲人臣而侵其君之命而用之是不臣也爲人君
而失其命是不君也君不君臣不臣此天下所以傾也○胡氏傳王臣有書字
書名者王季子是也有書子而繫名者王子虎是也此稱王札子者殺專以
爲當上之辭也其爲當上之辭者矯王命以殺之也爲天下主者天也繼天者

君也焉之所司者命也焉人臣而使其君之命則不臣焉人君而假其臣以命不君君不君臣不臣天下所以傾也所侍[illegible]殺胡氏所以殺人不是爲賊請施刑侯君子以爲義王札子之罪當此刑胡氏傳之人事感於而天王不能施之無政刑矣何以保其國而不替乎 秋螽 此日物發應於往宜公爲國虛內以事外去貢而務與鄰爲朝會聘問賂遺之未而不知務其本者也故民氣應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五年復螽此虐處[illegible]調度不給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 無婁邾邑○胡氏曰[illegible]引其民之心[illegible]起矣 傳之始失也者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己之不自大[illegible]從大夫會又無以下之政後大夫與大夫會[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出矣田氏之篡齊卒之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 初稅畝 初者始也稅畝者井田之外又履其餘畝而稅之也其將能乎 [illegible]畝自畝而同[illegible]公田多早而井什九自畝其中爲公田一夫五口之家者八家私百畝而同養公田[illegible]五口名[illegible]餘夫餘夫受田二十五畝[illegible]別田之[illegible]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一歲[illegible]下田[illegible]歲一墾[illegible]故年一換土易居財力平[illegible]耕[illegible]十年之[illegible]雖水旱民無[illegible]什一之[illegible]也由是[illegible]以井計稅夫[illegible]以[illegible]也今[illegible]公不知[illegible]而[illegible]什一之外又[illegible]畝而稅之乃所以重困農民[illegible]至[illegible]不足[illegible]公谷[illegible]有未始有也程子曰天[illegible]作[illegible]以五口八口爲率受田百畝如有[illegible]夫也[illegible]別[illegible]田[illegible]畝[illegible]東[illegible]受田[illegible]不[illegible]以[illegible]之外[illegible]人也 左氏傳[illegible]初[illegible]以[illegible]以[illegible]也

通志堂

○公羊傳初稅畝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初稅畝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履畝而稅也何譏乎始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古者曷爲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穀梁傳初稅畝初者始也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初稅畝非正也古者三百步爲里名曰井井田者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以公之與民爲已悉矣古者公田爲居井竈蔥韭盡取焉○胡氏傳古者井田之法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書初稅畝者譏也法而稅則公田爲助勤者藉也嗣因其法爲徹稅者也其實皆什一也古者上下相親上之於下則[illegible]發[illegible]私終二十里惟恐民食之不給也下之於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恐公田之不善也故助法行而頌聲作矣世衰道微上下交惡民惟私家之利而不竭力以奉公上惟[illegible]則[illegible]入而不恤[illegible]以行下水旱[illegible]其相繼而起公田之入薄矣所以廢助法而稅畝乎初者[illegible]之端也其後作丘甲用田賦[illegible]不足則皆宣公啟之也故[illegible]作[illegible]宗[illegible]其[illegible]與[illegible]作夫[illegible]食[illegible]有[illegible] 冬蝝生 蝝螽子也○左氏傳冬蝝生者也○欲[illegible]成[illegible]而不變其必本乎[illegible]始[illegible]書生饑也幸之也公羊傳蝝生未有[illegible]蝝生何以書不書此何以書幸之也幸之者何猶曰受之云爾受之云爾何上變古易常應是而有天災其者則宜於此焉變矣○穀梁傳蝝非災也其曰蝝非稅畝之災也○胡氏傳始生[illegible]蝝[illegible]大[illegible]秋螽[illegible]自[illegible]又生[illegible]災[illegible]及民也而[illegible]志之如此者[illegible]民[illegible]惟天[illegible]人之心王者之務也凡天災而不懼怨民[illegible]民[illegible]事而不修而又爲繁役[illegible]以感之[illegible]一歲無日矣 饑 饑[illegible]秋蟲[illegible]冬[illegible]○胡氏[illegible]其

秋饑[illegible]多矣書于經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何也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雖有凶旱民無菜色足歲雖螽蝝而遷至分饑者宣公爲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未而不教其本所庫竭矣倉廩[illegible]天小旱螽蝝天降饑饉[illegible]無以振業[illegible]之矣傳所以獨兩書饑以示後世爲國之不可不致本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甲氏留吁皆赤狄之別種也杜氏曰士會稱人從告辭也晉爲將帥師少也○左氏傳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大傳○胡氏傳晉荀氏[illegible]是役者士會也士[illegible]主兵甚稱人也甲氏留吁之屬種留吁其鄰邑也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爲征伐夷東部[illegible]開而上當王戌獨冕[illegible]至于太原而止哉[illegible]征伐[illegible]服[illegible]其[illegible]而止必[illegible]之[illegible]侯[illegible]人之心王者之事乎士會所以說而稱人也 夏成周宣榭火 成周東都名也宣榭[illegible]王之廟也○左氏傳夏成周宣榭火人火之也凡火人火曰火天火曰災○公羊傳成周宣榭災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穀梁傳周災不志也其曰宣榭何也以樂器之所藏目之也○胡氏傳成周天子之東都也宣榭何也[illegible]宣王之廟[illegible]書[illegible]也以[illegible]宣榭[illegible]火[illegible]史[illegible]命[illegible]知[illegible]王[illegible]之[illegible]王之廟也[illegible]書[illegible]功[illegible]不[illegible]事[illegible]樹者[illegible]堂[illegible]其[illegible]以[illegible]射[illegible]於凡無[illegible]者[illegible]之[illegible]謂之榭[illegible]如榭也

通志堂

何以書[illegible]之重其[illegible]也責夫[illegible]殺[illegible]大臣而天下不[illegible]王室不復[illegible]中國矣人火之天所以見咎乎 秋郯伯姬來歸 左氏傳出也○胡氏傳郯伯姬來歸出也內女出書之事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婦之道若不得於[illegible]夫婦之道苦[illegible]罪多矣後相[illegible]皆[illegible]其[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首時所以判[illegible]以衷[illegible]家[illegible]命[illegible]有[illegible]所以聖[illegible]易[illegible]成[illegible]爲[illegible]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凡男女之際[illegible]于策所以正人倫之本也其旨微矣 冬 大有年 非常之有年也程子曰宣公弒立者也其宣[illegible]有[illegible]大有年則書之[illegible]大有年曷爲大有年○胡氏傳程氏曰人有年[illegible]異也[illegible]水旱饑[illegible]若[illegible]者災也山崩地震[illegible]者異也[illegible]甘露[illegible]者祥也大有年上瑞矣何以爲記異乎凡[illegible]人[illegible]而天以[illegible]應之者[illegible]也人事順於下則天氣和於上宣公弒立逆理亂倫以[illegible]三年[illegible]乃大有年所以爲異乎夫大有年一而[illegible]史[illegible]書之則爲祥仲尼筆之則爲異此言外微旨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也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 昭公名錫我[illegible]是爲[illegible]公 丁未蔡侯申卒 文公名申立是爲[illegible]公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書不月日[illegible]文也○胡氏傳日卒書[illegible]此而[illegible]禮記之[illegible]也葬而不月[illegible]在內[illegible]以爲國務華而無忠信誠怨之心計利而不知禮義鄰交之實哀死送終獨厚[illegible]而不切其身者皆闕如也大國薄其君親又[illegible]忽焉監[illegible]又[illegible]若[illegible]以[illegible]從[illegible]而不會[illegible]事以觀義自見矣 六月

癸卯日有食之（不書朔缺文也）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諸侯同爲盟故書同盟斷道晉地杜氏曰晉地○左氏傳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晉侯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及斂盂高固逃歸夏會于斷道討貳也盟于卷楚辭齊人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溫苗賁皇使見晏桓子歸言於晉侯曰夫晏子何罪昔者諸侯事吾先君皆如不逮舉言羣臣不信諸侯皆有貳志齊君恐不得禮故不出而使四子來左右或沮之曰君不出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盂而逃夫三子者曰若絕君好寧歸死焉爲是犯難而來吾若善逆彼以懷來者吾又執之以信齊沮吾不既過矣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何利之有焉使反者得辭而害來者以懼諸侯將焉用之晉人緩之逸○胡氏傳曰書同盟者皆同欲也人懷其心[illegible]）秋公至自會○冬

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公弟宣公之弟名叔肸不曰公子不爲大夫也凡書弟諸侯之弟不爲大夫者也○左氏傳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稱弟皆母弟也○穀梁傳其曰公弟叔[illegible]）

春秋集傳釋義卷七　二五

[illegible]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晉主兵臧衛世子名也○左氏傳晉侯衛大子臧伐齊至于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于晉晉師還蔡朝南郭偃逃歸○胡氏傳保國以禮爲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取侮辱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戰必於其君以行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于策見伐與伐者之罪[illegible]）公伐杞（君親將也）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戕殘賊而殺之也鄫子國君而爲邾人戕殺之於其國[illegible]世之道也○左氏傳邾人戕鄫子于鄫凡自內虐其君曰弒自外曰戕[illegible]）

甲戌楚子旅卒（楚莊王名旅于書立是爲共王○左氏傳楚莊王卒楚師不出既而用晉師楚於是乎有蜀之役○公羊傳楚子旅卒何以不書葬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號也○穀梁傳夷狄不卒卒少進也卒而不日日少進也日而不言正不正簡之也○胡氏傳楚僭稱王降而稱子書葬者從民之號而避其號是仲尼削之也若楚若吳若徐皆自王降而稱子[illegible]）

公孫歸父如晉（公孫歸父襄仲之子○左氏傳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胡氏傳宣公因齊得國故欲急事之雖易世猶未息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晉上卿而郤克當國大策討之晉方彊盛宣少儒矣歸父是昔齊而事晉欲以利爲向背無忠信義起之心者也[illegible]）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illegible]）

春秋集傳釋義卷七　二六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歸父聘晉公薨而季文子[illegible]笙魯地[illegible]○左氏傳[illegible]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罪子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書曰歸父還自晉善之也○公羊傳歸父還自晉至檉遂奔齊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歸父使於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乎介自是走之齊[illegible]○胡氏傳[illegible]君命出使未反而君薨在殯[illegible]）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八

後學新安俞　皐　述

成公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在位十八年子午立是爲襄公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書即位者言繼受國於先君也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無冰冬温也○穀梁傳無冰時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胡氏傳寒極而無冰者常燠也洪範傳曰豫常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之象成公幼弱政在三家公室不張其象已見故當寒而常燠也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獻羔而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焉此所謂藏冰之一事也今既寒而燠是藏冰之職廢藏冰之事皆[illegible]人有職而不登其職名事有本而不記其本而書無冰何以書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陽寒暑之變以人事自[illegible]此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之意也謹於微以[illegible]王事備矣三月作丘甲作者創舊而始爲之也丘甲計丘出甲也古者兵出於農之始者以爲丘作甲非也周禮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守殘者二十五人是爲一乘此司馬之制也以四丘之甸而僅出一乘今魯使一丘出一甸之賦是四倍也○杜氏曰長轂一乘計之其一甸六十四井出一乘今一丘則十六井出一乘是從征多而所得少也今作丘甲者一甸之外又計其餘丘而爲甸所令出甲則每丘之四井嘗從征多矣哀公田賦則又甚焉○左氏傳爲齊難故作丘甲○公羊傳作丘甲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丘使也○穀梁傳作丘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胡氏傳作丘甲益兵也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地方八里旁加一里爲成所以賦民者也長轂一乘此司馬法成之賦也爲齊難作丘甲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爲國之道其曰作者不宜作也○唐大下四年李靖楚濟與周制如何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爲兵矣則未知其所作者三甸而增一乘乎每乘而增一甲乎魯昭公時嘗蒐于紅革車千乘又以計甸而增乘未可知也楚人一廣之法乘至用百有五十人則車下卒且不可少而增甲其數可知也賦雖不同其實皆爲益兵其數皆增三之一是乘而增一甲未可知也○或言甲非人人之所能爲又以爲丘出甸賦加四倍者果矣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臧孫許名曾孫盟以結援赤棘杜氏曰晉地在今[illegible]

宣叔也○左氏傳聞齊將出楚師夏盟于赤棘○胡氏傳初宣公篡以賂齊又獻公[illegible]植晉伯齊於斷道之盟晉人止臧宣公欲歸父以晉見齊而奔齊季孫[illegible]人矣相歸父去晉見以爲討也故結此盟恃晉與地也其稱及會所欲也胡氏傳怕晉伐之或見討也故結此盟以固國所既欲也其稱及會所欲也惟春秋所書而此屢盟者非惟畏亂亦以國用民力所難給也成公即位之初方幼大故未有施舍已責諸國寡救之日以事非得盟之師又連與晉爲盟主周本傑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于赤棘特備書懼晉之盟柏懼之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茅戎杜氏曰戎別種也公穀皆曰貿戎○左氏傳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公羊傳王師敗績于貿戎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爲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穀梁傳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胡氏傳程氏曰王師於諸侯不言敗諸侯不可敵王也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不可敵不能抗者理也其敢敵其抗王道之失也茅戎身傷而恕不書戰存君臣之義立天下之防也劉康公邀戎伐而見敗於戎身傷而恕不書戰辨華夷之分立中國之防也是皆聖人筆削非史冊之舊文也然尊君父外戎狄爲義而君父所以尊戎狄所以攘者何也王者不以討伐威師而忌於伐戎康公不以數侮持國而輕於用兵故尊者書王而不以討伐之所以君天下禦四夷之道也書敗績于茅戎者曰自敗也其自反而至矣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自公即位春秋嘗盟於晉晉出而齊之盟相繼而救之然後舍於齊以成公之立亦不與齊交於是于是與此師○左氏傳元年冬臧宣叔令脩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春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龍人囚之齊侯曰勿殺吾與而盟無入而封弗聽殺而膊諸城上齊侯親鼓士陵城三日取龍遂南侵及巢丘○胡氏傳初魯宣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叛之伐魯成公即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爲之亦貴義乎同曰慎兵擾相與復而然此皆無義者則不待貶而罪自見矣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衛將侵齊而遇齊師故書衛及新築杜氏曰衛地○左氏傳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夏有○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次于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纓以朝許之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胡氏傳齊師侵衛而以衛主此戰何也爲衛設也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侵齊又以齊師遇而欲還良夫不可曰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遂戰于新築故齊師雖侵而此戰以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故書法如此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

敗績師以敗齊如公孫曹大夫子名克三命大夫杜氏曰齊地晉主兵為曹衛報齊故書及○左氏
傳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
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
大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
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韓獻子將斬
人郤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師
從齊師于莘六月壬申師至于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
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
地寡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
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願也若其不許亦將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
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
夏御齊侯逢丑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
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
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有
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
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
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逐之三
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
君子也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于車下射其右斃于車中綦
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
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

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使
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
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
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
其君任患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
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于狄卒
狄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于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
齊師敗矣辟女子女子曰君免乎曰免矣曰銳司徒免乎曰免矣曰苟君與吾
父免矣可若何乃奔齊侯以為有禮既而問之辟司徒之妻也予之石窌○公
羊傳曹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穀梁傳元年冬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
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于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
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說而去
相與立胥閭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六月及齊師
戰于鞌齊師敗績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
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胡氏傳大國三軍次國二軍曹伯小國
而四卿並將是四軍也當此時禮制猶存尺地皆公室之土也一民皆公室之
民也上卿行父與僑如嬰齊各帥一軍會戰而臧孫許如晉乞師又總將焉季孫
之首本不侍公特往來晉會兩軍之間預其謀議其成公初立主幼國危成季孫
一怒歸境內興師而四卿並出肆其貪欲雖與人爭成公之側有不恤也然後
敵自季氏出矣將師元帥皆其副屬詞之體也而四卿皆書者世為將為持內鍊
哉堅冰之戒亦明矣經之大例笑伐者為主而此以四國及之者以一笑之微
啟兵毒衆殘其民而以禍未息於惟門之笑豈東秦以故以四國主之為

……行事厚切著明矣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
盟于袁婁齊戰敗而使國佐如師求和也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師
自閉是至召陵而盟也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
婁師自鞌至袁婁而盟也袁婁杜氏曰齊地去臨淄五十里在今□都路臨
淄縣之西○左氏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
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
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
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
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
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
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
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百祿
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
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橈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繼舊好唯
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
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
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
晉亦唯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帥賦輿以為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
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
盟于爰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司

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公羊傳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
佐盟于袁婁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
侯晉郤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
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
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郤克曰欺三軍者
其法奈何曰法斮於是斮逢丑父己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為不盟于師而
盟于袁婁前此者晉郤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
踊于棓而窺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迓跛者使眇者迓眇者二大夫出
相與踦閭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率
師為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郤克曰與我紀侯之甗反魯衛之侵
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為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甗請諾
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
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
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為質揖而去之郤克昳魯衛之使使以其辭
而為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穀梁傳鞌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
五十里壹戰綿地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
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衞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郤獻子齊
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郤克曰反魯衞之侵地以紀侯之甗來以蕭同姪
子之母為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衞之侵地以紀侯之
甗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為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
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壹戰壹戰
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

…盟之所以…[illegible]…

召陵齊之盟則曰及國佐盟于袁婁何也荆楚暴橫憑陵諸夏齊桓公仗義帥諸侯討罪行江漢之上不倚加兵而楚人帖服其書來盟于師若楚人自服而來盟也盟于召陵者桓公退舍禮與之盟也在春秋時斯為善矣若夫晉厲畢於是永以睦秦楚之暴也鄫國大夫含憤積怨欲雪一矢之恥至於殺人盈野非有懲強扶弱之心圖伍如師將以勝定非服之也昭大夫又不以遵命使齊人盡東其畝而以蕭同叔子為質夫蕭同叔子齊君之母也則亦挾矣由是觀之不可詰合餘燼背城借一猶而去之師克使自當之使以其同為之請是于役曁而與之盟耳以及欲盟者晉也故反以晉人及之若此類是也而匹夫…已矣故制盧其如仗義天下莫大於理而猶有力不與焉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文公名鮑于國立是為共公○左氏傳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臣治煩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爭今二子者君生則縱其惑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何臣之為

庚寅衛侯速卒 ○左氏傳衛穆公卒晉三子自役弔焉哭於大門之外衛人逆之婦人哭於門內送亦如之遂常以葬

取汶陽田 袁婁之盟晉使齊歸我汶陽之田故取汶陽田併之不義故不云我不書歸而曰取者何也與書取濟西田之義同汶陽魯邑太山博縣北有汶州四十[illegible]北有故汶陽城○左氏傳晉以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胡氏傳汶陽之田本魯田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謂之取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子以正疆埋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者無異則宜奈何致於魯邦土地之疆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雖世守不可弃也不然猶小[illegible]之春秋國亦與崇國繼絕世之義也有爽世而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而孟氏謂恢于人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知於復五故曰而書取其預不作可知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 楚從結齊而不克救焉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楚公子名嬰齊之令大夫鄧杜氏曰此師○蜀魯地也公東昌路博平縣西有蜀亭○左氏傳宣公使求好于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好公即位受盟于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于楚而亦受盟于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群臣不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衆況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靈公為右二君弱皆強冠之冬楚師侵衛遂侵我師于蜀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固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侵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斲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劉氏傳慕左氏曰衛人及晉盟於伐齊故楚為陽橋之役令尹子重曰師衆而後可是王卒盡行一國俱師甚矣衆也侵衛遂侵我師于蜀致賂納質以會而不書其諱也書其會者則莫重乎其以中國諸侯降班失列下與夷狄之大夫會也季孫行父為國上卿當使其君尊榮其民於侵陵之患而危辱至此特起於今侵其偏心而不知制之以禮也書曰公有忍乃其有齊晉無霸[illegible]之德之修也不使不求行之善也躬自厚而薄責於人遠怨之方也事不[illegible]能然也而卑屈君父不亦辱乎故春秋史外[illegible]

晉與也然其[illegible]於以反求諸己則亦知戒矣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左氏謂卿不書人而又畏晉蔡侯許男乘楚車故不書皆是公羊孔聖人作經直書公及諸國微者盟是非自見何待貶人然後為貶乎程氏以諸國卿書人為貶而不書蔡許之君何不可書曰人乃反段而不書何事之間立義不同如此哉傳之不可盡信也如此當從日以為微者也胡氏曰書公及楚人卿知也盟者楚不嬰齊也釋于曰凡盟內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由是觀之公會楚公子嬰齊公往會之也公及楚人則知公為主也程子曰楚氏強盛陵轢中國諸侯苟能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宜有不能自存之理乃屈而從與之盟約見其衰弱失道可知○左氏傳公及楚公子嬰齊蔡侯許男秦右大夫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及齊國之大夫盟于蜀卿不書匱盟也於是乎畏晉而竊與楚盟故曰匱盟蔡侯許男不書乘楚車也謂之失位君子曰位其不可不慎也乎蔡許之君一失其位不得列於諸侯況其下乎詩曰不解于位民之攸墍其是之謂矣○公羊傳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一貶焉爾○穀梁傳楚其稱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屈向之驕也○胡氏傳盟而自與必先書公尊內也大書者卿皆在所稱也此書公及楚人則知主盟者楚也公子嬰齊秦右說宋華元陳公孫寧衛孫良夫鄭公子去疾國卿也何以稱人楚僭稱王春秋黜之比諸夷狄肯許不敢猶主夏盟諸侯苟能任仁賢修政事保固疆圉要結鄰好同心擇是何事君臣楚強大則畏為令尹西向服從而與之盟不亦取乎古者用夏盟諸夫不聞救衰也乃是之從不為不善擇矣蜀之盟公與晉盟則違公而不書不敢諱公而不書中國從夷狄則諱公而不書蜀之盟中國從楚者公不諱何也事宋鄭既則從同同正始之義也從荊楚而與盟既諱公於僖十九年書齊盟是以於此不諱而人諸國之大夫以見意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討其從楚○楚伐[illegible]也○左氏傳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鄭公子偃帥師禦之使東鄙覆諸鄤敗諸丘輿皇戌如楚獻捷○胡氏傳案左氏諸侯伐鄭討邲之役也遂東侵鄭公子偃帥師禦之覆諸鄤敗諸丘輿夫討邲之役則僅一敗民非觀書也遂東侵則晉帥挾境非以律也覆而敗諸則鄭用詐非正勝也晉之諸侯此皆無善也略而不紀勝負微也晉侯稱爵而以伐書何也初晉是役以以鄭之從楚也將覆中國則盟主有詞于伐鄭宋衛未葬未葬而稱爵皆越紼以吉禮從金革之事也

辛亥葬衛穆公○二月公至自伐鄭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新宮宣公之廟也廟成而主未遷故不曰宣宮而曰新宮書災紀異也書哭見非禮穀梁之說是矣○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為謂之新宮不忍言也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恭且哀以成公為無譏矣○胡氏傳廟災而哭禮也得禮為常事何以書據氏劉絢曰新宮者宣宮也不曰宣宮者神主未遷也知然者用禮稱廟皆稱謚此不舉謚故知其未遷也宮成而主未入為災而哭何譏哉宣公薨至是二十有八月而不遷主可知矣書災見不恭之

於禮亦異矣此說猶節所以合哀樂之情也猶有哭其先人之室則二哭於宮
安神主也雖未遷而哭不亦可乎曰生人之室蓋嘗寢於斯食於斯會族屬於
斯其居處笑語之所在皆可想也事死如事生故有
哭其室則哭之禮也神主未遷而哭於人情何居 **乙亥葬宋文公** 其以厚斂
殺也〇左氏傳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〇胡氏
傳案左氏文公卒始厚葬益車馬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乎不臣弘於
經未有以驗其厚也數其葬之月則僭然矣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
踰月以降殺隆遲為禮之節不可亂也文公之卒國家安靜外無危難曷為緩
憚踰時踰乎七月而後克襄事哉故知華元樂舉之棄君於惡而益其侈無疑
矣夫禮之厚薄稱人情而為之者也宋公在殯而雖大出境從會華之事惑
之甚矣哉故厚葬其君親此非有所不忍於死者特欲侈觀縱侈無知之人
耳世衰道微僭濫無以制其侈心至於秦漢之間窮竭民力以事丘隴其
禍有不可勝言者春秋據事直書而
其失自見此類是也豈不為永戒哉 **夏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拜汶陽之田 **鄭公子**
去疾帥師伐許 鄭公子名去疾三命大夫〇左氏傳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 **公至自晉** 胡氏
傳公羈至是二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
也嗣守社稷之重而不朝于周以拜汶陽田之故而往朝于晉其行事亦悖矣
此春秋所為作也公何多不致其
書曰公至自晉何其至之有以也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棘汶陽邑也今齊衛
路宜丘縣之南魯復故地取之不以義故至於此〇左氏傳叔孫僑如圍棘
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〇公羊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
聽也〇胡氏傳案左氏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夫汶陽之田本魯之故地而民不聽至於命

上將用大師環其邑而攻之何也魯自於是時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矣棘
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為之民也繇成公不知薄稅斂輕
力役修德政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亦必失之矣 **大雩** 紀失禮也 **晉**
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 赤狄之別種也〇左氏傳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上失民也 **冬十**
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
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荀氏庚名晉三命大夫因來聘而與之盟未前定也〇左氏傳晉侯
使荀庚來聘且尋盟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且尋盟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
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
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
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丙
午盟晉丁未盟衛禮也〇公羊傳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〇
穀梁傳其日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
也不言求兩欲之也〇胡氏傳劉敞曰諸侯有聘無盟聘禮也盟非禮也庚與
良夫不務以其君當道而生事專命為非禮不信以干先王之典故不繫於國
以見其遂事之罪非人臣之操此說然也其言及者公與之盟而不
言公見公之恥之也盟者春秋所惡於惡之中又有惡焉此類是矣 **鄭伐許**
衍尊師少例書某伐某曰狄之者鑒說也程子曰鄭從楚一年而再伐許其罪
可知也〇胡氏傳稱國以伐狄之也背楚事晉鄭師事焉及鄭之敗於是乎尊

甲戌

於事楚不臣中華晉鄭之所以異之職也至此一歲而再伐許其辨夫狄仍在中
國則從中國則待夷狄則從夷狄而不擇於義之可否以為去就其所以異於
夷狄者幾希況又馬弱杞募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既甚乎春秋之
法中國而夷狄行者則狄之所以深惡也以為告詞略而從告乃實錄耳一字
為褒貶義
安在也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傳宋華元來聘通嗣君也 **三月壬申鄭伯**
堅卒 襄公名堅子費立是為悼公 **杞伯來朝** 左氏傳歸叔姬故也 **夏四月甲寅臧孫**
許卒 臧文仲也 **公如晉** 左氏傳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
不敬 **葬鄭襄公** 非速緩也 **秋公至自晉** 左氏傳公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
也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
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乃止 **冬城鄆** 公欲叛晉故城
之為 **鄭伯伐許** 君親將例書爵程子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禮從戎也
備也〇左氏傳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人敗諸展陂鄭伯伐
許取鉏任泠敦之田〇胡氏傳前此鄭襄公伐許既狄之矣今悼公又伐許乃竟
稱爵何也喪未踰年以吉禮從金革之事則忘親矣稱爵非美詞所以著其惡也

乙亥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出也〇左氏傳前年杞伯來朝歸叔姬故也〇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

歸反曰來歸〇胡氏傳前書杞伯來朝左氏以為歸叔姬也此書杞叔姬來歸
小出也春秋於內女其歸其出錄之詳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而願
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
室則夫婦之道苦淫辭之罪多矣王者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也為世戒也 **仲**
孫蔑如宋 報聘也〇左氏傳孟獻子如宋報華元也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
穀 荀氏首名晉三命大夫〇左氏傳晉荀首如齊逆女故宣伯餫諸穀 **梁山崩** 晉山也在今奉元路同州韓城縣聞而知之故不繫
國〇左氏傳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曰辟傳重人曰待我不如捷之
速也問其所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
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乘縵徹樂出次
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
之〇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
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沆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天下記異也〇穀梁傳不日何也
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
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
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伯尊曰
君為此召我也為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
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伯尊
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遏河三日不流為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群臣而
哭之既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胡氏傳梁山韓國
也詩曰奕奕梁山韓侯受命而謂之韓奕者言奕然高大為韓國之鎮也後爲

[illegible]氏軌絆人之語於禮文備矣而未記其實也夫降服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illegible]

六者禮之文也古之遺跡異而外爲此人君必有恐懼修省之心于於內若[illegible]

爲以六事檢身高宗克己畏事成王側身修行欲銷天之災也徒舉其文而無其

實以先之何足以弭災變乎天周主山川至於崩爲當時諸侯未嘗有戒心而

修之使也故自是而後六十年間弑君十有四亡國三十二其應亦[illegible]矣春秋不

嫌著其事應而事

書其存者以著之諸

秋大水（高下皆有 非常之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周定王崩太子夷立是爲簡王不書葬魯不往會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子杞伯同盟于蟲牢

（晉伯既衰不能攜主[illegible]不書天王崩而[illegible]諸侯同爲盟也蟲牢杞氏曰鄭地今亦當封丘縣有桐牢程子曰天王崩諸侯當會宋公會盟不敬書同是其皆不臣○左氏傳同盟于蟲牢鄭服也諸侯謀復會宋公使向爲人辭以子靈之難初宋公子圍龜爲質於楚而歸華元享之請鼓譟以出鼓譟以復入曰習攻華氏宋公殺之○胡氏傳案左氏許靈公愬鄭伯于楚鄭伯如楚訟不勝歸而請成于晉盟于蟲牢鄭服也鄭服則何以書同盟天王崩未及葬諸侯之策矣以所聞先後而舟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以此書同盟以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切於惡之中又有甚焉者此類是也）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公歲首在外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武宮[illegible]）

（[illegible]曾是以廟也武公至是歷十一世廟毀已久而季孫行父以鞌之功故復立武宮以告成事然自其功非禮之甚也○左氏傳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非禮也聽於人以救其難不可以立武由己非由人也○公羊傳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禮也○胡氏傳武宮武公之宮[illegible]之立者不宜立也[illegible]宮廟已毀而復立之故一[illegible]諸侯之廟制也以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則祭無禱乃止日考廟[illegible]諸侯也然去也武公至是歷世十一其毀已久而輒立焉非即遠有終之道者不[illegible]之也）

取鄟（[illegible]曾取之也鄟附庸小國地未詳○左氏傳取鄟言易也○公羊傳鄟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胡氏傳鄟微國也書取者滅之也滅而書取爲君隱也[illegible]取鄟鄟國也○[illegible]以僖公在會季孫所爲故直書其事而不隱此春秋與君[illegible]之道[illegible]上下[illegible]之意也人臣之際其毫釐以千里故仲尼特立此義以示後世臣子使以道事君而無朋附權臣之患於傳有之紀上下之其罪可救乎？非賁[illegible]禍在不測故臣子多不憚人主而畏權臣知漢谷永之徒直攻以帝不以爲嫌至於王氏則周旋相比結爲死黨而人主不之覺此世祖之公患也歸父家遣踰季氏也朝吳出奔因無極也去章叙身持王氏也鄭氏以鄟卿兀載也惟殺生在下而人主失其柄也是以當其時衆多知有權臣而不知有君父矣使春秋之義得行尊君抑臣以辨上下辟亂微豈有此患乎）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晉伯宋[illegible]左氏傳[illegible]夏陽說衛孫良夫寗相鄭人伊雒之戎陸渾蠻氏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晉[illegible]）

[illegible]故師在其[illegible]乃止師還衛人登陴[illegible]俘而歸[illegible]何以示諸侯乃止[illegible]五年同盟故來修好

夏六月邾子來朝

公孫嬰齊如晉（[illegible]同盟而聘也○左氏傳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

壬申鄭伯費卒（悼公名費鄭之睦於是爲成公不書葬不往會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晉命也受命盟主以侵同盟之國失道可知○左氏傳子叔聲伯侵宋晉命也○胡氏傳鄭[illegible]爲卿[illegible]大衆若有事於宋而以侵書者將師使持無名之意蓋陋之也於衛孫良夫可見上二年晉會宋衛伐鄭衆大卒以使華元來聘[illegible]制君矣又六年使仲孫蔑報華元夏仲孫[illegible]從齊宋人[illegible]晉大夫伐[illegible]于晉而晉衛與宋又同盟于蟲牢矣今而有事於宋上而拔鉞大張鼓行而師出無名可乎故特書侵以罪之也左氏載此師晉命也後二年宋來納幣請伯姬爲[illegible]此師以晉而舉非晉志明矣今[illegible]有[illegible]重事邦交人[illegible]之大倫受命於人不得已焉將[illegible]立乎春秋所以罪之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鄭[illegible]從晉故也）

冬季孫行父如晉（左氏傳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寢庭謂獻子曰何如對曰不可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易覯則民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膇之疾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夫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說從之夏四月丁丑晉遷于新田冬季文子如晉賀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師救鄭（[illegible]書名言命大夫也以鄭從晉而加伐故晉救也○左氏傳[illegible]楚公子申[illegible]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胡氏傳謂楚皆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而不敢者大一統以存周使明著於君臣之義也鄭能背夷即華晉出與谷而尋盟大也鄭黨爲是師師又因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經所以深罪之也書卿帥師伐[illegible]鄭於大無所何以知其深罪楚也下書欒書帥師救鄭則知之矣凡書救者善之也而伐者之罪著矣案左氏晉楚遇于桑隧軍帥之欲戰者八人武子[illegible]還則無功也亦何善之有曰此春秋之所以善[illegible]書也兩軍相加兵刃既接折馘執俘計功受賞此非仁人之心王者之事故舜干羽而苗格者舜也因事而已降者文也文干陘而屈完服者齊桓也會于蕭魚而鄭不叛者晉悼也武子之能以[illegible]而知還也可[illegible]幾哉）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鼷鼠田間小鼠也亦名甘口鼠趙氏曰上元二年會稽牛災小鼠噬牛[illegible]安[illegible]死乃鼷鼠也此亦紀災異故書○穀梁傳[illegible]）

愚見亦然牛角不言日是郊也遇有口也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故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以言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免牛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為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胡氏傳說者曰郊牛日展斛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故卜牛鼷鼠又食其角則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有子孫相繼之象也宣公成公襄公三桓之志乎成始弗成矣理或然也「可免過即變異也其應云何許翰曰卜害大下賤上食而又食之三桓

吳伐郯

計尊師少也曰狄之者非也○左氏傳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詩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其此之謂乎有上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君子曰知懼如是斯不亡矣胡氏傳外國以伐狄之也吳本太伯之後以其僭自胡則伯父也何以狄之為其僭天子之尸號也宗國語云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然則吳本伯爵也後遂稱子狃中國曾盟使而書爵不過曰子下不以本爵與之故紀於禮書曰四夷雖大皆曰子此春秋之志也狄之也

夏五月曹伯來朝

定公來朝左氏傳曹丹不弔禮便服諸侯宗廟之有歧矣

不郊猶三望

胡氏傳云郊帝長文曰禮天子有四望諸侯祭境內山川而已魯當祭泰山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譏天子禮是以書之其說是矣楚子答言三代命祀祭不越望而曰江漢睢章楚之望非也楚始受封實江之國廣水且章宣其境內故此亦據後世并有之陋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公至自會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也諸國君自將救鄭盟馬陵馬陵衛地在今大名路元城縣程子曰諸侯同心病楚也○左氏傳楚子重伐鄭師于氾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儀獻諸晉八月同盟于馬陵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胡氏傳其從之入軍旅數起類年伐鄭以其背己而從諸夏也與莊之世討徵舒而入陳亦異矣書諸大夫之名氏書師師書伐而無貶詞者所謂不待貶絕而罪自見者也晉合八國之君親往救鄭則攘夷狄安中國之師也欲著其事故特書救鄭以美之言救者楚罪益列而鄭能背夷即華是亦著矣前此晉遣大將帥諸不與焉此則其君自行而會合諸國又楚人暴橫侵陵諸夏之勢益張亦可見矣故盟于馬陵而書同明者同病楚也

吳入州來

吳姬姓大伯爵也壽夢始僭稱王經例書子國在今平江路於伐郯始見經州來國名姓爵未詳國在今安豐路霍丘縣後為楚所滅而蔡遷都之○左氏傳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是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冬大雩

穀梁傳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為雩也

衛孫林父出奔晉

左氏傳衛定公惡孫林父冬孫林父出奔晉衛侯如晉晉反戚焉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韓氏穿名晉大夫命大夫之陽田魯故地也嘗侵入於齊鞌之戰晉使歸魯矣今而又命魯歸之于齊逆明也○左氏傳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為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公羊傳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為使我歸之鞌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胡氏傳汶陽之田本魯田也以大國之威以兵力奪齊得其故地而不請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今復使歸之齊晉侯聽從之令復有命俾歸諸齊自歸之不以其道也而晉人貪得晉有一命穿也外無所諱此皆罪矣晉之言者絕也歸之于齊者易同也為同以禮自征伐於齊而不能保罪亦見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楚故晉侵之○左氏傳晉欒書侵蔡遂侵楚獲申驪楚師之還也晉侯從子晉初從知范韓也君子曰從善如流宜哉詩曰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求善也夫作人斯有功績矣是行也鄭伯將會晉師門于許東門大獲焉

公孫嬰齊如莒

因聘而自逆婦也○左氏傳聲伯如莒逆也

宋公使華元來聘

華元來聘聘共姬也請婚也○左氏傳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宋公孫名壽宋大夫○左氏傳禮也○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胡氏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可過恒其稱而已矣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之請伯姬魯侯之嫁其女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踰制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為後法也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趙氏同括皆名晉大夫○左氏傳宣十二年傳曰原屏咎之徒也明本不以德義自居而妄明高位宜見討公羊實不作亂從告而稱其名言從告者凡殺大夫必以其實有罪告不肯言其無罪魯史詳曲直正其文耳宣十五年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不敬劉康公曰不及十年原叔必有大咎天奪之魄矣又成五年春原屏放諸齊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嬰夢天使謂己祭余余福女使問諸士貞伯貞伯曰不識也既而告其人曰神福仁而禍淫淫而無罰福也祭其得亡乎祭之明日而亡八年夏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故譖之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

卯巳

氏書于公宮以甚田與祁奚韓厥言于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胡氏傳案左氏趙莊姬為趙嬰之亡譖于晉侯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晉討趙同趙括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君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然則同括無罪為莊姬所譖而欒郤害之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見晉之失刑政矣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 天子當作王文誤也賜當作錫亦文誤也公錫皆作錫定王崩而魯不會葬簡王立而魯不朝今反來錫命周之失道甚矣而魯之罪亦可知也○左氏傳召桓公來錫公命○公羊傳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胡氏傳諸侯嗣立而入見見有賜已修聘禮而來朝則有賜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賜成公即位服喪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有功也何為來賜命乎召伯者畿內諸侯為王卿士者也來賜君命罪邦君之不王遣天子之僭賞也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蓋一人之通稱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出于晉也○左氏傳來歸自杞故書

晉侯使士燮來聘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士氏燮名晉之命大夫來聘言伐郯也郯從吳故晉主兵伐之○左氏傳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伐郯○胡氏傳案左氏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請緩師不可得初伐郯季孫宿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亦無日矣當目睹說不能救及其既成盟已也而又率諸國伐之何哉乎前書吳來聘下書會伐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魯既知其不可伐亦循之今而不能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

衛人來媵 程子曰媵小事不書伯姬之嫁諸侯皆來媵之故書以見其賢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况君子乎或曰魯女之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因為之擇賢小君與諸侯之國賢女當自聞也○左氏傳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胡氏傳媵者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一國來媵亦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二國來媵非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娶十有二女則是以欲敗禮矣備書二國以明僭制為後戒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叔姬已出而復來逆喪魯請之也○左氏傳杞桓公來逆叔姬之喪請之也杞叔姬卒為杞故也逆叔姬為我也○公羊傳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穀梁傳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胡氏傳凡筆於經者皆經邦大訓也杞叔姬一女子爾而四書于策何也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故春秋慎男女之配重大婚之禮以是為人倫之本也事有大於此者乎男而賢也得淑女以為配則自家刑國可以移風俗女而賢也得君子以為歸則承宗廟奉祭祀能如是天下以婦道宜矣曰卜婚之嘗未及杞伯而姬之行非賢不若宋共姬而至如郯季姬之越禮也杞伯初來朝而目然後出之卒而復逆其喪以歸者豈非叔姬本不應出故魯人得以義責之使復歸葬乎當在春秋時內女之歸不得其所者有矣聖人詳錄其始卒欲為後鑒使得有終而無弊也其經世之慮遠矣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公至自會 蒲鄭氏曰衛地在今大名路開州長垣縣諸侯欲叛晉故晉復為此盟以結之程子曰諸侯患楚之強同盟以相保鄭既叛而復叛張罪其反覆○左氏傳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為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以待之堅彊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次也是行也將始會吳吳人不至○胡氏傳案左氏為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晉晉人懼會於蒲以尋馬陵之盟夫盟非固結之本也衛獻公之於寧喜來復國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小邾射以句繹來奔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信在言前者不言而自信誠在令外者不令而自行晉初下令於齊反魯衛之侵地而齊不敢違者以其順也書既從之會君親往拜其賜矣後有二命俾歸諸齊一與一奪信不可知無惑乎諸侯之解體也晉人不知反求諸己惇信明義以補前行之愆而又欲刑牲歃血要質鬼神以御之是從事於末而不知本矣特書同盟以罪晉也

二月伯姬歸于宋 伯姬宣公女故不書子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程子曰女既嫁父母使人安之謂之致女自者三月而廟見始成婦也伯姬賢魯國重之故特致也○左氏傳季文子如宋致女復命公享之

賦韓奕之五章穆姜出于房再拜曰大夫勤辱不忘先君以及嗣君施及未亡人先君猶有望也敢拜大夫之重勤又賦綠衣之卒章而入○公羊傳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穀梁傳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胡氏傳致女者何女既嫁三月而廟見則成婦矣而後父母使人安之故謂之致也常事爾何以書致女使卿非禮也

晉人來媵 ○左氏傳禮也○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胡氏傳媵有列衆以見既者初獻六羽之類是也亦有因此以見衆者致女來媵之類是也伯姬賢行著於家故致女使卿特厚其嫁遣之禮賢名聞於遠故諸國爭媵信其無婦德之行程氏以為一女子之賢尚聞於諸侯況君子哉或曰魯女雖賢豈能聞於遠乎曰古者庶女與非敵者則求為媵因為之擇賢小君自諸侯之賢女自當聞矣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頃公名無野子環立是為靈公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鄭會楚公子成故晉執而伐之也○左氏傳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鄭人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非禮也兵交使在其間可也楚子重侵陳以救鄭○穀梁傳不言戰以鄭伯也為尊者諱恥為賢者諱過為親者諱疾○胡氏傳案左氏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于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執諸銅鞮書人以執鄭使伯蠲行成晉人殺之楚子重侵陳以救鄭執人而執者既不以王命又不貳者無師則非伯討也殺伯蠲不書者既執其君矣則行人為輕亦不足紀

也楚子重侵陳救鄭又救江何與而不書曰者惡而有罪焉耳
也今以重賂故又與楚會則是惟利之從而不要諸義以救鄭無可救之義故
不得有能
救之名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不書日欽文也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楚公子嬰齊帥師將帥與也莒人畏楚敵亂逃散楚人將甲師少也鄆

師至莒而分兵入鄆也鄆莒魯所爭之邑今益都路沂州○左氏傳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冬十一月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眾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君子曰恃陋而不備罪之大者也備豫不虞善之大者也莒恃其陋而不脩城郭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都無備也夫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蕉萃凡百君子莫不代匱言備之不可以已也○穀梁傳其曰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知其上為事也惡其以報君為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胡氏傳按左氏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眾潰奔莒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孟子曰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是則可為也夫鑿池築城者為國之備所謂事也效死而民不去為國之本所謂政也莒恃其陋不脩城郭浹辰之間楚克其三都信無備矣然由至而民逆其上不能使民效死而不去以時為國之本也雖降莒之城何益乎故經於莒潰特書曰以謹之者以明結郭淺重門擊柝皆守邦之策務以固本安民為政之先耳

秦人白狄伐晉左氏傳諸侯貳故也○胡氏傳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其稍入雜間也武王伐商誓師牧野庸蜀羌髳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不然其同惡相濟以多後也中國有郡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為不亦甚乎晉之官儀與婦人處從其世臣而諸侯皆叛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明切著矣

鄭人圍許○左氏傳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必歸君

城中城○左氏傳書時也○公羊傳城中城者非外民也○胡氏傳魯世安民稅者城之何生不恃城郭其地以為固也穀梁子凡城之志皆譏其道而失其雖恃險不設備至使楚人入鄆苟有令政使民效死而不責恃而豈能入也城非春秋所責而書城中城其為儆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謂恃目雖七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絕陵替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衛侯之弟名黑背侵鄭為晉討也○左氏傳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胡氏傳案左氏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其曰衛侯之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寧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特書弟以為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魯郊非禮而五卜尤非禮五卜不從然後乃不郊其失可知程子曰魯郊非禮書而書○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晉執鄭伯鄭別立君故諸侯伐鄭以納鄭伯○左氏傳鄭公子班聞叔申之謀三月子如立公子繻夏四月鄭人殺繻立髡頑子如奔許欒武子曰鄭人立君我執一人焉何益不如伐鄭而歸其君以求成焉晉侯有疾五月晉立太子州蒲以為君而會諸侯伐鄭鄭子罕賂以襄鍾子然盟于脩澤子駟為質辛巳鄭伯歸

齊人來媵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異姓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眾多為侈也

丙午晉侯獳卒景公名獳子州蒲立是為厲公○左氏傳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余得請於帝矣壞大門及寢門而入公懼入于室又壞戶公覺召桑田巫巫言如夢公曰何如曰不食新矣公疾病求醫于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為之禮而歸之六月丙午晉侯欲麥使甸人獻麥饋人為之召桑田巫示而殺之將食張如廁陷而卒小臣有晨夢負公以登天及日中負晉侯出諸廁遂以為殉

秋七月公如晉自往弔也朞葬晉景公而晉留公以使送故公在晉至十一年三月始至乃知為晉所留明矣不曰送葬明非為葬而行也○穀梁傳者非也○諸傳亦有此等語○左氏傳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不書諱之也○胡氏傳此公如晉侯也而不書諱之也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公之葬晉侯非禮也雖天子之事焉可也傳以晉人止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故諱而不書非矣假令諸侯皆在魯人亦以為辱而何書乎

冬十月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公留晉久矣今始書至晉罪可知矣○左氏傳公至自晉晉人以公為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郤氏犨名晉三命大夫晉留公久矣恐公怒而叛之故使郤犨來報聘而又結盟也○左氏傳郤犨來聘且涖盟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姒生聲伯而出之嫁於齊管于奚生二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孝叔郤犨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能死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郤郤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伉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之孤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夏季孫行父如晉報郤犨之聘也○左氏傳季文子如晉報聘且涖盟也

秋叔孫僑如如齊左氏傳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左氏傳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凡自周無出周公自出故也○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穀梁傳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胡氏傳案左氏周公楚惡惠襄之偪且與伯與爭政不

歸怨而出王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夫人[illegible]
下要大臣盟是謂君不君人臣無忠言之實而上與人主盟是謂臣不臣既已要質鬼神以入矣又背盟失信而出奔則是自絕於天也自周無出而書曰出者見周室衰微刑政號令不行於天下爾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澤杜氏曰地缺今按左氏謂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當是晉地○左氏傳宋華元克合晉楚之成夏五月晉士燮會楚公子罷許偃癸亥盟于宋西門之外曰凡晉楚無相加戎好惡同之同恤災危備救凶患若有害楚則晉伐之在晉楚亦如之交贄往來道路無壅謀其不協而討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胙國鄭伯如晉聽成會于瑣澤成故也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交剛杜氏曰地缺鄭氏曰狄地也○左氏傳狄人間宋之盟以侵晉而不設備秋晉人敗狄于交剛○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郤氏錡名晉三命大夫乞師卑辭以請非稱命之也

程子曰不以王命與諸侯故書乞○左氏傳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棄君命也不亡何待○穀梁傳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胡氏傳晉主夏盟行使諸侯會以伐秦敗不從以霸王之尊而書曰乞師何也列國雖封疆有大小土地甲兵受之天子不相侵擅兵非晉所得專也今晉不以王命與諸侯之師故特書曰乞以見其甲伐爭

于首王大
積無自反而陷之書公矣聖人作春秋無不重內而輕外至於乞師則內外同辭者蓋其有報怨覆怨貪得之心足以如此若夫春秋請於天子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哉愼此聖人所以垂戒後世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者也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公因會伐秦而如京師不成禮故不曰朝以伐秦為遂事聖人所以尊周也程子曰不書朝王因會伐而行也故不成其朝以伐秦為遂事明朝為重也○左氏傳公如京師宣伯欲賜請先使王以行人之禮禮焉孟獻子從王以為介而重賄之公及諸侯朝王遂從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秦伯既與晉厲公為令狐之盟而又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諸侯是以睦於晉晉欒書將中軍荀庚佐之士燮將上軍郤錡佐之韓厥將下軍荀罃佐之趙旃將新軍郤至佐之郤毅御戎欒鍼為右孟獻子曰晉帥乘和師必有大功五月丁亥晉師以諸侯之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獲秦成差及不更女父曹宣公卒於師師遂濟涇及侯麗而還迓晉侯于新楚成肅公卒于瑕○公羊傳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穀梁傳言受命不敢叛周也○胡氏傳諸侯每歲侵伐四出未有能修朝覲之禮者今公欲會伐秦道自王都不可越天子而往也故皆朝王而不成朝禮書曰如京師見諸侯之慢也

則會伐而行矣又書公自京師以伐秦為遂事者見仲尼[illegible]人臣之禮也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罷得于方嶽則朝覲春秋所載天王遣使者屢矣十二公之述職蓋闕如也獨此年書公如京師人不能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人道之大倫而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嘆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為此懼作春秋式抑戎狄成于武寺所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此以伐秦為遂事之意也

曹伯廬卒于師 宣公名廬戰沒故曰卒于師項氏曰因師事卒為獻殺也不曰戰當陣而殺不可罪敵也書曰卒于師則知為敵所殺也○穀梁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以伐秦至則知非朝也

冬葬曹宣公 子負芻立是為成公○左氏傳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也諸侯乃請討之晉人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葬曹宣公既葬子臧將亡國人皆將從之成公乃懼告罪且請焉乃反而致其邑○穀梁傳葬時正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同盟故來赴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自晉者晉有力也○左氏傳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為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

秋

十十

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公使逆夫人也始逆例書女○左氏傳宣伯如齊逆女稱族尊君命也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鄭公子名喜一命大夫○左氏傳鄭子罕伐許敗焉戊戌鄭伯復伐許庚子入其郛許人平以叔申之封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僑如不氏非貶而去之也上書叔孫僑如如齊逆女矣而此止書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簡文以承上也○左氏傳舍族尊夫人也故君子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非聖人誰能修之○穀梁傳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摯由上致之也○胡氏傳穀梁曰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耳然則娶于他邦而道里或遠必親迎乎以封疆則有小大以爵次則有尊卑以道塗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中禮之節可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定公名臧子衎立是為獻公○左氏傳衛侯有疾使孔成子甯惠子立敬姒之子衎以為太子冬十月衛定公卒夫人姜氏既哭而息見太子之不哀也不內酌飲歎曰是夫也將不唯衛國之敗其必始於未亡人嗚呼天禍衛國也夫吾不獲鱄也使主社稷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衛盡寘諸戚而甚善晉大夫

秦伯卒 不書名不書日缺文也不書葬不往會也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不書日缺文也

三月乙巳仲嬰

齊卒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兄後也爲兄後則曷爲謂之仲嬰齊爲人後者爲之子也爲人後者爲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爲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反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傅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惠伯曰君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弒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檉聞君薨家遣墠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穀梁傳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胡氏傳嬰齊者公子遂之子公孫歸父之弟也歸父出奔齊魯人徐傷其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故書曰仲嬰齊此可謂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者以後歸父則弟不可爲兄嗣以後襄仲則以父字爲氏亦非矣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至自會

負芻殺世子而立故晉侯會諸侯同盟而執之歸于京師此伯討也不曰諸侯而曰晉侯權在晉侯也程子曰十三年曹伯卒于師負芻殺世子而自立然三年諸侯與之盟矣乃執之猶天討也書同見其能同也○左氏傳會于戚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書曰晉侯執曹伯不及其民也凡君不道於其民諸侯討而執之則曰某人執某侯不然則否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爲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穀梁傳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也○胡氏傳王穀侯以執伯討也何以爲伯討晉合諸侯氏奉曹宣公卒于師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曹伯之喪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至是晉侯執之又不敢自治而歸于京師使即天刑夫是之謂伯討春秋執諸侯者衆矣未有執得其罪如此者故備書其爵

[illegible]

夏六月宋公固卒

共公名固于成立是爲平公不日缺文也

楚子伐鄭

○左氏傳楚將北師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毋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楚子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止鄭子罕侵楚取新石晉欒武子欲報楚韓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三月葬違非禮也○穀梁傳過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爲賢者崇也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宋魚石出奔楚

華元畏亂出奔晉而晉歸之故不曰復入蕩山再命例書名非去族也稱大夫見其非卿明矣魚氏石名三命大夫○左氏傳非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澤爲司馬華喜爲司徒公孫師爲司城向爲人爲大司寇鱗朱爲小司寇向帶爲太宰魚府爲少宰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者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戌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氏殺子山書曰宋殺其大夫山言背其族也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於睢上華元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今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睢澨閉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華元使向戌爲左師老佐爲司馬樂裔爲司寇以靖國人○胡氏傳宋六卿魚氏蕩氏向氏鱗氏皆桓族也華氏戴族也華元爲右師魚石爲左師蕩氏太而驕共公卒已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之魚府曰元反必討是無桓氏也石曰彼多大動國人所與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遂自止元于河上元歸使國人攻桓氏殺蕩山出魚石國然後定元之出奔晉與歸于宋皆不省文者著其主也書之重詞之復必有美惡焉義繫而不敘所以與之也以不能寵而出奔以國人意晉皆許之討而後入正可知矣[illegible]則不能討止亂是也山不書氏背其族也背其族者伐其本也人而無本人道絕矣此其本根既於人而況伐其本乎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高氏無咎名齊二命大夫鰌公子名鰌二命大夫會吳而殊會邾之不使其抗也鍾離國名[illegible]杜氏曰楚地今安豐縣濠州鍾離縣理子[illegible]

千一百九

吳夷狄大夫會于諸侯諸侯之衆往而從之故書諸國往與之會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襄十年柤之會十四年向之會亦與此同○左氏傳會吳于鍾離始通吳也○公羊傳曷爲殊會吳外吳也曷爲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爲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胡氏傳吳以號舉夷之也會而殊會外之也殊會有二義會王世子于首止意在尊王室不敢與世子抗也會吳于鍾離于柤于向意在攘夷狄而罪諸侯不能與之敵也夫以太伯至德是始有吳以族言之則周之伯父也至其後世遂以號舉者以其僭竊稱王不能居中國之正號耳成襄之間中國無霸晉大國亦皆從首東向而觀吳聖人蓋傷之故於殊會可謂深切著明矣

許遷于葉

遷而復也葉在今河南府路南陽府○左氏傳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穀梁傳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趙先生曰雨木冰之類異也公羊傳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雨而木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胡氏傳雨木冰者雨而木冰也何休曰木者少陽幼君大臣之象冰者凝陰兵之類也冰脅木者君臣將執於兵之徵未幾而有少師若丘之事天人之際休咎之應焉可誣也而劉向歷叙五行傳亦有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不書名缺文也不書葬不往會也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氏傳鄭公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六月丙寅朔日有

食之○晉侯使欒黶來乞師難故師出後期○左氏傳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欒書將中軍士燮佐之郤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郤至佐新軍荀罃居守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甲午晦是月晦日也穀梁曰日事遇晦曰晦是也公羊曰晦紀異也○國書其君親將也使書楚子鄭師敗績爲君傷而鄭君不傷也與此師者晉也故以晉爲主鄢陵鄭地即鄢也今鄢陵縣○左氏傳戊寅晉師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于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彊不盡力子孫將弱今三彊服矣敵楚而已惟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惟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騁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有淖於前乃皆左右相違於淖步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掀公以出於淖癸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藝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郤至三遇楚子之卒

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晉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乃止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石首曰衛懿公惟不去其旗是以敗於熒乃內旌於弢中唐苟謂石首曰子在君側敗者壹大我不如子子以君免我請止乃死楚師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欒鍼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暇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惟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脩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公羊傳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痍也王痍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末言爾○穀梁傳日事遇晦曰晦四體偏斷曰敗此其敗則目也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胡氏傳不書師敗績以其君親集矢於目而身傷爲重也當是時兩軍相持未有勝負之形晉之捷也不幸而中其目非戰勝之道范文子所以有戒於軍門有聖人能內外無患盍釋楚以爲外懼之戒乎楚師雖敗其勢益張晉遂益怠矣卒有欒氏之禍而誅三郤國內大亂聖人備書以見行事之深切著明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左氏傳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

鄢陵之役晉來乞師而魯出師後期故此會不見公也沙隨杜氏曰宋地今歸德府寧陵縣有沙隨亭程子曰晉怒公之後期故不見公也君子正己而無卹於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晉不見爲非矣彼曲我直故不足爲恥也○左氏傳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公羊傳公不見見也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穀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胡氏傳臣子之於君父揚其美不揚其惡爲尊者諱恥爲親者諱疾禮也聖人假魯史以示王法其於魯事有君臣之義故君弑則書薨[illegible]則書[illegible][illegible]國則書取出奔則書遜居己而與強國之大夫盟則書及叛盟失信而見討于大國則見公而書會凡此類雖不沒其實示天下之公必隱避其辭以存臣子之禮然則沙隨之會晉不見公是晉侯之大夫辱宗國者矣曷爲直書其事而不諱乎曰春

秋傳遂不從則其事不掌勢正已而無加于人以乎伯存心而不及者也少隨之會晉有內難師出後期所當恤者晉人醜叔孫僑如之其怨公而不見曲在晉矣曾侯自反非有背叛之罪徒不忠之咎也苟能于此當同人與言失乎子曰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子言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閒少隨之不見於公何數乎有書而不諱者示天下後世使知大勇浩然之氣所以守身應物如此其垂訓之義大矣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尹子周卿畿內采地鄭從楚與晉戰于鄢陵雖敗績而未服從故晉以王命伐之也○左氏傳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諸侯之師次于鄭西我師次于督揚不敢過鄭子叔聲伯使叔孫豹請逆于晉師爲食於鄭郊師逆以至聲伯四日不食以待之食使者而後食

曹伯歸自京師 程子曰曹伯不名不稱復歸于未書絕其位也自京師王命也○左氏傳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猶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君唯不遺德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敝邑敢私布之○公羊傳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穀梁傳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爲不失其國也歸爲善自某歸次之○胡氏傳曹伯不名其位未嘗絕也不絕其位所以累乎天王也其曰自京師王命也言天王之釋有罪也吾不索以實書不即刑以是爲君○爲臣雖仲天下不能卻居也負芻殺世子而自立不能因討其執質諸刑也而使復國無以爲天下之共主矣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 叔孫僑如使晉執之地苕丘杜氏曰晉地程子曰寘之于苕丘也○左氏傳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其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公羊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悕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晉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穀梁傳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執而辭也猶存公也存意公亦存焉之辭也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謀亂不克故出奔○

晉侯何玉亦然所闢之僑如奔齊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犨盟于扈 晉釋季孫行父而與之盟○

公至自會 行父被執公使請之于晉遂待於鄆故今始至

乙酉刺公子偃 偃宣公子也僑姜嘗欲使行父而公不從遂相偃組曰不可是皆君也而獨殺偃何哉蓋偃預聞其謀也○左氏傳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穀梁傳大夫日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胡氏傳案左氏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戰于鄢陵之日公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于公宮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侯待于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取貨于宣伯而訴公于晉侯晉侯不見公公會諸侯伐鄭將行姜又命公如初公又申守而行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已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於是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于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于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罪寡君也若猶不棄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也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赦季孫出叔孫僑如而盟之季孫及郤犨盟于扈歸刺公子偃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 ○左氏傳鄭子駟侵晉虛滑衛北宮括救晉侵鄭至于高氏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單子周卿畿內采地鄭不服故晉再以王命伐之○左氏傳鄭太子髡頑侯孺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于曲洧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程子曰同病楚也柯陵杜氏曰鄭地○左氏傳尋戚之盟也○穀梁傳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秋公至自會 ○穀梁傳不曰至自伐鄭也公不周乎伐鄭也何以知公之不周乎伐鄭也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不周乎伐鄭則何爲日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氏傳齊慶克通于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于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秋七月壬寅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齊人來召鮑國而立之初鮑國去鮑氏而來爲施孝叔臣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與匡句須邑使爲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施孝叔曰子實吉對曰能與忠良吉孰大焉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仲尼曰鮑莊子之知不如葵葵猶能衛其足

趙先生曰不卜牛而郊故曰用郊胡氏用人之說非也○公羊

九月辛丑用郊 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

巫服上韍或曰所與復祭○蔡傳使卜不郊夏之祭可以承嘗以秋之末承嘗以始嘗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成不可以祭衣服不備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胡氏傳郊之不時未有甚於此者也故於郊用者不宜用也或曰蓋以人釁叩其鼻血以爲也古者六畜不相爲用況敢用人乎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左氏傳諸侯伐鄭十月庚午圍鄭楚公子申救鄭師于汝上十一月諸侯還○穀梁傳言公不背柯陵之盟也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貍脤杜氏曰地缺鄭氏曰會地也○左氏傳初聲伯夢涉洹或與己瓊瑰食之泣而爲瓊瑰盈其懷從而歌之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歸乎歸乎瓊瑰盈吾懷乎懼不敢占也還自鄭壬申至于貍脤而占之曰余恐死故不敢占也今衆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而卒○公羊傳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于貍脤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杜氏曰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其地未踰竟也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邾子貜且卒 不書日狀文也不書葬不往會也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左氏傳初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罪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偽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胡氏傳晉殺其

大夫而錯郤錡郤犨郤至自稱於是起矣

楚人滅舒庸 舒庸東夷國也州蕃曰舒庸在廬州舒城縣之舒城與陶城相近○左氏傳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左氏傳晉胥童道君爲亂與仇牧孔父荀息不同故不書及州蒲晉厲公名皆書曰晉殺其大夫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罃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願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願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胡氏傳弒君天下之大罪討賊天下之大刑春秋合於人心而定罪聖人順於天理而用刑不以大罪釋當誅之賊亦不以大刑加不弒之人然趙盾以不越境而書弒許世子止以不嘗藥而書弒鄭歸生以憚老懼讒而書弒楚公子比以不能效死不立而書弒齊陳乞以廢長立幼而書弒皆舉其身爲元帥親執弓於而不著欒書中行氏何哉曰不無私與天爲一矣獨於趙盾許止歸生楚比陳乞則責之甚備討之甚嚴而於欒書中行偃略如此乎學者深考其旨知聖人誅亂臣討賊子之大要也而後可與言春秋矣

齊殺其大夫國佐 ○左氏傳齊侯使崔杼爲大夫使慶克佐之帥師圍盧國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穀叛齊侯與之盟于徐關而復之十二月盧降使國勝告難于清以待命于清齊爲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穀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爲大夫慶佐爲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朝嗣君也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彭城宋邑楚鄭伐宋取彭城以與魚石○左氏傳楚子辛鄭皇辰侵城郜取幽丘同伐彭城納宋魚石向爲人鱗朱向帶魚府焉以三百乘戍之而還書曰復入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復其位曰復歸諸侯納之曰歸以惡曰復入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也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爲晉必恤之○胡氏傳此伐宋以納魚石其不曰納宋魚石于彭城何也劉敞曰不與納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諸侯世也大夫失位諸侯納之非正也大夫不世也諸侯託於諸侯禮也大夫託於諸侯非禮也甚言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者宋魚石晉欒盈是矣

公至自晉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傳公至自晉晉范宣子來聘且拜朝也君子謂晉於是乎有禮

秋杞伯來朝 ○左氏傳杞桓公來朝勞公且問晉故公以晉

君諱之杞伯於是[illegible]親于晉而請爲昏 八月邾子來朝 朝即位而來見也○(左氏傳)[illegible]公來 築鹿囿 書不時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爲也○(穀梁傳)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 創立例書築勞民以爲不急之務故誌其非以垂戒 己丑公薨于路寢 正寢也○(左氏傳)公薨于路寢言道也○(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絶婦人之手以齊終也 冬楚人鄭人侵宋 宋華喜圍彭城故楚鄭救之不書救無可書也○(左氏傳)楚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韓獻子爲政曰欲求得人必先勤之成霸安彊自宋始矣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左氏傳)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是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朾 虛朾杜氏曰地闕鄭氏曰宋地即虛也○(左氏傳)晉將合諸侯圍彭城故爲此盟○(左氏傳)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葬 丁未葬我君成公 (胡氏傳)[illegible]我君成之書[illegible]也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illegible]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九

後學新安俞 皐 述

襄公

名午成公子母定姒在位三十一年子野立居喪毀卒[illegible]諡法因事有功曰襄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書即位者言繼受國於先君也○(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甯氏殖名衛三命大夫彭城宋邑楚取以封魚石故諸國伐而圍之孫氏曰書宋彭城所以杜彊臣抑叛臣也○(左氏傳)非宋地追書也於是爲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也謂之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大夫在彭城者歸寘諸瓠丘[illegible]○(公羊傳)[illegible]不與諸侯專封也[illegible]魚石之罪今何以入是爲罪也楚已取之矣[illegible]宋者不與魚石也○(胡氏傳)[illegible]圍宋彭城[illegible]書[illegible]之[illegible]所以正[illegible]封守[illegible]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晉韓厥伐鄭而東諸侯之師次于鄫以爲援且備楚[illegible]

[illegible]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壬夫楚大夫也侵宋救彭城也○(左氏傳)[illegible] 九月辛酉天王崩 簡王崩子[illegible]立是爲靈王 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子來朝禮也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衛公孫剽名剽三命大夫也天王崩而朝聘不廢[illegible]

[illegible]

通志堂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五月[illegible]非禮也 鄭師伐宋 [illegible] 夏

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劉氏曰齊姜成公夫人也[illegible]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illegible]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illegible]

秋七月仲孫蔑

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illegible]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illegible]

叔孫豹如宋 左氏傳曰通嗣君也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

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

城虎牢 [illegible]

楚殺其大夫公

子申 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左氏傳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公如晉 始朝之 左氏傳[illegible]

夏四月壬戌

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公至自晉 [illegible]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

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illegible]

陳侯使袁僑如會 戊寅叔孫豹

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illegible]

秋公至自會 [illegible]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illegible]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illegible]

前吋事異者不諱者夫子書魯王之法也又與夫千萬世作者以示萬世如公名申而書戍申定公名宋而書宋人之類所以從其質也世不明此義此有以諱易人之名者又有以諱易人之姓者諱書則諱臨文則諱嫌名則諱二名則偏諱焉者諱禮以為孝者此皆以為而春秋之法不行久矣

夏叔孫豹如晉（左氏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成公妾襄公母也自成風始稱夫人嫡妾始亂於是乎而夫人矣○左氏傳夫人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檟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葬陳成公（不書月缺文也）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姒（定諡也姒姓杞之女季孫行父為政不能正名而使喪葬其禮亦三恩之失歟）

冬公如晉（左氏傳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鄫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鄫無賦於司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

陳人圍頓（左氏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

五年春公至自晉（公薨首在晉而不書公在晉者蓋猶可也至於在楚則其久書春公至自晉則歲首在晉可知矣）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左氏傳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晉欲以鄫為附庸故使叔孫豹以鄫世子巫往請於晉也而晉侯許之封齊之降天子之事也而魯主專之罪可知矣程子曰列國有制皆統乎天子而魯得鄫私相屬又與之附諸侯非其大惡○左氏傳穆叔覿鄫大子于晉以成屬鄫書曰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公羊傳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為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叔孫豹則曷為率而與之俱蓋舅出也莒將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莒將滅之則曷為相與往殆乎晉取後乎莒也其取後乎莒奈何莒女有為鄫夫人者蓋欲立其出也以其事外不言如而言如為我事往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晉悼公將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以告會期善道杜氏曰地闕劉氏曰當是吳地○左氏傳吳子使壽越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程子曰會吳于善道從中國名從主人）

秋大雩（旱也）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左氏傳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扃扃講事不令集人來定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公至自會（先晉）

（鄫之列於會序滕子薛伯之下世子之下序吳人鄫人胡氏以為進之故稱人非也鄫人可進之乎公羊之說亦非也凡此皆直書其事以曲為直取之義皆鑒矣程子曰吳來會戚為會吳也○左氏傳會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穆叔以屬鄫為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公羊傳吳何以稱人吳鄫人云則不辭○胡氏傳吳何以稱人以吳子使壽越如晉請聽諸侯之好晉為之合諸侯而使魯衛先會吳于善道且告會期然則戚之事乃吳人來會而不為主也來會者諸侯也而稱人略之也吳以主人為善而勸吳深成罪也而善於是乎明矣春秋之義明矣）

冬戍陳（非王命也程子曰陳而拒楚從之可也諸侯戍之皆為不知之者○左氏傳穆叔以屬鄫為不利而善陳附中國而楚事之明戍之者在於助陳而拒楚陳何與焉蓋附中國而言戍者諸侯城之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救陳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會救陳之後乃成陳楚於是乎加伐故諸侯復會親將以救之○左氏傳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

辛未季孫行父卒（季文子也○左氏傳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桓公名姑容○左氏傳始赴以名同盟故也）

夏宋華弱來奔（華氏弱名不命大夫○左氏傳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子蕩怒以弓梏華弱于朝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梏於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

秋葬杞桓公

滕子來朝（朝公也）

莒人滅鄫（杜氏曰鄫恃賂也○公羊傳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胡氏傳鄫人以莒公子為後非其種也中國日甲國月夷狄時鄫中國也而時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公羊有其說而不知所別也莒人滅鄫非滅也故不書日而書時不以國有其滅而穀梁傳曰莒人滅鄫非滅也中國日卑國月夷狄時鄫中國也而時非滅也家有既滅國而不自知由別之而不別也莒人滅鄫之例而書之不當但言莒人也今直罪莒舍鄫何哉曰莒人春秋隱以罪之之例而書之也以其子為鄫後與黃歇進李園之妹於楚王呂不韋獻邯鄲之姬於秦公子其事雖殊其欲滅人之國而有其國則一也春秋所以深罪邯而罪莒數以此）

[illegible]嗣啓亂紀度如鄫氏者

冬叔孫豹如邾（左氏傳穆叔如邾聘且修平）

季孫宿如晉（季孫氏宿名曰三命大夫趙氏曰初嗣位而往見伯主也○左氏傳晉人以鄫故來討曰何故亡鄫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君親將例書爵呂氏曰晉悼公爲盟主而莒滅鄫齊滅萊皆莫之恤也○左氏傳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子于郳高厚崔杼定其田○公羊傳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左氏傳始朝公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卜郊不從免牲常也至於非常而一一書矣○左氏傳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三卜禮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

小邾子來朝（左氏傳始朝公也）

城費（費魯邑也季氏邑今益都路沂州費縣西北也古費城也○左氏傳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illegible]季氏城費夫文子相三君[illegible]之志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則固忠於公室而不顧其所者之私是也及行父卒宿也不由遂事曾國之大寧小物之與故勞民焉築其是役季氏之私於是後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墮至于費帥師以墮其費越禮不度可知矣然則書城費乃擅霸私家之舉則私家彌公室之勢強事由書而義自見矣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illegible]不始哉）

秋季孫宿如衛（左氏傳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

八月螽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左氏傳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爲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左氏傳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髡頑鄭伯名鄵鄭地鄬鄭邑也爲會伐以救陳而不克救也鄭伯卒三傳皆曰弒而隱之者[illegible]其不欲大弒而偶託疾又復順其欲而不彰則春秋非傳信之書也聖人討亂賊之義宣且孫乎[illegible]其偶託而書則因[illegible]而明傳疑之旨從義精也說不過也○左氏傳鄭僖公之爲太子也於成之十六年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及其元年朝于晉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鄬子豐[illegible]之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鄵子駟使賊夜弒僖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公羊傳操者何鄭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其大夫弒之曷爲不言其大夫弒之爲中國諱也曷爲爲中國諱鄭伯將會諸侯于鄬其大夫諫曰以中國爲義則伐我喪以中國爲彊則不若楚於是弒之鄭伯髡原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未見諸侯其言如會何致其意也○穀梁傳未見諸侯其曰如會何也致其志也禮諸侯不生名此其生名何也卒之名也卒之名則何爲加之如會之上見以如會卒也其見以如會卒何也鄭伯將會中國其臣欲從楚不勝其臣弒而死其不言弒何也不使夷狄之民加乎中國之君也其地於外也其日未踰竟也日卒時葬正也○胡氏傳案鄭僖公之傳皆以爲弒而春秋書卒者左氏則曰以瘧疾赴也公羊則曰爲中國諱也穀梁則曰不使夷狄之民加于中國之君也夫弒而可以瘧赴又順其欲而不書則亂臣賊子免矣見討而春秋非傳信之書乎[illegible]則弒而書卒二傳以爲爲中國諱不使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欲得聖人之意顧習其說者未必察爾夫弒君之賊其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矣見弒者皆無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衛桓鄭以遍母無寵宋殤以亟戰疲民齊襄則以行同鳥獸鄭靈則以侮慢大臣楚麋則以羸而不父晉下國則以殺諫臣而痛于夏氏楚虔則以多行無禮其齊舉以疑其國人不之君吳餘祭則以輕近刑人而晉州蒲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也若夫鄭僖公則異於是矣中國者禮義之所出也夷狄者禽獸之與鄰也僖公欲從諸侯會于鄬是亦尊禮義爲中國之君也諸大夫欲背諸夏與楚是所謂夷狄之民也以中國之君而見弒于夷狄之民宜有不善之積以及其身者乎[illegible]會晉則見弒而書卒也）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左氏傳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

夏葬鄭僖公（僖公名髡頑[illegible]）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左氏傳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爲戮矣○公羊傳此侵也其言獲何侵而言獲者適得之也○穀梁傳人微者也侵淺事也而獲公子公子病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衛人邾人于邢丘（左氏傳[illegible]命之數者）

故書人無譏邢丘焉○薛氏曰河內平皐中邢都也今鄭公入政
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厚宋向戌衛甯殖邾
邾大夫會之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大夫不書尊晉侯也○穀梁傳見魯之
失正也公在而大夫會也○胡氏傳蘇轍曰悼公修文襄之業政令知時
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於會大夫稱人衆詞也朝聘之節儉而有禮故之所安
也臣則以爲大夫稱人貶之也昔周公戒成王以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夫不
自爲政而委於臣下是以國之利器示人而不知實也朝聘事之大者重煩諸
侯不使大夫聽命無乃以姑息愛人而不由德乎使政在大夫而諸侯失國又
豈所以愛之也後此八年溴梁之會悼公卒而諸侯皆在而大夫獨盟君若贅
旒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邢丘之事書公在晉而季孫宿會見當世之失正也
諸侯之大夫敗而

公至自晉

邢丘之會公在晉季孫宿會而後公至亦見政由季氏

莒人伐我

新人嘗其端也

東鄙

爭鄫也○左氏傳以鄫故

秋九月大雩

左氏傳旱也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爲蔡報復也○左氏傳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
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
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
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爲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
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
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
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

十四
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
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晉
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
索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
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遑啟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
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
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
不使一介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
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胡氏傳齊宣王問於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曰有
唯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小事大者也畏天者
保其國鄭介大國之間困於楚之令而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仁賢明其刑政
繕其甲兵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疆荊楚雖大何畏焉而子駟
子國加兵於蔡獲公子燮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
不從則力不能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故國人皆喜而子産獨不順焉以晉楚爭
鄭自此弗得寧矣是以獲公子燮特書侯恭以罪之而公子貞來伐鄭及楚平
不復書矣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於楚而不信也儀雖王帛待於境以待
彊者而庇民焉其能國乎

晉侯使士匄來聘

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鄭○左氏傳晉范宣子
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季武子曰誰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
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
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
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九年春宋災

所未有也○左氏傳宋災樂喜爲司城以爲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
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
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鄖命校正出
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
敬享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
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咮以出內火是故咮爲
鶉火心爲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閼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
商主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
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公羊傳曷爲或言災或言火大者曰災小者
曰火然則內何以不言火內不言火者甚之也何以書記災也外災不書此何以
此何以書爲王者之後記災也○穀梁傳外災不志此其志何也故宋也

夏季孫宿如晉

報聘也○左氏傳報宣子之聘也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穆姜宣公夫人成公之母也四月薨簡也○左氏傳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
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姜曰亡是於
周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
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
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
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
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十六
諸侯伐鄭討其從楚也鄭又服故同盟戲地○左氏傳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
皇鄖從荀罃士匄門于鄟門衛北宮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
人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令
於諸侯曰脩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
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
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
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
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
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爲載書曰
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公子騑趨
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
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
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
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
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終
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
乃盟而還○穀梁傳不異言鄭善得鄭也不致恥不能據鄭也○胡氏傳自之
是役也荀罃知兵事楚子盟乎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完守以老楚

且使以徇晉事兼於齊也而子駟爲及楚盟於是晉師至矣諸侯伐鄭晉人令於列國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居疾于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懼乃行成荀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夫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知武子明於善陣之法以成晉悼公屢與諸侯伐鄭楚輒救之而不與之戰楚師遂屢得善勝之道矣故不書盟戲之會以美之

楚子伐鄭

鄭既從晉同盟于戲故楚復加伐以爭鄭○左氏傳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子柤

柤杜氏曰楚地今齊國……有柤水吳會于柤以爲援而抑楚也然吳之見經於春秋又甚於楚焉○左氏傳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太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士莊子曰高子相太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夏四月戊午會于柤○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公至自會

偪陽妘姓子爵國在今嶧縣南……事也討因會而遂滅之也○左氏傳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役偪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郰人紇抉之以出門者狄虒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堇父登之及堞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啟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穀梁傳遂直遂也其曰遂何也不以中國從夷狄也會夷狄不致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存中國也中國有善事則并焉無惡事則異之存之也汲鄭伯逃歸陳侯致柤之會存中國也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鄭服戲之後楚子伐鄭而晉不救故鄭又從楚而同伐宋也○左氏傳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庚午圍宋門于桐門

晉侯伐秦

左氏傳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傳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

世子光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程氏曰書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爲之也春秋不改所以見上下之無禮又專以彊弱事勢爲先後也○左氏傳諸侯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己酉師于牛首

冬盜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

盜作亂者也程子曰不稱大夫失其職也張氏曰盜者微賤之人因公子騑之專而作亂也○左氏傳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盜不儆而出尸而追盜盜入于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欲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眾而後定○胡氏傳……公子騑爲司馬專國……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故五族聚群不逞之徒以作亂入西宮殺之執政而不稱大夫程氏曰盜無大夫以其非大夫之職也鄭大夫皆國君之陪貳政之本也……由是……乃至身不能保而之禍及其身也……夫爲盜官守稱者也以鑒也

戍鄭虎牢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

駐師既險以守之而鄭猶未服故楚師復來救之諸侯以力服人故其……程子曰非所戍而戍非鄭之地也○左氏傳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公羊傳孰戍之諸侯戍之曷爲不言諸侯戍之離至不可得而序故言我也諸侯已取之矣曷爲繫之鄭諸侯莫之主有故反繫之鄭○穀梁傳其曰鄭虎牢決鄭乎虎牢也○胡氏傳虎牢之地城而不繫鄭者責在晉也戍而繫鄭者罪諸侯也曷爲責晉鄭所以守中國有是險而不能據其險以待盟境上使其民人不享土利卒苦於無所底告然後請成故城不繫鄭者責其不能有也曷爲罪諸侯夫鄭人從楚固云不義然中國所以城之者非欲斷荊楚之路爲鄭謀也駐師既險以逼之兩至是戍而復成焉猶曰前志也則可謂以義服之乎故戍而繫鄭者著鄭國分地受諸天子非列國

通志堂

晰得其事所以罪諸侯也聖人懲以虎牢繫於鄭又書曰戍公子貞師于鄭諸侯之罪益明矣夫以救許楚所以深罪諸侯不能捍鄭時其陵逼習楚之不若也亦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無藉而始為之例書作觀昭五年舍中軍則知此為始作明矣孫氏曰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爵次國也而作三軍亂聖王之制也〇左氏傳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毁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舍〇公羊傳三軍者何三卿也作三軍何以書譏何譏爾古者上卿下卿上士下士〇穀梁傳作為也古者天子六師諸侯一軍作三軍非正也〇胡氏傳三軍魯舊也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侯封於曲阜地方數百里天下莫彊焉及僖公時能復周公之宇而史克作頌其詩曰公車千乘說者以為大國之賦也又曰公徒三萬說者以為大國之軍也故知三軍魯之舊爾然車乘謂之公車則臣下無私乘也徒兵謂之公徒則臣下無私民也若有侵伐必將更帥以出事畢將歸於朝車復於甸甲散於丘卒還於邑將皆公家之臣兵皆公家之衆不相繫也文宣以來政在私門襄公幼弱季氏益張將以公室之三軍而三家各有其一季氏盡征焉而舊法亡矣是以謂之作其明年季孫宿救台遂入鄆又其後季孫意如而公自不能具二穩民不屬公可知矣春秋書作舍以見昭公失國定公無正而兵權不可去公室有天下國家者之所宜鑒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四卜不從然後不郊固為非禮然不三望建由此幾〇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四卜非禮也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公孫舍之子展鄭侵宋欲致諸侯之師而取晉也〇左氏傳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鄭侵宋故諸侯伐鄭陳氏曰世子長於小國之君悼公始成之也〇左氏傳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太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圍鄭觀兵于南門西濟于濟隧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公至自伐鄭

亳城北杜氏曰鄭地今河南府偃師縣鄭又服故同盟因會伐而盟故以伐鄭至程子曰鄭又服而盟也陳氏曰楚伐宋見其反覆〇左氏傳鄭人懼乃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〇穀梁傳不以後致盟後復伐鄭也

楚子鄭伯伐宋

鄭與從楚伐宋故諸侯又會也〇左氏傳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〇胡氏傳盟于亳城北鄭服而同盟也幸復從楚伐宋故書同盟見其既同而又叛也既同而又叛從子展之謀致晉師而後與之也故亳之盟其載書曰或間茲命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犇刑書而不顧也噫侮鬼神至於此極而盟猶足恃乎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蕭魚杜氏曰鄭地程子曰諸侯數月之間再伐鄭鄭又反覆可知鄭又服而請會不書鄭會明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至哉晉之能感人也自此鄭不背晉者二十四年〇左氏傳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車軘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鎛磬女樂二八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〇公羊傳此伐鄭也其言會于蕭魚何蓋鄭與會爾〇胡氏傳會于蕭魚鄭服而請會也不書鄭會謂其不可信也而晉悼公推至誠以待人信鄭不疑十四年至於終之能感人也自悼公叔肸告于諸侯而鄭自此不復背晉者二十四年又能以德綏以息民藏於知武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而楚不能與之爭城濮之績不越是矣

公至自會

伐而後會不以伐鄭致得鄭伯之辭也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〇穀梁傳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鄭從晉故楚執其聘使之行人良氏霄名鄭之命大夫〇左氏傳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〇穀梁傳行人者挈國之辭也

冬秦人伐晉

鄭報櫟之師也〇左氏傳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與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

十有二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

台魯地費縣有台亭鄆莒魯所爭之邑也來伐鄙而圍台是罪也帥師救台應兵也而遂入鄆季孫之罪亦不

遂入鄆取其鐘以爲公盤○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伐而言圍者取邑之辭也伐而不言圍者非取邑之辭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爲政爾○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舉重也取邑不書圍安足書也遂繼事也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胡氏傳鄆莒邑也遂者生事也入者逆詞也大夫無遂事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之擅權使公不得有爲也其義也或曰古者命將得專制閫外之事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專之可也曰此爲境外言之也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爲也公遂危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左氏傳）且拜師罷會而來謝也○

秋九月吳子乘卒 乘即壽夢也○左氏傳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故魯爲諸姬臨於周廟爲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左氏傳）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揚梁以報晉之取鄭也

公如晉 非謝聘○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見公歲首在晉也左氏傳書勞於廟禮也

夏取邿 邿國姓未詳國在今齊寧路鉅野縣南○左氏傳邿亂分爲三師救邿遂取之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焉曰滅弗地曰入○公羊傳邿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左氏傳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社稷爲大夫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請爲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

冬城防 左氏傳書事時也於是將早城臧武仲請俟畢農事禮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叔老名魯之命大夫鄭公孫名蠆之命大夫也向杜氏曰鄭地潁川長社縣在今許州長社縣之東北會一卿列會始於此晉鄭大夫一命故書氏書名諸國一命微者故書人吳爲主故殊會○左氏傳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爲吳謀楚故也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荀氏偃名北宮氏括名皆命大夫○左氏傳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鞅反欒黶謂士匄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會伐秦不書惰也向之會亦如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書於伐秦攝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

己未衛侯出奔齊 左氏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河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弔于衛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爲君憂君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或

毋其內而惡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衛侯為其後也以衛獻公[illegible]而逃歸衛人將殺之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郲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胡氏傳案左氏衛甯殖將死語其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夫所謂諸侯之策則各國之史也[illegible]魯是也史則書[illegible]之春秋是也今春秋書衛侯出奔不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者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也欲知[illegible]之所同其得之乎[illegible]曰孫甯出君史所同者史筆書也是也聖人[illegible]也不暴其罪而以歸咎人主何哉曰臣而逐君其罪已明矣人君者國之名寵神之主而民之望也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可也[illegible]所為見逐無乃肆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故衛[illegible]此[illegible]且告無罪而定姜曰有罪若何告無[illegible]春秋端本清源之書[illegible]不書所于一臣而不自責為名也以警乎人君者[illegible]傳世警乎聖人莫能脩之為此類也

莒人侵我東鄙 報入鄆之師也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吳從晉會諸侯故楚興師以伐之也○左氏傳[illegible]子囊[illegible]以吳為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皐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illegible]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九　十六　通志堂

[illegible]二命大夫晉為盟主而不討孫林父逐君之罪又為會以定衛罪可知也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向氏戌名宋二命大夫因來聘而盟未有定也劉氏曰劉魯地也○左氏傳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且不敢間

劉夏逆王后于齊 劉氏夏名天王使[illegible]后當自晉以見其失○左氏傳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公羊傳劉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劉者何邑也其稱劉何以邑氏也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過我也○穀梁傳過我故志之也○胡氏傳劉夏何以不稱使不與天子之使夏也[illegible]人倫之本王后天下之母劉夏士也士而逆后是不重人倫之本而輕天下之母矣然則何使卿往逆公監之禮也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illegible]書曰劉夏而不書單靖公者如卿往逆公監之禮也春秋婚姻得禮者常事不書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齊在魯國之北故來侵伐必加兵于北鄙成魯邑地孟氏邑[illegible]齊境伐鄙圍邑齊罪可知杜氏曰魯地書曰至遇公畏齊不敢至成也趙先生曰至遇一字以有缺[illegible]書至某地遇齊師或戰或齊師退而公還故下書一御師師城成郛也○左氏傳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公羊傳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齊師退故傳城以備之也○左氏傳於是乎城成郛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不書朔[illegible]

邾人伐我南鄙 左氏傳邾人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悼公名周子在位十五年[illegible]為平公朱子曰悼公才[illegible]當初只十四歲[illegible]幾何事便有許多紀綱才歸自做得便別當厲公被弒晉室大段費力悼公歸來恰如久雨得大晴時景氣煥然為之一新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illegible]月葬速也而失禮也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湨梁戊寅大夫盟 湨梁杜氏曰魯地在今懷孟路孟州溫縣[illegible]公初立會諸侯以盟[illegible]諸侯在會不自為盟而使大夫去盟失政也○左氏傳平公即位羊舌肸為傅張君臣為中軍司馬[illegible]為公族大夫虞丘書為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illegible]會于湨梁[illegible]諸侯宴于溫使諸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於是叔孫豹晉荀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同討不庭○公羊傳諸侯皆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何言乎信在大夫徧剌天下之大夫也曷為徧剌天下之大夫君若贅旒然○穀梁傳湨梁之會諸侯失正矣諸侯會而曰大夫盟正在大夫也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胡氏傳杜氏之會諸侯既盟而陳侯使袁僑如會[illegible]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今湨梁之會諸侯皆在是若欲使大夫盟者則宜書諸侯[illegible]之大夫及[illegible]大夫盟可也而獨書大夫何也[illegible]大夫皆不臣也上二年春正月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四月會伐秦十有一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而使大夫皆專之而諸侯皆不與焉[illegible]國之君不自為政而[illegible]征伐已自大夫出矣[illegible]悼公既卒[illegible]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了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illegible]至微而不可[illegible]常情忽於未兆而不知[illegible]大夫專而日[illegible]公[illegible]伯翰[illegible]為諸侯之[illegible]見矣有國者[illegible]禮而不敢忽此春秋所以待後世之[illegible]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九　十七　通志堂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illegible]以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illegible]○左氏傳

齊侯伐我北鄙 [illegible]伯又來故請[illegible]侯復相從伐

夏公至自會 會故無[illegible]

五月甲子地震 [illegible]也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晉主[illegible]兵而先序鄭伯者大夫不可以先諸侯也陳氏曰不以大夫[illegible]諸侯則書會[illegible]○左氏傳許男請遷于晉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晉人歸諸侯鄭子蟜聞將伐許遂相鄭伯以從諸侯之師穆叔從公齊子帥師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夏六月次于棫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楊梁之役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楚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 左氏傳齊侯圍郕孟孺子速徼之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

大雩 旱故也

冬叔孫豹

如晉（左氏傳冬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宣公名牼子華立是爲悼公）宋人伐陳（左氏傳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卬卑宋也）夏衛石買帥師伐曹（石氏買名三命大夫○左氏傳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晉）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高氏厚名三命大夫齊連年伐我以……分兵以圍邑故明年諸侯同圍之也桃杜氏曰魯地防臧氏邑○左氏傳齊人以其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齊人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傷而死）九月大雩（旱也）宋華臣出奔陳（華臣宋大夫也○左氏傳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使賊殺其宰華吳賊六人以鈹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皋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畀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爲己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十一月甲午國人逐瘈狗瘈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華臣懼遂奔陳）

冬邾人伐我南鄙（邾畏齊附齊之國也齊宴魯敗故邾來伐是冬之會晉以魯故執邾子今報伐也○左氏傳冬邾人伐我南鄙爲齊故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白狄地在今延安路來朝于魯不成禮止書來○公羊傳白狄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朝也○胡氏傳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春秋不與其朝者嚴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越裳氏重九譯而獻其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其質政不施焉不臣其人乃天子之事也況列國之君乎）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石買伐曹曹訴於晉故執之○劉氏曰晉能知石買伐曹爲惡而不知孫氏專君之惡也○左氏傳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于純留爲曹故也）秋齊師伐我北鄙（四年之中六伐邊邑齊宋之惡著矣○左氏傳秋齊侯伐我北鄙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皋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獻子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唯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齊連年伐魯故諸侯同圍之書同者諸侯合兵同力也見晉不能主兵也程子曰見諸侯皆惡之辭也○左氏傳會于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邢伯告中行伯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于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孟莊子斬其橁以爲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于揚門州綽門于東閭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圍而曰圍齊者大……所有病非大而足同焉諸侯同罪之也可病矣○胡氏傳凡伐國入未有書同者而獨於此書同圍齊何也齊環背盟棄好陵虐神主肆其暴橫數伐鄰國加兵於魯可見矣者諸侯所以同心而圍之也○心是齊其以伐致何也見齊環無道宜得惡疾大者……之伐而免其圍齊之罪討也春秋於此有且從……之辭矣尚誰懟哉）

曹伯負芻卒于師（曹成公名負芻子勝立是爲武公○穀梁傳閔之也）楚公子午帥師伐鄭（庚子申公子午爲令尹○左氏傳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于旃然蒍子馮公子格率銳師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諸侯即同圍齊之諸侯也故不再敘○左氏傳

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 **晉人執邾子** 邾十七年再伐魯故晉悼會而執之〇左氏傳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

公至自伐齊 因會伐而盟故以伐齊至〇公羊傳此同圍齊也何以致伐未圍齊也未圍齊則其言圍齊何抑齊也曷為抑齊為其亟伐也或曰為其驕蹇使其世子處乎諸侯之上也〇穀梁傳春秋之義已伐而盟復伐者則以伐致盟不復伐者則以會致視柯之盟盟復伐齊與曰非也然則何為以伐致也曰與人同事或執其君或取其地

取邾田自漷水 邾田邾之田也反侵地正也而取邾田罪也杜氏曰漷水出東海合鄉西南經魯高平湖陸入泗蓋邾在漷之南而漷水在邾境今取邾田自漷水以北者盡歸魯也無民人故止書田〇左氏傳遂次于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于我晉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賜之三命之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候奄皆受一命之服賄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荀偃癉疽生瘍於頭濟河及著雍病目出大夫先歸者皆反士匄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二月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宣子盥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主猶視欒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齊故也乎乃復撫之曰主苟終所不嗣事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含宣子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〇公羊傳其言自漷水何以漷為竟也何言乎以漷為竟漷移也〇穀梁傳軋辭也其不日惡盟也

季孫宿如晉 謝同圍齊也〇左氏傳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為政賦黍苗季武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六月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葬曹成公 四月葬速葬也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〇左氏傳晉欒魴帥師從衛孫文子伐齊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靈公名環子光立是為莊公〇左氏傳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衛奔高唐以叛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春秋伐喪者多矣獨士匄聞喪而反師故備書之以見伐喪者之有罪也程子曰尊之也天下無王諸侯擅命征伐各自己出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故伐人之喪者比比而士匄乃有惻隱之心憫人之喪還師不侵豈不善乎雖非尊命乃還者去亦見其謙〇穀梁曰為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士匄若能如是其善何以加乎〇左氏傳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〇公羊傳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此受命乎君而伐齊則何大乎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〇穀梁傳還者事未畢之辭也受命而誅生死無所加其怒不伐喪善之也善之則何為未畢也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讓矣士匄外專君命故非之也然則為士匄者宜奈何宜墠帷而歸命乎介〇胡氏傳穀齊地也還者致事之詞古之為師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利社稷者則專之可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利人之難以成其私欲者衆矣士匄乃有惻隱之心聞喪而還不亦善乎或曰君不尸小事臣不專大名而士匄宜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矣使士匄未出晉竟如是焉可也已至齊也而退社士匄矣猶使墠帷而歸命乎介則非諸命將不從曰師雖多境外之事如見喪必不可伐非進退可疑而待請者故善穀聞齊侯卒乃還善之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孟獻子也

齊殺其大夫高厚 〇左氏傳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書曰齊殺其大夫從君於昏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鄭公子名嘉一命大夫〇左氏傳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也士子孔圭媯之子也圭媯之班亞宋子而相親也士子孔亦相親也僖之四年子然卒簡之元年士子孔卒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〇胡氏傳案左氏初盜殺鄭之執政嘉知而不言既又欲起楚師以去諸大夫故楚人伐鄭至于純門則此其罪也嘉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展子西不能正以王法肆諸市朝與衆同棄可也乃利其室而分之有私意焉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此春秋原情定罪之意

冬葬齊靈公 月葬

城西郛 西郛魯國都西偏之外郛郭也〇左氏傳懼齊也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鄭氏曰柯衛地後屬晉在今大名路滑州內黃縣〇左氏傳齊及晉平盟于大隧故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肸敢不承命

城武城 武城魯邑近于齊故城武城也今東昌路高唐州武城縣〇左氏傳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仲孫氏速名蔑子一命大夫向莒地別會而盟未前定也盟向在廿年也〇左氏傳二十年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齊服而晉主盟故不書同盟澶淵衛地今大名路開州〇左氏傳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邾人驟至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

秋公至自會

仲孫速帥師伐邾 邾已及齊晉平而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故復伐之〇左氏傳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 蔡公子名燮一命大夫〇左氏傳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〇胡氏傳案左氏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欲從先君以利蔡猶固合於義者也國人乃不順焉而殺燮此何罪矣故請國而不去也公子履其母弟也亦不能止國退不能屯其權偪而奔從於楚故書者罪之也

陳侯之弟黃出奔楚 不命故此書弟〇左氏傳陳慶虎慶寅畏公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陳侯之弟黃出奔楚言非

其罪也公方當將世子於此時…學氏無追求…其君而主其親為
年不滅是無天也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
奔之
惡也

叔老如齊 澶淵之盟始及齊平今始通聘也○左氏傳齊子初聘于齊禮也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謫天變也

季孫宿如宋 報聘也○左氏傳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罷盟而朝也○左氏傳公如晉拜師及取邾田也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庶其邾再命大夫也來奔而以其所守邾地二邑來獻自安也今滕州鄒縣有漆鄉有閭丘亭○左氏傳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己壹也信由己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

非卿也以地來雖賤必書重地也○公羊傳邾婁庶其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重地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舉其接我者也漆閭丘不言及小大敵也○胡氏傳庶其邾大夫也春秋小國之大夫不書其姓氏微也其以事接我則書其名氏謹之也莒慶以大夫自為婚皆使我不以禮者也邾庶其以地叛其君而來奔接我不以義者也以欲敗禮則身必危以利棄義則國必亂春秋所以義之大者小國之大夫接我以利欲御特書其姓氏謹之也漆一邑閭丘一邑而不言及者庶其之私邑所受於君而食之者也此叛臣竊以不書叛者以名書地而竊邑叛君之罪見矣夫季孫從諸夏其暴寇之心疑可與也故書接我以求援者君子猶以為不可受而見邾國于書曰季孫而當受叛臣納其地之罪不見矣

夏公至自晉 公在晉而季孫宿受其二邑可見季氏專政祿去公室

秋晉欒盈出奔楚 程子曰欒盈時無罪自逐惡不…○胡氏傳…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囚伯華叔向籍偃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咎叔向叔向曰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

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老矣聞之乘馹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棄社稷不亦惑乎鯀殛而禹興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國多大寵不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勇力欒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欒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曰天子陪臣盈得罪於王之守臣將逃罪罪重於郊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黶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若棄書之力而思黶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使司徒禁掠欒氏者歸所取焉使候出諸轘轅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比月連食為異

曹伯來朝 左氏傳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 杜氏曰商任地闕○左氏傳會於商任錮欒氏也○公羊傳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公行例書至其有不書者或諱之或不告廟也非獨誤也

夏四月 無事例書時書首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子叔齊子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 沙隨宋地也○左氏傳會于沙隨復錮欒氏也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齊將伐晉不可以不懼○胡氏傳欒氏也古者大夫去國君不掃其社稷不繫其子弟不收其田邑使人導之出疆又先之於其所往執五典厚人倫也今晉不念欒氏世勳而逐之又再合諸侯之命諸侯無得納焉非所謂也楚子反請以重幣錮之楚子曰止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將棄之何勞錮焉其見於商任沙隨之謀遠矣

公至自會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公子名追舒二命大夫也張氏曰楚子必當人與其子謀殺其父豈有父將見殺而子不告乎○左氏傳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於朝轘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於朝曰君臣有禮

喟二三子三日棗疾請尹王許之既葬其徒以不乎以吾縊吾父私焉入曰然則臣王乎以棗父事仇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蕩子為令尹公子䵍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有寵於蔿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紀天變也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 孝公名匄子益姑立是為文公○左氏傳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平公不徹樂非禮也禮為鄰國闕 **夏邾畀我來奔** 邾再命大夫名畀我○公羊傳邾婁畀我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葬杞孝公** 不書月史闕文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慶氏寅虎名二命大夫黃因二慶而出奔故殺二慶而黃歸書自楚楚納之也○左氏傳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使慶樂往殺之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于常○穀梁傳曰……

通志堂 郭□刊

司馬同謀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奔楚愬之二慶以陳叛楚屈建圍陳殺二慶……人君讎之國之利……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有罪出奔位絕故書復入不曰自齊齊納之也以入于曲沃據邑以叛也曲沃欒氏……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己卯仲孫速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通志堂 郭□刊

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穀梁傳其日正臧孫紇之出也

晉人殺欒盈 位已絕故不稱大夫○左氏傳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公羊傳曷為不言殺其大夫非其大夫也○穀梁傳惡之弗有也

齊侯襲莒 輕兵掩其不備曰襲○左氏傳齊侯還自晉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于壽舒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于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于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謀伐齊而往聘也○左氏傳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祊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

仲孫羯帥師侵齊 仲孫氏羯名三命大夫為晉侵也○左氏傳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吳 左氏傳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無功而還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既盡也

齊崔杼帥師伐莒 齊侯襲莒而不利故再加伐

大水 為災甚故歲饑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兩朔連食為異之甚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謀伐齊也○左氏傳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楚欲救齊而晉不戢故一國畏而服從與之伐鄭諸侯在會而不救見晉伯之衰○左氏傳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大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眾寡其上一也大叔曰不然部婁無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己皆乘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踞轉而鼓琴近不告而馳之皆取冑於櫜而冑入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弗待而出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踞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楚子自棘澤還使薳啟彊帥師送陳無宇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

公至自會 公行例書至

陳鍼宜咎出奔楚 鍼氏宜咎名三命大夫○左氏傳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

叔孫豹如京師 自宣九年仲孫蔑如京師其後五十餘年不往從此之後終春秋不復再往矣○左氏傳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

大饑 災甚也○穀梁傳五穀不升為大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胡氏傳古者稅十一凶荒則有荒政移粟以補用或殺民以戶食或為節以救彼其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又置醫藥以療疾病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書大水而冬大饑蓋所以豫備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為戒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報仲孫羯之役○左氏傳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莊公名光崔杼弑之而立其弟杵臼是為景公○左氏傳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眾從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

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與申鮮虞乘而出鮮虞推而下之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其誰納之行及弇中將舍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遂舍枕轡而寢食馬而食駕而行出弇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也遂來奔崔氏側莊公于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以兵甲○胡氏傳齊莊公失言淫于崔氏胡氏傳齊莊公見弒賈舉州綽等十人皆死之而不得以死節稱何也所謂死節者以義事君責難陳善有所從違而不苟者是也雖在嬖寵後乘必不肯同入崔氏之宮矣若此十人者獨以勇力聞皆逢君之惡從君於昏亂而莊公嬖之者也非賢也比首而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獨不違也晏平仲曰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此十人者宜以私暱任此宜矣雖殺身不償責焉聖人以死節許之哉**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再合諸侯謀伐齊也○左氏傳晉侯濟自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胡氏傳諸侯會于夷儀將以討齊齊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自六正五吏三十帥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長師旅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之夫晉本爲報朝歌之役而討及弒君之賊則正宜下令三軍聲其弒君之罪以討之將何辭矣而晉人以完其國于天討之義則方伯連帥之職也今乃受賂而還是與之同惡也故春秋書之如下文所貶云

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鄭公孫名舍之子展也○左氏傳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展執縶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美入數俘而出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因會而盟也不再敘重丘齊地今東昌府聊州○左氏傳齊成故也趙文子爲政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可以弭亂

也晉將以伯討則其君方會于重丘特書之何焉而詐之成故盟于重丘故以會至**公至自會**因會而盟故以會至**衛侯入于夷儀**○公羊傳衛侯衎曷爲不言入于衛諼君以弒也○左氏傳衛獻公入于夷儀○胡氏傳鄭伯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其入則一或名或不名者鄭伯奪正以立而國人君之諸侯助之不知其義不可以有國也故特名其名著其失以絕之衛侯爲其家卿失國出奔國不爲無罪矣然有世叔儀以守有母弟鱄以出贖其內義有其外有歸道焉則其義猶未絕也故止書其爵而不名及寧喜弒剽復歸于衛然後書名此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輕絕人之意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此類是也**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屈建名一命大夫舒鳩偃姓子爵國在今無爲州廬江縣舒城○左氏傳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盂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爲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公孫名夏之一命大夫夏伐之未服故再伐○左氏傳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井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吳子遏即諸樊也因伐楚而攻巢門爲巢人所射而卒據事直書以著其輕身致敗之罪也巢國在今廬州路無爲州巢縣○左氏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公羊傳門于巢卒者何入門乎巢而卒也入門乎巢而卒者何入巢之門而卒也吳子謁何以名傷而反未至乎舍而卒也○穀梁傳以伐楚之事門于巢卒也于巢者外乎楚也門于巢乃伐楚也諸侯不生名取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者見以伐楚卒也其見以伐楚卒何也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飾城而請罪禮也吳子遏伐楚至巢入其門門人射吳子有矢創反舍而卒古者雖有文事必有武備非巢之不飾城而請罪非吳子之自輕也○胡氏傳巢楚屬國也其言門于巢卒者吳子將伐楚引師至巢入其門巢人射者殺上矢中吳子而卒非吳子之自輕而見殺也古者入竟必假道……

門焉射[illegible]入舍而卒曰古者大國過小邑小邑必[illegible]城而請罪非禮之輕以一矢相加不飾城而請罪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君剽 剽雖非正

然已立為君而列會諸侯故書君○左氏傳衛獻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甯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書曰甯喜弒其君剽言罪之在甯氏也○穀梁傳此不正其日何也殖也立之喜也君之正也○胡氏傳喜世受命於其父使納獻公以承君之定衛侯出入皆以齊稱於義未絕而剽以公孫非次而立又未有寵焉則喜之罪惡未減矣天下以知其君書何也[illegible]不勝其篤況置君於衛則殖也出之喜也納之則殖也今之喜也弒之是其[illegible]之不若也又思其弒下甚矣故聖人特正其為弒君之罪示天下後世使知君臣之際而不敢忽也甯光以大義廢置[illegible]其罪者而朝廷加焉見私意邪說所惑進一[illegible]殺身不顧君子所以深取之者知春秋之旨矣

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林父逐衎而立剽甯喜弒剽欲衎林父據戚以叛于晉以叛○左氏傳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胡氏傳案左氏孫林父以戚如晉書曰入于戚以叛者著其據邑背君之罪也[illegible]以周致戮也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甯喜弒剽故衎復歸○左氏傳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獨不在寡人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怨寡人怨矣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不能負羈絏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有居者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公羊傳此其言復歸何惡剽也曷為惡剽剽之立於是未有說也然則曷為不言剽之立不言剽之立者以惡衛侯也○穀梁傳日歸見知弒也○胡氏傳衛侯出奔書入于夷儀皆以名稱今既復歸而得國矣乃書其名何也人之有德慧術知者常存乎疢疾衛侯淹恤在外十有二年困於心衡於慮久矣此宜於憂患之時而一旦得國失信無刑納夫人也則是困而弗革雖復得國猶非其國也此見春秋俟人改過之深而責人自棄之重欲其彊於為善之意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荀氏吳名晉三命大夫○左氏傳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穆子來聘召公也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 晉主會故先序良霄三命故先宋人左氏之說非也○左氏傳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戌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

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趙武不書尊公也向戌不書後也鄭先宋不失所也於是衛侯會之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衛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秋七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鄭伯賦緇衣叔向命晉侯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轡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稱君以殺由君殺之故書○左氏傳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婉太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秋楚客聘于晉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欿用牲加書徵之而騁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胡氏傳殺世子稱君書君者甚之也宋寺人伊戾為太子內師無寵譖於宋公而殺之則殺世子痤者寺人伊戾也而獨書宋公何哉讒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嫡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內外之助者[illegible]父子夫婦之間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illegible]自稱君者春秋正其本之意也

晉人執衛甯喜 甯喜弒君罪也○公羊傳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不以其罪執之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如楚○左氏傳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氏傳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

葬許靈公 靈公名甯子買立是為悼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慶氏封名齊三命大夫○左氏傳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敬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趙氏武名晉三命大夫蔡公孫名歸生一命大夫石氏惡名衛三命大夫孔氏奐名陳三命大

夫許諸書人一命讚者也政在大夫故大夫盟會中國無伯故楚使列會○左氏傳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也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戊申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馹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晳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孔奐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

衛殺其大夫甯喜衛侯之弟鱄出奔晉

鱄未命於書弟……背己之言懼禍將及而出奔耳何含乎春秋之大義哉○左氏傳衛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祇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行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公與免餘邑六十辭曰唯卿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臣弗敢聞且甯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貳能贊大事君其命之乃使文子爲卿○公羊傳衛殺其大夫甯喜則衛侯之弟鱄曷爲出奔晉爲殺甯喜出奔也曷爲爲殺甯喜出奔衛甯殖與孫林父逐衛侯而立公孫剽甯殖病將死謂喜曰黜公者非吾意也孫氏爲之我即死女能固納公乎喜曰諾甯殖死喜立爲大夫使人謂獻公曰黜公者非甯氏也孫氏爲之吾欲納公何如獻公曰子苟納我吾請與子盟喜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獻公謂公子鱄曰甯氏將納我吾欲與之盟其言曰無所用盟請使公子鱄約之子固爲我與之約矣公子鱄辭曰夫負羈縶執鈇鑕從君東西南北則是臣僕庶孽之事也若夫約言爲信則非臣僕庶孽之所敢與也獻公怒曰黜我者非甯氏與孫氏凡在爾公子鱄不得已而與之約已約歸至殺甯喜公子鱄挈其妻子而去之將濟于河攜其妻子而與之盟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甯喜弒君其不以弒君之罪罪之何也嘗爲大夫與之涉公事矣甯喜由君弒君而不以弒君之罪罪之者惡獻公也專其喜之徒也專之爲喜之徒何也己雖急納其兄與人之臣謀弒其君是亦弒君者也專其曰弟何也專有是信者君賂不入乎喜而殺喜是君不直乎喜也故出奔晉織絢邯鄲終身不言衛專之去合乎春秋○胡

氏傳甯喜誅剽殺君之罪矣不以討賊之辭何也衛侯使與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氏納之衛侯復國患甯喜之專也公孫免餘請殺之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攻甯氏殺喜尸諸朝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勸沮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鱄以殺而不去其官衛侯之入使鱄與甯喜約喜既殺甯喜鱄而出奔晉託於木門不鄉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其稱弟罪衛侯也穀梁子曰鱄之去合乎春秋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大夫列會而盟伯權始壞世變愈下矣○左氏傳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公羊傳曷爲再言豹殆諸侯也曷爲殆諸侯爲衛石惡在是也曰惡人之徒在是矣○穀梁傳湨梁之會諸侯在而不曰諸侯之大夫大夫不臣也晉趙武恥之豹云者恭也諸侯不在而曰諸侯之大夫大夫臣也其臣恭也晉趙武爲之會也○胡氏傳此一地也曷爲再言宋書同之事……大夫盟宋之盟合左師欲弭兵以爲名而楚人先歃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乎晉楚二君之事寢微而大夫之權日盛……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何爲

夏衛石惡出奔晉

衛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

邾子來朝

左氏傳邾悼公來朝時事也

秋八月大雩

旱也

仲孫羯如晉

左氏傳告將爲宋之盟故如楚也蔡侯之如晉也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馹奔問諸晉而以告子大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令之有必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憚子大叔歸

冬齊慶封來奔

十有一月公如楚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乙未楚子昭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夏五月公至自楚

庚午衛侯衎卒

閽弒吳子餘祭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段曹人莒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

足以爲病人民守也杞戶而不能自守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其畏也
也○胡氏傳曰杞平公杞出也故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古之建國立家者必興
九族然有父族焉後及母族焉後有妻族此葛藟之詩所爲作也皆書
夏盟今行中國平公不能修文襄悼公之業而嚴於宗周之闕而夏肄是
屏輔弱者姬何謂知本乎王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爲
揚之水所以降王國風不得列於雅也城杞之役亦不卒睦而可見矣

晉侯使士鞅來聘

士氏鞅名三命大夫報聘也○左氏傳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王父爲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顏莊叔爲一耦鄫鼓父黨叔爲一耦晉侯使司馬女叔侯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晉悼夫人慍曰齊也取貨先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霍揚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且先君而有知也毋寧夫人而焉用老臣

杞子來盟

載宋例書來盟○左氏傳杞文公來盟書曰子賤之也

吳子使札來聘

札延陵季子名也再命例書名非貶也○左氏傳吳公子札來聘見叔孫穆子說之謂穆子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爲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子請觀於周樂使工爲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矣爲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爲之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爲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

堪也是其先亡乎爲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爲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爲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爲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爲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爲之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焉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其出聘也通嗣君也故遂聘于齊說晏平仲謂之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無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獲所歸難未歇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聘於鄭見子產如舊相識與之縞帶子產獻紵衣焉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之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曰異哉吾聞之也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將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說叔向將行謂

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難○公羊傳吳無君無大夫此何以有君有大夫賢季子也何賢乎季子讓國也其讓國奈何謁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謁曰今若是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即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爾闔廬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弒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賢季子則吳何以有君有大夫以季子爲臣則宜有君者也札者何吳季子之名也春秋賢者不名此何以名許夷狄者不壹而足也季子者所賢也曷爲不足乎季子許人臣者必使臣許人子者必使子也○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名成尊於上也○胡氏傳札者吳之公子何以不稱公子賤也賤國而生亂者札爲之也故因其來聘而貶之示法焉○吳子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札季子也壽夢賢季札欲立以爲嗣札讓不可然後立諸樊既除喪將致國於季子季子又辭而去之諸樊了今其子而立弟約以次傳必及季子故諸樊卒而餘祭立餘祭卒而夷昧立夷昧卒則季子宜受命以安社稷成父兄之志矣乃徇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夷昧之子僚既立未幾光乃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

與弟者凡爲季子也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季子宜有國也如不從先君之命歟則我宜立僚烏得爲君於是使專諸弒僚而致國季子季子不受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曰季子辭國以生亂者也夫聘而貶之不書名則大辭於札乎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子貢以知聖賢之爲知其不爲衛君也季子不有鄰國之爭而不得爲賢而爲貶乎曰叔齊一也不與伯夷爭竹舍長而立幼私意也諸樊兄弟父子無及季札之賢者其父兄所爲舍嫡而欲立札公心也以其私者故夷昧國爲得仁而先聖之所賢以其公心故季子辭位爲生亂而春秋之所貶苟比而同之過矣或曰世子道讓身行之使臣賢其君者有之季子於是焉而辭位見將使附其國者貪夫專之夫讓而篡弒奪攘之禍稍息其於名教豈不有補而非之深也曰春秋撥亂而不守者也昔太伯奔吳而不及季歷陳仁而不廢武王讓統受命作周而不以程天下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故王季無季歷之賢武王之聖而季子爲太伯之讓豈至德乎使爭弒禍興覆宗國其誰階之也若季子之辭位守節立名全身自牧則可矣與於聖王之道則遠矣中庸曰道之不明不行也我知之矣季子所謂賢且智者而不得其中者也使由於季歷武王之義其肯附子臧之節而不受乎惜其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爾此仲尼所以因其辭國生亂而貶之也或曰吳子使札與楚子使椒秦伯使術一例爾吳楚夷也中國奉之或狄之閒其禮未同於中夏故使人之來皆略之而札何以獨爲貶乎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書荊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例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季札讓國天下賢之若仲尼亦賢季札必擬之例或以字或以氏或以公子特書之矣今乃略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

秋九月葬衛獻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北燕姬姓伯爵……

冬仲孫羯如晉 報聘也○左氏傳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 薳氏罷名……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五月甲午宋災宋伯姬卒

天王殺其弟佞夫王子瑕奔晉 佞夫王子名瑕……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叔氏弓名……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冬十月葬蔡景公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叔孫豹會晉趙武齊公孫蠆宋向戌衞北宮佗鄭罕虎及小邾之大夫會于澶淵既而無歸于宋故不書其人君子曰信其不可不慎乎澶淵之會卿不書不信也夫諸侯之上卿會而不信寵名皆棄不信之不可也如是詩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信之謂也又曰淑慎爾止無載爾僞不信之謂也書曰某人某人會于澶淵宋災故尤之也不書魯大夫諱之也○公羊傳宋災故者何諸侯會于澶淵凡為宋災故也會未有言其所為者此言所為何錄伯姬也諸侯相聚而更宋之所喪曰死者不可復生爾財復矣此大事也曷為使微者卿也卿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卿不得憂諸侯也○穀梁傳會不言其所為其曰宋災故何也不言災故則無以見其善也其曰人何也救災以眾何救焉更宋之所喪財也澶淵之會中國不侵伐夷狄夷狄不入中國無侵伐八年善之也晉趙武楚屈建之力也○胡氏傳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列會多矣未有言其所為者此獨言其所為何以見天下之大惡也大夫以智帥人者也智者無不知當務之為急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蔡世子般弒其君天下之大變人理所不容也則會其黨而不討宋災小事也則合十一國之大夫更宋之所喪其可謂知務乎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叔孫豹晉趙武而下皆諸侯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三綱國政之本至於淪絕無父與君是禽獸也會散亡人理[illegible]大亂弗能一舉其罪聲明而不入蔡[illegible]也今世子弒君三綱淪絕會肆進人則與之同羣而不恤有國者不戚于火自焚諸侯之來告弔之可也合十二國之大夫雖欲其謀更其所喪尚為知類乎夫蔡之惡其猶人身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猶桐梓拱木[illegible]

甚宋災而不恤蔡亂是雖大不[illegible]其身有腹心之疾而不知[illegible]以為未之學也可謂不知務乎此而不察則不仁矣是故[illegible]之大夫之所[illegible]而不書[illegible]是會之所以為[illegible]世其[illegible]人之自別於[illegible]害也[illegible]明矣[illegible]救[illegible]之良也而[illegible]若是何也世衰道微邪說作以[illegible]而不知本於仁義也久矣是以至此極孔子所以懼春秋所以作乎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無事例書時書首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薨于路寢正也薨于楚宮非正也○左氏傳公作楚宮穆叔曰大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穀梁傳楚宮非正也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未踰年之君例稱子○左氏傳叔仲帶竊其拱璧[illegible]立敬歸之子子野次于季氏秋九月癸巳卒毀也○穀梁傳子卒日正也○胡氏傳子野未踰年之君也曷為不書其所卒之處以別乎閔公內無所承不書即位則子般之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赤之卒也疑而不明則子赤之弒可知矣子野卒有命之[illegible]昭公故穆叔欲不立而不能止也

己亥仲孫羯卒

孟孝伯也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諸國君葬例大夫往會常也惟滕子親會非常也○左氏傳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子服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癸酉葬我君襄公

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匄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事之不閒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廄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稱國稱人以弒者[illegible]○左氏傳莒犂比公生去疾及展輿既立展輿又廢之犂比公虐國人患之十一月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立去疾奔齊齊出也展輿吳出也書曰莒人弒其君買朱鉏言罪之在也○胡氏傳經以傳為案[illegible]則經[illegible]可也若密州之事見於左氏[illegible]莒子[illegible]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弒之乃[illegible]攻莒子弒之[illegible]言[illegible]展輿[illegible]國[illegible]不書[illegible]趙匡謂[illegible]春秋[illegible]不[illegible]史[illegible]之[illegible]傳[illegible]經[illegible]日月[illegible]久[illegible]大義可以[illegible]而傳不可[illegible]傳有不可信者以為可疑而廢傳則無以知其事之本末矣以為可信而任傳則經之弘意大旨或屈而不通矣要在學者詳玩而精擇之可也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十

後學新安俞　皋　述

昭公

名稠襄公子……在位三十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illegible]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illegible]

[illegible]

三月取鄆

[illegible]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悼公名華子宣公 [illegible]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 大鹵晉地今太原路晉陽也○左氏傳晉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 [illegible]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 [illegible]

莒展輿出奔吳 [illegible] 程子曰 [illegible]

叔弓帥師疆鄆田 [illegible] 左氏傳 [illegible]

葬邾悼公 [illegible]

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郟敖名麇共王之子圍之是爲靈王○左氏傳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犂城犫櫟郟鄭人懼 [illegible] 十一月己酉公子圍至入問王疾縊而弒之 [illegible]

楚公子比出奔晉 [illegible]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illegible]

夏叔弓如晉 [illegible]

[illegible]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左氏傳]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弟爭室而罪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illegible]案左氏鄭駟黑好在人上攻良霄而逐之又與公孫楚爭妻又將作亂去游氏[illegible]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子產使吏數之[illegible]而罪一也[illegible]而罪二也[illegible]而罪三也[illegible]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illegible]

[illegible]保國之基也禮雖自卑而尊人亦有妄悅人以自辱昭公既不能[illegible]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左氏傳]不書名[illegible]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左氏傳]五月叔弓如滕葬滕成公[illegible]

秋小邾子來朝[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季武子欲卑之穆叔曰不可曹滕二邾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卑一睦焉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志曰能敬無災又曰敬逆來者天所福也季孫從之

八月大雩[左氏傳]旱也

冬大雨雹[illegible]

北燕伯款出奔齊北燕伯名款○[左氏傳]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illegible]

[illegible]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illegible]以殺公之外嬖公懼奔齊[illegible]出奔齊罪之也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燕伯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是戚者其君[illegible]而出之也與衛侯之出[illegible]以兵逐之[illegible]燕大夫相與比以殺其外嬖是陷君於惡[illegible]逐之而不可私也以誠意委之而不可疑也以禮[illegible]殺之而不可辱也否則是忽其陪貳以自危矣[illegible]襄氏[illegible]殺[illegible]久而後復也故人主不尊陪貳而與嬖臣圖[illegible]事不成則失國而出奔有國之大戒也春秋凡見逐於臣者[illegible]正其本之意也而柔救進矣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趙氏曰[illegible]○[左氏傳]大雨雹季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冱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遍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菑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冰棄而不用[illegible]

[illegible]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illegible]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illegible]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楚人執徐子[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神[illegible]見者[illegible]又[illegible]以規[illegible]

於[illegible]城久以[illegible]見梲舉晴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墮幣

焉[illegible]行于[illegible]也以爲歲焉故執諸申辭氏傳申之會楚子爲主而不

列[illegible]夷是在會[illegible]意也何楚虔[illegible]以立而求諸侯于晉晉人

[illegible]則[illegible]楚[illegible]有之[illegible]也[illegible]而又不[illegible]

[illegible]則[illegible]人[illegible]以人事[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則來有不以爲賊[illegible]

其所[illegible]而[illegible]故曰[illegible]以向[illegible]于是[illegible]諸侯

王[illegible]是[illegible]春秋之

[illegible]其國[illegible]何[illegible]聖人以天自[illegible]天以命春秋之

是以人合天不任於天以義立命[illegible]

[illegible]其前諸侯會申與淮夷畢數於[illegible]

以[illegible]其並謂之義大矣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

遂滅[illegible]

[illegible]伯[illegible]事故[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吳之[illegible]國故滅之[illegible]左氏傳秋七月楚子以諸侯伐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歸宋華費遂鄭大夫從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

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唯逆命是以

事[illegible]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illegible]

[illegible]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

[illegible]下[illegible]

[illegible]中軍[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日[illegible]楚[illegible]此[illegible]諸侯而來伐[illegible]

[illegible]民其[illegible]民之不[illegible]

吳也且[illegible]慶封何爲[illegible]何[illegible]

[illegible]爲不言伐防不[illegible]諸侯[illegible]慶封之罪何[illegible]齊國也[illegible]

[illegible]入而殺其不言入何也慶封封乎吳鍾離其不言伐鍾離何也不與吳封

也慶封其以齊氏何也爲齊討也靈王使人以慶封令於軍中曰有若齊慶

封弑其君者何慶封曰[illegible]有若楚公子圍弑其兄之子而代之

爲君者乎軍人粲然皆笑慶封弑其君而不以弑君之罪罪之者慶封不爲靈

王服也不與楚討也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

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

斷之謂與

九月取鄫

取鄫言易也[illegible]公[illegible]而不[illegible]

內[illegible]師少[illegible]書取某[illegible]左氏傳九月

斷叛而來故曰取凡克邑不用師徒曰取○公羊傳其

言取之何滅之也滅之則其言取之何內大惡諱也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叔孫昭子也○左氏傳初穆子去叔孫氏及庚宗遇婦人

使私爲食而宿焉[illegible]其行[illegible]故哭而送之[illegible]

以生[illegible]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illegible]號之[illegible]牛助

余乃勝之且而[illegible]召其徒無之且曰志之及宣伯[illegible]以[illegible]子

之故[illegible]女何如對曰願之久矣魯人召之不告而歸[illegible]

宿庚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

所夢也未問其名號之曰牛[illegible]使[illegible]有寵長使爲政

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

蕕遂遇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強與孟盟不可叔孫爲孟鍾曰爾未際饗

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入弗謁出命之日及賓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

婦人之客[illegible]牛止之賓出使拘而殺諸外牛又強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

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illegible]

[illegible]何爲[illegible]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

許而不召[illegible]告之飢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

病不欲見人使寘饋于个而退牛弗進則置虛命徹十二月癸丑叔孫不食乙

卯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葬叔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遺使惡杜洩

於季孫而去之杜洩將以路葬且盡卿禮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

之且冢卿無路介卿以葬不亦左乎季孫曰然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

於朝而聘於王王思舊勳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

使三官書之吾子爲司徒實書名夫子爲司馬與工正書服孟孫爲司空以書

勳今死而弗以路是棄君命也書在公府而弗以是廢

官也若命服生弗敢服死又不以將焉用之乃使以葬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襄十一年作三軍今舍中軍復歸于二軍○左氏傳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于施氏成諸臧

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氏臣其子弟孟氏取其

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于公以書使

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唯不欲毀也故盟

[illegible]僖閎[illegible]而[illegible]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公羊傳舍中軍者何復

古也[illegible]卿五可有中二可有中○穀梁傳貴復正也

[illegible]季氏[illegible]中軍卑公室也初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及其舍之也四分

公室季氏擇一二子各一皆[illegible]征之而貢于公然則一軍作舍皆自一家公不

與焉公室益卑而晉[illegible]之兵[illegible]歸于季氏[illegible]司命一綱兵政之

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illegible]公無以免乎[illegible]已則不臣三綱

淪替淪[illegible]陽虎專季[illegible]之可[illegible]下能[illegible]書舍中軍[illegible]

以著其罪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氏傳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吳乃殺之以屈生爲莫敖

公如晉

左氏傳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

知禮公曰何爲自郊勞至于贈賄禮無違者何故不知對曰是儀也不可謂禮

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

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

在公不圖其終爲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

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夷莒大夫名牟婁莒所取杞邑也防茲莒邑今益都路密州安丘縣有

防亭莒州莒縣有茲亭以叛來奔以其所守之邑來獻而屬於魯也○左氏傳

牟夷非卿而書尊地也○公羊傳莒牟夷者何莒大夫也莒無大夫此何以書

事以也莫言及邾來奔何不以私邑累公邑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來奔者不言出及防茲以大及小也莒無大夫其曰牟夷何也以其地來也以地來則何以書也重地也○胡氏傳邾莒之大夫名姓不登於史策微也牟夷莒大夫曷爲以姓氏通重地也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矣其書來奔是使我以利而我入其和兩譏之也為國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上下交征而國必危矣為己以義不以利如以利則患得患失亦無所不至矣春秋於三叛人雖賤特書其名以懲不義懼後人為後戒也邑而言及者公羊所謂不以私邑累公邑是也

秋七月公至自晉 [illegible]往朝而至也○左氏傳晉人以公觀於晉侯欲止公范獻子曰不可人朝而執之誘也討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間而以師討焉乃歸公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魯受莒叛臣邑故莒人來討[illegible]叔弓先用其可取勝也○[illegible]氏曰蚡泉魯地近於莒趙氏曰公羊有釋蚡泉之義前後地名未曾解說何獨釋此故不足取○左氏傳莒人來討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公羊傳濆泉者何直泉也直泉者何涌泉也○穀梁傳狄人謂賁泉失台號從中國名從主人

秦伯卒 不名闕文也○公羊傳何以不名秦者夷也匿嫡之名也其名何嫡得之也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楚主兵也越姒姓子爵國在今紹興路[illegible]罰君[illegible]也徐越書人[illegible]師少[illegible]○左氏傳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薳射以繁揚之師會[illegible]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聞吳師出薳啓彊帥師從之[illegible]

[illegible]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釁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怠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釁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釁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于巢薳啓彊待命于雩婁禮也○胡氏傳越始見經而與徐皆得稱人何也吳以朱方處齊慶封而富於其舊宗惡也楚圍朱方執慶封殺之討罪也吳不能以義服[illegible]以報朱方之役狄道也楚於是以諸侯伐吳則此役為[illegible]有名其從之者進而稱人可也或者以荊為主而謂不可以沈子徐越伐吳故特稱人歟矣以不可為文詞而進人於越乎[illegible]義安在乎且吳楚比於夷狄而劉敞以為其實不同吳太伯之後也楚祝融之後也徐伯益之後也越大禹之後也其上世皆為元德顯功通乎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楚後稱王吳越因之稱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春秋比諸夷狄雖然猶不欲絕其類是以上不使與中國等下不使與戎狄均推之可遠引之可來此聖人慎絕人之春秋之意也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文公名益姑于鄆婁之是為平公○左氏傳杞文公卒弔如同盟禮也

葬秦景公 不書月略文也子哀公立○左氏傳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傳拜莒田也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貺得貺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也韓宣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隸也敢聞加貺固請徹加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其好貨

葬杞文公 缺文也不書月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氏傳宋寺人柳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於是華亥欲代右師乃與寺人柳比從為之徵曰聞之久矣公使代之見於左師左師曰女夫也必亡女喪而宗室於人何有人亦於女何有詩曰宗子維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女其畏哉○[illegible]氏傳左氏曰宋寺人[illegible]有寵太子佐惡之華合比請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于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華亥欲代為右師乃與柳比從為之徵公使代之宋公寵信閹寺殺世子[illegible]父子之間[illegible]能敗國亡家亦可畏矣猶有任之[illegible]者不亦悲夫凡此[illegible]為之[illegible]而其自取之[illegible]

秋九月大雩 旱也

楚薳罷帥師伐吳 ○左氏傳[illegible]徐儀楚聘于楚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獲宮廄尹棄疾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

冬叔弓如楚 楚聘也左氏傳叔弓如楚聘且弔敗也

齊侯伐北燕 [illegible]君[illegible]也

[illegible]十一月齊侯如晉請伐北燕也士匄相士鞅逆諸河禮也晉侯許之十二月齊侯遂伐北燕將納簡公晏子曰不入燕有君矣民不貳吾君賄左右諂諛作大事不以信未嘗可也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illegible]平也[illegible]王故曰暨非盟也○左氏傳齊求之也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曰敝邑知罪敢不聽命先君之敝器請以謝罪公孫晳曰受服而退[illegible]可也二月戊午盟于濡上燕人歸燕姬賂以瑤甕玉櫝斝耳不克而[illegible]者[illegible]暨猶暨暨也暨者不得已也以外及內曰暨○胡氏傳[illegible]以[illegible]得已[illegible]紀[illegible]外附荊楚其[illegible]無成[illegible]之意乃[illegible]未[illegible]之中也故[illegible]定公八年[illegible]大國之怨見[illegible]以[illegible]非不得已乃[illegible]其平也故曰及中者聖人之所貴[illegible]以[illegible]而結平哉以[illegible]下而擅平哉以附夷狄而得平哉以[illegible]大國而急於平則皆罪也故其事而輕重見矣

三月公如楚 左氏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唯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公將往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

之適楚也夢襄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鄭伯勞于師之梁孟僖子為介不能相儀及楚不能荅郊勞 **叔孫婼如齊涖盟** 故書涖盟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公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實受之其大咎其衛君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襄公名惡子元立是為靈公○左氏傳秋八月衛襄公卒晉大夫言於范獻子曰衛事晉為睦晉不禮焉庇其賊人而取其地故諸侯貳詩曰鶺鴒在原兄弟急難又曰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兄弟之不睦於是乎不弔況遠人誰敢歸之今又不禮於衛之嗣衛必叛我是絕諸侯也獻子以告韓宣子宣子說使獻子如衛弔且反戚田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亞圉○穀梁傳鄉曰衛齊惡今曰衛侯惡此何為君臣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之所名重其所以來也王父名子也 **九月公至自楚** 左氏傳九月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故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牆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效孟僖子可則效已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季武子也○左氏傳十一月季武子卒晉侯謂伯瑕曰吾所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異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其異終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左氏傳衛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婤姶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己立元余使羈之孫圉與史苟相之史朝亦夢康叔謂己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鉏之曾孫圉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協晉韓宣子為政聘于諸侯之歲婤姶生子名之曰元孟縶之足不良能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亨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也弗從何為弱足者居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所利不亦可乎故孔成子立靈公十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書陳侯之弟招殺世子是其殺親為亂也孫氏曰招以叔父之親不顧宗廟之重殺嗣以立庶孽致楚滅陳此惡之大者也有以義自見矣○左氏傳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太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三月甲申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太子偃師而立公子留○穀梁傳鄉曰陳公子招今曰陳侯之弟招何也曰盡其親所以惡招也兩下相殺不志乎春秋此其志何也世子云者唯君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志之也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親之也親而殺之惡也○胡氏傳此公子招特以弟稱者著招恃寵益盛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有親且尊弟叔父號令得立自己而出其亂于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遂君之惡殺世子以致大亂宗社覆亡罪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者私所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於國敗家喪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與之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哀公名溺○左氏傳夏四月辛亥哀公縊 **叔弓如晉** 賀虒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干氏徵師名公子名留○左氏傳干徵師赴于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于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罪在招也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罪不在行人也

秋蒐于紅 蒐常事也秋蒐于紅時非也故書○公羊傳蒐者何簡車徒也何以書蓋以罕書也○穀梁傳正也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為防置旃以為轅門以葛覆質以為槷流旁握御轚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不獻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眾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胡氏傳蒐春事也秋興之則違天時有常所矣其于紅則易地矣書之以示譏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凡亂臣之欲竊國命必先剷非禮以動民而後上及於君父昭公至是民食於他不恤其所昧于嚴禍亦甚矣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公子名過○左氏傳陳公子招歸罪於公子過而殺之 **大雩** 旱也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 會于冬十一月壬午滅陳○穀梁傳惡楚子也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 楚行伯者之事以討亂正也不殺公子招而放之○左氏傳輿嬖袁克殺馬毀玉以葬楚人將殺之請寘之既又請私私於幄加絰於顙而逃使穿封戌為陳公曰城麇之役不諂侍飲酒於王王曰城麇之役女知寡人之及此女其辟寡人乎對曰若知君之及此臣必致死禮以息楚國晉侯問於史趙曰

〔庚辰〕

隋其遂亡乎對曰未也公曰何故對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于齊而後陳卒亡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穀梁傳殺陳孔奐非楚子葬陳哀公不與楚滅閔公也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左氏傳叔弓宋華亥鄭游吉衛趙黶會楚子于陳 **許遷于夷** 夷古城父也今亳州城父縣○左氏傳楚公子棄疾遷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伍舉授許男田然丹遷城父人於陳以夷濮西田益之遷方城外人於許 **夏四月陳災** 左氏傳夏四月陳災鄭裨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水屬也火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火陳逐楚而建陳也妃以五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公羊傳夏四月陳火陳已滅矣其言陳火何存陳也曰存陳悕矣曷為存陳滅人之國執人之罪人殺人之賊葬人之君

若是則陳存悕矣○穀梁傳夏四月陳火國曰災邑曰火火不志此何以志閔陳而存之也陳何行也以胡氏曰大夫書今楚既滅陳火則不書矣今不書之使告於諸侯言已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此時叔弓適楚于會則日繫其事於魯史乃東以不書耳叔弓會畢而歸故知魯國史筆書之耳晉史所書之承赴告者有所使人之曰而歲之於史有乃為君之所有尹氏始創之後因無赴告矣叔秋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春秋原其心而書者於魯亦非類耳仲尼作經而弗革者蓋欲以周世此其舜至代公天下之心為之罪其於泰原侯置守成私一人以自奉者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穀梁傳以為存陳得其旨矣 **秋仲孫貜如齊** 穀梁傳聘齊者二十年之末年公故今始聘也左氏傳孟僖子如齊殷聘禮也 **冬築郎囿** 劉氏例書築囿有但非也動民力以為耳目之娛故書以為侵也故左氏書時之說非也觀叔孫昭子之言曰如矣左氏專以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以其勦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

〔己巳〕

十年春王正月○夏齊欒施來奔 欒氏施名二命大夫○左氏傳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曰何善焉助欒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

〔庚午〕

五月庚辰戰于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強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桓子召子山私具幄幕器用從者之衣屨而反棘焉子商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于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 季孫氏意如名仲孫氏貜名皆三命大夫三卿並將也○左氏傳秋七月平子伐莒取郠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魯無義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而壹用之將誰福哉○胡氏傳前此舍中軍矣曷為復以三卿並將乎季氏毀中軍四分公室自擇其二二家各有其一至是季孫身為主將二子各率一軍為之副則一軍固在其曰舍之者特欲中分魯國之衆為己私耳以為然名則誤矣襄公以來既作三軍地皆三家之土民皆三家之兵每一軍出各將其所屬而公室無與焉是知雖舍中軍而三卿並將舊額固存矣 **戊子晉侯彪卒** 平公名彪子夷立是為昭公○左氏傳晉平公卒鄭伯如晉及河晉人辭之游吉遂如晉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叔孫氏婼名三命大夫○左氏傳九月叔孫婼齊國弱宋華定衛北宮喜鄭罕虎許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如晉葬平公也鄭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

行千人而用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書曰欲敗度縱敗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矣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昭子至自晉大夫皆見高彊見而退昭子語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受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甚寵之將死疾于公宮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詩曰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其是之謂乎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不書葬闕文也平公名成子佐立是為元公○左氏傳初元公惡寺人柳欲殺之及喪柳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禮也○左氏傳二月叔弓如宋葬平公也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 而誘殺非討賊也開私意而已矣○左氏傳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羊傳楚子虔何以名絕也曷為絕之為其誘討也此討賊也雖誘之則曷為絕之懷惡而討不義君子不予也○穀梁傳何為名之也夷狄之君誘中國之君而殺之故謹而名之也稱時稱月稱日稱地謹之也○胡氏傳曰楚子在申

[illegible]中肾般於申執而殺之此討賊也雖誘殺之疑若無罪春秋深惡楚子[illegible]而稱名何也世子般弑其君諸侯與通會盟十有二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子若以大義倡天下奉辭致討執般於蔡討其殺父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討其弑君之罪而在官者無赦焉殘其身豬其宮室謀於蔡眾置君而去謂古之征暴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虔本心欲圖其國不爲討賊舉也而又挾欺毀信重幣甘言詐誘其君執而殺之肆行無道貪得一時[illegible]疾以是殺戮變詐執以是紀綱將奉人以是動靡王[illegible]天下大亂[illegible]之黨死者十九聖人以是惡楚虔而名之也其害[illegible]矣使世之討亂臣賊子[illegible]或幸其弱不以大義興師至用詐謀力徼倖勝之若事之[illegible]反側者皆猜[illegible]其心[illegible]如代宗之圖思明[illegible]

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illegible]

大蒐于比蒲

[illegible]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illegible]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illegible]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

[illegible]

[illegible]之中所以[illegible]明之失則有闕今單子爲王官伯而命[illegible]不昭矣不道不共不昭不從無守[illegible]不能救陳又不救蔡物無以親己[illegible]十五年晉靈公帥八國之諸侯盟于扈春秋略而不序者[illegible]亂也襄公二十年叔孫豹會十二國之大夫于澶淵者[illegible]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illegible]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illegible]

[illegible]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

[illegible]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illegible]

殺人以自成也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

夏宋公使華定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取郠之役莒人愬于晉晉有平公之喪未之治也故辭公

五月葬鄭簡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 成氏熊名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憖出奔齊

[illegible]

楚子伐徐

[illegible]

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於乾谿

晉伐鮮虞

[illegible]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illegible]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illegible]

台之且曰必歸從乃從老靈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于車下
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于溝壑矣王曰
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
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
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
之子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
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夏五月癸亥王縊于芋尹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
葬之○公羊傳比此弒其君其言歸何歸無惡於弒立也歸無惡於弒立者何靈
王為無道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楚公子棄疾脅比而立之然後令于乾谿之
役曰比已立矣後歸者不得復其田里衆罷而去之靈王經而死○穀梁傳自
晉晉不奉焉兩歸而無不言歸言歸非弒也歸一事也弒一事也而遂言之以
比之歸弒比不弒也弒君者日不日比不弒也○胡氏傳楚[illegible]是子度大
于乾谿五之後公子棄疾陳蔡之外有觀從者為之謀以衆命
召比于晉與至歸比而立之以子晳知比先至者復其田里師有歸楚者
而死哉曰昭元年楚虔弒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于乾谿比未嘗
一日北面事虔為之臣虔又殺比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比弒其君虔何也曰
民去國出奔而君不以為臣則晉於虔是也臣不以為君則公子比於虔是
也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絕其嗣不收其田里不
繫其子孫皆為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羈待比以為底同
之也公子也楚又未嘗絕之如晉之於欒盈比又未嘗不何其晉而坐如于鄭也
之於嬴宜得以為比非楚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弒其君虔明於君臣之
義也嘗曰虔殺之故以立比後罪其身其心而後貪其位則以春秋

一千一百四
罪比不得于君臣之義不責其無討賊之心夫比雖當夫及之序而棄疾召居
楚[illegible]之宰以取寵言之比且不能而棄疾有立利比事之勢也為比者且平從
外不亡若國有所歸之為曹子臧曰叔肸之不受乎不然身居令尹於貴為大也
為社稷鎮撫不自已亦可也今以貪求執而己其身於利而忘其義故也
忍欲辭而不可得矣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
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者若此類是也夫聖人垂戒之意明矣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比自立為王棄疾為司馬而不書弒君者見其不當立也
公子棄疾自明殺比鄖陳蔡復更名居曰熊平王○左氏傳觀
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
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
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子干子晳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
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
自殺丙辰棄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殺囚衣之王服而流諸漢
乃取而葬之以靖國人使子旗為令尹楚師還自徐吳人敗諸豫章獲其五帥
平王封陳蔡復遷邑致羣賂施舍寬民宥罪舉職召觀從王曰唯爾所欲對曰
臣之先佐開卜乃使為卜尹使枝如子躬聘于鄭且致犨櫟之田事畢弗致鄭
人請曰聞諸道路將命寡君以犨櫟敢請命對曰臣未聞命既復王問犨櫟降
服而對曰臣過失命未之致也王執其手曰子毋勤姑歸不穀有事其告子也
他年芋尹申亥以王柩告乃改葬之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
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初共
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有事于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者
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

姬密埋璧於大室之庭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晳
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鬬韋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違命楚其危
哉○公羊傳比已立矣其稱公子何其意不當也其意不當則曷為加弒焉爾
比之義宜乎效死不立大夫相殺稱人此其稱名氏以弒何言將自是為君也
○穀梁傳當上之辭也當上之辭者謂不稱人以殺乃以君殺之也事歸以當
上之辭殺非弒也比之不殺有四取國者稱國以弒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比
不嫌也春秋不以嫌代嫌棄疾主其事故嫌也○胡氏傳棄疾立比為王而已
為司馬固君比矣而又殺之則宜書曰棄疾弒其君比而曰殺公子比何也初
子干歸自晉觀從假棄疾命而召之來則來於壇盟則盟與四族
宋而使之入楚自入殺太子祿而立之為王則王與走而呼於國中謂衆怒如
水火而適之自殺自殺其行止進退去就死生皆制於國人所為而比未
嘗可否之也安得為棄疾之君乎然比兄也棄疾弟也以弟殺兄立比為
王脅為令尹使為司馬蓋以長幼之序立之也自晉書曰楚人殺比而春
秋變文歸獄棄疾者誅其本志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所謂輕重之權衡曲直
之繩墨而懷惡者不能隱其情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劉子王卿公會
也例書爵平丘衛地今在陳留封丘縣東名平丘縣○左氏傳晉成虒祁諸侯
朝而歸者皆有貳心為取郠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
乃並徵會告于吳秋晉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
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

一千三百五十
會子產以幄幕九張行子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如之次于
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
未敢攜貳況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
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
客從之未退而禁之○胡氏傳案左氏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貳心
侯朝于晉衆而投壺曰寡人中此與君代興昔人知其不將盛也叔向曰諸侯
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于吳甲車四千乘遂合諸侯于平丘方是時
楚人暴橫滅陳蔡中華在宋之盟爭先歃及號之會仍爭勢以專召諸侯為申
之衆[illegible]取鄭縣陳滅蔡此乃敵國外患臨淮頻奪諸夏有戎心其君當會
於吳家壽之以會作寔致其兵當受其貫顛覆是以增其誥心結負盟外懷
叛復備公之棄若不敢也今乃施施然安於不競無損取自獨之患惟宮室臺
榭是崇是飾及諸侯皆二頒然不貳徵會而以兵甲耀之不亦末乎春秋之法
制合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貴其事之預張以苟成而不重諸侯者也是以罪惡此
會如下文所貶云明其義者然後知仲尼作經於一臺室之築一宮室門觀之
作必謹而書以重民力其循
亂持危固結人心之意遠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公不與盟

程子
曰楚棄疾立諸侯懼之故同盟晉罪公不使與盟然得不與盟實幸也○左氏
傳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
盟以厎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
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
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
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事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

禮不鬼則序不共不共不明不明棄共百事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眾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既聞命矣敬共以往遲速唯君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眾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公羊傳公不與盟者何公不見與盟也○穀梁傳同者有同也同外楚也公不與盟者可以與而不與譏在公也其日善是盟也○胡氏傳第左氏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叔向曰諸侯有間矣不可以不示眾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諸侯畏之辭公以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庸可棄乎若奉晉之眾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其書同盟者齊子與盟同懼楚也會與盟同地再書平丘者惡之重詞也其中又有美意焉且仁者之用切著明故詳書而不殺也是盟或善之而以為惡何哉盟雖衰世之事然有定人道之大倫者矣有備天子之明禁者矣有束牲不歃相命而信自然者矣有納辰供業而不復校者矣其次猶以載書詞命相爭約於大神而不敢越者也未聞主盟中國奉承齊犧而徒以其威力恐喝諸侯又信貪黷之詞絕人兄弟之歡求其私情背其義如此盟者反滅其禍衆相率行詐恐喝之行異此者十九指盟所敵者自求矣春秋之義大宗也習是以為善乎則不能則是且昔力不尚為貪世鑒也已矣然君父不得與十同會于平丘公獨見辭不得與盟斯亦可恥矣曷為自其君其事而不諱也昔與此盟所以懼不與之而後於甲之威

為是之術以諸侯上要天子之光而歃血以中國同儕夷狄暴主之主而結盟無理義也以誘從之心不以義作也○其此三不書者得不與焉幸也聖人以自愛晉不取者以為至命于而公不得見盟于平丘而不得與衆人常情必以為辱今公也貶公不得見其與自反而猶自幸無後鄙不可及也彼以其威我以其理彼以其勢我以其義夫何歉至哉自書其事不諱也正身行己之道也其垂訓之用大矣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公至自會

晉以邾莒故辭公不與盟而季孫被執也○左氏傳邾人莒人愬于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齊服也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大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而貢重者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脩盟存小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日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大叔咎之曰諸侯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司鐸射懷錦奉壺飲冰以蒲伏焉守者御之乃與之錦而入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公羊傳公不與盟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而后陳蔡君子恥不與焉○胡氏傳稱人以執非伯討也自文以來公室微弱三家專魯而季氏為之首也宿入意如尤為強恣元年伐莒取鄆十年伐莒取郠中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民食於家其不臣甚矣若以為非伯討則晉人若專邾莒所訴有無之狀究南蒯子仲叛之因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請於天子以大義斷之退而歸其邑更立其宗以强公室之弱使政令在君三家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今晉但聽邾莒之訴而不朝夕伐莒不戢之故入非昭公意也使以邾莒之言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不與晉意在貨賄而不責其為君臣之義也何作為何討於稱人以執罪之辭也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陳蔡復國書歸元其當有也趙氏曰公羊云不與諸侯專封非也此本是外國今以楚屬其所自何名專封○左氏傳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禮也隱太子之子廬歸于蔡禮也悼太子之子吳歸于陳禮也○公羊傳此皆滅國也其言歸何不與諸侯專封也○穀梁傳善其成之會而歸之故謹而日之此未嘗有國也使如中國者不與楚滅也○胡氏傳楚虔嘗滅二小國於荊山又滅陳蔡而縣之及虔死平王立求媚于諸侯及陳蔡之後於是乎復立陳世子偃師之子吳歸于陳蔡世子有之子廬歸于蔡二國皆未嘗絕也而書歸者不與楚之得滅也其稱歸于蔡明其所自歸也陳蔡其世子之子也而皆其所固有也滅而嗣之可謂有奉矣不言自楚者不與楚子之封也書之親見陳蔡受而諸侯不能救之討其罪也諸夏也聖人至是罷楚之甚望亦有不得已焉爾春秋為後世大夫慮

其義則以天下為心與成周繼絕世之義於自私之身欲擅而有之者也故書上如此為天下國家而不封建欲望先王之治難矣

冬十月葬蔡靈公

陳滅而哀公書葬蔡滅而靈公書葬故今陳蔡復為侯者也穀梁不與楚滅之辭也○左氏以禮也穀梁傳變之不葬有三失德不葬弑君不葬滅國不葬然且葬之不與楚滅且成諸侯之事也

公如晉至河乃復

晉人辭公乃復○左氏傳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士景伯辭公于河

吳滅州來

州來楚所慶小國故吳滅之○左氏傳令尹子旗請伐吳王弗許曰吾未撫民人未事鬼神未脩守備未定國家而用民力敗不可悔州來在吳猶在楚也子姑待之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意如不書氏史缺文也左氏曰尊晉罪己也非也○左氏傳尊晉罪己也尊晉罪己禮也○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意如惡然而致見君臣之禮也○胡氏傳季左氏季孫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晉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且勤而皆以利其非有不能故季孫之執猶之悔也然則晉人之意蓋以利縱歸季孫且始之以為上也餘年至于召陵又以賄取十有八國之諸侯而書侵楚以譏之於是晉日益衰外內不良擾矣如此春秋之深戒也

三月

曹伯滕卒〈武公名滕子須立是爲平公〉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不書月缺文也〉八月

莒子去疾卒〈著丘公名去疾不書葬不往會也○左氏傳秋八月莒著丘公卒郊公不戚國人弗順欲立著丘公之弟庚輿蒲餘侯惡公子意恢而善於庚輿郊公惡公子鐸而善於意恢公子鐸因蒲餘侯而與之謀曰爾殺意恢我出君而納庚輿許之○胡氏傳卒自外赴者也書其卒葬自內錄者也曾人不往是以闕其葬自昭公以來雖薛杞微國無不會且葬者何獨於莒則不往乎方是時意如專政而莒嘗訴其取郠之罪于方伯而見執矣焉是怨莒故獨不會其葬也夫怨不棄義也不忘親怒不廢禮在禮公時雖與衛戚而宣公卒猶往葬之不以私故廢吉凶慶弔往來施報之常禮也以此見意如之專恣矣〉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公子也非大夫○左氏傳冬十有二月蒲餘侯茲夫殺莒公子意恢郊公奔齊公子鐸逆庚輿於齊齊隰黨公子鉏送之有賂田○[illegible]〉

[illegible]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餘昧也子僚立〉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有事于武宮祭也當籥入之時叔弓卒不以廢祭[illegible]〉

〈左氏傳將禘于武宮戒百官梓慎曰禘之日其有咎乎吾見赤黑之祲非祭祥也喪氛也其在涖事乎二月癸酉禘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胡氏傳[illegible]〉

夏蔡朝吳出奔鄭〈楚費無極[illegible]○左氏傳[illegible]〉

師伐鮮虞〈[illegible]○左氏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illegible]〉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冬公如晉〈[illegible]會故也〉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illegible]〉楚子誘戎蠻子殺之〈戎蠻子嘉[illegible]○左氏傳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而復立其子焉禮也○胡氏傳[illegible]〉

夏公至自晉〈[illegible]〉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illegible]〉

九月大雩〈左氏傳旱也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蓺山林也[illegible]〉

季孫意如如晉 冬十月葬晉昭公〈[illegible]〉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左氏傳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久乎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君矣

秋郯子來朝 左氏傳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皞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將尊師少稱將卑師少稱[illegible]○左氏傳九月丁卯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胡氏傳[illegible]

[illegible]又之於潞氏甲氏荀吳之於陸渾之戎皆滅之也[illegible]

冬有星孛于大辰 ○左氏傳西及漢申須曰[illegible]

大辰 [illegible]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illegible]

左氏傳吳伐楚陽匄為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公羊傳詐戰不言戰此其言戰何敵也○[illegible]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曹伯須卒 平公名須[illegible]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illegible]左氏傳[illegible]

[illegible]

六月邾人入鄅 [illegible]左氏傳鄅人藉稻邾人襲鄅鄅人將閉門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莊公反鄅夫人而舍其女

秋葬曹平公 [illegible]

[illegible]其民[illegible]夫[illegible]不害而不學則苟而可於是乎下陵上替能無亂乎夫學殖也不殖將落原氏其亡乎

冬許遷于白羽 白羽一名析楚邑也在今河南府鄧州內鄉縣○左氏傳楚左尹王子勝言於楚子曰許於鄭仇敵也而居楚地以不禮於鄭晉鄭方睦鄭若伐許而晉助之楚喪地矣君盍遷許許不專於楚鄭方有令政許曰余舊國也鄭曰余俘邑也葉在楚國方城外之蔽也土不可易國不可小許不可俘讎不可啟君其圖之楚子說冬楚子使王子勝遷許於析實白羽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左氏傳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二月宋公伐邾圍蟲三月取之乃盡歸鄅俘○胡氏傳宋公伐邾圍蟲取之而經不書圍與取何也初邾人藉稻邾人襲鄅盡俘以歸鄅子曰余無歸矣從帑於邾邾子反其夫人而舍其女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圍蟲取之盡歸鄅俘此所謂辭罪致討[illegible]其歸鄅之俘其善善也故書伐邾而釋其取邑之罪此亦善善長之意注之義

夏

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氏傳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世子奔晉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何其止以藥弒其君父也據事直書而又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illegible]○穀梁傳曰日弒正卒也正卒則止不弒也不弒而曰弒責止也止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以與其弟虺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故君子即止自責而責之也○胡氏傳[illegible]戊辰飲世子止之藥卒書曰弒其君者止不嘗藥也[illegible]

[illegible]不服其嘗子之所慎者一疾居其一季康子饋藥曰丘未達不敢嘗[illegible]於其身加之也而於君父可忽乎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父有疾飲藥子先嘗之蓋言慎也止不擇醫而輕於其藥藥不先嘗而後進於君是有忍於君父之心而不慎矣[illegible]世子許君父速得其位而止無此心故曰我與夫弒者不立乎其位[illegible]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踰年而死無此心故被以大惡而不受自君子聽之不嘗藥是忽君父之尊而不慎也而止有此心忽君父之尊而不慎此篡弒之萌堅冰之漸而春秋之所謹也有此心故加以大惡而不得辭書許世子止弒君乃所以示於微之意也而或者欲以擇醫而弒與不弒與不躬進藥以為事而一嘗之者罪有疑[illegible]此則設矣必若止者夫人而能為春秋矣[illegible]無君之[illegible]氏辭而關之以為[illegible]人人將相食[illegible]其功不在禹下未有[illegible]知此說則[illegible]不嘗藥春秋以為弒君之意矣

己卯地震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高氏發名命大夫○左氏傳秋齊高發帥師伐莒莒子奔紀鄣使孫書伐之初莒有婦人莒子殺其夫已為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或獻諸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登者六十人縋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啟西門而出七月丙子齊師入紀

冬葬許悼公 程子曰蔡般許止事同故書葬陳氏曰凡異邦人弒君[illegible]書葬[illegible]此世子弒君也而書葬世子貴之也而與孟同文[illegible]而與異邦人同文春秋之意[illegible]未有甚於此者○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不成于弒也曷為不成于弒止進藥而藥殺也止進藥而藥殺則曷為加弒焉爾譏子道之不盡也其譏子道之不盡奈何曰樂正子春之視疾也復加一飯則脫然愈復損一飯則脫然[illegible]加一衣則脫然愈復損一衣則脫然損止進藥而藥殺是以君子加弒焉爾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君子之聽止也葬許悼公是君子之赦止也赦止者免止之罪辭也○穀梁傳曰[illegible]不使止為弒父也曰子既生不免乎水火母之罪也羈貫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胡氏傳何以書葬[illegible]成童不就師傅父之罪也就師學問無方心志不通身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名譽既聞有司不舉有司之罪也有司舉之王者不用王者之過也許世子止不知嘗藥累及許君也觀止自責可謂有過人之質矣乃至以弒君蒙罪此為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也古者太子自其初生固舉以禮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過闕則下過廟則趨為赤子而其教已行齋肅敬慎之端[illegible]此春秋[illegible]責子之[illegible]微積善於早之意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 左氏傳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蔡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汏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鄸曹地今曹州府[illegible]縣大夫[illegible]公孫會[illegible]采邑以[illegible]今自其所據之邑出奔也言自鄸出奔赦不在書可知矣[illegible]公孫某與公子首例同[illegible]責之說非也○公羊傳奔未有言自者此其言自何畔也畔則曷為不言其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其讓國奈何曹伯廬卒于師則未知公子喜時從與公子負

芻從與或為主于國或為主于師公子喜時見公子負芻之當主也逡巡而退賢公子喜時則曷為為會諱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之諱也○穀梁傳自鄸者專乎鄸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孫何也言其以貴取之而不以叛也○[illegible]是以諱國而[illegible]時[illegible]也[illegible]是也春秋之義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以其賢者之後[illegible]可書[illegible]此[illegible]及嗣[illegible]于世之意也[illegible]賢者之類功臣之世[illegible]存焉春秋之旨矣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作亂者殺之例書盜[illegible]書兄與書弟之義同兄而不書[illegible]兄也公孟縶[illegible]○左氏傳衛公孟縶狎齊豹奪之司寇與鄄有役則反之無則取之公孟惡北宮喜褚師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懼而欲以作亂故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初齊豹見宗魯於公孟為驂乘焉將作亂而謂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與乘吾將殺之對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遠也雖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過也今聞難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將死之以周事子而歸死於公孟其可也丙辰衛侯在平壽公孟有事於蓋獲之門外齊子氏帷於門外而伏甲焉使祝鼃寘戈於車薪以當門使一乘從公孟以出使華齊御公孟宗魯驂乘及閎中齊氏用戈擊公孟宗魯以背蔽之斷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殺之公聞亂乘驅自閱門入慶比御公公南楚驂乘使華寅乘貳車及公宮鴻駵魋駟乘

春秋貫傳釋義卷十　三九　通志堂

[illegible]

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illegible] 冬十

[illegible]

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 平公名廬子東國立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illegible] 夏晉侯使士

鞅來聘 [illegible]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

南里以叛 [illegible]

春秋貫傳釋義卷十　四十　通志堂

[illegible]

秋七月壬午朔日

有食之 [illegible] 八月乙亥叔輒卒 [illegible]

冬蔡侯朱出奔楚 [illegible]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illegible] 宋華

公如晉至河乃復 [illegible]

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illegible]

曰己無其禾以彊國入孤之望也則君盟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成[illegible]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爲楚功其下無能爲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己巳宋華亥向甯華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宋公使公孫忌爲大司馬邊卬爲大司徒樂祁爲司城仲幾爲左師樂大心爲右師樂輓爲大司寇以靖國人○穀梁傳自宋南里者專也○胡氏傳華向謀逐羣公子又劫其君取其太子母弟爲質又求助於吳楚吳楚入據其國都以叛此必誅不赦之賊也宋宜竭力公討之於內諸侯宜協心以救之於外楚子宜執叛臣之使而殲之於境今楚人釋君而臣是助諸侯之戍宋[illegible]而宋又從之則皆罪也故書叛書奔何忌衛公子朝曹大夫皆略而不書其曰自宋南里者[illegible]宋之[illegible]有罪不[illegible]致討出奔楚者不待貶絕而亢不書叛亂入之惡自見矣

大蒐于昌間

昌間魯地○穀梁傳秋而曰蒐此春也其曰蒐何也以蒐事也○胡氏傳昭公之時凡三書蒐焉以非其時或以非其地而大蒐在權臣專行[illegible]與也[illegible]之本也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而所主者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則皆納民於軌物而非馳射擊刺之末矣是故觀于有事之長有禮知可用也而文公[illegible]于[illegible]陽祖而[illegible]爲[illegible]帝也而漢祖[illegible]王今魯臣其君則設兩觀乘大輅其臣則八佾舞於庭旅泰山以雍徹其事且請大都私國命而軍政亦亡矣何以蒐爲此春秋所書爲後戒之也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周景王崩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叔鞅叔弓[illegible]鄭名曾二卿大夫[illegible]三月葬[illegible]故也

王室亂

呂氏曰不言京師亂而言王室者[illegible]京師[illegible]上下之[illegible]王室則父子兄弟自亂[illegible]左氏傳[illegible]

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蚡事單穆公惡賓孟之爲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爲亂願去之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爲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蚡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羣王子于單氏六月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子亡乙丑奔于平畤羣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于京乙亥甘平公亦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公羊傳何言乎王室亂言不及外也○穀梁傳亂之爲言事未有所成也○胡氏傳言乎王室亂王者以天下爲家則以京師爲室京師者本也周公作立政曰[illegible]惟有司之牧夫[illegible]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illegible]以京師爲室而[illegible]爲堂諸夏爲庭戶四夷爲藩籬而外皆先自[illegible]也[illegible]之[illegible]自近[illegible]本亂而末治者否矣[illegible]王寵愛子朝[illegible]王室[illegible]國本之不正也本正而天下定矣唐虞公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illegible]而賢[illegible]代家天下則相繼而與子春秋兼帝王之道可公也則以[illegible]故[illegible]莊公始生[illegible]書[illegible]第[illegible]而不以國[illegible]而稱名曰[illegible]家也則以居正爲大故[illegible]而[illegible]以[illegible]揚生入而[illegible]之[illegible]皆正本以定天下之義也其義前行無[illegible]子[illegible]

[illegible]春秋書之何[illegible]前而紀王室亂於後其爲來世法戒明矣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劉子單子王朝公卿也何書爵王猛王子猛也不曰子見其當立也皇王畿內邑今河南府鞏縣有黃亭○左氏傳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戊寅以王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公羊傳其稱王猛何當國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師而曰以能左右之也微而曰以能王猛嫌也○胡氏傳凡稱以者不以者也[illegible]而曰以能取與之也人而曰以能死生之也專不以乎衆[illegible]不以乎賤大不以乎小劉單庶臣也曷爲能以王猛于猛無寵於景王不能自定其位者在劉單其曰以者能發立之也事在左氏景王太子壽以昭十五年卒王是八年矣猛與朝皆其母弟禮無嫡子當立世子又而未立者王之愛子朝欲立以爲嗣未果而王崩故諸大臣議立君諸王子爭欲立以正則有猛以寵則有朝猛雖正而無寵其黨不足以有爲下朝雖寵而不正其分不足以服人心二子廢立皆特大臣彊弱而後定者也故特稱曰以而景王之弛其[illegible]輕其宗社之罪亦著矣易曰王居无咎猛居于皇者明其有主當得位之稱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陳氏曰入于王城一日始得京師也王城河南府也○左氏傳劉子如劉單子使王子處守與王城盟百工于平宮辛卯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前城百工叛己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反伐之辛未伐東圍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公羊傳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辭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入者內弗受也○胡氏傳[illegible]何以稱王不當立也既當立矣何以稱名明嗣君也曰王猛者見居喪[illegible]

[illegible]十九年[illegible]又以[illegible]諸王子也[illegible]名不嫌於一對置曰君世子名[illegible]當[illegible]其[illegible]有不名[illegible]而不嫌者矣王不當[illegible]年而踰年名不當稱王而稱[illegible]禮之變也惟可與權者能知其變而不越乎道中庸曰[illegible]也以[illegible]春秋[illegible]而不亂者以有異惡焉劉子單子[illegible]大[illegible]以[illegible]而[illegible]知者也書[illegible]未足[illegible]其[illegible]以[illegible]為後世之永戒也

冬十月王子猛卒

[illegible]不成[illegible]王未[illegible]則王子其故不書天王不書崩○左氏傳十一月乙酉王子猛卒不成喪也己丑敬王即位館于子旅氏十二月庚戌晉籍談荀躒賈辛司馬督帥師軍于陰于侯氏于谿泉次于社王師軍于汜于解次于任人閏月晉箕遺樂徵右行詭濟師取前城軍其東南王師軍于京楚辛丑伐京毀其西南○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也其稱王子猛卒何不與當也不與當者不與當父死子繼兄死弟及之辭也○穀梁傳此不卒者也其曰卒失嫌也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illegible]時

癸丑叔鞅卒

叔弓子也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左氏傳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坐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illegible]爭謂韓宣子[illegible]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illegible]

詰遣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爲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

晉人圍郊 郊杜氏曰周邑討王子朝之亂也〇左氏傳壬寅朔二師圍郊癸卯郊鄩潰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王使告間庚戌還〇公羊傳郊者何天子之邑也曷爲不繫于周不與伐天子也〇胡氏傳左氏傳籍談荀躒帥師軍于侯氏箕遺樂徵右行詭帥師軍其東南正月二師圍郊守子朝之邑也既不書大夫之名氏又不稱師而曰晉人微之也所謂以其事而微之者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爲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拼遣大夫往焉勤王事主之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罪自見矣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東國平侯子也二十一年奔楚書卒文以也〇門悼侯

秋七月莒子庚輿來奔 國人逐之立著丘公之子是爲郊公〇左氏傳莒子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輿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〇胡氏傳左氏曰庚輿虐而好劍苟鑄劍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逐之庚輿出奔齊人納郊公以之得失天下仁與不仁而已矣苟無仁心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庚輿虐以亡左而出奔于魯其入國不書而書其出奔罪之也郊公出入皆不書從之也所謂以其人而微之者也微之爲義或以仁或以以或以事春秋書王事名氏不與爲史策書此類亦衆矣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吳將卑師少也奇詐取勝例書敗大國皆楚與國也雞父楚地今安豐縣安豐有雞備亭胡子髡沈子逞滅身亡而宗社失守也夏齧陳大夫生獲傳之例書獲皆識事直書也無褒貶〇左氏傳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君臣之辭也不言戰楚未陳也〇公羊傳此偏戰也曷爲以詐戰之辭言之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然則曷爲不使中國主之中國亦新夷狄也其言滅獲何別君臣也君死于位曰滅生得曰獲大夫生死皆曰獲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其言獲陳夏齧何吳少進也〇穀梁傳中國不言敗此其言敗何也中國不敗胡子髡沈子盈其滅乎其言敗釋其滅也獲者非與之辭也上下之稱也〇胡氏傳吳伐州來楚令尹帥師及諸侯之師與吳戰焉

不書戰令尹死楚師已熸大國先敗師殆奔是以不書楚也言吳爲詐戰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戰則未陳也言欺譎以爲滅或獲其事亦不同也故總曰吳人以詐取勝於前而以君與大夫序之國於後胡沈書滅書獲者二國之君幼而狂不能以禮自守役屬于楚悉師以出一敗而身與衆俱亡也其曰胡子髡沈子逞滅者若曰非有能滅之者或其自取焉耳不稱自亡也鄭棄其師自棄也齊人殲于遂自殲也或曰滅或曰獲別君臣也君死曰滅胡子髡沈子逞是也生曰獲鄭獲宋華元獲晉侯是也大夫生死皆曰獲晉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死也書其敗不以兩分而以君大夫爲序書其死不以事示而以君臣先別皆所以辨上下定民志雖兩書之於是也其義何爲自見矣

天王居于狄泉 天王周敬王也狄泉未得入京師也尹氏周之世卿

尹氏立王子朝 左氏傳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于尹尹圉誘劉佗殺之丙戌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己丑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甲午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戊申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于唐丙辰又敗諸鄩甲子尹辛取西闈丙寅攻蒯蒯潰〇公羊傳天王居于狄泉此未三年其稱天王何著有天子也尹氏立王子朝立者不宜立也〇胡氏傳王子朝之不名何也別於尹氏之朝也尹氏以大臣立王子朝敬王當立而未能立故稱天王居于狄泉而不言立子朝廢嫡庶尊卑正以防其亂周室不當立者也以尹氏稱立尹氏天子之卿也王朝公卿書爵而變文稱氏者見世卿之擅權亂國爲後戒也或曰稱氏者時以氏稱之也詩曰王謂尹氏此大雅美宣王之詩也不與世卿爲此說者誤矣詩人主文而不以書意有美而或過有刺而或寓以意逆之可也春秋所書或稱爵或稱字或稱名或稱氏或稱子或稱人名分所由正是非所由定禮樂所由出皆斷自聖心雖夏不能與也詢時之所稱

八月乙未地震 左氏傳八月丁酉南宮極震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之先君之力可濟也周之亡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大臣亦震天棄之矣東王必大克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有疾而復非晉辭之也〇左氏傳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〇公羊傳何言乎公有疾乃復殺恥也〇穀梁傳疾不志此其志何也釋不得入乎晉也〇胡氏傳昭公兩朝于晉而一見止五如晉而四不得入焉今此書有疾乃復殺恥也以昭公之實于衆之君孰能如晉之好而不見納斯亦可恥矣有恥而後能知恥知恥而後能自強自強而後能爲善爲善而後能立身身立而後能行其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內不能制於強臣外則見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術知者保生免死之時而乃傾身卑辭欲附強援不慚不愧恥自強之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其自取之哉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孟僖子也

叔孫婼至自晉 叔孫婼左氏穀梁不書氏然婼以行人被執罪不在婼不當去宜從公羊胡氏〇左氏傳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伯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婼

上自晉韓宣子也以為此雖王臣以大夫執則致戮則等由上致之也○胡氏曰大夫執而致則名此叔孫書其姓氏何賢之也叔孫婼以禮立身而不屈於彊國以忠事主而不顧於彊臣此社稷之衛魯之良大夫也使昭公用有動心忍性彊於為善之意舉國以聽焉雖死於乾侯觀其如之結顏於昭子叔孫之以道君責意如其事可見矣及意如有畏意而昭子使祝宗祈死所謂知其無可奈何安之若命者故婼至自晉特以姓氏書其死也公雖在外而持書曰以示之所以表其節為後世勸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日食有常度災而非異也何必曰將水將旱哉○左氏傳梓慎曰將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

秋八月大雩

旱也左氏傳

丁酉杞伯郁釐卒

平公名郁釐子成立是為悼公

冬吳滅巢

巢楚邑國非楚邑也○左氏傳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埸無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王及圉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乎○胡氏傳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書吳滅巢書入郢之由也郢不能封境則封境震矣自古國都之守既不能保其國者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亡郢之始也春秋內失地不書明此為有國之大罪外取邑皆書明見取者之不能有其土地人民君不君矣故諸侯之寶以土地為有

葬杞平公

不書月缺文也

辛酉七年

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婼如宋

左氏傳叔孫婼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

夏叔詣會晉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黃父

樂氏大心名北宮氏喜名游氏吉名皆一命大夫叔詣魯大夫叔鞅子曹邾滕薛小邾微者故書人黃父晉地即黑壤也在今平陽路河中府為會謀王室也○左氏傳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

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胡氏傳事左氏鄭子太叔如晉范獻子曰若王室何對曰王室之不寧大國之憂也以也吾子其早圖之獻子懼乃徵會于諸侯會于黃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將納王夫以王猛之無罷其旅劉單之屬敗敬王初立子朝之眾召伯奐南宮囂甘桓公之黨疑其多助之在朝也然會于黃父凡十國而諸侯之大夫無異議焉足知郭不勝子朝久矣猶有寵愛之黨配適尊王至於滅亡而不寤者不知幽王晉獻之父子亦何足疑哉然則黃父之會王事也而無美辭何也王室不靖亦惟友邦冢君克修厥職以綏定王都非異人任何美之有免於誅戮則足矣此春秋以王待人之體也後世以借貴賴臣子所當為之事為臣子者可受而不辭失此義矣

有鸜鵒來巢

魯所無也無例書有鸜鵒所無也左氏師己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

○左氏傳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謠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鸜鵒跦跦公在乾侯徵褰與襦鸜鵒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父以驕鸜鵒鸜鵒往歌來哭童謠有是今鸜鵒來巢其將及乎○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禽也宜穴又巢也○穀梁傳有鸜鵒來巢一有一亡曰有來者來中國也鸜鵒穴者而曰巢或曰增之也○胡氏傳鸜鵒不踰濟濟水東北會于汶魯在汶南其所無也故書曰有巢者去穴而巢居陰而居陽臣逆君象也鸜鵒宜穴處於下而巢居於上季孫宜卑順於家而干於國反常為異亦不能以德消弭其應矣或曰此公子宋

壬午八十一

有國之祥也

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大雩非常也而又雩其非常可知雩祭例用上旬日上辛上旬辛日也季辛末旬辛日也此旱甚也公羊傳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左氏傳秋書再雩旱甚也○公羊傳又雩者何又雩者非雩也聚眾以逐季氏也○穀梁傳季辛者有中之辭也又有繼之辭也○胡氏曰左氏以再雩為旱甚聖人書此者以志變災之非也出於請禱之末也昭公之時內有權臣外無霸主四見於經早甚為虐相繼而起有鸜鵒來巢異之甚也季辛又雩災之甚也考諸列位則國有人焉觀諸天時則變異之來必可寤矣昔高宗肜日雉升鼎耳異亦甚矣懼於祖己克正厥事故能嘉靖殷邦享國長久宣王之時旱魃為虐災亦甚矣側身修行遇災而懼故能興衰撥亂王化復行此皆人勝天以德消變之驗也昭公當是猶不知畏天自省而求於請禱之末將能勝乎故特書此以為後世鑒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陽州而止也陽州齊邑近魯境也魯自宣公以來三家專政政去公室昭公即位年十九矣猶有童心在位二十五年之間天災累見而不修省其不能為國明矣故季氏所逐至於出奔又恐齊侯不納不敢直至齊而次于境上也○左氏傳初季公鳥娶妻于齊鮑文子生甲公鳥死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室及季姒與饔人檀通而懼乃使其妾抶己以示秦遄之妻曰公若欲使余余不可而抶余又訴於公甫曰展與夜姑將要余秦姬以告公之公之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卞而執夜姑將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得請有司逆命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

平子以郈氏鬭雞之故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且與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薀薀畜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次于陽州次止也○胡氏傳内出奔稱孫諱也次于陽

州俟齊命也昭公欲逐季氏子家子曰季氏得民久君無多怨公不從意如登臺而請待于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知也弗聽叔孫氏之司馬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孟氏執郈昭伯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行以君伐臣焉不勝責自東門遂出奔齊君於是乎失政得去公室政在季氏久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書有其二民皆入於其家矣寳命敢台也遂入鄆鄆師事一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次片言而東門氏遂南蒯之動而公十數奔曾之君臣而無敢忠於公室而與謀者所謂也難之時也在易也之六五曰也其貞小貞吉大貞凶象曰也其貞施未光也昭公不明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專德擇任忠賢待時制致不忍一朝之忿喪其私欲而以肆其忿小不忍之其及也宜矣

齊侯唁公于野井

唁以吉尉勞也野井齊地今濟南路德州有野井亭齊侯不能討季氏而納公徒為言辭以慰勞亦失道也書唁責齊侯也而左氏禮也○讀甚非趙氏曰左氏云將求於人必先下之禮之善物也此言不可以訓夫禮者君子之常豈謂有求然後行之乎○左氏傳齊侯唁公于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繾綣從公無通外內以公命示子家子子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

也焉乃不與盟昭子自闞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將安衆而納公公徒將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平子有異志○公羊傳唁公者何昭公將弑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為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弑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已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弑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曰奈何君去魯國之社稷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再拜顙慶子家駒曰慶子免君於大難矣子家駒曰臣不佞陷君於大難君不忍加之以鈇鑕賜之以死再拜顙高子執簞食與四脡脯國子執壺漿曰吾寡君聞君在外餕饔未就敢致糗于從者昭公曰君不忘吾先君延及喪人錫之以大禮再拜稽首以衽受高子曰有夫不祥君無所辱大禮昭公蓋祭而不嘗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以請昭公曰喪人不佞失守魯國之社稷執事以羞敢辱大禮敢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敢固以請昭公曰以吾宗廟之在魯也有先君之服未之能以服有先君之器未之能以出敢固辭景公曰寡人有不腆先君之服未之敢服有不腆先君之器未之敢用請以饗乎從者昭公曰喪人其何稱景公曰孰君而無稱昭公於是曒然而哭諸大夫皆哭既哭以人為菑以幦為席以鞍為几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穀梁傳弔失國曰唁唁公不得入於魯也○胡氏傳唁者中也生事曰唁死事曰弔齊侯

唁公于野井以遇禮相見孔子曰其禮與其辭足觀矣然則何以失國而不反乎禮有本末正身治人禮之本也威儀文辭禮之末也昭公責季孫歸無咎而不能堅孟子為夫人而不命政令在家而不能取有子家子之賢而不能用而修習焉習儀以亟能有國乎雖齊侯來唁其禮與辭是矣而方伯連帥之職則未修也又豈所以為禮哉其言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將率敝賦以從而子家子曰夫君而以千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書曰唁公不明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叔孫昭子也○左氏傳冬十月辛酉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宋元公名佐子頭曼立是為景公曲棘宋地今汴梁路杞縣有曲棘里宋公卒于曲棘言非國都也與鄭伯卒于鄵之例同公羊卒于封內不地之說非也○左氏傳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夢太子欒即位於廟己與平公服而相之旦召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羣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歿唯是楄柎所以藉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羣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祇辱宋公遂行己亥卒于曲棘○公羊傳曲棘者何宋之邑也諸侯卒其封內不地此何以地憂內也○穀梁傳邡公也○胡氏傳案左氏宋元公為公故如晉卒于曲棘曲棘宋地也宋元之夫人曹氏生子妻意如或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元公公告樂祁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魯君失民久矣然則宋元意如之外舅也不此之顧而求欲納公是以正倫恤患為心而不遷其私昵之惡者也其賢於當時有侯遠矣故雖卒于封

內石結書曰地以別之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魯所取莒邑也齊欲以納公今止取鄆以居公爾〇左氏傳庚辰齊侯圍鄆正月庚申齊侯取鄆〇公羊傳外取邑不書此何以書為公取之也〇穀梁傳取易辭也內不言取以其為公取之故易言之也〇胡氏傳鄆魯邑也其書齊侯取之何也齊不自取而為公取鄆使居之也昭公出奔經書次于陽州見公之會未絕而季氏逐君罪不臣及書齊侯取鄆則見公已絕於魯而深於季氏為不君君者有其土地人民以奉宗廟之典籍者也已不能有而他人得別而君矣春秋之義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各守其職而不踰也昭公失君道季氏為臣各愈其職而不守矣其為後世戒切著明矣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一月葬緩謂失禮也〇左氏傳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鄆乃魯邑故即書至書居于鄆見未適國都也〇左氏傳三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〇穀梁傳公次于陽州其曰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〇胡氏傳居者有其土地人民之稱也昭公失國出奔而稱居于鄆者存一國之防也蓋子已出而稱居于天子之所天下莫大之義也天王出奔亦稱居于狄泉者存天下之防也天子之於天下莫非其土非大夫所得專且臣非諸侯所敢擅也諸侯之於封國四境之內莫非其土非大夫之所得專皆君曰居于鄆其為防也至矣

夏公圍成 公欲以國故圍成〇左氏傳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縛一如瑱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通先入幣財子猶受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然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君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群臣從魯君以卜焉若可師有濟也君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成大夫公孫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請納質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齊師曰孟氏魯之敝室也用成已甚弗能忍也請息肩于齊齊師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眾魯成備而後告曰不勝眾師及齊師戰于炊鼻齊子淵捷從洩聲子射之中楯瓦繇朐汰輈匕入者三寸聲子射其馬斬鞅殪改駕人以為鬷戾也而助之子車曰齊人也將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子車曰眾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叱之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將亢子又叱之亦叱之冉豎射陳武子中手失弓而罵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皙鬒須眉甚口平子曰必子彊也無乃亢諸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林雍羞為顏鳴右下苑何忌取其耳顏鳴去之苑子之御曰視下顧苑子刜林雍斷其足鑋而乘於他車以歸顏鳴三入齊師呼曰林雍乘〇穀梁傳非國不言圍所以言圍者以大公也〇胡氏傳成者孟氏之邑左氏曰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以貨深結梁丘據之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事君也據有異焉宋元公為魯如晉卒於曲棘叔孫昭子求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棄魯耶抑魯君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若使群臣從魯君以卜師有濟也而繼之茲無敵矣齊侯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圍成不書齊師者魯公從之也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齊侯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其罪咸具矣

秋

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杜氏曰鄟陵地闕趙先生曰鄟陵即鄟敵墟也成公六年魯取鄟此故墟也故曰鄟陵與郱丘之義同齊之盟謀納公也〇左氏傳盟于鄟陵謀納公也此乃聖人特筆存公之意與後書公在乾侯之義同〇穀梁傳居于鄆公在外也至自會道義不外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鄆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平王名居〇左氏傳楚平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大子壬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瀆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吾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今河南府也天子所都諸侯以下稱之以京師敵王當居翟泉矣今而書曰京師則不知其為成周故書成周以紀其實無疾取 左氏傳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辛丑在郊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召伯盈逐王子朝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固南宮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陰忌奔莒以叛召伯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遂軍圉澤次于隄上癸酉王入于成周甲戌盟于襄宮晉師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〇公羊傳成周者何東周也其言入何不嫌也〇穀梁傳周有入無出也〇胡氏傳左氏以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入于成周者京師眾大之稱不可繫之入也其曰成周使成公般戍周而還居不於京師而久不列于諸侯為諸侯所賤忠乃于寵愛而肆嗣其世適之罪著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天王入成周故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也由是觀之子朝之立〇左氏傳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為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郟鄏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咸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頿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頿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克終其世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壹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群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瀆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穀震盪播越竄在荊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獎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壽早夭即世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閔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干景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為〇穀梁傳遠矣非也奔直奔也〇胡氏傳取國有五利寵居一焉子朝有寵於景王為之黨者眾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於公而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斷於見是而天

不以爲是蹈湯于猛獸猶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爲非徒設此心而棄之也虐肆憑寵滿肆小之所宗而人心不附適子悖正人心之所向而肆小不從故伯服雖殺而子王亦不能復宗周之盛申生已死而奚齊卓子亦不能勝里克之兵是兩棄之也景王不豎猛建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爲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公如齊與前誅未返因也至自齊居于鄆見在外也○左氏傳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在外也○穀梁傳公在外也**夏四月吳弒其君僚**聞而知之故略而書國○左氏傳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遂聘于晉以觀諸侯楚莠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沈尹戍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與吳師遇于窮令尹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郤宛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鱄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鱄設諸曰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光曰我爾身也夏四月光伏甲於堀室而享王王使甲坐於道及其門門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鈹羞者獻體改服於門外執羞者坐行而入執鈹者夾承之及體以相授也光僞足疾入于堀室鱄設諸置劍於魚中以進抽劍刺王鈹交於胸遂弒王闔廬以其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胡氏傳曰公子光使專諸弒之而稱國何也吳子壽夢有四子長諸樊次餘祭次夷昧次季子札諸樊知季子之賢也欲立之而子也諸樊兄弟以次相及必欲致國於季子而季子終不受國而光者諸樊之子也僚者夷昧之子也諸樊既沒國以授而不歸於光夫壽夢以諸侯有吳大臣之罪也大臣任大事者也國家則君臣其無君臣之義故殺君存而闔本定君終而嗣子立社稷嘉靖人無間言此秉政大臣之任伊召之所以安商周孔明之所以定劉漢也若發言建退出於菫小閣寺而當國大臣不知焉則惟爲利依附於此春秋歸罪大臣稱國弒君之意其經世之慮深矣

楚殺其大夫郤宛而和國人殺之○左氏傳郤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鄢將師爲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令尹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惡曰子惡欲飲子酒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爲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饗日帷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爲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鄢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郤氏且爇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爇令曰不爇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菅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投之遂弗爇也令尹炮之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鄢氏費氏自以爲王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衞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士氏鞅名樂氏祁犂名之命大夫○左氏傳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衞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以爲難復○胡氏傳案左氏扈之會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衞皆利納公固請之士鞅取貨於季孫謂樂祁北宮喜曰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爲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一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爲首討齊侯賂之而不克討故此會諸侯略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書國之大夫皆貶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衞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主之耳又況成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悼公名午子露立是爲靖公

邾快來奔快邾再命大夫也例書名公羊邾無大夫之說非也○公羊傳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歲首往齊求納弗克今又往弗克故明年如晉也○左氏傳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六月葬緩失禮

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晉地今大名路古斥丘縣也公以齊侯不克納之故如晉又恐晉侯不納故次于乾侯以待○左氏傳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穀梁傳公在外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定公名寧子蠆立是爲獻公

六月葬鄭定公二月葬速簡失禮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悼公名寧子結立是爲頃公

冬葬滕悼公不書月鈔文也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晉不納公故還鄆○左氏傳公至自乾侯處于鄆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齊侯不納公而唁於野井今而使高張來唁又不親至公亡見棄於齊甚矣○左氏傳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穀梁傳唁公不得入於魯也○胡氏傳魯使來唁慶事也不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追逐黎侯黎侯寓于衞衞人弗恤黎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賦式微其一章向敘君之故者以事求人而人不有其事是謂此君之敗諸昭公

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北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胡氏傳案左氏扈之會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皆利納公則是士鞅取貨於季孫嘆樂祁北宮喜曰魯君守齊二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鞅請從二子以圍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文十五年諸侯盟于扈將為齊討齊賂諸侯賂之而不克討故在會諸侯略而不序今此謀納公亦以賂故不克納而諸國之大夫皆序何也曰利於納公者宋衛之大夫也受賂而不欲納公者獨范鞅耳又況成周之令行乎所以列序而不略也以此見聖人取舍之大情而輕重審矣

冬十月曹伯午卒 悼公名午于莒是為靖公

邾快來奔 快邾再命大夫也例書名公羊邾無大夫之說非也○公羊傳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鄆 歲首往齊求納弗克今又往弗克故明年如晉也○左氏傳冬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六月葬緩失禮

公如晉次于乾侯 乾侯晉地今大名路魏斥丘縣也公以齊侯不克納之故如晉又恐晉侯不納故次于乾侯以待○左氏傳公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竟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穀梁傳公在外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 定公名寧于是為獻公

六月葬鄭定公 二月葬速飭失禮也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穆公名寧于結是為頃公

冬葬滕悼公 不書月缺文也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晉不納公故還鄆○左氏傳公至自乾侯處于鄆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齊侯不納公而唁于野井今而使高張來唁又不親至公亦見其於齊甚矣○左氏傳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穀梁傳唁公不得入於魯也○胡氏傳曰使來唁魯事也而書于經者罪齊侯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也昔狄人迫逐衛侯衛侯出于衛衛人弗伯邾之臣子勸其君以歸而賊成殺其章曰殺君之故者以事求入而人不有其事是明微君之故若昭公

而鄆其民邾氏如于斗于問之然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齊服焉撫慍其吾又張其歸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朱子曰季氏逐君春秋無歲不書公所在所以著亂臣賊子之罪也不一書而止也○左氏傳言不能外內也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荀氏躒名二命大夫適歷

自晉以左氏季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胡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士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亦何皆人召季孫鞅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意如出君不事晉有會同合諸侯晉不能致討而寵以會禮不亦甚哉或曰季孫事君如在國未知其罪而君伐之是昭公之過也則非矣以貨賂于晉使之納公稿於燭官求君不入及其以也猶欲焉其北城加之惡謀安在乎事君如在國猶曰未知其罪乎齊猝不能請命於霸主君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陸淳以謂逆君之臣晉不之罪而反與為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為盟主可見矣荀躒之為人臣可知矣此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得春秋所書之意矣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獻公名穀子定公是為襄公○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呂氏曰此見大國與盟主皆不能討亂也○左氏傳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怠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眾從者脅公不得歸○穀梁傳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為君言之矣不可者猶如也

秋葬薛獻公 不書月缺文也

冬黑肱以濫來奔 邾黑肱也濫邾邑肱所守邾邑也在今寧海州○左氏傳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大夫作而不義其書為盜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險危大人而有名章徹攻難之士將奔走之若竊邑

救君以亂大利而無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辨上之人能使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公羊傳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爲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也賢者孰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其讓國奈何當邾婁顏之時邾婁女有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孝公幼顏淫九公子于宮中因以納賊則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臧氏之母養公者也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也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逃賊至湊公寢而弒之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是吾以吾子易公矣於是負孝公之周訴天子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顏夫人者嫗盈女也國色也其言曰有能爲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有子焉謂之盱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盱幼而皆愛之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有珍怪之食盱必先取足焉夏父曰以來人未足而盱有餘叔術覺焉曰嘻此誠爾國也夫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之然後受之公扈子者邾婁之父兄也習乎邾婁之故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于夏父當此之時邾婁人常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天下未有濫也天下未有濫則其言以濫來奔何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不絕則世大夫也大夫之義不得世故於是推而通之也○穀梁傳其不言邾黑肱何也別乎邾也其不言濫子何也非天子所封也來奔內不言叛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左氏傳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贏而轉以歌旦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何也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左氏傳言不能外內又不能用其人也 **取闞** 公羊傳闞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 **夏吳伐越** 始用師於越也○左氏傳始用師於越也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子朝之亂成周之城破壞故諸國同力完修之不曰京師而曰成周所以明非翟泉王城也○左氏傳秋八月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爲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爲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于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況敢干位以作大事乎己丑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爲成命○穀梁傳天子微諸侯不享覲天子之在者惟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胡氏傳天子有道守在四夷今至於城王都可以不書乎不曰城京師而曰城成周者京師衆大之稱成周地名也與列國等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公薨于乾侯非會地也○左氏傳十二月公疾徧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己未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天有三辰地有五行體有左右各有妃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爲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詩曰高岸爲谷深谷爲陵三后之姓於今爲庶王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爲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爲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爲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胡氏傳諸侯失國出奔者衆矣鄭伯突爲祭仲所逐而出奔入于櫟而復國衛侯衎爲孫甯所逐而出奔入于夷儀而復國昭公在外八年然以客死爲天下笑何也祭仲雖專而世權不專於季氏衛侯失國猶夫人也而有推挽之者所以雖失而復得也魯自季友受費以爲上卿至于意如專執國命四世矣其臣皆季氏之臣也其民皆季氏之徒也而昭公有一子家駒言不見聽計不行也不能復國宜矣故春秋詳錄其所因爲後世之戒公雖失國然每歲之首月必書公在乾侯譏意如也書齊侯取鄆公則致聲責昭公也爲人臣者觀每歲必書公所在必不敢萌跋扈不臣之心爲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國成則責知社稷之無常奉也亦必少警矣嗚呼可謂深切著明者矣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十一

後學新安俞　皋　述

定公

名宋，襄公之子，昭公弟也。母未詳。在位十五年。子蔣立，是為哀公。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事在三月，故書王三月者，傳釋正之疏非也。宋大夫仲幾不受命，而晉人擅執之於京師，二者皆罪也。○左氏傳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公羊傳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正即位也。定無正月者，即位後也。即位何以後？昭公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曷為未可知？在季氏也。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仲幾之罪何？不蓑城也。其言于京師何？伯討也。伯討則其稱人何？貶。曷為貶？不與大夫專執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穀梁傳不言正月，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不言即位，喪在外也。此大夫，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胡氏傳元年必書正月，謹始也。定何以無正月？昭公薨于乾侯，不得正其終；定公制在權臣，不得正其始。魯無君三年，無君，春秋謹之而不可也。季氏廢太子衍及務人，而立公子宋。宋者，昭公之弟，其于社稷非先君所命，而專受之于意如者也，故不書正月，見魯國無君。定公無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耳。晉合諸侯會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為是執之，則有罪矣。書晉人執仲幾于京師，則聽斷也。以王事討有罪，何不歸于京師官司？執人之事屬于司寇。凡諸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罪，猶貶。凡此類皆謹君之始，履霜之漸，執而書其始，謹之也。每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夏六月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昭公有四子，季氏皆不立，直俟喪至而立其弟，其專政可知矣。朱子曰：自文公薨，公子遂殺赤立宣公，而君失其政，歷成、襄、昭、定五世矣。○左氏傳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實使群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群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公羊傳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為以戊辰之日然後即位？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即位。子沈子曰：定君乎國，然後即位。即位不日，此何以日？錄乎內也。○穀梁傳戊辰公即位，殯然後即位也。定無正，見無以正也。踰年不言即位，是有故公也。言即位，是無故公也。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無正終，則後君無正始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公即位何以日也？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何為戊辰之日然後即位也？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內之大事日，即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著焉？踰年即位，厲也，於厲之中又有義焉。未殯，雖有天子之命，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康為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臨諸臣乎？○胡氏傳昭公之薨已越歲矣，不得以至于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之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為意如所制，不得專也。以周書顧命考之，成王之崩在四月乙丑，宰臣太保即於是日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王世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宅憂為天下主，不待踰朝而後定也。今昭公喪至在葬期之後，公子宋自壞隤先入，豈未得立？是知為意如所制，不得以時定，非謂正棺乎兩楹之間，故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夫即位，大事也，等不先定，則變故不生，蓋代君專國而王其營置廢置也。失竟會成萌禍，何也？心至於生變，即為不孝矣。古人所以貴於早定國家之本也。今昭公之薨，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于策，非為後夫，乃見諸行事為永鑒爾。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氏傳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秋七月癸巳，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九月大雩

志非常也。○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秋大雩，雩之為非正何也？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雩也。雩月，雩之正也。月之為雩之正何也？其時窮，人力盡，然後雩，雩之正也。何謂其時窮人力盡？是月不雨，則無及矣；是年不艾，則無食矣，是謂其時窮人力盡也。雩之必待其時窮人力盡何也？雩者為旱求者也，求者請也。古之人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是以重之。焉請哉？請乎應上公。古之神人有應上公者，通乎陰陽，君親帥諸大夫道之而以請焉。夫請者，非可詒託而往也，必親之者也，是以重之。

立煬宮

煬宮，魯君煬公之廟也，蓋已毀而復立之，詒非禮也。公羊傳說具。○左氏傳昭公出，故季平子禱于煬公。九月立煬宮。○公羊傳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煬宮，非禮也。○胡氏傳煬公，伯禽之子。其曰立者，不宜立也。使事即遠，有進而無退；宮廟即遠，而無立。

冬十月隕霜殺菽

菽，大豆也。周十月，今之八月，建酉之月也。不當隕霜而隕霜殺菽，志災異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此災菽也，曷為以異書？異大乎災也。○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曰菽，舉重也。○胡氏傳殺菽，舉重也。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殺菽則其刑罰不中之也。

二年春王正月（無事例書首時書首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雉門公宮門名兩觀左右一闕也火曰災○公羊傳其言雉門及兩觀災何兩觀微也然則曷為不言雉門災及兩觀主災者兩觀也主災者兩觀則曷為後言之不以微及大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其不曰雉門災及兩觀何也災自兩觀始也不以尊者親災也先言雉門尊尊也）秋楚人伐吳（[illegible]也○左氏傳秋楚囊瓦伐吳師于豫章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子繁）冬

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東萊呂氏曰書新作譏僭也○公羊傳其言新作之何脩大也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室也○穀梁傳言新有加其度也此不正其以尊者親之何也雖不正也於美猶可也○胡氏傳書新作者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雉門象魏之門其外為皐門而皐門在庫門之外其內為應門而路門在應門之內是天子之五門也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而春秋不書新作南門則獨書者南非一門也必有不當為者子家駒以設兩觀乘大路為僭天子是非諸侯之制明矣夫撥亂反正者必本諸身身正者物必正春秋於僭君必書者必止之意也使定公遇災而懼革其僭禮三家陪臣雖欲僭諸侯執國命其敢乎習舊而不知以為非何以禁季氏也胥其亡歟故特書新作以譏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程子曰季孫意如上不請於天子下不告於方伯而立定公公[illegible]畏怒而公往朝焉晉辭公而復故明年因會而請盟于皐鼬也）二月辛卯邾子穿卒（莊公名穿子益立是為隱公○左氏傳邾莊公與夷射姑飲酒私出閽乞肉焉奪之杖以敲之邾子在門臺臨廷閽以瓶水沃廷邾子望見之怒閽曰夷射姑旋焉命執之弗得滋怒自投于床廢於鑪炭爛遂卒先葬以車五乘殉五人莊公卞急而好潔故及是）夏四月（無事故書時書首月）秋葬邾莊公（不書月闕文也緩葬也禮也）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仲孫氏何忌名魯三命大夫拔地未詳邾子初立而請盟魯為主故書及○左氏傳冬盟于郯脩邾好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惠公名吳子柳立是為懷公）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劉子王朝公卿也陳子未踰年之君也程子曰楚恃彊陵諸侯晉上請於天子大合諸侯以伐之而不能明白其罪以行天討無功而還故書侵以罪之○左氏傳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曰國家方危諸侯方貳將以襲敵不亦難乎水潦方降疾瘧方起中山不服棄盟取怨無損於楚而失中山不如辭蔡侯吾自方城以來楚未可以得志祇取勤焉乃辭蔡侯晉人假羽旄於鄭鄭人與之明日或旆以會晉於是乎失諸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徼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隸也社稷不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胡氏傳案左氏傳書伐而經書侵者以為[illegible]夏為一蔡[illegible]馬拘唐蔡二君六年而後還蔡侯歸請師於晉[illegible]于周大合諸侯天子之老在焉若能暴明其罪聲行天討庶幾乎王者之師矣修文之功偏矣有荀寅者求貨於蔡侯弗得遂辭蔡人晉由是失諸侯[illegible]之功而還書曰侵[illegible]之也）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蔡公孫名姓○卿大夫將皆帥衆以滅其宗社而已了不能死社稷皆罪也而又殺之罪大矣○左氏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夏蔡滅沈○胡氏傳沈人不會于召陵晉人使蔡伐之書滅沈罪公孫姓也書以歸罪沈子嘉也書殺之罪蔡侯也奉詞致討而覆其邦家為敵所執不死于位皆不仁矣所惡於前無以先後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蔡侯得楚昭王拘於郢三年而後反非以國小而弱乎沈雖不會召陵未有大罪也而特殺之甚矣能無公孫歸之及哉宋以曹伯陽歸蔡以沈子嘉歸皆殺之也而或書或不書其不書者賤而略之也）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皐鼬（不書日缺文也皐鼬鄭地成皐也程子曰公以不獲見於晉故因會而盟也此盟公意也故書公及○左氏傳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皥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沽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唯不尚年也管蔡啟商惎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其德將如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於盟○穀梁傳一事而再會公志於後會也後志疑也○胡氏傳定公之立上不請於天王下不告於方伯而受國於季孫意如故三年朝晉至河而復今會諸侯為此盟書公及者內為志也召陵之會不序十有八國之諸侯則無以見侵楚之罪皐鼬之盟曷不序非義所繫列以凡舉可也）杞伯成

卒于會悼公名成子乞立是爲隱公六月葬陳惠公出公來奔而悼公出會失禮可知許遷于
容城容城許地今許州臨潁縣畏楚逼鄭故遷秋七月公至自會會盟兩地故不書地而以會至也劉
卷卒會召陵之劉子也名卷脫子字使書葬劉文公可知也○公羊傳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我主之也○穀梁傳此不
卒而卒者賢之也寰內諸侯也非列土諸侯此何以卒也天王崩爲諸侯主也葬杞悼公葬速闕失禮也楚人圍蔡
楚用師以兩君人蔡咸沈而充乃楚與罷故楚人爲之報復而圍蔡也○左氏傳秋楚爲沈故圍蔡晉士鞅衛孔圉帥
師伐鮮虞晉主兵報中山之役也葬劉文公劉子卷也同盟故會葬○公羊傳外大夫不書葬此何以書錄我主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
師敗績楚囊瓦出奔鄭蔡侯吳子君視將也書以吳子蔡主兵也楚人君卑師少也貶書師敗而不傳
而書囊瓦出奔可見矣○左氏傳伍員爲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犁之孫嚭爲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爲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公羊傳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伯莒楚師敗績吳何以稱子夷狄也而憂中國其憂中國奈何伍子胥父誅乎楚挾弓而去楚以干闔廬闔廬曰士之甚勇之甚將爲之興師而復讎于楚伍子胥復曰諸侯不爲匹夫興師且臣聞之事君猶事父也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不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乎楚有美裘焉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歸之於其歸焉用事乎河曰天下諸侯苟有能伐楚者寡人請爲之前列楚人聞之怒爲是興師使囊瓦將而伐蔡蔡請救于吳伍子胥復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爲無道君如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時可矣於是興師而救蔡曰事君猶事父也此其爲可以復讎奈何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復讎不除害朋友相衛而不相迿古之道也○穀梁傳吳其稱子何也以蔡侯之以之也舉其貴者也蔡侯之以之則其舉貴者何也吳信中國而攘夷狄吳進矣其信中國而攘夷狄奈何子胥父誅于楚也挾弓持矢而干闔廬闔廬曰大之甚勇之甚爲是欲興師而伐楚子胥諫曰臣聞之君不爲匹夫興師且事君猶事父也

虧君之義復父之讎臣弗爲也於是止蔡昭公朝于楚有美裘焉正是日囊瓦求之昭公不與爲是拘昭公於南郢數年然後得歸歸乃用事乎漢曰苟諸侯有欲伐楚者寡人請爲前列焉楚人聞之而怒爲是興師而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曰蔡非有罪楚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爲是興師而伐楚何以不言救也救大也○胡氏傳吳何以稱子善其解蔡圍也推其暴橫盟主不能致其討天王不得達其命長惡不悛復與師而圍蔡其志所譎而不赦也吳能自卑聽蔡侯之義以達天子之命興師救蔡戰于柏舉大敗楚師成伯討之功善矣胥主夏盟中國所仰者嘉救之望而也有請于胥如使其歸吳國天下莫讓焉非諸侯所能以也有請于吳如此其易故召陵之會太合諸侯而書侵楚柏舉之戰獨用吳師特書曰以者明罪晉人保利棄義難於救蔡也然則何以不曰救乎救大矣吳聞子胥之語負懷楚之心蔡人往請會于其邇於有楚吳相從兩書以厲中國之責也聖人道大德宏樂與人爲善故因其從楚將伐而書爵賞瓦負以敗國又不能死可殷其罪故記其出奔以貶而稱人者欲人之情見矣庚辰吳入郢不書師非尊書國非狀也柏舉之戰書蔡君以尊也入郢書國分兵以入將卑而師少也郢楚別都之邑故不同楚而書曰郢在今江陵縣安陸府○左氏傳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羋畀我以出涉雎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左司馬戌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澨傷初司馬臣闔廬故恥爲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剄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鄖鍾建負季羋以從由于徐蘇而從鄖公辛之弟懷將弒王曰平王殺吾父我殺其子不亦可乎辛曰君討臣誰敢讎之君命天也若死天命將誰讎詩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唯仁者能之違彊陵弱非勇也乘人之約非仁也滅宗廢祀非孝也動無令名非知也必犯是余將殺女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己爲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以事君執事之患不唯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鑢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爲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公羊傳庚辰吳入楚吳何以不稱子反夷狄也其反夷狄奈何君舍于君室大夫舍于大夫室蓋妻楚王之母也○穀梁傳庚辰吳入楚日入易無楚也易無楚者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何以不言滅也欲存楚也其欲存楚奈何昭王之軍敗而逃父老送之曰寡人不肖亡先君之邑父老反矣何憂無君寡人且用此入海矣父老曰有君如此其賢也以衆不如吳以必死不如楚相與擊之一夜而三敗吳人復立何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夏歸粟于蔡

於越入吳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叔孫昭子也）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左氏傳報觀虎之敗也）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二月公侵鄭公至自侵鄭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冬城中城（魯邑）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七年春王正月（無事何書　時書首月）

夏四月（無事何書　時書首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衛侯盟于沙

大雩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九月大雩

冬十月（無事何書　時書首月）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

二月公侵齊

三月公至自侵齊

曹伯露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公至自瓦

戶牽〇左氏傳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公會晉師于瓦〇胡氏傳案左氏晉士鞅荀寅救魯則其書公會晉師何也春秋大夫帥師次於君而與大夫敵者則大衆與君與大夫皆以師爲重而不敢輕也故非林之會不言趙鞅而言晉師瓦之會亦言晉師而不書士鞅者以見人臣不可取民有衆專主兵權之意陳氏厚施於齊以移其國季孫盡征於魯以奪其民皆王法所禁也春秋之義行則不得爲亂矣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懷公名柳子起立是爲閔公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以叛晉也今詩七年鄭衛盟于沙相結能明白其罪是以不能繼伯也〇左氏傳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雁魯於是始尚羔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圍蟲牢報伊闕也遂侵衛

葬曹靖公 上書七月此不書可知

九月葬陳懷公 三月葬速簡失禮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左氏傳晉故也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曲濮衛地也

從祀先公 先公昭公也季氏專政逐公而卒于外至於葬墓亦以南故不以從祀今始得從祀也或曰從僖也順祀先公升閔公於僖公之上也此蓋本左氏公羊之說〇左氏傳季寤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故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己更孟氏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〇公羊傳從祀者何順祀也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順祀叛者五人〇穀梁傳貴復正也〇胡氏傳萬山曰昭公至是始得從祀於太廟其說是也季氏逐君而制其死生之命公薨乾侯不得終於正寢既葬七月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絕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其墓之南塋孔子爲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則其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附祭宜矣及意如已卒陽虎專季氏將殺季孫斯而亂魯國猶欲以順祀取媚於國人故其事雖順其情則悖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所著季氏之罪以取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悖春秋原情而治故不書祫事與日特曰從祀先公於盜竊寶玉大弓之上見事出陽虎而不可詳也其旨深切著明矣

盜竊寶玉大弓 陽虎爲季氏家臣作亂而竊寶玉大弓以逃也作亂者例書盜杜氏曰寶玉夏后氏之璜大弓封父之繁弱〇左氏傳陽氏敗陽虎說甲於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于讙陽關以叛〇公羊傳盜者孰謂謂陽虎也陽虎者曷爲者也季氏之宰也季氏之宰則微者也惡乎得國寶而竊之陽虎專季氏季氏專魯國陽虎拘季孫孟氏與叔孫氏迭而食之睋而鍛其板曰某月某日將殺我于蒲圃力能救我則以

是至乎日若時而出臨南者陽虎之出也而叔孫州仇乘馬季孫謂臨南曰以季氏之世世有子子可以不免我死乎臨南曰有力不足臣何敢不勉陽越者陽虎之從弟也爲右諸陽之從者車數十乘至于孟衢臨南投策而墜之陽越下取策臨南駷馬而由乎孟氏陽虎從而射之矢著於莊門然而甲起於琴如不成卻反舍于郊皆說然息戒曰我千乘之主而不克舍此可乎陽虎曰夫孺子得國而已如丈夫何睋而曰彼哉彼哉趣駕既駕公斂處父帥師而至慬然後得免自是走之晉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〇穀梁傳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受賜藏之魯非其所以與人而與人謂之亡非其所取而取之謂之盜

九年春王正月 無事何以書時書首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 獻公名蠆子勝立是爲聲公

得寶玉大弓 左氏傳陽虎歸寶玉大弓書曰得器用也凡獲器用曰得得用焉曰獲〇公羊傳何以書國寶也喪之書得之書〇穀梁傳其不地何也寶玉大弓在家則羞不目羞也惡得之得之堤下也〇胡氏傳或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也子孫世守國家其重器以昭祖之德存之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爲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曾其政皆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著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如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

六月葬鄭獻公 三月葬速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衛叛晉從齊故齊侯衛侯伐晉次于五氏五氏晉地〇左氏傳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死於霤下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曰子讓而左我讓而右使登者絕而後下書左彌先下書與王猛息猛曰我先登書斂甲曰曩者之難今又難焉猛笑曰吾從子如驂之靳晉車千乘在中牟衛侯將如五氏卜過之龜焦衛侯曰可也衛車當其半寡人當其半敵矣乃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衛褚師圃亡在中牟曰衛雖小其君在焉未可勝也齊師克城而驕其帥又賤遇必敗之不如從齊乃伐齊師敗之齊侯致禚媚杏於衛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皙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曰乃夫子也吾貺子公賞東郭書辭曰彼賓旅也乃賞犁彌齊師之在夷儀也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

秦伯卒 不名闕文也

冬葬秦哀公 缺文也不書月日

十年春王正月及齊平 釋怨也會自定公初年不與齊交傳七年齊人歸鄆讙八年公兩侵齊而齊又報伐怨惡甚矣今始和也故夏會于夾谷書及齊平故爲此會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公至自夾谷 會夾谷書地在今經安路海寧州東鄉〇左氏傳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

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穀梁傳離會不致何為致也危之也危之則以地致何也為危之也其危奈何曰頰谷之會孔子相焉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欲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上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合好夷狄之民何為來為命司馬止之齊侯逡巡而謝曰寡人之過也退而屬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與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為罷會齊人使優施舞於魯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當死使司馬行法焉首足異門而出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者蓋為此也因是以見雖有文事必有武備孔子於頰谷之會見之矣○胡氏傳夾谷之會孔子相犁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兩君就壇兩相相揖齊人鼓譟而起以執魯君孔子歷階而升不盡一等而視歸乎齊侯曰兩君相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愆義於人為失禮齊侯使遽止之而屬其臣曰夫人率其君遂古人之道二三子獨率我入夷狄之俗使寡人獲罪於貴侯如之何愛乎小人之謝過也以文君子之謝過也以質君已知過則謝之以質乎於是歸鄆讙龜陰之田仲尼一言威重於三軍亦順於理而已矣故天下莫大於理而強弱不與焉

晉趙鞅帥師圍衛左氏傳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三田皆汶陽之田也龜陰龜山之陰今東昌路博平縣有龜山義而歸故書來歸以嘉之也程子曰齊服義而來歸故書來歸○公羊傳齊人曷為來歸運讙龜陰田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齊人為是來歸之○胡氏傳齊人前此書歸濟西田矣後此書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書來歸何也以歸者由我而得之也曰來歸者齊人心服而歸之也定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攝相事具左右司馬以從至于會所以禮相見齊犁彌以兵劫之令而不能享禮之設于野由是齊侯歸三邑以謝過故揚子法言曰仲尼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地以義責楚而楚人來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春秋夫子之筆削自序其績可乎聖人會人物於一身萬象異形而同體通古今於一息百王異世而同神於土皆安而無所遷也於我皆其而無所忌也其曰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是以天自處矣而亦何嫌之有**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郈魯地叔孫氏封邑今東平路須城縣有郈鄉○左氏傳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弗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及齊師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

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于齊齊人將遷郈民眾兇懼駟赤謂侯犯曰眾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群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胡氏傳侯犯以郈叛不書于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再書卿師圍郈則彊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逮大夫大夫僭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其之弱則其失彌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一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日已久至是家臣爭叛亦其理宜矣春秋書此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故所惡於上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三子如能以公室自張而不知家臣之攘其後也凡此類皆見之行事深切著明矣**宋樂大心出奔曹宋公子地出奔陳**公子名地因向魋而出奔也**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杜氏曰安甫地闕趙先生曰公羊作安甫蓋齊地也夏在今東平路平陰縣**叔孫州仇如齊**左氏傳武叔聘于齊齊侯享之曰子叔孫若使郈在君之他竟寡人何知焉屬與敝邑際故敢助君憂之對曰非寡君之望也所以事君封疆社稷是以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夫不令之臣天下之所惡也君豈以為寡君賜**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辰仲佗皆宋公之弟未命氏者故止書弟○左氏傳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其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胡氏傳按左氏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以與向魋地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泣之母弟辰曰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書曰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其稱弟云者罪宋公以嬖寵故而失二弟無親親之恩暨云者罪辰以兄故帥其大夫出奔無尊君之義夫暨者不得已之詞又以見仲佗石彄見脅於辰不能自立無大臣之節也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穀梁傳宋公之弟辰未失其弟也及仲佗石彄公子地以尊及卑也自陳陳有奉焉爾入于蕭以叛入者內弗受也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夏四月**無事例書時者首月**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左氏傳大為宋患寵向魋故也○胡氏傳出奔陳則稱暨入于蕭以叛則稱及非不得已之詞得已而不已者也夫事君者可貴可賤可殺而不可使為亂今不得已而輕於去國猶之可也得已不已而果於叛君則無首從之別其罪一施之故不稱暨而稱及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入逆詞也書

邑東自費者皆鄰國以入板陳與曹之罪亦著矣盟故書○左氏傳始叛晉也

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 六年侵鄭今始平也前定之

十有二年春薛伯定卒 襄公名定子比立

夏葬薛襄公 不書月缺文也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墮毀也家臣據邑以叛故毀之○左氏傳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穀梁傳墮猶取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伐曹討其納蒯聵也公孟彄孟氏彄名命大夫也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費強於郈故二卿帥師以墮○左氏傳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二子奔齊遂墮費○公羊傳曷爲帥師墮郈帥師墮費孔子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於是帥師墮郈帥師墮費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胡氏傳季氏仲由爲季氏宰將墮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孫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襲魯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二子奔齊遂墮費曹寶禮曰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防民諸侯猶有叛者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禮所當墮也郕者二家之邑政在大夫之卿據禮各固其城公室欲張而不得也三桓說從公臣墮仰使特其城數有叛者二家亦不能弗也而問於仲尼遂墮二都是以禮爲可以行之非也推而行諸魯國而舉四方五百里凡誅亂而行其必本諸成國體也夫義諸侯大夫各謹守禮不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以不以所惡之分一書春其上下交相附而王政行矣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也三年有成

秋大雩 書旱非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諸侯皆叛晉從齊會不結之以爲援也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公至自黃

十有二月公圍成

公至自圍成 朱子曰孔子相魯欲墮三都至成爲孟氏所覺遂不可墮不久夫子言去會之○左氏傳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冬十一月公圍成弗克○穀梁傳非國不言圍圍成大公也公至自圍成何以致危之也何危爾邊乎齊也○胡氏傳孟氏將墮成公斂處父言諸孟孫曰墮成齊人必至于北門且成孟氏之保障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書公圍成彊也其致危之也仲由爲季氏宰孔子爲魯司寇而不能墮成何也事是冬公圍成弗克越明年孔子由大司寇攝相事或後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而商賈信于市男女別於途及齊人饋女樂孔子遂行然則圍成之時仲尼須用事未能專得魯國之政也而辭言者政如少正卯等之肆誠爲於其間矣成雖未墮無與爲比亦不能爲患使聖人得志行乎魯國以及期月則不待兵革而自墮矣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譯伐晉也垂葭曹地一名郹氏今鄆州鄆城縣西南有郹亭

○左氏傳使師伐晉將濟河諸大夫皆曰不可邴意茲曰可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及絳絳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唯邴意茲乘軒齊侯欲與衛侯乘與之宴而駕乘廣載甲焉使告曰晉師至矣齊侯曰比君之駕也寡人請攝乃介而與之乘驅之或告曰無晉師乃止

夏築蛇淵囿 蛇淵地也書爲之也

大蒐于比蒲 蒐非常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再伐不已其罪可知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晉陽大原之別名也○左氏傳晉趙鞅謂邯鄲午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衛是以爲邯鄲而寘諸晉陽絕衛之道也不如侵齊而謀之乃如之而歸之于晉陽趙孟怒召午而囚諸晉陽使其從者說劍而入涉賓不可乃使告邯鄲人曰吾私有討於午也二三子唯所欲立遂殺午趙稷涉賓以邯鄲叛夏六月上軍司馬籍秦圍邯鄲邯鄲午荀寅之甥也荀寅范吉射之姻也而相與睦故不與圍邯鄲將作亂董安于聞之告趙孟曰先備諸趙孟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爲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趙孟不可秋七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趙鞅奔晉陽晉人圍之○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叛直叛也○胡氏傳趙鞅以地正國加之叛者罪無君命而擅入晉陽也據兵人臣之義子懷世大臣有國之分不皆不可歸五百家舍諸晉陽午許諾歸告其父兄父兄皆曰不可鞅執而殺之邯鄲叛之入晉陽以叛何也人臣有國非本朝大臣之義也後世大臣有被讒間逐居外不敢擅兵擅入以爲叛者亦未明人臣之義故直書入于晉陽以叛入者不順之詞叛者不赦之罪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 朝歌衛地晉取之以處荀寅士吉射○左氏傳荀寅范吉射與中行文子相惡范皋夷無寵於范吉射而欲爲亂於范氏梁嬰父嬖於知文子文子欲以爲卿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故五子謀將逐荀寅而以梁嬰父代之逐范吉射而以范皋夷代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已不鈞矣請皆逐之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爲良醫唯伐君爲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矣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從而伐之丁未荀寅士吉射奔朝歌○胡氏傳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左氏知文韓簡魏襄子與荀寅士吉射有隙將逐之荀躒言於晉侯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始禍而獨逐鞅刑不均矣請皆逐之遂奉公以伐之二子敗奔朝歌○黃氏曰王室與國至是天下諸侯大夫專政賄賂公行內外離析二子一子假乎勤而起師盟以亂於五氏而爭于晉陽趙鞅叛在于外大夫叛于內故爭於丘而晉伯諸侯離貳諸侯叛于外大夫叛于內伐晉于夷合黨于黃而晉伯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于朝歌而荀寅與士吉射以晉國之大天下莫彊焉邦分崩而不能守也春秋於晉事或略而不序或略而稱人或書使以陋之責亦備矣至是三卿內叛自書于策見其效也故臧哀伯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昭公卿始偪諸侯衛貢也夫子所見執戮揚構也楚侯從吳荀寅實也昭公弗納楚鞅得也而晉室自是不復能主盟矣故爲國以義不以利春秋之大夫自焉見諸行事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晉趙鞅歸于晉 晉邑○左氏傳韓魏以趙氏爲請十一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于公宮○公羊傳此叛也其言歸何以地正國也其以叛而不加討今書歸見其自專無君之甚也

以地正國奔何晉趙鞅取晉陽之甲以逐荀寅與士吉射荀寅與士吉射者曷為者也君側之惡人也此逐君側之惡人曷為以叛言之無君命也○穀梁傳此叛也其以歸言之何也貴其以地反也貴其以地反則是大利也非大利也許悔過也許悔過則何以言叛也以地正國也以地正國則何以言叛其入無君命也○胡氏傳案左氏荀范奔朝歌韓魏以趙氏為請鞅入于絳盟于公宮此則書歸者以易詞也韓魏為之請晉侯許之復而寅與吉射上闕出奔則無有施之者故其歸為易矣三子之叛其罪一也鞅以有援故得復寅吉射以無助故以春秋書鞅歸于晉非與之也以罪晉侯失有罪無政刑且鞅也人臣之大惡始禍晉國之亂書晉不能致辟于鞅奉行天討以警亂臣又不表鞅之情而許之復無政刑矣其能國乎先儒或謂言歸者以地正國也鞅取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人其從晉陽以地正國而可是人主可得而脅人臣可擅興無罪以兵其[illegible]使從世亂臣稱兵向闕以誅君側為名而實晉君取國者自此始矣[illegible]為亂之實也大夫專政之惡也

薛弒其君比[illegible]國以弒者書國大臣之罪也[illegible]胡氏傳[illegible]為亂國之衆皆可[illegible]天下若皆可誅[illegible]有罪[illegible]之[illegible]有罪[illegible]其不附人心[illegible]是尚狀此書[illegible]者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公叔氏戍名[illegible]趙陽公羊作晉趙陽○左氏傳衛侯逐公叔戍與其黨故趙陽奔宋戍來奔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陳公孫名佗人牂頓子名也○左氏傳頓子牂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二月楚滅頓

夏衛北宮結來奔左氏傳公叔戍之故也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檇李吳地在今嘉興府嘉興縣南四十五里[illegible]左氏傳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于檇李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傷將指取其一屨還卒於陘去檇李七里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胡氏傳案左氏吳伐越句踐禦之闔閭傷而卒書敗者詐戰也定公五年於越入吳吳子光卒夫差立○

吳子光卒[illegible]吳于[illegible]敗吳于檇李曾黃池之歲越又入吳吳書于史以其告也哀元年吳子敗越于夫椒句踐棲于會稽之上豈獨不告而吏策不書歟仲尼削之也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己曰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三年乃報越然則夫椒之戰復父師也非報怨也春秋削而不書以為常事也其旨微矣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牽衛地在今大名府濬州○左氏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析成鮒小王桃甲率狄師以襲晉戰于絳中不克而還士鮒奔周小王桃甲入于朝歌

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洮○左氏傳[illegible]范氏故也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石氏尚名王朝上士脤社之肉盛以蜃器故謂之脤○公羊傳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膰○穀梁傳脤者何也俎實也祭肉也生曰脤熟曰膰其辭石尚士也何以知其士也天子之大夫不名石尚欲書春秋諫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請行脤貴復正也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彄出奔鄭左氏傳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于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太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太子太子三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太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太子告人曰戲陽速禍余戲陽速告人曰太子則禍余太子無道使余殺其母余不許將戕於余若殺夫人將以余說余是故許而弗為以紓余死諺曰民保於信吾以信義也○胡氏傳世子國本也以寵南子故不能保世子而使之去國以欲殺南子故不能安其身至於出奔也蒯聵欲殺其母以宗廟社稷之所付託而忘其身之不能保[illegible]出奔[illegible]以危其國本至使父子相殘[illegible]之世子[illegible]國也而靈公無道不能齊家以危其國本春秋兩著其罪故特書世子其義不亦[illegible]乎[illegible]天理也[illegible]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入蕭以叛今自蕭來奔

大蒐于比蒲

邾子來會公曹之大夫邾子來會公[illegible]二者皆失禮也

城莒父及霄莒父霄皆魯邑[illegible]年冬關文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左氏傳邾隱公來朝子貢觀焉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近亂替近疾君為主其先亡乎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公羊傳曷為不言其所食漫也○穀梁傳不敬莫大焉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左氏傳吳之入楚也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楚既定胡子豹又不事楚曰存亡有命事楚何為多取費焉二月楚滅胡○胡氏傳案左氏吳之入楚胡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所謂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也夫滅人之國其罪大矣然胡子豹恃吳之勢而不事楚又取其邑以自封殖而不知命焉罪也國君遺命不可委命者執以為有命而又不能死位而出歸也故楚子書爵而胡子豹名

夏五月辛亥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高寢宮名非路寢也○[illegible]曰陽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穀梁傳高寢非正也

鄭罕達帥師伐宋左氏傳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齊侯衛侯次于渠蒢[illegible]齊侯衛侯救宋故止書次也○左氏傳鄭伐宋齊侯衛侯次于蘧挐謀救宋也

邾子來奔喪左氏傳邾子來奔喪之事非禮也奔喪大夫之禮也今邾子自來奔喪失禮也○公羊傳[illegible]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魯自成風始嫡庶並稱夫人矣今定姒不稱者蓋孔子爲政革其弊也○左氏傳姒氏卒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公羊傳姒氏者何哀公之母也何以不稱夫人哀未君也○穀梁傳姒氏卒妾辭也哀公之母也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紀異也九月滕子來會葬紀其失禮與邾子同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左氏傳葬定公雨不克襄事禮也○穀梁傳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乃克之辭也不足乎日之辭也辛巳葬定姒不稱小君蓋妾也○左氏傳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羊傳曰葬有子日ㄙ明書葬曾子問云卒定日如之何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冬城漆魯邑也其ㄙ邑也○左氏傳城漆書不時告也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挍訂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十二

後學新安俞皐 述

哀公

名蔣定公子母定姒在位二十八年十四年春秋終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書即位者言德受國於先君也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隨姬姓侯爵國在今德安府隨州楚子兵報柏舉之戰也陳隨許皆服屬于楚之國定六年鄭滅許今復見者楚復之也○左氏傳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栽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蔡於是乎請遷于吳○胡氏傳柏舉之戰蔡人男女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何也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懷宗廟徙陳器僅乎王之墓矣至是楚以復寧師師圍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書之略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本無怨而怨出於不怨故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及父母若包羞忍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大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知楚之罪討也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定公十五年牛死改卜牛至於牛死此時牛未死即改卜凡此皆譏事宜書紀其失禮也○穀梁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於變之中又有言焉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觓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月

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五月郊不時也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者也郊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五卜强也卜免牲者吉則免之不吉則否牛傷不言傷之者傷自牛作也故其辭緩全曰牲傷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其所以爲牛者異有變而不郊故卜免牛也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禮與其亡也寧有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卜之不吉則如之何不免安置之繫而待六月上甲始庀牲然後左右之子之所言者牲之變也而曰我一該郊之變而道之何也我以六月上甲始庀牲十月上甲始繫牲十一月十二月牲雖有變不道也待正月然後言牲之變此乃所以該郊郊享道也貴其時大其禮其養牲雖小不備可也子不忘三月卜郊何也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一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胡氏傳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志不敬也夏四月郊書不時也四卜非禮五卜强也全曰牲傷曰牛已牛矣其尚卜免之何也嘗置之上帝矣故卜而後免之不敢專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此成王幼沖之時位冢宰攝國政行天子之事也魯何以得郊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得郊禘大雩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周公也哉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人祭其祖此定禮也今魯得郊以爲常事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書之乎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異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爲後世戒其亦訓之義大矣秋齊侯衞侯伐晉晉自文公而下世主夏盟及征人之權除楚外也國未嘗合兵伐之

也今而受伐則不能伯可知矣陳氏曰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而齊鄭宋曾[illegible]爲之也○左氏傳齊侯衛侯會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圉鮮虞人伐晉取棘蒲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定公薨邾子來奔喪事畢至矣今公即位未踰年而伐之人失道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漷東田漷水之東田沂西田沂水之西田也襄十九年取邾田自漷水已取漷水之西田矣自漷水者以漷水爲界也今取漷東又甚矣二卿帥師伐而取田邾畏服請盟季孫主將不親往而二卿往句繹與邾子盟耳穀梁各盟其得之說無據事不可考胡氏亦附會之說也句繹小邾地○左氏傳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穀梁傳漷東未盡也沂西未盡也二人伐而二人盟何也各盟其得也○胡氏傳邑爲刪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會衆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不思越之廢此矣定公之葬邾子來奔喪事會恭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爲國之故也邾在邾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侯相繼伐之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罪三人伐則曷爲二人盟盟者各盟其所得也其強乎季孫何獨無得季氏四分公室有其二昭公伐季如氏孫氏救意如而昭公孫陽虎因桓子孟孫氏叔孫子而陽虎分得漷田叔孫氏以歸二季孫而不取也

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 靈公名元 **滕子來朝** 朝世相朝也 **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 稱世子與鄭世子忽之義同蒯聵爲靈公所逐而出奔靈公卒而立[illegible]輒蒯聵納之正也而納于戚則非矣○左氏傳初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必至焉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衛逆者告於門哭而入遂居之○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爲不言入于衛父有子子不得有父也○穀梁傳納者內弗受也帥師而後納者有伐也何用弗受也以輒不受也以輒不受父之命受之王父也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胡氏傳世子不可納往其所圖有國其所宜君謂之儲副則無所事乎納矣凡公子出奔復而得國者其類且易則曰歸有奉焉則曰自其難也則曰入不稱納矣況世子哉今趙鞅帥師以蒯聵復國而書納者見蒯聵無道爲國人之所不受也國人不受而稱世子者罪衛人之拒之也所以然者蒯聵出奔靈公未嘗有命廢之而立他子及公之卒大臣又未嘗謀於國人數蒯聵之罪選公子之賢者以主其國乃從輒之所欲而君之以子拒父此其所以稱世子也人莫不愛其親而忘於殺其不敬其父而忘其喪莫不賊於子欲其子之嘗且貴也而奪其位蒯聵之於天理逆矣何疑於廢黜然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輒乃據國而與之爭可乎故特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於趙鞅帥師之下而獻不知義靈公與衛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罪皆見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師敗績 晉趙師故書及鄭師戰鐵衛地在戚之南○左氏傳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

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謀協以故兆詢可也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遂人臣隸圉免志父無罪君實圖之若其有罪絞縊以戮桐棺三寸不設屬辟素車樸馬無入于兆下卿之罰也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登鐵上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群子勉之死不在寇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羅無勇麇之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獲其蠭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傅傁曰雖克鄭猶有知在憂未艾也初周人與范氏田公孫尨稅焉趙氏得而獻之吏請殺之趙孟曰爲其主也何罪止而與之田及鐵之戰以徒五百人宵攻鄭師取蠭旗於子姚之幕下獻曰請報主德追鄭師姚般公孫林殿而射前列多死趙孟曰國無小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駕而乘材兩靷皆絕

冬十月葬衛靈公 以拒父故緩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是自吳發出遷蔡公子名駟三命大夫○左氏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胡氏傳州來吳所處也蔡請遷于吳而中悔吳人如蔡納聘而師畢入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墓蓋以北附吳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爲文何也楚既降蔡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遷師矣復背楚請遷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事也蔡侯不遠于害甚明果將背楚而不通有居至於再辱又使請于遷之慘而復定也今蔡介于吳楚二大國之間背楚誰與及江汝害矣安罪於執政其謀之拙也故經以自遷爲文而殺公子駟則書大夫而稱國言君與用事大臣擅殺之也駟與獄其以歸遷于吳爲非者而安其罪以說衆人擅放之也忠而與謀其內者哉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石氏曼姑名二命大夫齊王丘助輒拒父此罪忍之大者也公羊以齊爲伯討以輒爲尊祖其非矣朱子曰衛輒子也蒯聵父也今也子以兵拒父是多少不順其何以爲國何以臨民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名實紊矣孫氏曰國夏助輒圍父逆亂人理其甚乎此○左氏傳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公羊傳齊國夏曷爲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伯討也此其爲伯討奈何曼姑受命乎靈公而立輒以曼姑之義爲固可以距之也輒者曷爲者也蒯聵之子也然則曷爲不立蒯聵而立輒蒯聵爲無道靈公逐蒯聵而立輒然則輒之義可以立乎曰可其可奈何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不以家事辭王事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穀

穀梁此衛事也其先國夏何也子不圍父也不繫戚於衛者子不有父也○胡氏傳稱左氏衛公遊于郊公子郢御公曰余無子將立汝對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下君命祗辱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太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有郢必聞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以拒蒯聵輒前稱世子者所以深罪輒之見立不辭而拒其父也輒若少可立耶蒯聵爲未絶未絶則是世子尚存而可以拒乎主兵者衛也何以序齊爲首罪齊人與衛之爲惡而黨之也公孫文仲主兵伐鄭而序宋爲首以誅其公石曼姑主兵圍戚而序齊爲首以誅國夏天下後世討亂臣賊子之法也古者孫從祖又孫氏王父之字考於制昭穆常爲昭穆不以父命辭王父命禮也輒雖由嫡孫得立然非有靈公之命安得不受之王父辭父命以冉有謂子貢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以父子爭國爲尊而讓其弟叔齊以天倫爲重而讓其兄仲尼以爲求仁而得仁者也於是知爲輒者亦可以辭於國曰若以父爲有罪將從王父之命則有社稷之鎮公子在我爲得爲君以爲無罪則國乃世子之所有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國哉而使我立乎其位如此則言順而事成矣是故輒辭其位以避父則衛之臣子拒蒯而輔之可也輒利其位以拒父則衛之臣子舍爵祿而去之聵也焉有父不慈子不孝爭利其國滅天理而可爲者乎

夏四月甲午地震記異也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四月甲午則五月不應有辛卯此必有誤未詳何者誤也○孫氏曰桓公哀公十世祖也僖公哀公七世祖也諸侯之廟十世皆存蓋非禮也○左氏傳夏五月辛卯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校人乘馬巾車脂轄百官官備府庫慎守官人肅給濟濡帷幕鬱攸從之蒙葺公屋自大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公父文伯至命校人駕乘車季桓子至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救火者傷人則止財可爲也命藏象魏曰舊章不可亡也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公羊傳此皆毀廟也其言災何復立也曷爲不言其復立春秋見者不復見也何以不言及敬也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言及則祖有尊卑由我言之則一也○胡氏傳桓僖親盡矣實宮何以存季氏者出於桓立於僖世專魯國之政其諸以是爲說而不毀歟何以不稱及等也稱及則祖有尊卑也或謂祖有功宗有德所以勤也則如之何曰季孫子孫事其祖考仁也夫七廟五廟自是以義禮也奚問其功德之有無也必若此言是子孫得擇其祖宗而尊事之矣豈理也哉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城之以備晉也啓陽魯地即開陽也今在都鄉沂州臨沂縣有故開陽縣城

宋樂髡帥師伐曹樂氏髡名宋三命大夫宋將滅曹自此伐始六年再伐七年圍之八年滅之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季桓子也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蔡公孫名獵三命大夫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不書名缺文也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二年伐邾取田而與之盟今又圍之背盟棄信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作亂者例書盜蔡昭侯名申今案宣公十七年蔡侯申卒蓋文侯也昭侯乃文侯玄孫不容與高祖同名未詳何者誤也○左氏傳蔡昭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承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鍇後至曰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鍇執弓而先翩射之中肘鍇遂殺之故逐公孫辰而殺公孫姓公孫盱○公羊傳弑君賤者窮諸人此其稱盜以弑何賤乎賤者也賤乎賤者孰謂謂罪人也○穀梁傳稱盜以弑君不以上下道道也內其君而外弑者不以弑道道也春秋有三盜微殺大夫謂之盜非所取而取之謂之盜辟中國之正道以襲利謂之盜○胡氏傳案左氏蔡侯將如吳諸大夫恐其又遷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卒然則翩非賤者其以盜稱何也蔡侯背楚誑吳又盡罪於執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其無以守身而自衛大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弑君不略其名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者公孫蓋謀國不使其君至於是而弗見廣者也故書之如此而或者以翩非微者而稱盜蔽以謂未名而不得非矣天下豈有欲下弑君之名春秋又惜此名而不與者哉

蔡公孫辰出奔吳蔡公孫名辰二命大夫陳氏曰書盜殺蔡申辛公孫辰出奔吳則辰預聞乎弑矣

葬秦惠公子悼公立

宋人執小邾子中國無伯以擅執凶君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姓霍皆名也三命大夫杜氏曰弑君黨也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晉伯中夏以其能拒楚也故諸侯服從今而執戎蠻子以歸于楚則是以楚爲京師矣春秋至此衰之甚也○左氏傳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公羊傳赤者何戎曼子之名也其言歸于楚何子北宮子曰辟伯晉而京師楚也○胡氏傳楚圍蠻氏蠻子赤奔晉楚謂晉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則寡人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趙孟懼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乃詐執蠻子以畀楚其曰晉人者罪之也蠻子赤何以名貴狄也無罪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貶曹伯則曰晉人宋人今此曰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爲日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城西郛西郛西偏之郛郭魯國都也畏晉故修城以備之

六月辛丑亳社災亡國之社○杜氏曰亳社殷社也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公羊傳亳社者何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亡國之社蓋揜之揜其上而柴其下蒲社災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亳社者亳之社也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其屋亡國之社不得達上也

秋八月甲戌滕子結卒頃公名結子虞毋立是爲隱公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蔡亂足以緩葬

葬滕頃公不書日缺文也

五年春城毗（毗，魯邑名。杜氏曰：城毗，備晉也。）夏齊侯伐宋（趙氏曰：討其執小邾子也。邾莒小邾之屬皆附於小國，故齊為之討也。）晉趙鞅帥師伐衛（左氏傳：范氏之故也，遂圍中牟。）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景公名杵臼，子荼立。○左氏傳：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群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不與謀，師乎師乎，何黨之乎？）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景公（葬主不書閏也。○公羊傳：閏不書，此何以書？喪以閏數也。○穀梁傳：不正其閏也。）

六年春城邾瑕（杜氏曰：備晉也。邾瑕，魯地。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今屬濟寧路濟州，乃古任城縣也。）晉趙鞅帥師伐鮮虞（左氏傳：晉伐鮮虞，治范氏之亂也。）吳伐陳（左氏傳：復修舊怨也。楚子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國夏，高張也。○左氏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三子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圉、弦施來奔。）

叔還會吳于柤（柤，晉地。○結吳為援。）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昭王名軫。○左氏傳：楚子在城父，將救陳，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讎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啟，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閭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也，有雲如眾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禜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寘諸股肱，何益？不穀不有大過，天其夭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禜。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祟。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雎、漳，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不穀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由己率常，可矣。）

齊陽生入于齊（程子曰：稱齊陽生，見景公立少以啓亂也。）齊陳乞弒其君荼（荼名。齊三命大夫陳氏曰：衛侯入于夷儀，衛寧喜弒其君剽，則書衛侯衎。此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則陽生為弒也。荼之弒，得國者陽生也，曷為不罪陽生？以是為陳乞由陳氏矣。彼陽生者，亡公子而已，乞不有無君之心，則陽生焉能。夫如是觀之，荼雖死于朱毛之手，而實陳乞主之也，故書陳乞弒，與趙盾弒同義。○左氏傳：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于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幕之下，葬諸殳冒淳。○公羊傳：弒而立者，不以當國之辭言之，此其以當國之辭言之何？為諼也。此其為諼奈何？景公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陳乞曰：夫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者也。走矣！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而舍立，陳乞使人迎陽生于諸其家。除景公之喪，諸大夫皆在朝，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諸大夫皆曰：諾。於是皆之陳乞之家。坐，陳乞曰：吾有所為甲，請以示焉。諸大夫皆曰：諾。於是使力士舉巨囊而至于中霤，諸大夫見之，皆色然而駭，開之，則闖然公子陽生也。陳乞曰：此君也已。諸大夫不得已，皆逡巡北面再拜稽首而君之爾。自是往弒舍。○穀梁傳：陽生入而弒其君，以陳乞主之何也？不以陽生君荼也。其不以陽生君荼何也？陽生正，荼不正。不正則其曰君何也？荼雖不正，已受命矣。入者，內弗受也。荼不正，何用弗受？以其受命，可以言弗受也。陽生其以國氏何也？取國於荼也。○胡氏曰：陽生出為人子者，非也，君子弗為也。為人子者，以父之心為心者乎？公命荼世其國，已則篡荼而自立，是自絕於先君，豈復得為先君之子也？不稱公子，誅不子也。陽生不子，則曷為正也？春秋端本之書也，正其本則事理得矣，其亦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乎？故齊景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以陽生篡之，齊國亂之所由生也。然而弒荼者，陽生與朱毛也，曷為書陳乞主之？謂陳乞曰：吾欲立舍何如？陳乞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君如欲立之，則臣請立之。陽生謂陳乞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景公死，荼立，陳乞使人迎陽生寘諸家，召諸大夫而示之曰：此君也。諸大夫知乞之有備，不得已矣，北面再拜而君之爾。然里克中立，不免殺身之刑；陳乞獻謀，終於弒君之罪。是皆不明春秋之義，陷於大惡而不知者也。）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討其逆也。）宋向巢帥師伐曹（向氏巢名，一命大夫。）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皇氏瑗名，三命大夫。○左氏傳：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晉魏曼多帥師侵衛（魏氏曼多名，三命大夫。○左氏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夏公會吳于鄫（鄫國。）

吳昔所為侈屬地○[左氏傳]吳來徵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弗聽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與之大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大宰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臝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反自鄫以吳為無能為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左氏傳]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眾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處其公宮眾師晝掠邾眾保于繹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負瑕故有繹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眾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公羊傳]入不言伐

此其言伐何內辭也若使他人然邾婁子益何以名絕曷為絕之獲也曷為不言其獲內大惡諱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益之名惡也春秋有臨天下之言焉有臨一國之言焉有臨一家之言焉其言來者有外魯之辭焉○[胡氏傳]春秋[illegible]國書[illegible]以成其惡而不失其實也特惡其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執其君[illegible]獻于亳社因于負瑕此天下之惡也吳師為[illegible]之事與齊人為[illegible]取吾二邑[illegible]亦甚矣何以備書于策而不諱乎聖人道陽而惡大人之有惡務去之而不積也且不念其惡而進之矣以邾子益來惡也歸邾子益于邾是知其為惡能去之而不積也故書以邾子益來而不諱者欲見後書歸邾子之為能去其惡而與之也聖人之情見矣明此然多可以操賞罰之權而能察者鮮矣

宋人圍曹

[illegible]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駟氏弘名三命大夫○[左氏傳]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初曹人或夢眾君子立於社宮而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旦而求之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大城鍾邗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入當作滅文誤也○[左氏傳]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公羊傳]曹伯陽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也曷為不言其滅諱同姓之滅也何諱乎同姓之滅力能救之而不救也○[胡氏傳]此滅曹也曷為不言滅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曹伯陽好田弋鄙人公孫彊獲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彊言霸說於曹伯因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人不救書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而削其見滅之實猶虞之亡書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春秋輕重之權衡故書法若此有內者無親而以亂舊政自此滅亡之禍可以鑒矣

吳伐我

鄎邾討也○[左氏傳]吳為邾故將伐魯問於叔孫輒叔孫輒對曰魯有名而無情伐之必得志焉退而告公山不狃公山不狃曰非禮也君子違不適讎國未臣而有伐之奔命焉死之可也所託也則隱且夫人之行也不以所惡廢鄉今子以小惡而欲覆宗國不亦難乎若使子率子必辭王將使我子張病之王問於子洩對曰魯雖無與立必有與斃諸侯將救之未可以得志焉晉與齊楚輔之是四讎也夫魯齊晉之脣脣亡齒寒君所知也不救何為三月吳伐我子洩率故道險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鄫人之漚菅者曰何故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克之王犯嘗為之宰澹臺子羽之父好焉國人懼懿子謂景伯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蠶室公賓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明日舍于庚宗遂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之內或謂季孫曰不足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吳人盟而還○[胡氏傳]

三[illegible]吳[illegible]於鄫[illegible]邾故伐我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諱之也[illegible]書不書城下何諱之[illegible]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illegible]能從也晉師[illegible]齊侯致賂晉人不可固從對曰子若不許請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illegible]盟于袁婁而春秋與之今魯未及虧不能少待遂有城下之盟是棄國也夫[illegible]能自守使有華元國佐之守則不至此矣故春秋不言四鄙及與吳盟者其實而深[illegible]以[illegible]後世謀國之士不能以禮義自廬偷生惜死至於受刑蒙辱而不知恥者之戒也

夏齊人取讙及闡

[illegible]子[illegible]內其已不書君辱書諱也不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也已與之以[illegible]其義而從[illegible]書取齊而田與此是也魯入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於[illegible]以此之也闡曾地近[illegible]在今東昌路丘縣○[左氏傳]齊悼公之來也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即位而逆之季魴侯通焉女言其情弗敢與也齊侯怒夏五月齊鮑牧帥師伐我取讙及闡或譖胡姬於齊侯曰安孺子之黨也六月齊侯殺胡姬○[穀梁傳]惡內也

歸邾子益于邾

畏齊畏吳故歸也○[左氏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大宰子餘討之囚諸樓臺栫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

秋七月

無事何書時書首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僖公名過子維立是為閔公

齊人歸讙及闡

程子曰歸田不云我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為惠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三月葬失禮也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是之傳所伴則書取雍丘宋地杜氏曰在陳留外黃縣北雍丘○左氏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許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郟張與鄭羅歸○公羊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鄭病矣○穀梁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之也夏楚伐陳左氏傳楚伐陳陳即吳故也宋公伐鄭報雍丘也冬十月無事何以書時書首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左氏傳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遂奔齊公會吳伐齊左氏傳公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三月戊戌齊侯陽生卒悼公名陽生子壬立是為簡公○胡氏傳左氏公會吳伐齊齊人弒悼公赴于師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罪而以卒書者不猶鄭伯髡頑見弒而書卒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其存天理之意深矣魯會吳入邾以其君來罪也齊侯為是取讙以闡如吳請師討之也魯人懼歸邾子知其罪而能改也齊侯為是辭嗟及闡又賂師于吳是變之正也夫變之正者理義之所在中國之君也吳人啖夷前言而背盟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討賊上及其君此天下之大變焉啓之所無也故更其見弒之禍而以卒書其旨深矣春秋弒君大惡不言亦是之言見也君弒則書弒已無不書者精以及其葬乎若夫悼公弒而不正則無不刊書之極矣故以卒書而滅其見弒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矣夏宋人伐鄭以遂前伐鄭之師鄭不報復曲在宋矣晉趙鞅帥師侵齊左氏傳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乎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五月公至自伐齊二月伐齊今始至直書義自見矣葬齊悼公一月而葬速也簡失禮也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齊納之也薛伯夷卒不書日史缺文秋葬薛惠公夷公名更薛國是春秋書葬五君而止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吳救陳救非也○左氏傳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胡氏傳春秋題首亂善解紛白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救在王室則罪在侯子突救衛是也救在遠國則非四郊皆偶鄰父救許是也救在夷狄則罪中國楚公子貞救鄭狄救齊救陳是也吳雖暴橫之國來會于戚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為獨以號舉而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罪而責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當氣楚賊而僅存耳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吳能救之故獨以號舉者罪而傷中國之衰也予欲居九夷乘桴浮于海而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陳之意乎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報復之師也○左氏傳為郊之役故齊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為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顏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胡氏傳諸侯來伐無有不書四鄙者今書師及書者曰非有城下之盟可謂大辱于書義何也傳之于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夫省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為材自反而不縮則屈老師之老壯存曲直曲直自我而不在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為是取讙及闡請師于吳曲在我也又歸邾子齊而齊人歸讙及闡則吳師直在齊矣魯何名會吳之而春秋之記斯師於伐我者敵之由而所行事也要之義大矣夏陳轅頗出奔鄭轅頗陳大夫○左氏傳陳轅頗為司徒賦封田以嫁公女有餘以為己大器國人逐之故出道渴其族轅咺進稻醴粱糗腶脯焉喜曰何其給也對曰器成而具曰何不吾諫對曰懼先行五月公會吳伐齊吳王夫差為前報復○左氏傳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艾陵齊地即艾也在今益都路寧海州牟平縣書曾不須也○左氏傳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將戰吳子呼叔孫曰而事何也對曰從司馬王賜之甲劍鈹曰奉爾君事敬無廢命叔孫未能對衛賜進曰州仇奉甲從君而拜公使大史固歸國子之元寘之新篋褽之以玄纁加組帶焉寘書于其上曰天若不識不衷何以使下國吳捷於齊將子車其眾以朝焉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

曰是棄吴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其欲也不知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爲沼吴其泯矣使醫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爲王孫氏反役王聞之使賜之屬鏤以死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也吴其亡乎三年其始弱矣盈必毁天之道也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隱公名虞母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未詳

衛世叔齊出奔宋 世叔氏齊名二命大夫○左氏曰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爲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衛人立遺使室孔姞疾臣向魋納美珠焉與之城鉏宋公求珠魋不與由是得罪及桓氏出城鉏人攻太叔疾衛莊公復之使處巢死焉殯於鄖葬於少禘初晉悼公子憖亡在衛使其女僕而田太叔懿子止而飲之酒遂聘之生悼子悼子即位故夏戊爲大夫悼子亡衛人翦夏戊孔文子之將攻太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圉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益兵初用者不宜用也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民所出兵車是也周禮之法助而不稅寓兵於農

因人及井則不出粟田不及甸則不出兵宣公初稅畝即稅不及井之餘畝矣成公作丘甲則合不及甸之餘丘出甲矣今又以餘井計之積所有田而令出賦則凡有田皆出賦也故曰用田賦觀左氏所紀夫子之言可知也○朱子曰古者以甸計賦出兵故謂兵爲賦諸侯賦取其又分別田財以出之○左氏傳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穀梁傳古者公田十一用田賦非正也○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用田賦也○胡氏傳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古者公田籍而不稅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爲常而不復反至是二猶不足故又以田賦也夫先王制七籍田以力而稅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甲兵由是所居之地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兵田以出粟爲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爲主而足兵周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寬以居民爲急而增賦獨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自其本何以爲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也近世議弛商賈之征違於時政者欲有國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意矣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昭公夫人也諱娶同姓故不稱氏而曰孟子明公爲季氏所卑遂致孟子亦不得稱夫人小君而亦不書葬故由季氏可知矣朱子曰禮不娶同姓而魯與吴同姬姓謂之孟子者諱之使若宋女子姓然○左氏傳曰昭夫人孟子卒昭公娶于吴故不書姓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絻放絰而拜○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吴女也○穀梁傳孟子者何也昭公夫人也其不言夫人何也諱取同姓也○胡氏傳孟子吴女昭公之夫人也曰孟子者諱取同姓也禮娶妻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厚男女之別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矣此而得服之宗也五世而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其庶姓別於上戚單於下昏姻可以通乎繫之以姓而弗別合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吴以去二家之權乃取同姓以亂男女之別不命於天子以爲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策以廢其常典禮之大本使其失國者皆由故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吴爲同姓謂之吴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諱以

公會吴于橐皋 杜氏曰橐皋在淮南逡遒縣東南逡遒今廬州巢縣○左氏傳公會吴于橐皋吴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爲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 杜氏曰鄖吴地即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口今揚州路泰州海陵縣○左氏傳衛侯會吴于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吴盟吴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吴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束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大宰嚭說乃舍衛侯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氏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喦戈錫子產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喦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喦十二月鄭罕達救喦丙申圍宋師

冬十有二月螽 爲災也○左氏傳季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喦 宋連年伐鄭無厭至此鄭乃報復而盡取之也喦宋地近於鄭○左氏傳宋向魋救其師鄭子賸使徇曰得桓魋者有賞魋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喦獲成讙郜延以六邑爲虛○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其易奈何詐反也○穀梁傳取易辭也以師而易取宋病矣

夏許男成卒 元公名成子結立 不書月日缺文也

公會晉侯及吴子于黄池 此會兩伯之辭也晉伯衰吴強雖不能伯而春秋猶先書晉以伯晉者憂天下之切也黄池衛地今北京路封丘縣有黄亭○左氏傳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吴夫差于黄池秋七月辛丑盟吴晉爭先吴人曰於周室我爲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爲

伯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爲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爲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爲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繠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麤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王欲伐宋殺其丈夫而囚其婦人太宰嚭曰可勝也而弗能居也乃歸○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主會則曷爲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中國則曷爲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爲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穀梁傳黃池之會吳子進乎哉遂子矣吳夷狄之國也祝髮文身欲因魯之禮因晉之權而請冠端而襲其藉于成周以尊天王吳進矣吳東方之大國也累累致小國以會諸侯以合乎中國吳能爲之則不臣乎吳進矣王尊稱也辭尊稱而居卑稱以會乎諸侯以尊天王吳王夫差曰好冠來孔子曰大矣哉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胡氏傳黃池也衞地其書及者會兩伯之辭也春秋內中國而外諸[illegible]吳人主會其先晉何常也春秋四夷雖大皆曰子吳僭王矣其稱子[illegible]以會[illegible]之詞而言及者先吳[illegible]書曰及[illegible]天也其經書盟會[illegible]又以見夷狄之[illegible]而抑其[illegible]也定公以來[illegible]夫差[illegible]盟夫差暴橫[illegible]伯之後[illegible]言曰伯人也而黃池之會聖人書法如此者明後世治中國御四夷之道也[illegible]以父事之如吾晉者[illegible]曰何以爲此至於亡國[illegible]如之何曰仁者天也得天者人也不可逆者理也以人勝天[illegible]事有在於[illegible]而得天下豈能一朝居乎故春秋端本清源正之書不可以[illegible]焉者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春秋之中晉楚爭鄭春秋之末吳楚爭陳

於越入吳 孫氏曰吳子方會[illegible]也○左氏傳越子伐吳爲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太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丁亥入吳吳人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於幕下○胡氏傳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主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老氏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夫以力勝人者人亦以力勝之矣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身勝齊師復與晉人爭長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都矣吳侵中國而越滅之越又不監而楚滅之楚又不監而秦滅

之秦又不監而漢滅之老氏曾子其言豈欺也哉春秋初書於越入吳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詞垂戒後世不待貶絕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而可廢乎

秋公至自會 過時方至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羊傳此晉魏曼多也曷爲謂之晉魏多譏二名二名非禮也

葬許元公 不書月日缺文也

九月螽 螽爲災也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東方天之實卯辰分此星變也○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

盜殺陳夏區夫 夏氏區夫名三命大夫盜作亂者也不稱大夫失職也

十有二月螽 九月螽十二月又螽爲災甚矣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西狩[illegible]狩于西郊也麟仁獸也聖人在上則出今麟出而見獲象聖人不得位也夫子作春秋[illegible]不有素因麟出見獲遂成其書故復以此終焉朱子曰麟麕身牛尾馬蹄一角而角端有肉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性仁厚毛蟲之長王者之瑞也又曰[illegible]聖作春秋[illegible]而程子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矣但因獲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豈不作也春秋之作不過因魯國之史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存其[illegible]所以知其失而別其異理者無一遺也其大且當者如此則凡小且細者何一事一物之不得其治且理哉故曰言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也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夫子之贊易所以修春秋也以[illegible]之事其[illegible]天下使屬之序秩然無一毫之紊不順[illegible]之得失陰陽晦明之變森然備于簡冊理而一之無非至教故曰非聖人其[illegible]修之也夫其至動至賾之不齊而聖人何以一之哉曰仁而已矣故萬物之聚散終世之紀綱聖人一道以成之曰仁觀語之書則知聖心之安仁苟于春秋者無非此理觀西狩之獲而知天人之際聖人先天後天而天且弗違春秋之作不外乎此也○左氏傳十四年春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非中國之獸也然則孰狩之薪采者也薪采者則微者也曷爲以狩言之大之也曷爲大之爲獲麟大之也曷爲爲獲麟大之麟者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有以告者曰有麏而角者孔子曰孰爲來哉孰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春秋何以始乎隱祖之所逮聞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何以終乎哀十四年曰備矣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則未知其爲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爲亦有樂乎此也○穀梁傳引取之也狩地不地不狩也非狩而曰狩大獲麟故大其適也其不言來不外麟於中國也其不言有不使麟不恆於中國也○胡氏傳河出圖洛出書而八卦畫箕疇敘作春秋成而麟至事應雖殊其理一也易曰大人者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孔子先天者也先天而天弗違志壹之動氣也伏羲氏後天者也後天而奉天時氣壹之動志也有見乎此者則曰文成而麟至無見乎此者以爲妖妄而近誣周南關雎之化王者之風而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召南鵲巢之德先公之教而

微衆之德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夫子懼是作春秋明王道正人倫氣志天人交相勝之際深矣制作文成而獲麟至冥矣商王恭默思道帝賚良弼得於傅說周公欲以身代兄擁鬼而武王疾愈啓金縢之策天乃反風出罪己之言熒惑退舍於房夫志士所格上致日星之應召物產之祥蓋有之矣况聖人之心感物而動見於行事以道天下與來世哉簫韶九奏鳳儀于庭而史成經麟出於野不常現而詩以正情書以紀事禮以成行樂以養和易以明變無斁亦備矣則曷為作春秋乎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何以約乎由史乎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何以始乎隱公三綱淪九法斁天下無復有王也何以絕筆於獲麟其以天道終乎聖人之於天道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是故春秋天子之事聖人之用撥亂反正之書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其於格物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所不得而無所處而不當何其與夫春秋故君子誠有樂乎此也由仲尼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于今千有餘歲矣其書未亡其出於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則亦有不得已焉耳矣

春秋集傳釋義大成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春秋本義三十卷首一卷

（元）程端學撰

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春秋本義三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元程端學撰。端學字時叔，號積齋，慶元人。至治元年舉進士第二。官國子助教，遷翰林國史院編修官。事蹟附載元史儒學傳韓性傳中。是書乃其在國學時所作。所采自三傳而下凡一百七十六家。卷首具列其目。寧波府志及千頃堂書目均稱所採一百三十家，未喻其故也。首爲通論一篇，問答一篇，綱領一篇。其下依經附說，類夫纂言，閒亦參以案語。左傳事蹟，即參錯於衆說之中。體例頗爲糅雜。其大旨仍主常事不書，有貶無褒之義。故所徵引，大抵孫復以後之說。往往繳繞支離，橫加推衍。事事求其所以貶。如經書紀履緰來逆女，伯姬歸于紀，此自直書其事，傳無褒貶。端學必謂履緰非命卿，紀不當使來迎，魯亦不當聽其迎。夫履緰爲命卿，固無明文。其非命卿，又有何據乎。紀叔姬之歸酅，舊皆美其不以盛衰易志，歸於夫族。端學必以爲當歸魯而不當歸酅，斯已刻矣。乃復誣以失節於紀季，此又何所據乎。至於宋儒之駁左傳，不過摘其與經相戾，如經曰楚子麇卒，而傳曰遇弑之類耳。端學乃事事皆云未知信否，則天下無可據之古書矣。以其尚頗能糾正胡傳，又所採一百七十六家，其書佚者十之九，此書猶略見其梗概，姑錄之，以備參考焉。

元程積齋先生著

春秋本義

通志堂藏板

皇帝聖旨裏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據江浙等處
儒學提舉司申該承奉翰林國史院劄付
該准學士朶爾只班賫善歐陽賫善咨切
見故進士出身國史院編修官程端學宗
本程朱之意折衷百家之言作春秋本義
三十卷訂三傳得失作辨疑二十卷又明
其去取之意作或問十卷合六十卷爲國
子助敎時嘗以傳授諸生議論純正攷覈
精詳如蒙行移彼處官司即其家繕鈔是
書校正刻梓呈進
經筵以廣其傳庶於世敎有所補益咨請照驗
准此本院看詳程編修所著春秋本義等
書探聖人之奧旨集儒先之格言作爲成
書以淑後學如將學士等官所咨相應除
已移咨江浙行省外翰苑仰依上刊梓施
行奉此又承奉國子監旨揮該准祭酒李
朝請監丞陳文林關切見故進士程端學
所註春秋本義三傳辨疑春秋或問通六
十卷一本正經之旨折衷傳註之說義理
明暢辭意切直以發聖人經世之志以足
程朱未備之書近江浙儒學提舉司浙東
道宣慰司已行繕抄較正發下慶元路儒

學刊梓如蒙轉申上司行移江浙行省催
督刻就庶博其傳以惠學者關請照驗准
此除外使監仰依上刊梓施行奉此申乞
施行得此當司合行移牒請
照驗依上施行須至牒者

牒具如前事須牒

浙東道宣慰使司都元帥府請
照驗謹牒

至正元年閏五月二十五日牒書吏劉世美等承

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
朝列大夫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虎魯別
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
將仕郎僉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司事瞻思
太中大夫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暢
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副使溥達失理
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張
浙東海右道肅政廉訪使慶喜

提調刊行春秋本義各官姓氏

憲司所委提調官
中大夫慶元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帖木迭兒
字德玉 號 上都人

帥府所委提調官
通議大夫慶元路總管府總管兼管內勸農事劉修德
字天爵 號壽岩 獻州人
慶元路總管府提控案牘兼照磨承發架閣張天祐
字吉甫 號隱菴 婺州人
路吏 毛庸 業懋

總府所委提調官
慶元路儒學教授趙佐
字進思 號存齋 大名人
慶元路錄事司判官張義
字仁甫 號誠齋 濟南人

四明時叔程先生以春秋一經諸儒議論不一未有能盡合聖人作經之初意於是本程朱之論殫平生心力輯諸說之合經旨者爲本義以發之訂三傳之不合於經者爲辨疑以正之又推本所以去取諸家之說者作或問以明之書成而先生卒翰苑諸公欲進於

朝繇是移文浙東憲司俾鋟梓以傳遠遂牒本道帥府於槩管七路儒學出帑以助之至正三年夏五月

命工因循未克就五年冬十一月

僉憲索公士岩巡歷至郡久知是書能折衷諸說辨析精詳深得聖人之旨不可緩也委自監郡與天祐提督刊梓愚不敏仰承所託朝夕視事不一月而工畢實是年之十二月甲子也天祐備員府幕與先生之兄敬叔父交且久今又獲見此書之成故樂而道之也然此特紀其歲月云爾若夫是書之發揮聖經嘉惠後學則亦不待贅述至正五年十二月望日金華張天祐書

科詔詩以朱氏爲主書以蔡氏爲主易以程朱氏爲主三經兼用古註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註疏欽詳爲主之意則凡程朱蔡氏之說一字不可違必演而伸之可也若夫許用之意則猶以三傳胡氏之說未可盡主也是則合於春秋之經者用之可也其不合者直求之經意而辨之可也謹案程子曰以傳攷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朱子曰春秋不過直書其事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褒貶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今以程朱之論攷正三傳胡氏其得失如指諸掌合於程朱之論則合於經之旨矣故此編用三傳胡氏之有合者爲本義諸說之合者亦附見焉其相戾者爲辨疑以正之又摘諸說之害經者爲或問以明所以去取之由庶幾士之讀此經者可因程朱以得孔子作經之微旨又可以仰遵設科之初意非敢苟爲求異也元統元年五月既望程端學書

春秋本義序

孔子何爲修春秋明禮義正名分辨王伯定夷夏防微慎始斷疑誅意其書皆天下國家之事其要使人克己復禮而已三代盛時禮義明名分正上明下順内修外附民志旣安姦僞不作孔子生乎此時春秋無作也周綱隳諸侯縱大夫專陪臣竊命四夷内侵人道悖於下天運錯於上災異荐臻民生不遂孔子旣不得出而正之則定詩書正禮樂贊周易而常道著矣復修春秋即事以立敎而其所書皆非常之事人知其事之非常則常道有在夫知非常則知己之所當克知常道有在則知禮之所可復故春秋不書常事屬辭比事使人自見其義而已孟子曰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此之謂也若邵子謂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朱子謂直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者蓋有以識夫筆削之意若董子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者又此經之大旨也三傳者之作固不可謂無補於經也然而攻其細而捐其大泥一字而遺一事之義以日月爵氏名字爲褒貶以抑揚予奪誅賞爲大用執彼以例此持此以方彼少不合則輾轉生意穿鑿附會何范杜氏又從而附益之聖人經世之志泯矣後此諸儒雖多訓釋大凡不出三家之緒積習生常同然一辭使聖人明白正大

之經反若晦昧譎怪之說可歎也已幸而啖叔佐趙伯循陸伯沖孫大山劉原父葉石林陳岳氏者出而有以辨三傳之非至其所自爲說又不免褒貶凡例之繳復得呂居仁鄭夾漈呂朴鄉李秀巖戴岷隱趙木訥黃東發趙浚南諸儒傑然欲埽陋習而未暇致詳也端學之愚病此久矣竊嘗采輯諸傳之合於經者曰本義而間附己意於其末復作辨疑以訂三傳之疑似作或問以校諸儒之異同廿年始就猶未敢取正於人蓋以此經之大積敝之久非淺見末學所能究也嘗謂讀春秋者但取經文平易其心研窮其歸則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之義小大相維首尾相應支離破碎刻巧變詐之說自不能惑聖人惻怛之誠克己復禮之旨粲然具見而鑒戒昭矣則是編也雖於經濟心法不敢窺則然知本君子或有取焉爾

元丁卯四月既望四明程端學序

春秋傳名氏

左氏 傳 外傳（一傳或謂楚左史倚相作者近是謂左丘明者非也）

齊 公羊氏（高漢初人） 傳

魯 穀梁氏（赤秦孝公時人） 傳

杜陵 杜氏（預元凱） 傳 集解 釋例

任城 何氏（休邵公） 膏肓

順陽 范氏（甯武子） 集解

孔氏（穎達） 正義

徐氏（彥） 疏（或云不知撰人）

楊氏（士勛） 疏

荀子（卿） 公子姓譜（或謂依託其人）

廣川 董子（仲舒） 決事比 繁露（或謂非董子之書）

劉氏（向子政）

鄭氏（玄康成） 鍼

賈氏（逵景伯） 大義

鄭氏（衆） 長義

[illegible] 劉氏（炫） 述議略

[illegible] 韋氏（昭弘嗣） 注外傳

趙郡 啖氏（助叔佐） 集傳 例說

河東 趙氏（匡伯循） 闡微纂類 義統

吳 陸氏（淳改名質伯沖） 集傳 纂例 辨疑 微旨

吳郡 陸氏（希聲居陽遁叟） 通例

楊氏（[illegible]） 公子譜

盧氏（仝玉川） 摘微

黃氏（[illegible]） 春秋圖

李氏（[illegible]子玉） 指掌 碎玉

陳氏（岳） 折衷論 通例

蜀 馮氏（繼先） 名號歸一圖 名字同異錄

廬陵 胡氏（[illegible]） 口義

徂徠 石氏（介守道） 說

平陽 孫氏（復明復） 尊王發微 總論 三傳辨失解

[illegible] 葉氏（清臣道卿） 纂類

江氏（休復鄰幾） 世論

京兆 杜氏 譜

廬陵 歐陽氏（修永叔） 論 或問

[illegible] 王氏（[illegible]） 集傳 箋義

王氏（晳） 通義 異義 皇綱論

李氏（堯俞） 集議略論

朱氏（定） 索隱（授於師道先生）

江陽 杜氏（諤獻可） 會義

楊氏 辨要

齊氏（賢良） 旨要

陳氏（[illegible]） 索隱論

眉山 蘇氏（轍子由[illegible]） 傳

臨江劉氏敞原父公是 傳 意林 權衡 說例
臨江劉氏攽貢父公非
常山劉氏絢質夫 說
高郵孫氏覺莘老 經解 經社要義 學纂
河南程子頤正叔伊川 傳
大梁張子載子厚橫渠
清北晁氏以道說之景迂
山陰陸氏佃農師 後傳
河南楊氏彥齡訂之 年表 蒙求
沈氏括存中 機括
長安趙氏瞻大觀 經解義例

眉州丹南唐氏郊譽亨 邦典與其子孜同著
濟南晁氏補之无咎 雜論
三山孫氏子平 人譜與練同撰
閩山練氏鳴道
吳郡朱氏長文伯原 通志
巴州家氏安國 通義
張氏暄 龜鑑圖
馬氏擇言 要類
四明高氏閌抑崇息齋 集註
襄陵許氏翰
吳郡張氏大亨嘉父 五禮例宗 通訓

楊氏時中立 統微
潮城章氏拱之
括蒼葉氏夢得少蘊 讞 攷 傳 旨要 統例
蜀黎氏錞希聲 經解
王氏裴 義解
丁氏副 演聖統例 三傳異同
涪陵崔氏子方彥直西疇 經解 本例 例要
呂氏奎 要旨
安豐劉氏易 經解
彭門吳氏元緒 鼓吹
郇城范氏柔中 見微

會稽吳氏孜 折衷義
謝氏子房 備對
應天朱氏振 正名頤隱旨要并敘論不拘傳註專取經意 指要
沈氏滋仁 興亡國鑑
四明陳氏禾秀實 傳 統論
長樂鄭氏昂尚明 臣傳
延平鄧氏驥德稱 指蹤
會稽石氏公孺 類例
東萊呂氏本中居仁 解
建安胡氏安國康侯 傳 通旨
廬陵胡氏銓邦衡 集善

李氏 堯子思 時論
朱氏 震子發 講義
新陽 余氏 安行 新傳
潁川 韓氏 璜叔夏 人表
成都 范氏 冲元長 左氏講義
鄱陽 洪氏 皓元徽 紀詠
臨川 鄧氏 名世元亞 四譜 辯論譜說
長樂 劉氏 本 中論
東平 畢氏 良史少董 正辭 通例
廣信 周氏 明義
三衢 毛氏 邦彥 正義

三百廿
宛城 王氏 日休 明例
丹陽 洪氏 興祖慶善 本旨
廬陵 董氏 自任 總鑑
夏氏 休 素志 麟臺獨講
黃氏 叔敖 講義
雇陽 環氏 中應仲 二十國年表 列國臣子表
鄭氏 樵漁仲夾漈 地名講 傳考 六經圖辯
新安 朱子 熹元晦 語錄 文集
廣漢 張子 栻敬夫
林氏 之奇少穎 通解
東萊 呂氏 祖謙伯恭 集說 類說 續說 左氏國語

類編 門人所編
睢陽 程氏 迥可久沙隨 顯微例目
龍川 陳氏 亮文伯 比事
九峯 蔡氏 沈仲默
永嘉 陳氏 傅良君舉止齋 章旨 類說 後傳
眉山 任氏 伯雨德翁 繹聖新傳
饒州 張氏 根知常吳園 指南
吳興 章氏 冲茂深 左氏類事始末
彭城 晁氏 公武子止 故訓傳
延陵先生 講義
上饒 項氏 安世平甫 家說

二百十四
建安 真氏 德秀景元
林氏 拱辰 傳
東州 徐氏 定 解
臨川 徐氏 得之思叔 國紀
河東 薛氏
林氏 東貴中 經傳集解
王氏 鉉 門例通解
吳氏 仁傑斗南 論
永嘉 薛氏 士龍季宣 旨要 經解
任氏 公輔 集解
王氏 汝猷 外傳 不用三傳

師氏協 解
何氏涉濂川 本旨
宋氏宜春 新義
蜀 程氏公說伯剛 分記
竹隱 趙氏鼎承之
襄陽 謝氏
永嘉 呂氏大圭朴鄉 傳 或問 五論
虞氏復之 大義
清江 張氏洽主一元德 集注 集解
莆田 陳氏 說
趙氏鵬飛企明木訥 經筌

戴氏溪岷隱 講義
江氏
朱氏由義 解
孔氏 書法
張氏應霖心 纂說
徐氏東甫 經言
范氏 斷例
王氏 直解
陳氏 解義
巴川 陽氏恪齋 夏時攷正
莆田 方氏 集[illegible]

李氏燾易岩 集註 攷
李氏 要旨
鄒氏 筆記
三山 林氏 類攷
神童 江氏 說
敬氏鉉 備忘
陳氏 世家
張氏 列傳
方氏九思 或問
家氏鉉翁則堂 集傳詳說
四明 王氏貫道 傳

四明 趙氏由儁識道存耕 奏議
四明 黃氏震東發 日鈔
四明 王氏應麟厚齋 困學紀聞
四明 趙氏孟何淡甫 法度編
四明 戴氏銑少胡 微
四明 戴氏培父 誌
氏 紀傳
氏 四傳
氏 類
氏 [illegible]
氏 [illegible]

氏　王侯世家

氏　地名譜

通志堂

春秋綱領

論語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絶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説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管仲之器小哉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禮記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比必二切）

通志堂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厭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曰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吳兩趙氏曰天子之事乃繼天立極之事後世以褒貶賞罰爲天子之事者失之是故孔子曰知

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項氏曰說者謂春秋書其罪於策以示萬世使亂臣賊子懼焉非也夫名之善惡足以懲勸中人非亂臣賊子之所畏也彼父與君且不顧又何名之顧哉且弒逆之罪夫人知之非必孔子書之而後明也若卓操昭之罪不經孔子之筆而聞於小人至今知其爲亂臣賊子也子謂一書生操空言而能奪其濁心者此真小兒童之見也然則孟子之言非歟曰孔子之書惟孟子知之爾春秋之法謹名分防微漸兵權政柄世卿禁外交嚴閨閫是一統非一政凡所以杜亂於未然者其澤無不具也所謂賊亂之已然者其亦無不舉也此義一明亂臣賊子環六合而無所容其身爲人君而知此義則未爲者不得發爲人臣而知此義則已爲者不得免如天之居山林而猶虎豹者高社稷塞門闔嚴前落未備脫骨散從滿出入實有無所伺吾隙矣而又寓戈戟羅弓弩操權衡張羅網以待之雖有羆能之獸絕力之禽下六鷙末而遠遁也此春秋之所以作而姦雄之所以懼也噫非孔子孰能修之非孟子孰能知之○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

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說而誠服也○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公

孫丑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曾西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爲也而子爲我願之乎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辯又曰春秋以道名分

公羊曰君子曷爲爲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秋

董子曰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子曰我欲載之空言

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故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

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為善為之而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之旨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　又曰夫仁人者正其

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朱子曰此春秋之大指也）是以仲尼之門三尺之童子羞稱五伯謂其先詐力而後仁義也（真氏曰孟子之後其能深闢五伯者惟仲舒為然仁人知正誼而已利之有無不論也知明道而已功之有無不計也蓋道義乃天下當行之路其當貴一也伯者惟利是謀而於義有不暇顧惟功是計而於道有不暇恤此所以見黜於孔氏之門也）　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　春秋無達例

杜氏曰春秋不以日月為例（孫氏以春秋互以日月為例多所不通）

王通氏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取衷矣

韓氏曰春秋謹嚴

邵子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

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春秋為君弱臣強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夫聖人之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春秋錄實事而善惡形於其中矣（又曰春秋書實事而善惡自見此之謂天理自然而非一人之私意也）

歐陽氏曰孔子聖人也萬世取信一人而已若公羊穀梁左氏三子者博學而多聞矣其傳不能無失者也孔子之於經三子之於傳有所不同則學者寧捨經而從傳不信孔子而信三子甚哉其惑也（又曰夫傳之於經勤矣其述經之事時有賴其詳焉至其失傳則不勝其戾也其述經之意亦時有得焉及其失也欲大聖人而反小之欲尊經而）

反卑之取其詳而得者廢其失者亦也嘉其尊夫之心可也取其卑小之說不可也問者曰傳有所廢則經有所不通奈何曰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日月萬物皆仰然不爲盲者明而有物蔽之者亦不得見也聖人一意皎然乎經惟明者見之不爲他說蔽者見之也

程子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興三重既備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應天順人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後世以史視春秋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　又曰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楊氏曰孔子之於六經言其理春秋著其行事治得六經之理春秋誠不難知

經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别　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亦窮理之要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　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别傳之眞僞朱子曰左氏曾見國史只是不知大義專去小處理會往往不曾講學左氏說禮皆是周末衰亂不經之禮無足取者陳君舉打以說禮多錯者歸其多本左氏也公穀考事甚疎二人乃經生傳得許多說話往往却不見國史又曰左氏有忒恁如君子曰之類病處甚多又曰左氏之病是以成敗論是非而不本於義理之正又曰左氏乃趨時避害之人要置身於穩地而不識道理於大倫處皆錯大學論所以便說君臣父子左氏豈知此知云云鄕原之質而曰皆不由中實無務也使孔子議此皆如此否尚得謂與聖人同好惡哉又曰左氏傳是箇傳記人作只是以世俗見識斷當他事皆功利之說又曰近時言春秋者皆是計較利害大義却不曾見如陸淳孫明復之徒雖未深曉聖經然觀其推言治道凜凜可畏終是得聖人意思晁氏曰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不縱不拘而失之隨

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辭同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例拘也

張子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龜山楊氏曰春秋昭如日星但說者斷以己意故有異同之論若義理已明春秋不難知也　又曰學者若得五經之理春秋誠不難知

康侯胡氏曰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耳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

子發明宗旨以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人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己任而誰可五典弗惇己所當敘五禮弗庸己所當秩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斯文之興廢在己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敘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惇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善自此可勸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

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百王之法度萬世之繩準皆在此書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　又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備矣仲尼因事屬辭深切著明非五經比也本夫周室東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平王末年王迹既熄故春秋作於隱公之初逮莊僖而下五伯迭興假仁義而行以戴宗周爲天下之共主號令征伐莫敢不從伯德既衰諸侯放恣政在大夫專權自用官之失德寵賂益章然後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皆馴致其道是以致此極耳仲尼自以無位與時道不行於天下也制春秋之義見諸行事垂訓方來蓋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與簫韶九成百獸率舞並載於虞書大木斯拔與嘉禾合穎鄙我周邦與六服承德同垂於周史此上世帝王紀事之例至春秋則凡慶瑞之符禮文常事皆削而不書而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悉書之以示後世使鑒觀天人之理有恐懼祇肅之意若事斯語若書諸紳若列諸座右若几杖盤盂之有銘有戒乃史外傳心之要典於以反身日加脩省及其既久積善

成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自家刑國措之天下　學春秋者必知綱領然後衆目有條而不紊

呂氏曰春秋之書凡以使克己復禮而反人道之正云爾毫髮不合於禮則於心術之微必有不得者惟能自克以義而求合於禮則心廣氣盛其終必可以至於聖人也此春秋之所由作也

夾漈鄭氏曰以春秋爲褒貶者亂春秋者也

朱子曰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内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　又曰春秋正義明道貴王賤伯尊君抑臣内夏外夷乃其大義而以爵氏名字日月土地爲

褒貶之類若法家之深刻乃傳者之鑿說　聖人作春秋不過直書其事善惡自見定哀之時聖人親見據實而書隱桓之世時世既遠史冊亦有簡略處夫子亦但據史冊而寫出耳又曰春秋只是直載當時之事要見當時治亂興衰非是於一字上定褒貶當時大亂聖人據實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間求褒貶所在竊恐不然又曰孔子只是要備二三百年之事故取史文略加修定而當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會盟征伐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郊禘不過見魯僭禮耳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之類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但分明人自曉得聖人光明正大不應以一字為褒貶於人不過直書其事善者惡者了然可見　春秋傳例多不可信聖人記事安有許多義例春秋一事各發明一例如看風水移步換形但以今人之心求聖人之意未到聖人灑然處不能無失也朱子謂得之理平先生書如此

春秋本明道正義之書今人止較齊晉伯業優劣反成謀利大義晦矣齊桓尚自直恁地做將去至晉文做了千般嶢崎所以夫子有正譎之論又曰且如與成宋亂未幾便假仁假義而尊周室百般好事都做只是無惻隱之心他本欲他事之行又恰有這題目故不

得不然行　真氏曰齊桓之伐楚若尊王也而心則在於取賂其自雞澤會若重鄭也而心則在於規霸就其名義之最正者無如救邢之舉葵丘之盟然其心則欲假義以服諸侯而成己之伯若此之類皆所謂假仁者也其於小國以威諱為遷降鄣遷陽是皆以力服之也然僖諸侯盛矣而亡國遺民猶能截其師則人心之不服可知矣至於大國則於楚也雖伏諸侯之眾執王祭之名能使其君盟於召陵而未數年伐黃與國也又從而滅之齊竟不能救也既又伐吾與國之徐齊雖救之然卒莫止其暴也其於晉也未嘗能使之一與盟會甚晉以疑不聞其以滅姓問之也又晉之殺大子申生矣不聞其致討焉於葵丘之會將來會而還亦不聞其致詰之也蓋其力之所至則有以服之力之所不及則無以服之矣其末年城緣陵而散城鄫而不果狄侵衛又侵鄭而不能復皆威日替雖其罪而不能終是雖易服者亦無以繫之矣又其甚也身沒未幾而曾未即已見伐矣若晉文之初其視齊桓士又不逮焉本無義也而假一事示之義本無信也而假一事示之信本無禮也而假一事示之禮曰不過者表而揚之以誇眾也故一朝王之頃而請隧是名為勤王而實窺人牧也陽樊不服則圍之原不服又圍之名雖受地於王實則以力取也五伯莫盛於桓文然皆以力假仁而不本於德哉能服人之力而無以服其心視昔成湯之興也東征而西夷怨文王之作也大畏而小懷焉如何哉

春秋是末後事惟理明義精方見得

黃氏曰孔子曰吾志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

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蓋方是時王綱解紐篡奪相尋孔子不得其位以行其權於是約史記而修春秋隨事直書亂臣賊子無所逃其罪而王法以明所謂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為志此其為天子之事故春秋無出於夫子之所自道及孟子所以論春秋者矣自褒貶凡例之說興讀春秋者往往穿鑿聖經以求合其所謂凡例又變移凡例以遷就其所謂褒貶如國各有稱號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國以罪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人必有姓氏書之所以別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名以誅之及有不合則又遁其辭事必有

日月至必有地所此記事之常否則闕文也今必曰以某事也故致以危之故不月以外之故不日以略之及有不合則又為之遁其辭是則非以義理求聖經反以聖經釋凡例也聖人豈先為凡例而後作經乎何乃一一以經而求合凡例也春秋弒君弒父書殺世子殺大夫者書以其邑叛以其邑來奔者書明白洞達一一皆天子之事也今必謂其陰寓褒貶使人測度而自知如優戲之所謂隱者已大不可曉況又於褒貶生凡例邪理無定形萬變而不齊後世法吏深刻始於敕律之外立所謂例士君子尚羞用之果誰為春秋先立例而

聖人必以是書之而後世以是求之邪以例求春秋動皆逆詐億不信之心也

朴鄉呂氏曰春秋之作何爲乎曰春秋者扶天理而遏人欲之書也春秋魯史爾聖人從而修之則其所謂扶天理而遏人欲者何在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而綏猷之責則后實任之堯舜禹湯之聖達而在上所以植立人極維持世道使太極之體常運而不息天地生生之理常發達而不少壅者爲其能明天理以正人心也周轍東王迹熄攻敎失俗敗壞修道之敎不立而天命之性率性之道幾若與之俱泯泯昧昧而不存者君臣之道不明也上下之分不辨也義利之無別也眞僞之溷淆也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而世莫知其非也臣弑君子弑父強并弱下簒上而世莫知其亂也其所施爲盡反王制而失人道之正而世莫知其不然也孔子雖聖不得位則綏猷修道之責誰實尸之然而不忍絶也於是以其明天理正人心之責而自任焉六經之書皆所以垂世敎也而春秋一書尤爲深切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魯史之所書聖人亦書之其事未嘗與魯史異也而其義則異矣魯史所書其君臣之義或未明也而吾聖人則一正之以

君臣之義魯史所書其上下之分或未辨也而吾聖人則一正之以上下之分夷夏之辨有未明者吾明之長幼之序有未正者吾正之義利之無別也吾別之眞僞之溷淆也吾析之其大要則主於扶天理於將微遏人欲於方熾而已此正人心之道也故曰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成春秋不過空言爾而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豈非以其正人心之功尤大於放龍蛇驅虎豹之功乎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何者人性之動始於惻隱而終於是非惻隱發於吾心而是非公乎天下世之盛也天理素明人心素正則天下之人以是非爲榮辱世之衰也天理不明人心不正則天下之人以榮辱爲是非世之所謂亂臣賊子恣睢跌蕩縱人欲以滅天理者豈其悉無是非之心哉故雖肆意所爲莫之或制而其心實未嘗不知其非而意夫人之議己此其一髮未亡之天理也惟其一髮未亡之天理不足以勝其浸淫日滋之人欲是以迷而不復爲而不厭而其所謂自知其非者終自若也則其心未嘗不欲變亂天下之是非以託己於莫我議之地旣幸而上無明君爲之正王法以定其罪而又幸而世敎不明人心不正習

孰見聞以爲當然曾莫有議其非者則爲亂臣賊子者又何其幸之又幸邪是故唐虞三代之上天理素明人心素正是非善惡之論素定則人之爲不善者有不待刑罰加之刀鋸臨之而自幾若無所託足於天地間者世道衰微天理不明人心不正是非善惡之論幾於倒置然後亂臣賊子始得以自容於其間而不特在於禮樂征伐之無所主而已也孔子之作春秋也要亦明是非之理以詔天下與來世而已是非者人心之公理而聖人因而明之則固有犂然當乎人心者彼亂臣賊子聞之固將不懼於身而懼於心不懼於明而懼於暗不懼於刀鋸斧鉞之臨而懼於傑然自省之頃不懼於人欲浸淫日滋之際而懼於天理一髮未亡之時此其扶天理遏人欲之功顧不大矣乎孟子斷然以爲有一治之效蓋真有見乎此夫使先王之紀綱法度旣已蕩然不存天子之禮樂征伐旣已不能自制其所恃以僅不泯者獨有人心是非之公理爾而又顚倒錯亂貿貿不明則三極果何恃以立人道果何恃以存乎此固春秋一書所以有功於萬世也自世儒不明乎孟子之說遂以爲春秋之作乃聖人賞善罰惡之書而所謂天子之事者謂其能制賞罰之權而已夫謂天子之事止

於制賞罰之權而綏猷修道之責乃不暇問則是劉漢以後之天子而非唐虞三代之天子矣爲是說者不惟不知春秋抑亦不知所謂天子之事者也彼徒見夫春秋一書或書名或書字或書人或書爵或書氏或不書氏於是爲之說曰其書字書爵書氏者褒之也其書名書人不書氏者貶之也褒之故予之貶之故奪之予之所以代天子之賞奪之所以代天子之罰賞罰之權天王不能自執而聖人執之所謂章有德討有罪者聖人固以自任也夫春秋魯史也夫子匹夫也以魯國而欲以僭天王之權以匹夫而欲以操賞罰之柄僭曰道之所在獨不曰位之所不可得乎夫子本惡天下諸侯之僭天子大夫之僭諸侯下之僭上卑之僭尊爲是作春秋以正名分而已自蹈之將何以律天下聖人宜不如是也蓋是非者人心之公不以有位無位而皆得以言故夫子得以因魯史以明是非賞罰者天王之柄非得其位則不敢專也故夫子不得假魯史以寓賞罰是非道也賞罰位也夫子者道之所在而豈位之所在乎或曰夫子之爲是也非以私諸己也夫子以魯有可以變而至道之質是以託諸魯以律天下之君大夫其賞之也非曰吾賞之也魯賞之也其罰之也非曰吾罰

之也魯罰之也魯周公之後而聖人之祚嗣也賞罰之權夫子不以自執推而予之於魯魯亦不能以自有推而本之於周周之典禮周公之爲也以周公之後而行周公之典禮或者其庶幾乎此聖人意也且夫夫子匹夫也固不得以擅天王之賞罰魯諸侯之國也獨可以擅天王之賞罰乎魯不可以擅天王賞罰之權而夫子乃固推而予之則是夫子爲其實而魯獨受其名夫子不敢以自僭而乃使魯僭之聖人尤不如是也大抵學者之患往往在於尊聖人太過而不明乎義理之當然於是過爲之論意欲尊聖人而實背之或謂春秋爲

聖人變魯之書或謂變周之文從商之質或謂兼三代之制其意以爲夏時商輅周冕韶樂聖人之所以告顔淵者不見諸用而寓其說於春秋此皆一切繆妄之論其大要則皆主於以禮樂賞罰之權爲聖人自私之具爾夫四代禮樂孔子之所以告顔淵者亦謂其得志行道則當如是爾豈有無其位而修當時之史乃遽正之以四代之制乎夫子魯人也故所修者魯史其時周也故所用者時王之制此則聖人之大法也謂其於修春秋之時而竊禮樂賞罰之權以自任變時王之法兼三代之制不幾於誣聖人乎學者學不知道妄相傳襲

其爲傷教害義於是爲甚後之觀春秋者必知夫子未嘗以禮樂賞罰之權自任而後可以破諸儒之說諸儒之說既破而後吾夫子所以修春秋之旨與夫孟子所謂天子之事者皆可得而知之矣

○又曰六經之不明諸儒穿鑿害之也而春秋爲尤甚春秋穿鑿之患其原起於三傳而後之諸儒又從而羽翼之横生意見巧出義理有一事而或以爲褒或以爲貶彼此互相矛盾者矣有事同而前以爲褒後以爲貶前後自相抵捂者矣紛紛聚訟而聖人之意益以不明然其大端不過有二一曰以日月爲褒貶之說二曰以名稱爵號爲褒貶

之說彼徒見夫盟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卒一也而有日者有不日者葬宜書日也而或書時入宜書日也而或書月若是其不同也於是有以日月爲褒貶之說又見夫國君一也而或書子或書侯或書伯夷狄一也而或書州或書國或書人或一事而前爵後人或一行而前氏後名又若是其有異也於是有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之說愚請有以折之蔑之盟不日則曰其盟渝也柯之盟不日則曰信之也將以渝者爲是乎信之者爲是乎桓之盟不日而葵丘之盟則日之或曰危之也或曰美之也將以危之者爲是乎美之者爲是乎公子

益師卒不日左氏曰公不與小斂也然公孫敖卒於外而公在内叔孫婼卒於内而公在外其不與小斂明矣又何以書日乎公羊曰公子益師不日遠也然公子彄亦遠矣又何以日乎穀梁曰不日惡也然公子牙季孫意如亦惡矣又何以書日乎葬必書月日而有不書月日者則曰不及時而日渴葬也不及時而不日慢葬也過時而日隱之也過時而不日謂之不能葬也當時而不日正也當時而日危不得葬也然過時而日直指齊桓公而言當是時公子爭國隱之可也衛穆公宋文公無齊桓之賢無爭國之患過時而日有何可隱之乎宋穆公之日葬又有何危乎凡此者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必以日月爲褒貶乎至於來歸仲子之賵而宰書名則曰貶之也使榮叔歸成風之含賵而王不書天則亦曰貶之也豈歸仲子之賵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歸成風之含賵咎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春秋書王本以正名分而夫子乃自貶王而去其天則將以是爲正名分可乎穀伯鄧侯稱名說者曰朝弑逆之人故貶之滕子紀侯獨非朝弑逆之人乎滕薛來朝稱侯說者曰滕薛微國也以其先朝隱公故褒之朝隱公有何可褒而褒之乎若以隱爲始受命之王則尤繆妄

之甚者也或曰滕本侯爵也朝弑逆之人貶而稱子朝桓公可貶也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豈皆以朝桓公之故而貶之乎或曰爲時王所黜也夫使時王而能升黜諸侯之爵則是禮樂刑賞之權天王自能執矣安得爲春秋之世乎先書荆繼書楚巳而書楚子說者曰進夷狄也聖人作經本以辨夷夏之分而顧乃進夷狄而退中國乎若此之類不可以一二數要皆疑誤而難通者也孰謂春秋以名稱爵號爲襃貶乎大抵春秋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事成於日者書日事成於月者書月事成於時者書時故凡朝覲蒐狩城築作毀凡如此者皆以時成也會遇平如來至侵伐圍取救次遷戍襲奔叛執放水旱雨雹冰雪彗孛螽螟凡如此者或以月成或以時成也崩薨卒弑葬郊廟之祭盟戰敗入滅獲日食星變山崩地震火災凡如此者皆以日成也其或宜月而不月宜日而不日者皆史失之也假如某事當書月而魯史但書其時某事當書日而魯史但書其月則聖人安得虛增甲子乎是春秋不以日月爲例也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則繫乎其文非必書名者皆貶而書字者皆襃也假令某與某在所襃而舊史但著其

名其與其在所貶而舊史只著其字則聖人將奔
走列國以求其名與字而後著之於經乎是春秋
不以名稱爵號爲褒貶也若夫因其所書日月前
後而知其是非因其名稱爵號之異同而知其事
實則固有之矣非聖人固以是爲褒貶也有如莊
三十一年春築臺于郎秋築臺于秦三十二年春
城小穀則有以見纔閱三時而土功屢興也宣十
五年秋螽冬蝝生則有以見連歷二時而災害荐
作也莊八年春師次于郎夏師及齊師圍郕秋師
還則有以見其閱三時而勞兵於外也若此之類
蓋於書時見之桓二年秋七月杞侯來朝九月入

杞則有以見來朝方閱一月而遽興兵以入之也
昭七年三月公如楚九月公至自楚則有以見其
朝夷狄之國閱七月之久而勞於行也僖二年冬
十月不雨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
雨則有以見其閱九月日而後雨也若此之類蓋
於書月見之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則有以
見八日之間而再見天變也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則有以見旬日之間而取其二邑壬申御廩災乙
亥嘗則有以見其嘗於災餘之爲不敬己丑葬敬
嬴庚寅而克葬則有以見明日乃葬之爲無備己
未同盟于雞澤戊寅及陳袁僑盟則有以見晉人

之先盟諸侯而後盟大夫若此之類蓋於書日見
之然以是爲聖人以日月之書不書寓褒貶則誤
矣若夫名稱爵號之異同則有以事之大小而其
辭因之以詳略者亦有前目而後凡者有蒙上文
而殺其辭者固難以一例盡而時變之升降世道
之盛衰亦有因之以見者楚一也始書荆再書楚
巳而書楚子吳一也始書吳再書吳人巳而書吳
子於以見夷狄之浸盛矣魯柔溺鄭宛詹始也大
夫猶不氏於後則大夫無有不氏者於以見大夫
之浸強矣始也吳楚君大夫皆書人於後則吳楚
之臣亦書名於以見夷狄之大夫皆往來於中國

矣諸侯在喪稱子有書子而預會預伐者於以見
居喪會伐之爲非禮也杞公爵也而書伯滕侯爵
也而書子於以見其不用周爵而以國之大小爲
強弱也會于曹蔡先衛伐鄭則衛先蔡於以見當
時諸侯皆以目前之利害則不復用周班也幽之
盟男先伯淮之會男先侯戚之會子先伯蕭魚之
會世子長於小國之君於以見伯者爲政皆以私
意爲輕重而無復禮文也垂隴之盟内之則公孫
敖會諸侯召陵侵楚之師外之則齊國夏會伯主
於以見大夫敵於諸侯而莫知其非也凡此者莫
非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而是非善惡乃

因而見之初非聖人特以是為褒貶也學者必欲於名稱爵號之間而求聖人褒貶之意則窒礙不通矣於其不通也而強為之説則務為新巧何所不至恐非聖人明白正大之心也學者之觀春秋必先破春秋以日月為例之説與夫以名稱爵號為褒貶之説而後春秋之旨可得而論矣 或曰子謂春秋不以日月名稱爵號為褒貶則信然矣若是則春秋所書皆據舊史爾所謂門人高弟不能贊一辭者其義安在曰春秋有日則書日有月則書月名稱從其名稱爵號從其爵號與夫盟則書盟會則書會卒則書卒葬則書葬戰則書戰伐

則書伐弑則書弑殺則書殺一因其事實而吾無加損焉故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其竊取之矣愚嘗深惟春秋之義竊以為其大旨有三一曰明分義二曰正名實三曰著幾微所謂明分義者何也每月書王以明正朔之所自出所以序君臣内齊而外楚内晉而外吳所以別夷夏書陳黄衛縶所以明兄弟之義書晉申生許止所以明父子之恩曹羈鄭忽長幼之序也成風仲子嫡庶之別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明分義所謂正名實者何也傳稱許止不嘗藥而經曰弑則非不嘗藥矣於夷皐之弑既歸獄於趙穿而經曰盾則趙

盾之情不能掩矣齊無知陳佗踰年之君也而經曰殺正討賊之名也凡此之類皆所以正名實所謂著幾微者何也天王狩于河陽壬申公朝于王所明因狩而後朝也公自京師遂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明因會伐而如京師也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著公子結之專也葵丘之會宰周公與焉已而書曰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明宰周公之不與盟也溴梁之會諸侯咸在已而書曰戊寅大夫盟明大夫之自盟也凡此之類皆所以著幾微其他書法蓋亦不一而足然其大者則不出於三者之外矣聖人

之筆如化工隨物賦形洪纖高下各得其所而生生一意常流行於其間雖其所紀事實不出於魯史之舊而其精神風采則異矣若曰春秋但約魯史之文使其文簡事核而已則夫人皆能之矣何以為春秋

讀春秋者先明大義其次觀世變所謂世變者何也春秋之始是世道之一變也春秋之終是世道之一變也劉知幾有云孔子述史始於堯典終於獲麟蓋書之終春秋之始也孔子述書至文侯之命而終者平王之始年也隱公之初平王之末年也平王之始不共戴天之讎未報也而其命文侯

之辭曰汝多修扞我于艱患已弭矣用賚爾秬鬯一卣功已報矣其歸視爾師寧爾邦國家無復事矣即此一篇而觀之已無興復之望然而聖人猶不忍絕也蓋遲之四十九年而無復一毫振起之意聖人於是絕望矣由是而上則爲西周而下則爲春秋此獨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此春秋之所以始也入春秋而夷狄横然猶時有勝負也蓋至於獲麟之前歲而吳以被髮文身之俗偃然與晉侯爲會矣入春秋而大夫強然猶未至於竊位也蓋至於獲麟之歲而齊陳恒執其君齊自是爲田氏矣在魯則自季孫逐君之後魯國之政盡在三家

而魯君如贅旒矣在晉則自趙鞅入戚之後晉國之政盡在六卿而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之漸已具矣向也夷狄之交於中國者其大莫如楚而今也以魯國東方之望而奔走於偏方下國之越以求自安矣向也諸侯猶有伯而今也伯主不競而諸侯之爭城爭地者日以擾擾而無一息寧矣故自獲麟之前其世變爲春秋自獲麟之後其世變爲戰國此又非世道一變之會乎是春秋之所以終也然不特此也合春秋一經觀之則有所謂隱桓莊閔之春秋有所謂僖文宣成之春秋有所謂襄昭定哀之春秋隱桓之春秋伯主未興之時也

莊閔之春秋伯主未盛之時也莊之十三年而會于北杏二十七年而同盟于幽於是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矣合天下而聽命於一邦古無有也僖之四年伐楚五年會世子九年盟葵丘而安中夏攘夷狄之權皆在伯主矣伯主之未興諸侯無所統也而天下猶知有王伯主之既興諸侯有所統也而天下始不知有王伯主之興固世道之一幸而王之迹熄獨非世道之衰邪僖之十七年而小白卒小白卒而楚始横中國無伯者十餘年二十八年而有城濮之戰於是中國之伯昔之在齊桓者今轉而歸晉文矣晉襄繼之猶足以嗣文公之

業靈成景厲不足以繼悼公再伯而得鄭駕楚尚庶幾焉自是而後晉伯不競蓋至於襄之二十七年而宋之會晉楚之從交相見昭之元年再會于虢於是晉楚夷矣四年而楚靈大會于申晉蓋不預中國之事者十年平丘之盟雖曰再主夏盟而晉之合諸侯由是止鄟陵以後參盟見矣參盟見而諸侯無主盟者矣天下之有伯非美事也天下之無伯非細故也天下無伯而春秋終焉故觀隱桓莊閔之春秋固已傷王迹之熄觀襄昭定哀之春秋尤以傷伯業之衰此特其大者耳其他如荆人來聘夷狄之臣始未有名字也於後則名字著

於經矣無駁挾卒諸侯之大夫始未有名氏也於後則有生而賜氏者矣始也諸侯盟諸侯於後則大夫盟諸侯矣始也諸侯自相盟於後則大夫自相盟矣始也諸侯僭天子於後則大夫僭諸侯矣始也大夫竊諸侯之柄於後則陪臣據大夫之邑矣合春秋一經觀之大抵愈趨愈下愈久愈薄迺之而上則文武成康之盛可以接堯舜之傳治之而下則七雄分裂之極不至於秦不止學春秋者旣能先明大義以究理之精又能次觀世變以研事之實則春秋一經亦思過半矣 學春秋者捨三傳無所考而士之有志者類欲盡束三傳獨抱

遺經豈非以其互相抵捂更相矛盾而不一其說乎竊嘗思之左氏熟於事而公穀近於理蓋左氏曾見國史而公穀乃經生也惟其曾見國史故雖熟於事而理不明惟其出於經生所傳故雖近於理而事多謬二者合而觀之可也然左氏雖曰備事而其閒有不得其事之實公穀雖曰言理而其閒有害於理之正者不可不知也蓋左氏每述一事必究其事之所由深於情偽熟於世故往往論其成敗而不論其是非習於勢之所趨而不明乎大義之所在言周鄭交質而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論宋宣公立穆公而曰可謂知人矣鬻拳強諫

楚子臨之以兵而謂鬻拳之爲愛君趙盾亡不越境反不討賊而曰惜也越境乃免此皆其不明理之故而其敍事失實者尤多有如楚自得志漢東駸駸荐食上國齊桓出攘之晉文再攘之其功偉矣此正孟子所謂彼善於此者然其所以攘楚者豈能驟舉而攘之哉必先翦其手足破其黨與而後攘之易耳是故桓公將攘楚必先有事於蔡文公將攘楚必先有事於曹衛此事實也而左氏不達其故於侵蔡則曰爲蔡姬故於侵曹伐衛則曰爲觀裸浴與塊故此其病在於推尋事由毛舉細故而二公攘夷安夏之烈皆晦而不彰其他紀事

往往類此然則左氏之紀事固不可廢而未可盡以爲據也宗左氏者以爲丘明受經於仲尼所謂好惡與聖人同者然左氏大盲多與經戾安得以爲好惡與聖人同乎觀孔子所謂左丘明恥之某亦恥之乃竊比老彭之意則其人當在孔子之前而左氏傳春秋其事終於智伯乃在於孔子之後說者以爲與聖人同者爲左丘明而傳春秋者爲左氏蓋有證矣或以爲六國時人或以爲楚左史倚相之後蓋以所載虞不臘等語蓋秦人以十二月爲臘月而左氏所述楚事極詳蓋有無經之傳而未有無傳之經亦一證也若夫公穀二氏固非

親受者其所述事多是采之傳聞又不親見國史故其事多繆誤略其事而觀其理有精到者而其害於理者亦甚衆此尤致知者之所以當明目而深辨之也公羊論隱桓之貴賤而曰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夫謂子以母貴可也謂母以子貴可乎推此言也所以長後世妾母陵僭之禍者皆此言基之也穀梁論世子蒯聵之事則曰信父而辭王父則是不尊王父也其弗受以尊王父也夫尊王父可也不受父命可乎推此言也所以啓後世父子爭奪之禍者未必不以此言藉口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趙鞅歸于晉公穀皆曰其言歸何以地正

國也後之臣子有據邑以叛而以逐君側之小人爲辭者矣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後之人臣有生事異域而以安社稷利國家自諉者矣紀侯大去其國聖人蓋傷之也而公羊則以爲齊襄復九世之讎春秋之後世有窮兵黷武而以春秋之義自許者矣祭仲執而鄭忽出其罪在祭仲也而公羊則以爲合於反經之權後世蓋有廢置其君如弈棋者矣聖人作經本以明理也自傳者學不知道妄爲之說而是非易位義利無別其極於下僭上卑陵尊父

子相夷兄弟爲仇爲人臣而稱兵以向闕出境外而矯詔以行事國家易姓而爲其大臣者反以盛德自居而無所媿君如武帝臣如雋不疑皆以春秋定國論而不知其非也此其爲害豈不甚於敘事失實之罪哉故嘗以爲公穀左三傳要皆有失而失之多者莫如公羊何范杜三家各自爲說而說之繆者莫如何休公羊之失既已略舉其一二而何休之繆爲尤甚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不過曰君之始年爾而何休則曰春秋紀新王受命於魯滕侯卒公羊不過曰滕微國而侯不嫌也而何休則曰春秋王魯託隱公以爲始受命之王滕子先

朝故褒之黜周王魯公羊未有明文也而何休乃唱之其誣聖人也甚矣公羊曰母弟稱弟母兄稱兄此其言已有失矣而何休又從爲之說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商之質質家親親明當親於羣公子也使後世有親厚於同母之兄弟而薄於父之枝者未必不斯言啓之公羊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此其言固有據也而何休乃爲之說曰嫡子有孫而死質家親親先立弟文家尊尊先立孫使世有惑於質文之異而嫡庶互爭者未必不斯語禍之其釋會戎之義則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者勿拒去者勿追也春秋之作本以正

夷夏之分乃謂之不治夷狄可乎其釋天王使來歸賵之義則曰王者據土與諸侯分職俱南面而治有不純臣之義春秋之作本以正君臣之分乃謂之有不純臣之義可乎隱三年春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公羊不過曰記異也而何休則曰是後衛州吁弑其君諸侯初僭桓元年秋大水公羊不過曰記災也而何休則曰先是桓篡隱與專易朝宿之邑陰逆與怨氣所致凡而地震山崩星電雨雹螽螟彗孛之類莫不推尋其致變之由考驗其爲異之應其不合者必強爲之說春秋記災異而其說不書曾若是其瑣碎礫裂乎若此之類不一而

足凡皆公羊之妄也愚觀三子之釋傳惟范甯差少過其於穀梁之義有未安者輒曰甯未詳蓋識之也而何休則曲爲之說適以增公羊之過爾故曰范甯穀梁之忠臣也何休公羊之罪人也

春秋綱領

春秋本義通論

春秋之不明凡例褒貶害之也聖人曷嘗先定凡例而修春秋哉或曰子之本義有云義見某年某事者非凡例邪曰非也春秋有自然之法因是事而著是理以爲法於天下曷嘗設凡例以待其事而書之哉如朱子謂何嘗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者得之若當時史氏之作則凡例之說或有之矣亦未必若今之說春秋者拘拘執彼以比此也及乎孔子借魯史以作經因事設敎凡非天子之事而私相盟者其私盟之罪無不同也而其爲盟則各有所因即其因以見其情則其罪有輕重焉私相會者其私會之罪無

不同也而其爲會亦各有所因即其因以見其情則其罪有輕重焉私相侵伐者其侵伐之罪無不同也而其侵伐亦各有所因即其因以見其情則其罪有輕重焉此孟子有彼善於此之說也惟其罪之無不同故有義見某年某事之云惟其情之有淺深罪之有輕重故本事之下各附先儒之論以見其義此亦理一分殊之謂學春秋者即此而推之則凡入滅圍取朝聘奔如凡非王事而諸侯僭焉大夫攘焉者其罪皆可見而其情罪之輕重等差亦不能逃焉曰然則孔子徒議其罪而已乎曰未也議其罪將以懲其惡懲其惡將使之反諸無惡而已矣故曰克己復禮

克己所以復禮也不克己則不能以復禮不懲惡則不能以遷善故春秋爲克己復禮之書而後世但知聖人議人罪惡而已此凡例褒貶之所由興也自凡例褒貶之說興而聖人之心不白於世其書雖存其用則泯矣此非細故也此說春秋之大弊也人能痛埽其弊以至於無春秋其庶幾乎愚所言者凡例之陋若夫褒貶之繆則邵子朱子鄭夾漈呂朴鄉諸家之說已悉於綱領玆不復論

弑君之賊夫人所能知也然致弑之由則有漸自其君之失其道而肆意侵伐入滅民困而財耗也馴而至於戕其身自某君之家不齊妻淫而子奢也馴而

至於滅其家自某君之失其馭而使大夫專國君若贅旒也馴而至於祿去公室自某君之失其權而使某卿帥師軍政之在臣也馴而至於弑其君春秋皆歷書之以爲天下之大戒使凡爲君者防微愼始兢兢業業而不敢肆此正所謂屬辭比事之法惟其弑其君罪大惡極夫人所能知故本義但云義見隱四年衛州吁事惟其屬辭比事有以著其見弑之由故本事之下各附先儒之說以明之而非舍弑君之罪但著人君之過而已也

大凡先儒傳此一經必有一得特以褒貶凡例之說汩其心思故不得盡善耳是以先儒之說不敢妄加去取必究其指歸而取其所長二家說同則取其前說前略後詳前晦後明則取其後說其或大段甚當而一二句害理者可刪則刪之一二字害理者可改則改之如呂朴鄉五論正大明白而於明分義正名分者幾微三條之下所引春秋事時或與經意不合未免去其一二如程子春秋序子丑寅建正之類不能無疑故闕而不錄竊倣朱子所謂不敢於注脚上添注脚之法使觀者簡明易見云爾非敢自執己見凡非己意者一切去之也所以敢爾者以其有經爲之主也經意本渾成明白因傳而益明者固有之矣因傳而晦且鑿者亦不少也故說之合於經者取之其不合者去之其法甚約也其或取兩說者以一說

之意未足以盡此事之旨故必兼見而其義始備其或必附己意云者亦以先儒之說與經相違云爾非敢舍先儒之說而主一己之見亦非敢勦先儒之意以爲己之意也

曰子之引諸家之說其亦有重複者何也曰此編竊倣朱子集註之意先訓詁而後事實而後議論議論即本義也其圈下復引諸家之說者其餘意也或其前後始末也蓋春秋一事兼數義本義之外別有餘意又有前後始末一家之言豈能盡該故引諸家之說以足之諸家之說豈免重複哉欲其成文故不得

盡刪也所謂前後始末者一事必有首尾必合數十年之通而後見或自春秋之始至中中至終而總論之正所謂屬辭比事者也大凡春秋一事爲一事者常少一事而前後相聯者常多其事自微而至著自輕而至重始之不愼至卒之不可救者往往皆是而先儒或略之乃於一字之間而究其義此其穿鑿附會想像測度之說所由生也今似此者悉埽除之使經文渾成明白即始而見終庶學者可以理義推詳不得以小巧私智窺聖人之意者本義之旨也

傳稱屬辭比事者春秋之大法此必孔門傳授之格言而漢儒記之耳而說春秋者終莫之省甚可惜也

夫春秋有大屬辭比事有小屬辭比事其大者合二百四十二年之事而比觀之春秋之始諸侯無王未若是之甚也終則天王不若一列國之君始也諸侯之大夫未若是之張也終則專國而無諸侯始也夷狄未若是之橫也終則伯中國滅諸侯始也諸侯之伐國未甚也終則至於滅同列之國其小者合數十年之事而比觀之始也大夫執一國之權終則至於弒其君始也子弟預一國之政終則至於簒其位始也諸侯專恣而妄動終則至於戕其身始也夫人昏姻之不正終則至於淫亂而奔亡又如魯桓見殺於齊而莊公忘父之讎主王姬昏與齊人狩文姜之喪未除而如齊納幣書子同生於前至三十七年而始娶又如躬如齊逆女先至而後夫人入其終卒有姜氏弒閔遜邾之亂又如書王人子突救衛而衛侯朔入于衛又書公至自衛又書齊人來歸衛俘又如書大無麥禾而築郿告糴于齊而新延廐凡春秋之事無不皆然人知此法則一字襃貶與先定凡例而作春秋之說久當自廢不必多辨也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皆非常之事此說自三傳至於今凡傳春秋者皆能言之其亦孔門弟子聞於聖師之言歟然而三傳卒不能守其言左氏多以春秋之事爲禮公穀亦有以爲喜之嘉之者夫旣得禮矣喜

之嘉之矣則是常事也豈有非常之事而聖人以爲禮爲可喜爲可嘉哉諸儒踵三傳之繆而不察同然一辭甚可怪也其辯旣各見於本義辨疑或問茲不復論

春秋本義通論

春秋本義問答

問元年春王正月此春秋開卷第一義而正朔一事亦吾儒所當明辨者今本義以正月者建寅之月或問中引用蔡氏書傳謂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數辨證甚明然竊詳朱蔡之說月數雖不改正朔則必改商建丑則正朔必用十二月周建子則正朔必用十一月特紀月之數不改耳故商書元祀十有二月以十二月爲歲首七月之詩二之日鑿氷以十一月爲歲首凡朝會大事必以正朔行事今既以正月爲建寅之月則是周未嘗改夏正也而又引趙氏云王正月者王者之所班葉氏云王者以正朔一天下豈有周爲天子而乃班夏之正朔乎周改正朔矣而乃仍以夏之正朔一天下乎大槩如左杜胡張諸儒之以建子爲正月則於王正月三字甚順而於春之一字有未安若以建寅之月爲正月則於春字甚安而於王正月三字有所未妥此乃千古不斷之疑請更詳之

荅隱公元年春王正月改正朔不改月數不必疑所可疑者魯公即位之在正月也何謂改正朔不改月數不必疑蓋商改夏正以十二月爲歲首矣而書稱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祇見厥祖未嘗改十二

月爲正月也周改夏正以十一月爲歲首矣而周禮一書七月一詩皆用夏正數月其曰一之日觱發正指十一月亦未嘗改十一月爲正月也其他如四月惟夏六月徂暑等詩顯然可考秦改夏正以十月爲歲首矣而史記云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又每歲首先書冬十月漢用秦正每歲首亦先書十月未嘗改十月爲正月也至漢武帝改曆法用夏正爲歲首始書正月此皆不改月數之明驗而所謂改正朔者惟即位與朝覲會同則商以十二月周以十一月秦以十月行事以新天下耳目耳葉氏所謂王者以正朔一天下如此而已然其敬授民時使民春耕夏耘秋斂冬藏天子諸侯春祠夏禴秋嘗冬烝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則仍用夏正觀詩書易周禮及月令汲冢等書與春秋凡非時必書之事可見矣蓋四時斷不可易天子順時以施政斯民依時以興作向使周以十一月爲春以二月爲夏五月爲秋八月爲冬則二十四氣皆差而農作非時祭祀非節蒐狩非名夫夏之孟夏天子嘗麥庶人薦麥夏之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若周之孟夏豈有麥周之孟秋豈有穀而月令王制言之乎蒐者仲春擇取禽獸之名苗者仲夏除獸害苗之名獮者仲秋順時殺物之名狩者仲冬圍守取物之名若周改四時行之則違

時害物名實錯亂聖人肯爲之乎惟其四時民事不可移易故班律授時仍用夏正而建丑十二月不改爲春正月建子十一月亦不改爲春正月惟其商周即位朝覲會同等事在十二月十一月故有改正朔之名況改正朔三字乃漢儒所自言於經無見凡商周秦於歲首稱十二月十一月十月者即其所改正朔也凡商周秦稱正月者皆建寅月也由是觀之春在王正月之上既甚順而王在正月之上亦甚妥此朱子晚年之論始定欲改孟子註周七八月爲夏五六月周十一十二月爲夏九十月之說而其書已徧行於世故蔡氏解書親承朱子之敎而有改正朔不

改月數之說不然何敢背其說而反孟子集註之論哉今陽格夏正辨實出於朱子門人晏淵親聞其師之論愚所以敢於本義或問用夏正而取趙氏葉氏之云者以此也何謂可疑者魯公即位在正月也蓋商旣以元祀十有二月伊尹奉嗣王祗見厥祖及三年終喪即吉十有二月朔伊尹又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則是凡商王即位必在十有二月也蓋古者君喪嗣子踰年始即位改元必在所建之歲首次第推之周之王與諸侯即位亦當在十有一月何獨春秋在建寅正月即位乎此其可疑者也及考唐志春秋時晉魯宋各自有曆法當獻惠之世大抵皆用夏正

由是知春秋時魯公不奉周王正朔不於建子十一月即位而以建寅正月即位故孔子因舊史而不革直書之以見當時諸侯之僭亂也故曰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然唐志之外更無他書可考不敢質言之而其可疑者亦粗通其一二矣愚所以敢於本義引朱子晚年荅晏氏之說以明之者此也夫夏正周正之說雖爲春秋開卷第一義固不可以不講而春秋大義則在於正義明道尊君抑臣貴王賤伯内夏外夷防微愼始因事立敎以正人心以扶綱常其夏正周正之說乃後儒自爲異論自相矛盾春秋先務正不在此也曰班曆授時亦國之大事周亦當在

十一月然則本義引趙氏云古者天子嘗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所謂今年冬者果在何月也曰此無明文可考今依蔡氏說則周當在冬十月其或班曆授時在冬十二月亦不可知也曰商周旣以寅月爲正月安在其爲改正朔安在其爲諸侯奉天子正朔乎曰古之班曆授時猶今之授時曆自漢武帝歷魏晉隋唐以至於今皆用夏正國之大事皆在寅月令之授時曆雖與古異制然使民依時作事則同也天下孰敢不遵孰敢自定曆法哉此即古者奉天子正朔之義斷不可因漢武以來不改正朔而遂廢班曆也夫夏之四時非夏之四時也天之四時也夏

不敢違天而授時周敢違天而授時乎由是觀之商
周雖改正朔而班夏之時亦何傷哉
問九年齊人取子糾殺之此一節孔子不以桓
公爲非程子斷然謂桓公爲兄子糾爲弟朱子
一依程說今本義序自謂祖述程朱而於此一
事乃取荀卿而不從程子何也此正人倫之大
節綱常所係恐必合從程朱爲是
荅莊公九年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齊人取
子糾殺之謂桓公爲弟子糾爲兄者公羊穀梁之論
而荀卿司馬遷杜預孫太山胡安定劉原父胡邦衡
孫莘老呂東萊凡三十餘家之說也愚所以取之蓋

亦有爲大凡春秋書子某者必當立之子也其單稱
名者必庶孽不當立者也又春秋凡書入于某者篡
位者也公伐齊納子糾左氏有子字公穀雖無子字
而齊人取子糾殺之之文則左氏公穀皆有子字桓
公於此單書小白之名又書入于齊故公羊曰其書
入于齊何篡也穀梁曰惡之也程子以大義推之而
疑桓公爲兄非有所考也雖引薄昭之言以爲證而
朱子乃云荀卿謂桓公殺兄以爭國其言固在薄昭
之前論語集註雖取程子之說而又嘗舉荀卿之言
則亦不能無疑於其間矣不特荀卿之言也史記齊
世家亦云襄公立殺誅數不當羣弟恐禍及故次弟

糾奔魯小白之莒杜預亦曰子糾小白庶兄鄧驥亦
曰桓公襄公之季弟馬遷謂子糾爲次弟鄧驥謂小
白爲季弟其亦有所據矣夫孔子非不以桓公爲非
也蓋取其厥後有仁者之功耳豈眞許其仁哉其不
足於桓公管仲者甚多也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而孟
子亦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今本義祖述程朱
而此一事未敢盡從程子之說者以春秋書法決之
也蓋大綱大領一宗程朱而一事之有疑一義之未
安豈可雷同其說而不之辨乎夫孟子願學孔子者
也孔子許桓公管仲之功如此而孟子闢五霸爲三
王之罪人朱子遠宗孟子者也而集註引楊氏之言

謂孟子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又朱子
近學程子者也而作中庸或問辨程子之言不少假
其辨修道謂程子養之以福修而求復之云未合子
思本文之意其辨隱微謂以心言之則程子不若呂
游楊三家之密其辨程呂中字問荅則曰聖賢之言
固有發端而未竟者學者尤當虛心悉意以審其歸
未可執其一言而遽以爲定其辨程子謂中字因過
不及而立名則曰未得爲定論其辨程子謂事上之
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則曰此則不可曉如是
者數十條及觀朱子易本義與伊川易傳相悖者不
可勝紀不可謂朱子不學程子也蓋程子嘗謂義理

無窮或一時之論而未及定或其門人傳授之訛學者當守其大綱大領而辨其一二疑義若一槩以程子之言而稱一好字不究指意之所歸不求吾心之所安亦非程子所以敎人之意昔唐之王珪魏徵建成太子之臣也及太宗殺兄而王魏事之固有大罪然近代論治者不可謂王魏爲小人王魏忘君事讎之罪固不可縱而其匡太宗致貞觀治功亦不可泯故朱子謂王魏功過不以相掩似未取程子謂王魏後雖有功何足贖之語此豈非人倫大節綱常所係而朱子言之是或一道也今以子糾爲兄桓公爲弟而管仲事之正與王魏事太宗之事相似又以孔子

與人爲善之意與孔子不得已而與齊晋之言觀之則論語許管仲之功未爲害義若孔子作春秋則嚴矣春秋者正義明道之書也故論語許其功而春秋定其罪觀其上書子糾以正其名下書小白以正其簒又書殺子糾以正其忍而聖人之情亦可見矣愚於或問辨之頗詳亦不贅述

春秋本義點抹例

一句讀發音依陸氏音義及兄伯敬父讀書分年日程書

一凡正經如盟字伐字之類初見者　紅側抹

一凡註文提解經文　及所以書　不書　及或問中問目　及設難以問者　紅側抹

一通發明全段正意　及大圈後發明本段未盡之意　及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所發明者繳上正意者　紅側點

繳處或分節目者　紅側圈

一原先王盛時綱紀　典禮　及攷證實事　及引證他年所書　他經正文　他人之說　及倣此　始此　又見等　黑側抹（他人之說止抹姓名　引左氏止抹事實）

一說者旣引證事實正文之下又自敘演補足所引文義者　黑側點

一諸說之差誤者

一說者循差誤之說而推以顯彼之誤者
青側抹
一綱要　斷制　精微之語
青側點
一提解經文細節意盡
黃側抹
一通解經文全段正意起處
紅半截
紅全截

春秋本義點抹例

春秋本義卷第一

四明　程　端學　學

杜氏曰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為所記之名也

隱公　名息姑惠公之庶子

隱私謚也魯侯爵而稱公者康侯胡氏曰臣子之辭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啖氏曰西周紀傳皆以本爵春秋時則皆稱公夫子因而書之以明其僭也愚謂春秋魯史也在魯稱公為臣子之辭若書葬某國某公者皆僭稱公也後倣此程子曰夫子道既不行於天下於是因魯春秋立百王不易之大法平王東遷在位五十一年卒不能復興先王之業王道絕矣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適當隱公之初故始於隱公○孫氏曰春秋之始於隱公者非他以平王之所終也平既不王東遷之後周室微弱諸侯強大朝覲不修貢職不奉號令無所束賞罰無所加壞法易紀變禮亂樂弑君戕父攘國竊號征伐四出蕩然不禁天下之政皆諸侯分裂之平王莫能中興逮隱而死故詩自黍離而降書自文侯之命而絕春秋自隱公而始也木訥趙氏曰凡諸儒欲以一事當春秋之始者皆妄也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曰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趙氏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於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正月言王之所以班也葉氏曰王者以正朔一天下故協時月正日者天下無不同諸侯繼世而有其國故即位建始者各得稱元年以自異後倣此○朱子曰三王之正不同周用天正矣而七月一詩又皆以人正為紀何也所謂改正朔者改歲首爾月不可易也愚案此朱子晚年之說以此推之則正月者建寅之月也凡事繫日日繫月月繫時時繫年古今紀事之常法也孔子因魯史之舊無所加損亦未嘗寓意於其間孟子曰其文則史敘事且然況敘年時月日乎凡言春王二字為孔子所加者求之過者也又案春秋凡一時無事必書首月以正四時惟此及莊元年三月雖有事而亦書正月者以一公之始也義又見六年秋七月王氏曰不書即位禮之不舉者也蓋隱公不行即位之禮魯史不書故孔子不得而益耳然未詳其所以不舉之故餘見辨疑或問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亡結切邾公羊作邾婁與穀梁同蓋魯人語也後皆同蔑公羊穀梁作昧

程子曰或不日因舊史也古史記事簡略日月或不備春秋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愚謂或有闕文亦有事當繫月繫時如螟螽旱饑無冰無麥禾之類是也後倣此公羊曰及與也程子曰內為主稱及華老孫氏曰及者以內而及外因此而及彼愚謂亦有直訓與者如公及宋公遇于清平莒及邾城邾及防之類是也後倣此范氏曰邾附庸國孔氏曰曹姓顓頊之後武王封其苗裔邾俠為附庸居邾王制曰不能五十里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杜氏曰魯國鄒縣張氏曰後為襲慶府鄒縣公羊曰儀父者字也高氏曰附庸稱字同命卿也少胡戴氏曰儀父邾大夫如慶父歸父行父丕鄭父陽處父之類愚謂後書邾子卒則邾本子爵小國一卿邾自當有大夫戴說近是周禮天官玉府職曰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夏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秋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故春秋諸侯之盟倣此而損益耳杜氏曰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鄒樵云兗州瑕丘縣有姑蔑城獻可杜氏曰周禮司盟凡邦國有疑則掌其盟載之約蓋

天子設諸侯會盟之禮而諸侯不得專之周衰會同禮廢列國擅相盟會而不務信孫氏曰盟者亂世之事故聖王在上闃無聞焉斯蓋周道陵遲衆心離貳忠信殆絶譎詐交作於是列國始有歃血要盟之事凡書盟皆惡之也仲培戴氏曰隱公居父喪而講嘉禮廢王覲而崇私交後凡書盟倣此而此又爲七年伐邾起文也○高氏曰諸侯各守疆埸非有王事不得自出境邾與魯伉盟則能病魯故隱公屈己而與之盟趙氏曰王綱壞則諸侯恣而仇黨行故干戈以敵讎盟誓以固黨天下行之遂若恆焉若王政舉則諸侯莫敢相害君道立

則信著而義達盟何爲焉觀春秋之盟有以見王政之不行而天下無賢侯也胡氏曰周禮珠盤玉敦之制皆妄言也大抵盟者亂世之事豈有天子與諸侯歃血爲盟之事哉未詳是否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於晚切趙氏曰當作鄔

夏五月者凡一時無事書首月有事則書其事之月魯史常法也後倣此鄭伯莊公寤生也孔氏曰鄭國伯爵姬姓宣王封母弟桓公友於鄭京兆鄭縣是也杜氏曰在滎陽宛陵縣西南張氏曰後爲鄭州新鄭縣杜鄉呂氏曰克勝其徒衆若敵國云爾公羊曰段鄭伯弟也曷謂段不稱公子弟命大夫也杜氏曰鄢潁川鄢陵縣張氏曰後屬開封府左氏曰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公

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衆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於鄢公伐諸鄢孫氏曰段鄭伯弟以鄭伯之力始勝之者見段驕悍難制鄭伯至於用兵此鄭伯不見段不弟交譏之○張氏曰仁人之於弟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其或不中不才亦必正之以義使不格姦厚之以恩使不離富貴今莊公之於叔

段無念鞠子哀之心而懷其母偏愛欲奪己位之之恨授之大都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方其居京收邑之時可制而不制如鷙鳥將擊而匿形於未發之先稔其惡以待其成及其逆節已露然後以寇讎之法討之以力勝爲事必誅爲期莊公非特以段之不才棄之乃其心實欲養成其惡待以寇戎無復天倫之念書曰克段于鄢然後枝忍之心施於同氣者舉形見於筆削之閒矣愚謂鄭伯克段于鄢之辭亦史氏立言之法孔子因事立教錄之爲後世鑒故曰其文則史其義則某竊取之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咺況晚切 賵芳鳳切）

天王平王也程子曰王者奉若天道故稱天王愚謂此魯史舊法非孔子加天字也公羊曰宰士也咺者名也孔氏曰周禮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鄭玄云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用賻也既掌弔事或即充使此蓋宰夫也劉氏曰何以名上士也愚謂來歸來魯歸賵也公羊曰仲子者何桓之母也程子曰惠公之仲子妾稱也君舉陳氏曰古者諸侯不再娶再娶亦妾也與公羊合穀梁曰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劉氏曰妾母繫子與僖公成風同與穀梁合前說近是公羊曰喪事有賵賵者蓋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張氏曰士喪禮公賵玄纁束馬兩天子賵諸侯之制未聞康侯胡氏曰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加冠於屨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法紀之宗也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趙氏曰是落僭也○程子曰夫婦人倫之本最當先正春秋之時嫡妾僭亂聖人尤謹其名分男女之配終身不變者也故無再娶之禮大夫以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已而再娶天子諸侯內職具備后夫人亡可以攝治無再娶之禮春秋之始尚有疑焉故仲子羽數特異僖公而後無復辨

矣春秋書之以志僭亂以夫人禮賵人之妾亂倫之甚也張氏曰天子於諸侯有賵禮所以褒有功德而厚其終也惠公牽於私愛寵庶妾之仲子而立爲夫人正犯以妾爲妻之戒瀆亂夫婦之綱乃天討所當加九伐之法所謂犯令陵政者蓋此類也平王不能正惠公之辠反厚其送終之禮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公羊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穀梁曰宋人外卑者也程子曰稱及稱人皆非卿也孫氏曰外稱人內稱及不可言魯人孔氏曰宋國子姓公爵商紂國滅周封微子於宋都商丘穆公和七年即隱之元

年也杜氏曰宋梁國睢陽縣張氏曰後爲應天府宋城縣杜氏曰宿小國東平無鹽縣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未詳是否左氏曰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焉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未詳信否愚謂此與盟于蔑同義而此則大夫自盟其僭尤甚又爲十年伐宋起文也○張氏曰七年伐邾十年伐宋敗師取邑盟之不足恃斷可識矣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側界切

祭伯孔氏曰周公之胤張氏曰祭周畿内采地伯爵也畿内諸侯爲王卿士來來魯也左氏曰非王

命也穀梁曰寰内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聘弓鍭矢不出竟場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有至尊者不貳之也○張氏曰案内外之辨所以殊尊卑也朝必有玉帛聘必有幣篚諸侯可以相交而王臣之與侯甸不可以相授受所以絶人慾往來之私而嚴尊君事上之禮成周盛時防微杜漸之意殆必如穀梁氏之説矣經書祭伯來所以見周室法度至此蕩然程子曰當時諸侯不修朝覲之禮失人臣之義王所當治也祭伯爲王臣不能輔王正典刑而反與之交康侯胡氏曰人臣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爲

後世事君而有二心者之明戒也

公子益師卒

劉氏曰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尊視大夫大夫三命然後氏後皆倣此益師名也字衆父孝公子此蓋譏諸侯之世卿也大意見左方○孫氏曰春秋内大夫卒則書之豈徒記其歲時著其名氏而已古者諸侯歲貢於天子天子親命之使還其國爲卿大夫故周禮公之孤四命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如之周室旣東其禮遂廢故魯三桓子孫終於定哀之世並執其政不復請於天子故孔子書之也朴鄉呂氏曰大夫何以

或卒或不卒其卒者必世卿也益師何以卒衆仲之先也公子彄何以卒臧氏之先也無駭何以卒展氏之先也愚案春秋内大夫之見於經者四十有七其書卒者三十或書氏或書名聖人因舊史書大夫卒而不少革者一則可通考春秋始終以觀世變二則可各考其事以見失禮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受命於天子三命者氏再命者名隱桓之世猶有無駭翬俠柔溺之徒以名見者僖文以後諸侯專恣無復請命故皆自賜氏此可通考春秋始終以觀世變者也禮王爲三公六卿錫衰諸侯緦衰大夫士疑衰首服皆弁經諸侯爲卿大夫服

雖無明文然以義推之可知也如仲遂卒而猶繹則是不爲服也其書公子牙公子友卒公子慶父奔莒以著三桓之始書公子彄卒以著臧氏之始書仲遂卒以著東門氏之始書叔肸卒以著叔氏之始其後連書仲孫叔孫季孫臧氏東門氏叔氏若子若孫之卒以著世卿之權隨事見義非一例可求此可各考其事以見失禮者也故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不書首月與繫事之月者此會失其月日故但書春而已若亦書首月則疑此會爲正月事故并首月不書此亦魯史常法也後凡但書時者倣此會與之爲會禮也劉氏曰西方曰戎啖氏曰凡戎狄不分爵號而君臣同辭杜氏曰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左氏曰修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程子曰周室既衰蠻夷猾夏有散居中國者方伯大國明大義而攘斥之義也其餘列國愼固封守可也若與之和好以免侵暴非所謂戎狄是膺乃所以容其亂華也故春秋尤謹華夷之辨公之會戎非義也孫氏曰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會諸侯況會戎乎凡書會皆惡之也高氏曰隱公居喪之際未會諸侯於王朝而先與戎會春會而

秋與之盟故書此以見事始也及戎伐凡伯則知魯會盟戎適以貽王室之患耳○康侯胡氏曰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人内君子外小人爲泰内小人外君子爲否内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内中國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繒之奉首顧居下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王侯之上亂常失序也以羌胡而居塞内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也知此說者其知内外之旨而明於馭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

夏五月莒人入向（舒亮切）

孔氏曰譜云莒嬴姓少昊之後武王封茲輿期於莒世本自紀公以下爲己姓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杜氏曰莒國城陽莒縣張氏曰後爲密州莒縣公羊曰將卑師少稱人程子曰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愚謂亦有衆辭如衛人殺州吁之類是也亦有汎稱人如齊人執鄭詹之類是也各隨文見義不可執一例以求之希聲陸氏曰克内曰入後倣此孔氏曰向姜姓張氏曰炎帝之後杜氏曰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張氏曰漢

志向屬沛郡褱字記屬應天府穀熟縣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未詳信否程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侵伐侵人之境且爲暴況入人之國乎康侯胡氏曰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與兵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程子曰春秋書其事而被侵伐者亦不免焉蓋彼加兵於己則當引咎或自辨諭之以禮義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於天子方伯若忿而與戰則以與戰者爲主處己絕亂之道也

無駭帥師入極駭戶楷切穀梁作侅後同帥公羊作率

無駭魯大夫公羊曰展無駭也陸氏曰公子展之孫也劉氏曰何以不氏再命也諸侯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次國三卿二卿命於天子小國三卿一卿命於天子大國之卿三命次國再命小國一命二千五百人爲師公羊曰凡將尊師衆曰某帥師康侯胡氏曰書帥師用大衆也王氏曰凡書帥師書其專也後皆倣此杜氏曰極附庸小國張氏曰擅與大衆陵蔑小國義與入向同○愚案古者元侯之卿有軍作師以承天子諸侯之卿無軍教衛以聽元侯大夫帥師則大夫專兵亂王制撓君權國非其國矣故君舉陳氏曰諸侯專征而後千乘之國有弒其君者矣大夫專將而後百乘之家有弒其君者矣後凡書帥師義皆倣此孫氏曰外莒人入向內無駭帥師入極天子不能誅周室陵遲可知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此稱及與公及邾儀父之及同義後不復解范氏曰唐魯地杜氏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張氏曰後爲單川魚臺縣左氏曰戎請盟秋盟于唐復修戎好也程子曰戎猾夏而與之盟非義也孫氏曰公與中國盟猶曰不可與戎盟于唐甚矣○張氏

曰盟者刑牲以相示謂之神殛倍約者當如此牲同類爲之尚以長亂戎狄豺狼而與之詛一有間隙惟利是視則求小疵而責大信必肆豺狼之暴爲中國之大禍故春秋於唐之盟深罪隱公之失道而容其亂華也康侯胡氏曰春秋謹嚴夷狄而猾夏則膺之與戎狄歃血以約盟非義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偶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被其毒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邦衛胡氏曰聖人不辜戎而辜致戎者先自治

之道也愚謂隱公不能謹會戎於其始故不免盟戎於其終是以春秋愼始

九月紀履綸來逆女 陸氏曰履綸左氏作裂繻誤也

孔氏曰紀姜姓侯爵杜氏曰紀在東莞劇縣張氏曰漢屬北海郡後屬青州壽光縣即益都府釋文曰逆迎也公羊曰履綸者紀大夫也不氏與無駭同程子曰在魯故稱女愚謂逆當使命卿不當使大夫紀以大夫逆國母魯亦不能以禮御之故書以示戒○張氏曰天子諸侯無出疆親迎之禮必使上卿往迎於其國至於館所然後親迎以入呂氏曰婚姻之禮男女之別見矣王政以此爲本故春秋内女之歸其禮不備者必謹書之所以使天下知婚姻之禮爲重古聖人之意也否則淫慝邪僻生焉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伯姬隱公姊妹也伯字姬姓葉氏曰以姓繫字婦人之通稱逆稱女別婦也歸稱伯姬別異姓也公羊曰婦人謂嫁曰歸愚謂逆非命卿魯又順其非禮即使伯姬隨其大夫以往非禮矣又爲莊四年齊侯葬紀伯姬起文也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伯左氏作帛公羊穀梁作伯程子從之穀曰闕之也胡氏曰紀侯事伯莒子盟于密左氏附會作帛杜預以爲裂繻之字春秋前大夫在諸侯上者孫氏曰紀本侯爵此稱子伯闕文也

杜氏曰密莒邑陽城淳于縣東有密鄉義見元年盟于蔑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曰夫人者隱公之妻也胡氏曰子者宋姓也程子曰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内稱之小君同劉氏曰薨者臣子之辭此義未詳竊疑妾母與再娶者不得稱夫人而未有所考也○穀梁曰夫人薨不地范氏曰夫人無出境之事薨有常處

鄭人伐衛

稱人見莒人入向陸氏曰聲皐致討曰伐趙氏曰凡侵伐不書勝敗殺掠而還也孔氏曰衛國侯爵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後居殷墟桓公十三年隱之元年也杜氏曰衛在汲郡朝歌縣張氏曰濬州黎陽也左氏曰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二年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未詳信否胡氏曰禮樂征伐者天下國家之大經天子失道而諸侯擅之諸侯錯命而大夫奪之東遷之後無諸侯無大夫皆專行之其無王甚矣後凡書伐倣此其皐之重輕則各見於後此則大夫伐人之國也○華老孫氏曰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故春秋之時侵

伐圖入一切書之以見辠爲春秋書伐二百一十
三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程子曰月王月也事在二月則書王二月在三月則書王三月無事則書時書首月愚謂亦魯史常法也後倣此言日不言朔或食後朔後或史失之也朱子曰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

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巳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亢日而月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姦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子背君父妾婦乘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日行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禮記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則謫見於天日爲之食天子必素服修職以蕩滌天下之陰事康侯胡氏曰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之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後倣此　張氏曰唐曆志曰四序之中分同道至相過交而有食天道之常以曆推春秋日食大槩多入食限於曆應食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日食必在交限其入限者不必盡食若過至未分月或變行以避之或涉交數淺或在陽曆陽盛陰微則不食或德之休明而有小眚焉則雖交而不

食此德之所生也今案曆家之言如此則凡日食者不可歸之常度而災之所生乃德之不修也明矣況象見乎上而災應於下自是而後王政日微夷狄僭竊禍亂滋起此春秋書之以啓人主恐懼修省之心庶幾乎以德消災而弭天下之禍亂也高氏曰日月之食有常數焉此巧曆者所能推也而周官乃有救日月食之法至於春秋乃獨數日食何也日君道也而被侵害必有以也春秋書之必曰有食之者蓋歸咎於人事而不以爲常數也是以人君遇其食則恐懼修省而百官修輔厥后更不推之於數也後世推求億度指陳其事之應

則失之矣葉氏曰有一國之異有天下之異一國之異繫一國故大災可繫齊六鷁退飛可繫宋鸜鵒來巢可繫魯天下之異繫天下故梁山崩沙鹿崩皆晉也而不可繫晉日者有目之所共覩其繫非以天下歟春秋之時臣弒君子弒父妻弒夫夷狄侵中國則陽之傷也多矣謂其無以致之不可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天王平王也公羊曰天子曰崩程子曰崩上墜之形愚謂諸侯爲天子喪斬衰裳苴絰杖絞帶冠繩纓菅屨同軌畢至周衰禮廢諸侯不臣故春秋書

天王崩一見魯不供職貢而武氏子求賻二見齊鄭以嘉禮盟石門三見莒宋陳蔡魯衛伐國不止四見魯宋以嘉禮遇于清五見隱公盤遊觀魚于棠三年之內凡諸侯有不居喪之事皆譏也以後凡書天王崩大略倣此其書葬者又爲書葬起文也○葉氏曰葬以義見天子七月而葬桓以七年則緩匡以四月簡以五月景以二月則速葬天子諸侯親之可也文公以叔孫得臣葬襄王昭公以叔鞅葬景王非其禮也故書崩書葬愚謂春秋歷十有三王其一崩在春秋之後平惠定靈志崩不志葬其志崩者諸侯不行喪禮如前五見之說其不志葬者或公自往會葬而葬得其時常事不書耳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其志崩者義同平惠定靈其志葬者如葉氏之說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或赴告不及於魯而魯不會葬或事偶得常而春秋不書與他常事不書非常則書之故也或謂死生人之大變而春秋必書者誤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尹陸氏曰左氏作君氏誤少張氏曰當以公穀爲正葉呂兩家同）

公羊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譏世卿也程子曰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祿而不世官是以俊傑在位庶績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敗尹氏世爲王官故於其卒書曰尹氏見

其世繼也愚謂此譏天子之世卿也○孫氏曰言氏者起其世也泰誓曰罪人以族官人以世夏商之亂政也周既失道其政亦然案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之詩也稱尹氏太師維周之氐則尹氏世卿其來久矣康侯胡氏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黨與既衆威福下移大姦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厚齋王氏曰書尹氏卒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書齊崔氏出奔衛此崔杼弒

其君之始比事觀之履霜堅冰之戒明矣聖人絶惡於未萌必謹其微

秋武氏子來求賻音附

程子曰武氏王之卿士稱武氏見其世官貫道王氏曰武氏世御也武氏子未命為御也公羊曰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穀梁曰歸死者曰賵歸生者曰賻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交譏之程子曰天王崩諸侯不供其喪故武氏子徵求於四國書之以見天子失道諸侯不臣也㈠存耕趙氏曰案禮凡君之喪臣致襚曰致廢衣於賈人不敢

成君也致賻曰納甸於有司不敢以貨取也今魯不供葬失臣子之禮貫道王氏曰周凡三求皆以喪故求賻以平王崩求車以桓王將崩求金以襄王崩其有所求者喪事之有闕也諸侯貢享之不至賻賵之不供也張氏曰入隱公三年間經書周室止四事爾而人亡政熄王道之不能復興蓋已具見此春秋所以為簡明也愚謂一見諸侯不供王事二見王失馭下之道三見官人以世四見不使其官而使其子一言而四義見春秋凡書子與弟者多子弟干政之漸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宋以王者後故得稱公禮諸侯不生名死而名之者別其為何君也諸侯書卒正也書薨者臣子之辭也故內書薨而外書卒將書其葬不可不書其卒以見葬期之緩速將著其私謚與諸侯之僭稱公不可不書其本爵以見臣子之僭亂又因其卒而書之可以考其凡見於春秋者實為某侯又可見臣子居喪而會盟侵伐以瀆喪禮然其文則舊史所有而義則孔子所取後皆倣此餘見五年葬衛桓公○案宋殤公居喪而與魯遇于清及與魯陳蔡衛兩伐鄭三年之喪廢矣比事而觀義自見也朱子曰魯君書薨外諸侯書卒劉原父荅溫公

書謂薨者臣子之辭溫公亦以為然以卒為貶辭者恐亦未然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齊侯僖公祿父也孔氏曰齊國侯爵姜姓太公望之後成王封太公於營丘臨淄是也僖公九年即隱之元年也張氏曰齊國青州臨淄縣杜氏曰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張氏曰在濟南府臨邑縣左氏曰尋盧之盟義見元年盟于蔑㈠張氏曰隱公十一年間盟而不食言者惟此盟二君終身未嘗相伐蓋齊方強盛而鄭莊姦猾鄭之深仇專在於宋故結齊以敵之二國好

合宋與許紀諸國交受入伐春秋詳書於策將使後人考其本末而知鄭莊多詐齊僖不義而強王政不綱諸侯放恣二國相與之固列國並受其禍也君舉陳氏曰齊鄭合也齊鄭合天下始多故矣天下之無王鄭為之也天下之無伯齊為之也是故書齊鄭盟于石門以志諸侯之合書齊鄭盟于鹹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終始也

癸未葬宋穆公 穆公羊穀梁作繆

不曰宋葬穆公而曰葬宋穆公者自魯書之也啖氏曰諸侯告喪魯往會葬則書愚謂穆謚也宋稱公本爵也他國稱公皆僭也胡氏曰諸侯薨則請

命於天子程子曰春秋之時皆不請而私謚稱私謚所以辠其臣子後做此○劉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天子崩誄於郊諸侯薨誄於王大夫卒誄於君孔子曰諸侯相誄非禮也程子曰送終大事也必就正寢不沒於婦人之手曾子易簀而沒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肯為乎孫氏曰計告弔會史策之常也直書見惡聖師之筆也春秋書諸侯之卒葬者豈徒紀其歲時從其計告弔會而已哉蓋以周室陵遲諸侯僭亂變古易常驕蹇不道故聖人書之也高氏曰因魯往會葬而著其臣子私謚之辠

春秋本義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二

隱公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杞音起牟亡侯切

孔氏曰杞姒姓公爵夏禹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而封之於杞九世成公遷陵此年杞國未知定是何君當是成公父祖也杜氏曰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張氏曰周之三恪國在開封府雍丘縣趙氏曰凡力得之曰取不當取也不是其專奪雖復本邑亦無異詞茱氏曰凡國曰滅邑曰取無宗廟社稷君長屬之以為己有謂之取公羊曰牟婁者杞之邑也張氏曰征伐天子之權土地諸侯所受之封莒人擅興兵以伐人又取其地王法所當誅也後倣此穀梁曰諸侯相伐取地於是始、孫氏曰二年莒人入向天子不能誅故肆然伐杞取牟婁甚之也存耕趙氏曰莒雖小國東夷之雄者也為諸侯害不滅於荊吳自入春秋未有入人之國者而莒入向未有取人之地者而莒取杞牟婁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使莒恣爲而無忌莘老孫氏曰伐而後言取者先暴其自專以伐之又奪取其邑以為己有也諸侯受天子之地以為國失德於民得罪於君則有黜地之罰降爵之責非天子雖方伯不得擅黜諸侯之地擅易諸侯之封

諸侯能有其國不能以其國與人以國與人者猶以為自專況不義而取之乎凡書取者皆自專其擅取諸侯之地以入於己也又曰春秋強者侮弱大者加小率然不顧時王之命是故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其志襲者一侵者六十六取者二十一滅者三十一皆所以示後世王法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illegible]羊本作弒

州吁不氏與二年無駭同弒下殺上之名完衛桓公名也左氏曰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其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州吁弒桓公而立張氏曰弒逆之事人道之大變聖人於易坤之初六言其理以為臣子而至於弒君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衛國之禍始於莊公

之寵州吁縱其好兵而不知禁公存之時妾上僭
夫人失位見於衛詩則亂根之萌久矣殖之滋長
以致篡弒成於桓公既立之後春秋推事見書亦
將使讀者原禍敗之所由[illegible]夫
君臣父子夫婦之分一失[illegible]可[illegible]
矣愚謂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忠父雖不父子不
可以不孝人而至於弒君不言而[illegible]矣故
予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illegible]首惡
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illegible]弒
誅死之罪其實皆以善為之而不知其義此弒君
之賊人人得而殺之也後倣此○康侯胡氏曰春
秋在於端本清源以衛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
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此及猶與也後倣此宋公殤公也遇杜氏曰草次
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程子曰非
周禮冬見曰遇之遇杜氏曰清衛邑濟北東阿縣
有清亭存耕趙氏曰清水界齊衛之間張氏曰古
者諸侯出疆朝天子若罷朝率然相遇則近者為
主遠者為客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
也春秋諸侯雖非相遇而欲從簡易則以遇禮相
見而不行朝會之禮故亦曰遇春秋因事而書之

識其非王事出境無悶君之禮愚案禮父母之喪
斬衰不脫絰帶不與人坐宋公居父喪未及期而
出境會遇諸侯隱公亦不以吉凶居喪而與之遇皆
罪也○康侯胡氏曰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
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此於不
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耳簡略慢易莫適主矣常
山劉氏曰王室衰微典法廢壞諸侯各逞其欲盟
會紛然含此又簡易其事若道路相逢遇春秋書
遇者七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孔氏曰陳國嬀姓虞舜之後武王封有虞遏父之
子滿於陳賜姓嬀號胡公桓公二十三年即隱之
元年也杜氏曰陳國陳縣張氏曰即陳州宛丘縣
孔氏曰蔡國侯爵姬姓文王子叔度武王封為蔡
侯作亂失國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宣侯二十八
年即隱之元年也杜氏曰蔡汝南上蔡縣張氏曰
縣屬蔡州胡氏曰蔡衛稱人微者也後不復解左
氏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
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求寵於諸
侯以和其民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
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
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

鄭程子曰據諸侯以伐鄭國爲辠矣而衛弑其君天下所當誅也乃與修好而同伐人其惡甚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此則諸侯與大夫伐人之國也○張氏曰州吁弑逆内懷見討之懼而欲納交殤公苟能拒其邪說告於王而討之則一舉而父子君臣之倫定中國之禍未至如後日之慘今乃怵於州吁之邪說合陳蔡以助逆賊之黨而首修怨於鄰國於是馮得以自固於鄭而宋國之人不復知君臣逆順之正理自是日從事於兵而弑逆之事卒及其身皆殤公不能早辯於此役也

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翬許歸切

翬羽父也不氏與二年無駭同大夫帥師見二年後不復解劉氏曰會者聚辭也程子曰宋虐用其民衛當誅之賊而與之伐人其罪大矣二國搆怨而他國與之同伐其辠均也○張氏曰宋殤陳蔡黨亂賊以虐無辜視弑君之大變不知夷狄禽獸所不爲者而以爲可親魯隱又從而翼之遂使中國之人視之爲常事宋魯陳衛淪胥繼亂學者於此當知聖人傷世變扶天理之深言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音卜

公羊曰其稱人何討賊之辭也程子曰稱衛人衆辭也舉國殺之也杜氏曰濮陳地水名張氏曰濮在曹衛之間穀梁曰于濮譏失賊也左氏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曰王覲爲可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陸氏曰凡作亂自立爲君而國人殺之者皆稱人以殺言衆所共棄不君之也且無所累也禮記曰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洿其宮而豬焉○莘老孫氏曰春秋之法

雖弑君自立者有人焉以弑君之賊討則雖君不謂君也殺之雖臣不謂臣也于濮者譏遠地又以責衛之臣子也康侯胡氏曰于濮者不但記地而已亦閔衛國之人藉諸侯之辠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不能即討者由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殺之于濮耳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辠鄰國與賊者寡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存耕趙氏曰州吁弑君而立已踰三時幾免於討矣雖率五國以伐鄭而不能定其位未能和其民是國人不與也董子曰衛人殺州吁齊人殺無知明君臣之義守國之政也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公羊曰稱人衆立之辭也葉氏曰晉桓公弟也左氏曰衛人逆公子晉于邢宣公即位孫氏曰諸子有常位故不言立言立非正也州吁既死衛國無君故國人取公子晉而立之諸侯受國乎天子非國人得立也故曰衛人立晉）華老孫氏曰晉國人衆立宜其有得立之理春秋於疑似之間衆人以為功一時以為善者聖人必立大辨以正之所以示皇極著王法也愚謂諸侯之立必嫡長子受命於天子與先君衛桓之後未問嫡長（晉為桓弟）使天子詢可立之君則晉在其選況衛桓已死不可責其不受命於先君也但立君之權在天子職在方伯司寇擇當立之君而請於天子天子命之則正也若衛人自立之則天下無復有共主而君不得為臣綱矣衛人立晉猶曰衛人自立晉矣不辭費而聖人傷世尊王之心昭然可見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朱子曰左氏矢魚是將矢去射之如漢武射蛟 杜氏以矢為陳非也張氏曰左氏作矢非也）

孫氏曰棠魯地杜氏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張氏曰在單州魚臺縣左氏曰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遂往僖伯稱疾不從程子曰諸侯非王事民事不遠出遠出觀魚非道也華老孫氏曰去治所而遠至于棠以觀魚公之動不以禮而從耳目之娛也）穀梁曰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也孫氏曰觀魚非諸侯之事也天子諸侯無非事者動必有為也故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是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隱公怠棄國政觀魚于棠可謂非常者矣（吳氏曰凡公行書其事者皆非常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桓謚也衛侯爵而稱公者僭也左氏曰衛亂是以緩獻可杜氏曰衛桓十四月而葬不得五月之正康侯胡氏曰謚者行之跡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失位見弒何

以爲桓衛本侯爵何以稱公義又見三年葬宋穆
公○周持敬曰案春秋見弒之君二十五有書葬
者有不書葬者自公穀倡賊不書葬之說而諸儒
從之然竟不可通至蔡般許買書葬則又以爲聖
人宥其罪夫賊討書葬惟衛桓齊襄陳靈賊不討
不書葬惟魯隱閔二公竊謂內不書葬則左氏不
成喪之說近之外則或不來赴或內不會葬耳
秋衛師入郕 古成公[illegible]
公羊曰將卑師衆稱師郕孔氏曰史記管蔡世家
稱郕叔武文王子武王之母弟無世家不知其君
號謚文十二年書郕伯來奔則伯爵也杜氏曰東

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張氏曰單州任城縣也左
氏曰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未詳信否
程子曰衛晉乘亂得立不思安國保民之道以尊
王爲先居喪稱軍乃興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
道也義又見二年莒入向○公羊曰曷爲或言帥
師或不言帥師將尊師衆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
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帥師
書其重者也愚謂此舊史之法大略如此然此事
本義則在入人之國其他亦各有本義後倣此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張氏曰考猶考室之考成也仲子見元年康侯胡

氏曰存則以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
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謚單舉姓字
者妾也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孟子入惠公之
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別立宮以祀之非禮也初
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曰佾而曰羽者佾干
羽之總稱也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外
事則獨奏文舞故謂之羽而不曰佾也胡氏陳氏
曰古者妾祔於妾祖姑無妾祖姑則易牲而祔於
女君別廟非禮也隱從衆而用[illegible]木之有
也是故爲初公羊曰初者何始也六羽者何舞也
初獻六羽書始僭諸公也天子八諸公六諸侯四

愚謂以諸侯夫人用六羽猶爲僭今妾用之聖人
所以傷周禮之大壞也○先儒李氏曰禮喪服小
記云妾母不世祭鄭氏釋之曰於子祭於孫止是
則妾母之宜祭者由子之爲也君既死則廢之況
未爲君而有廟乎宮仲子正其賤也主書者所以
譏隱也孫氏曰天王歸仲子之賵非禮也此又考
仲子之宮祭之甚矣夫宗廟有常故公夫人之廟
皆不書考仲子之宮立武宮立煬宮皆變常也
邾人鄭人伐宋
杜氏曰邾主兵故序鄭上蘇氏曰凡班序上下以
國之大小而盟會侵伐以主者先獻可杜氏曰兵

者古人不得已而用之春秋諸侯專之不問孚律
已不得已故主兵者首專伐之辠義又見二年鄭
伐衛

螟

杜氏曰螟蟲食苗心者公羊曰記災也康侯胡氏
曰月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聖人以是為國之大
事也故書後倣此○莘老孫氏曰春秋之時天下
人物皆失其所人倫之道則至於君篡父弑物理
之變則至於焚丘獲麟悖戾不和之氣上干陰陽
天行失其度而日為之食星為之隕地道反其常
而地為之震山為之崩四時失其和而大旱不雨

通志堂刻公

無冰雨雹五行錯其性而大災大水雨木冰以至
螽魚草木為怪為災則螽螟生蜚蜮有李梅冬實
鸜鵒來巢書之所以見人道亂於下而天辰錯於
上物理失其常則災異為之出當時之亂已不可
救後世之君尚足為戒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彄苦侯切

彄名字子臧孝公之子隱公之叔父僖伯也高氏
曰其子臧孫達嗣是為哀伯自是至春秋末臧氏
世預魯國之政愚謂此記臧氏之始彄之後臧孫
達臧孫辰臧孫許臧孫紇魯史記其卒聖人因錄
之以見世卿之始也大意又見元年益師卒

宋人伐鄭圍長葛

康侯胡氏曰圍環其城也莘老孫氏曰守而取之
後倣此長葛鄭邑杜氏曰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
城張氏曰潁昌府長葛縣程子曰伐國而圍邑肆
其暴也○存耕趙氏曰邾鄭伐宋宋伐邾圍邑不
能懲忿於一時而互為報復冤有窮已康侯胡氏
曰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春秋志
圍四十三伐國而圍邑者四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春朱切左氏作渝

康侯胡氏曰輸者納也平者成也孫氏曰平者釋
怨之辭平四年翬會諸侯伐鄭之怨也愚謂聖王

通志堂刻公

在上諸侯無怨可平春秋之時列國兵爭互為讎
隙故鄭有來魯輸平之事然其輸平又非有繼好
息民之本心不過為合黨相傾之詭計黨合則天
下愈多事矣○康侯胡氏曰鄭人曷為納成於魯
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
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四年遇于
清其秋會師伐鄭即宋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
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命魯欲救之使者
失辭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鄭圍長葛鄭伯知其
適有用間可乘之隙也是以來納成爾然則善之
乎曰平者解怨釋仇固所善也輸平者以利相結

也易爲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來歸祊而魯入其地會鄭人伐宋得郜及防而魯又取其二邑是知輸平者以利相結也諸侯修睦以蕃王室所主者義爾苟爲以利不至於篡弑奪攘則不厭矣故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張氏曰鄭莊不憚屈己求和於魯所以爲敗宋入許之權與魯隱亦入於其術而不悟也君舉陳氏曰書鄭輸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之所終始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

外爲主稱會若此之類是也後倣此杜氏曰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張氏曰襲慶府奉符縣也左氏曰始平于齊也義見元年盟于蔑○存耕趙氏曰齊與鄭爲好宋與魯相睦鄭未合魯故魯無齊好也莊公以隱絶宋使而敢與爲平惟恐失其歡心也故託齊爲艾之盟以固魯之好魯既平鄭又盟齊則宋之交分矣鄭莊之計行矣未詳是否

秋七月

一時無事必書首月者黃氏曰備四時也程子曰天時王月備而後成歲也愚謂亦魯史之常法聖人因之耳後凡書四時倣此○存耕趙氏曰春秋無事書首月五十有九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昭

十二年書十有二月意者其脫誤歟黃氏曰或不書者傳授脫之愚謂凡夏秋冬無事必書首月本與春無事書首月同義但春以一歲之始王所頒之正朔而多一王字耳

冬宋人取長葛

杜氏曰上有伐鄭圍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孫氏曰天子所封非宋之所得取也程子曰宋人之圍長葛歲且周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困不能保有其所卒喪其邑皆辠也宋人強取不可勝誅矣○康侯胡氏曰宋人恃強圍邑久役大衆取非所有其辠著矣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於鄭殤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乎其見弑於亂臣宜一朝一夕之故哉案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可考而知天理之不誣也張氏曰自圍長葛經年不解志於必取鄭莊不赴於天子方伯同列以求保其土地人民反結交於魯以爲後日報復之計而委長葛於宋殄禍長惡宋殤雖若得志而後日終受鄭莊報復廢國喪師以及其身春秋所深誅也

春秋本義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三

隱公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康侯胡氏曰叔姬伯姬之妹非夫人也存耕趙氏曰書叔姬爲歸于酅起也胡氏曰春秋不書媵爲其賤者也此何以書莊三十年葬叔姬故起而書之○存耕趙氏曰伯姬歸紀踰五年而叔姬歸爲卒之紀侯去其國而伯姬葬于齊紀季以酅入于齊而叔姬歸于酅二姬皆不得其所終春秋之法有其終必有以見其始也又曰春秋録紀事何詳也二年書逆女書伯姬歸今書叔姬歸桓五年書如紀六年書會成書來朝庶魯之能救也八年書逆王后于紀九年書季姜歸京師庶天王之足依也魯不能救王不足依此紀所以終困於齊也故終伯姬葬叔姬歸酅書其卒葬以見紀不存而二姬失所也愚案二說皆一義也大義又在王政不綱强吞弱衆暴寡滅國絶世而無所忌憚也各詳見於後

滕侯卒

孔氏曰滕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之後武王封之於滕自叔繡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杜氏曰在沛國公丘縣東南張氏曰徐州滕縣也程子曰卒不名史闕也愚謂凡此不書葬而亦書卒者蓋其卒而書之可以考其凡以卒見於春秋者實爲某侯也觀其書名可見矣而此則又爲桓二年滕子來朝起文也○康侯胡氏曰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侯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强弱而有隆殺也不以情之疏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候其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赴告既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無其事而闕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闕其葬義自見矣愚謂如胡氏說則其後晉侯書卒而不書葬者豈當時魯專事齊而不事晉歟然春秋以實書其事見義者多以不書其事見義者少故未敢必然其說也

夏城中丘

程子曰凡書城者完舊也中丘杜氏曰在琅邪臨沂縣東北張氏曰即沂州臨沂縣公羊曰內邑也何以書以重書也程子曰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

知愼重於民力矣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後倣此○孫氏曰城邑宮室高下大小皆有王制不可妄作是故城一邑新一廄作一門築一囿時與不時皆詳而錄之然得其時者其惡小非其時者其惡大此聖人愛民力重興作懲佚志之深旨也葉氏曰城郭雖立以為國非恃以守國故先王嚴固塞險修之於無事之時而城多出於畏齊畏晉與邾畏莒不然則大夫強而自城其邑或以其役未有無故而為也既不能愛恤其民以時舉其歲事至而旋為之備以奪其時此經之所以書也程子曰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為教之意

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為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則知為政之先後輕重矣愚謂春秋不書常事觀程子之說益驗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趙氏曰禮以通好曰聘孔氏曰聘禮使者執圭以致命束帛加璧以致享左氏曰齊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趙氏曰將國命大夫之事此譏弟也張氏曰聘者諸侯遣大夫通好與國見於儀禮之篇詳矣然古者諸侯聞於天子之事則有邦交殷聘之禮自隱公即位以來未嘗朝聘於天子以魯推之則諸侯蓋可知矣而齊僖因艾之盟遂遣人于魯以結好忘君臣之大義植同列之私黨故觀年之聘則凡春秋書聘可以例推矣書其弟又著齊侯寵愛之私也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祿任賢則不及以政齊僖公愛其弟聘魯致女交政鄰國一一使之愛之之過遂致亂嫡庶之辨以啓年之子無知篡弒之禍聖人以其過於溺愛之私而失親親之義以着後日之禍始於僖公之不早辨也後凡書聘倣此而此又兼使其弟之一義耳○愚案諸侯雖世繼然其國非所得私也卿大夫士皆天子之官各司其職不可侵也兄之愛弟秉彝之心

人倫之至也使齊侯之弟賢則將請命天子而為大夫矣如其不賢當如舜之處象使之而不任以政愛弟之道也今僖公過寵其弟使聘鄰國若庶人使其子弟將父兄之饋者任使失道而階亂作啓此亦為他日見弒地也同甫陳氏曰此及鄭伯使其弟語來盟齊侯以國事為家事而聖人以國事為王事未詳趙氏曰弟之書於經者十有二不奔則叛不叛則弒惟齊侯之弟年不叛不奔而年之子無知亦弒僖公而亂齊寵而私之果有益乎

秋公伐邾

公羊曰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也高氏曰君行

師從不待言也後做此獻可杜氏曰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言盟適足以長亂耳公於元年爲蔑之盟至此而伐之其義自見義又見二年鄭伐衛此則諸侯伐人之國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天王桓王也凡伯公羊曰天子之大夫也杜氏曰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張氏曰滑州黎陽縣之境聘見前程子曰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加聘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諸侯不修臣職朝覲之禮廢絶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可咎失道甚矣○孫氏曰桓王不能興衰振治統制四海以復文武之業反同列國之君使凡伯來聘桓王之爲天子可知也木訥趙氏曰春秋書天王下聘者凡八責諸侯不朝而坐受天子之聘也隱在位十一年而天王聘魯者二亦何有一介之使如京師以答天王之勤哉愚謂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張氏曰戎見隱二年或曰此戎州己氏之戎本見吾氏之別種周衰入居中國者也楚丘今拱州之楚丘縣漢爲乘國己氏縣此非衛之楚丘杜註衛地非也愚謂以信二年城楚丘推之當是魯邑耳以歸以凡伯歸于戎也程子曰伐見其以衆左氏曰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楚丘以歸未詳信否邦衡胡氏曰桓王不能以信交於下區區聘魯威令不行戎伐其使先王盛時諸侯朔戴天子以隆中國之勢四夷請命不暇雖傑蘇不敢犯況敢伐天子之使乎今至於錯居中土無所忌憚是中國不能攘正夷狄張氏曰天子之使入境而不衛地主之辠大矣孫氏曰錄以歸者惡凡伯不死位也黃氏曰凡皆直書而意自明白○木訥趙氏曰古者王臣涖事事畢衛以出境單襄公適陳以聘楚假不在疆宰不致膳單子知陳之將亡今凡伯來聘而魯不加衛戎得伐之以歸所謂司寇詰姦之法安在乎愚謂聖王之馭夷狄擯斥驅逐使各安其所而已禮義所不加也今使之雜居中國周天子方伯不能攘斥之過魯隱又從而會之盟之引爲醜類致使驕矜犯分以伐天子之使書之一見王政之不行二見諸侯之衰弱三見夷狄之縱恣四見地主之不敬王使五見周無死節之臣六見魯之盟戎適所以致寇片言而六義見嗚呼兹其爲春秋乎

八年春宋公衛侯遇于垂

衛侯宣公也杜氏曰垂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劉氏曰魯近邑也前說近是義見四年遇于清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宛於阮切祊必彭切公羊穀梁作邴）

宛鄭大夫祊杜氏曰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太山湯沐邑在瑯邪費縣東南張氏曰祊州之屬縣也入者使吏治其地政而主有之也愚謂凡言我者魯也內辭也孫氏曰祊天子所封非魯土地鄭不可歸魯不可入也鄭人歸之魯人受之其自罪一也○高氏曰鄭以天子不復巡狩而祊為無用且欲急得魯援故使宛來歸焉自入祊之後繼好尋盟史不絕書入鄭入防悉歸於我終隱之世無釁可觀來歸之意斷可識矣愚謂祊者先王所封先祖所受而與人為締交之具可以見王政衰諸侯忘鄭桓魯貪而宛從君之欲聖人書之為後世戒深矣

夏六月己亥蔡侯考父卒

義見三年宋公卒

辛亥宿男卒

呂氏曰不名史失之大意見七年滕侯卒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杜氏曰瓦屋周地存耕趙氏曰入王畿而為盟諸侯無忌憚之甚者又見元年盟于蔑○張氏曰此宋衛欲成於齊而齊侯與之盟也春秋之初皆離盟至此三君共要質於神以示明信然宋殤王者之後齊僖東方之大國衛亦北州之大國夫民無信不立而三君合以要言宜可因此以率諸侯為講信修睦之事庶鳩民息肩之圖而明年齊魯會防之後齊侯遂從魯以黨鄭又明年與二國伐宋取邑視今日盟誓之言不復顧忌此諸小人平時指天日為誓而他日臨小利害不一引手投反擠之又下石者正相似也嗚呼春秋於瓦屋之盟所以謹世變之甚悼人理之失者可勝言哉君舉陳氏曰春秋之初宋魯衛陳蔡一黨也齊鄭一黨也鄭輸平於魯齊亦為艾之盟以平魯為瓦屋之盟以平宋衛是成二國也東諸侯之交盛矣

八月葬蔡宣公

宣謚也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程子曰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義又見三年葬宋穆公

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illegible]）

此稱人與元年盟于宿同杜氏曰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張氏曰莒地沂州沂水縣有浮來山張說近是義見元年

盟于蔑

螟

義見五年○案三年復螟見人道悖亂而災害拨出民之窮困可知矣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譏世卿也大意見元年益師卒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

穀梁曰南氏姓也季字也劉氏曰曷爲字下大夫也天子之下大夫以命義見七年凡伯來聘○存耕趙氏曰魯隱得國不請命朝聘不至於京師時王不歸於宰咺周室之有人也王使來聘而不恤王之喪凡伯來聘而不救戎之伐宜加貶削之罰矣南季來聘何可已而不已歟用見王室衰微威柄已去惟持福惠以結人張氏曰隱公十年之間宰咺凡伯南季三至魯庭以魯爲周公之胄而欲親之也公不明尊王之義以正其國而朝聘之禮不復行於王室於是諸侯視效而王靈竭臣子則受而慕戕前春秋詳王使之來以待讀者之自考然謂而譏之然本義譏天王之意多而宰咺凡伯南季之爲臣亦可知矣

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電徒練切雨雪之雨于付切

高氏曰大者非常之辭說文曰震霹靂振物者雷之甚者也電陰陽激曜雷之光也雨雪之雨孔氏曰自上下者穀梁曰八日之間再有大變陰陽錯行黃氏曰三月而有大雪又見於大雷之後書之記異也程子曰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皆人爲感之也○康侯胡氏曰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春秋災異必書雖不言其事而事應具存惟明於天人相感之際響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意矣

挾卒挾敕頰切公羊穀梁作俠

穀梁曰挾者所俠也愚謂譏世卿也大意見元年益師卒

夏城郎

杜氏曰郎魯邑高平方與東南有郁郎亭張氏曰郎魯近邑義見七年城中丘○許氏曰七年書城中丘而後伐邾九年書城郎而後伐宋皆公不務崇德修政以戒遠猾而念外人之有干非時勤衆恃城守國亦已末矣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于防公羊作邴

此會與二年會戎之會同與六年公會齊侯之會異義後倣此杜氏曰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張氏曰密州諸城縣有防城存耕趙氏曰魯有東西

防此乃魯之北鄙近於齊者也程子曰謀伐宋也
常山劉氏曰古者諸侯奉天子之命以守疆土治
人民其朝聘有時出入有度無非禮者自王綱不
振諸侯無法以自守大者糾合其黨以逞其欲小
者附從不暇以救其危故列國之會紛然於天下
聖人一以王法正之凡書以會者皆□□也若夫彼善
於此適有輕重則各存乎其事其意則責卑其非
王事相會殊耳後倣此○存耕趙氏曰是會也為
鄭會齊將合謀以病宋也魯既□宋□則與□為
親齊鄭一黨也前輸平則為艾之盟今受伐而為
防之會盟艾魯鄭猶未厚也自會防而後魯惟鄭
之命矣伐宋敗宋皆鄭所使一狩之利足以動魯
若此愚謂齊僖前年方與宋有瓦屋之盟今復會
魯以共伐宋齊僖之無信猶魯隱也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

中丘見七年義見會于防○孫氏曰公末年出入
無度不顧民患於內數會諸侯於外

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

程子曰三國先遣將致伐義見二年鄭伐衛○劉
氏曰伐宋敗宋取郜取防滕侯薛侯來朝入許隱
公之所以弑也德薄而多大功處淺而數得意也
備其四境稍反在內可不哀歟孔子曰人無遠慮
必有近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也

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 古顏切

杜氏曰菅宋地葉氏曰前未有言戰者此何以敗
宋師內辭也愚謂亦有他國敗他國之師者蓋多
責敗之者之罪也後倣此上言翬帥師而此言公
敗宋師者時公從王於師以重書也不言齊鄭獨
魯敗之也諸侯指與師伐人之國而敗其師雖僥
幸於一時王法所當誅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郜古報切

張氏曰郜防宋二邑杜氏曰濟陰成武縣東南有
郜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義見二年莒取
牟婁此則十日取二邑其罪尤大故書其實以見
義焉

秋宋人衛人入鄭

左氏曰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鄭程子曰
鄭勞民以務外而不知守其國故二國入之高氏
曰宋殤公方喪邑敗師而連兵不已殤公之民於
是乎不堪命愚謂鄭結齊魯以伐宋宋結衛以入
鄭報復不已由乎王政不綱諸侯放肆此春秋之
時所以為大亂聖人所以傷世變也義又見二年
莒入向○存耕趙氏曰齊魯鄭伐宋從中丘之甚
宋衛入鄭則從喪之原

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 戴公羊穀梁作載
存耕趙氏曰戴鄭之附庸杜氏曰陳留外黃縣張
氏曰在開封府考城縣孔氏曰地志云梁國甾縣
古戴國㢈伯曰章帝改爲考城公羊曰因宋人蔡
人衛人之力也孫氏曰三國之師旣退鄭伯見利
忘義乘戴之弊而取之其惡甚矣○劉氏曰其言
鄭伯伐取何甚之之辭也利人之暴乘人之危是
以無親於天下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公羊作盛

義見二年莒入向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孔氏曰薛任姓侯爵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
遷於邳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爲薛
侯小國無記世不可知杜氏曰薛魯國薛縣張氏
曰國都在徐州滕縣啖氏曰人君相見曰朝受之
於廟以重禮也他國來魯朝聘皆書曰朝以朝禮
相見也愚謂累數之同日來朝也張氏曰周禮凡
諸侯之邦交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此乃關於天子
之事而講之程子曰諸侯雖有相朝之禮而當時
諸侯於天子未嘗朝覲獨相率以朝魯得爲禮乎
○劉氏曰其兼言之何旅見也非天子不旅見諸
侯諸侯相旅見非禮也趙氏曰諸侯必有婚姻之

好疆埸之理故王者不絶其交爲春秋之代則多
自於黨仇矣皆國之大事故君子志之其邪正則
存乎其文孫氏曰諸侯朝諸侯斯皆周室不競干
戈日尋以大陵小小國不得已而爲之耳是故齊
晉宋衛未嘗朝魯者齊晉盛也宋衛敵也滕薛郳
杞奔走而不暇者土地狹隘兵衆寡弱不能與魯
抗也春秋之法非王事不得踰境凡書朝皆惡之
也

夏五月公會鄭伯于時來 左氏經文十二字時來公羊作祁黎

杜氏曰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張氏曰
屬鄭州左氏曰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義見九

年會于防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

孔氏曰許姜姓男爵與齊同祖伯夷之後武王封
其苗裔文叔于許十一世莊公始見春秋杜氏曰
許潁川許昌縣張氏曰潁昌府長社縣左氏曰公
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於許瑕叔盈取鄭伯之
旗蝥弧以先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鄭師畢登壬
午遂入許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
從君討之許旣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
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
東偏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戴氏曰鄭處許叔於

衆仲後十五年復因故書入不書滅俱未詳是否義見二年莒入向○呂氏曰隱公有蕭牆之變而不知方且及齊侯鄭伯入人之國其不明如是死固宜也康侯胡氏曰隱公即位十一年天子遣使者再而未嘗朝於京師平王崩不奔喪會葬以致求賻擅興甲兵伐邾怨天子封守入祊取郜取防今又入人之國此無不道者人臣之大惡也然則不善之積豈特成於桓而隱之積亦不可掩矣故春秋所載是非善惡之迹施設於前而成敗吉凶之效見於後不可不察也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杜氏曰實弑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公羊曰不忍言也左氏以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羽父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弑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諸尹氏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館于寫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于寫氏立桓公而討寫氏有死者義見四年衛州吁事○程子曰人君終於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於燕寢不正其終也薨不書地弑也莘老孫氏曰春秋之法外言弑內不言弑所以別內外遠凶變養忠孝也愚謂大夫專兵擅政未有不弑其君而奪其國者其有存焉者幸而免耳春秋兩書翬帥師於前著隱公被弑於後所以戒後世權不可下移也若魯隱讓桓之事則未詳何否

春秋本義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四

桓公 名軌史記又名允惠公之子隱公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杜氏曰嗣子定位於初喪而改元必須踰年者繼父之業成父之志不忍有變於中年也諸侯每歲首必有禮於廟諸侯遭喪繼位者因此而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亦書即位之事於策桓公簒立而用常禮欲自同於遭喪繼位者戴氏曰桓公志在得國諱其故而晏然行即位之禮春秋即其實而書之張氏曰桓公弒君而立在周禮九伐之法當伏賊殺其親之辠今書公即位見周王之無

政與魯之臣子忘不共戴天之讎而推戴弒君之賊弁冕南面立乎其位也○穀梁曰繼故不言即位正也先君不以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則是與聞乎弒也先君不以其道終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愚案十二公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因舊史也豈徒因舊史哉各以見義焉耳夫諸侯嗣位必受於先君請於天子然後即位以奉天子正朔文成襄昭哀五君書即位者受於先君也定公不受於先君亦書即位者為季氏所立而行即位之禮也莊閔僖不書即位以繼故不行即位之禮也隱公非繼故亦不書即位者亦以不行即位之禮也若其所以不行即位之禮則不可得而知矣桓宣雖繼故而亦書即位者桓宣事與莊閔僖異矣莊閔僖之先君見弒於他人桓宣則弒君自立肆然行即位之禮舊史安得不書即位哉聖人安得不書即位以見義哉故十二公不問書即位不書即位皆有不請命天王之辠惟桓宣有辠之中重有辠焉聖人雖因舊史而其辠惡自不可揜所以戒後世者深矣餘見僖公即位

三月公會鄭伯于垂

杜氏曰垂犬丘衛地張氏曰軌簒立而懼諸侯之

討己欲外結好以自固鄭亦欲乘此機以求許田故會于垂簒弒之人凡民罔不憝而鄭莊首與為會辠鄭伯也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莘老孫氏曰桓公弒君之賊天地所不容人人所同誅者鄭與魯同好往來之國不能舉大義誅凶逆以正王道以明諸侯討賊之義而規規於尺寸之土分毫之利親去南面之尊而會弒君之賊鄭伯之辠不容誅矣葉氏曰隱公初齊晉猶未強鄭莊公獨雄諸侯及使宛來歸祊之後隱遂舍宋而事鄭伐宋入許無不與之同者此桓之所畏也是其首求於鄭者歟鄭既得賂然後亦同好而為越之盟三傳

敵於易祊之言而不知許田之為賂是以并垂之
事而失之

鄭伯以璧假許田

假借也璧瑞玉環也公羊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劉氏曰周公之邑也詩云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蓋非方伯不得有湯沐之邑非周公不得世享其地愚謂鄭莊以璧飾魯以假為名實求許田朴鄉呂氏所謂鄭肝以啖魯而為之辭者也孫氏曰天子所封不可假也擅假天子之田自恣若此高氏曰先言會于垂而繼言假許田見鄭伯貪利忘義之甚也

夏四月丁未公及鄭伯盟于越

杜氏曰越近垂地名程子曰桓公欲結鄭好以自安故既與許田又為盟也弑君之人凡民罔弗憝而鄭與之盟以定之其辠大矣康侯胡氏曰是肆人欲而滅天理變中國為夷狄化人類為禽獸聖人所為懼春秋所以作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愚案春秋先書隱公薨而不地以著其見弑繼書桓公晏然行即位之禮繼書公會鄭伯于垂繼書鄭伯以璧假許田繼書公及鄭伯盟于越於是桓公弑逆篡立鄭伯貪利黨惡之罪顯如日星所謂屬辭比事春秋教也何俟一字襃貶哉

秋大水

公羊曰記災也華老孫氏曰大者非常之辭水非常而為災或害禾稼敗廬舍凡為災則書之也水者陰也陰之盛至於大水而為災則陽不勝陰而陰事盛矣聖人既著其為災之實又以見當時天下有召災之實春秋之間一國之小而大水者八天下之災又可勝紀乎○董子曰水者陰盛陽也陰盛陽者卑勝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賤傷貴逆節也孫氏曰水不潤下也昔者聖王在上五事修而彝倫敘則休徵應之聖王不作五事廢而彝倫斁則咎徵應之春秋之世多災異者聖王不

作故也然自隱迄哀聖王不作久矣天下之災多矣悉書之則不勝書是故孔子惟日食與內災則書之外災則或舉一二則天下之異從可知矣康侯胡氏曰大水者陰逆而與怨氣并也桓行逆德而致陰沴宜矣或問洪水之時而曰洚水警予者何也曰堯開闢以來水之行未得其歸故堯有憂焉使禹治之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耳是知天非為堯有洪水之災至禹而後水由地中行耳後世有人為不善感動天變召水災者必引堯為解惑矣

冬十月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

父

督大宰華父名也與夷殤公名也高氏曰案宋世系正考父生嘉字孔父孫氏曰字者命大夫也劉氏曰名也前說近是左氏曰隱三年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不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居於鄭宋穆

公卒殤公即位桓二年宋殤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爲司馬督爲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馬則然已殺孔父而弒殤公召莊公於鄭而立之以親鄭張氏曰華督蓋馮之黨也將弒與夷而憚孔父故先殺孔父穀梁曰孔父先死其曰及何也書尊及卑也康侯胡氏曰孔父爲司馬無能改於其德非所謂格君心之非者然君弒死於其難處命不渝亦可無媿矣愚謂殤公見弒已兆於宣公舍殤公而立穆公穆公又舍馮而立殤公之日而成於殤公不務修政以實其國而轢弊焉以伐鄭殺馮之心故及此禍義見隱四年

衛州吁事○華老孫氏曰春秋之時見弒之君二十四死難之臣三人而已孔父仇牧荀息當是時天下之爲人臣者或亡閂以自存或賣君而苟位滔滔是也三人者或投身死以赴君之難或持大義以譚君之賊事既不果以死繼之君存則與之俱存君死則與之俱死食君之祿立君之朝義不忍與姦臣賊子並生於時冒白刃投死地以同君之禍皎然不欺其心而自得其死所孔子安得不與之乎然而三人之中其節最高者孔父也劉氏曰孔父之智則未孔父之忠則盡矣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可謂處命不渝矣君舉陳氏曰死節

人臣之極致也誼與其君存亡者也苟不然則不書故晉欒書中行偃先殺胥童而後弒君不言及楚商臣先殺鬭勃而後弒君不言及愚謂春秋書及其大夫孔父非襃孔父也傷世變也何傷世變也名不正而作亂也君不仁而累其臣也賊弒其君又及其臣也孫氏所謂甚之者是也而說春秋者但襃孔父之賢而不及臣弒君賊賢之大變則是論其末而遺其本矣不可以不辨後仇牧荀息事倣此

滕子來朝

滕本侯爵而稱子者戴氏曰小國爵尊而貢重者

多自貶以從其卑春秋從而書之不沒其實也存耕趙氏曰春秋諸侯放恣小國往往自卑貶以求容覲禮廢而班爵不行其正滕杞之類是也愚謂二說相兼其義乃備來朝見隱十一年康侯胡氏曰春秋爲誅亂臣討賊子而作使人人知亂臣賊子之爲大惡而莫之與則無以立於世莫敢動於爲惡而簒弑之禍止矣今桓公以臣弑君爲天下之大惡凡民罔弗憝也已不能討又先鄰國而朝之是反天理肆人欲春秋之所深惡也義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朱子曰程沙隨作春秋解說滕子來朝處最好如隱公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如何到桓二年便書滕子來朝先儒爲說甚多或以爲時王所黜故降而稱子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一向書子豈春秋惡其朝桓而幷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則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供者多故自貶降而以子禮見庶得貢賦省少易供之也恐是如此緣後面鄭朝晉云鄭國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

爵後襲用侯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於此方說出此等話非獨是鄭想當時小國多是如此孫氏曰杞公爵也滕薛侯爵也春秋時杞稱公正也稱伯稱子降也滕薛稱侯正也稱伯稱子降也此蓋周道陵遲諸侯自恣朝覲不常此三國來朝禮不備或以侯禮而朝或以伯禮而朝孔子從而書之以著亂也

三月公會齊侯陳侯鄭伯于稷以成宋亂

杜氏曰稷宋地成平也宋有弑君之亂故爲會欲以平之愚謂諸侯當討宋亂不當平宋亂宋有弑君之賊諸侯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殺華督誅可立之君而立之天下庶乎其可理也今不討賊而後書取鼎則是平宋亂乃黨亂賊也四國之惡著矣聖人據實錄之爲後世有天下國家者之大戒也君舉陳氏曰弑君之禍接跡於天下於是焉始也向也合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州吁誅於討今也合四國之君以立華督遂相宋莊弑君之禍接跡於天下四君爲之也陸氏曰上言伐衛次言王人救衛下言衛侯朔入于衛則知逆王命上言成宋亂下言納鼎則知貪賂縱惡凡此類上下相應而見其理愚謂陸氏之論即春秋屬辭比事之法非區區一字褒貶之謂讀者詳之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郜古報切 大音泰）

杜氏曰濟陰城武縣東南有北郜城張氏曰郜大鼎郜所造器也莘老孫氏曰鼎自宋得之謂之郜大鼎者鼎之成自郜也若和氏之璧雲和之琴瑟之類是也穀梁曰曰宋取之宋也張氏曰大廟周公之廟也左氏曰會于稷以成宋亂為賂故立華氏也以郜大鼎賂公齊陳鄭皆有賂故遂相宋公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大路越席大羹不致粢食不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珽他頂切）帶裳幅舄衡紞（多敢切）紘（戶萌切）綖（音延）昭其度也藻率（音律）鞞（補頂切）鞛（布孔切）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鍚鸞和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而置其賂器於大廟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義士猶或非之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大廟其若之何公不聽孫氏曰甚之也桓弒逆之人受督弒逆之賂以事於周公之廟可謂甚矣葉氏曰廟之有器所以尊德不義薦之是之謂瀆其祖○邦衡胡氏曰納于大廟足以知公無廉恥畏憚猶欲詐神以為功也康侯胡氏曰弒逆之賊不能致討而受其賂置于大廟以明示百官是教之習為夷狄禽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之惡又何誅焉聖人為此懼而作春秋其垂訓後世使知寵賂之行保邪廢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戒知戒矣戴氏曰書成亂於前書取鼎於後惡自見矣

秋七月紀侯來朝（[illegible]）

義見滕子來朝

蔡侯鄭伯會于鄧

杜氏曰潁川召陵縣西南有鄧城孔氏曰賈服以鄧為國言蔡鄭會于鄧之國都釋例以此潁川鄧城為蔡地其鄧國則義陽鄧縣是也以鄧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會其都且蔡鄭懼楚始為此會何當反求近楚小國而與之結援故知非鄧國也左氏曰始懼楚也莘老孫氏曰是時楚方僭號欲伯中國蔡鄭國小而逼於楚懼而謀自安之計孔子書之所以見中國衰而戎狄盛小國恐懼而盟會不暇也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康侯胡

氏曰楚自西周已為中國患宣王蓋嘗命將南征矣及周東遷僭號稱王憑陵江漢其後卒虜蔡侯而鄭以王室懿親卒之服役終春秋之世聖人蓋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強於信義循天理惇信義以自守其國家荊楚雖大何懼焉不知本此事混德齊莫能相尚則以地之大小力之強弱分勝負矣視諸侯會盟離合之跡而夷夏盛衰之由可考也

九月入杞

穀梁曰我入之也程子曰將卑師少稱人內則止云入某伐某義見隱二年入向此則弑逆之賊入人之國見王政之不行而無忌憚之甚也○高氏曰此年入杞八年入郝其辭雖略而罪有餘也夫桓弑君莫入莫伐而已乃入人伐人是使天下共蒙其恥也

公及戎盟于唐

義見隱二年盟于唐

冬公至自唐

康侯胡氏曰凡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事亡如事存故君出必告廟反必奠而後入禮也出必告行反而告至常事爾何以書誌其去國踰時之久也常山劉氏曰君行其至必書於法當然也古之

諸侯朝會有常節出入有常期周衰已後無法妄行征伐會盟紛紛四出棄社稷委人民往往越月踰歲而後得返觀其所書而其亂自著矣愚謂亦有未踰時而書至者蓋諸侯動必以正然後有以告於宗廟而書至今會盟侵伐莫非不正而亦以告廟則非所以事其祖也後倣此○莘老孫氏曰春秋書至者皆致其所出之事以地至者四而已此年公至自唐文十七年公至自穀定八年公至自瓦十年夏公至自夾谷四處闕朴鄉呂氏曰其或不書者史闕之也一出而二事致或致其前或致其後致其重者也

三年春正月公會齊侯于嬴音盈

杜氏曰嬴齊邑泰山嬴縣張氏曰所謂嬴博之間蓋齊之東南邑左氏曰成婚於齊也杜氏曰公不由介紹自與齊侯會而成婚非禮也張氏曰亂臣賊子與會而為婚著齊侯之罪也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莘老孫氏曰秋七月遂有公子翬如齊逆女之事是於未婚之前而為此會也婚禮有六皆稱父兄之命以遣使者所以養廉遠恥示萬世之嗣不可輕也今桓公不由介紹之命媒妁之言身至齊境以與齊謀己之婚醜惡見矣存耕趙氏曰桓畏不義之誅申好於齊以遂終篡夫婦人倫

之大而請婚其始也動不顧義取輕於齊終之以
文姜之禍不能謹其始也
夏齊侯衛侯胥命于蒲
若舉陳氏曰胥命者交相命也宋氏曰莫相下也
杜氏曰蒲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張氏曰開封
府長垣縣古蒲邑劉氏曰齊太公之後東州之侯
也衛康叔之後北州之侯也以事相命也古者有
方伯有州牧有連師命於天子正也自相命非正
也○存耕趙氏曰王命作命臣下稟令命自上出
者也以諸侯而命諸侯世道之變也周室雖衰天
命未改齊祿父衛晉不能作周孚先朝京師以聽
王命乃胥命於蒲

六月公會紀侯于郕音成紀左氏穀梁作杞公羊作紀今依程子作郕 郕左氏穀梁作郕公羊作盛今從此
郕見隱五年范氏曰郕魯地恐非張氏曰紀與魯
親而求援於魯以抗齊鄭故桓公因其二年來朝
而與之會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程子曰自桓
公篡立無歲不與諸侯盟會結外援以自固也許
氏曰姻大國服小國苟得意也天下無王而亂人
得意如此
秋七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既
穀梁曰言日言朔食正朔也既者盡也義見隱三
年此則食之既天變尤大耳○杜氏曰歷家謂日
光以望時遙奪月光故月食日月同會月掩日故
日食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日光輪存而中食者
相掩密故日光溢出皆既者正相當而相掩闇疏
也
公子翬如齊逆女
高氏曰翬至此稱公子者桓公命為卿故也張氏
曰或曰王命也陸氏曰女文女也啖氏曰翬以公
子而行婚禮尤不可也○葉氏曰魯諸公十有二
見逆女者四皆以逆禮失常也莊書公如齊逆女
不正公親逆也桓書公子翬逆女宣書公子遂逆
女翬桓公之弟惠公之子遂宣公之弟文公之子
不正其以叔逆嫂也成書叔孫僑如逆女僑如成
公之族叔父叔孫得臣之子不正其以齊逆卑也
古者天子嫁女乎諸侯以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
嫁女乎大夫以大夫同姓者主之主之以敵大夫
可也逆之於他國不可也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
在家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兄弟弟而家道正魯
之亂有如慶父仲遂之殺嫡皆有如僑如之譖其
君於伯主而止之者皆自其家失之

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讙公會齊侯于讙呼端切
杜氏曰讙魯地濟北蛇丘縣西有下讙亭穀梁曰
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闕

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從爾父母之言送女踰竟非禮也康侯胡氏曰爲齊侯來乃逆而會之于讙是公之行其重在於侯而不在姜氏豈禮也哉○邦衡胡氏曰公若親逆自當書逆女必不曰會齊侯也此直曰會見公因會齊侯而受姜氏耳張氏曰聖人制禮不可過不可不及僖公之送桓公之會皆非所以正大婚而正人倫之始春秋所以書之也存耕趙氏曰觀姜氏會讙之書則知姜氏失行之所由實桓公有以啓之

夫人姜氏至自齊

邦衡胡氏曰易曰漸女歸待男行也女歸必待男乃行夫人姜氏不與公俱至故先書公會齊侯于讙次書姜氏至自齊以見公會于讙本非親迎非易待男之義也穀梁曰不言翬之以來何也公親受於齊侯也康侯胡氏曰禮者所以別嫌明微制治於未亂不可不謹也娶夫人國之大事故詳之○愚案先書公會齊侯于讙次書公子翬逆女次書齊侯送姜氏于讙次書公會齊侯于讙又書夫人至自齊雖各有失禮之譏實爲後日文姜淫亂桓公見殺起也蓋齊家之道一不正其始終必有莫大之禍屬辭比事履霜之戒深矣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義見隱七年

有年

穀梁曰五穀皆熟爲有年孫氏曰桓十八年惟此言有年者是未嘗有年也書者所以見桓公爲國不能勤民務農若是也康侯胡氏曰桓宣享國十八年獨此二年書有年他年之歉可知也○愚謂至治之世人事順陰陽和以時序風雨節未有無年者也中庸所謂天地位萬物育洪範所謂五事修而休徵應也春秋之時人事亂常陰陽乖戾四時錯令風雨不時洪範所謂五事不修而咎徵應

詩所謂天降喪亂降此蟊賊稼穡卒痒者也故五穀傷耗荒涼鮮薄觀夫大旱大水螽螟蟓蠹無冰木冰殺菽李梅實可見矣故此書有年以見其餘未嘗有年五穀開熟而無全熟也豈特桓宣而已哉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

公羊曰狩者何田狩也冬曰狩郎見隱九年木訥趙氏曰郎今之單父魯臺地近宋是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各以其時見於周禮爾雅左氏者詳矣春月禽獸生育當擇取之故必冬物既成可圍守取之故狩且狩有常所今當春而狩不時也遠狩

于郎非所也不時非所害物多矣不仁甚矣聖人書此爲後世戒○啖氏曰蒐狩合禮者常事不書非時及越禮而爲之則書以示譏也李氏曰田狩之地須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閒乃有不植之地故天子諸侯必於封内擇隙地而爲之如鄭之原圃秦之具囿是其諸國各有常狩之處也違其常處則犯害居民故書地以譏之存耕趙氏曰狩必有藪澤魯有咸丘狩之常處也合之而于郎非地也孫氏曰狩冬田也天子諸侯四時必田者蓋安不忘危治不忘亂講武經而敎民戰也豈徒肆盤遊逐禽獸而已哉然禽獸多則五穀

通志堂

傷不可不捕也故田以捕之上以供宗廟之事次以除稼穡之害下以訓軍旅之事故田必以時殺必由禮田不以時謂之荒殺不由禮謂之暴惟荒也妨於農惟暴也殄於物此聖人之深戒也莘老孫氏曰春謂之蒐者方春之時禽獸孕尾生育之際不可盡殺蒐言其擇取之也夏謂之苗夏之時田苗盛長有禽獸害苗則田爲言其爲苗而田也秋謂之獮時方肅殺可以順天時而殺物也冬謂之狩狩猶守也冬物畢成可以圍守而取之也天子諸侯無事則歲田爲田者用民以訓軍旅也取物以祭宗廟也然而用民不以制則傷乎農取物

不以禮則物害乎性故在田之以時也中春敎振旅遂以蒐中夏敎茇舍遂以苗中秋敎治兵遂以獮中冬敎大閱遂以狩所謂四時之田不傷民不害物以示天下之孝與武也周室既衰斯禮不講既不以時又不以禮其傷民害物莫此爲甚故春秋於魯五書其蒐三書其狩皆譏不時不禮也康侯胡氏曰春秋必書謹於微之意也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杜氏曰宰官渠氏范氏曰伯糾字也康侯胡氏曰天子大夫例稱字邦衡胡氏曰案周有六官大者曰冢宰小者曰小宰曰宰夫小宰爵大夫宰夫則

通志堂

大夫士兼有之咺稱名者以士也伯糾稱字者大夫也程子曰桓公弑其君而立天子不能治天下莫能討而王使其宰聘之示加尊寵天理滅矣人道亡矣義又見隱七年凡伯來聘○莘老孫氏曰桓公弑君自立天下大惡之人然常恐懼見討於當時今天王之宰聘之則是成桓公弑君之辠而使孫臣孽子含憤忍痛於君父之讎竆天而不報也木訥趙氏曰王臣下聘者八聘允者獨三允之辠尤著而周之聘尤亟以是知周之自取微弱也朴鄉呂氏曰不書秋冬闕文也西疇崔氏曰桓四年七年無秋冬定十四年無冬桓十四年書夏五

而闕其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而闕其事僖二十八年書壬申而不繫之月桓十年書五月而不繫之夏昭十二年書十二月而不繫之冬郭公仲孫忌與凡日食而不繫日者皆闕文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

孫氏曰闕文也蓋甲戌之下有脫事爾陸氏曰傳云公疾難作此文亦據陳國史而記之驗此則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全簡脫之爾劉氏曰或曰陳侯之弟佗殺陳世子免云爾未詳是否

己丑陳侯鮑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齊侯鄭伯如紀

陸希聲曰自此適彼曰如愚謂如往也齊鄭欲滅紀故往窺其形勢虛實也程子曰齊爲諸侯而欲爲賊於鄰國不道之甚鄭伯助之其辠均矣○莘老孫氏曰春秋之時齊鄭強大而紀最小不能當齊鄭百分之一此紀侯之朝事不暇者而齊鄭往焉有以窺之也故桓十三年之戰而莊元年遷其郱鄑郚三年以鄰入齊而紀亡矣張氏曰春秋之時齊鄭合謀以吞噬小國爲事自隱三年石門之盟至桓十一年惡曹之盟二十年之間二國爲一伐宋取郜防入郕入許今又相與謀紀自二君謀紀之後紀侯多爲計以謀自免於難而卒不能止齊鄭貪噬之心至莊三年以鄰入於齊四年紀侯去國然後快於心故春秋之初小國困於強暴者二君之辠居多春秋詳其相與之迹所以深誅之也康侯胡氏曰小國恃大國之安靖已乃包藏禍心以圖之亦異於興滅國繼絕世之義矣故夫子存而不削以著齊人滅紀之辠明紀侯去國之由

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 穀梁作任

莘老孫氏曰仍叔天子之大夫仍姓叔字也君舉陳氏曰仍叔之子非見大夫也愚謂使仍叔之子者仍叔爲大夫因使其子爲使也聘使不使大夫

而使大夫之子子弟預國事敗其政矣況聘弑逆之賊乎義又見隱七年凡伯來聘○高氏曰不稱氏者世權不重於尹武也康侯胡氏曰卿大夫子弟以父兄故而見使則非公選而政由是敗矣周之衰小人得政視朝廷官爵爲己私援引親黨分據要塗施及童稚賢者退處於華門身老而不用公道不行然後夷狄侵陵國家傾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春秋書武氏仍叔之子云者戒後世人主徇大臣私意用其子弟居公選之地以敗亂其國家欲其深省之也存耕趙氏曰渠伯糾來聘矣仍叔之子復來何王室之不憚煩蓋王綱解紐

侯度放紛周望魯以夾輔之舊職故頻年而加禮焉桓逆賊非可望以大義也用見王室威柄既亡惟有區區之恩意爾愚謂此事大旨在下聘弒逆之賊其使仍叔之子則一事而兼見者也蓋子弟預國政其禍遲寵弒逆之賊其禍速子弟預國政之弊也以漸寵弒逆之賊則亂臣賊子不旋踵而接跡於天下矣

葬陳桓公

高氏曰不書月史失之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城祝丘

孫氏曰祝丘魯邑義見隱七年城中丘○高氏曰

莊三十年夫人會齊侯于祝丘是齊魯兩境上邑也齊將襲紀公欲助紀畏齊之來討故非時城此以備之以桓之篡逆奪民之力則旱蝗應矣未詳是否

秋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

東萊呂氏曰天子得用諸侯之師故不曰以而曰從王臣聽君之辭也隱三年左氏曰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於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王子狐爲質於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六年鄭伯如周始朝桓王王不禮焉八年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桓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秋王以諸侯伐鄭未詳信否陸氏曰三國之君不行而使微者從王不待辭而可見者也葉氏曰古者諸侯有罪方伯征之方伯不能服二伯征之二伯不能服而後王親征之諸侯而至於王親征之無以立於天下矣然則王無罪乎天下有道諸侯六年五服一朝莫敢不來王失政致不來王諸侯不能服而王親征王亦病矣○康侯胡氏曰桓公弒君而自立宋督弒君而得政天下大惡人理所不容也則遣使來聘而莫之討鄭伯不朝貶其爵可也何爲憤然自將以攻之也移此師以加宋

督誰曰非天討乎

大雩

公羊曰大雩者何旱祭也然則何以不言旱言雩則旱見記災也存耕趙氏曰孟夏建巳之雩祈穀之常也他月之雩以旱而祭也程子曰大雩雩于上帝用盛樂也胡氏曰案禮天子雩于上帝諸侯雩於山川今魯爲諸侯而雩於上帝僭孰甚焉後倣此○孫氏曰建巳之月常祀也常祀不書故二百四十二年無書四月而大雩者建午建申之月旱祭則書故書大雩者二十一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於上帝非禮也賈氏曰言大別山川之雩諸

侯雩上帝於是季氏旅泰山矣

螽 公羊作蝝後同

程子曰螽蝗也夾漈鄭氏曰古曰螽今曰蝗公羊曰記災也愚謂螽者乖戾之氣所生也生則害五穀大意與書螟同○程子曰既旱又蝗饑不在書也春秋書螽十一

冬州公如曹

葉氏曰州公寰內諸侯王之上大夫也天子三公曰公嘗爲公而食其邑者亦曰公州公嘗爲公而食其邑者也孔氏曰曹國伯爵姬姓文王子叔振鐸之後也武王封之陶丘杜氏曰曹國濟陰定陶縣張氏曰在唐爲曹州宋爲興仁府濟陰縣趙氏曰州公者王臣也識其外交故書之大意與隱元年祭伯來同○葉氏曰貳君也

六年春正月寔來

寔來孫氏曰闕文也

夏四月公會紀侯于成 穀梁作郕來牟縣此

杜氏曰成魯地在泰山鉅平縣東南左氏曰紀來諮謀齊難也黃氏曰齊欲圖紀紀魯甥也以魯婚於齊故求魯而公會之華老孫氏曰其後齊終并紀會盟侵伐自此無已經書之所以見強國暴恣而小國微弱奔走不暇以救其危者也義又見隱

九年會于防○張氏曰此與二年書其朝三年會于郲同旨

秋八月壬午大閱

左氏曰簡車馬也戴氏曰仲冬教兵名曰大閱大閱非諸侯之所得爲也況以秋八月行之康侯胡氏曰書八月不時矣書大閱非禮矣○孫氏曰天子殺則下大綏諸侯殺則下小綏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天子諸侯之田其禮異矣周室既微諸侯不道故書大閱大蒐皆以其僭天子之田也舉魯則諸侯之僭可知矣華老孫氏曰周禮大司馬之職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

大閱又因以行田獵之禮蓋王者一事不兼數者不爲也然而大閱之禮比於三時最爲盛大蓋當中冬之月田事已畢農功閒隙之際又禽獸盛長取而無擇故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國雖尊卑大小之不同軍旅之事皆不可忘宗廟之事皆不可忽故田獵以四時皆以習兵教戰取禽獸以供祭祀也但諸侯而行天子之禮又非其時則非也劉氏曰大閱之禮虞人萊野百步一表以旗致民選車徒命旗物辨鼓鐸鐲器械三鼓而行三鼓而趨三鼓而走不用命者殺無赦置旗以爲左右和車徒敘和表貉獲禽不越逐不面傷大獸公之小

獸私之冬事也秋興之非正也厲農甚矣邦衡胡
氏曰古大閱必以狩今不言狩則知非古矣桓以
兵革不足大合國人而閱之籍其不可用者以補
卒乘之闕故曰大閱明年焚咸丘又明年伐郕平
時不敎民戰至於倉卒之間乃欲驅市人以戰爾
殘民毒衆於是爲甚此說未詳是否

蔡人殺陳佗

左氏曰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五
父即陳佗也孫氏曰稱人以殺討亂賊也先儒言
陳侯鮑卒佗殺太子自立蔡人誘而殺之經無所
見程子曰佗殺太子自立不能有其國故書曰陳

佗佗天下之惡人皆得而誅之書蔡人見殺賊者
衆人之公也未詳是否○愚謂春秋有一事見一
義者不必兼首尾其餘有首必有尾有尾必有首
所謂屬辭比事者也蔡人殺陳佗事之尾也而首
不經見五年正月甲戌之下趙氏謂當記陳佗作
亂事蓋其然乎然不可強解矣

九月丁卯子同生

子桓公子文姜所出即莊公同其名也穀梁曰疑
故志之竹隱趙氏曰生子不書此何以書穀梁所
謂疑故志之者得其説矣蓋方是時皆以子同爲
齊侯之子也猗嗟所謂展我甥兮者亦時人據所

人之言也故聖人因其生也正其名而書之高氏
曰齊襄文姜之淫亂蓋在同生之後當同之生齊
魯未嘗亂也莊公世子夫婦男女之分慙德多矣
不書其生則事不見愚謂自此可考莊公三十七
歲而始得娶則此又爲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
起文也○案朱子釋詩展我甥兮有曰姊妹之子
曰甥稱其爲齊侯之甥又以明非齊侯之子此詩
人之微辭也案春秋桓三年夫人姜氏至自齊六
年九月子同生十八年桓公乃與夫人如齊則莊
公誠非齊侯之子亦穀梁之意也

冬紀侯來朝

程子曰紀侯懼齊侯來朝以求助不能上訴於天
子近赴於賢侯和輯人民效死以守而欲求援於
魯桓不能保其國宜矣義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
朝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杜氏曰咸丘魯地高平鉅野縣南有咸亭朱子曰
咸丘魯地之近齊者貫道王氏曰咸丘即鉅野郎
之近地康侯胡氏曰焚咸丘焚林而田也月令曰
仲春毋焚山林程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
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云焚咸丘如
盡焚其地見其廣之甚矣戴氏曰仲春之月蟄蟲

巳啓萬物孳生豈容焚林而田邪○康侯胡氏曰易稱王用三驅在禮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愛物之意也推此心以及物至於鳥獸若草木猶免淫獵之過矣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孔氏曰世本鄧曼姓穀不知何姓杜氏曰穀國在南鄉筑陽縣北吳氏曰穀今屬襄陽府穀城縣鄧即鄧州愚案二君書名失國者文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或謂穀鄧見逼於楚而朝魯所謂小國附從不暇以擇其所者此之類故而朝其從者其事為明以二國均見逼於楚宜莫如齊告勝文公之法而朝篡弑之賊以覬免難以為智矣宜其不旋踵而卒滅於楚也不書秋冬與四年同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曰烝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康侯胡氏曰周官大司馬烝以仲冬呂氏曰宗廟之禮有常非大皆不書惟失時及失禮之大乃書春耕趙氏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其他有事者二大事者一從祀者一皆非祀禮之正也桓之烝者再嘗者一皆瀆禮不敬之大者祀者國之大事君臣上下狎而用之欲人知孝敬之實為君親之義難矣黃氏曰穀梁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趙氏曰周雖以建子為正至於祭祀則用夏時本月以行四時之祭胡氏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商周革命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蓋無可改之禮聖人能謂冬為春乎商之建丑以異於夏周之建子以異於商皆以革命欲整一人心故以此月為歲首更朝覲耳其建丑之為十二月建子之為十一月因自若也建丑建子之為冬建寅而後為春因自若也聖人作春秋書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冬十月正以順天時正人時所謂行夏之時見之行事者也周實未嘗改天時孔子亦初非改周制也自漢儒有三正之說杜氏有周正月今十一月之說諸儒遂以春秋之春為今日之冬每於繫時繫月之事隨事生說以為非時而譏之今以夏時參之未見其有非時者若此所謂正月烝正以烝乃冬祭春正月行之非禮爾春秋非夏正而何哉

天王使家父來聘

杜氏曰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何氏曰家采地也天子中大夫氏采故稱字不稱伯仲也未詳孰是莘老孫氏曰桓公大惡之人也而五年之間來聘者三春秋一切書之所以見不能討惡而王道

之褒遂使篡人得志也○存耕趙氏曰五年之中周三聘焉古者七年一聘周則過矣六年一朝自隱至桓未嘗一至天子之庭魯之罪將焉逃春秋書之傷周責魯之意隱然矣

夏五月丁丑烝

穀梁曰烝冬事也春夏興之黷祀也志不敬也公羊曰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胡氏曰正月烝已非時況五月而又烝乎○存耕趙氏曰夏而礿禴也烝非其時也歲再烝焉祭之瀆也而桓公行之將以事神適以慢神將以享神適以瀆神華老孫氏曰祖父至尊神明至幽而以非禮瀆之聖人所以深罪也

秋伐邾

華老孫氏曰不言師師微者伐之也長見之二年邾伐衞此則弒逆之賊而以伐人見于經亡徵衰也○高氏曰桓自弒立恃其強盛以陵小國小國皆畏而從之故紀郕鄧穀滕杞咸朝或會惟邾特舊好而不顧至是遂伐之其曰伐邾必有辭焉邾不能奉辭以討桓公弒逆之罪宜乎其反見伐也

冬十月雨雪

戴氏曰孟冬之月陰氣始凝而驟雨雪陰氣盛也黃氏曰諸家多以冬十月爲今之八月而雪非時今戴氏以夏正冬十月言理亦未嘗不明嘻果八月也聖人恐未必誣天而易秋爲冬也存耕趙氏曰人事病乎天然後天變示乎人桓之惡德上干天和未雪而雪所謂乖氣致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曰祭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華老孫氏曰天子三公食采於祭者也穀梁曰遂繼事之辭也存耕趙氏曰因而成事也公羊曰大夫無遂事程子曰祭公受命逆后而至魯先行私禮故書其以逆后爲遂事責其不虔王命而輕天下之母也家氏曰

天子雖無親迎之禮然祭公旣於魯則當復命於王然後遣於宗廟以明逆后之重今使魯爲媒而因是往輕褻王配如此何以示正始之道哉二說未詳孰是若當時天子使之來魯而又使之遂逆后則過在桓王祭公特有從命之罪耳○胡氏曰案禮天子不親迎使上公逆之何以書以遂事書之也劉氏曰三公者父師之任也坐而論道使之逆女非正也葉氏曰天子逆后以卿而公臨之祭公逆后非矣與劉氏同胡劉二說亦未詳孰是

春秋本義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挍訂

春秋本義卷第五

桓公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呂氏曰史失季姜歸月春秋不得而增益也杜氏曰季字姜姓也前年祭公所逆王后也戴氏曰方其逆也稱曰王后自王命言之也及其歸也謂之季姜自父母家言之也歸見隱二年公羊曰京師者天子之居也京者大也師者眾也天子之居必以眾大之辭言之劉氏曰古者后夫人必取嫡女天子求后於諸侯封曰夫婦所生若而人若姑姊妹則曰先君之遺女若而人於諸侯則曰不腆先君之嫡若而人是以伯姬歸于紀則叔姬爲之娣今曰季姜則非嫡矣不可以母天下春秋書之以防後人猶有卑人爲后者○愚謂王后爲天下母必擇諸侯嫡女窈窕貞淑然後可以配至尊成內治爲宗廟社稷主今紀以畏齊而謀納女魯以弑賊而主之桓王亦乘機而娶紀之姪娣上下皆非正義明道之舉嗚呼春秋之作所以爲君子惻怛之心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康侯胡氏曰案周官典命凡諸侯嫡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有時而不敢後故老疾者使世子攝已事以見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間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危道也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然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孝子無詞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安以從命爲孝又惡得爲孝乎○穀梁曰使世子伉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正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其子以內爲失正也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張氏曰春秋以討賊望諸侯今曹伯之使世子春秋所以直書而深責之戴氏曰使不幸未還而曹伯卒則因非其國也劉氏曰此後世所以多子禍也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五月葬曹桓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公羊曰會者期辭也杜氏曰桃丘衛地濟北東阿縣東南有桃城衛侯與公爲期中背公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不相見也趙氏曰書不遇者見諸侯之無信也呂氏曰衛不信也呂氏曰春秋之世專計利害不顧義理如此 高氏曰在易屯之六三以陰居陽其身不正而輕躁妄動求應於五五應在二而弗見納聖人戒之曰君子幾不如舍往吝繫辭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夫桓公身負弒逆之罪而又輕躁妄動爲人所棄正如屯之六三聖人爲萬世戒也黃氏曰郎之戰兆此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郎見隱九年程子曰來戰于郎三國爲主劉氏曰外爲志乎此戰也常山劉氏曰春秋之中諸侯加兵于魯者爲不少矣未有書來戰者此不言侵伐而以來戰爲文則彼曲我直其義坦然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康侯胡氏曰魯桓弒立天下大惡人人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怒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爲知類也哉愚謂魯衛

兄弟之國齊魯累世之姻桓公又所娶于齊魯鄭嘗會盟假田以締交一有間隙則忘親背盟興兵爭戰此春秋之時所以爲大亂聖人比書其事爲後世鑒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三國稱人微者也呂氏曰盟我不與也其曰人不詳也未詳是否杜氏曰惡曹地闕愚謂諸侯專盟是無天子大夫專盟是無諸侯王綱之壞極矣聖人所尤惜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劉氏曰齊衛鄭相與會盟而君不行委之大夫春秋正本謹始知其後必有大夫會盟交政之惡則又有陪臣執國干上之禍其勢相召也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七月葬鄭莊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陸氏曰執大夫例稱人愚謂義不在人而在執略之之辭也康侯胡氏曰祭仲鄭之命大夫祭氏仲字也蘇氏曰名也前說近是愚案突莊公庶子宋雍姞所出即厲公也忽莊公嫡子鄧曼所出即昭公也裴氏曰凡出奔者皆書名蓋迫逐者必有與

之爭國者內一君外亦一君不名無以為辨後倣此邦衡胡氏曰未踰年不稱鄭伯愚案居喪未踰年之君稱子今不稱子未詳大凡出奔者多不書子與爵如曹羈之類是也左氏曰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

奔衛己亥厲公立穀梁曰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愚謂突以庶孽謀篡宋莊私突執祭仲脅嫡立庶祭仲執國柄不死節以輔正三者皆大惡極矣然鄭莊之多寵以遺後禍與鄭忽之不能君舉朝無忠臣而廢置如反掌與天子方伯不修其職以致姦猾肆行而無所忌舉可見矣○陳岳氏曰忽太子也兄也正也突公子也弟也非正也忽既立則祭仲之君以君臣之義領則扶之危則持之力不足則死之又知突在宋非會非聘為宋所誘其無謀甚矣往而被執不能死節歸立厲公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孫氏曰蔡叔蔡侯之弟叔字也諸侯母弟未命為大夫者皆字朴鄉呂氏曰折魯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張氏曰自去年魯與齊鄭為仇敵至今年桓公欲合黨以敵之於是結宋與陳蔡要言歃血初無忠信誠愨相與之心又以再命大夫敵宋公陳侯故盟不足以恃矣

公會宋公于夫鍾（夫音扶鍾公羊作童）

杜氏曰夫鍾郕地義見隱九年會于防○康侯胡氏曰臣與宋公盟于折公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辭費歟曰盟者春秋

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專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以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口暫切）

杜氏曰闞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紀侯莒子盟于曲池（公羊作毆蛇左氏作杞公今從經）

杜氏曰曲池魯地魯國汶陽縣北有曲水亭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張氏曰南燕姞姓國漢屬東郡今爲滑州胙城縣存耕趙氏曰居宋鄭之間杜氏曰穀丘宋地張氏曰在應天府穀熟縣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杜氏曰厲公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張氏曰去年與柔盟于折不書亦從不會不恤同盟也
公會宋公于虛
杜氏曰虛宋地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杜氏曰龜宋地義見隱九年會于防○高氏曰公去宗社人民而五出與宋會諸侯臨涖一國之民民不可一日不治則國不可一日去之故先王之諸侯無事不得出其四境朝事天子則出境天子巡狩則出境方伯帥諸侯以征伐則出境若無事而出境則棄其民今公始以柔會宋未幾復自會于夫鍾于闞于穀丘夫鍾郕地闞魯地穀丘宋地也公之求宋亟矣及是復會于虛于龜皆宋地而公再往公之求宋益亟矣蓋自隱以來我之相與爲好爲讎者惟宋與鄭黨鄭則伐宋善宋則伐鄭至郎之戰懼鄭之謀己故亟於求宋既而求鄭以爲武父之盟而成伐宋之役明年再會又明年

復會其求於鄭者亦如是其急鄭適有突之亂知其不足恃乃復從而伐之執有立國如是而可久者乎暴戾則無親失道則寡援君子是以知桓之不終也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鄭伯突也東萊呂氏曰突篡位而以君言之不沒其實也杜氏曰武父鄭地陳留濟陽縣東北有武父城愚謂魯桓與宋而盟四會不決而背之以盟鄭反覆如是比事而觀其義自見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張氏曰與人交之道忠信本乎中則有不期合而合者其人非有是心則其相與也不過以利合一旦爭小利則相視忽如仇敵然公之會宋而盟鄭其離合正如是春秋詳書之以見王政不行魯桓宋莊鄭厲皆以篡國而立交相盟會紛紛離合惟利是視煩盟瀆信蔑以長亂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赦者也呂氏曰此年書盟會之數如此見諸侯無王放恣自若多事屢盟民不堪命如此之極也聖人傷之以爲世戒後之人君有意於善者其知慎始守約愛民爲急以合聖人之意乎
丙戌衛侯晉卒
孫氏曰丙戌羨文也此盟與卒同日耳經未有一

日而再書者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內不出主名微者也伐而言戰者宋不服而逆戰
也言戰而不言敗績無大勝負也兩年之閒六盟
會宋宜篤好也一與鄭比則從鄭伐宋鄭突亦忘
其立己之私恩而與魯比此宋不服以至於戰殘
民害物罪惡極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張氏
曰兵法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憤兵魯桓鄭
突此役是也書及鄭師伐宋以魯鄭也又書丁未
戰于宋言魯鄭與宋亟爭常殘民衆胃兩君之
也康侯胡氏曰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
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存耕趙氏曰魯軌弒隱宋
馮弒殤鄭突篡忽三者皆逆賊周有常刑皆戮餘
也敢稱兵爲戰是王法之不行也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
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此齊侯宋會以戰也及者三國及之也燕稱人微
者也戰稱師衆重也敗稱師君在而師敗也敗績
者敗其事功大敗也公羊曰其不地於紀也趙氏
曰內兵以紀爲主外兵以齊爲主莘老孫氏曰紀
爲齊侵削志欲滅之舉宋衛燕三國之師往伐之
紀於是要魯鄭之君以爲之敵愚謂齊吞小國連

諸侯以伐紀自取敗績罪不勝誅矣紀不量力又
連魯鄭以戰雖僥倖一勝卒滅宗社其相役諸侯
各逞私忿合黨報怨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皆罪
也見王政不行諸侯縱恣甚矣杜氏曰衛宣公未
葬也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義又見隱二年鄭
伐衛　康侯胡氏曰齊爲無道恃強陵弱此以紀
爲主何也彼爲無道以加兵於己必有引咎責躬
之辭辯訟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
上訴天子下告方伯連帥與鄰國之諸
侯不如是而憤然與戰是亂之道乎同力度德
動則相時小國雖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
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
不量力不徵辭與齊戰而爲之援者弒君之賊
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
三月葬衛宣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大水
義見元年　存耕趙氏曰桓元年大水今又大水
水天之所生以活人者也大而爲災陰沴之證也
及見則妨農矣高氏曰自堯有洪水之患使禹治
之禹能經理天下正其經界有畎有澮有溝有洫
有川有遂遂無水患但有其利故年之豐凶一係

農力水旱不能爲之害或天時久雨則由畎注遂
由澮注溝由溝注洫由洫入川由川入遂以大疏
導入河入江終至於海蓋以決而不爲災也或天
時久旱則於溝澮川遂之間遏引其水以爲灌溉
又得其利焉春秋之時暴君汙吏壞其經界使畎
澮溝洫之廢皆蕪而不治故久遇大水而無以決
遇大旱而無以溉民爲兵以所驅無暇治田畝聖
人書大水者上痛禹跡之亡下悼井田之廢生民
受其患無以拯濟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義見隱九年會于防○高氏曰公與鄭伯皆有篡
逆之大惡天下所不容今相會于曹曹之容惡可
知也

無冰
穀梁曰時燠也戴氏曰詩曰二之日鑿冰沖沖三
之日納于凌陰二之日今之十二月三之日今正
月也十二月取冰正月藏之今桓公春無冰無藏
冰也去年十二月時燠無冰今年之春無冰可納
春秋於是時而書之蓋謂此年正月爲公會鄭伯
于曹而書若無冰則總繫之春耳藏冰出冰俱在
其中與僖二年三年書不雨之法同義與成元年
二月襄二十八年春書無冰同蓋無冰不可繫月
故也康侯胡氏曰周官凌人之職須冰於夏固陰
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
之周用之徧然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燠而
無冰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胡氏曰雨雹
冰雪何以悉書天人一理也萬物一氣也觀於陰
陽寒暑之變以察其消息盈虛此制治於未亂愼
於微之事也爲謹於微然後王德全矣黃氏曰諸
家皆以周之正月爲今之十一月十一月無冰爲
災故書然使果十一月無冰則尚有十二月尤寒
冰之有無方於此決未可遽以十一月無冰爲災
而先書之也蓋至十二月無冰及春正月東風解
凍終於無冰則無冰決矣始以災而書爾

夏五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語穀梁作禦
杜氏曰不書月闕文葉氏曰經成而後亡也愚謂
此及宣七年孫良夫皆稱使來盟前定也使其弟
見隱七年齊來聘此則盟以伉爲侯甚矣盟見隱
元年盟于蔑此則篡賊之合黨甚矣○莘老孫氏
曰春秋諸侯使其弟來者皆卑其不當使也弟而
可使則命而使之可也不命而使之徒曰弟焉卑
之也來盟者盟於魯也春秋主我使自外而至盟

者焉以來盟不言其地盟於我之國都也存耕趙
氏曰人何矣又請盟焉突蓋德軌之排宋而黨已
也求果從盟後此之辭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嘗何以書
公羊曰御廩者粢盛委之所藏也杜氏曰藏公所
親耕以奉粢盛之倉也嘗祭名公羊曰秋曰嘗愚
謂災者火之也當嘗而火其粢盛之藏以桓公平
日得罪於天不敬其祖之所致也不知省身改過
以答天譴辛敢靦然草歲即復祭之甚矣其忽天
而慢祖也存耕趙氏曰御廩之災在致災三日
之前春秋書之蓋以嘗之不謹而災於齊之日也

趙氏曰識不改一也獻可杜氏曰八年書再烝見
其瀆也此年書御廩災乙亥嘗見其慢也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義同隱三年宋公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公羊曰衛人在蔡人上
葉氏曰伐言以已不能敵假人以爲用也愚謂宋
怨突之背已又有丁未之戰已巳之敗績故用四
國之兵以伐鄭康侯胡氏曰列國之兵皆統乎天
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爲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
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高氏曰折之盟陳蔡
在焉紀之戰齊衛在焉皆與宋同惡者也宋公不
道執人之卿易人之君深怨突之背已而自量其
力不足以加之於是復以齊蔡衛陳之兵伐鄭宋
公之罪斯爲尤重存耕趙氏曰是摟諸侯以伐諸
侯也齊子猶在哀疚相與從宋以與戎木訥趙氏
曰出忽立突者誰歟已立之而已反之不仁哉宋
莊也愚謂宋莊之罪著矣然鄭突忘己之恩結
魯以伐宋以致交怨報復殺戮無辜突亦薄德哉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家父見八年孫氏曰諸侯貢賦不入周室財用不
足也公羊曰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常山劉氏曰
世之治也天子命貢賦於天下而無敢不從無有

求也諸侯奉貢賦於天子而無敢不恭不至於求
求也世亂反此書此以見王室之微而著諸侯之
罪也義又見隱三年求賻○葉氏曰天子有賜無
求諸侯有貢無與古者邦國九貢車有器貢用有
貨貢諸侯不貢而伐之正也不能伐之又從而求
之器不足而求車用不足而求金以是居人上非
所以王天下也獻可杜氏曰桓公篡立天子未嘗
討之反屢聘之今又有車服之求聖人所以甚之
也張氏曰家父爲大夫而無所正救奉使侯國自
取辱命之罪
三月乙未天王崩

案此一見魯桓不奔王喪而會齊僖之葬二見魯桓以嘉禮會齊侯於艾會宋蔡衛於曹三見諸侯之伐國不已四見桓王崩於此年而葬於六年之後也所為屬辭比事爲春秋教者皆此類也豈徒記其死生之變而已哉義又見隱二十年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高氏曰魯不供天王之喪而會齊僖之葬其顛倒甚矣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突書名見上十一年鄭忽出奔左氏曰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張氏曰突以庶孽奪嫡國不可以有國又初與權臣比而篡位又爲反覆盜賊之計以自取亡○陳氏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衆人之發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康侯胡氏曰其說見也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葉氏曰忽何以稱世子言子則喪已除言爵則雖踰年而不居位所以別於突而明正也何以言復歸凡諸侯出奔言復歸諸侯出國所也雖失位不可絕也邦衡胡氏曰復歸者既絕於國今始復來已失國之辭也二說相須乃備然本義則不在此存耕趙氏曰突歸則忽出突出則忽歸突忽之逆順不難知而出入惟蔡仲之為聽權臣擅國命而廢置其君舉國之人莫之違祭仲之事不可以訓也愚謂春秋書此見天王失政而諸侯肆諸侯失權而庶孽亂嫡大夫執國命也

許叔入于許

杜氏曰許叔莊公弟也愚謂許叔入于許事無可考以書法觀之必乘許之亂而謀其着也夫世子受國於先君誓於天子而後爲諸侯許叔弟也乘許之亂竊入而爲君其罪可知矣

公會齊侯于艾 公羊作鄗穀梁作蒿

艾見隱六年高氏曰魯嘗與齊絕矣自僖公卒襄公新立至是復通好焉而齊襄居喪出會越禮畔道自是與文姜爲鳥獸之行而桓公之禍兆於此矣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

邾人牟人葛人來朝

杜氏曰牟國泰山牟縣張氏曰後爲登州牟平縣
杜氏曰葛國在梁國寧陵縣東北張氏曰後爲拱
州寧陵縣愚謂言人則三國之臣也三國以臣而
行朝禮魯以弑逆之賊而安受旅朝之儀見當時
禮制之大壞矣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稱鄭伯嘗君鄭再稱名已奔之君皆無他義也入
于櫟竊入據邑也公羊曰櫟者鄭之邑也杜氏曰
河南陽翟縣張氏曰後屬潁昌府左氏曰鄭伯因
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謂突以庶孽奪嫡篡位
五年天子方伯不治之又不能君而出奔既奔而

又竊入據邑終始亂鄭舉動莫非穿窬之謀春秋
直書其事而辠惡自見矣○程子曰鄭伯突入于
櫟突非正也存耕趙氏曰世子復歸于鄭突入于
櫟兩辭之間逆順見矣于櫟未得鄭也然櫟鄭之
險邑猶制與京也突雖未得國其後卒君鄭實由
櫟而入許氏曰此詩所謂五公子爭立兵革不息
者也鄭亂如此春秋弗志志突入櫟而已語曰櫟
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言國邑之大也忽失其政
不能制突使斬鄭而居之以生民心此亂根也故
君子略其枝葉使謀夫亂之所自生愚案莊二十
一年書鄭伯突卒則突終復篡位比事而觀春秋

之時亂可知矣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袲徐支切公羊作侈

杜氏曰袲宋地在沛國相縣西南先行會禮而後
伐也左氏曰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
還未詳信否義見隱三年鄭伐衛○康侯胡氏曰
昭公之與突其是非邪正亦明矣然昭公雖正其
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於鄭日以微弱厲公
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盛強
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相與連兵動衆納篡
國之公子也存耕趙氏曰宋馮前年分以四國之
師伐突未幾突出忽歸又以三國之師納突馮之

無恒心可知矣未詳是否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氏曰會于曹謀伐鄭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黃氏曰冬伐鄭納突未克今再納突也未詳是否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呂氏曰會于曹蔡先衛伐
鄭衛先蔡蓋當時諸侯皆以一切強弱目前利害
爲先後不復用周班春秋因事紀實以見當時之
亂無復禮也王氏曰突之未出也宋欲有所責故
嘗伐之突之既出宋猶無所得又欲納之始鄭不
和魯嘗以鄭伐宋及突既出魯又與宋伐鄭反覆

皆私也存耕趙氏曰突也馮也軌也均篡賊也皆
公死賞奪攘矯虔此風一倡而奪嫡亂國之事相
踵於世高氏曰鄭國之亂宋公實為之宋為首惡
未詳是否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孫氏曰助篡伐正踰時而返義又見桓一年公至
自唐
冬城向
孫氏曰下言十有一月則城向在十月矣高氏曰
春秋有二向此我之邑木訥趙氏曰隱二年莒所
入之向也計其後為莒所滅地在魯莒境上故城

之魯莒之爭自城向始未詳孰是義見隱七年城
中丘此雖得時然違王制而勞民力故書○存耕
趙氏曰鄭之伐既虐民於鋒鏑向之城復役民於
畚鍤終歲勤動民不得休息黃氏曰左氏曰書時
也謂城以冬也自漢儒言三正而杜預謂周之冬
今之秋諸家遂一變其說反以為譏非時不知周
之改正不過以建子之月行朝饗之禮以示不沿
商也天之四時豈可改也哉天豈以周建子而改
冬為春也哉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氏曰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

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
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
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
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
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
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
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愚謂衛朔
之奔兆於宣公鳥獸行殺二子之時而成於朔為
諸侯之後蓋朔之君衛歷年矣使能治其國家尚
足以蓋前人之愆而父死未幾伐紀伐鄭見春秋
所書莫非悖亂之事其失國也宜義又見十五年

鄭突奔蔡○君舉陳氏曰此衛人立公子黔牟而
後出奔則其但書奔何以為自失國也春秋之法
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篡公子亦以自致之文書
之是故衛立黔牟而朔出蔡人立東國而邾出郕
人立君而朱儒出書奔而已矣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杜氏曰黃齊地左氏曰平齊紀也邦衡胡氏曰五
年齊鄭如紀謀欲襲之十三年紀與齊戰齊紀之
憾深矣公為黃之會以平之存耕趙氏曰魯不量
己之力不足以敵齊而輕挾紀以為戰今不知己
之力不足以平齊而輕會齊以為盟義又見隱元

年盟于蔑○高氏曰紀懼齊之見圖欲爲之備而齊人多詐故爲此盟示之以不疑俾之弛息而不我慮是以尋盟旣退魯遂與齊戰于奚二年齊遂遷紀之三邑足以知盟之無益而攻伐從之矣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 [illegible]

杜氏曰趡魯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戴氏曰隱公初與邾盟于蔑其後躬自伐邾桓公今與邾盟于趡未數月卻與宋衞伐邾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illegible]

杜氏曰奚魯地愚謂齊擅興師其罪可知矣然魯亦與戰則過矣故高氏曰二國春方同會而夏遽交戰彼興師而來則魯宜有以諭之凡戰由主人主人服罪則不戰矣此書及齊人戰于奚又罪魯也○存耕趙氏曰春盟而夏戰盟非信盟戰非義戰也孫氏曰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僖二十二年及邾人戰于升陘皆此義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季杜氏曰封人弟也獻舞也何氏曰獻舞之兄前說近是穀梁曰自陳有奉焉爾愚謂封人有子無子俱可考今據經而論季以弟而倚陳歸國是不

有天子與先君之命也

癸巳葬蔡桓侯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此稱本爵爲得正但爲私諡書耳○王氏曰隱八年經蔡侯考父卒葬稱宣公宣十七年蔡侯申卒葬稱文公其後書葬皆稱公皆若葬宋公靈公平公昭公唯封人卒葬稱桓侯案左氏桓侯而下有哀侯景侯靈侯平侯昭侯蓋蔡人諡其君或公或侯而稱之耳邦衡胡氏曰生有爵陟沒有諡王者柄此以別臣下賢不肖而使人有勸懲也晉侯仇卒於平王之時諡曰文侯以諡加本爵足以知命於天子也是後周益衰諸侯沒者不復請諡於王五等壹稱公乃臣子之自諡此稱侯者亦臣子自諡爾書者見其稱公稱侯皆臣子私爲之也萬人傑問蔡桓侯文定以爲蔡季之賢知請諡如何朱子曰只是文談

及宋人衞人伐邾

華老孫氏曰邾前年來朝又此年盟于趡今遽帥二國之人伐親附者所以見會盟無信而朝事不暇強大縱橫而弱小見陵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衞○張氏曰桓公春與齊邾盟旣而皆背之戰奚伐邾並見於一年之中反顧前日刑牲詔神玉帛

交錯如繳羅蓋其為人瀆信而好盟不仁而佳兵人理滅矣宜其不踰年而見殺於齊也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趙氏曰不書日或史有闕或傳寫誤義見隱三年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濼盧篤切又力角切 公羊無與字蓋脫文）

杜氏曰濼水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公本與夫人俱行至濼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會于濼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左氏曰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孫氏曰易稱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今桓公不能內正夫人之位而與之外如強齊以致弒逆宜哉○康侯胡氏曰案齊詩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至使淫亂為二國患為亂者齊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為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為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殺而書薨義同隱公杜氏曰不言戕諱之也穀梁曰其地於外也左氏曰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高氏曰桓篡弒天子不征諸侯不討魯人畏之而乃使自作其無讎何也於是篡亂賊淩小國得立於淫未殘民不奔王喪忽宗祀成亂收容佞朋同列身既不正家遂莫齊亭殄於淫婦之手夫姜氏所見之惡不待言而著矣然自作孽者罕免王法難逃乎天矣春秋比書十八年之事而終之以此有以為不鑒哉○張氏曰魯君見弒有二存內則不言地以存其實在外則不容不書其地而以上下文見之此先與夫人姜氏如齊而明年書夫人孫于齊又莊公不書即位雖不明書齊人戕公而桓公之不得其死已昭然矣蓋本國之事書之與他國同則非所以見尊君親上之意是以桓公見殺不得不諱又當不沒其實以示後世之傳信故曰婉而成章也愚謂此亦舊史之法仲尼因之云耳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杜氏曰九月而葬緩也高氏曰稱我君別外也稱我君而後舉諡臣子之敬辭也義同隱三年葬

宋穆公○獻可杜氏曰禮諸侯薨請於天子大夫卒謚於君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所以懲惡勸善也周衰諸侯變古易常是以外諸侯書葬者九十三內書葬者九豈非謹其始之失邪

春秋本義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六

莊公 名同桓公子

元年春王正月

義見隱元年○公羊曰公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穀梁曰先君不以道終則子不忍即位也劉氏曰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不以道終而子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莘老孫氏曰繼弒而不行即位者三莊之繼桓桓見弒於齊也閔之繼子般般見弒於慶父也僖之繼閔閔見弒於慶父也大意已見桓公即位

三月夫人孫于齊

夫人文姜莊公母也不稱姜氏闕文也朴鄉呂氏曰前書夫人姜氏遂如齊則今孫于齊者即如齊之姜氏前目後凡也未詳信否公穀曰內諱奔謂之孫杜氏曰猶孫讓而去康侯胡氏曰桓公之弒姜氏與焉爲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胡氏曰文姜之惡甚矣臣子雖不能討王法其可不誅乎愚謂魯不能討而縱之奔齊則魯無臣子莊公無政天王無法姜氏自此淫奔愈無忌憚矣○趙氏曰婦人而有與弒其夫之嫌則子不得母之檀弓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今姜氏失婦道矣子不得以爲母臣不得以爲君

夏單伯逆王姬〈逆左氏作送公羊穀梁作逆 [illegible]〉

伯字也穀梁曰命大夫故不名也張氏曰逆迎也王姬桓王女莊王妹也公羊曰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逆之者何使我主之也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同姓諸侯主之穀梁曰其義不可受於京師也躬君弒於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陸氏曰魯主王姬之婚且使大夫者逆而為之主常事耳皆不當書而書者桓公見弒於齊仇讎未復而莊公又見在喪經之中天子乃於此時使之主王姬之婚又與仇讎

通志堂

之國為禮書之以見天王不當使魯不當受而單伯不當逆也○高氏曰魯不能訴於天王已無臣子之道在諒闇之中而修嘉好之禮天下固多同姓之国矣何必在魯是魯人黙順王命陷王於不義也張氏曰齊乃寢苫枕戈不可同天之讎而與之主婚見魯之君臣無復讎之心而三綱悉是絕矣愚謂齊襄戕殺魯桓天王當絕其婚而討其罪既不能然又使魯主之周之不能令諸侯也宜哉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張氏曰築館所以待王姬之舍以俟齊之逆也然魯主王姬非一前此必有其所今特築于外者知衰麻哭泣不可雜於吉事故築于外也然桓公弑于齊未及一年共創鉅痛深當百倍於先君正終之日又可以于外為安命國人以築齊王姬之館歟春秋所以著其忘父親讎之辠也○莘老孫氏曰仇讎未復莊公之喪未除而天王遽使魯主婚天王則已失禮矣為莊公者當辭於天王期於得請而後已於是之時非無同姓之諸侯也非無無喪之和國也蓋莊公未之辭耳君父之讎未復儼然在衰絰之中遽然所仇與之為婚姻之主聖人以莊公存居不盡其戚居喪不致其哀忘君父而交仇讎合衰絰而親弁冕雖築館以示變然不

通志堂

能救其辠也葉氏曰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孫氏曰不書天者脫之杜氏曰榮叔周大夫榮氏叔字錫賜也追命桓公襃稱其德蘇氏曰命之以策也孫氏曰賞以勸善罰以懲惡善不賞惡不罰天下所以亂桓弑逆之人莊王生不能討死又追錫之則莊王之為天子可知也○趙氏曰寵篡弑以瀆三綱也高氏曰禮諸侯嗣位三年喪畢以士服朝天子天子錫之黼冕圭璧然後歸以臨其民

謂之受命桓以篡弑未嘗入朝未嘗受命今王命
魯主婚故追錫桓公以寵之且魯桓已薨矣啖氏曰魯
之自謚而錫之尤為非禮也陳氏曰魯諸公皆不聞
免喪朝王之事而莊公書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文公書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公書天子使召
伯來錫公命凡三見桓公未嘗朝王受命而追錫
之文公未嘗終喪朝王而先錫之成公未有功德
而加錫之皆有為而書周官典命上公九命侯伯
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視
其命數為節此先王五等諸侯之班也秦襄公當
犬戎之難以兵佐周東遷平王賜之岐以西之地

為諸侯受頫服其大夫作終南之詩以美之此始
封為諸侯者也魯僖公能遵伯禽之法牧于坰野
魯人尊之季孫行父請命而史克作頌此有功德而
加命者也桓文成公皆見於經而僖公獨不見何
也凡春秋合禮則以為常事不書桓文成公之命
皆禮之不宜有也可見春秋之法

王姬歸于齊

康侯胡氏曰魯主王姬之嫁舊矣在他公時常事
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館于外
[illegible]于齊而後莊公視[illegible]然忘其讎者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illegible]

杜氏曰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illegible]
在東莞臨朐縣東南鄑在朱虛縣東南郚[illegible]
昌縣西有訾城康侯胡氏曰以師遷之者[illegible]紀民
猶足與守而齊人強暴用大衆以迫之[illegible]
愚謂邑者天子所封有故而遷[illegible]天子之事
也而諸侯皆[illegible]之況非有罪而從吞其[illegible]齊襄之
惡大矣○高氏曰紀與齊乃同姓之國況天子娶
后于紀而王姬又歸于齊豈無親親之愛今乃背
黃之盟一舉而遷三邑蓋自是遂滅紀矣朴鄉呂
氏曰經之書遷者九而義有二焉有強人而遷之
者有欲自遷者若齊師遷紀郱鄑郚宋人遷宿齊

人遷陽此強而遷之也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丘
許遷于葉于白羽于容城蔡遷于州來此其自欲
遷者也凡書遷與書取異取者取其土地爾未若
遷民之亂也遷其民則父子兄弟離散而人失
其常居情衆以遷紀之民此聖人所以深疾之歟

三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丘

慶父莊公庶兄共仲也孫氏曰於餘丘附庸國東
萊呂氏曰夷國也若於越然未詳孰是張氏曰莊
公是時年才十五慶父得政以制一國之權軍政

之本既失而權移於下以成[illegible]子般閔公之禍故春秋詳書以譏之戴氏曰孫氏之説美矣於此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許氏曰當莊公[illegible]以勝齊則當修兵以[illegible]修政以俟[illegible]今堂堂之讐國而用師伐於餘丘知莊公之無志○康侯胡氏曰魯在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國之兵權者翬弒隱公慶父弒子般閔公公子遂殺惡及視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秋七月齊王姬卒

公羊曰曷為錄焉我主之也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姊妹之服孫氏曰莊公忘父之讎既主其嫁又主其卒不子之甚也○康侯胡氏曰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為之服也莊公於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也茅老孫氏曰魯與天王同姓天王之女下嫁諸侯者多魯主之然而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久王姬之歸書之最備者齊王姬也單伯之逆築館于外王姬之歸王姬之卒見於春秋者凡四春秋常事不書而齊王姬之事書之備者所以見莊公盡禮於仇讎而無恩於先君也舉之大則書之備惡之積不可掩也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禚諸若切又音作

杜氏曰禚齊地左氏曰書姦也愚案周禮司馬九伐之法内外亂鳥獸行則滅之齊襄之惡不容誅矣姜氏與弒而淫縱如此則莊公之不能齊家治國王法之不行於天下舉可見矣○趙氏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也朱子曰詩南山雄狐前二章刺襄公居高位而行邪行後二章刺魯桓娶妻使之得窮其欲載驅刺文姜乘此車而來會襄公敝笱比莊公不能防閑文姜猗嗟極道莊公威儀技藝之美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葉氏曰詩言其情春秋著其法

乙酉宋公馮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茅老孫氏曰不言帥師師少也穀梁曰惡其會仇讎而伐同姓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胡氏曰將納朔也何以知之桓十六年衛侯朔出奔齊莊五

年冬公會齊宋陳蔡伐衛辛納朔焉
夏四月葬宋莊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五月葬桓王
王氏曰緩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杜氏曰桓公十五年三月王崩七年乃葬故曰緩高氏曰平王之崩求賻於諸侯然後克葬至於桓王崩七年乃葬者蓋承諸侯皆叛王師傷敗之後力益不足矣聖人書之以著天下臣子之罪黃氏曰周之事勢可知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酅戶圭切
杜氏曰季紀侯弟酅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張氏曰酅州之境左氏曰紀於是乎始判孫氏曰諸侯母弟未命者皆字蔡叔蔡季之類是也酅天子所封非紀季可得而有齊欲并紀季忌兄之親取兄之邑以事齊其惡可知也○獻可杜氏曰古之邦國分授疆土小大相維協和親比一德以尊天子爲之屏翰末世大偪小衆暴寡以亡滅亡王不能正故春秋詳書之
冬公次于滑 滑乎八切公羊穀梁作郎
穀梁曰次者止也杜氏曰滑鄭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北張氏曰或曰滑州也常山劉氏曰諸侯非王

通志堂刊

命不出境卿大夫國政所屬兵師民命所係凡出王命遷延次舍必詳錄之以正非去○劉氏曰君爲或以事書或不以事書以事書者止之以事者也不以事書者止之不以事者也君舉於政師舉於義止不以事者亂之道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享京二切穀梁作饗
杜氏曰享食也祝丘魯地兩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故又見二年會于禚皆淫亂也享甚矣○康侯胡氏曰享所以訓恭儉也兩君相見享于廟中婦人送迎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國而享齊侯甚矣魏氏曰甚矣文姜之惡也始焉遂于齊猶有所媿中焉會齊侯已無所懼今焉享齊侯其無忌憚甚矣張氏曰假先王之禮爲禽獸之行大亂之道也漢人有云淫亂之漸其變爲篡魯人習之二十餘年至子般閔公兩君見弑聖人作易以閑有家爲家人之始垂訓遠矣
三月紀伯姬卒
孫氏曰紀伯姬隱二年紀裂繻所逆內女也禮諸侯絕傍朞姑姊妹女子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則爲之服大功九月常事也故內女不卒之此書卒者爲夏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紀伯姬起○胡氏曰內女不卒如郯伯姬紀兩伯姬宋兩伯姬不書

通志堂王謹

卒惟此伯姬宋伯姬書葢為齊侯葬紀伯姬起文
也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義見隱四年遇于清（）許氏曰齊與陳鄭遇垂蓋
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也未詳是否
紀侯大去其國
常山劉氏曰大者紀侯之名生名之者失地也左
氏曰違齊難也孫氏曰齊肆吞噬信不道矣紀侯
守天子土有社稷之重人民之衆晴懦齷齪不能
死難畏齊強脅棄之而去此其可哉（）張氏曰案
紀之本末自桓五年書齊鄭如紀以至莊之元年

三年凡關紀之存亡者一一備書之以見齊鄭圖
紀之淺深有漸而卒成於今年也紀之國存雖其
間不能無失然而困於強暴之凌逼委宗社而去
之所以責強大閔小弱而寓興滅繼絶之志於言
意之表也愚謂齊襄貪肆殘忍辠不勝誅矣然助
桀為虐者鄭伯也為紀侯者苟能修德任賢養民
訓兵上下一心固守疆土齊人雖衆無能為也書
曰大邦畏其力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乃
不務此而求援弱魯結婚夷王邀職為盟何益於
國哉已而紀季先去國勢遂分兵未接境委宗社
棄人民妻不及葬而為高士之逃世大夫之去國

致伯姬見葬於讎人叔姬寄死於齊境國君死社
稷之義安在哉經曰紀侯大去其國聖人惻怛之
心雖以憫時王之無政強暴之吞噬然紀侯不能
為國之惡在其中矣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陸氏曰葬者臣子之事非由鄰國也齊侯幷人之
國而禮葬其妻是謂豺狼之行而為婦人之仁也
愚謂齊侯之惡須矣然齊兵未至紀侯與其臣子
棄殯去國使伯姬葬於讎人之手夫婦之恩臣子
之情薄矣哉（）康侯胡氏曰齊襄逼逐紀侯使之
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辠著

矣高氏曰齊襄以紀侯自去其國非我顯滅之故
葬伯姬以示己之恩以泯其跡甚矣齊人之詐也
存耕趙氏曰不惟紀無臣子亦以病魯不親親也
龍可杜氏曰春秋之世法度無所稟強暴者恣其
貪危亡者無所託紀為齊所滅而伯姬為齊所葬
聖人書之惡齊而閔紀也東萊呂氏曰內女不書
葬而書葬者三宋共姬紀伯姬與叔姬皆非常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禚公羊穀梁作郜
狩見桓四年禚見莊二年孫氏曰父之讎不與共
戴天莊公之父親為齊殺而遠與齊人狩（）杜氏

以公越境與微者狩失禮可知存耕趙氏曰狩以
奉宗廟教兵守未有入他國而行之者也齊有藪
諸侯有大野謀非狩所也康侯胡氏曰莊公於齊
無時可通也而與之狩是忘親釋怨非人子矣夫
狩者馳騁田獵其爲樂下主乎已一爲乾豆其事
上主乎宗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莘老
孫氏曰莊公元年主其婚三年臣會其伐於是又
親與其臣狩蓋公不孝而釋讎也於此爲甚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杜氏曰書姦也臧氏曰齊侯出師在外姜氏往會

之故書曰如齊師婦人在兵闕施面目於三軍之
中豈容以人道責哉愚謂齊侯之惡亦著矣莘老
孫氏曰姜氏會齊侯之惡春秋皆據實書之傳信
後人也或會或享或如師一時之跡不併而爲行
之惡則一○康侯胡氏曰曰會曰享猶爲之名也
至是如齊師善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
矣春秋書此戒後世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深
矣

秋郳黎來來朝 郳五兮切公羊作倪黎左氏作犁

公羊曰黎來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常山劉氏
曰夷狄附庸書名張氏曰案宋仲幾云滕薛郳吾
役也則郳蓋宋之附庸非夷狄也未詳孰是陸氏
曰曹姓子爵挾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
別封爲附庸居於郳曾孫黎來始見春秋數從齊
桓尊周室王命爲小邾子未詳是否杜氏曰東海
昌慮縣有郳城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左氏曰伐衛納惠公也莘氏曰朔雖宣姜所生然
諸侯不得再娶則朔不得爲嫡子況殺二公子乎
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正月公羊穀梁作 月

張氏曰王人下士也子突字也莘老孫氏曰衛侯

朔譖殺二公子即位數年而見逐於黔牟黔牟在
位八年矣去年冬齊帥諸侯之師伐衛而納朔天
王於是使子突救之高氏曰子突以辭直之師不
能勝黨惡之諸侯見王命之不行也且王者有征
而無救書救以見王室之微矣○貫道王氏曰朔
以狗彘之穜盜天子土地周公之刑所謂內外亂
鳥獸行則滅之者也既失天討矣及諸侯伐衛納
朔而後出救師吁惜乎其失機也君舉陳氏曰救
衛無功而後王命益不行於天下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左氏曰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

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未詳信否劉氏曰爲
諸侯受之君君不命而自取之雖有鄰國之助大
亂之道也存耕趙氏曰諸侯抗王命其逆可知矣
○胡氏曰前年諸侯伐衛今年卒納朔天子不克
救朔卒爲諸侯所納公與諸侯之卒不容誅矣孫
氏曰天子之威命盡矣

秋公至自伐衛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此又見侯納朔而後歸也
存耕趙氏曰老師三時而朔卒入踰四時而告
成事莊公之行十有九其致者五三至自齊以求
婦於齊非所以告廟也一至自伐戎以遠伐戎也

今至自伐衛以抗王命也胡氏曰凡公行一百七
十三年者八十二悉書之煩不勝書止是出入踰
時之蓋深惡重即書此書者蓋深惡重也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芳夫切公穀作寶

見莊五年

俘軍所獲也張氏曰衛俘衛朔所賂諸侯之俘寶
齊人首惡故主衛之賂而分於黨惡助亂之國邦
衛胡氏曰諸侯逆王而納朔志乃在於衛俘蓋志
於利則叛其君矣春秋書齊人歸俘以見諸侯之
逆王命蓋本志於利也○康侯胡氏曰言歸衛俘
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夫以弟弑兄臣伐君
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
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
迷惑之端也及書齊人歸俘然後知其有欲貨之
心而後動於惡也世變迭從篡行交作徇於貨寶
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
與不至於篡弑攘奪則不饜也春秋書此垂戒明
矣愚謂先書公會齊宋陳蔡伐衛次書王人救衛
次書衛朔入衛次書公至自伐衛及此又書齊來
歸俘屬辭比事雖無左傳其事豈不顯乎而其惡豈
不著乎

七年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

杜氏曰防見隱九年義見莊二年會于禚○莘老
孫氏曰姜氏齊侯罪均惡等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隕于敏切夜穀梁作昔穀氏曰非也隕公羊作賓

夜初昏以後也夜中夜半也公羊曰恒星者列星
也孫氏曰星之常見者也星隕如雨謂隕墜者衆
也啖氏曰奔流如雨之多也康侯胡氏曰人事感
於下則天變應於上前此者五國連衡旅拒王命
後此者齊桓晉文更伯中國政歸盟主王室遂虛
其爲法度廢絕威信陵遲之象著矣○戴氏曰天

斗皆以所為日月星辰麗焉故常與星氣流轉於其間今星隕之多如雨則氣之消散可知呂氏曰恒星不見星隕如雨變異之極而當世君臣莫能自省日趨於亂先王之道不復行於世矣堯舜禹湯文武之澤不復被於生民矣此異之所以從然哉

秋大水無麥苗

大水見十八年黃氏曰麥苗麥之苗也凡植物始生曰苗康侯胡氏曰書大水其大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罪天災重民命見王者之心矣忽天災而不懼輕民命而不圖國之亡無日矣○黃氏曰案

經文本明白天時無可改之理周雖建子無改夏為秋之事春秋所謂秋即今之秋麥種於秋始種為苗秋有大水故無麥苗呂家氏曰中原之地種麥最早故月令仲秋勸種麥是歲以大水之故種麥失時或已種而為水所溺故曰無麥苗非謂已熟之麥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

杜氏曰穀齊地濟北穀城縣張氏曰後屬鄆州東阿縣義見二年會于禚○康侯胡氏曰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為惡益遠矣明年無知弒諸兒其禍淫之明驗也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穀梁曰次止也俟待也杜氏曰期共伐郕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張氏曰不由王命妄興師衆久次于外期會莫應也○華老孫氏曰郕與魯為同姓之國莊公無親親之恩乃率諸侯以伐之春次于郎以俟陳蔡我俟之也及齊師以圍之我約之也其為志者皆義也所以見內之卑也

甲午治兵 公羊作祠兵

康侯胡氏曰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將師以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者亡其散亡反役申明軍法以整齊之謂講武也張氏曰將以訓齊其衆

而不知師出以律已失治兵之本矣雖欲治之其將能乎○劉氏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以秋治兵春振旅今魯以春治兵非其時矣又曰魯先出兵而後治治又非其常地愚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故治兵於閒暇之時而用之於不得已之際則師出以律矣今莊公輕次於外俟陳蔡而不應蹭蹬無聊衆心離貳然後治之末矣

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 公羊作成

康侯胡氏曰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郕者伐同姓也郕降于齊師者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張氏曰魯與郕皆文王之昭蓋

同姓兄弟之當親者莊公忘親而志於取郕始滓
易制之陳蔡與之同事而陳蔡不來然後不得已
而邀齊以圖之所以郕不服魯而寧降於齊春秋
直書以見其從饑而貪利爲人以虐小二國同役
而不同心敵遂得以間之魯師之出大無功也

秋師還

崔氏曰歷三時而師還春秋所以始終其事而見
其惡○索隱曰三時暴兵于外不修民政而奪其
農時聖人因而書之以志莊公不臣之罪爲後世
黷武之戒常山劉氏曰春秋之世用師多矣未有
所書如此之詳者何則莊公此師尤爲非義上既

不用天王之命無故而興師自正月次于郎以俟
陳蔡而陳蔡不至可謂無名矣甲午治兵可謂黷
武矣夏師及齊師圍郕郕又降于齊可謂無義矣
歷三時而師還可謂害民矣夫逆天道親仇讎圍
同姓勦民力與國不仁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無知不氏與州吁同左氏曰齊侯使連稱管至父
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
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
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
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

捷吾以女爲夫人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
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
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
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費
曰我奚御哉袒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
出鬬死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
于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戶下遂弑之而
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
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
子糾來奔張氏曰齊襄之見弑以禍本言之則無
知之胚胎已積漸於僖公之時而襄公之惡積不

可掩如抗王伐衛殺魯桓公色荒禽荒暱比小人
考襄公即位以至於今春秋所書齊事無一非亡
國戕身之媒以至禍發蕭牆身殲賊手所謂積不
善之餘殃者也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存耕
趙氏曰連稱之徒盜賊之靡者因無知以作亂君
弑而無知爲君則主弑者無知也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義見隱四年衛人殺州吁○東萊呂氏曰無知踰
年不稱爵蓋弑君之賊爾若不以罪討則亦不以
討賊之辭加之猶謂之大夫如里克者是已蔡世
子般則楚子誘而殺之齊商人則齊人弑而討之

不以其罪故不加以討賊之辭

公及齊大夫盟于蔇 其冀切公羊穀梁作暨

大夫無名氏衆大夫也左氏公殺曰齊無君也杜氏曰蔇魯地琅邪繒縣北有蔇亭張氏曰後爲沂州承縣穀梁曰盟納子糾也趙氏曰納讎人之子損禮而盟大夫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康侯胡氏曰德有輕重怨有淺深怨莫甚於父母之仇而德莫中於安定其國家而嗣其後嗣也有父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夏公伐齊納子糾齊小白入于齊 公羊穀梁無子

子糾小白皆襄公庶子孫氏曰小白弟也左氏曰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杜氏曰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公羊曰其言入何篡辭也邦衡胡氏曰齊不受子糾而公必納之故先書公伐齊見齊不受子糾也次書納糾見公黨仇人之子也齊小白爲書入蓋子糾稱子當立也小白不稱子不當立也不當立則爲篡○存耕趙氏曰魯莊之伐齊似矣惜乎其以納糾也使移此以爲復讎之師魯其庶乎春秋書其故以其非伐齊而德齊也莘老孫氏曰莊公忘君父之大讎伐齊而納讎人之子書曰納者不宜納也公子糾雖非嫡長而桓公之庶兄莊公納之雖不得於義而宜嗣齊襄而爲君者惟糾爲故曰子糾書納者見莊公納之也有書子糾者言其宜爲齊君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杜氏曰九月乃葬亂故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此戰公也不言公者榮上公伐齊之文耳杜氏曰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左氏曰公喪戎路傳乘而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是以皆止莘老孫氏曰齊爲仇讎之國

無時而通莊公受糾之來奔志欲納之已盟其大夫伐齊而納糾矣而小白先之既忘其讎矣又不量力而與齊戰爲至於師徒崩喪而糾不免於死爲莊公者其亦如何也○呂氏曰書我師敗績則凡例謂內不言敗者繆矣春秋無我戰凡相侵伐皆聖人所舉曾不是諱而諱敗乎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人取之於魯而殺之也孫氏曰子糾當立桓公爭國取而殺之甚矣所以重桓公之篡也○康侯胡氏曰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矣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

而勿問可也齊必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爲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爲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遂不遠矣孟子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存耕趙氏曰小白不能容糾於魯必使之死小白罪也莊公欲納糾使齊得取而殺之莊公亦罪也經書之見小白器量之不宏痛魯之無主而與之殺也爲闕之邵子曰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功過不相掩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桓公入齊首殺子糾絕滅天倫罪之元大者也其與王者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者遠矣此後凡伯者之事必辨其功過如邵子云

冬浚洙 公羊作濬

公羊曰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深之畏齊也杜氏曰洙水在魯城北下合泗康侯胡氏曰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莘老孫氏曰春秋之義凡興作書之皆罪

春秋本義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七

莊公

十年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不書伐而書敗某師書戰與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同後不復解杜氏曰長勺魯地左氏曰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閒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未詳信否存耕趙氏曰小白報乾時之役也魯師敗矣子糾殺矣亦可以已乎愚謂魯亦有以召之其幸而勝不足論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二月公侵宋

侵者侵其疆界也康侯胡氏曰詩曰侵自阮疆書

曰侵于之疆是也高氏曰公既敗齊師又乘勝加兵於宋非義之甚也愚謂諸侯無王命而擅辠致討辠也況無王命以伐人之國殘民黷武不容誅矣義與隱二年鄭伐衛同○程氏曰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宋以衆其敵惡之甚矣王氏曰所以啓次郎之師也春秋書侵五十八

三月宋人遷宿

遷國者奪其地利形勢而徙其國邑於他所或又以爲附庸也不言遷於某地者某氏曰以遷人爲主不在地也宿見隱元年孫氏曰宿微國天子封之宋人遷之其惡可知也義又見元年齊遷紀鄣鄑郚此則遷國甚矣○廬陵胡氏曰遷宿者宿非欲遷而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處寬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沉於衆不肯從而況迫於威虐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藋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咨傷和氣豈不明然有隱乎非行安之願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惡自見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杜氏曰乘丘魯地張氏曰興仁府乘氏縣愚案齊宋之師次于郎而獨敗宋師于乘丘蓋宋師先進于乘丘邪左氏曰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常山劉氏曰二國揚兵駐師而不名所伐欲闘利乘便快攻取之意魯又不能推忠信奉文告以止齊宋之師而覆敗其軍次者不以義勝者不以道交譏之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獻可杜氏曰公不能復仇而反納子糾以啓齊之寇又侵宋以衆其敵致二國同次于郎公雖敗宋不足爲美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杜氏曰荊楚本號後改爲楚莘蔡地張氏曰成王初封熊繹於丹陽江陵之枝江縣也自荊子熊通

僭伐漢東諸侯其國始大僭號稱王今其子熊貲始敗蔡以猾夏矣左氏曰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未詳信否張氏曰於此見王政不行夷狄憑陵中國君舉陳氏曰春秋書之見夷夏之大變也後倣此高氏曰諸侯死社稷正也逃之辠也虜賤甚矣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愚案隱公會戎盟戎致凡伯見伐戎禍稍息而狄伐中國荊楚伐蔡皆由王法大壞諸侯自相侵伐中國勢分夷夏莫辨故荊楚猾夏而近者首被其禍

不可復制春秋之末漸主夏盟𭫍衰而吳繼之吳
衰而越繼之蠻夷之盛至於越而春秋終矣王綱
盡矣故君子常防患於未然而春秋比書其本末
為履霜之戒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譚徒南切公羊作十一月
杜氏曰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張氏曰在濟南
府歷城縣滅者夷其社稷覆宗絶祀也公羊曰何
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愚謂不名闕文也
存耕趙氏曰譚雖小國先王所封王封之惟王滅
之亦必當其辠也小白亦諸侯也可滅之乎胡氏
曰言奔莒不死社稷也○陳氏曰書滅始於此春

秋之際滅國三十六五伯為之也微桓公則滅國
之禍不接跡於天下薛氏曰五伯桓公為盛威陵
諸侯以圖伯功首滅天子之建侯以肆威耳儒者
之不道也宜哉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子斯切
杜氏曰鄑魯地愚謂齊遷紀鄑邑當為紀地豈偶
同名邪左氏曰宋為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敗
諸鄑存耕趙氏曰宋報復之師也屢役不勝可以
已矣莊公以兵始禍屢勝鄰國能無悔乎義又見
隱二年鄭伐衛○胡氏曰二年之中三敗齊宋之

師以深其怨
秋宋大水
康侯胡氏曰凡外災告則書東萊呂氏曰其顯然
為衆所知者亦不待告也義見桓元年○康侯胡
氏曰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東萊
呂氏曰春秋之世災異多矣聖人不能盡書取其
一二甚者以為後世戒
冬王姬歸于齊
劉氏曰我主之也孫氏曰莊公受命主王姬者多
矣惟元年與此年書者惡公忘父之讎而與齊接
婚也○邦衡胡氏曰婚姻之道不正其始則終必

亂齊再娶王姬婚姻不正莫甚焉非惟惡公忘讎
而主婚亦以志小白篡立王不能正反薦女以結
之也存耕趙氏曰二姬皆莊王女一為姑一為婦
非倫也未詳是否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叔姬即隱七年歸于紀者也孫氏曰伯姬之媵也
酅紀季以入齊之邑也啖氏曰稱紀言紀之婦也
宋氏曰國滅夫死託身讎國書歸不當歸也○獻
可杜氏曰紀侯去國則叔姬歸父母之國可也愚
謂國君死社稷其兄弟臣妾可知也紀國既亡叔
姬死之可也而歸依於叛兄之叔失節甚矣孫氏

曰歸于鄭者歸于季也歸者嫁辭以伯姬之媵而歸于季非其所歸亂也夫詳是否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公羊作接）

張氏曰萬南宫長萬多力之士北門公名也左氏曰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宫長萬公右歂孫生搏之宋人請之宋公靳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秋宋萬弒閔公于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太宰督於東宫之西又殺之立子游公羊曰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宫中數月然後歸之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絶其脰仇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摋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孫氏曰及其大夫仇牧甚之也劉氏曰仇牧之智則未仇牧之忠則盡矣疾其疾而忘其力憂其憂而忘其生仇牧可謂不畏強禦矣愚謂弒君之賊惡極罪大矣然宋潛逆王命納衛朔還遷宿國次師取敗狎近宋萬皆足以殺其身者也義又見桓二年宋督事（）莘老孫氏曰春秋死難之臣三人而已孔子書之無異文孔子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又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事君而至於殺身君子不爲也事君之日久則君必信我而言必用也道不行言不信猶在其位苟祿也苟祿而事君固位而見殺孔子又何取乎三人者之謂善乃孔子爲不能死者設耳非孔子之所謂善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孫氏曰弒君之賊當急討之萬八月弒閔公十月出奔宋之臣子緩不討賊若此常山劉氏曰弒君叛國凡民罔不憝況均諸侯哉書所奔之國則受之之罪亦自見也

十有三年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於北杏（齊侯穀梁作齊人）

杜氏曰北杏齊地莘老孫氏曰齊侯稱爵而諸侯皆稱人者齊桓將伯諸侯未甚尊之但遣其臣往爾然齊方求諸侯亦不畀之而與之會也黄氏曰衣裳之會十有一北杏實爲之首自周東遷諸侯紛紛若鬬獸今而後知尊周室矣故孔子曰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胡氏曰桓公徒有尊周之名無尊周之實覬其貪土地之廣恃甲兵之衆強制諸侯約之以會要之以盟臨之以兵其有不循者小則侵之伐之甚則執之滅之其實

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耳孫氏曰案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若五伯者皆非命伯故孟子曰三王之罪人也愚案伯者之功過如此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孫氏曰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僖二十八年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此亂世之事非盛王意也康侯胡氏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愚謂齊桓晉文盟會侵伐若有異於其他諸侯合黨報復貪利黷武之為然其相去蓋一間耳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桓文既非命伯又不請命於天子其所令於諸侯者不過假大義以濟私欲三王之道其名似存其實已去春秋一切書之為後世鑒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義則丘竊取之者也蓋自孟子而下知其意者惟董子焉故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或者乃謂聖人與之而無譏往往為說較伯業之大小而不及聖人之所指則誤矣故愚於桓文之會盟侵伐一切書之曰義見某年某事明其與其他諸侯之不甚相遠也若其事之近義者則各著其說於本文之下蓋孟子所謂彼善於此邵子所謂功過不相揜者在讀者詳焉

夏六月齊人滅遂

叔矣曰遂微國也存耕趙氏曰齊之後也杜氏曰遂國在齊北蛇丘縣東北高氏曰北杏之會諸侯尚有未服者桓公於是滅遂以示威義見十年齊滅譚而此又為十七年齊人殲于遂起文也○王氏曰桓公圖伯未為諸侯所附當崇禮義以懷來之而乃伐魯滅譚今又滅遂皆強力以報私憾張氏曰於此見其已亡惻隱之心故凡其合於仁者孟子皆以為假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古何切）

杜氏曰此柯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熊氏曰東平府東阿縣左氏曰始及齊平也張氏曰莊公自齊桓入國屢與之戰雖一再勝而齊方修軍政以圖伯魯有見伐之虞至此始及齊平齊桓亦知魯未可取故不復以用於譚遂者待魯亦足以見桓公屈意和魯皆伯術也愚案伯者之盟諸侯始此但此則離盟耳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十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

康侯胡氏曰稱人者將卑師少也劉氏曰伐宋之時魯本不與謀後聞乃遣大夫往耳左氏曰宋人背北杏之會春諸侯伐宋取成於宋而還程子曰齊自管仲為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

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息養天下厚矣至於春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功卑而易成邦衡胡氏曰齊桓非天王命而卑伐亦春秋之所惡也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五伯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也義又見隱元年邾伐衛〈條〉侯胡氏曰齊盖以節制用兵故能南摧強楚西抑秦晉或以爲貶齊稱人誤矣

秋七月荊入蔡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〇高氏曰十年荊敗蔡師執其君今又入其國夷狄輕中國如此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孫氏曰經以單伯爲文者凡盟會公或大夫皆以爲主其會爲文春秋魯史故也存耕趙氏曰齊序宋上推齊伯也杜氏曰鄄衛地東郡鄄城也張氏曰濮州鄄城縣左氏曰宋服故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〇胡氏曰夫禮別嫌明微制治于未亂自天子出者也列國之君自相會聚是禮自諸侯出矣以國君而降班以會大夫以大夫而出位以伉諸侯是禮自大夫出矣君若贅旒陪臣執命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易於坤之初六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易言其理春秋見諸行事若合符節可謂深切著明矣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鄄

陳入春秋居衛下今先衛者杜氏曰陳侯介於齊楚之閒爲三恪之客齊桓因而進之未詳是否左氏曰齊復會焉齊始伯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〇孫氏曰桓公帥諸侯尊周室其實帥諸侯以尊己假尊王之名以令諸侯將之以會要之以盟臨之以成制之以力也莘老孫氏曰齊桓欲成伯業故爲鄄之會以帥諸侯然春秋書之與無事而會盟者等爾蓋春秋之意以謂齊桓公功則可取而道猶未也春秋王道之極致故桓文之功具詳無褒

夏夫人姜氏如齊

莘老孫氏曰姜氏但歸寧耳然經書之與齊襄之事等者蓋婦人以夫家爲歸一適其夫則終身不返父母沒雖兄弟不往所以預爲之嫌而防逆亂之將萌也齊桓雖無齊襄之事蓋非禮之跡同也姜氏之惡不可勝誅矣然爲齊桓者不能無罪張氏曰文姜播惡於齊襄之時桓公欲圖伯業則絕之於齊義也以欲求魯之故而不隨覆車之轍豈非未聞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之虐乎此孔門所以不道伯者也〇許氏曰鄄之會魯尚未從齊侯以爲未能比近無以示遠務在求好於魯是以於此受文姜而不逆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卒合

然禮防一弛則夫人復假越境之恣而遂有如莒之事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郳 五兮切公羊作倪

范氏曰宋主兵故序齊上也愚謂諸侯既伐則伯主序宋上今大夫主兵則亦仍序宋上可左氏曰諸侯為宋伐郳未詳信否郳見元年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鄭人侵宋

左氏曰諸侯伐郳鄭人間之而侵宋張氏曰間諸侯伐郳而侵宋不誠於服齊而背二鄄之會鄭之反覆於齊楚之間蓋始於此義又見十年公侵宋

冬十月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宋序齊上與伐郳同左氏曰諸侯伐鄭宋故也愚謂鄭有罪矣齊桓此伐有名矣惜乎齊桓非受命之伯以王道正之猶有罪也所謂彼善於此者皆此類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荊伐鄭

義見十年荊敗蔡師○莘老孫氏曰前年荊嘗入蔡於是又伐鄭焉所以見夷狄之強中國之衰也臧氏曰楚將憑陵中國蔡當其衝首罹其害自鄭從幽之盟楚不敢窺鄭者十有餘年齊桓之力也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滑伯滕子同盟于幽 [illegible]

杜氏曰滑國都費河南緱氏縣[illegible]今滑州也幽宋地高氏曰許男先於滑伯滕子者是時伯主以意升降或諸國自以強弱[illegible]上下聖人因書之以見先王之制不復列於[illegible]劉氏曰同盟者殷同之盟也古者諸侯[illegible]見天子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同盟之禮見於覲禮為壇祀方明方伯臨之古者六歲而會十二歲而盟桓非受命之伯假同盟之禮率諸侯以尊天子蓋自是始伯也張氏曰古者方嶽有同盟以示其考禮修德以尊天子之意桓公至此以諸侯既授以事而伯業定因舉是禮約束諸侯尊周以掩其無王命之事與伐楚而舉召康公之命相似自此欲制諸侯而會從之者皆稱同盟其無王命假古誼以制與國一也而善惡則各繫於其事焉穀梁稱桓公未嘗有歃血之盟而孟子於葵丘之會亦曰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夫子所謂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此蓋其衣裳大會之始也揚雄以習亂為春秋不得已而與齊晉蓋得春秋之旨矣君舉陳氏曰王者不作舉天下而

聽命於一邦古未之有也存耕趙氏曰桓公興王命而稱伯儼然於列國之上諸侯不知有王也後倣此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葉氏曰有盟有同盟者周官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又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二者皆諸侯見王之節王合諸侯而見之者也○觀宗遇以禮見王而已若有征伐以討不庭則命方伯連帥而諸侯從焉此之謂時會故曰發四方之禁王十二歲一巡狩諸侯合於方嶽之下而受命王不巡狩則合諸侯受命於王國此之謂殷同故曰施天下之政小白圖伯諸侯之從者日衆故假殷同之禮而行焉故此年同盟于幽至二十七年而再同盟歷十有二年用天子殷見之禮也

邾子克卒

莘老孫氏曰克者儀父之嗣君至是始稱子者嘗從齊桓會盟侵伐故進之爲子也陸氏曰克儀父名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故曰子皆無所考竊謂邾本子爵隱元年稱邾儀父者大夫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公羊作瞻

不言何辠執之者義不在辠而在於執也後倣此胡氏曰前年同盟于幽今春執之安用盟邦衛胡氏曰況無王命而專執乎愚謂又爲鄭詹逃來起文也○康侯胡氏曰惡齊之辭也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張氏曰諸侯不服則修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以小國之從齊者皆出於力不服而非有心悅誠服之意可見矣

夏齊人殲于遂 殲子廉切公羊作瀸

殲者盡之盡也左氏曰齊人戍遂而戍之夏遂因氏頜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醉而殺之齊人殲焉啖氏曰不言遂人殲之言齊人自取其滅也○張氏曰案十三年滅遂置戍今乃見殲於亡國之遺民蓋絶滅社稷以及其君慮其民之思舊主而以兵力強制之不知彼心不服吾力稍怠必有出於意料之外者蓋王者之道貴於興滅繼絶而齊人滅遂不止於殺一不辜而已以至於自殲其衆也康侯胡氏曰春秋書此見齊人滅遂恃強陵弱非伐辠弔民之師夫以亡國餘民能殲強齊之戍則申胥一身可以存楚楚雖三戶可以亡秦固有是理足爲強而不義之戒而弱者亦可以省身而自立矣莘老孫氏曰春秋之義凡自取之者以自取爲義齊人爲遂所殺非遂人之辠齊自取之爾梁亡非人亡之梁自亡爾鄭棄其師非他國敗之鄭自棄爾殲于遂辠齊之深而憫遂之滅也

秋鄭詹自齊逃來

陸氏曰凡言逃者皆謂義當留而竊去者也康侯胡氏曰逃匹夫之事也詹故匹夫之行逍逃苟免不知命也同盟于幽而魯首叛盟受其逋逃廢信義矣○邦衡胡氏曰齊桓與王伯事辭曰非義詹爲大臣不能守死以紓國患而遁逃苟免非惟身之羞國之羞也劉氏曰或逃也以爲義死制云乎以爲不義死道云乎君子不曰幸而免詹自以爲有罪邪雖死之可矣自以爲無罪邪尚何逃之有詹恐其無罪見殺因逃而苟免不足爲大夫

冬多麋

張氏曰麋鹿之大者魯所常有多則爲異山陰陸氏曰陰盛所感惡氣之應也公羊曰記異也○華老孫氏曰春秋以有爲災則書有有蜮是也以無爲異則書無無冰是也至於麋者常有之物不可爲異惟其多則書之康侯胡氏曰書此亦爲放龍蛇周公遠犀象之意也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存耕趙氏曰不書日與朔舊史失之也義見隱三年○華老孫氏曰春秋日食有書日書朔者有書日而不書朔者有日與朔皆不書者書日書朔日食正朔舊史之詳備孔子因之以傳信也日而不朔者食不在朔或在二日也日朔皆不書者舊史所無孔子闕之以傳疑也春秋之則日食不書朔與日者惟二而已亦足以知舊史所闕者少也愚謂或緣成而後則之亦不可知也

夏公追戎于濟西

杜氏曰戎來侵魯公逐之於濟水之西華老孫氏曰禦戎之道來則拒之去則勿追啖氏曰去社稷遠追戎也

秋有蜮（[illegible]）

康侯胡氏曰蜮魯所無也故以有書陸璣曰蜮短狐也一名射影如鼈三足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射故曰射影或謂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公羊曰記異也左氏曰爲災也山陰陸氏曰蜮陰物也麋亦陰物也陽淑消而陰慝長此惡氣之應、張氏曰是時文姜爲亂其遺毒餘患至於哀姜卒成篡弒之禍物類之感天之示人顯矣

冬十月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遂及齊侯宋公盟

杜氏曰公子結魯大夫劉氏曰媵者送女也陳人

者陳大夫公羊曰大夫無遂事莘老孫氏曰陳人娶姬姓之女魯使其臣公子結媵之結行至鄄遂盟齊侯宋公是時齊桓方伯而宋又強國公子結不終媵事而欲交歡伯主終之齊宋皆怒陳亦棄好是年之冬三國皆來伐我西鄙此公子結之遂事召之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茂、啖氏曰凡媵常事不書為公子結遂事起本也東萊呂氏曰凡書大夫遂者四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仲孫蔑會晉荀罃遂城虎牢季孫宿救台遂入鄆與此公子結媵婦遂及齊宋盟也

夫人姜氏如莒

杜氏曰非父母之國而往書姦莘老孫氏曰婦人無專行之禮故雖父母之國惟父母在得歸寧父母沒雖兄弟不往況他國乎惡自見矣○張氏曰文姜比年如莒春秋詳書蓋與詩之變風相應當時一反關雎麟趾之化而中國之俗於是大亂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杜氏曰鄙邊邑常山劉氏曰諸侯來侵伐不至國都皆書某鄙高氏曰公之事齊後於諸侯又受鄭厲而公子結又以私事取怒焉故齊連陳宋來討之惡謂齊人摟諸侯以伐諸侯固有罪也然魯之君臣亦有以召之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存耕趙氏曰春秋書魯之被兵遠不及國則言鄙此類是也近國則言其地郎乘丘是也至言伐我則寇深矣

二十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義見十九年○康侯胡氏曰十五年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莒而春秋書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女嫁於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泉水賦許穆夫人閔衛之亡思歸唁其兄而阻於義故載馳作聖人錄於國風以訓後世使知男女之別自遠於禽獸也今夫人如莒以寧其父母而父母已終以寧其兄

弟又義不得宗國猶爾而況如莒乎婦人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莊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母禁亂之所由生故初會于禚次享于祝丘又次如齊師又次會于防于穀又次如齊如莒又再如莒此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廢之者也是以至此極觀春秋所書之法則知防閑之道也

夏齊大災

災見桓十四年此書大則災之甚也人事不理則責見於天春秋書之使後世懼天威也懼天威則謹人事矣惡可曰適然而已乎○莘老孫氏曰春秋之時皇極之道汨沒不敘而天下災異不可勝

紀故春秋但取其著者書之惟宋齊陳鄭三數大國而已蓋舉近可以明遠記大可以知小也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戎（公羊作我）

張氏曰戎在徐州之域最近齊齊故先治之許氏曰戎自春秋之初即見則乃後起故擾中國之患宜莫先戎真氏曰案大災之餘不知恐懼修省而遠勤兵以伐戎然謂戎為中國患天子方伯不能治而齊桓伐之中國以寧此其功也然桓非受命之伯不告於王而專伐之此其辠也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辛酉鄭伯突卒

夾漈鄭氏曰厲公也立四年奔而昭公忽入立立二年遇弒而子亹立立一年齊人殺之而子儀立立十四年傅瑕殺之而納厲公厲公復入七年卒而文公捷立未詳信否張氏曰突鄭莊公之孽子莊公既卒即奪忽之位而篡之中閒雖為祭仲所逐旋入于櫟卒取鄭國故論者以為始終能君夫篡弒竊國之人而春秋終始君之且復記其卒於位豈真與之哉所以著小人肆志亂臣賊子得以終於其位王法不行而世之所由亂也義又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七月戊戌夫人姜氏薨

張氏曰文姜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母寵榮終身一用小君之禮此魯之禍所以未艾必至於莊公之終而君弒哀姜慶父誅而後魯亂始息也〇黃氏曰文姜之惡極矣春秋終始以夫人之禮書之然則孰謂春秋奪人之爵或至貶及天王哉亦實書其事而善惡自見耳

冬十有二月葬鄭厲公

杜氏曰八月而葬緩慢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春秋本義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挍訂

莊公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肆大眚（公羊作省）

趙氏曰肆放也眚過也孫氏曰肆大眚舉惡無不赦之辭也康侯胡氏曰舜典曰眚災肆赦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周官司刺掌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未聞肆大眚也大眚皆肆則廢天討虧國典縱有罪虐無辜惡人幸以免矣後有姑息爲政數行恩宥惠姦宄賊良民而其弊益滋蓋流於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可以小惠其爲政於蜀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蜀人久而歌思猶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旨矣胡氏曰眚災肆赦天子之制也舉無大小俱赦諸侯不得行莊公肆大眚亂法易常愚謂肆大眚天子猶不可況諸侯乎（　）莘老孫氏曰莊公一切放縱姦惡有意於文姜之葬也莊公以文姜嘗得罪於魯而播於齊大惡無道魯人切齒之深者莊公欲備禮葬之乃先赦國中以悅人心然後舉葬故正月肆大眚而癸丑葬文姜愚案此意或有之比事可見然未可以此爲本義也

癸丑葬我小君文姜

公羊曰文姜莊公之母也愚謂姜氏弑逆淫亂得罪宗廟國人所當誅也而得成禮而葬魯之典禮廢矣其不從夫諡與七月而葬乃其細事不暇論也

陳人殺其公子禦寇（禦公羊作御）

孫氏曰公子世子母弟也春秋之義非天子不得專殺此咸專殺也是故二百四十二年無天王殺大夫而書諸侯殺大夫者四十七古者諸侯之大夫皆命於天子諸侯不得專也大夫有罪則請於天子諸侯不得專殺也大夫猶不得專殺況世子母弟乎無王甚矣義又見後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　）康侯胡氏曰陳亂無政衆人擅殺之也莘老孫氏曰御寇以公子之貴而見殺於國人御寇有罪矣陳之君使公子而見殺焉亦未免乎有罪也愚案後二說從人字上取義未詳是否

夏五月

孫氏曰春秋未有以夏五月首時者此言五月蓋五月之下文有脫事爾高氏曰非五月之下脫簡則是誤以四月爲五月爾

秋七月丙申及齊高傒盟于防

及之者內之微者也高傒齊大夫也木訥趙氏曰諱婚也父讎不報母喪未除而求婚於齊非孝也

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冬

公如齊納幣

孫氏曰案桓六年子同生公十四年即位二十四年如齊逆女三十有七歲矣不得以時而婚故母喪未終如齊納幣圖婚之速也莘老孫氏曰婚禮有六惟親迎則諸侯自迎於境其他五禮皆使大夫莊公父弒於齊有不同戴天之讎文姜之死在去年七月至是之冬莊公猶在三年之喪也納幣大夫之事也而公親爲忘君父之讎娶讎人之子又在二年之喪而行大夫之職書公如齊納幣所以見公無恩於母不孝於父無廉恥而納幣一舉而大惡者三也邦衡胡氏曰諸侯非朝王述職則不越境以納幣無王甚矣不止其喪婚娶讎也

二十有二年春公至自齊

存耕趙氏曰莊公踰年而後反居喪告朔之禮俱廢矣張氏曰莊公忘父讎而娶其女冒母喪而往納幣以此告廟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此與他日書至不可同日語也比事屬辭示人之意顯矣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祭叔來聘

井鄉呂氏曰祭采地叔字也劉氏曰以爲邑而字天子之下大夫也存耕趙氏曰祭有祭公祭伯祭叔意者叔其弟也猶蔡季許叔之類伯其爵也公其官也未詳是否戴氏曰親來聘魯祭叔之私交也非有王命故不稱使大意同隱元年祭伯來此則聘耳

夏公如齊觀社

朱子曰社者土神左氏曰公如齊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愚謂諸侯非王事不出境且諸侯各有其社舍所事而觀他國之社已非禮矣況齊爲讎國又有新婚之嫌於此見莊公之棄國政無君父壞禮法忘廉恥縱逸觀皐具見矣〇張氏曰社者古人祀地之名古制惟社事單出里惟爲社田國人畢作東遷而後王制漸變祀事不存古意浸爲美觀襄公二十四年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其廢祀典而夸愚俗兆於今矣外傳曹劌曰齊棄大公之法觀民於社君爲是舉而往觀之非故業也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公卿大夫佐之受命焉不聞諸侯之相會祀也愚案左氏魯語載曹劌一時之言不同而俱有義故附見焉獨觀民於社一語

未可足否
公至自齊
莊公非王事出境舍父讎忘廉恥事遊觀其何以告廟乎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荆人來聘
陸氏曰凡夷狄來聘稱人君臣同辭啖氏曰言荆來聘則似舉州皆來故加人字無他義高氏曰是時楚頵方弑其君而自立中國不能治而反敢來所以交聘必於宗廟之中所以重之也彼夷狄僭逆之人來聘中國中國當以禮義外之詩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後世子孫乃受其聘於宗廟之中此中國衰微無禮義之甚也歟可
杜氏曰書云四夷來王周禮象胥掌其國使亦謂其來王也荆南夷也亟病中國來聘魯而錄之者譏其非來王來貢以夷狄而行中國之禮魯亦不當受其聘也〇張氏曰楚自四五年來先加兵於蔡鄭而以聘至魯已用遠交近攻之術聖人於此書其來聘中庸曰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此三代柔遠人之道也然於此時以魯而受楚之聘非有德以懷來之彼以禮幣至亦當審所以待之之術如班彪述漢宜戒邊吏之言以為待遇得其情則却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觀春秋書

荆人來聘亦可見矣
公及齊侯遇于穀蕭叔朝公
穀見七年杜氏曰蕭附庸國張氏曰徐州蕭縣朴鄉呂氏曰叔字也公羊曰其言朝公何於外也高氏曰婚嫁猶未定故往見齊侯于穀此見公不恤國家之事唯婚姻之務公在穀遇齊侯巳與人君相見之禮蕭叔又從而朝之失其所矣遇又見隱四年遇于清朝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康侯胡氏曰為禮必當其物與其所而後可以言禮大夫宗婦覿而用幣則非其物也蕭叔朝公于齊之穀則非其所也嘉禮不野合而朝公于外是委之於野矣故野非其所君子有不受必反之於正而後止此亦春秋撥亂之意也
秋丹桓宮楹
杜氏曰桓宮桓公廟也楹柱也存耕趙氏曰丹楹施丹雘也左氏曰丹桓宮之楹二十四年刻其桷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穀梁曰禮天子諸侯黝堊大夫倉士黈丹楹非禮也高氏曰莊公不能為父復讎而反娶其女以奉祭祀故丹楹刻桷以示孝甚矣莊公之行詐也夫宗廟之飾國有彝典而妄肆奢麗加於禰宮亂王制

瀆先君不恭莫大焉聖人直書其事具文見意

冬十有一月曹伯射姑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十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于扈

杜氏曰扈鄭地在滎陽卷縣西北孫氏曰謀逆姜氏也公二年之中納幣觀社及齊侯遇于穀今又盟于扈甚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葉氏曰小白已伯矣公復爲離盟則非諸侯之政也以圖婚於我而固其好焉爾前爲傒爲防之盟而後公如齊納幣今齊侯爲扈之盟而後公如齊逆女康侯胡氏曰程子曰遇于穀盟于扈皆爲要結姻好也

傳稱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列丈夫三十而不娶則非禮矣然天子諸侯十五而冠者以娶必先冠而國不可久無儲貳欲人君早有繼體故因以爲節也鰥者老而無妻之稱舜方三十未娶而師錫帝堯已曰有鰥在下矣妻帝之二女則不告於父母以爲告則不得娶而廢人之大倫堯亦不告而妻爲其欲及時而無過如此也今莊公生於桓公之六年至是三十有六載矣以世適之正諸侯之貴尚無内主同任社稷之事故莊公越禮不顧如此其急娶夫人奉祭祀爲宗廟之主而不以大義裁之至於失時不亦甚矣春秋詳書於策爲後戒也

二十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宮桷

杜氏曰刻鏤也桷椽也穀梁曰禮天子之桷斲之礱之加密石焉諸侯之桷斲之礱之大夫斲之士斲本刻桷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宗廟以飾夫人非正也康侯胡氏曰自常情觀之丹楹刻桷疑若小失而春秋詳書於策何也桓公見殺于齊則不能復而盛飾其宮夸示仇人之女廢人倫悖天道而不知正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世人主心術者也故詳書於策爲後鑒也○葉氏曰商人戒肜日以典祀無豐于昵昵近也夫祀且不可豐而況宗廟之飾乎

葬曹莊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公如齊逆女秋公至自齊

莘老孫氏曰其父見弒於齊而子婚讎女是無恩於父而盡禮於仇讎也公既親迎於齊當與夫人偕至夫人未至而莊公先還告至於廟春秋志其告廟之實且罪其先夫人而至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張氏曰諸侯無越境逆女之禮然則莊公無父之讎猶不可以親至齊廷也況躬君弒於齊而舍宗廟之守往受其女於廟乎昔晉王裒讀蓼莪之詩而哀痛終其身莊公思妃偶之合兩

年之間三至齊廷而念不及於其父春秋所以詳
書而誅其心也愚案親迎之禮見隱二年紀履綸
逆女此又見莊公三十七年而始娶其書公至自
齊又為姜氏入起也君舉陳氏曰春秋之書夫人
未有詳於此者也

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

夫人哀姜也不曰至自齊而曰入者以莊公先至
夫人後入故不復言至自齊也胡氏曰公親迎於
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夫人從夫者也夫
人不從公而入失婦之道也夫婦不正非所
以奉先公而繼後嗣也不亂何待○康侯胡氏曰

昏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從
公而入已失夫婦之正弒閔孫邾之亂兆矣莊公
越禮踰時娶仇人之女薦合於宗廟以成好合卒
使宗祀不立弒逆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
事以著莊公不孝之辠為後戒也愚案先書公至
自齊後書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則公不俟夫人
夫人不從公昭然可見春秋屬辭比事類多如此

戊寅大夫宗婦覿用幣

胡氏曰大夫宗婦者同宗大夫之婦非謂大夫與
宗婦也覿者見夫人也左氏曰哀姜至公使宗婦
覿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
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栗棗脩以告虔也今男女
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
亂之無乃不可乎○戴氏曰莊公至是年二十七
歲矣求婚於齊如恐失之親如齊納幣再歲而後
逆親如齊逆女既歸而後入又使大夫之妻執幣
以覿違越禮制以為婚悅無所不至甚矣莊公之
廣縱也向也桓公娶於齊致文姜之淫亂桓公不
免其身今也莊公娶於齊致哀姜之逆亂魯又幾
亡其國春秋備書於冊辭煩而不殺為萬世永戒
也

大水

義見桓元年○戴氏曰莊公即位二十年書大水
者三於羣公為最甚

冬戎侵曹曹羈出奔陳赤歸于曹 羈公羊作覊

存耕趙氏曰此徐州之戎也趙氏曰羈非嫡也康
侯胡氏曰赤者曹之庶子愚案踰年之君稱爵今
羈不稱爵未詳蓋戎侵曹曹羈懼而出奔故赤歸
而自立耳春秋書此見夷狄猾夏而諸侯不能自
存庶孼自立而不復請命於天子也然與鄭突之
事有閒矣○王氏曰宋執祭仲立突而逐忽故先
書突而後言忽明鄭有君突篡之也今後言赤而
先書羈明曹無君赤乃國人所逆耳愚案逆與不

逆未可知今以經文觀之王氏先後之說庶矣

郭公

杜氏曰經闕誤也莘老孫氏曰郭公之事三傳皆無義說公穀爲曹赤理又不通案管子伐郭亡之事以詞齊桓過郭問父老郭何以亡父老曰善善而惡惡也桓公曰善善而惡惡何至亡父老曰善善而不能用惡惡而不能去郭之所以亡也莊二十四年齊桓已伯而管夷吾用事但見郭父老而問之不知在何時爾然則郭之事跡亦嘗見於傳記也春秋書梁亡言梁之自亡也管子載郭亡之跡蓋亦曰郭自亡爾公與亡字相近疑經書郭公

爲郭亡也然疑誤之事聖人闕之

二十有五年春陳侯使女叔來聘

杜氏曰女氏叔字穀梁曰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夫也劉氏曰名也前說近是左氏曰始結陳好也義見七年齊來聘

夏五月癸丑衛侯朔卒

杏耕趙氏曰朔拒王命而君衛竟以衛君卒春秋從而紀焉以著王命不勝篡惡也○莘老孫氏曰不書葬者魯不往會爾

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鼓用牲于社者鼓于社又用牲于社也文十五年左氏曰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道也葉氏曰天災有幣無牲諸侯而鼓于社僭也用牲于社非禮也○康侯胡氏曰案禮諸侯旅見於天子入門不得終禮者四而日食與焉古者固以是爲大變人君所當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故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官鼓人救日月則詔王鼓大僕凡軍旅田役贊王鼓救日月亦如之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退而自責皆恐懼修省以答天意而不敢忽也然則鼓用牲于社何以書

譏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用牲則非禮矣張氏曰日食陰盛陽微之徵事關天下固不止爲一魯而諸侯亦有臣民則因天變以自省如洪範五事敬謹於視聽言動思之閒一失其正則各必應之古人應天以實而不以文故高宗彤日洪範之言乃古人之所先務至如胤征與周禮鼓人大僕所載乃禮文之末耳一時遭變禮文固不可廢然正其本而後末可理也今莊公於充陽之本蓋藐然矣鼓何益乎又用牲而欲以物求免書此以見本末之皆失也胡氏曰日食三十六書鼓用牲者三餘不言鼓得常也

伯姬歸于杞

存耕趙氏曰伯姬公姊妹也杜預以爲公女誤矣凡公女伯姬叔姬則加以子字如子叔姬之類公姊妹則但稱伯叔如兄弟之辭是年始嫁過時矣愚謂又爲二十七年公會伯姬與伯姬來起文也

秋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

杜氏曰門國門也左氏曰鼓用牲于社于門亦非常也凡天災有幣無牲非日月之眚不鼓邦衡胡氏曰未聞大水而用牲者況伐鼓于門乎書之皆非雖惡爲國之非禮惡其不務修政事以消弭災而爲是區區淫巫瞽史之見也○張氏曰宋比年大水盛陽微之變極矣莊公若思先王正厥事之意謹內外之防嚴夫婦之別使陰沴無浸長之漸則後日之禍猶可及止也鼓以充陽之事與後世救日避寢之禮皆既其文而未必有正厥事之誠修實政也況徒以幣牲飲食求免乎書日食大水用幣牲事以見莊公非惟不恐懼修省以正其本而禮文之末亦錯矣此魯之所以亂也

冬公子友如陳

公子友莊公之母弟即季子也杜氏曰諸魯出聘皆書如報女叔之聘也存耕趙氏曰大夫出聘自友始春秋書之以著交政之漸且以著三桓之所

自始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莘老孫氏曰大夫之聘必書之於春秋者可以見其往來之國皆於其黨而其行多非禮也亦以見其私行者有以強大行者皆非周制聘問之常故謹錄之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戎

戎爲中國患諸侯伐之可也故伯禽征徐戎而孔子錄之于書然必請命于天子方伯然後行事今莊公擅興師則無王矣況隱桓之際與戎會盟致有伐凡伯追戎濟西之事不能防微杜漸使戎狄暴橫則勞民動衆角力非類春秋書之所以警後世君人者不可不謹其始也義又見二十年齊伐戎

夏公至自伐戎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曹殺其大夫

孫氏曰不書名氏者略之愚謂義在專殺大夫而不繫乎名氏雖無名氏義亦著也康侯胡氏曰古者諸侯之卿大夫上命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其有罪則請於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殺也及春秋時國無大小卿大夫士皆專命之而不以告於王朝有罪無罪皆專殺之而不以歸於司寇無王甚矣五伯三王之罪人而葵丘之會猶曰無專殺

大夫故春秋明書於策備天子之禁也後倣此

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左氏本無公字公羊穀梁有公字張氏曰案穀梁亦無公字當從左氏爲正

宋序齊上者宋本公爵齊桓未伯每序齊上既伯乃序齊下今齊宋之大夫伐徐故仍序宋上耳未必宋主兵也徐張氏曰嬴姓國近齊魯泗洲臨淮縣是也義見此年伐戎

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杞伯姬于洮洮從水

杜氏曰洮魯地薛氏曰洮溝在濟州張氏曰濟南府是也愚案禮女子已嫁父母在一歲一歸寧父母没使大夫歸寧所以別嫌也伯姬無父母則無可歸之理矣而莊公非王事棄國政會伯姬于洮非禮也陸氏曰參譏之公及杞侯伯姬俱失正矣○莘老孫氏曰伯姬前年歸杞會公于洮三傳皆無室惡之跡春秋書之與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文同而無異者蓋婦人無專行之道僖母不至不下堂伯姬無事而會公于洮安知其不爲惡傳無其事而經書之文同者犯禮之迹無異也戴氏曰夫人會諸侯古無是事也文姜數會齊侯不以爲異杞伯姬踵而行之莊公亦安而受之先儒謂伯姬爲莊公女非也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幽

存耕趙氏曰距前盟十二年用殷同也義見十六年○張氏曰再舉同盟之禮以申假令而一諸侯之心也魯宋陳鄭偕至而衛不來故明年伐衛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原仲稱字與單伯同左氏曰原仲季友之舊杜氏曰陳大夫原氏仲字季友違禮會外大夫葬○康侯胡氏曰公子友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春秋端本之書也京師諸夏之表也祭伯以寰內諸侯而來魯祭叔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詭上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季子違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葬其後陳莊子死赴喪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曰古者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雖欲哭焉得而哭諸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勿哭末流可知矣劉氏曰君不行使乎大夫君行使乎大夫內之失正也大夫不交諸侯原氏失正也內失正原氏失正季子可以已矣則是從命也參譏之此說未詳是否

冬杞伯姬來

莘老孫氏曰春秋內女適諸侯者多矣於其歸寧未嘗曰子某姬來歸寧常事不書也伯姬非莊公

子義不當歸春秋以其歸之非禮故書曰杞伯來
來也愚謂公與伯姬春會于洮其冬又來於禮亡
矣而此又爲杞伯來朝起文也
莒慶來逆叔姬
莒慶莒大夫高氏曰叔姬者伯姬之妹非莊公女
也杜鄉呂氏曰莒慶自爲逆也叔姬何以稱字大
夫逆則稱字爲君逆則稱女公羊曰此何以書譏
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董子曰大夫無束脩之餽
無諸侯之交越竟逆女紀卑也華老孫氏曰莒子
爲君不能制其臣而使之外交諸侯則不君矣莒
慶莊公莒子皆有辜也

杞伯來朝
濟川何氏曰杞先代子孫也方東樓公始封之時
與微子啓無異得用天子禮樂才入春秋已失公
爵降而曰侯或稱伯或稱子亦足以知其微弱與
桓二年滕稱子同愚謂杞伯不朝王而朝魯已失
禮矣況爲伯姬之來而來朝夫既不能閑有家而
復以身徇之宜其失禮之中又失禮也義又見隱
十一年滕薛來朝
公會齊侯于城濮
杜氏曰城濮衛地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
戰衛人敗績
齊衛稱人者將卑師少也及衛及之也不地於衛
也曰衛人及齊人戰者齊人伐衛衛人不服而與
齊戰也夫齊桓之盟諸侯定伯業雖非至公然以
安中國攘夷狄爲名則固可與矣十六年衛既與
齊同盟二十七年之盟乃背而去之齊之來伐有
辭矣衛能引躬自咎則齊當自退乃不反己遂與
齊戰以至敗績使無辜之民肝腦塗地書曰衛人
及齊人戰衛卑爲大而齊爲彼善於此也義又見
隱二年鄭伐衛
夏四月丁未邾子瑣卒
黃氏曰瑣克之子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秋荊伐鄭公會齊人宋人救鄭
左氏曰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
之門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
子元曰鄭有人焉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
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愚謂夷狄猾夏天子
方伯不能治向非齊桓率諸侯以救之則中國被
其毒幾何其不胥而爲夷也此其功也然桓非命
伯且不請於王又其所以救鄭者不過仗大義爲
服諸侯計初無懇惻之誠心正孟子所謂非真有
者此其過也春秋書之一以見中國衰微夷狄暴

横二以見敝壞之餘賴有齊桓之舉三以見天下失御方伯失職使諸侯自爲禮樂征伐雖桓拯一時之危然王綱之壞至此而極蓋聖人愍世之心樂善之誠並行而不相悖皆惻隱流行之所以也○黄氏曰楚與中國爭鄭自此始

冬築郿（公羊穀梁作微）

杜氏曰郿魯下邑築公羊曰造邑也莘老孫氏曰春秋書築者七其六皆舊國也邑者惟一處耳今不謂之城而謂之築言城者城舊邑也言築者築新邑也蓋臺囿無舊新爲之者必皆曰築然則築郿者新城而爲邑也不曰新無舊也不曰城無所因也春秋之法興作皆書所以重民力謹天時也先書築郿而下書大無麥禾則公之興作不量力可知矣愚謂又見其違王制也

大無麥禾

大無者竭盡之辭久書大無麥禾者夏無麥秋悉無禾至冬而總記之也莘老孫氏曰此書大無麥禾非常無之也無水旱蟲螟而大無者歲不收也舉魯之國無收者爲服虔曰陰陽不和土氣不養故禾麥不成愚謂政事乖繆則天地變常稼穡不成不可委之於數春秋書之所以戒有國者謹敕人事之理陰陽而已又爲告糴起文也

臧孫辰告糴于齊（辰穀梁作臣）

臧孫辰魯大夫臧文仲哀伯子外傳曰文仲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曰不腆先君之敝器敢告滯積以紓執事齊人歸其玉而與之糴虞氏曰一不登而告糴鄰國責魯無備蓄以凶災無加民憂下之心兵革力役不息以致荒耗又明人君當謹積聚省財用以備凶年也莘老孫氏曰古之爲國必有數歲之備雖其歲凶年民食之者不過四鬴也若取之者不過什一也民之食有節君之取有度則爲國三年而餘一年之蓄九年而餘三年之蓄二十七年而餘九年之蓄湯之七年旱堯之水九年而天下無飢者其蓄素具也水旱無常又無蓄以備之則是使民恃天而生也安得爲民父母哉莊公在位二十八年雖九年之蓄可具也而於其無事奪民之力使不得盡力於耕耨又驟之戰鬭而傷之一年不登告糴於外春秋譏莊公在位之久蓄積無素也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廄

新者徹其舊而一新之也延廄名國雖無饑用民必在農隙去年大無麥禾告糴于齊上下困乏可知矣今春正當振給勸耕恤鮮窮困而奪其力傷其財見莊公之無志於救荒而厲民以畜馬有

國家者知所鑒矣○劉氏曰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所興作修舊多矣不必書也而延廄南門茸故耳何故獨書哉又新宮災魯公之廟也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無修之之文雉門及兩觀災記所作焉吾以此數者參之修舊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不務公室者也

夏鄭人侵許

高氏曰許鄭鄰也諸侯伐鄭而許不至故侵之張氏曰許與鄭世讎也然自盟幽之後不與於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歟自後許始從中國未詳孰是義見莊十年公侵宋

秋有蜚扶味切

蜚者臭惡之蟲山海經云蜚如牛白首一目蛇尾行水則竭行草則枯見則有兵疫劉氏曰曰有者所以明其無也公羊曰記異也愚謂此皆人事反常中國正氣衰耗故窮裔絕域惡氣駸駸入焉有國家者致中和則陽淑長而陰慝消矣此與有蜮同義○劉氏曰鸜鵒不踰濟而書非中國之物暫而一至故不可言多而言有麋者中國之所有也有之不足異而多則為異故不可言有而言多蠡螟者中國所多也多不足怪而為災則書故不可言多而言災此製言之體也

冬十有二月紀叔姬卒

叔姬失節歸酅卒非其所也而魯亦不當卒之又為明年葬叔姬起文

城諸及防

杜氏曰諸防皆魯邑諸城陽諸縣張氏曰密州諸城縣界又有故防城言及者別二邑也防見隱九年黃氏曰先諸及防也義見隱七年城中丘此則饑歲勞民連城二邑甚矣○高氏曰前年冬築郿大饑告糴此年新延廄又城諸及防公不恤民而厚興役無君人之心矣愚謂爾許此事此類是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師次于成左氏無師字任氏以為從公穀

張氏曰成魯地地諸泰山鉅平縣東南愚謂諸侯非王命不得擅興師況輕衆次止而無所用乎夫兵不得已而用之今師出無名不惟干犯王法亦使人心渙散必敗之勢也

秋七月齊人降鄣音章

杜氏曰東平無鹽縣東北有鄣城張氏曰即東平府須城縣常山劉氏曰鄣微弱小國齊肆其強力脅而服之也不書鄣降而曰齊人降鄣者責齊之深也康侯胡氏曰伯者之政以強臨弱急事功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莘老孫氏曰春秋書

降者二降者降服之名也八年郕降于齊師不曰
齊師降郕而曰郕降者是時齊魯之師相會圍郕
郕不降於魯而自降齊耳今書齊人降鄣非鄣欲
降也齊強降之耳呂氏曰管仲所以相其君者功
業可見矣

八月癸亥葬紀叔姬

高氏曰叔姬停殯於酅竹歷九月始克葬孫氏曰
媵而卒葬者歸于酅卒于酅皆非其所也○獻可
杜氏曰叔姬者紀之媵耳紀既滅則當即歸於魯
而又從紀季於酅非禮之甚卒葬因在於紀季矣

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義見二十五年

冬公及齊侯遇于魯濟

杜氏曰濟水歷齊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
魯濟蓋魯地義見隱四年遇于清

齊人伐山戎

朴鄉呂氏曰山戎北戎也其稱人以伐何非有大
役也木訥趙氏曰山戎去中國遠在舜之營州古
孤竹國之地東距遼北距燕康侯胡氏曰桓公不
務德勤兵遠伐不正王法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
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貴遠略困吾民之力爭不
毛之地其患有不勝言者故以為好武功而不脩

文德者之戒也義又見二十年齊伐戎
桓公徒欲耀威武於夷狄以誇示遠近耳

三十有一年春築臺于郎

郎見隱九年何氏曰四方而高曰臺天子有靈臺
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登高望遠人情
所樂動而無益於民雖樂不為也愚謂春築則奪
農時于郎則非其地從耳目之欲而不恤國事劉
氏所謂厲民以自樂者也

夏四月薛伯卒

薛始稱伯見桓二年滕子來朝大夫見隱七年滕
侯卒

築臺于薛

杜氏曰薛魯地義見前○莘老孫氏曰春築臺于
郎夏築臺于薛莊公務一身之娛而勞民如此

六月齊侯來獻戎捷

孔氏曰獻者自下奉上之辭捷者勝也戰勝而有
獲獻其獲無因而獻其功亦稱捷也左氏曰非禮
也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于王王以警于夷中
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莘老孫氏曰齊桓伯者不
務德以綏諸侯而專恃兵革遠以伐戎已有過矣
又以其伐戎之所得誇示諸侯以自矜大因使之
威服為春秋誅齊桓矜功威魯之辠也張氏曰齊

桓恃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之其辠皆可見矣

秋築臺于秦

杜氏曰東平范縣西北有秦亭張氏曰案寰宇記范縣屬濮州亭尚存穀梁曰不正罷民三時財盡則怨力盡則懟君子危之故謹而志之也張氏曰莊公一歲築三臺取所謂及是時般樂怠敖者則治國治家之當務荒廢多矣此所以踰年身死而蕭牆之禍至易世不能定也可不鑒哉義又見前○高氏曰公比年興役今又一歲三時築臺又不在國中之地遠至于郎于薛于秦非所築而築既為失矣築而又築之抑又甚也管子曰臺榭相望者亡國之廡也當是時慶父執政而通乎夫人故數築臺于遠地以為公遊觀之娛公亦為其所惑而不自知也

冬不雨

公羊曰記異也存耕趙氏曰陰陽和則為雨不雨氣不和也魯莊勤民力役怨氣之所召也愚謂冬不雨不害禾稼而亦書者見聖人燮理陰陽無所不至不但為害稼書也蓋致中和則天地自位風雨以時萬物生育在其中矣○莘老孫氏曰春秋書不雨者七陰陽不和之異也人物在天地閒皆仰陰陽以生陰陽不和則物以不遂故春秋之法

一時不雨則書不以為災也異之大者不可不志也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范氏曰小穀魯邑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義見隱七年城中丘此則饑饉之後屢興工役傷民害民甚矣○薛氏曰莊公自六年之後大無麥禾無麥苗饑饉相繼而有大水者三由君之淫而當少警而公之侈心日起丹楹刻桷之羅而有築郿之役次年新廄城諸防去年三築臺今春又城小穀平歲猶曰不可況屢饑而不用民力乎愚謂此皆屬辭比事為後日淫亂弑逆起文也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丘

杜氏曰梁丘在高平昌邑縣西南張氏曰在濟州昌邑縣愚謂侵伐先書主兵會盟先書主會主盟以遇禮見例以齊為首義見隱四年遇于清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

公子牙慶父同母弟即僖叔也高氏曰牙卒其子乃公孫茲茲之後則有叔孫得臣叔孫僑如叔孫豹叔孫婼叔孫不敢叔孫州仇皆執魯國之政者是以謹志其卒愚謂此記三桓之始與季友卒同義皆譏世卿也大惡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

穀梁曰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愚謂莊公薨于路寢得正矣正則為常事何以書乎為後事張起文也又見隱三年宋公卒○趙氏曰其公正終而嗣君與分位不明而閨帷不修也故[illegible]教正之閨門無飭之小人女子不[illegible]重任賢良受託端足交輔則篡弑之禍曷由而至哉

冬十月己未子般卒公羊穀梁作乙未

般莊公子也[illegible]般者因其卒而名也趙氏曰子般子赤以被弑故不書地與隱同予野正卒亦不地疑經闕之左氏曰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生子般焉雩講於梁氏女公子觀之圉人犖自牆外與之戲子般怒使鞭之公曰不如殺之是不可鞭犖有力焉子般即位次於黨氏共仲使圉人犖賊般於黨氏成季奔陳立閔公張氏曰莊公主魯之社稷而君道不立上不能正其母使出入淫泆配耦不早立是致家嗣之位不足以自定內失閑家之道而貽身後之患易曰閑有家傳曰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莊公反此使淫亂肆行雖其身免篡弑之禍而及其二子春秋自夫人孫齊以來三十年間備載莊公內治之失而終之以此所以辠其為風教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也

公子慶父如齊

劉氏曰慶父雖殺子般未敢便取其國到閔公之幼而立焉其如齊直告立君也愚謂亦恐齊之見討故結納其君臣耳啖氏曰書公子慶父如齊見臣子之辠也此言弑君之賊臣子不能討之人非逐之而去明書如齊以見其辠陸氏曰齊為伯主而不能討又許其來惡可知也○康侯胡氏曰子般之卒慶父弑也莊公[illegible]即位專以兵權授之慶父歲月既久威行中外其流至此故於餘丘而[illegible]書公薨子般卒慶父如齊以見其出入自如無敢討之者其垂戒之義明且遠矣

狄伐邢

存耕趙氏曰此北狄也邢姬姓周公之胤杜氏曰國在廣平襄國縣張氏曰即邢州龍岡縣李老孫氏曰春秋之時中國衰戎狄入居中國而侵伐諸侯書之所以見中國之無人而夷狄之盛強也為中國者有[illegible]爾夷狄又何責之哉高氏曰此為齊人救邢而書亦見中國之衰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貫道王氏曰戎亂曹魯荊病蔡鄭狄禍邢衛三害之始也許氏曰春秋戎先見荊次之狄次之而荊暴於戎狄又暴於荊當惠王世戎狄荊

楚交伐中夏使無齊桓攘服定之道復有中國
愚謂此聖人所以與其功而議其過也

春秋本義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九

閔公名開莊公子謚曰閔索隱曰系本名啓避漢景帝諱作開年八歲

元年春王正月

義見隱元年○不書即位義見莊公

齊人救邢

左氏曰狄人伐邢管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鴆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義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

十一月而葬左氏曰亂故是以緩義見葬桓公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公羊穀梁作洛

杜氏曰落姑齊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葉氏曰小白方伯諸侯閔公雖立而慶父之惡不可以不除則假齊之重以定公位者實季子之意此所謂因陳援以訴於齊使夫人慶父之惡不得隱而後魯可為者也經所以書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蓋齊侯與公即其地以為盟其謀出於齊非出於魯既盟而慶父之惡見其姦不得行則季子亦可挾齊以歸魯是盟固季子定公位非魯人納季子也愚以事勢考之此盟多季子倚齊為歸魯計耳故既

盟而季子來歸

季子來歸

季子子者男子通稱孫氏曰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幼沖慶父與夫人通勢傾公室不朝夕國人洶洶得季友以平内難故曰季子來歸朱子曰季子來歸如高子來盟齊仲孫來之類當時魯國内亂得一季子歸國則國人皆有慰望之意故史喜而書之夫子直書史家之辭其實季子無狀觀成風之事可見一書季子來歸而季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皆由此起矣○胡氏曰季子既不能平姜氏之亂誅慶父之惡致使二人卒弑其君故其次年慶

父書奔莒夫人孫于邾以見季友之過也沈僩問季氏之爲人朱子曰此人亦多可疑諸家多言季子來歸爲美之之詞據某看此一句正是聖人著季氏所以專國爲禍之基又成風聞季氏之繇乃事之左氏記此數語亦有說話此等人皆是魯國之賊耳萬人傑又問成風事季友與敬嬴事襄仲一般春秋何故褒季友如書季子來歸是也人傑謂季子既歸而閔公被弑慶父出奔季子不能討賊是其意在立僖公也朱子曰縱失慶父之辠小季子自有大惡若春秋反褒之則不可曉蓋如高子仲孫之徒只是舊史書之聖人因其文而不革所以書之者欲見當時事跡付諸後人公議耳

冬齊仲孫來

仲孫齊大夫名湫字者天子命大夫也左氏曰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存耕趙氏曰有命可使必書使矣朴鄉呂氏曰非盟也非聘也直書曰來其義見矣劉氏曰桓公不務修伯主之義討有辠扶微國而更使習討之士覘何虛實令慶父極惡魯君再弑此由桓公仲孫謀不臧之故也春秋書之以見君使臣不以禮臣事君不以忠也田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夫事君之義捨孔子無可爲者矣

二年春王正月齊人遷陽

杜氏曰陽國名汪氏曰陽國漢志東海郡陽都縣是當桓公之強力施亦可取者如此非存興滅繼絕之誠心也愚謂陽國天子所封也桓公以尊王爲名而遷天子所封之國則其所以尊王皆假之而已義又見十年宋遷宿○呂氏曰聖人作春秋功過不相掩齊人遷陽以兵力劫之辠之甚也

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趙氏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

配之也葉氏曰何以言吉禘喪三年不祭惟天地
社稷則越紼而行事莊公之喪二十二月矣未可以
吉而吉也禘祭於太祖之廟以其祖配之也君薨
祔而作主特祀於寢三年升於廟莊公之主亦未
於廟即於寢而以莊公配之非所配而配也康侯
胡氏曰程子曰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
下之殺也魯侯爵而用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
不言祫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禘一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于莊公者方祀
於寢非宮廟也一舉三失禮爲春秋之所譏也○
高氏曰閔公幼何知焉聖人書此著季子之徒執

國政者之罪也

秋八月辛丑公薨（丑公羊作酉）

左氏曰初公傅奪卜齮田公弗禁秋八月辛丑共
仲使卜齮賊公於武闈公羊曰公薨何以不地隱
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杜氏曰實弒書
薨又不地者皆史策諱之邦衡胡氏曰於公薨之
下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則弒君之跡自見矣黃
氏曰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播其惡於衆又忘父事
讎求婚於齊致哀姜通於慶父叔牙公沒而謀篡
弒二世殲焉慶父之後爲孟孫叔牙之後爲叔孫
季友之後爲季孫三桓擅政祿去公室魯之衰自

莊公始矣閔公生八歲而慶父立之立二年而慶
父弒之閔公蓋可閔而未有是非之可議也義又
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公子慶父出奔莒

姜氏哀姜莊公夫人也左氏曰成季以僖公適邾
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
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
也乃縊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
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
知之故孫于邾高氏曰先書公薨而繼書此則知
姜氏與慶父二人皆實弒君也胡氏曰季子既歸

獨執國命以魯之衆因齊之力取慶父弒君之賊
而殺之其勢甚易也而季子不能以至復弒閔公
今又不討使姜氏慶父得以出奔縱釋同惡之人
故書存耕趙氏曰二國保姦之辠亦莫能掩矣愚
案雖書慶父之奔亦以著三桓之始也○葉氏曰
子般之弒夫人與慶父矯立閔公而歸獄於鄧扈
樂故夫人猶得安國中而慶父可以託君命以聘
齊閔公之弒慶父篡而不得則夫人與慶父之計
窮矣外已失齊援而惡暴於國人雖權在己亦無
能爲季子可誅而不誅猶使逃焉者以僖公爲重
而不遽討之也康侯胡氏曰莊公忘親釋怨無志

復讎忘父子之恩絶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爲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慶父無君之心動國人犖卜齮之刃交發于黨氏武闈之門哀姜以國君母與聞乎故而不忌也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不亦惜乎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冬齊高子來盟

杜氏曰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也魯人貴之故不書名程子曰盟來前定也胡氏曰書法同屈完來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此則不討慶父之亂而但使傒來定僖公則桓公之情亦可見矣○韓中甫曰子般弑閔公又弑夫人慶父奔爲齊桓者宜具其事告諸天王討魯之賊命可立者立之則安危繼絶之義庶幾乃命高子一來議者本其心不過仗義服諸侯成伯業耳僖公者莊公之庶子也上不受於天王下不承於先君內倚成風嬖季子而立外邀大國之臣以定位擅王官之盟專廢置之權説者謂傒能因事制宜故夫子稱高子以著其善者過矣蓋魯人當疑危之際幸傒來盟以自安故書之曰高

子云爾夫子因而不革付天下後世公論歩爲如季子來歸之類是也汝南趙氏曰書春秋之不可於細事上求程子亦曰後世以史視春秋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大法則不知也其[illegible]然

十有二月狄入衛

左氏曰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公與石祁子玦與甯莊子矢使守曰以此贊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及狄人戰於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衛侯不去其旗是以甚敗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初惠公之即位也少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文公爲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宵濟衛之遺民男女七百三十有二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爲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許穆夫人賦載馳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城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莘老孫氏曰案左氏以爲衛滅而遷都然春秋但曰入蓋狄雖迫衛至於奔亡而未嘗居有其地其後衛復見於經非狄滅而取之故不曰滅爾皆未詳信否張氏曰衛非特懿公好鶴而失人心蓋

自惠公即位宣姜淫泆耽樂忘政習無為守公又衛之亡形已具故狄人一至而渙然離散以衛為春秋之大國乃與齊侯率合十四十年而淪於滅亡所以治國必審其微而杜之不定必滅可不戒哉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鄭棄其師

左氏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公羊曰鄭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康侯胡氏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生殺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陸氏淳曰人臣之義可則陳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克進退違義此其然又鄭亦大矣常山劉氏曰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敵於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眾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觀此詩序則鄭棄其師之道昭然著矣

春秋本義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十

僖公 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左氏曰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不書即位義同莊公

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夷公羊作陳

杜氏曰聶北夷儀皆邢地張氏曰輿地廣記河北邢州龍岡縣北一百五十里有夷儀嶺即所遷也愚謂再書齊師宋師曹師者不可以前目後凡也苟不再書則若邢自城與齊城之者矣皆文勢當然無他義也○莘老孫氏曰春秋之義凡次皆譏未有次而言救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不能攘夷狄至其入中國而侵陵諸侯也則仗大義帥諸侯往救之爾乃次于聶北曰救邢爲師已次矣其能救乎實次而名救也齊桓用師未有曰師者師次所以見扶強師而不能救邢深罪之也邢爲狄人所逐至於奔亡遷都夷儀書邢遷邢自遷也齊桓閔邢之亡率諸侯之師而爲之城得救患分災之道矣然方狄之伐邢齊桓早帥諸侯救之則不至於遷而夷儀不必爲城也齊桓失救邢之義使邢至於遷也而爲之城城邢未足以爲功而不救之情益自顯也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愚案以三國之大眾正月救邢而六月邢遷蓋半歲矣則無志於救可知也况先書次于聶北而後書救邢

乎狄既去乃以三國之大衆城一邢爲所謂甚不扶傾其既仆而以手撫之者也伯者假仁而無惻怛之心莫顯於此先儒乃謂夾谷北爲按兵觀釁城邢爲救患分災失春秋之旨矣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公羊曰夷者齊地左氏曰哀姜孫於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僖公請而葬之張氏曰書薨于夷諱國之惡也言齊人以歸則爲魯誅其辠而以喪歸可知矣高氏曰莊公欲娶姜氏汲汲唯恐不得旣不正其夫婦之始不數年閒卒成大惡幾危魯國此齊侯所親見也故召之至于夷殺之而以之歸齊侯殺之雖是然不當以歸繼書齊人以歸言齊人不當取其尸歸也而夫人又不當歸之于魯如之何則可曰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張氏曰自文姜弑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三四十年之閒濁亂昏迷卒成再弑其君之禍至此慶父哀姜皆死誅不赦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此從辠誅惡得失之明驗也

楚人伐鄭

張氏曰荊至是稱楚者蓋荊乃州之名也商頌稱奮伐荊楚則楚亦其國之舊名但自武文以來雖駸駸強盛而未暇正其國之號名故以州稱及熊

顒即位令尹子文得政始定改號曰楚以交於中國前此獨來聘稱人其使敗中國皆以州舉自此始稱號稱人則浸強矣然終齊桓世雖伐小國止稱人者以桓之力猶足以制之也及桓没而宋襄伯然後始列於會盟晏然主諸侯而春秋有以爵書者矣愚謂此本魯史之辭辭隨世變不自覺也孔子因之以見夷夏盛衰之一端耳左氏曰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莘老孫氏曰蠻夷之俗中國治明則卑退歛內向至其衰陵而中國無人也則侵其小國甚諸侯無所不至矣邦衡胡氏曰周室衰微夷狄有與中國交聘而諸侯不待之以夷狄遂起其爭強之心是諸侯有以啓之也其後與伯主敵僭號稱王跡由此爾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illegible]公羊作[illegible]）

杜氏曰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張氏曰即宛丘縣也孫氏曰公有母喪出會非禮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公羊作纓）

杜氏曰偃邾地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檉之會公與邾人咸與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於此書公無擯夷狄安中國

之誠矣凡此類書其事而義自見也愚謂公居喪而用兵又一辠也義又見莊十年公敗齊師于長勺○呂氏曰公方會伯主而遽敗邾師君子以齊桓之服諸侯僅矣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酈力知切公羊作挐穀梁作[illegible]

大夫帥師見隱二年杜氏曰酈魯地愚謂莒拏者莒大夫也公羊曰獲者生得也左氏曰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拏存亡以然抑鋒止鋭諭以辭命使自知不競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刃旣接擒其主將則魯亦有辠矣愚謂以大夫專兵而獲大夫王綱之壞甚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存耕趙氏曰季友有立僖之功竊靖難之名遂擅魯國之權而專主其師敗莒有功季氏專制之形始兆乾侯之禍由來漸矣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杜氏曰不稱姜闕文劉氏曰哀姜與乎亂殺二子幾亡國齊桓討而誅之是也且哀姜安可復配宗廟臨臣哉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故臣子可緣伯主之命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下之法以絶其私請今齊以公義而魯以私恩

請之是魯之不忍也而不可通於春秋○張氏曰案古者兵死者尚不入於兆況得辠於先君見誅於方伯而配宗廟秩烝嘗乎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

楚丘以經文推之當是魯邑趙氏曰據城緣陵言諸侯此不言諸侯魯自城耳若諸侯城之如此爲文魯自城之又如何分別乎且城小穀又是其證也義見隱七年城中丘○存耕趙氏曰三傳皆以爲楚丘衛邑齊桓率諸侯城之然案春秋之法諸侯城之者則書諸侯如城邢城緣陵城虎牢城成周是也未有與諸侯同城而不序諸侯者楚丘之城見於傳記者皆以爲衛邑衛詩定之方中序亦曰衛楚丘而詩中無之但曰楚宮楚室耳楚丘之名見於春秋者二隱之八年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當凡伯之來聘戎遮伐之以歸經不言衛楚丘安知非魯地乎於此城之又不言諸侯城楚丘益可疑也今地理楚丘屬宋則凡伯自周聘魯無緣更過宋也此蓋可疑之事且當闕之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

姜氏淫逆得辠宗廟其死也不葬於其地而以歸魯魯人受之葬之以禮又別爲之謚僖公知有母而不知有宗廟矣其十一月而葬非所論也○黃

氏曰春秋書哀姜終之以禮如此則上文姜氏偶
闕姜字而指以照者遇矣

虞師晉師滅下陽（公羊穀梁作夏陽陸氏曰據下陽[illegible]左氏是也）

陸氏曰虞姬姓公爵張氏曰周大王子仲雍所封
其都亦在平陸之地晉成王弟唐叔之後[illegible]都在
太原府杜氏曰下陽虢邑在河東大陽縣張氏曰
虢文王弟虢叔之後下陽與上陽爲對下陽虢之
塞邑在陝州平陸縣上陽在陝縣虢所都也愚謂
虞師之滅者毀其城殺其守其與取爲已甚者異
也左氏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
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
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爲人
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
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爲不道入自顛軨伐
鄍三門冀之既病則唯君故今虢爲不道保於逆
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於虢虞公
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
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穀梁曰虞先晉
何也爲主乎滅下陽也下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
下陽而虞虢舉矣愚謂晉設詭計以滅同姓虞貪
寶貨而自伐其國卒喪其身故於此書虞晉滅下
陽而後書晉人執虞公有以爲後世鑒矣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公羊作貫澤）

杜氏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張氏曰即蔡州新息
縣之地黃嬴姓國在汝南弋陽縣即光州定城縣
也杜氏曰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
字相似張氏曰興仁府濟陰縣有貫城左氏曰盟
于貫服江黃也義見隱二年盟戎于唐又爲十二
年楚滅黃起文也○存耕趙氏曰楚強於江漢若
徐若舒蓼皆屬之江黃介其間以扞役強闘中國
有伯而危者安亡者存故不遠而來願就盟焉桓
公之伯亦盛矣惜乎其爲德之不終也案管仲言
曰江黃近楚楚爲利之國也君必歸之若伐而不
能救則亂自此始公曰諾然不能從再與會盟黃
恃諸侯之好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齊終
莫之救卒滅於楚亦可傷也齊亦病矣

冬十月

此一時無事書首月也

不雨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皆旱也○愚案此書冬十月
及次年春王正月夏四月自是一時無事書首月
耳與下文三不雨不相干三不雨亦與上文書首
月不相蒙公穀誤聯讀之又以文公時不雨凡例
求之遂有勤雨閔雨之說先儒因之又爲冬十月

不雨則十一十二月有雨春正月夏四月不雨則二三五月有雨之説獨左氏謂自十月至於五月者得之蓋冬一時不雨春一時不雨夏則至於六月始得雨耳經旨本明讀之者誤也辨見或問

楚人侵鄭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二年春王正月

此亦一時無事書首月也

不雨

正月二月三月皆旱也

夏四月

此亦一時無事書首月也

不雨

四月五月皆旱也左氏曰自十月不雨至於五月高氏曰萬物須雨以生須雨以成一時亢旱猶有所損況不雨幾於彌年則其災可知愚謂人物不得其所則害陰陽之和而雨澤不降八月不雨則穀種不入土饑饉可知矣聖人畏天災憂民事莫甚於此故書之爲後世有民上者之大戒也戒之者何敬吾身務民義以正天地之氣耳義又見莊三十一年

徐人取舒

杜氏曰徐國在下邳僮縣東南舒國廬江舒縣張氏曰即廬州舒城縣孫氏曰舒蓋羣舒舒庸舒蓼舒鳩之類趙氏曰凡得國而不書滅者不絶其祀也愚謂先王建國而諸侯取之辠不容誅矣但比之滅國爲少閒耳徐與舒皆夷國也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夷狄各安其上不敢攻伐周德既衰諸侯侵伐然後夷狄自相吞噬以至僭夏矣春秋書之以爲有天下者不可不慎德也豈徒紀夷狄之相併哉後倣此○張氏曰齊桓方伯而不能戢諸侯之吞併小國亦降鄣遷陽等事有以致之無以令之也

六月雨

自去年十月不雨至此月始雨紀實事以見旱之久高氏謂此記不雨之終者是也夫春耕夏耘而六月始雨則農不及事而民以困窮以至草木鳥獸咸不若其性矣○康侯胡氏曰觀此義則春秋有憫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

杜氏曰陽穀齊地在東平須昌縣北張氏曰即東平府須城縣北隋置陽穀縣愚謂書齊宋江黃盟于貫又書會于陽穀見齊桓伯業之成雖江黃爲

楚與國猶服從於齊也江黃服則楚可伐而有機
夷狄之功矣然他日楚滅黃而齊不見救則此盟
此會不足恃也假仁者無誠心勤於前而怠於後
類此義又見僖二年會戎十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
孔氏曰涖臨也公羊曰涖盟者往盟乎彼也木訥
趙氏曰聽伐楚之期也義見隱元年盟于蔑此又
見友之專政也
楚人伐鄭
左氏曰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
我棄德不祥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潰者散也衆散流移若水之潰遂者繼事之辭杜
氏曰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張氏曰即桓
呂府郾城縣孫氏曰蔡楚與國故先侵蔡侯其兵
震威行然後大衆蔡既潰遂次于敵境左氏曰楚
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
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
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
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
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
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辠也敢不供給昭王之不
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張氏曰楚自魯桓
二年蔡鄭會鄧已懼其爲中國患大積五十年富
強吞併之力今比年伐鄭氣陵中國所幸齊自桓
公入國舉管仲以治民訓兵至此方能率諸侯之
師正其辠而討之使其君臣震恐遣使如師可謂
有功於中國矣然桓公本無湯武之學而管仲復
未嘗有聞於君臣之大義故擬之天吏討辠之法
則不舉天子之命未敢正其僭王之辠僅致屈完
來師請服受盟不純屈服時出于紀滅弦救鄭故

昔西得以鄙其功烈之卑愚案孔子曰桓公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
髮左衽矣又曰管仲之器小哉孟子曰天子討而
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
也三王之辠人也又曰以力假仁者霸孔孟論伯
者之事即春秋所書之旨而邵子所謂五伯功之
首辠之魁功過不相揜者備矣○康侯胡氏曰桓
公伐楚而楚人服辠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
也譬諸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之
曰爲士師者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孰可
以伐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憑陵

上國齊不請命桓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一
乎春秋以義正名則君臣之分嚴矣

夏許男新臣卒新公羊作甯

高氏曰卒者卒於其國也蓋陘地近許許師雖已次于陘許男遇疾而歸矣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張氏曰屈完者楚大夫之名氏也杜氏曰召陵潁川縣也張氏曰在郾城縣漢之潁川郡召陵縣也愚謂不稱使者未前定也蓋完既來而求盟于師桓公則退軍于召陵而與之盟也與齊高子來盟同意左氏曰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

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存耕趙氏曰齊桓之於楚服之而已次陘壓境楚勢頓沮屈完來請盟桓公於是退召陵與之盟義見前伐楚○愚謂盟者亂世之事況以中國諸侯之尊而下盟夷狄之大夫非禮之正也使有王者興必將正其疆土復其滅國一執吾區畫品制然後已非但草苴補其罅漏而足也而後世以此為甚盛之舉則誠齊人而已然則孔子奚取焉曰彼善於此也周不能王列國吞噬夷狄內侵向無齊桓將皆被髮左衽矣聖人之心寬弘惻怛與人為善取其所能而惜其未至故錄其伐楚之事付後世公論然貴王賤伯內夏外夷之意昭然於筆削之間矣

齊人執陳袁濤塗袁左氏作轅穀梁傳[illegible]作袁[illegible]本亦作轅

杜氏曰袁濤塗陳大夫袁氏也左氏曰陳袁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

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扉屨其可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袁濤塗高氏曰楚方受盟而退遽執同會之大夫齊侯之志驕矣是知齊侯之不可為周公而為三王之罪人也義又見莊十七年齊執鄭詹○公羊曰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於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計則不然也董子曰齊桓合諸侯其後矜功自足而不修德故楚人滅弦而志弗憂執人之國而執其大夫功未良成而志以溢

矣故曰管仲之器小哉自是日衰九國叛矣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
高氏曰非魯及之蒙上齊人執袁濤塗之文也杜
氏曰魯受齊命討陳之罪未詳恐是高氏曰陳侯
方與諸侯同侵蔡同伐楚又同盟而齊侯遽執其
大夫又率二國伐之不義莫大焉義又見隱二年
鄭伐衛
八月公至自伐楚
張氏曰師出三時見久役之勞也義又見桓二年
公至自唐○愚案此亦可見諸侯已歸而齊復帥
其師以侵陳勞民黷武之甚也

葬許穆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繆公
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
人曹人侵陳
公孫茲叔牙之子叔孫戴伯也左氏曰叔孫戴伯
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陳氏
曰公孫茲帥師見三家之專也○胡氏曰濤塗
或有罪則執止濤塗耳何至伐其國哉豈有罪一臣
而諸國合攻之也齊桓怒執其臣又伐之使之甚
矣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康侯胡氏曰揚子作
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斁昔在周公征於東方
四國是皇其思矣夫齊桓徒陳陳不果納執轅濤
塗其數矣夫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
有餘方楚人未帖而齊以為憂也致勤於鄭振中
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
之辭退舍召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
也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
執其國見伐見侯桓德於是乎衰矣
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氏曰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
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
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
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
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
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
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晉侯說之
夏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羣公子
皆鄙唯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
而立奚齊晉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
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城曲沃士蔿曰大子
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
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大伯不亦可乎晉侯
使大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里克諫曰大子奉冢

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大子帥師公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狐突歎曰時事之徵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梁餘子養曰死而不孝不如逃之罕夷曰君有心矣狐突欲行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子其死之大子將戰狐突諫曰不

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嬖子配適大都偶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矣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人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吾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於曲沃歸胙於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大子奔新城事又見閔時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大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又見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於新城經書晉侯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晉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來告陸氏曰申生雖有愛父之心而乃陷父於不義俾讒人得志國以亂離古人云小仁大仁之賊也愚謂晉獻雖不操刃以殺申生然置之必死之地而不服辨讒言之曲直非晉侯殺之而誰哉首惡之名不得辭矣此亦魯史之直筆而聖人録之以示敬者也○莘老孫氏曰申生之事見於傳記備矣晉侯之惡見矣然人子之道至於見殺則不爲孝矣舜之事瞽瞍瞽瞍亦

允若而卒免於禍申生之於獻公也獻公聽讒申生死之春秋舉重者言之斥言晉侯而申生未免有罪也壯鄉呂氏曰董子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通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若獻公者其諸所謂前有讒而不見此所以蒙首惡之名若申生者其諸所謂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此所以陷父於不義康侯胡氏曰春秋端本澄源之書也尸此者其誰乎春秋書之使後世有欲忝妃妾之名亂適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以此防民猶有以堯廿名

門使姦臣探逆其意有危皇太子之心以成亞盟之禍者

杞伯姬來朝其子

伯姬僖公姑即莊二十五年歸杞者在莊公時已不得歸況僖公時乎張氏曰其子蓋年十餘歲杞伯在而使其子隨母以來也穀梁曰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愚案伯姬之子乃杞侯之冢嗣雖不行朝禮亦不當使之隨母以來杞侯之為家國可知矣

二百七十五

夏公孫玆如牟

牟見桓十五年凡魯聘他國皆書如此譏私相聘與三桓之用事耳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止公羊穀梁作戴）

杜氏曰王世子惠王太子鄭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張氏曰襄邑屬拱州公羊曰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愚謂齊桓致世子于首止而諸侯往會之故說者因謂之殊會其書法蓋與會吳於善道之類同而非有他義也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後凡也穀梁曰中無事而後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張氏）曰會王太子鄭謀寧周也張氏曰初惠王[illegible]為后生子鄭及叔帶愛叔帶欲立之齊桓以其廢長立幼將啓亂階遂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示天下戴之以為天王之貳揚氏曰惠王溺嬖寵諸侯苟欲正之責以諫諍可也復於朝覲可也合衆國為盟會以正之則是以力制天子也於君臣之大義不亦戾哉愚謂惠王廢長立幼其惡可知然齊桓未嘗朝王而納諫亦未見王之拒諫也輒召諸侯會王世子又盟諸侯示天子以意是要君也世子儼然出會是制父也夫齊桓之意善矣一旦定國本絕亂階齊桓之功也惜其參之以權謀術數也至於制父要君則其辠大矣夫春秋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故蘇氏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帥諸侯以定世子為義也然而諸侯不以王命而會世子世子不以父命而出會諸侯衰世之事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鄭伯逃歸不盟

左氏曰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

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獻可杜氏曰齊桓令
諸侯以謀寧周室德雖不全亦有冀戴之名鄭伯
與會而逃盟春秋書之著其爲諸侯而行匹夫之
行也愚謂齊桓之舉迹近乎王義實大悖鄭伯誠
能明於臣不要君子不制父之大義不會不盟縱
未必亦桓之頓服然天下後世必有是鄭伯之言
者矣今既會而逃之而其所以逃者非此之謂斯
害義矣 常山劉氏曰鄭伯逃盟故六年務諸侯
之伐致新城之圍七年有甯母之會不敢與盟而
使世子聽命九年王人齊侯等盟于洮而鄭伯乞
盟蹴以諸侯之尊而始於逃歸終於乞盟甚乎鄭
伯之辠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

杜氏曰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任氏曰地譜光州
光山縣故弦國愚謂弦子不名史有不詳或闕文
也左氏曰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於是江黃
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
不設備故亡義見三年徐取舒此則滅國甚矣○
張氏曰桓公於此時率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
以立中國之威而制楚之橫與不能救弦以啓救
鄭圍許之紛紛楚之滅黃亦自此始矣愚案楚受
盟一年復滅小國禍尤熾焉雖夷狄暴橫亦齊桓

有以致之也蓋伯者之術非己有之而求人以才
故人不心服而其效施於力之所及桓非命伯擅
諸侯以侵伐諸侯降鄣遷陽滅譚與遂伐山戎而
獻捷執大夫而伐陳首止之會力制天子鄭伯逃
盟衛侯背約中國服從類可知矣舍近狄事遠戎
而狄入衛救邢不力而邢還其自爲者如此夷狄
歸順類可知矣宜其楚不心服而復寇中國也書
曰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又曰大邦畏其力小
邦懷其德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方之王道何翅碔
砆矣王哉書屈完受盟於前書楚人滅弦圍許滅黃
於後貴王賤伯鑒戒昭矣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冬晉人執虞公

左氏曰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
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
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
其虞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
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
叔王季之穆也爲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
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桓莊之
族何辠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

況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
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
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
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
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
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
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
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
於虞遂襲虞執虞公康侯胡氏曰書滅下陽於始
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瀆貨無厭之
能亡國敗家審矣愚謂諸侯天子所封又晉虞同

姓虞同惡也然皆以詭計執之惡不可掩矣○劉
氏曰春秋之紀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者也虞之
滅自下陽始下陽滅則虞亡矣宮之奇舟之僑皆
知之獨其君不知春秋書之使天下之爲人君者
從而省之可以戒於此矣故曰家有既亡國有既
滅由別之不別也可不大哀乎人君莫不惡亡而
好存莫能固亡而保存者是何也嗜欲之習近而
憂患之未遠也凡書執諸侯者十有四

六年春王正月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杜氏曰新城鄭新密即滎陽密縣張氏曰屬鄭川

左氏曰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高氏曰
鄭伯逃歸不盟遂與楚通是啓諸侯之伐也義又
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梁氏曰圍鄭之諸侯不序一事再見也左氏曰楚
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愚謂春秋書此一
以見中國衰而夷狄橫二以見齊桓不能服楚之
心三以見鄭伯背夏即夷以致此伐四以見猶幸
齊桓之有此舉也圍許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救許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冬公至自伐鄭

存耕趙氏曰兵以夏出以冬反歷三時以伐鄭出
故以伐鄭至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邦衡
胡氏曰不致救許而致伐鄭者伐鄭本志也救許
遂事也高氏曰救許因伐鄭也

七年春齊人伐鄭

左氏曰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
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斃也
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
少待我對曰朝不謀夕何以待君愚謂諸侯以救
許而解鄭圍不得志於鄭故齊復伐之也夫齊桓
以力服人未盡善也鄭伯背夏即夷亦冥頑不識

所趨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夏小邾子來朝

小邾見莊五年倪黎來杜氏曰邾之別封故曰小邾未詳是否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氏曰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甯穀梁作寧

杜氏曰高平方與縣東泥母亭音甯張氏曰魯地孫氏曰齊人伐鄭鄭伯懼欲求成於齊故先使世子華受盟于甯母也左氏曰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未詳信否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曹伯班卒 班公羊作般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公子友如齊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木訥趙氏曰僖三年公子友如齊聽伐楚之期而蒞盟焉其後凡三年公不朝則季友聘終齊桓之世不怠也惟六年伐鄭自春徂冬不暇朝聘故七年公子友如齊自是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友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十六年公子友卒十七年而齊桓卒世當齊之伯公與公子友同心事齊二十年一聘之節未嘗廢黃氏曰事伯主而不事王公與大夫更迭如齊皆春秋之旨而魯不能自拔也

冬葬曹昭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 公羊陳世子款下有鄭世子華四字

王人見莊六年公羊曰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杜氏曰洮曹地案莊二十七年杜氏以為魯地未詳啖氏曰王人與盟非禮也華老孫氏曰春秋伯者多假王命以令諸侯名尊天子而實行其私齊桓是時致天王之命以會盟中國故王人而盟諸侯則王道之衰諸侯而盟王人則諸侯之伉盟者不信而後為之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獻可杜氏曰案周禮邦國有疑

諸侯會盟則爲壇以盟之是諸侯從天子而受盟也末世列國專盟春秋譏之今不卽命於周而盟于洮以見天子之弱就盟諸侯於下國也

鄭伯乞盟

趙氏曰乞者卑重之辭左氏曰請服也莘老孫氏曰鄭伯逃天下之盟主而附强暴之夷狄寗母之會雖嘗遣其世子又恐懼不安親來乞盟愚謂鄭伯以諸侯之尊始於逃終於乞自取悔辱故君子作事謀始垂戒遠矣

夏狄伐晉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存耕趙氏曰晉與狄鄰故有疆場之警啓土以居羣公子又爲采桑之役內釁頻仍狄安得不肆乎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晉之謂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用者以也致者至自齊也趙氏曰夫人者昨君之妻聲姜也因其至特設禘禮以爲榮觀愚謂不言姜氏者義在禘以致夫人而不在姓氏又舉在僖公而不在聲姜又夫人之下書姜氏則不成文故省文耳夫人至而告廟魯有常禮魯以諸侯而僭天下之禘已失禮矣又以夫人之至而禘于太廟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天王惠王也一見諸侯遇王喪而致宰周公以嘉禮盟於葵丘二見僖公不服喪而朝齊三見齊侯許男伐北戎義又見隱三年

春秋本義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十一

僖公

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御公子說宋桓公）

左氏曰桓公卒愚謂此爲宋子出會葵丘起也高氏曰不書葬者宋子出會諸侯故諸侯併與天王之葬皆不會也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張氏曰宰冢宰周公名孔王之三公食采於周扶風雍縣東北周城是也康侯胡氏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則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左氏曰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趙氏曰凡諸侯在喪而出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杜氏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張氏曰即開封雍丘縣也劉氏曰七年左氏所云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者實八年十二月事也八年盟于洮謀王室者實今葵丘事也理或然也高氏曰惠王方崩諸侯不會其喪襄王在諒闇之中百官總己方聽於冢宰而齊侯既不帥諸侯朝之反相會以致天子之宰以天子之宰反來下會諸侯大義亡矣夫君子不奪人之喪齊侯爲伯主當遏密之時大會諸侯又使宋子與會然則所仗大義果安在哉穀梁曰禮柩在堂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存耕趙氏曰襄王之立非惠王意也惠后猶在王雖立恐諸侯之或貳也故桓請王命以盟諸侯而王亦出宰臣以臨之桓雖忠於周而周以齊而輕矣案首止桓以定世子之位今襄王已立雖有子帶之虞桓若率諸侯以朝王而聽命焉則一正君而國定矣桓公管仲學不知此徒首止之迹出而亦用之周公徒假塞於外以聲勢足以震蕩諸侯天子亦依以爲一日之安爾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伯姬僖公未嫁姊妹也穀梁曰婦人許嫁笄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愚謂禮女子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然則未許嫁者固亦笄而字矣案禮期之喪諸侯絕惟姊妹姪不絕不降則僖公當爲之服矣僖公於時不服則無親以凶服臨葵丘之會則吉凶紊矣齊桓奪人之喪而使之盟亦非禮也○高氏曰公自出會聞伯姬之卒不復歸臨其喪無親親之義也莘老孫氏曰春秋內女許嫁而卒惟二爾伯姬子叔姬是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陸氏曰盟稱諸侯者前目後凡之義且明周公之不與盟也張氏曰其義與首止同孟子曰五伯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左氏曰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愚案此盟即會首止之事襄王有子帶覬覦之難桓公率諸侯翼戴太子既會冢宰又自為盟使天下知有冢嫡有其位而襄王大位得以粗安齊桓之功亦大矣然不過假尊王之名以適吾之所便故不暇盡忠王之心以冢宰之命於朝既致冢宰於葵丘而又自為盟焉逞制朝政權自己出悖君臣之大經此其大皐也大功不可以不與大皐不可以不明故聖人直書以示戒其尊君抑臣貴王賤伯之義顯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胡氏曰孟子之言非與桓也當時中國併為十二其亂又甚於春秋其曰

五霸三王之皐人今之諸侯五霸之皐人孟子非美齊桓可知張氏曰一命之詞三綱所繫蓋修身正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急略備其提挈綱領以正率人蓋春秋之所未有然大學之道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桓公於易樹子以妾為妻之禁終不免躬自犯之固無以令諸侯正天下矣況道不足以治心諸侯方服而驕其視夫諸侯大會而作誥誓紛然未知彼脩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以戒其邦匪彝循淫之戒者何翅霄壤之殊哉

甲戌晉侯佹諸卒 從九家以甲氏曰左氏誤以甲子 [illegible] 在戊辰之後今從公羊作甲戌 [illegible] 公穀作詭

晉侯獻公也此書卒為奚齊卓子見殺起也不書葬當魯從齊桓而不會其葬歟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illegible]作弑

里克世子申生之傅也其君之子里克之君之子也非居喪稱子之義奚齊晉獻庶子驪姬所出疑荀息欲立奚齊而諸大夫不從故奚齊未立而里克殺之奚齊既非嫡嗣而又未立則固其君之子也故不書曰弒其君奚齊外傳曰驪姬將殺申生而難太子之傅里克謀於優施飲里克酒為鳥烏集枯之歌以戍動里克里克欲中立以免難稱疾不朝驪姬遂得以成其殺申生之謀及獻公卒乃

殺奚齊卓子而欲納重耳左氏曰獻公卒里克丕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冬十月里克殺奚

齊于次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愚謂里克為申生傅當晉獻殺申生時不以死爭而欲中立苟免雖偷生失節矣及晉獻死乃旋為申生報怨而殺奚齊夫奚齊雖庶孽乃其君之子也若不當立宜別立君而處奚齊於一所且殺申生者晉獻也非奚齊也一旦殺奚齊則是臣報君怨非里克殺其君之子而何哉○朱子曰里克事只以左傳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載驪姬陰託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說他當時只難里克里克不從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罪明矣又曰他倒了處便在那中立上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便用排退他若奈何不得便用自死今一許驪姬中立他事便了伙是他求生避禍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啖氏曰凡公及內卿往他國朝聘皆書曰如愚謂如者往也故上下內外通言之然外諸侯大夫來魯朝聘皆明書之魯往他國朝聘皆但言如者亦內辭而孔子因之也又見桓五年齊鄭如紀蓋魯不朝王而朝齊伯業繇成而王綱解矣魯然則他國可知趙氏曰所以傷王室之微著諸侯之不臣也義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張氏曰莊公

十三年柯之盟魯已服齊雖莊公因婚姻一再如齊自此魯不朝齊者幾二十年蓋桓公伯業未成不責諸侯以朝禮也至僖公始朝齊見於葵丘之後伯體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伯主自是始矣

狄滅溫溫子奔衛

杜氏曰蓋中國之狄張氏曰溫即河內溫縣本周畿內國成王時司寇蘇忿生之邑此見王靈不振畿內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鄭之權輿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高氏曰著狄益熾也伐邢矣入衛矣伐晉矣今又滅溫滅天子之邑而逼逐天子之大臣齊侯可不治諸愚謂王畿有事諸

侯奔命狄滅溫桓公若不聞焉其夏乃伐北戎則
伯主尊王假而已矣

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公羊卓下有子字）

卓驪姬之娣所出者此稱弒其君卓卓已立也事見殺奚齊張氏曰聖人以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以死正諫而中立以求免坐視太子無辜而死以成驪姬讒賊之謀及其終也而弒二君夫卓子雖庶孽旣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君臣之分已定而犯上作亂如此故正名其弒君高氏曰荀息從君於昏固不足言然能後身先義亦可爲偷生者之勸矣愚謂卓已立則里克嘗北面事之

矣而又殺之非里克弒其君而何哉然奚齊卓子躬無大惡而不得其死者其父致之也晉獻嬖寵孽殺嫡子幸免其身卒及臣子晉國大亂後世君人者可以鑒此矣義又見桓二年宋督事（）康侯胡氏曰里克所謂持祿容身逃獻公殺適立庶之禍者也其弒逆之辜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使克明於君臣大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以固太子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則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亦終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弒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爲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弒誅死之罪里克之謂也朱子曰荀息亦見有可取者但始終守節死君之難亦可取而實氏曰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謀甯殖能不從孫林父之邪陳乞能不隨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廢嫡之禍以其患在偷安苟容逢君之惡故春秋正其篡弒之罪也陳平之王呂氏誅少帝也似此皆不明於臣之分者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杜氏曰北戎山戎也未詳是否薛氏曰當時患有大於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虢滅虞狄嘗入衛

逼邢前年伐晉又近滅溫召陵之後楚滅弦圍許豈可置而不圖捨強國弱守衛果如是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況許方患楚而啟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義又見莊三十年伐山戎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氏曰九年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十年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人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爲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

死於是丕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穀梁曰里
克弑二君與一大夫其殺之不以其罪也里克所
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
不以其罪也莘老孫氏曰春秋之法雖弑君之賊
以其罪討之則書之為人不以其罪討之則為專
殺里克雖有弑君之罪夷吾嘗命為大夫矣又以
己私殺之故殺其大夫耳非討賊也義又見莊二
十六年曹殺大夫○康侯胡氏曰若惠公既立謂
里克曰先君命大夫為世子傅世子死非其罪而
大夫不血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
殺之以及卓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則

克必再拜而死不復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
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葉氏曰晉里克衛甯喜皆
弑其君者也然不書討賊之辭而與殺大夫一施
之何哉所以殺者非討賊也卓死惠公求入里克
實迎立焉則惠公固幸卓之死而竊其位者也衛
獻公之入立則固與聞乎弑矣是以求復於喜曰
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此豈可以討賊者歟
及其得國惠公則曰子弑二君一大夫為子君者
不亦難乎而後殺克獻公既以政許甯喜而患其
專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攻甯氏免餘殺喜而
尸諸朝其討克與喜者皆畏其害己而除之者也

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其極至於刑不中無所
措手足使惠獻無愧於卓與剽歸正二罪之臣而
誅焉春秋如之何不書曰晉人殺里克衛人殺甯
喜乎

秋七月

冬大雨雪 雨于付切公羊作雹

公羊曰記異也莘老孫氏曰非常則為災故志之
爾○愚案冬而雨雪常也大雨雪則陰勝陽而極
備凶矣春秋書雨雪者三而言大者二

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丕普悲切

左氏曰十年丕鄭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郤

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
重耳蔑不濟矣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召三子郤芮
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未詳信否義見
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蘇氏曰丕鄭里克之黨
也惠公既殺里克丕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而納
重耳鄭則有罪矣然鄭之謀由里克致之也未詳
信否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葉氏曰姜氏聲姜也陽穀見三年邦衡胡氏曰魯
以文姜哀姜亂內外之限逮與三君而僖公不監
往轍又與夫人出會則男女之位復不正矣齊桓

方務伯業不能以禮屬諸侯而以亂終之所以不振也參譏之○張氏曰男女無別則瀆亂生諸侯會伯主而婦人與焉君臣之大義夷夏之大計凡所當講者必有所不及而般樂瀆亂淫泆日長更桓公自是以往黃亡不救徐救不力女寵盛行伯業遂衰而魯僖之怠棄國攻亦自此始矣可不戒哉

秋八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楚人伐黃

左氏曰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伐黃○康侯胡氏曰遠國慕義背夷即華被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與國之義矣卑桓公既與盟而又不能救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亦為明年滅黃起也○張氏曰中國夷狄之勢相為消長而未有不原於心故曰毋怠毋荒四夷來王桓公怠荒之心見於陽穀之會矣楚人占之而遂與伐黃之師也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夏楚人滅黃

左氏曰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供楚職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穀梁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康侯胡氏曰見夷狄之強諸夏之弱責方伯連帥之不修其職使小國困於強暴不得其所義又見僖三年徐人取舒○存耕趙氏曰不言奔上下同力死社稷也竊謂周道衰夷狄橫江黃國小而近楚楚人固已視為几上肉矣然不有齊桓之盟或可緩數年之命未必見伐如是之速也齊桓既與之盟而不救則君子之責有所歸矣夫齊桓未伯其求諸侯如此之勤也伯業既盛而棄江黃如敝屣者何也以德行仁者德愈盛而心愈固以力假仁者力盡志溢則怠矣故貴王賤伯春秋之大義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公羊作處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又為陳侯居喪出會起文也

十有三年春狄侵衛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張氏曰楚既滅黃而齊莫之恤侵衛之師所以肆行也

夏四月葬陳宣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杜氏曰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愚謂次年春有諸侯城緣陵事則此會謀城緣陵也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秋九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公子友如齊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張氏曰陽穀甯毋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同之足以見友專魯政也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趙氏曰此即上會鹹之諸侯不列序者前目後凡耳緣陵漢書地理志北海營陵瓚曰春秋謂之緣陵張氏曰即濰州築昌縣愚案緣陵經不言國未詳何為大意譏諸侯僭天子之權著伯者之功過也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季姬僖公妹趙氏曰魯未嫁女也張氏曰鄫國禹後姒姓漢屬東海郡晉屬瑯邪在沂州承縣東北有鄫故城又有鄫山穀梁曰遇者同謀也公羊曰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何氏曰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己與會獸無異存耕趙氏曰夫婦之始不正如此書之以見僖公之不見鄫子之不夫季姬之不可以為女矣○孫氏曰此年六月季姬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明年九月季姬歸于鄫是季姬先與鄫子遇于防而後嫁也此季姬之行不正可知矣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杜氏曰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穀梁曰沙山名林屬於山為鹿張氏曰漢書元后傳作麓杜說近是劉氏曰山不可以繫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公羊曰為天下紀異也○永老孫氏曰王道大壞彝倫一斁而天下之人皆反皇極

則天見其變而日食星孛地見其妖而川竭山崩所以召之在於天下沙鹿梁山崩雖在於晉不可以晉言也康侯胡氏曰詩稱百川沸騰山冢崒崩言西周之將亡也沙鹿崩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為異使人恐懼修省其垂戒明矣愚謂日星隕食山川崩竭繫之天下有天下者之責也然諸侯各有民社血脈貫通豈可委之天下而不自省哉大災異固不可指一事而言然沙鹿崩而天王居鄭其山在晉而晉侯見獲於夷他如齊桓卒而伯業衰楚狄益熾而夷主夏盟此其可見之大略也夫豈天心哉皆人事亂紀

以召天地災異而天地災異復爲生民害蓋感必有應應復爲感有天下國家者在於謹人事慎所感而已

秋侵鄭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冬蔡侯肸卒

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獻可杜氏曰魯之所朝者惟齊晉楚

楚人伐徐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遂次于匡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義見三年徐取舒

牡丘張氏曰齊地齊語曰築五鹿中牟蓋與牡丘以爲諸夏之地註云四塞諸夏之關也地譜云與匡近杜氏曰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張氏曰即開封府長垣縣西南杜氏曰公孫敖慶父之子左氏曰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孟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康侯胡氏曰楚都于郢距徐

亦遠而舉兵伐徐暴橫憑陵之辠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書次于匡見伯主號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之衰而御夷狄安中國之志怠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義也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愚案書公孫敖帥師見孟氏之專兵亦爲下書楚人敗徐起文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不書日闕文也義見隱三年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杜氏曰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張氏曰即徐州徐縣在徐楚之閒左氏曰伐厲以救徐也十六年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未詳信否愚謂於此可見齊之不專於救徐矣義又見隱三年鄭伐衛○張氏曰兵法攻所必救謂之奇兵然繼此楚敗徐于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明年而後不克救而還正所謂未聞巧之久者況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之曹乎

八月螽公羊作蝝

義見桓五年

九月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高氏曰公自正月如齊
因而會盟暴師於外已踰三時以會致者始於此

季姬歸于鄫

先書遇于防使來請己而繼書歸于鄫則男女之
不正可知○高氏曰去秋與鄫子遇于防因其自
請而遂許之所謂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相
從者也今公方自會至而季姬遂歸于鄫厥後鄫
子所以取禍者甚酷豈無自而然哉存耕趙氏曰
爲諸姑之失教由諸嫂始也女之失教由母始也
文姜哀姜以淫恣聲姜效之季姬遂狃以爲習矣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趙氏曰晦者晦朔之晦公羊曰震之者雷電擊夷
伯之廟也杜氏曰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
伯字左氏曰展氏有隱慝焉程子曰夷伯之廟震
而曰震夷伯之廟天應之也張氏曰天之擊怒每
在於惡熟而人不加誅之後君子知天之日監而
畏其威所以事天也○張子曰凡陰氣凝聚陽在
内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不善之積蓋亦如
此

冬宋人伐曹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薛氏曰宋人内叛則桓德
之衰襄志之私皆可見矣君舉陳氏曰諸夏之相
加兵於是再見宋襄爲之也許氏曰同盟始相攻
桓不能一矣則何以禁夷狄之亂伯德方衰荒服
闚夏至是而諸侯凌以貳矣咸靈之陵夷可不慎
哉愚謂齊桓圖伯四十年間諸夏莫爭夷狄相且
其功大矣及其終也人心離貳同盟相伐身親見
之以力假仁其效如此

楚人敗徐于婁林

杜氏曰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張氏曰
在泗州臨淮縣左氏曰徐恃救也愚謂以七國之
衆不能敵楚于盟之孤兵春秋書諸侯之盟之次
大夫之帥師於前書齊曹伐厲宋人伐曹於中書

楚人敗徐於後則齊桓之無志諸侯之解體救徐
之不力其情自見矣此皆以力假仁之效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秦嬴姓伯爵顓帝之後周孝王時分土爲附庸邑
秦之六世至襄公將兵救周送平王東遷有功封
爲諸侯葉氏曰秦伐晉惠公逆而請戰故書晉侯
及秦伯言晉之主此戰也張氏曰韓後爲韓國即
同州韓城縣獲見元年秦舍晉君於外已而歸之
故不言以歸也左氏曰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
君焉且曰盡納群公子晉侯烝於賈君又不納羣
公子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既而皆背

之路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内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興外彊中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

寵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遂使請戰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愎諫違卜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薪焉使以免服衰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八

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必歸晉君乃許晉平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晉侯歸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饑秦伯又餼之粟於是秦始征河東置官司焉邦衡胡氏曰重耳兄也當立也夷吾弟也不當立也夷吾賂秦伯以求入篡也秦伯不納重耳而納夷吾以徼賂是貪而納篡也晉惠背賂而不與故秦穆興師以伐之厥罪惟均晉侯背施逆諫而失民自取獲之道也愚謂自晉致戎又不自咎而逆戰焉經曰晉侯及秦伯戰則秦晉之曲直皐之重輕皆可見矣書法與桓十七年戰于奚同

○康侯胡氏曰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皐晉也穀梁曰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孫氏曰晉侯失道不顧人命以起此戰秦伯獲之則又甚矣愚謂以諸侯之尊而見獲于夷一則夷吾之皐二則晉獻殺世子之餘孽也後世人主可以鑒此矣

春秋本義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十二

僖公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illegible]

先石後五者猶書言牛一羊一豕一之意也杜氏曰是月隕石之月重言是月嫌同日鷁水鳥程子曰退飛倒逆飛必有氣驅之存耕趙氏曰石靜物也而隕自天鷁進物也而退飛異矣見於宋應在宋也○康侯胡氏曰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於經垂戒後世如石隕于宋而書曰隕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乖氣致異苟知其故恐懼修省變可消矣宋襄公亡國之餘欲圖伯業不自省其德也後有盂之執泓之戰天之示人顯矣聖人所書之義明矣可不察哉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此記三桓之始友之後季孫行父季孫宿季孫意如季孫斯皆執魯政至意如而逐昭公是以謹志其卒義又見閔元年季子來歸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劉氏曰春秋譏世卿莫甚於魯魯之大夫皆世卿然莫強於季氏仲氏季氏出昭公而仲氏弒于赤此皆世卿能成其禍者也是以春秋書之康侯胡氏曰大夫卒而書名則必爲書字訓諡

師曰春秋時魯卿有生而賜氏者季友仲遂是也生而賜氏者何命之世爲卿也季子在僖公有翼戴之勤襄仲弒逆在宣公有援立之功此二君者不勝私情欲以異賞報之也故皆生而賜氏俾世其官經於其卒各以氏書者以發其亂紀之端貽權臣竊命之禍其垂戒遠矣

夏四月丙申鄫季姬卒 鄫穀梁作繒

高氏曰季姬嫁于鄫纔及八月而卒然其所以爲鄫之禍甚酷故春秋詳志之以爲後世之戒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茲公羊作慈

高氏曰此公子牙之子也世秉魯政至春秋之終而猶未絕存耕趙氏曰以著三桓之子孫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

高氏曰邢侯始與會而在鄭許之下者此齊次之也淮杜氏曰臨淮郡左右張氏曰後漢爲下邳國後爲泗州義見隱九年會于防○朴鄉呂氏曰大要爲淮夷而爲此會其伯業既衰之時也

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

張氏曰英氏皋陶後之封楚之與國左氏曰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邦衡胡氏曰楚人

病徐齊桓不能服楚而伐其與國是遷怒也皆夫
詳信否義又見莊三十年齊伐山戎

夏滅項。

杜氏曰項國即汝陰項縣張氏曰今屬漢屬汝南即陳州項城縣左氏曰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程子曰滅人之國自罪惡大矣在君則當諱故魯滅國書取滅項君在會季孫所為也故不諱愚謂先書滅項後書公至自會則大夫擅國政握兵權可知此亦昭公客死乾侯之權與也故曰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春秋書此一見王綱大壞而大夫滅國二見魯君失政而三桓擅權三見齊桓未死而伯業已隳矣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君舉陳氏曰滅項失兵權之漸也襄公在晉書邾庶其來奔昭公在晉書莒牟夷來奔春秋之季大夫不稟命者非但魯也鄭伯會于夷儀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蔡侯會于召陵蔡公孫姓帥師滅沈春秋必志之也

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卞皮彥切公羊左氏作弁）

杜氏曰卞魯國卞縣張氏曰在襲慶府泗水縣義見十一年此則公在會而夫人自出會瀆亂極矣○存耕趙氏曰夫人前與公會齊侯于陽穀矣今又獨會齊侯于卞失禮成俗習以為常姦與不姦

未可知也聖人因其會而書之謹禮也懲惡也

九月公至自會

孫氏曰踰三時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此又見滅項會卞而公在會非特踰時而已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東萊呂氏曰桓公雖能用管仲攘夷狄伯諸侯有一匡天下之功然仲本無正心誠意格君之學徒急於一時之功利卒致五子之亂其所以有始無終者家法不正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公羊宋公下有會字）

左氏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八年春宋公以諸侯伐齊穀梁曰非伐喪也愚謂宋襄當齊桓盛時無役不從其事齊如此其篤也桓既卒而帥諸侯以伐喪者非特納孝公也急求伯也不度德不量力而求諸侯此其身見執國幾亡也齊桓帥諸

侯尊天子攘夷狄生民息肩四十年宜其既沒而
人益思之然死僅踰月而諸侯伐之者身不修而
家不齊人不心服也吾觀齊末衆可爲永鑒矣義
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張氏曰長幼有定分桓公
管仲不能自制其嬖寵正否之别而輕屬幼少以
爲亂階公之君臣既失其制命之義矣今桓公未
葬長子既立宋襄不能從宜因勢順其少長以撫
定之使得以終桓公之喪乃成桓之私意帥四國
之諸侯奉少奪長大亂齊國春秋深辠之也
夏師救齊
稱師將卑師衆也諸侯非王命不得擅興師然諸

侯伐齊而魯救之猶爲彼善於此但僖公之祖桓
公見弒於齊爲子孫者忍救之乎若桓公在時以
伯事召則僅可耳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甗齊師敗績 甗魚見切
劉氏曰戰而言及者主之者也猶曰宋師爲志乎
此戰也杜氏曰甗齊地莘老孫氏曰幸其喪乘其
亂伐之以爲利宋有辠矣愚謂可見宋之急於圖
伯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救齊
高氏曰此非善狄之能救也所以甚惡中國之不
知義也諸侯伐人之喪不義之甚而狄乃假義名

以救之愚謂夷狄而與中國之事則王綱之墜可
知矣○邦衡胡氏曰自狄伐邢而桓救邢僅及朞
此而已其後侵軼中國無歲不有狄師齊桓未嘗
一加兵焉至其卒而宋伐之中國莫與而狄乃救
之其齊與狄交孚而相親乎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康侯胡氏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威令加乎
四海幾於攻物難名方伯實行天子之事不能慎
終如始付託非人櫃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而
莫之恤至于九月而後葬以此見功利之在人淺
矣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存耕趙氏曰五伯

桓公爲盛葬不及期何哉管仲既死而寺貂易牙
乘時用事使桓公不能保其子以此見閹寺之爲
人國家害甚矣
冬邢人狄人伐衛
陸氏曰凡夷狄用兵唯舉國號如諸侯列序侯伐
盟會則稱人以便文而君臣同辭愚謂邢既稱人
則狄亦稱人以成文耳無他義也夫狄嘗伐邢邢
至遷國則狄者邢之仇也今邢以中國而偕夷狄
以伐同姓邢之辠大矣亦爲其後衛伐邢滅邢起
文也義又見隱三年鄭人伐衛及七年戎伐凡伯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

左氏曰宋人執滕宣公高氏曰此宋求伯也莊十六年幽之會齊桓始伯滕子與焉既而背之至齊侯卒凡三十七年衣裳兵車之會未嘗列於其間宋襄既有求伯之心而首執滕子以令諸侯也然宋襄圖伯當以德懷徠之今乃肆己之强擅執國君以陵轢諸夏亦已甚矣孫氏曰五等之國皆諸侯也其或有罪方伯請於天子天子命之執則執之不得專執也○存耕趙氏曰齊桓之伯執不及君已爲薄矣宋襄效之而執虐人之君以是求伯難以免矣愚謂出乎爾者反乎爾故楚人效尤而執宋公矣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公羊作人誤也

范氏曰曹南曹之南鄙莘老孫氏曰曹南之盟蓋宋襄求伯而爲之也曹邾皆稱人者宋襄威德未著曹邾但使其臣會之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鄫子會盟于邾己酉邾人執鄫子用之 鄫穀梁作繒

鄫子會盟于邾者鄫子往邾國爲盟也趙氏曰上言會盟下言用之緣盟用之同於牲也愚謂以諸侯執諸侯而爲牲用見王綱大壞諸侯暴虐而無人心甚於禽獸之吞齧矣○胡氏曰諸侯相執猶不可況用之爲牲乎天子視而不能誅周道陵遲甚矣愚謂齊桓既沒而諸侯悖亂如此孔子所以有一匡天下之言也然王者化及人心遺風餘澤久而未斬伯者使人革面骨未實而亂作其禍有甚焉者王伯之效淺深遠近於斯可見

秋宋人圍曹

左氏曰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康侯胡氏曰盟于曹南口血未乾今復圍曹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知襄公不能內自省德怨於令諸侯執嬰齊非伯討不足以示威盟曹南非同志不足以示信卒於兵敗身傷不知反求諸己欲速見小利之過也經書襄公不越數端而知其操心之若此者仲尼筆削如化工賦像并其情不得遁焉非特畫筆之肖其形耳愚謂諸侯之國天子所封以諸侯圍諸侯辠可知矣○君舉陳氏曰諸夏之書圍國自此始

衛人伐邢

報去年之役也張氏曰衛不自省其從宋伐喪之辠而以報復爲事辠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illegible]

范氏曰會無主名內畀者四國稱人外畀者康侯胡氏曰楚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桓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始朝於楚其後遂爲此盟又二年復盟於鹿上至會于盂遂執宋公以伐宋而楚於是列於陳蔡之上矣聖人書此所以著夷狄之強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愚謂齊桓攘夷狄者四十年既沒而魯陳蔡鄭引楚入以盟于齊其事著矣義又見隱二年盟戎于唐○邦衡胡氏曰夫四夷可正以法度不然則必啓其貪婪之心楚自晉文之後爭主夏盟至楚靈即位遂大求諸侯而會於申執徐子殺慶封誘戚陳蔡而戕殺其君臣其後吳越繼興效楚一轍中國遂橫潰幅裂無可柰何而春秋終焉本其由來皆諸侯有以啓之

梁亡

孫氏曰梁嬴姓國伯爵虞伯翳之後梁地屬同州韓城縣左氏曰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公羊曰此未有伐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柰何魚爛而亡也○穀梁曰湎於酒淫於色心昏耳目塞上無正長之治大臣背叛民爲寇盜梁亡自亡也梁亡鄭棄其師我無加損焉正名而已矣莘老孫氏曰左氏以梁好土功穀梁以梁爲淫湎荒然孔子書梁亡爾不曰所以亡蓋所取亡之道衆一惡不足以盡之爲人之君而不志於仁危亡之來皆自取之其自取亡之跡不必論也陸氏閒於師曰秦人肆其強暴取人之國沒而不書其義安在曰乘人之危惡易見也滅人之國自易知也自取滅亡其惡微矣春秋之作聖人所以明微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穀梁曰作爲也有加其度也言新有故也非作也杜氏曰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僖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左氏曰書不時也公羊曰門有古常也孫氏曰案新延廄不言作此言作改舊可知譏其奢泰妨農功改舊制也○康侯胡氏曰譏用民力於所不當爲也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書以見勞民爲重事而況輕用於所不當爲者乎然僖公嘗修泮宮復閟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頌其事而經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敎國之子弟二者爲國之先務雖用民力不可廢也其丞敬之意深矣

夏郜子來朝 郜古報切穀梁作郜

杜氏曰郜姬姓國後漢志濟陰成武有郜城義見

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五月乙巳西宮災

薛氏曰西宮魯之貳室也公羊曰小寢也有西宮則有東宮矣何以書記異也存耕趙氏曰必有獲譴於天也

鄭人入滑

左氏曰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未詳信否高氏曰鄭伯與滑伯同等諸侯而入滑強陵弱也義見隱二年入向○張氏曰記天王出居鄭之始釁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狄稱人見十八年左氏曰齊狄盟于邢爲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病邢莘老孫氏曰前年冬邢狄伐衛以救齊於是三國會盟於邢之國都愚謂狄嘗伐邢邢至遷國齊桓亦嘗帥曹宋以救邢矣齊孝不能繼志述事而偕狄以盟于邢邢侯忘宗廟社稷之怨而受盟於國都均不孝也且夷夏雜盟又爲不義不孝不義原於齊德邢狄見救之小惠邢亦但知合黨伐衛以報私怨而忘其所謂狄矣其後齊之不振邢之見滅於衛皆不知大義之所致也春秋比事見義垂戒遠矣義又見隱二年盟戎于唐

冬楚人伐隨

陸氏曰隨姬姓侯爵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二十有一年春狄侵衛

張氏曰因邢之盟也存耕趙氏曰邢狄同救齊者也衛伐邢則狄侵衛雖曰忠於相救而非狄之所得爲也狄夷也惡可與中國事乎狄雖侵衛不足以存邢適以速邢之亡爾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張氏曰齊孝公不能嗣父之業楚狄皆因之以爲中國患此齊邢之盟所以兩書而邢衛並受其禍也

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莘老孫氏曰三國皆微者爾宋實主之故序其上也杜氏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左氏曰宋人爲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後敗張氏曰欲伯諸侯而求之於夷狄亂常之楚此春秋所以著襄公之自取敗辱也義又見隱二年盟戎于唐○存耕趙氏曰尊中國攘夷狄伯者事也宋欲繼齊者也亦嘗思召陵之盟楚使屈完來盟于師之故乎今乃求諸侯於楚略不羞與楚伍適以啓爭長之暴莘老孫氏曰宋國小德薄而求諸侯至見執見敗幾亡其國自茲始焉

夏大旱
大者非常之辭左氏曰公欲焚巫尫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未詳信否公羊曰記災也旱者孫氏曰陰陽不和非常爲災之辭也愚謂大旱與不雨同而史氏所書詳略輕重或異可義又見莊三十一年不雨　獻可杜氏曰春秋書大旱者二此年及宣七年是也皇極不立五事不正而咎應之詳記災異所以示戒也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執宋公以伐宋盂音于公羊作霍穀梁作雩
葉氏曰楚子何以先諸侯宋襄欲圖伯而會楚子諸侯推先楚子也杜氏曰盂宋地左氏曰諸侯會宋公于盂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陳岳氏曰聯諸侯之會書之明與楚國共執之宋既服諸侯復盟于薄以釋之則共執之義顯矣愚謂五伯盟會皆爭也然齊桓猶有攘楚之功宋襄不度德量力以圖伯反蹶蠻夷於諸侯之上其辱身害國固宜然五國諸侯畏楚從令共執伐同類罪可知矣彼楚子者蠻夷之雄先王之所膺擊驅逐不與同中國者也

尚何責哉春秋書此見中國之衰蠻夷之横由諸侯之自取也
冬公伐邾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王氏曰宜申鬬氏子西也八汜見莊三十一年杜氏曰獻宋捷也不言宋者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也愚謂諸侯同伐宋而楚獨來獻捷者主謀者楚也劉氏曰中國於四夷則有捷諸侯於天子則有獻捷康侯胡氏曰諸侯從楚伐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捷以脅魯爲魯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子而討之可也宋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又以軍獲遺獻諸侯横逆甚矣○邦衡胡氏曰齊捷戎以中國而捷夷狄猶可言也楚捷宋以夷狄而捷中國不可言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高氏曰書會諸侯者以諸侯皆在是故前目後凡且見公之續至也任氏曰薄史記作亳漢山陽薄縣湯所都也張氏曰冢地譜拱州考城漢薄縣即湯都古字通用左氏曰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不足以懲君愚謂魯不能告天王明大義以正諸侯與夷狄執諸侯之辠顧以一獻捷之威

出爲會盟求釋宋公魯旣失義矣五國諸侯從楚之謀俟魯宋屈辱而後釋之則五國自損其中國之體矣宋公以諸侯而見釋於諸侯難以在人上矣況蠻夷主此謀哉宜楚之益無忌憚而中國之發衰也故張氏曰書公會諸侯于薄釋宋公蓋以爲中國之大恥而罪魯與諸侯之無能爲也○康侯胡氏曰此正天下之大變春秋所謹也哉以爲嘉我公之救患誤矣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公羊作須朐）

莘老孫氏曰須句邾邑張氏曰東平府須城縣義見隱四年莒伐杞亦爲是年及邾戰于升陘起文也

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

左氏曰鄭伯如楚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

氏曰襄公嘗困於楚矣疾疢雖甚而德慧術有以增益其所不能穀梁氏所謂不能反其以治人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音刑）

不言公大夫也杜氏曰升陘魯地高氏曰邾來伐我而魯逺及邾人戰也公伐邾取須句以起此戰愚謂魯取邾邑而致寇僖公不反躬自責復其舊邑而驅民以戰始終皆有辠矣不書邾伐我書法與桓十七年戰于奚同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不書楚伐宋而書及楚人戰書法亦與桓十七年戰于奚同蓋宋公主乎此戰也戰稱公者君行師從師不待言也敗稱師者見師衆大敗紀實事也杜氏曰泓水名左氏曰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旣成列楚人未旣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旣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旣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旣

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恥敎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孫氏曰宋襄無齊桓之資而欲紹齊桓之烈帥諸侯而致強楚故盂之會見執受伐今復與楚爭鄭以起此戰

以致身傷七月而死爲中國羞義又見莊十年荊
以之例○穀梁曰泓之戰以爲復雩之恥也雩之
恥宋襄有以自取之也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過
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襄公之謂也劉氏曰宋襄
不厄人於險不鼓不成列此至仁大義雖文王之
戰不能過之春秋惡之以其好戰而不務本飾小
名而妨大德也無異盜跖之分均爲仁出後爲義
廿一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緡公羊作閔

杜氏曰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緡城漢志
山陽郡東緡縣春秋時作緡張氏曰即濟州金鄉

縣康侯胡氏曰齊伯國之餘業也宋襄公既敗於
泓荊楚之勢益張齊侯既無尊中國攘夷狄恤患
災畏簡書之意又乘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不得
爲者也義又見隱五年宋伐鄭○穀梁曰不正其
以惡報惡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茲公羊作慈

左氏曰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大意見隱七年滕
侯卒此又以見宋襄之卒竟妄作窮困而死也

秋楚人伐陳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杞稱子見桓二年滕子來朝高氏曰不名者史
之左氏曰杞成公卒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高
氏曰入春秋以來始書杞卒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夏狄伐鄭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

葉氏曰天子以畿內爲國諸侯以封內爲國諸侯
不以其道去其封曰出奔天子不以其道去其畿
內曰出居出之爲言恥也若曰雖有其國而不能

守焉爾天子無外雖去其國謂之居焉愚謂春秋
非專以二字見義義在一句之間若論字義不得
不如葉氏云爾左氏曰王將以狄女爲后富辰諫
曰不可狄固貪惏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
狄必爲患王弗聽初甘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將
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
替隗氏頹叔桃子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
將禦之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遂
出及坎欿國人納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
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適
鄭處于氾大叔以隗氏居溫王使來告難曰不穀

不德得辠於母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氾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於外敢不奔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於晉使左鄢父告於秦○胡氏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京師爲室四方爲守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於列國既不能家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是寄生之君耳過此以天王而出居于鄭必有失其道而見逐於其臣者而以自出爲文何哉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此春秋所以正本也鑒戒昭矣○穀梁曰天王無出出失天下也高氏曰且辠諸侯之不赴難也葉氏曰子帶之亂方其奔齊或放焉或封焉親愛之而勿殺可矣

古之人有行之者舜也而王不能反召之使得終其惡及其以狄伐周則辠在可討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也而王不能反避之使得奪其位若惠王者可謂畏匕鬯矣有天下而不及此則亦何以王天下哉張氏曰天王出居于鄭王師敗績于茅戎皆王其自取之以見天難忱斯不易維王不可不戒也

晉侯夷吾卒

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及左方○左氏曰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乃殺狐突卜偃稱疾不出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重耳奔狄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及齊及曹及鄭及楚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乃送諸秦二十四年正月秦伯納之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甲午晉師軍於廬柳秦伯使公子縶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公于高梁高氏曰魯尚未與晉通而此書惠公卒者以見文公之入也惠

公立十四年而卒懷公立秦人納文公而殺懷公焉然則文公篡立而不書其入者以晉獻既殺世子申生則文公自以次當立故也皆未詳信否

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朱子曰諸侯滅國未嘗書名今經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侯燬卒恐是因而傳寫之誤左氏曰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禮至爲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未詳信否高氏曰始則邢連狄以伐衛固可辠矣今衛遂舉兵以滅之抑又甚焉義又見莊

十年齊滅譚此滅同姓甚矣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宋蕩伯姬來逆婦

存耕趙氏曰伯姬公姊妹也杜氏曰伯姬魯女爲宋大夫蕩氏妻自爲其子來逆吕氏梁曰其曰婦何也緣姑言之之辭也華老孫氏曰親迎之禮自諸侯達於士庶人未有姑而逆婦者宋蕩伯姬來逆婦非禮可知高氏曰夫不親迎而姑來迎眾不能以禮正之是棄其親戚也

宋殺其大夫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秋楚人圍陳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納頓子于頓

不言楚人者蒙上圍陳之文也胡氏曰楚人圍陳而可後乃納頓子于頓故不言遂也張氏曰頓姬姓國杜氏注汝陰南頓縣屬陳州愚謂廢置者天子大權而夷狄行之中夏之衰極矣、康侯胡氏曰中國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而使楚人納之是夷狄伏義正諸夏也其責中國深矣此亦正本自治之意也君舉陳氏曰齊桓公卒楚始與諸夏盟于齊盟于鹿上執宋公以伐宋然欲廢置諸侯春秋之所懼也

葬衛文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

陸氏曰衛子在喪之稱也莒慶莒國大夫杜氏曰洮魯地愚謂諸侯相盟已無王矣況衛子居喪而出盟莒慶以大夫而盟諸侯尤非禮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甯速盟于向速公羊作遬

左氏曰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向存耕趙氏曰一事而屢盟不協也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酅弗及酅戶圭切公羊穀梁作

西鄙魯國之西邊也啖氏曰追者在已去而躡之也陳岳氏曰酅齊地杜氏曰濟北穀城縣西有地名酅下張氏曰後漢屬東郡後屬東平府東阿胡氏曰侵言人追言師者蓋不可言公追齊人也左氏曰討是二盟也趙氏曰兄至不知追而不及內之無警備也愚謂齊孝不能繼父之業而遣兵侵掠魯境固可罪矣魯僖無禦侮之術而致寇又輕身越逐亦可罪也

夏齊人伐我北鄙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衛人伐齊

左氏曰洮之盟故也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公子遂如楚乞師

遂莊公子仲遂也即東門襄仲乞見八年孫氏曰齊再伐我故公子遂如楚乞師夫國之大小師之衆寡皆有王制不可乞也書者惡魯不能修戎備而外乞師於夷狄高氏曰是不有天子而道夷狄以伐中國也○康侯胡氏曰衛人報德以怨伐齊之喪助少陵長又還怨於邢而滅其國不義甚矣

公既與其君盟於洮又與其臣盟于向是黨衛也故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亦非義矣而僖公不能省德自反深思遠慮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齊爲敵是以蠻夷殘中國也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惡自見矣葉氏曰召陵之盟桓公與我伐楚而楚服今我乃欲以楚伐齊而悖之以勝公之謀固可知矣愚謂自此至文公發凡書公子遂之專政專兵亦爲殺子赤起也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公羊穀梁作隗非是

杜氏曰夔楚同姓國建平秭歸縣張氏曰宋之歸州秭歸及興平縣皆有夔子城程子曰不名者夷狄小國魯史有所不能知不可得而紀故也左氏曰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秋楚成得臣鬭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未詳信否劉氏曰貪而不義楚自是大矣聖王在上雖夷狄各有限域不相侵奪今夷狄滅同姓亦中夏之衰而然也義又見僖二年徐取舒

冬楚人伐宋圍緡穀梁作閔

緡見二十三年左氏曰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以見桓十四年左氏曰公以楚師伐齊取穀置桓公子雍於穀易牙奉之以爲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未詳信否孫氏曰楚夷狄也齊中國也公以夷狄之師伐中國固已不可而又取邑公之惡可知○高氏曰齊人加兵於魯魯欲報之當請命於天子會諸侯以同討其辠夫楚豺狼也安可遠引其師來入華夏以伐親鄰之國乎

公至自伐齊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杞稱子見桓二年義見隱二年滕薛來朝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高氏曰弱國既來朝而用師以報之杞曾乃舅甥之國而伯姬在焉魯人不之救甚矣義又見隱二年莒入向○貫道王氏曰案公子遂自為一軍始此東門氏之惡胚胎於此用見魯之軍政自僖公以來已紊矣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楚人大夫也葉氏曰楚何以先諸侯主兵也高氏曰宋不與楚宗諸侯且有先君之怨又自以為伯國故終不與楚楚人前年伐之今又圍焉夫楚以夷狄豺狼之強來犯中國而陳蔡鄭許皆中國之諸侯反會夷狄同伐之伸夷狄之強屈中國之義自是昭然可見矣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愚謂楚之強暴甚矣然諸侯之屈服於楚亦其有以自取之也齊桓雖沒其兵尚強諸侯苟能宗之其勢猶足以敵楚而宋曹衛鄭首伐齊魯陳蔡鄭又引楚人以盟於齊晉又乞楚師以伐齊從約既解楚遂得以憑陵中國今宋之被圍陳蔡鄭許之服役於楚皆始謀之不臧也故春秋慎始之事見義焉
十有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
葉氏曰此前圍宋之諸侯也不序前目後凡也宋公猶在圍則何以地宋盟於宋國之外是亦宋矣高氏曰公畏楚之強而來爲此盟亦報乞師之役愚謂夷狄摟諸侯以圍諸侯僖公不念將亡則齒寒之見來盟於宋其謀何可知矣其自辱亦甚矣義又見隱二年盟戎于唐○葉氏曰楚之得交中國自陳蔡楚鄭盟于齊始後公雖不會于盂而爲薄

之盟以釋宋公後五年伐齊之役乃乞師於楚而楚援之遂以取穀則何以得於楚乎晉文公之興首伐衛以正楚而公爲之戍衛又責公子買之不卒戍而刺之則公之附楚審矣圍宋之役初雖不與會而爲盟豈有意於救宋哉殆亦若戍衛以成楚志爾楚子居申而後使子玉去宋是會圍非解圍也

春秋本義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十三

僖公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趙氏曰曷爲不言遂非因曹而伐衛異乎侵蔡而伐楚也此侵曹旣返而後伐衛也朴鄉呂氏曰晉侯伐衛所以解宋之圍怒楚而致其師也左氏曰楚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乃使郤縠將中軍狐偃將上軍欒枝將下軍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

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晉侯齊侯盟于斂盂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莘老孫氏曰晉文之興於茲五年一朝強兵侵曹伐衛夫強楚之侵陵久矣晉文而有志於中國當大會諸侯合心并力以攘夷狄奬王室爲義諸侯有不從者然後以師伐之曹衛附楚誠有辠矣然晉文未嘗盟會而號令之遽以侵伐亦與齊桓異矣愚謂晉文侵曹伐衛致楚取勝正孔子所謂譎而不正者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隱二年鄭伐衛○張氏曰宋報施救患取威定伯者文公君臣之規模也故先侵曹伐衛若以大義興師則當先於乞師伐齊從楚圍宋之辠而魯與陳蔡宜首加伐曹衛之新附豈侵伐所當先哉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杜氏曰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公羊曰刺之者殺之也内諱殺大夫謂之刺也杜氏曰義取於周禮三刺之法邦衡胡氏曰魯殺大夫皆言刺無王命而專殺等耳衛以附楚晉侯伐之魯乃戍衛惡亦甚矣故經言戍衛著魯黨衛附楚背華即夷之辠也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孫氏曰公叛晉與楚故公子買戍衛且以晉兵力非公子買所能抗也故買不卒戍而歸公懼楚之見討乃殺買

以說焉公内殘骨肉外以說強楚故書以著其惡愚謂買之戍衛以勢則不敵以義則不可買不諍於戍衛之時而從君令以往旣受命而不卒戍辠也僖公不自責其戍衛之過而專殺同姓大夫以說於夷亦辠也君臣胥失之矣

楚人救衛

高氏曰此書救者非善之也著衛國附楚之辠晉文果能致楚師之出也楚師旣出故有城濮之戰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公羊曰畀者與也左氏曰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謀曰稱舍於墓

師還焉曹人兇懼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
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
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入僖負羈之
宮而免其族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
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
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
執曹君以畀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
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以畀宋人杜氏曰執諸侯
當歸京師晉欲怒楚使戰故以與宋康侯胡氏曰
曹未狎晉政莫知所承晉文不修詞令遽入其國
執其君暴矣欲致楚師與之戰而以曹伯畀宋人

請矣雖一戰勝楚遂主夏盟舉動不中於禮徒亂
人上下之分無君臣之禮其功雖高道不足尚也
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
之事者義又見隱二年莒入向○張氏曰自晉侯
侵曹至此皆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之由也呂氏
曰晉文公舉動如此有意於爲善乎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
楚師敗績

書晉齊宋秦及之者四國主乎此戰也書法與桓
十七年戰于奚同城濮見二十七年左氏曰楚子
入居於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

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
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
之所置其可廢乎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
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
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
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
玉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
之定人謂之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
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
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
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

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
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
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爲
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
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
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
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
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
次於城濮楚師背酅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
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
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

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子玉使鬬勃請戰晉車七百乘韅靷鞅靽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己巳晉師陳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康

侯胡氏曰荊楚恃強憑陵諸夏滅黃敗徐戍穀逼齊合兵圍宋戰勝中國威動天下非有城濮之敗則民其被髮左衽矣而春秋所書如此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文公一戰勝而主夏則以功利言則高矣語道義則三王之辠人也愚謂正邵子所謂功過不相掩也義又見僖四年伐楚○張氏曰齊桓伐楚致屈完于召陵楚未大創也故次年卽滅弦誘鄭終桓公之伯楚爲患而不能制文公欲伯天下以爲楚不大創不足以定伯故欲戰而勝楚以取威而後伯業定當是時楚爲齊宋二國患救之宜也然文公致楚與戰以取威乃不許衛盟執曹伯以快宋人之心又激楚人之怒而使之不得不戰以取一擧之功其救患取威皆譎而不正之事雖楚自是大創而行不義殺不辜亦已多矣胡氏曰若夫以力假仁何以爲中國然召陵城濮雖皆勝強楚不能絶其僭號以尊天子故知一時之功耳向使有能興起王道如宣王者則必有齊桓晉文之事哉朴鄉呂氏曰左氏載子玉告令尹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以經攷之則宋圍之釋已在楚人救衛之時矣使楚方圍宋則所謂畀宋人何也城濮之戰宋公與焉又何也今以左氏敘此事頗詳錄之而附見朴鄉之說云

楚殺其大夫得臣

得臣子玉也左氏曰楚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爲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蔿呂臣實爲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張氏曰楚子自得臣伐陳立爲令尹授以兵柄令其圍陳圍宋所以導之無非猾夏狃勝之事師敗而不能自反其平日求勝無厭之辠而亟殺之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愚謂楚殺得臣雖過然其窮兵猾夏而喪

其身可以爲人臣之永鑒矣

衛侯出奔楚

不名者史失之或闕文也左氏曰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莘老孫氏曰衛侯之棄華之夷也辠明矣然而晉文外假尊王之名内以私智逐衛侯晉之辠也

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陳侯如會

衛子未詳何人左氏作公子瑕非是朴鄉呂氏曰蓋叔武也高氏曰不以成君之禮故稱子而在鄭伯之下杜氏曰踐土鄭地劉氏曰如會者赴會也

孫氏曰來不及盟故曰如會陳本與楚楚敗故歸中國高氏曰楚自齊桓没爲中國害晉一戰敗之威震諸侯向之附會楚者皆會踐土而請盟爲晉於是遂伯諸侯也義見隱元年盟于蔑及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此但不假同盟之禮爲少異耳○邦衛胡氏曰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至是尚在鄭也故晉文會盟踐土以謀納王踐土鄭地以天王在鄭故就鄭地以盟非自京師致天王來也是年天王方入於京師故下云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見晉侯踐土之盟謀納王也愚謂納王者人臣職分所當爲既所當爲則爲常事故不書耳

公朝于王所

趙氏曰王所即王之所在耳孫氏曰非禮也書曰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諸侯各朝于方岳公朝于王所非禮可知也高氏曰諸侯非王事不出境今因出盟遂王而朝此乃何禮○愚案天王出居于鄭至是猶未復也踐土在鄭之境僖公既已會盟遂一朝焉其視天下共主不啻若列國之君不欲以自卑若無然平日之不以時朝亦可見矣猶言公者據舊史之文耳然諸侯之不王與天王威令之不行舉可知也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朴鄉呂氏曰此書自楚非有奉也蓋著其自楚也言歸自楚則背華即夷之辠可見矣愚謂衛侯爲千乘之君不能守其社稷而奔竄夷狄雖曰畏晉必有失其道者矣又自夷狄而復歸其國何以治其臣民哉明王在上皆不得復者也雖然夷狄之猾夏晉侯之不正亦可見矣

衛元咺出奔晉

元咺爲衛大夫君歸而咺出奔事雖不可盡考必其執一國之權而不容其君者也觀晉人執衛侯與其君一出一入而卒至於見殺益可見矣故凡爲臣而至於出奔皆不臣者也若元咺之辠抑又

甚焉晉受逋逃之臣亦皐也○又案大夫之於寓
有見幾而作以道去國者矣有義不當去見危授
命者矣乇於持祿固位厄於利害之私而出奔皆
其不道者也若元咺之訟君又不與焉後凡書奔
者做此

陳侯款卒

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又爲陳子會于溫起文也

秋杞伯姬來

杜氏曰伯姬莊公女葉氏曰父母沒矣伯姬不得
來而來也義又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

公子遂如齊

許氏曰齊自孝公立與魯好絕比相侵伐昭公復
與公同踐土之盟故公遣大夫聘之義見隱七年
齊來聘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
人于溫 穀梁無齊侯二字

陳稱子居喪也穀梁曰溫河陽也存耕趙氏曰溫
去京師百里義見隱九年會于防○或曰莊十三
年北杏爲衣裳之會此則兵車之會也未詳是否
邦衡胡氏曰踐土之盟謀納天王矣復會于溫者
何蓋自踐土隨天王至溫將納王于京師故會以
膠固諸侯爾且溫去周朝百餘里諸侯既至溫皆

有不朝王而召王出狩者此理之必不然也故知
天王自二十四年出居于鄭至是晉侯方帥諸侯
納王故天王自鄭至河陽將入於周也然河陽與
溫止是一地不云狩于溫而云狩于河陽嫌與諸
侯同處于溫故別言于河陽恐謂此亦當時史法
之常非孔子異其名也

天王狩于河陽 [illegible]

杜氏曰河陽晉地張氏曰古孟津地今懷州河陽
縣存耕趙氏曰溫即河陽也地名有二義以封域
所至之地言溫以方域係山川言河陽天子有所
指必以方域故言河陽諸侯之會不言河陽河之
陽非一所也愚謂襄王失道播遷於鄭諸侯納之
正當感激奮勵遷善改過之時今未入京師未謁
宗廟而事遊獵焉且河陽非其常狩之所故春秋
書之又爲公朝王所起文也

壬申公朝于王所

孫氏曰日繫乎月此不月者脫之愚案此義同前
但前以諸侯盟于踐土因王在鄭而遂一朝此以
諸侯會于溫因王狩河陽而遂一朝耳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氏曰衛侯與元咺訟衛侯不勝執衛侯歸之于
京師寘諸深室程子曰君臣無獄而文公使衛侯

與元咺辨曲直衛侯不勝遂執其君其隱頗矣雖
歸於王實強致之胡氏曰晉文既勝楚宜招携
懷貳以明大德何助臣而執其君非所以伯諸侯
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胡氏曰衛侯出奔之時元咺主其國事衛侯歸而
元咺奔晉今又訴衛侯歸於京師元咺即自晉復
歸于衛蓋晉侯聽臣子之譖執其君却使元咺復
歸于衛此見晉文之不正存耕趙氏曰臣無訟君
之理君虜而臣反國逆之甚也陳沬氏曰君臣之
理滅矣書曰自晉參治之也○高氏曰為人臣而

訟其君雖直亦曲矣君舉陳氏曰元咺復歸孫林
父歸衛宋魚石晉欒盈復入皆伉辭也

諸侯遂圍許

張氏曰會溫之諸侯也穀梁曰遂繼事也康侯胡
氏曰諸侯比再會而許獨不會故諸侯圍許許距
河陽近矣而可以不會乎愚謂晉文既與諸侯有
盟主矣而許猶不歸中國其自孚者矣然晉文不告
於王而圍之所謂摟諸侯以伐諸侯彼善於此者
也其功其辠皆可見矣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左氏曰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獳貨筮史使曰以
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
姓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
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
信也同辠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
正邪捨此三者君將若之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
侯于許孫氏曰三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此
言復歸于曹者晉文赦之也春秋亂世強侯執辱
小國之君無復王命執之赦之自我而已存耕趙
氏曰曹伯脫身俘囚未嘗畏神即驅之從干戈之
役伯令追人諸侯無寧居矣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介居陌切）

杜氏曰介東夷國在城陽黔陬縣葛盧介君名張
氏曰介即密州膠西縣地趙氏曰葛盧但為事而
來本非來朝所以不廟受故直來耳高氏曰夷狄
以禮義外之可也凡書夷狄之來皆辠中國不自
正而輕受之爾○君舉陳氏曰其後介人侵蕭蓋
有以來之也邦衡胡氏曰春秋書夷狄來者二葛
盧白狄是也介則先來而後侵中國白狄則先伐
中國而後來然則夷狄來中國必有所窺伺而為
害未有但已者也

公至自圍許

胡氏曰公自二十八年會諸侯圍許至今年春方

回師出踰時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愚穿公
以會溫出未知圍許也而以圍許致未詳豈其事
不一而當時止以圍許告廟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
翟泉（二十穀梁會下有公字諸國皆稱人當從左氏公羊作狄）

內不書名氏外稱人皆微者也王人見莊六年杜
氏曰翟泉即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水也東萊呂
氏曰諸臣而敢伉天子之士以歃血要言其不臣
甚矣王人亦與諸侯之大夫同盟失禮亦甚矣程
子曰晉文連年會盟皆在王畿之側而此盟復迫
王城又與王人盟強逼甚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
蔑○君舉陳氏曰大夫之交政於是始文公爲之
也

秋大雨雹（雨于付切雹蒲學切）

大者非常之辭范氏曰陽氣在水雨則溫熱陰氣
薄而脅之不相入轉而成雹雹者陰脅陽臣侵君
之象左氏曰大雨雹爲災也○獻可杜氏曰春秋
書大雨雹者三此年及昭三年四年也陰陽不調
之所致耳必錄之者所以警人君之戒也高氏曰
劉向以爲盛陽雨水溫暖而湯熱陰氣脅之不相
入則轉而爲雹盛陰雨雪凝滯而冰寒陽氣薄之
不相入則散而爲霰故雹者陰脅陽也霰者陽脅

陰也春秋不書霰猶不書月食也

冬介葛盧來

存耕趙氏曰葛盧春來矣再至何爲哉是爲假道
侵蕭計也魯獨無以察其情何哉義又見前

三十年春王正月

夏狄侵齊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康侯胡氏曰詩不云乎
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四夷交侵所當攘斥晉文若
移圍鄭之師以伐之則方伯連帥之職修矣上書
狄侵齊下書圍鄭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者也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左氏曰晉侯使醫衍酖衛侯甯俞貨醫使薄其酖
不死公爲之請納玉於王與晉侯皆十瑴王許之
秋乃釋衛侯衛侯使賂周歂冶廑曰苟能納我吾
使爾爲卿周冶殺元咺及子適子儀愚謂瑕之辠
不可考豈咺之黨歟若元咺則可殺矣咺入則君
出咺出則君入大逆之道也元咺可殺而書曰殺
其大夫何也不正名其辠以殺之也況生殺者天
子之權豈諸侯所得專乎爲衛侯者具其事告於
天王而誅之可也告於天王能誅之乎告於天王
未必能誅之也天王不能誅之而春秋必以專殺
大夫言者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也義又見莊

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衞侯鄭歸于衞

前書晉人執衞侯歸之京師此當書歸自京師而但曰歸于衞者當時執之歸之皆晉文之權雖王權虛器以聽命而已故不以歸自京師紀實跡也衞侯與元咺相爲出入君臣之道廢矣自晉侯伐衞至此凡八出入可見伯權盛而王室微故諸侯大夫從之如此故以尊君抑臣貴王賤伯春秋之大義也

晉人秦人圍鄭

此稱人程子所謂不知衆寡將帥名氏曰某人者也蓋圍鄭之國其兵衆矣不可以將卑師少言也使鄭果貳於楚晉猶不免無王命而摟諸侯伐諸侯之罪如以私怨而圍人之國則晉文之罪大矣○王氏曰晉侯爲盟主用兵以報私怨秦人踰晉越周千里而助晉圍鄭皆勞民危國之道

介人侵蕭

蕭見莊二十三年高氏曰夷狄數來我不能以禮義正之致敢稱兵犯附庸之國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張氏曰介再來魯而次年遂侵蕭求援而後舉兵也與荊人秦術之聘同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宰周公見九年左氏曰王使周公閱來聘貫道王氏曰冢宰總百官以輔一人者也承命以聘諸侯王失命闕失職莘老孫氏曰見周之衰而諸侯強盛也○愚案禮雖有天子聘諸侯之文然經未嘗朝王不過因會盟晉侯朝於王所而已襄王不能正王法而下聘焉已失其道矣今宰乎陵遲甚矣又爲下書遂如京師起文也朴鄉呂氏曰王臣來聘者八隱七年凡伯九年南季桓四年宰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莊二十三年祭叔僖三十年宰周公宣十年王季子來聘定王之聘於魯者五自隱七年至桓八年家父之聘是也在惠襄定之世各一自定以下則王臣無下聘者矣蓋桓王在位不能自強屢遣王臣下聘列國此周室之所以衰也定王而下則周室浸微王臣之聘不足以爲列國之輕重而王臣下聘之文亦復不見於經此周室之所以衰也始也使凡伯宰渠伯糾之屬皆以畿內諸侯或大夫爾至於僖三十年之聘書宰周公則已尊矣至於宣十年之聘書王季子則益尊矣王室日衰諸侯日橫亂如此哉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孫氏曰天子至尊非諸侯可得伉僖與襄王交聘伉孰甚焉故書天王使宰周公來聘公子遂如京

師焉康侯胡氏曰魯侯既不朝京師而使公子遂
往又以二事出夷周室於列國此大不恭之舉在
法當誅而不以聽者也○康侯胡氏曰大夫出疆
有以二事出者有以一事出而專遂事者其書皆
曰遂公子遂如周及晉與祭公自魯逆王后皆所
謂以二事出者也公子結往媵而及齊宋盟則專
繼事者也是非得失則存乎其事矣愚謂以二事
出者舉在其君以一事出而專繼事者舉在其臣
舉各有所歸也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康侯胡氏曰不繫國者吾故田也高氏曰昔爲鄰

國所奪今復取之常山劉氏曰凡力得之曰取不
是其專奪雖復取本邑亦無異辭以其不能申明
直辭請於王而正疆理但專自用兵爭奪不得正
道故悉同辭言之此與成二年取汶陽田先本魯
地而皆書取蓋春秋之意以治易亂不以亂易亂
所正者本而已○常山劉氏曰凡取人之有其惡
易見而取己之有不以其道者其惡難知春秋亦
正名曰取以顯微也

公子遂如晉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高氏曰晉未嘗來聘而公
子遂去冬往聘之今春又聘焉何厚於晉而薄於

周也愚謂可見當時諸侯舉動皆不以義惟視強
弱爲趨舍而已然東門氏之專政亦不可掩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孫氏曰郊者祭天之名也劉氏曰卜郊者卜其日
吉否也穀梁曰四月不時也郊自正月至於三月
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
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
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杜氏曰免猶縱
也壯鄉呂氏曰卜而養之曰牛養成而將用曰牲
公羊曰三卜禮也四卜非禮也求吉之道三魯郊
非禮也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天子有方望之事無

所不通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內者則不祭也三
望者何望祭也然則曷祭祭泰山河海猶者何通
可以已也何以書譏不郊而望祭也愚謂魯以諸
侯僭天子之郊大失禮矣而失禮之中又四失禮
焉四月不時一失禮也四卜則瀆二失禮也望祭
則僭三失禮也既免牲而猶三望四失禮也聖人
與天地合德卜郊何有不從所以必設卜者誠之
至義之盡也今四卜而不從則神不歆非類明矣
且猶望焉山川其饗諸○董子曰魯曷爲郊周公
故也不於日之至逆王室也比旬而卜之遠怠慢
也必更三旬禮盡於三也孫氏曰天子祭天地無

所不及諸侯祭其境內山川魯諸侯也以諸侯而
用天子之祭僭孰甚焉故或因其變亂不時或從
其災異示變以著其僭天子之惡也朱長文曰魯
當祭泰山魯之境也禮所得祭故不書三望僭天
子之禮東萊呂氏曰凡書郊祭者九其八非卜不
從則郊牛有傷獨成十七年九月用郊非二者而
書魯之有郊非禮獨於僖公始書緣其變而録之
愚案公羊以三望為泰山河海未詳是否
秋七月
冬杞伯姬來求婦
杞伯姬見二十八年稱婦見二十五年劉氏曰姑
無自求婦者也非禮也愚謂此與二十五年宋蕩
伯姬來逆婦同義但彼則逆而此則求爾○康侯
胡氏曰婦人不可預國事也王后之詔命不施於
天下夫人之教令不施於境中婚姻大事也杞獨
無君乎為夫人主之也故書以為婦人亂政之戒
母為子求婦猶曰不可況於他乎此義行無呂武
之禍矣張氏曰易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
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杞伯姬求婦
而踰境是杞伯之不能正其家也僖公容其來求
是使柔乘剛而國事制於婦人也春秋閑有家之
道嚴矣

狄圍衛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杜氏曰帝丘東郡濮陽縣故帝顓頊之虛故曰帝
丘張氏曰屬開德府康侯胡氏曰遷于帝丘避狄
難也而中國衰微夷狄強盛衛侯不能自強於政
治晉文公無卻四夷安諸侯之功莫不見矣○華
老孫氏曰春秋書之又見其勞民擾衆去先君之
土宇雖云避難而行然不能使難不加己而舉國
以避之其為勞且擾亦甚矣張氏曰齊桓即世衛
從宋襄伐齊於是狄人始假義以伐衛啓狄之寇
蓋始於此今復圍衛衛迫於狄而遷都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己丑鄭伯捷卒 捷公羊作接
杜氏曰文公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衛人侵狄秋衛人及狄盟
杜氏曰不地者就狄廬帳盟左氏曰夏狄有亂衛
人侵狄狄請平焉秋衛人及狄盟義見隱二年盟
戎于唐○康侯胡氏曰盟會中國諸侯衰世之事
已非春秋所貴況夷狄豺狼刑牲歃血以要之哉
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貫道王氏曰重耳定伯功
儕齊桓而聖人譎之侵曹衛以致楚使宋舍晉而
賂齊秦皆譎也然未嘗滅人之國則猶賢於桓此

所以身死而伯業不失也高氏曰或問春秋執贄曰東遷之後土疆不守職貢不奉朝覲之禮蓋廢征伐之事專出皆臯人也曰不有齊桓晉文乎周室既衰諸侯既熾以大吞小以強暴弱夷狄乘之橫乎中國天子所存位與號耳是時二伯奮起齊桓伐大義倡之於前晉文明大順和之於後內革諸侯以尊王室外攘夷狄以尊中國而皆謂臯人可乎曰齊桓晉文徒有尊周之名而無尊周之實雖曰內革諸侯以尊王室其實內率諸侯以尊己也假尊王室之名以令諸侯耳孔子作春秋以明王道以撥亂世故召陵之盟城濮之戰與其攘夷狄救中國一時之權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又曰五霸三王之臯人也

三十有二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滑見莊十六年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齊侯使國歸父來聘

左氏曰齊國莊子來聘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公羊無師字

杜氏曰姜戎姜姓之戎居晉南鄙戎子駒支之先也左氏曰三十二年冬杞子自鄭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三十三年春秦師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尚幼觀之言於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爲從者之淹居則具一日之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於鄭鄭穆公使視客館則束載厲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爲吾子之將行也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吾子取其麋鹿以閒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

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發命遽興姜戎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劉氏曰秦與人之臣而謀其君利人之喪而襲其國引人之孤而死其親介人衍其地而棄其師者也○孫氏曰晉襄公在人於險非仁也以喪用兵非孝也邦衡胡氏曰春秋書及姜戎者夷狄不可與之共事自古未有不為害者今與之共敗秦惡可知矣愚謂夷狄猾中國治之是也然必亂吾國之無故然後請於王而擊之可也若居喪而見伐不得已而應之可也秦雖不道本伐鄭耳不及晉也乃背殯從戎雖獲一時之勝然比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者何啻天壤之殊春秋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不以一時攘夷狄之功而取之也義又見莊二十年齊伐戎○君舉陳氏曰秦晉之構怨自是始更五君交兵無虛歲曾不十年晉遂不競而楚伯業

侯胡氏曰杞子先軫之謀倫見一時之利徼幸其成自以為功者也二君皆遂聽焉而貪其利是使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利之所在則從之矣何有於君父一失則夷狄再失則禽獸而大倫滅矣春秋所以立人道存天理也

癸巳葬晉文公

高氏曰此見襄公父死未葬而弃于戎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狄侵齊

左氏曰狄侵齊因晉喪也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公伐邾取訾婁

左氏曰以報升陘之役義見隱四年莒伐杞

秋公子遂帥師伐邾

康侯胡氏曰此皆不勝忿慾報怨貪得恃強陵弱不義之兵也直書其事而辠自見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存耕趙氏曰取訾婁已甚矣復伐焉君臣同惡也遂專一軍於是再見兵不戢而佳其不為亂階乎

晉人敗狄于箕

范氏曰箕晉地杜氏曰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義見莊二十年齊伐戎○許氏曰自三十年狄始侵

齊晉未暇討自是中國歲有狄患至敗於此而後
懲艾不復犯略

冬十月公如齊

左氏曰齊國莊子來聘自郊勞至於贈賄禮成而加之以敏臧文仲言於公曰國子爲政齊猶有禮君其朝焉臣聞之服於有禮社稷之衛也冬公如齊朝且弔有狄師也義見僖十年○高氏曰公本事齊逮晉文伯而受盟焉不是晉文已卒齊侯一使卿來聘而公遂往朝之蓋魯因晉喪既伐邾矣故懼晉而改事齊也公之季年所爲若是

十有二月公至自齊

貫道王氏曰公嘗如齊矣未嘗至也此何爲至哉公反自齊而薨嫌以齊故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乙巳公薨于小寢

杜氏曰小寢內寢也左氏曰公如齊反薨于小寢即安也穀梁曰非正也義又見隱三年宋公卒○東萊呂氏曰古人正終事甚重凡諸侯薨當在路寢雖病於小寢其甚危之時不可不勉強出就路寢故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高氏曰生不請天子之命而自立既不正其始死又不于正寢是不正其終也春秋所以詳著之康侯胡氏曰周制王宮六寢路寢一小寢五君日出而眡朝退適路寢聽政使人眡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是路寢治事之所也而小寢燕息之地公羊以西宮爲小寢魯子以諸侯有三宮以列國之[illegible]蓋降於上其以路寢爲正則是古人[illegible]於路[illegible]非正矣曾子曰吾得正而斃又何[illegible]以古人[illegible]正乃如此直書而義自見矣[illegible]君子[illegible]而使心熟於仁而體安於禮則[illegible]於死生之際[illegible]不可亂矣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公羊曰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存耕趙氏曰霜隕以草宜殺而不殺木宜萎而李梅實異也康侯胡

氏曰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記隕霜不殺草何爲記之也曰此言可殺也夫宜殺而不殺則李梅冬實天失其道草木猶干犯之而況君乎是故以天道言四時失其序則其施必偏無以統萬象矣以君道言五刑失其用則其權必喪無以服萬民矣[illegible]於早之意也[illegible]陳氏曰[illegible]四時之氣天地所以生殺萬物[illegible]而露生之霜雪殺之天地自然之氣而四時之常也皇極之道行而和氣塞於天地之間則陰陽有常而生殺以時彝倫攸斁天過於陰陽則當生者不生當殺者不殺京房氏曰君假臣權隕霜不殺草蓋草小

人之類也霜不能殺猶人君威不能制小人矣〇
氏曰僖公寬仁過厚其失也隙而文公以暗弱繼
之三桓之盛自僖公始卒以專解咎證著矣獻可
杜氏曰春秋詳記災異不遺微細所以謹人君之
戒也家氏曰嚴冬不殺氣煖也若謂此十二月爲
建亥月則夏時之十月草未盡殺猶或有之春秋
何以書之爲異乎杜氏以其長曆而推謂此十二
月乃周之十一月今九月也指此爲舊史記錄之
誤春秋因之若九月之霜不能殺草尤不足爲異
春秋何以動色而書之此夏正之冬何疑

晉人陳人鄭人伐許

左氏曰討其貳於楚也張氏曰許自文公所不能
致襄公今年敗秦敗狄又伐先世所不致之許孔
子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今襄公承業之
志自以爲勤然不知忘喪毒民失道甚矣義又見
隱二年鄭伐衛

春秋本義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十四

文公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所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康侯胡氏曰即位者告廟臨羣臣也國君嗣世定
於初喪必踰年然後改元即位趙氏曰凡國君立
必踰年乃即位不獨以一年不二君亦以告終稱
嗣開容其請命以備禮也文公即位雖內受於先
君而亦不請命於天子矣〇浚南趙氏曰周改正
朔月數因未嘗改而大事必用建子之月魯用寅
月即位是自改天子正朔也書之以譏專恣愚謂
商以十二月建丑爲歲首故伊尹以十二月奉嗣

王祇見厥祖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故秦史紀年
始皇巡狩皆自十月朔則周諸侯之即位當在十
一月建子之月今魯在寅月即位故曰自改天子
正朔也然於周無實事可考未敢質言耳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公羊穀下有朔字

義見隱三年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叔服字也杜氏曰叔氏服字未詳是否左氏曰內
史叔服高氏曰葬者臣子之事會葬者諸侯相送
終之辭也天王唯有弔賵含襚之禮今使叔服來
會葬是自同於諸侯也則天王之微弱可知矣〇

胡氏曰案諸侯五月而葬僖公卒在前年十二月至此方三月而使叔服來會葬獻可杜氏曰諸侯奉上之節蔑聞焉而天王使大夫會僖公之葬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杜氏曰毛國伯爵諸侯爲王卿士者孫氏曰毛釆地左氏曰毛伯衛也莊老孫氏曰天王有賜於下者曰錫命已薨之公則曰錫某公命當國之君但曰錫公命劉氏曰錫命者命爲諸侯也高氏曰凡諸侯之立世子必請命於天子及諸侯之薨也必

告於天子天子命立其世子爲諸侯世子喪畢乃朝於京師以士服見天子於廟而受命焉未受命不敢服其服已見天子錫之黻冕圭璧然後服之歸設奠於祖廟然後臨其臣民焉蓋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故世子雖有世繼之義必待天子爵命乃得爲君也今文公未畢喪而天王先使人即命之非禮甚矣愚謂文公在喪經中安然受之而不辭毛伯不諫而從君之令皆非也義又見莊元年王錫桓公命○康侯胡氏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錫之者也禮所謂以士服見天子已見錫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黼因其歲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是已彤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鐘鼓既設一朝享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非初見繼朝而獻功也何爲來錫命乎黃氏曰事勢陵夷上之每每屈己以就下如此

晉侯伐衛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此則居喪伐人尤非也

叔孫得臣如京師

得臣叔牙之孫莊叔也左氏曰叔孫得臣如周拜高氏曰公初即位在喪経中未嘗朝王而王遽使卿來錫公命公於是使陪臣如周拜焉天王之使毛伯來錫文公之使叔孫得臣往拜皆非禮也所謂君不君臣不臣○存耕趙氏曰文公踰年即位儼然喪服之中天王錫命安然受之已非禮矣使既受命亟拜王庭君子猶爲不可今使大夫往拜是夷周於敵已矣若曰未終喪雖使大夫往可也獨不曰未終喪不敢當君命邪

衛人伐晉

晉襄居喪伐國固有罪矣然猶爲承其父之業也

衛人不連諸侯固中國之勢而以報復爲事尤有罪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東萊呂氏曰嘗聞以小事大者未聞以小而謀大者也以小而謀大滅亡之道也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杜氏曰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未詳信否存耕趙氏曰文公即位元年容貌采章未接於列國而權臣擅命代君則失政之始也他日叛命而北乍而客死此習已成矣愚謂諸侯非王命自爲會皐也況魯國有喪以大夫而會伯主乎晉襄居喪而下會大夫亦非禮也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戴氏

通志堂

曰孟氏自敖而專叔孫氏自得臣彭生而橫季孫氏自行父而侈東萊呂氏曰內之禮樂自大夫出由公孫敖會晉侯始外之禮樂自大夫出由陽處父故江始溴梁之盟則徧刺天下之大夫矣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頵於倫切又於貧切公羊穀梁作髡

左氏曰初楚子將以商臣爲大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是人也蠭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大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芊而勿敬也從之江芊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十月以宮甲圍成王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穆王立以其爲太子之室與潘崇使爲大師且掌環列之尹何氏曰言世子者所以明有父之親言君者所以明有君之尊孫氏曰商臣之於君親盡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康侯胡氏曰世子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人情之所深駭者春秋詳書其實欲後世察所由示懲戒也楚頵僭王憑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牆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可掩哉

通志堂

君不君而臣不臣父不父而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弑其君者推本其所由而著其首惡爲萬世之大戒也黃氏曰唐太子弘授左氏春秋廢書而歎曰聖人何書此邪率更令郭瑜對曰春秋以善惡爲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

公孫敖如齊

戴氏曰諸侯世相朝必三年喪畢今敖如齊非禮也專也文公即位一歲之閒朝會皆出於得臣與敖何以爲國乎義又見僖七年齊來聘○高氏曰會晉歸而復聘齊魯人於是兩事齊晉且圖婚於齊故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書晉侯及之晉主乎此戰也杜氏曰馮翊郃陽縣西北有彭衙城張氏曰屬同州白水縣左氏曰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趙衰佐之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為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愚謂秦穆行險邀利以取敗不自悔責而事報復又取敗績其自著矣晉襄公忘喪而主乎此戰雖勝無足道矣義又見隱二年戎伐凡伯

丁丑作僖公主

康侯胡氏曰作主者造木主也胡氏曰主者神所憑依也公羊曰作僖公主者為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不時也康侯胡氏曰慢而不敬甚矣呂氏曰過時作主文公孝心不至可知矣其能為國乎○左氏曰緩作主非禮也存耕趙氏曰孝子之思親不見其形則為主以寓之作栗主埋桑主於兩階之間僖公之喪過練期矣故曰緩將大事而躋之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孰及之魯之微者與隱元年及宋人盟之及同處父晉大夫左氏曰陽處父也邦衡胡氏曰處父盟於我之國都凡盟必地惟他國大夫來魯盟我大夫往他國盟不地蓋各於其國中故不地也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縠戶木切隴力勇切公羊作穀）

杜氏曰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邦衡胡氏曰垂隴之會譏政在大夫也晉襄紹伯主盟使大夫出會諸侯非禮之正愚謂諸侯非王事不得出會盟諸侯況以大夫而盟諸侯乎士縠以襄公之命盟諸侯則是大夫主盟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愚案伯者之大夫盟自僖二十九年翟泉之盟始至此則士縠主諸侯矣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義同僖二年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公羊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大祖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逆祀也

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左氏曰逆祀也於是
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
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
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
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高氏曰僖公雖
閔公之兄然閔實先立僖嘗北面而事之君臣之
義已定矣及其傳繼則父子之義又定矣臣不可
以先君子不可以先父今文公欲自尊其父而躋
於閔公之上則紊亂宗廟顚倒禮經先親後祖昭
穆失序謂之逆祀不亦宜乎愚謂文公居喪未大
祥而吉祭於大廟非禮一也僖公之主未當入宮
非禮二也躋僖公於閔公之上非禮三也○穀梁
曰先親而後祖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
昭穆則是無祖也無祖則無天也君子不以親親
害尊尊此春秋之義也康侯胡氏曰閔僖二公親
則兄弟分則君臣以爲逆祀者兄弟之不先君臣
禮也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事五世說禮者曰
世指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爲祖而臣
子一例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爲禮而父死子繼兄
亡弟及名號雖不同其爲世一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程子曰秦以憤取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

無已殘民結怨○高氏曰三國以伐秦再舉兵而
過京師尤其惡之大者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曰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
譏乎喪娶三年之内不圖婚三年之恩疾矣非虛
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
其爲吉者主乎已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於此焉
變矣趙氏曰又譏使公子納幣也○董子曰春秋
譏文公以喪娶難者曰喪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
十五月文公四十一月乃娶何以爲喪娶曰事莫
重乎志納幣之月在喪内故曰喪娶也且文公以
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太早三年之喪肌膚之
情也反在思念娶事春秋之所甚疾也高氏曰婚
禮有六曰納采曰問名曰請吉曰納徵曰請期曰
親迎自有次第納幣者即納徵也公始祥而納幣
則納采問名皆在三年之内矣夫三年之内不圖
婚聖人於此識之所以闡幽也先儒謂婚姻不可
使公族而不述其所以蓋公子公孫於國皆當盡
人子之義惟婚姻之禮則有家人尊卑之序俾尊
者將命從事則非順矣卑者行之庶或其可也葉
氏曰禮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孟獻子禫縣而不
樂比御而不入夫子曰獻子加於人一等矣禫而

圖婚猶喪娶也康侯胡氏曰此皆使人私欲不行
閑邪復禮之意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
人伐沈沈潰沈尸甚切

貫道王氏曰不言帥師不成師也杜氏曰沈國名
汝南平與縣北有沈亭張氏曰沈姬姓國漢志汝
南治平與故沈子國屬蔡川左氏曰莊叔會諸侯
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莘老孫氏曰沈者楚所
與之國不忍楚之暴而侵陵諸夏也於是伐其所
與之國將以懼之沈小國不勝而潰後中國者楚
爾沈何辜乎春秋之書以諸侯為失所伐矣高氏
曰中國不能明大義以討夷狄弑君父之賊乃與
兵以問小國之自辠可傷也已常山劉氏曰兵加而
民潰君之不能治民可知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
衛○高氏曰文公三年之間書公子遂公孫敖叔
孫得臣累見於盟會則知魯之政刑盡在諸臣矣
魯卒以是亡故春秋書以為戒邾衛胡氏曰春秋
侵伐之柄下移於諸侯自是遂移於大夫矣

夏五月王子虎卒

公羊曰王子虎者天子之大夫也高氏曰赴於諸
侯而書其卒蓋著其交政於諸侯也康侯胡氏曰
天子內臣無外交是以私情害公義矣○存耕趙

氏曰尹氏之後王臣書卒者王子虎劉卷也子步
書卒不書葬惟劉卷書葬此所謂今之大夫交政
於中國焉得而勿哭者也

秦人伐晉

張氏曰秦穆公既歸自殽而作秦誓矣然彭衙及
此役猶以報復為事豈非悔過之心不能勝其恥
敗之心而至此乎愚謂秦辠著矣亦晉人既得志
又思敗復以致之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秋楚人圍江

江見僖二年義見僖三年徐取舒又為晉救江楚
滅江起文也○高氏曰江近楚自齊桓貫澤之盟
已服從於中國而楚自城濮之役亦不敢侵伐今
復圍者蓋晉文既沒襄公不復討楚人弒逆之惡
故楚輕視中國復有窺諸侯之意而先圍江以試
之也

雨螽于宋雨于付切

莘老孫氏曰雨自上而下者也螽不見其所從來
自上而下衆多如雨而在宋之四境故曰雨螽于
宋也趙氏曰如雨血雨毛雨上之類愚謂螽生則
害五穀況如雨之多害物甚矣災異極矣義又見
桓五年

冬公如晉

高氏曰公之如晉蓋朝也非爲盟也三年喪畢乃朝於晉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陸氏曰在晉都盟故不言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公羊穀梁無以字

陽處父晉大夫高氏曰晉閔之師非不衆也處父帥之以伐楚豈果能討其弑君父之賊哉直爲救江而已爾含大辠不問而區區爲小國解紛其亦不察於先後緩急之義矣伐不目事特繫之以救江者譏其徒取救患之名非仗大義之師也張氏曰楚商臣無父無君乃欲致患於江是爲獸逼人

也以中國諸侯爲己任者豈得安居而以伐楚之任付之大夫而已乎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四年春公至自晉

公私出踰時不告正朔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孫氏曰自是公朝強國皆至者見其輕去宗廟遠朝強國也

夏逆婦姜于齊

稱婦姜見僖二十五年程子曰納幣在喪與喪娶同未詳是否○劉氏曰娶婦正始之道也始之不正故夫人不以其位終國亂子弑強臣擅命篡於亡矣文公非不欲存妻子傳世者也闇弱惰慢不能率禮而行以謂苟若而可故卒至於禍也夫婦之際人倫之守可不慎哉故鑒宋以原本因微以知著又非獨文公之辠也夫人預有辠矣當是之時夫人不能早避喪娶之辱冒大禮以往國人皆賤之遂無所據依以危其身而亡其子由本不正故也禮之於人大矣是存則存是亡則亡文公之不能保其後嗣者由無以刑其妻也夫人之不能安其位者由無以謹於禮也此正始之道也東萊呂氏曰凡書婦姜者三而至書婦姜者二宣元年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成十四年僑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是也逆書婦姜者一此年逆婦姜于齊是也

狄侵齊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高氏曰自箕之役至是侵齊間晉有秦楚之難也以齊之強而狄再侵之則狄之強可知

秋楚人滅江

左氏曰楚人滅江秦伯爲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自矜乎吾自懼也高氏曰江終爲楚所滅則知楚之復強而處父之帥師無益於救適所以堅其敵耳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愚案楚頵弑君父中國不能討而

反敢滅國則王綱之壞中國之衰伯業之墮夷狄
之横至是甚矣
晉侯伐秦
報三年夏之役也二國不自訟而事報復令晉又
伐秦比事直書惡自見矣○案楚人滅江不恤而
而躬伐秦伐楚則遣大夫晉侯之報復情不可掩矣
衛侯使甯俞來聘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康侯胡氏曰風氏僖公之母莊公妾也與左氏合
木訥趙氏曰風氏僖公之妾以秦人來歸僖公成

風之禭爲證謂成風繫之僖公猶以仲子繫之惠
公前說近是程子曰仲子始僭尚未敢同嫡也自
成風已後妾母稱夫人嫡妾亂矣啖氏曰自成風
僭用夫人之禮故亦書薨著其非禮也愚謂又爲
葬我風王歸含賵起文也○康侯胡氏曰語曰邦
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
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
人之名稱號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非所
以正其分也蓋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
以妾母爲夫人徒欲崇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
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夫禮庶子爲君爲

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
各以實書者謹禮之所由變也高氏曰再娶不得以
稱夫人而況妾乎魯禮之變自此始聖人實書以
示僭亂之由且見其無君父之惡後世乃有母以
子貴之說凡妾母皆稱大后甚至妾死而加以皇
后之謚此皆不知春秋之旨者也東萊呂氏曰宣
之母嬴哀之母姒薨附稱號迄無所異由成風始
存耕趙氏曰成風之爲夫人自僖公始非文公之
辠愚謂文公雖不忍傷父之志然以義斷之可改
而不改則亦不可謂無辠矣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不曰天王闕文也胡氏曰榮叔天子大夫公羊曰
含者口實也賵見隱元年孫氏曰成風僭夫人襄
王不能正死又使榮叔含之賵之非禮可知也程
子曰天王成妾母爲夫人亂倫甚矣○君舉陳氏
曰以成風之喪計京師也賵常事不書惟賵仲子
成風書之劉氏曰春秋正人倫也君臣也父子也
夫婦也道莫先焉桓以臣弑君而王命之成風以
妾僭嫡而王成之於三綱廢矣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小君者嫡夫人之稱而妾母稱之又私謚焉亂禮
甚矣○康侯胡氏曰仲子雖聘非惠公之嫡也春

秋之初尚以為疑故別為立宮而羽數特異雖非
禮之正然不祔於姑猶有辨焉至是成風葬乃有
二夫人祔廟而亂倫易紀無復辨矣故禮之失自
成風始也高氏曰以妾畝父則卑君父之體以妾
並配則黷嫡母之尊禮曰妾不得體君又曰妾之
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
又庶子為父後為其母緦蓋尊者為一體不敢服
其私親也然則母以子貴非禮甚明愚謂庶子為
父後為其母緦者卿大夫士庶之禮耳若庶子為
君為其母無服

王使召伯來會葬 召穀梁作毛

不書天亦闕文也杜氏曰召伯天子之卿召采地
伯爵也左氏曰召昭公獻可杜氏曰賵含尚不可
況天子之尊使卿會葬乎康侯胡氏曰含賵而會
葬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許氏曰喪服
傳曰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可以緦也與尊為一
體不敢私其親也喪服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也
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服唯君所服也此
禮正也李氏曰天子之見於經者三十有二稱天
王者二十有五稱王者六稱天子者一三稱並行
故知王者之通稱而史辭之異爾未詳是否然愚
直以為闕文衍字耳

夏公孫敖如晉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高氏曰聘也王舍且賵矣
又來會葬矣捨天王而謹事晉卑自見矣

秦人入鄀 鄀若

鄀張氏曰襄陽宜城縣地有故城高氏曰秦人入
之後為楚邑楚昭王復國之後去郢都鄀左氏曰
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秦人入鄀未詳信否義
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秋楚人滅六

杜氏曰六國盧江六縣任氏曰地譜壽州安豐縣
有六國故城張氏曰皐陶之後屬安豐軍左氏曰

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臧
文仲曰皐陶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哀哉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高氏曰楚人往年滅江
今年滅六敢肆其惡逆如此者以中國不止其弒
逆之辠故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行父公子友之孫公孫佚之子也以王父字為氏

左氏曰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聘于陳且娶焉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秋季孫行父如晉

木訥趙氏曰穀當如字行父如晉仲氏季孫爭交於晉三家之張自文公始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驩公羊作讙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高氏曰卿供喪事非禮也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莘老孫氏曰古者大國下過三卿而諸侯之葬一卿輒往則國家之事無闕乎故春秋之法葬諸侯使微者則無譏卿行則譏之以爲強者脅弱而弱者畏強也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案三傳載處父事衆無足信然經書處父帥師會盟其擅晉之權而不以其道者歟當晉國搶攘之際正元臣秉節之時而首見殺焉夫專殺大夫辠也若處父者其道足以殺其身者歟

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音亦　晉侯殺宋作夜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邦衡胡氏曰狐射姑之辠三傳之言未足爲據是必處父之黨處父既死故遂奔耳然又即狄則其惡可知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告朔从朔又如字

高氏曰閏月曰告月常月曰告朔者閏月雖有晦朔而無時令可頒唯朝廟告月而已朴鄉呂氏曰告月即告朔也趙氏曰天子常以今年冬班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廟所謂稟正朔也文公以閏月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其朔日至廟拜焉而已故曰猶朝于廟左氏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康侯胡氏曰迎日推策則有其數轉璣觀衡則有其象歸奇於扐以象閏數也斗指兩辰之間象也象數者天理也非人所能爲也故以定時成歲者唐典也以詔王居門終月者周制也班告朔於邦國不以是爲附月之餘而弗之數也莘老孫氏曰朝廟之禮爲告月而設閏月不告月而但朝廟故曰猶朝于廟告月之禮廢於文公於是閏不告月至於十六年而朔之不視凡四諸公相因而告朔之禮漸廢故孔子於其廢禮之始正其法也愚謂朝廟禮也朝廟而不告朔非禮也非謂既不告朔并朝廟可去之也使文公於閏告月而朝于廟則得禮矣此文意與猶三望似同而實異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遂城郚（句[illegible]郚音吾）
須句見僖二十二年蓋春伐邾至此而取其邑趙氏曰不復繫於邾有者大也杜氏曰郚魯邑卞縣南有郚城張氏曰屬襲慶府泗水縣胡氏曰案僖二十二年冬公伐邾取須句此又取須句者蓋須句爲魯所取其後復入于邾今又伐取之其惡可知黃氏曰郚魯下邑因伐邾之師而遂城之以備邾其陵虐小國不恤民力直書自見義又見隱四年莒伐杞及七年城中丘○張氏曰僖公伐邾取須句旋敗於升陘邾復取之愚案升陘不書敗績未詳信否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王叔時作壬臣傳例上當也）
左氏曰宋成公愚謂此爲宋殺其大夫司馬及來奔諸事起文也

宋人殺其大夫
書宋人見莊二十二年左氏曰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爲右師公孫友爲左師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羣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若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率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於公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愚案自此歷敘宋大夫之見殺出奔來盟以著昭公見弑之由蓋臣者君之股肱股肱既亂則腹心傷自然之勢也故春秋比事爲後世有國家者之戒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於令狐（令力呈切）
劉氏曰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猶曰晉人爲志乎此戰也云爾公羊曰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張氏曰令狐晉地河中府猗氏縣有令狐城等老孫氏曰秦晉自殽之敗數年之間交兵者無虛歲秦兵加晉不已者以殽之戰未復也主殽之役者晉襄也晉襄死晉之嗣君何負於秦而秦乘其喪求與之戰邪木訥趙氏曰秦晉自殽凡五戰今晉襄秦穆皆即世晉靈秦康之立可以一洗舊憾趙盾乃修先君之怨以爲是戰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晉先蔑奔秦（公羊作先眛以師奔秦張氏曰具說無像當從左氏穀梁）
先蔑晉大夫孫氏曰不言出者明自軍中去穀梁曰輟戰而奔秦以是爲逃軍也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此則秦晉方交兵又秦爲晉世仇而

奔之其辠大矣

狄侵我西鄙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黄氏曰閒秦晉之爭也木訥趙氏曰魯有戎患未嘗有狄患狄益逮於魯今狄越齊衛而侵魯其患深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諸侯不序未詳或曰因魯史之略也然義繫於大夫主盟諸侯而不繫諸侯之列序也大夫無名氏亦然杜氏曰扈鄭地滎陽卷縣西北有扈亭張氏曰卷縣即鄭州原武縣也愚謂晉自文襄世主夏盟諸侯莫敢擅焉今晉復盟諸侯而靈公幼大夫

專之則是大夫主諸侯盟也義與二年垂隴之盟同至此則其專甚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冬徐伐莒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高氏曰徐本戎也厥後自進於中國數與中國諸侯盟會僖十五年楚伐徐齊桓爲之大合中國諸侯以救之爲其能去夷即華不復使犯中國故也今輒興兵以伐莒必以中國無盟主是以敢爾

公孫敖如莒涖盟 涖公羊穀梁作莅

涖盟見僖三年左氏曰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義見隱三年盟于蔑○高氏曰敖之奔莒本此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書此爲魯晉雒戎之盟及敖喪得臣如京師毛伯求金等事起文也義又見隱三年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衡戶郎切雍於容切

孔氏曰衡雍鄭地張氏曰後漢河南卷縣有垣雝城古衡雍也與扈相近高氏曰天王崩諸侯不奔赴其喪而趙盾與遂皆國之正卿乃自相會盟于王畿之內惡莫大焉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張

氏曰自晉翟泉之盟付之諸大夫文公復以國事付之公子遂而不知一國之禮樂征伐皆自公子遂出此啟贏所以得窺伺閒隙私事之以胚胎殺適立庶之禍也愚謂趙盾弒靈公其不以此也哉故春秋屢書盾遂之事其爲履霜之戒深矣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音洛暴蒲卜切

雒戎戎居雒水閒者高氏曰暴亦王畿之采邑雒戎雜處於王畿之內而中國至與之盟則其于中國甚矣貫道王氏曰大夫專盟而夷狄居其閒亂之極也○康侯胡氏曰聖人謹華夷之辨所以明族類別內外也雒邑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亂華

甚矣許氏曰春秋所謹如此而晉唐得戎與之邀
居晉既大亂不救唐亦幾危而悔此為圖謀者不
學春秋之過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公羊如而字

左氏曰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娣聲已生
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
聘焉穆伯如莒涖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
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
之公孫敖反之復為兄弟如初從之穆伯如周弔
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未詳信否葉氏曰言
日者別其復而後奔也孫氏曰敖如京師弔喪也

不至而復中道反也丙戌奔莒文公不能誅敖得
以自恣也公子遂如齊以疾而還義猶不可況敖
如京師弔喪中道而反乎此敖之辠固不容誅矣
而反使之自恣而奔文公之不能君可以見矣宋
氏曰大子崩諸侯奔喪會葬臣子之通義也今公
不奔喪而卿行是諸侯不有天子也敖如京師不
至而復奔是大夫不有諸侯也貫道王氏曰諸侯
不臣故大夫亦不君其君也

叅

義見桓五年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稱宋人見莊二十二年不名闕之也張氏曰司城
司空也宋以武公名司空諱之曰司城程子曰宋
王者後得自命官故獨宋卿書官左氏曰宋襄夫
人襄王之姊也襄公不禮焉夫人因戴氏之族以
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司
城蕩意諸來奔未詳信否黎氏曰司馬典兵之官
而殺之司城扞禦之任而來奔則主勢孤矣宜昭
公卒死於弒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及僖
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公羊曰毛伯者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

未君也左氏曰毛伯衛來求金非禮也張氏曰天
王崩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之時所以謹君臣之
分而明其責之所歸也王喪未葬喪紀所當令於
諸侯者有常禮非其道則為政者不當使出使者
不當承喪事求金微索非禮莘老孫氏曰天王崩
喪事不具而求金於魯魯為人臣而使君父有求
於己焉魯之辠可知矣義又見隱三年求賻

夫人姜氏如齊

夫人出姜也趙氏曰無父母而歸寧譏之也愚謂
婦人從夫者也文公當為天子服斬衰三年而夫
人當喪出入自如非禮也(　)木訥趙氏曰文公並

妃匹嫡嬖於敬嬴生倭嬴寵而倭私貴夫人如亦
謀於父母其歸寧蓋有故存焉聖人書之爲十八
年歸齊張本未詳是否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華老孫氏曰天王之葬君不自往而使臣焉則是
無君父之恩而廢臣子之禮○高氏曰天子所以
七月而葬者欲使諸侯畢來會也劉氏曰諸侯爲
天子喪三年禮無卿共葬之文使卿共葬周末之
失禮也葉氏曰此何以書不正其無故以大夫會
葬也春秋固有禮所不見而可以情度之者葬天
子親者也有不能親焉故也天王崩見經者九其

四不書葬書葬而見大夫者惟此與叔鞅而已考
之襄王前年八月崩冬十月公孫敖如京師不至
以幣奔莒此予也明年書毛伯來求金則貨貝賵
賻蓋遂闕而不供此文公之怠也其於葬慢而不
親往非故也大夫將事禮之所得通親往或有故
不往而合禮所以四不書則無故不親往而違禮
此所以二書歟愚案四不書葬不特有故不往而
合禮也別見隱三年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稱晉人見莊二十二年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
夫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此見夫人非禮而動至三月之久而無名以告廟
也意與書公至同○林鄉呂氏曰錄紀叔姬之歸
者爲歸于酅起也錄姜氏之至者爲歸于齊起也
是聖人之微意也然則出姜之不安於魯也舊矣
聖人詳錄其往來豈特爲其告至不告至哉未詳
是否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稱晉人見莊二十二年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
夫
楚人伐鄭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左氏曰范山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
可圖也楚子師于狼淵以伐鄭未詳信否愚謂夷
狄猾夏五國救之善矣然天子方伯不能台夷狄
而諸侯救之已爲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況五國大
夫救鄭則禮樂征伐自大夫出矣春秋書之見權
柄下移之甚也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高氏
曰楚不伐鄭久矣今晉文襄既沒而靈公年少中
國無盟主楚雖負弑逆之辠而中國莫敢誰何益
無所顧忌至是遂伐鄭欲與中國爭盟也然舉五
國之兵不能討楚國弑君父之賊乃奔走以救鄭
亦見中夏之衰矣

夏狄侵宋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秋八月曹伯襄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九月癸酉地震
穀梁曰震動孔晃曰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
不能升以至地動杜氏曰地道安靜以動爲異也
○任氏曰前此踰百年未有書地震也而自此至
哀公書地震者五地道以靜爲體以順爲正安以
承天者也逆其常理而不得其節焉則不和而不安
其所承矣於此足以見諸侯變而不承天子大夫
變而不承諸侯夷狄變而不承中國之象也

冬楚子使椒來聘 椒穀梁作萩
椒不氏義與隱元年無駭同公羊曰椒楚大夫杜
氏曰令尹子文從子義見莊二十三年荊人來聘
○張氏曰伐鄭而聘魯亦遠交近攻之意黃氏曰
諸家皆謂書椒以其禮交中國而進之也木訥獨
曰楚執宋公以伐宋春秋亦書楚子豈進其虐中
國邪宜申謀爲不道而見殺春秋亦書宜申豈進
其謀逆邪書楚子書椒從其國之稱書其實而已
愚謂楚始書荊後書荊人後書臣名又書楚子使
之者以時世愈降夷狄漸同中國魯史膠於見聞
比加詳焉聖人雖不進之然因而不革亦可見中
國日衰夷狄日盛之一端也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僖公成風僖公之成風也見四年風氏薨杜氏曰
衣服曰襚華老孫氏曰成風以佾佾夫人而春秋書
葬書薨天王賵且含之又會葬葬作葢皆用夫人之
禮矣於是秦人歸襚春秋正其法曰僖公成風猶
曰成風之所以爲夫人者以其子僖公也故仲子
繫之惠公失禮者惠公也成風繫之僖公失禮者
僖公也成風之死至是六年而秦人始歸其襚蓋
亦不及事矣襚所以送死者而成風已葬襚將焉

用乎高氏曰魯不能以非禮卻之過也○張氏曰
當是時秦楚交病中國秦欲伐晉而歸襚於魯猶
楚欲圖北方而使椒來聘也豈古者明王慎德足
以賓之之比哉
葬曹共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辰哀伯之子臧文仲也大夫見隱元年益師卒
夏秦伐晉
此則秦之辠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子西也左氏曰初楚范巫矞似謂成王與子玉子西曰三君皆將強死城濮之役王思之故使止子玉曰毋死不及止子西縊而縣絕王使適至遂止之使爲商公沿漢泝江將入郢王在渚宮下見之懼而辭曰臣免於死又有讒言謂臣將逃臣歸死於司敗也王使爲工尹又與子家謀弒穆王穆王聞之殺鬬宜申及仲歸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義見莊三十一年

及蘇子盟于女栗

通志堂

杜氏曰蘇子周卿士女栗地名闕孫氏曰內不出主名微者文公使微者盟天子之卿其惡可知○劉氏曰古者內諸侯不外交外諸侯不內交有至尊在不貳之也案春秋書及盟而不出主名者四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文二年及晉處父盟與此及蘇子盟是也

冬狄侵宋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莫白切又音陌作屈貉

杜氏曰厥貉地名闕杉鄉呂氏曰凡書次必有兵楚子蔡侯之次蓋亦兵次也然不書伐不書師則其兵之未加乎中國也其書次則有窺中國之志矣愚謂商臣夷狄弒逆之賊中國不能治其無以懼之宜蔡爲中國諸侯而同次焉迫於強令豈非始謀之不謹乎然王政不綱遠國事夷狄之不明亦可見矣

春秋本義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春秋本義卷第十五

文公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九倫切公羊作圈）

麇國陸氏曰子爵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彭生公子牙之孫叔仲惠伯也杜氏曰郤缺冀缺承筐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張氏曰即拱州襄陵縣左氏曰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筐謀諸侯之從於楚者未詳信否貫道王氏曰大夫擅相爲會政在大夫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東萊呂氏曰自文公後大夫擅相爲會者多矣春秋詳而志之胡氏曰禮之失也諸侯非王事而自相會也無以正之不自天子出矣然後諸侯與大夫會又無以正之然後大夫與大夫會禮樂亦不自諸侯出矣田氏簒齊六卿分晉三家專魯理固然也不能辨於早後雖欲正之其將能之乎

秋曹伯來朝

左氏曰曹文公高氏曰喪畢來朝也存耕趙氏曰喪畢來朝此事天子之禮也曹爲文昭於魯宗國習見王命之廢而惴惴依大國以爲重也義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公子遂如宋

左氏曰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未詳信否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狄侵齊

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莘老孫氏曰不言帥師尊師少也杜氏曰鹹魯地愚案僖十三年會于鹹杜氏以爲衞地未詳孰是中國衰微夷狄猾夏魯能敗之此其功也然叔孫得臣以爲功是大夫專兵三家僭魯之漸也義又見莊二十年齊伐戎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郕公羊作盛）

不名者闕之也義見桓十五年鄭伯奔蔡末章○孫氏曰案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自是入齊爲附庸此而來奔齊所逼耳未詳是否

杞伯來朝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趙氏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書卒之義未詳

夏楚人圍巢

杜氏曰巢吳楚閒小國廬江六縣東有居巢城張氏曰即無爲軍巢縣左氏曰楚令尹大孫伯卒成

嘉爲令尹羣舒叛楚夏子孔執舒子平及宗子遂
圍巢未詳信否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秋滕子來朝

滕稱子見桓二年左氏曰滕昭公義見隱十一年

滕薛來朝

秦伯使術來聘

術不氏義亦與隊元年綵駭同趙氏曰外大夫來
魯而合者皆書名無他義也左氏曰秦伯使西乞
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玉答曰寡君願徼福
于周公魯公以事君不腆先君之敝器使下臣致
諸執事以爲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
結二國之好是以敢致之義見九年楚子使椒來
聘、木訥趙氏曰九年秦將伐晉則來歸成風之
襚今將爲河曲之戰則有術之聘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趙氏曰凡戰不言及交爲主也孫氏曰河曲晉地
杜氏曰在河東蒲坂縣南張氏曰河中府河東縣
南有河曲公羊曰不言師敗績敵也左氏曰秦爲
令狐之役故秦伯伐晉取羈馬晉人禦之趙盾將
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
下軍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
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

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
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
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
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伯以
璧祈戰於河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
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
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
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
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
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
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
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
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
瑕愚案此傳頗詳獨稱秦伯及交戰事與經不合
讀者擇焉可也孫氏曰二國之讎既易世矣二國
之戰可以已也而秦康晉靈猶尋舊怨殘民以逞
是彰父之不德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諸見莊二十九年書及亦同前鄆西鄆魯邑也即
成四年城鄆之鄆杜氏謂莒魯所爭者非是别見
或問王氏曰城未有言帥師者季氏自帥其師專
兵久矣二邑近費而介於莒此行父自爲封殖之

討也啟可杜氏曰聖人重民力凡城築之事皆志之況出師而城乎勞民甚矣○郝衛胡氏曰春秋城築二十九獨三言帥師爾此年及襄十五年季孫宿叔孫豹城鄆哀三年季孫斯叔孫州仇城啓陽是也帥師者欲因城而遂廣其疆界書此者以見非惟勞民以城又毒衆以爭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此爲明年陳侯居喪同盟起文也大意又見隱七年滕侯卒

邾子蘧蒢卒 蘧穀梁作蓬蒢公羊穀梁作篨

此爲明年正月邾人居喪伐魯與叔彭生伐喪起文也大意又見隱七年滕侯卒

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義見莊三十年○愚案文公時雨遭亢旱其所以修民事奉天時之道可知矣

大室屋壞 大音泰公羊作世

大室杜氏曰大廟之室孔氏曰明堂位曰祀周公於大廟此周公之廟壞也不直言大廟壞而云大室屋壞者大廟之制其簷四阿而下室當其中又拔出爲重屋此是大廟當中之室其上之屋壞非大廟全壞也左氏曰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公羊

曰譏久不修也穀梁曰爲社稷之主而先君之廟壞志不敬也○康侯胡氏曰自正月不雨其無壞道也而先君之廟壞不共甚矣呂氏曰君子之於宮廟有斯須不致忘者非以崇敬而宣德也君子之於親心周如是也推是心以爲政雖天下不遠矣魯之爲國至使大室屋壞其能及物乎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沓他答反公羊會下無公字

杜氏曰沓地闕左氏曰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未詳信否啟可杜氏曰春秋諸侯不朝天子擅相朝會今如晉而衛侯會之其朝與會皆非禮也愚謂諸侯非王事自相會且不可況因其經過而旋爲會豈禮也哉此與莊二十三年公及齊侯會于穀而蕭叔朝公意同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

狄侵衛

賈道王氏曰衛出會魯而狄侵衛乘間也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高氏曰晉不能爲中國攘夷狄使無侵軼而惡諸侯之貳此春秋所以矜小國之多虞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芳味切又芳尾切公羊作斐公羊穀梁還上無公字

杜氏曰棐鄭地義同會公于沓○孫氏曰公本朝晉既朝且盟又貪二國之會皆非天子之事也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高氏曰公自去冬初如晉則因與衛會既盟晉而還則又因與鄭會久於道路而不朝正書至以見之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余氏曰君喪而伐人與伐人之喪其辠一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貫道王氏曰帥師伐邾彭生因事稱兵也胡氏曰互與甲兵以相伐其惡可知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齊侯孝公弟昭公此為九月商人弑君起文也大意又見隱七年滕侯卒

通志堂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趙氏曰他時但就諸侯行盟禮故云某日會某侯盟于某此本行會禮別日又行盟禮故書日杜氏曰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張氏曰即南京應天府也高氏曰新城鄭地未詳是否左氏曰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也黃氏曰從楚者宋鄭許也自楚薦食中國諸侯無所依去年冬衛鄭會魯皇皇然求晉晉趙盾又方有求諸侯之心交相求而適相濟是以同盟貫道王氏曰齊桓之為同盟殷同之義也趙盾不知其義而效為之亦曰同盟晉襄一沒諸夏無主夷狄甚惡鄭衛請平亦足見諸夏之依於晉者重也盾而忠於謀晉則奉十餘歲之君以主諸侯夫豈不可今諸侯無主而求與盾盟以為安以趙盾而尸盟是大夫得專制諸侯也高氏曰陳侯居喪出盟辠又可知也義又見莊十六年同盟于幽○愚案春秋凡書同盟十有六未有大夫主之者而趙盾主盟始於扈中於衛雍至此辠天下諸侯衆同盟為宜其卒至於弑逆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有與有或有某之有同孫氏曰孛彗之屬也偏指曰彗光芒四出曰孛言入于北斗者入于魁中也劉向曰君臣亂於朝政令虧於外則上濁三光之精五星贏縮變色逆行甚則為孛高氏曰斗有環域而孛星自外入于其中此變之大者天之示人顯矣春秋三書孛皆以謹人君之戒○獻可杜氏曰天人相交甚於影響蓋事作於下則象動於上是以人君飭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則七政上齊而譴異不作矣

通志堂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又可見諸侯本為會而旋

為同盟也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羊作接

稱晉人將卑師少也弗克納而不勝之辭也左氏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愚謂廢置諸侯天子之事若廢嫡立庶雖天子亦不可也趙盾以大夫而廢嫡立庶卑莫大焉雖弗克納其卑一也高氏曰捷菑爲人之子藉他國之兵歸奪其兄卑不容誅也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氏曰穆伯之從己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

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孫氏曰奔大夫不卒此卒者爲明年齊人歸其喪起莘老孫氏曰將有其末不得不錄其本也愚謂亦以譏世卿也○貫道王氏曰敖奉魯侯之命以弔天子之喪不至而復不忠莫大焉忘天屬之尊而奔不義孰甚焉犯二大不韙周有常刑皆僇餘也魯不能討且許其歸欲絕之而不能也明年齊歸其喪許歸者魯而歸其喪者齊也

魯道衰矣高氏曰此著典刑之壞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舍居喪未踰年當稱子今曰弑其君者蓋稱子者緣人子之心也然一日嗣位則舉國臣子固皆戴之爲君矣故曰弑其君也左氏曰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使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義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宋子哀來奔

子哀字也命大夫也與齊仲孫王人子突之類同黎氏曰宋公之子經有子同子糾未詳是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韓中甫曰司馬死司城亡大夫奔見昭公之不可爲國而見弑之漸也

冬單伯如齊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張氏曰單伯大夫之命於天子者自莊公元年至今已七十餘年未必一人或其子若孫歟愚謂凡執人者史當稱人子叔姬文公女不書及者先執單伯後執子叔姬不可以臣及君夫人故兩書齊人無他義也杜氏曰不稱夫人自魯錄之也愚謂魯不討商人弑逆之罪而區區爲子叔姬之求故

而被執以自取辱又見當時弑逆之賊不少知懼而執其母與諸侯之使則王法不行而天倫絶矣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曰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未詳信否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氏曰宋華耦來盟趙氏曰不稱使意與楚屈完齊高子來盟同愚謂諸侯爲盟已干王法況司馬掌一國之兵不能愛整其旅爲國長城乃離軍適魯區區求盟失其職矣孔子曰王孫賈治軍旅奚其喪司馬之所務可知矣此亦昭公見弑之漸也

○康侯胡氏曰稱華孫者自督弑殤公諸侯受賂不討使秉宋政及其後世繼掌兵權春秋所禁者經曰華孫猶季孫叔孫仲孫臧孫之類不書名者義不繫於名也未詳是否

曹伯來朝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氏曰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毁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葬視共仲孫氏曰敖廢命奔莒辠當誅絶齊歸魯受皆非禮也

○東萊呂氏曰奔大夫卒皆不書如公子慶父臧孫紇内大夫卒於外皆不至如仲遂公孫嬰齊而公孫敖書卒以齊人歸其喪起也書至以魯人受其喪故也祿去公室三家之子孫盛強雖廢命奔莒而其子文伯惠叔繼立於朝大夫之汰可知以其子之汰請父之喪欲弗許得乎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義見莊二十五年○高氏曰莊二十五年三十年皆以日食而鼓用牲于社其非禮妄作義已著矣今文公亦復如此皆因陋承誤愚謂創業垂統使可繼者也一有非禮則子孫視爲故事弗能改矣

春秋慎始正指此類而非漢儒所謂五始者也

單伯至自齊

書至見此事之終也魯至此又不能討商人弑逆執母之白罪亦既踰年幸其見釋而歸則魯之爲國單伯之爲使從可知矣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氏曰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義見隱二年莒入向○存耕趙氏曰蔡從楚可伐也入之則已甚矣大夫交政專兵自文公以來

帥師伐書陽處父帥師入書郤缺侵書趙穿有之
大夫自爲戰有書與君戰者
秋齊人侵我西鄙
商人弑君執母又伐母家不容誅矣亦魯不能討
賊而區區請子叔姬以召之也義又見莊十年公
侵宋
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曰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義見隱
七年齊來聘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諸侯不序與七年盟于扈同益見史有詳略不可
以凡例求矣劉氏曰晉爲伯主齊弑其君與諸侯
而莫能正晉則固有辠矣諸侯不亦病乎義又見
隱元年盟于蔑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獻可杜氏曰春秋書內女來歸者三郯伯姬杞伯
姬直曰來歸此子叔姬曰齊人來歸蓋處在齊也
商人弑其子又絶其母辠不容誅矣況執之而又
來歸乎高氏曰未有子而黜其母者也愚謂魯於
是可討商人弑君執母黜母之辠而又不能焉則
魯之爲國益可知矣○石氏曰子叔姬先書被執
次書來歸非郯杞之比夫商人弑君自立又虐其

國君之母天子不能討諸侯不能伐季孫行父再
如晉諸侯爲是盟于扈皆無能爲而退徒得單伯
之至子叔姬之歸而已而與兵以侵魯者未已也
於以見晉伯之不競也於以見諸侯有弑君者而
莫之討也於以見齊之橫而魯之弱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郛城外大郭也左氏曰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
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季文子曰齊侯
其不免乎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愚謂
商人弑君執母再伐母家入人郛郭辠大惡極不
待言矣亦魯不討賊有以召之也義又見莊十年
公侵宋隱二年鄭伐衛○高氏曰惡魯及曹非理
甚矣夫商人弑君而自立諸侯會于扈而不能討
益無顧忌使我伐曹以肆其暴豈特齊有罪亦
見諸侯之縱亂矣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陽穀見僖三年公羊曰其言弗及盟何不見與盟
也左氏曰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
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張氏曰文公不能
明政刑舉大義以致命使執辱吾女邊鄙被兵與
國蒙伐又使大夫自屈以請盟而不見荅可謂困
心衡慮而無憤悱改圖之心書此以見魯之衰文

公之無志也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四不視朔范氏曰自二月不視朔至於五月之言氏曰朔者天子之所頒也諸侯上稟天子之命下授萬民之時故其奉王朔告於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則謂之視朔穀梁曰公四不視朔不臣也以公為厭政以甚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郪音西又七西切公羊作犀丘穀梁作師丘
杜氏曰郪丘齊地左氏曰公使襄仲納賂于齊故盟于郪丘穀梁曰復行父之盟也愚謂文公不能討商人之罪而區區求盟不得而復之使亂臣賊子肆行於世而三綱於是大壞雖周道陵夷而然亦文公不能為國以自取之也孔子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陳恒弒其君孔子請討之觀此可以知春秋所書之旨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公羊曰文公母也愚謂此為毀泉臺及葬聲姜起文也
毀泉臺
杜氏曰毀壞也泉臺臺名左氏曰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聲姜薨毀泉臺未詳信否公羊

曰毀泉臺何以書譏築之譏毀之譏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穀梁曰喪不貳事愚謂文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臺作於先君初喪母而即毀之則思親之意蓋蔑然矣況在諒闇之中而出令役民乎○康侯胡氏曰先祖為之非矣然臺之存毀非安危治亂之所繫也而必毀之是暴揚其失有輕先祖之心此履霜之漸弒父與君之萌春秋之所謹也故書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庸夷國也左氏曰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於阜山師於大林又伐其東南至於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梨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

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義見僖三年徐取舒○張氏曰禦變待敵亦制服之而已夷人宗社豈王法之所容乎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杵公羊作處

孫氏曰稱人微者也名不登於史策劉氏曰弑君者爲或稱名氏或不稱名氏以氏通者稱氏以名通者稱名名氏不通者稱人貴賤之序也愚謂書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先書宋人殺其大夫與司馬又司城與子哀來奔司馬華孫來盟則是股肱既翦然後宋公見弑於宋人聖人之垂戒遠矣

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葉氏曰四國稱人微者也愚謂四國伐宋得其伐矣然諸侯不親而使微者行其後又不見討賊之跡則非以討賊舉也此亂臣賊子所以接跡於世而晉靈亦親被其禍大義不明故也○程子曰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聲公羊作聖非也

高氏曰九月而葬緩也不稱僖姜而別爲之謚非禮也○貫道王氏曰用見文公怠棄國政雖親喪亦不盡心

齊侯伐我西鄙

貫道王氏曰商人不母其母憑陵外家恃強陵弱必欲服魯而後已此所以繼有穀之盟也愚謂以魯不能討賊有以召之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穀見莊七年齊魯皆諸侯也文公不能討賊以自取辱至此而遂與弑逆之賊刑牲歃血以爲盟其何以臨民哉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邦衡胡氏曰齊侯與遂盟于郪丘是年伐我則盟之無信已可知矣至是又與公盟于穀齊之報盟固不容誅然公之昏庸不能爲國以禮而汲汲以請盟深可

恥也文公立十有八年大夫盟會十八九獨此書公盟亦以見大夫之張也

諸侯會于扈

左氏曰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愚謂此會諸侯不序與七年盟于扈同十五年諸侯盟于扈旣不能討齊弑君之賊此諸侯復會于扈又不能討宋弑君之賊此三綱大壞而諸侯不可以爲國也春秋非特責其不朝天子而自盟會之辠而尤在乎不討賊之事是晉靈不有桓文之功而徒有桓文之辠矣卒之不免也宜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

秋公至自穀

文公不能自強其國而甘心事賊踰時而近焉
見桓二年公至自唐○高氏曰書公至自穀則不
會於扈可知矣
冬公子遂如齊
左氏曰襄仲如齊拜穀之盟高氏曰公已與齊侯
盟而遂復往者政在遂故也且見齊侯以篡弒而
諸侯反畏之如此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邦衡
胡氏曰齊連年伐我而數遣使以聘之魯之君臣
豈不謂重幣甘言可以已敵國之難乎嗚呼不知
立國區區以國與人雖竭力以事之彼豈以我爲
德乎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臺下臺之下也穀梁曰臺下非正也莘老孫氏曰
人君之薨必於路寢非路寢皆不正也其曰臺下
蓋有甚焉○崔氏曰臺下者泉臺之下也其臺毀
矣而其下屋存焉未詳是否
秦伯罃卒
秦伯張氏曰康公也何氏曰穆公也案史記張氏
近是高氏曰秦雖伯益之後僻在西夷自秦仲始
大至平王時秦襄始有功於周室列於諸侯賜爵
爲伯及穆公與於城濮之戰自後與中國交聘盟
會遂伯西戎九年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始與魯通

好至是遂書其卒而弔其喪也愚謂夷狄初役赴
於中國而中國往弔焉則夷夏混殺大經紊矣蓋
其始也歸成風之襚而不卻使術來聘而受之其
赴中國固宜春秋內中國外夷狄而常慎其始先
書襚聘於前而終之以此垂戒遠矣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稱人見十六年高氏曰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以弒
君討之則以賊書商人弒君自立至於五年宜加
討賊之辭而稱齊人弒其君者齊人恬不討賊皆
北面事之遂令商人專行無道而自以私怨殺之
故曰齊人弒其君也左氏曰齊懿公之爲公子也

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
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五月公遊於申池
二人浴於池歜以扑抶職職怒歜曰人奪汝妻而
不怒一抶汝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
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齊人立
公子元愚聞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
免弒君而偷生者幸而免者也若商人者蓋不免
者也商人弒君黷毋惡極辠大幸免天下之誅而
不免齊人之弒此天理也故春秋歷書商人之惡
而終之以此垂戒遠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或曰弒逆之賊而春秋書曰弒其君齊之臣子

猶可戴商人爲君乎曰篡位天子諸侯與天下之人一日不可待之爲齊侯齊之臣子一日不可甚之爲齊君苟齊之臣子北面拜之爲君而以私怨殺之是弒君也春秋安得不正齊人弒君之辠哉豫讓有言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況以私怨乎齊人弒君之辠不可逃矣此與里克弒君而書皆殺其大夫里克之意同雖君大夫異勢而其不以討賊殺之則一也嗚呼春秋正名此之謂也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義見葬桓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氏曰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宣公長而屬諸襄仲襄仲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親魯許之康侯胡氏曰禍亂邪謀發於並使之日而公子遂弒立其君之辠著矣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〇葉氏曰聘則何以二卿共使非常聘也其謀立宣公也自僖公以來三桓之子孫漸進四年公孫茲見文元年叔孫得臣見而叔孫氏強矣僖十五年公孫敖見而仲孫氏強矣文公六年季孫行父見而季孫氏強矣終春秋之世而莫之能去也僖之十六年公子友卒公孫茲卒三家子孫列於卿者惟公孫敖一人遂以二十八年得政雖後於敖者然視三家爲最親故敖自十五年放徐之後不復用事所往來齊晉楚三大國之間至於入杞伐邾皆遂爲之魯之政蓋在遂焉文公立而益專及元年叔孫得臣見六年季孫行父見二氏雖後進而力未能與遂抗故其末年執政遂與叔彭生得臣行父四人彭生既以不從而殺則得臣行父不得不畏而聽此其所以挾得臣與之偕行將以見此魯執政之意而非己之私也齊侯於是許之宣公立季孫行父亦如齊公遂會齊侯于平州以定其位則二人蓋皆與聞乎弒者歟

冬十月子卒

不名闕文也左氏曰名惡公羊曰名赤未詳孰是弒而書卒義同莊二十二年子般卒左氏曰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康侯胡氏曰何以知其賊乎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歸則知辠之在公子遂矣愚謂嗣君之禍由於大夫之專而大夫之

專由於文公之晤遂雖得政於僖公之末實張
於文公之世故春秋懸敘文公之惡遂與得臣行
父之皐而終之以此若文公者幸免其身而卒歹
其嗣大夫之專不至於弑君不已其爲鑒戒顯矣
張氏曰私事公子遂欲覦奪嫡之心也然其敢
啓是心者嬖故也有夫人太子而嬖寵妾則文公
所以怠於事伯急於盟齊簡於視朔者有自來矣
人君昏於嬖寵棄忘國政故妾媵大臣相謀弑國
嗣而不能察身死之後冢嗣二人遂見戕弑所謂
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文公之謂矣
夫人姜氏歸于齊

姜氏杜氏曰惡視之母出姜也趙氏曰文公夫人
左氏曰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
曰天乎仲爲不道殺嫡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
哀姜愚謂文公死骨肉未寒而子殺妻歸不得終
喪君闇臣專禍至於此春秋書之後世可以鑒矣
而亦以著被弑之實也○張氏曰嫡庶之亂未有
不始於妾上僭夫人失位而致之者是以知文公
之首惡也
季孫行父如齊
許氏曰文子之行告宣公立也前乎子卒書如齊
後乎子卒書如齊齊與聞乎故也所以惡齊也沙

隨程氏曰遂得臣行父三人皆與謀以其前後如
齊而知之也高氏曰見魯國臣子之皐皆不可勝
誅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呂氏曰君死不正
而國之大臣恃大國以自免於施肆無所忌憚
行父名大夫也而猶若是先王之[illegible]其亦未講耶
氏曰三家之強雖自僖公而僖公之世猶未敢專
也至文公之世孟氏則公孫敖爲戚之會垂隴之
盟叔孫氏則得臣會晉伐沈敗狄于鹹季氏則行
父如陳如晉帥師城邑至東門氏則襄仲見於經
者凡九非會則盟非盟則如非如則伐其橫尤甚
於三家然極其源皆由文公怠惰不君也即位之

初伯主之會鄰國之好未嘗親之辛以大夫往閏
月不告月常月不視朔怠惰庸昏不出寢門何以
爲國宜諸大夫互結私援外事大國內懷國人公
室浸弱而權歸於臣也一身未瞑二子爲戮妃妾
不能保終春秋之世權不復收而魯遂以微文公
不能逃其責也
莒弑其君庶其
不書弑君之賊未詳或曰闕文也義見隱四年衛
州吁事

春秋本義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挍訂

春秋本義卷第十六

宣公 名俀或作接文公庶子子赤庶兄襄仲殺嫡而立之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曰繼故而言即位與聞乎故也戴氏曰魯之桓宣皆繼故而立無所畏避偃然行即位之禮春秋即其實而書之義同桓公即位

公子遂如齊逆女

華老孫氏曰宣公弑子赤而立又在文公之喪也乃遣使大夫逆女於齊書逆所以見弑君之人得志而在位則無所不至也高氏曰公子遂蓋公族之尊者尤不可也愚謂魯人殺齊之甥而姜氏歸矣復以其女即其喪而嫁弑逆之賊又使弑逆之賊來逆而不辭齊侯之惡亦不可掩矣○康侯胡氏曰太子赤齊出也仲遂殺子赤及其母弟而立宣公懼於見討故結婚於齊爲自安計越典禮以逆之如此其亟而不顧者必敬嬴仲遂請齊立接之始謀也其後滕文公定爲三年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禮寖廢夫豈一朝一夕之故自文宣莫之行矣此所謂舉惡自見者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公羊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

稱婦姜見僖二十五年高氏曰不直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而稱遂以者明公子遂不當以夫人歸也○石氏曰文公之喪未期而使公子遂逆女雖不譏喪娶舉惡自見矣公子翬弑隱公者也公子遂殺子赤者也桓公之立逆女使翬宣公之立逆女使遂斯二人者在國以爲賊而桓宣以爲忠也王氏曰文十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而不書其故已而十月子卒則遂及得臣如齊之意可見矣此年書季孫行父如齊而不書其故已而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行父如齊之意可見矣前年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以其子故也既而季孫如齊畏夫人之有所訴也宣公即位之初公子遂如齊逆女亦齊之甥也憂齊之有所黨故欲急婚於齊也公穀謂譏喪娶不知喪娶之不足貶可貶者喪娶之故也

夏季孫行父如齊

左氏曰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會高氏曰公既婚矣然後季文子如齊納賂以請列於會蓋春秋時凡國君不以其道立苟得一預於諸侯之會則他國不得復討文子不憚自行者欲假大國之權以定宣公之位也文子舉動乖錯如此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康侯胡氏曰經書行父如齊而不言

其故謂納賂以請會者傳也經有不待傳而著者比事以觀斯得矣下書公會齊侯于平州則知行父請之也又書齊人取濟西田則知其請蓋以賂也雖微傳其事著矣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逐也臣有辠宥之於遠也邦衡胡氏曰流放之刑惟天子得行之譏用天子之刑也木訥趙氏曰天子以四海爲家大臣有辠而法不至死則放之于荒裔放驩兜于崇山是也晉諸侯耳越晉境而至他國安得荒裔而放之衛豈晉之荒服乎○莘老孫氏曰古者諸侯大夫命於天子大夫有辠

則請於天子天子命殺之可放之可春秋之時諸侯大夫出請於天子專命之專殺之專放之書曰放其大夫辠其命之專放之無禮也論語曰色斯舉矣爲大夫而見放焉則亦非賢者矣

公會齊侯于平州

杜氏曰平州齊地在泰山牟縣西張氏曰後漢志琅邪國陽都故地有牟臺註平州在縣西後屬沂州沂水縣左氏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康侯胡氏曰魯宣篡立踰年聚國臣子既從之矣若之何位猶未定而有待於平州之會也春秋以來弑君篡國者已列於諸侯之會則不復致討故曹人以此請負芻於晉夫篡弑之賊毀滅天理無所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其罪不得赦也已列於會而不復討是率中國爲夷狄人類爲禽獸此仲尼所爲懼春秋所以作也義又見隱九年于防○張氏曰凡亂臣賊子之所以不敢縱其欲者以其猶有伯主大國能討之也齊乃魯之鄰其力足以正魯而惠公不明於義利邪正之辨會平州以定賊子之位則亂賊復何畏而不逞哉呂氏曰子赤卒夫人歸公即位即逆女于齊又會齊侯于平州齊人取濟西田雖欲不疑於人不可得也

公子遂如齊

左氏曰東門襄仲如齊拜成康侯胡氏曰宣公篡立之辠仲遂主謀爲首惡初請於齊遂及行父則一再見于經矣如齊拜成雖削之可也又再書于策者於以著其始終成就弑立之謀以戒後世人臣或內交宮禁以固其寵或外結藩鎮以爲之援至於殺生廢置皆出其手而人主不悟者其慮深矣此皆直書於策而義自見者也義又見隱七年

齊來聘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濟西田即僖三十一年所復侵地也穀梁曰言取授之也左氏曰齊人取濟西田爲立公故以賂齊

此公羊曰曷爲賂齊爲以子赤之賂也愚謂魯極
之而書齊取者魯史之本文史諱國惡而但言齊
取春秋因之以見義也康侯胡氏曰夫齊魯鄰國
盟主之餘業也子赤弑出姜歸而宣公立不能聲
罪致討務寧魯亂首與之會是利其爲惡而助之
也弑君篡國人道所不容者而貨賂公行免於諸
侯之討則中國胥爲戎狄人類滅爲禽獸其禍乃
自不知以義爲利而以利之可以爲利而爲之也
孟子爲梁王極言利國者必至於弑奪而後饜蓋
得此意○貫道王氏曰齊惠於出姜姊妹也姊妹
出於逆臣外孫爭戕於逆賊反因之以爲利無人

心矣許氏曰桓公既弑以許田賂鄭宣公既弑以
濟田賂齊夫負不義於天下所藉以行者惟利而
已凡非利不取者則亦何義之云擇至於弑父與
君前無不合也是以桓宣之計若出一軌春秋志
之以見世平則王與法皆勝世變則亂與賂俱行
自外之衍可不戒諸張氏曰使鄭莊齊惠不貪其
利則桓宣亦不能以自立矣故春秋誅其貪利而
成亂也

秋邾子來朝

義見桓二年滕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伐宋

楚子滑夏其惡著矣而鄭師助之辠又甚焉義又
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晉趙盾帥師救陳

蠻夷滑夏而中國救之善也然盾以大夫而專兵
圖伯則天下禮樂征伐在大夫矣又以厈晉靈見
弑之漸義又見莊二十八年救鄭○君舉陳氏曰
南北之勢於是始也後十五年而宋楚平後五十
年而晉趙武楚屈建同盟于宋諸夏之君分爲晉
楚之從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棐林伐鄭棐芳尾切公羊作斐

上言趙盾帥師而此言晉師者亦先目後凡無他

義也杜氏曰棐林鄭地滎陽宛陵縣東南有林鄉
葉氏曰地棐林見會而後伐也高氏曰著諸侯爲
盾所致也夫征伐自天子出諸侯專猶不可況大
夫乎自隱桓以來諸侯無大小皆專而行之棐林
之會中國政在趙盾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貫道王氏曰晉師救陳之後諸侯會之而後伐鄭
幽怒鄭伯而同外楚諸侯猶可以義起惜盾不足
以任其責也靈公立十三年僅盟扈一役與諸侯
拔餘皆以盾盾既專兵欲不逼得乎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穿公羊作卿

杜氏曰崇秦之與國任氏曰案地譜商有崇國在

京兆鄠縣甘亭左氏曰晉欲求成於秦趙穿曰我侵崇秦急崇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冬趙穿侵崇秦弗與成未詳信否愚謂書此見大夫專兵侵伐亦以序晉靈見弑之漸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〇貫道王氏曰侵崇趙穿得兵權之始也

晉人宋人伐鄭

康侯胡氏曰宋人弑君王法在所不赦也而晉人與之合兵伐鄭是謂以燕伐燕庸愈乎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〇愚案鄭附楚以侵中國晉宋伐之有名矣然趙盾合四國諸侯而不能服鄭之心爲晉宋者盍反己而思乎宋以弑逆而伐人晉以大口督伯宜鄭之不心服也伐之不服而又伐之兵不以義其能振乎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華戶化切

氏曰此華元歸生及哀二年趙鞅罕達客主各帥師者皆是將尊師衆故並具其文何氏曰大棘宋地杜氏曰在陳留襄邑縣南張氏曰襄邑屬拱州左氏曰鄭公子歸生受命於楚伐宋宋華元樂呂禦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愚案大棘宋地鄭伐宋可知也非前年冬晉宋伐鄭而鄭禦之也而稱宋華元及鄭歸生者華元志乎此戰也鄭附夷狄致晉之伐乃不自咎而帥師伐宋固有辠矣華元爲逆賊之臣亦不自咎以作仇而妄興大衆以取敗績墜國喪民以及其身亦有辠也大凡弑逆之賊戰而偶勝者僥倖耳此其亦不免者也後世可以鑒此矣義又見僖元年獲莒拏〇排鄉呂氏曰春秋未有書大夫帥師而戰者書大夫帥師而戰自此始自是而後戰皆書大夫故宋華元鄭公子歸生晉荀林父衛孫良夫魯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晉趙鞅鄭罕達齊國書凡皆大夫帥師而戰也戰不書大夫帥師者吳而已大夫之強可知矣春秋書戰三十四惟晉趙鞅鄭罕達戰于鐵及此大棘之戰並稱帥師者其衆敵也春秋書獲者七惟齊國書及此宋華元書敗績者身見獲而師又敗也大夫生死皆言獲鄭獲宋華元生也吳獲陳夏齧獲齊國書死也蓋存之殺之皆在旣獲之後爾

秦師伐晉

秦稱師者衆也亦魯史舊文猶楚始稱楚其後漸稱子稱師蓋漸與諸夏混矣左氏曰秦師伐晉以報崇也未詳信否愚謂此亦報復之師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義同元年伐鄭又見莊十年公侵宋○朴鄉呂氏曰新城之盟鄭既從晉是同於病楚也未幾而鄭乃從楚以侵宋晉爲是率諸侯之師以伐鄭又未幾而鄭歸生戰于大棘以敗宋晉又爲是率諸侯之師以侵鄭且一鄭也昔何病楚而今從之昔何從晉而今叛之哉蓋自文十七年伐宋一役始夫諸侯之從晉也謂晉之有可依也率諸侯以伐宋將以討賊也乃受其賂立公子鮑而還是立賊也鄭由是謂晉不足與而從楚以侵宋蓋有辭於宋也晉乃庇宋以伐鄭鄭復使歸生伐宋晉復黨宋

以侵鄭一動之非義而與國叛之敵國侮之彼得以奉辭而我疲於奔命至一至再而未已也伯主之舉動詎可輕哉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弒其君夷皋 皋公羊作獋
左氏曰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趙盾士季見其手問其故而患之將諫士季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先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矣將改之稽首而對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羣臣賴之猶不改宣子驟諫公患之使鉏麑賊之晨往寢門闢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歎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九月晉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焉明搏而殺之盾曰棄人用犬雖猛何爲鬬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

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爲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宣子曰烏呼我之懷矣自詒伊慼其我之謂矣宣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壬申朝于武宮邦衡胡氏曰易曰弒父與君其所由來者漸矣盾自文六年當國盟會侵伐皆盾專之不復有君其來漸矣愚謂春秋歷書趙盾之事而終之以此鑒戒昭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貫道王氏曰靈公之立非盾意也故君臣不相能而盾之

無君之心久矣盾役而穿遇河曲之役委曲庇之
將用之也且使為公壻則伏姦賊於君側有年矣
靈公不君與盾為仇此盾之所以先事而發也使
穿役崇是與之以兵權也事成機熟委君於穿而
宿留境上謂非其情可乎穿弒君而反使之迎成
公而立之是庇穿弒而免穿於討也後人見傳徒
以事成於穿而盾負弒逆亦惑矣康侯胡氏曰趙
穿手弒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之獄詞曰子
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
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
曰亡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

反而討賊謂之復讎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
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與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
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弒
矣惡其慘乎意今以此辠盾乃閑人子之邪心而
謹其漸也微夫子推見至隱垂法後世亂臣賊子
皆以詭計獲免君臣父子不相夷以至於禽獸也
幾希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書此為速葬及魯郊起文也義又見隱三年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
三望

張氏曰郊牛者本養以事天之牛也高氏曰不言
傷之者牛自傷也宣公弒君篡位無天道矣豈足
以對越在天乎祭天之牛或傷或死此天示變以
警公也康侯胡氏曰乃不郊郊牛之口傷改卜牛
而牛又死也不然郊矣禮為天王服斬衰周人告
喪于魯史策已書而未葬也祀帝于郊夫豈其時
而或謂不以王事廢天事禮乎春秋已來喪紀寖
廢有不奔王喪而遠適他國有不修弔禮而自相
聘問因將以是為可樂而不廢也卒至漢文以日
易月後世不能復其所由來漸矣春秋備書其義
自見魯郊與猶三望義並見僖三十一年○趙氏

曰魯之僭郊天不從而魯必為之卜而不從者四
鼷鼠食牛者三牛口傷者一魯不自咎其僭必將
用之凡郊之不從牲之變故皆非人力所能為也
不郊而猶三望不得僭於天而僭於地天地豈有
異理天所不享地安得享之

葬匡王

杜氏曰四月而葬速康侯胡氏曰四月而葬王室
不君其禮略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渾乃門切又戶困切陸公羊作賁公穀無之字

張氏曰陸渾子本允姓居瓜州僖二十二年秦晉
遷之于伊川在唐為河南陸渾縣地宋河南府伊

陽縣北二十里有陸渾縣故城康侯胡氏曰戎狄
相攻其志何也爲陸渾在王都之側故書之策以
謹華夷之辨禁猾夏之階愚謂陸渾在伊雒天子
不能治諸侯不能驅而夷狄得以伐之中國不振
甚矣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

夏楚人侵鄭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秋赤狄侵齊

張氏曰赤狄狄之別種木訥趙氏曰隗姓潞甲及
留吁皆赤狄也孔氏曰謂之赤狄白狄者俗尚赤
衣白衣也地譜各州春秋赤狄之地義見隱七年

戎伐凡伯○木訥趙氏曰僖文之世歲有狄患至
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敗狄于鹹狄患頓息狄衰而
赤狄興焉今其侵齊始見於經

宋師圍曹

邦衡胡氏曰宋文弑立已爲亂而欲治人之亂春
秋所甚惡也愚謂逆賊逞志以圍人之國見王政
之壞極矣義又見僖十九年宋圍曹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葬鄭穆公

木訥趙氏曰葬不月闕文也愚謂月日雖闕然冬
卒而冬葬蓋在三月之内速也義又見隱三年葬
宋穆公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
莒取向 郯音談向舒亮切

張氏曰郯己姓國子爵泰有郯郡漢屬東海郡故
城在淮陽軍下邳縣北杜氏曰莒郯二國相怨故
公與齊侯共平之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城
左氏曰平國以禮不以亂以亂平亂何治之有劉
氏曰平莒及郯義也莒人不肯吾有不義焉伐莒
強也取向利也非君子之道也君子之道猶射射
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

而已矣○張氏曰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
爾思聖人所以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者此心公正自
足以感之也今以宣公而平二小國若出於公不
必假齊一言而彼已服今挾齊爲重而彼尚不肯
伐莒而齊不與復取向以自益春秋深以著宣公
此心之不公而終之以爲利也

秦伯稻卒

張氏曰秦伯共公也存耕趙氏曰自秦康公罃卒
書於經而秦同於中國矣於是書共公稻卒義見
文十八年秦伯卒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左氏曰歸生子家也愚案先書歸生帥師而終之以此見大夫專兵國之禍也鑒戒昭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赤狄侵齊

義見三年

秋公如齊

義見僖十年但彼猶朝伯主此則朝其立己者耳

公至自齊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冬楚子伐鄭

左氏曰鄭未服也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張氏

曰案楚自去年至十年侵伐鄭者凡五至十一年盟鄭于辰陵而鄭又徼事晉於是十二年圍鄭入之遂敗晉于邲而後鄭服楚晉人之不振有自來矣

五年春公如齊

義見四年此則去秋與今春兩如齊甚矣

夏公至自齊

踰時而返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張氏曰左氏無子字據自閣從子叔姬來有子字當從公羊穀梁

子叔姬趙氏曰時君之女也左氏曰逆叔姬卿自逆也高氏曰古者三十而娶五十而爵為大夫故大夫無出境親迎者高固為齊正卿而始與魯為婚又越境逆女非禮可知義又見莊二十七年莒慶逆叔姬

叔孫得臣卒

張氏曰不日闕文也存耕趙氏曰謂三孫之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啖氏曰大夫非公事與妻出境非禮也時叔姬始嫁未合歸寧假令合歸寧亦不當與高固同來書之以明高固之卑也○康侯胡氏曰禮女子有行遠父母省歲一歸寧今見逆踰時未易歲也而叔

姬亟來非禮也大夫適他國必有君命與公事否則禮法之所禁而可犯乎惠公許其臣越禮恣行而莫遏高固委其君踰境自如而不忌則人欲已肆矣凡婚姻常事不書而書此者則以為非常為後世戒也

楚人伐鄭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六年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

左氏曰晉衛侵陳陳即楚故也高氏曰趙盾弑君孫免為衛卿反與之比以兵加人之國因見當時習於悖亂不知君臣大義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貫道王氏曰向也楚嘗侵陳晉一救之陳猶從
於侵鄭陳非忘晉也鄭以晉故三年三被楚師晉
無一矢之救此陳所以畏而平楚也晉不自反
以侵陳討貳晉可知矣木訥趙氏曰晉楚爭
此始
夏四月
秋八月螽公羊作蝝
義見桓五年○康侯胡氏曰傳謂螽爲穀災虐取
於民之效也軍旅數起賦斂既繁戾氣應之矣善
惡之感萌於心而災祥之應見於事宣公不知舍
惡遷善以補前行之愆而用兵不息災異數見年

穀不登國用空乏卒至於改助法而稅民蓋自此
始矣經於螽螟一物之變必書于策以示天人感
應之理不可誣當愼其所感也
冬十月
七年春衛侯使孫良夫來盟
義見隱元年盟于蔑○愚案外大夫來盟者五而
稱使者二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及此孫良夫
是也直書來盟者三閔二年齊高子僖四年楚屈
完文十五年宋司馬華孫是也凡書使前定也其
君使之來盟也不書使未前定也大夫至其國隨
宜以盟者也大略如此又當隨事見義不可執一

而論
夏公會齊侯伐萊
杜氏曰萊國東萊黃縣張氏曰登州黃縣有萊山
貫道王氏曰萊東夷之國近於齊齊欲兼之而魯
宣以兵助其虐康侯胡氏曰公與齊侯俱不務德
合黨連兵恃強陵弱是以爲此舉也
秋公至自伐萊
踰時也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大旱
義見僖二十一年○張氏曰此年螽旱觀其所感
可見矣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于黑壤
張氏曰黑壤晉地一名黃父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邦衡胡氏曰自文公以來中國無盟主終晉靈
之世未嘗一合諸侯成立五年始有黑壤之會而
大夫不與焉庶幾桓文之事愚謂此會終不能以
服楚不旋踵而滅舒蓼伐陳矣
八年春公至自會
冬會春至則正月告朔之禮廢矣義又見桓二年
公至自唐○高氏曰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不
舉公夏會伐萊而秋至冬會黑壤而此年春至其
間大旱之不恤而區區以侵伐朝會爲急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

孔氏曰黃齊境也公羊曰其言至黃乃復何有疾也何言乎有疾乃復譏大夫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聘禮曰賓入竟而死遂也若賓死未將命則既歛于棺造于朝介將命孫氏曰至黃乃復廢君命也○東萊呂氏曰昭公如晉亦有疾乃復矣今不云有疾人臣不當以疾廢君命昭公可以疾止仲遂不可以疾止也

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

東萊氏曰有事者四時之常祭也仲遂公子遂也稱仲遂見僖十六年季友卒垂見隱八年穀梁曰猶者可以已之辭康侯胡氏曰繹者祭之明日以賓尸也杜氏曰籥管也呂氏曰萬舞文武二舞之總名籥舞文武之別名也文舞又謂之羽舞蓋文舞吹籥秉翟羽也萬入去籥者文武二舞俱入於二舞中去羽舞之吹籥以其有聲也去其有聲而用其舞者以仲遂之卒知其不可而爲之也此正祭之日仲遂卒于垂則次日已聞之股肱之痛賓尸之祭爲可已也行吉禮於方聞喪之時雖用舞而僅去其有聲者是知其不可而猶爲之也○劉氏曰譏世卿言自是世仲氏也愚謂春秋有大義兼小義者此章本爲猶繹書而因以見世卿之義而

遂則東門氏之始也遂之後公孫歸父仲孫嬰齊亦執魯政故志之又案仲遂弒君之賊人所當討奉使未畢中道擅返宣公明正其罪不爲之服可也既私其立己之恩一切容之俾爲上卿矣則當以上卿之禮處之聞卒而廢繹可也今偃然行吉禮以賓尸用樂而但去其管則宣公既失大義又失常禮正張氏所謂由其心之不正而施之宗廟朝廷者繆戾如此春秋書之將使後世識君臣之義禮樂之情豈徒攻宣公仲遂之惡哉又案周禮樂師教國子舞羽吹籥然詩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孔氏曰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明此時舞者不得吹籥也呂氏吹籥之說豈即所執之籥歟抑別有所謂吹籥者而去之歟

戊子夫人嬴氏薨 嬴公羊穀梁作熊胡氏曰非也當從左氏

嬴氏杜氏曰宣公母髙氏曰此文公妾也何以稱夫人援成風之例著其僭也義見文四年風氏薨○東萊氏曰魯之妾母仲子也成風也敬嬴也定姒也自仲子始見於隱公之世春秋猶書惠公仲子之賵考仲子之宮以見譏然仲子猶不爲夫人魯之妾母爲夫人自成風始貫道王氏曰敬嬴私事襄仲故仲弒二君立其子遂蓋有公子頃之卑也賊以仲卒深譏以夫人薨國無政也

晉師白狄伐秦

張氏曰白狄即丹州延州銀夏之地秦同壤之國也左氏曰春白狄及晉平夏會晉伐秦康侯胡氏曰晉主夏盟糾合諸侯攘夷狄安諸夏乃其職矣秦人之怨起自侵崇其曲在晉責己可也旣不知自反釋怨修睦以補前過已可咎矣乃復興師動衆會白狄以伐之獨不謂非其類乎愚謂援諸侯以伐諸侯辠也況懷夷狄伐夷狄以報私怨乎

楚人滅舒蓼 舒蓼穀梁作鄝

張氏曰或曰地譜上義陽之蓼不與羣舒近此即如舒鳩舒庸一國也木訥趙氏曰舒蓼一國也舒同宗而異國舒蓼舒庸舒鳩皆舒也亦猶狄均曰狄而異種舒蓋楚之黨而舒逼近中國舒滅中國失其南門矣左氏曰楚爲衆舒畔故伐舒蓼滅之義見僖三年徐取舒○高氏曰自徐人取舒至是楚人滅舒蓼成十七年又滅舒庸襄二十五年又滅舒鳩夷狄自相攻滅而春秋書之者是時楚人勢橫將爲中國憂康侯胡氏曰中國民有被髮左袵之患矣

秋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旣

義見桓三年

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雨不克葬庚寅日中而克葬 敬嬴公羊穀梁作頃熊胡氏曰頃熊惡謚也宣公追尊其母不應加惡謚也

通志堂經解

穀梁曰葬旣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喪不以制也孫氏曰譏無備也禮平旦而葬日中而虞此言庚寅日中而克葬葬之無備可知也其稱小君與私謚又見文五年葬成風○康侯胡氏曰喪事即遠有進無退浴于中霤飯于牖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殯于客位遷于廟祖于庭塴于墓以弔賓則其退有節以虞事則其祭有時不爲雨止禮也潦車載簑笠士喪禮也有國家者不能爲而備不亦薄乎

城平陽

杜氏曰泰山有平陽縣張氏曰襲慶府鄒縣有南平陽城許氏曰國有大喪始葬又動衆城邑非特不愛民力以公爲忘親愛矣義又見隱七年城中丘

楚師伐陳

左氏曰陳及晉平楚師伐陳取成而還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高氏曰陳以晉衞見侵復棄楚而從晉故楚以爲討所以譏其始謀之失然晉不能救陳遂復從楚晉之辱也

九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公旣以嫡母之禮處庶母則在喪服之中矣而以

通志堂經解

歲之首月遠朝強齊非特見公之無哀亦不知有
天王矣義又見僖十年
公至自齊
存耕趙氏曰朝正於齊無新歲之戚尚可以告廟
乎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夏仲孫蔑如京師
蔑穀之子孟獻子也胡氏曰歲首月公朝齊夏使
大夫聘京師黃氏曰比事而觀則輕重先後倒置
可知
齊侯伐萊
義見七年伐萊○許氏曰秋比侵齊而齊不敢報

萊不犯齊而齊亟伐之畏衆強而弱微弱如此於
此可以觀惠公之政矣
秋取根牟
孫氏曰内滅國曰取諱之也劉氏曰根牟者附庸
之國杜氏曰東夷國琅邪陽都縣東有牟鄉張氏
曰屬密州安丘縣義見莊十年齊滅譚○竊疑此
蒙上齊侯伐萊之文則根牟為萊邑而齊取之也
但無所考耳
八月滕子卒
滕稱子見桓二年左氏曰滕昭公卒高氏曰自隱
七年書滕侯卒至此始書滕子卒者魯不會其葬

而書卒為下國滕起大意又見隱七年滕侯卒
九月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會于扈
扈見文七年義見隱九年會于防○邦衡胡氏曰
鄭自晉靈以來服屬於楚至晉成繼立始叛楚而
歸晉自宣三年至於是鄭無歲不有楚師然不敢
叛晉者惟晉成是賴故黑壤及此扈之會鄭皆在
焉黃氏曰晉自靈公不能繼文襄之業中國無與
主盟會皆出於大夫至成公方會諸侯于黑壤又
會于扈中國賴之愚案伯者之功過如此
晉荀林父帥師伐陳
邦衡胡氏曰文宣以來諸侯權移於大夫雖晉成

銳意文襄之業再會諸侯卒不能收下移之權今
荀林父帥師以見諸侯皆再會而大夫專伐爾高
氏曰陳不會即楚故也楚伐陳晉不能救今乃伐
之晉之不義甚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辛酉晉侯黑臀卒于扈（臀徒門切）
杜氏曰卒於境外故書地高氏曰不言卒于會者
諸侯散而晉侯以疾留于扈也諸侯非王事不出
境成公會于扈而卒非正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
卒○莘老孫氏曰春秋諸侯卒皆不地外事則略
也卒于外者八書地者三晉侯卒于扈鄭伯卒于
鄵宋公卒于曲棘不言于師于會而以地言者在

其封內也人君之卒必於正寢而諸侯非王命奔走於外以死國事無所寄託而宗社危殆者必謹志之晉鄭宋之君皆卒于封內而春秋猶皋之者皋其不卒于正寢也卒于封內書地卒于會書會卒于師書師以地為重則于會于師又可知也愚案公穀孫氏皆以扈為晉地未詳是否竊謂書地書會書師皆因魯史之舊要之皆非王事而不卒于正寢耳恐未可以地與會與師分優劣也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胡氏曰晉成公衛成公皆不書葬魯不會也二國赴喪皆不往會以私怨廢禮忘親高氏曰此所謂無其事闕其文者也皆未詳是否

宋人圍滕

左氏曰宋人圍滕因其喪也張氏曰不哀有喪用兵圍之比事以著其不仁也義又見僖十九年宋圍曹○康侯胡氏曰圍非將卑師少所能何以不稱師闕疑愚謂程子謂不知衆寡將帥名氏亦曰某人者正指此類也益知春秋不可以凡例求矣

楚子伐鄭

高氏曰楚子聞晉侯卒于扈來討鄭伯之貳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黃氏曰楚莊之立加兵於鄭凡四而兩書楚子說凡例者紛然蓋書楚子者君為將也書楚人者大夫為將也戎夷猾夏何可褒而以書楚子曲生意義邪

晉郤缺帥師救鄭

義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陳殺其大夫泄冶 泄息列切張氏曰左氏作洩今左傳本多因唐人避世字諱偏傍亦少故改泄為洩也

左氏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公告二子二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許氏曰書殺洩冶張陳亂之本也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春秋本義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十七

宣公

十年春公如齊

不書月日闕文也貫道王氏曰此年朝正事齊如事君使移此事周君子猶爲過六年一朝之制也曾謂朝正於齊可爲禮乎義又見僖十年

公至自齊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齊人歸我濟西田

歸我歸魯也內辭耳不言來者既曰歸我而復曰來則其文複矣故但言歸我而不言來皆無他義

濟西田即元年賂齊者左氏曰公如齊齊侯以我服故歸濟西之田獻可杜氏曰天子所封之地而諸侯取之歸之皆專恣也○康侯胡氏曰宣公於齊順其所欲既以女妻其臣又以兵會伐萊又每歲往朝于齊廷雖諸侯事天子無是禮也故惠公悅其順事己而以所取濟西田歸之也以柔弱卑屈事人不以其道而得地與悅人之柔巽卑屈事己不以其道而歸其地皆人欲之私而非義矣

夏四月丙辰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己巳齊侯元卒

書此爲崔氏出奔及公如齊歸父葬惠公起文也

義又見隱三年宋公卒

齊崔氏出奔衛

公羊曰崔氏者何齊大夫也其稱崔氏何譏世卿也義又見隱三年尹氏卒及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木訥趙氏曰惠公卒而崔氏奔則崔氏寵於惠而不容於國人矣孫氏曰言氏者起其世也東遷之後天子諸侯之大夫皆世書尹氏卒譏天子大夫書崔氏奔譏諸侯大夫

公如齊

左氏曰公如齊奔喪高氏曰齊侯卒而奔其喪是

以事天子之禮事齊也

五月公至自齊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癸巳陳夏徵舒弒其君平國

高氏曰徵舒者夏姬之子也左氏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康侯胡氏曰禍莫大於拒諫而殺直臣泄冶不憚盡言正諫靈公君臣淫縱恐其及禍不忍坐觀靈公不能納又從而殺之卒以見弒而亡其國此萬世之大戒也胡氏曰書夏徵舒弒其君者明

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也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張氏曰考之國語前年單子如楚過陳時泄冶未死也單子歸而告王以陳侯師其卿佐南冠以淫於夏氏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已見於三年之前矣能無及乎觀春秋之所書弑君如陳平國齊光蔡固以千乘之主而自儕於閭巷小人所不爲者心術之惑可不戒哉

六月宋師伐滕

前年伐滕之喪今又伐之強陵弱衆暴寡也無王甚矣義又見桓二年鄭伐衛○木訥趙氏曰滕之小安能事二國事魯則宋伐之事宋則魯伐之宋戍才免晉楚之虐曷不以己處晉楚之心爲心乎康侯胡氏曰稱師用衆也鄰有弑逆不能聲辠致討乃用大衆以伐當恤之小邦

公孫歸父如齊葬齊惠公

歸父襄仲之子子家歸父也張氏曰春秋書此深著亂臣賊子不復明送終之正禮故缺於天子而厚於強國豈非九伐之威不行專征之討不加以至此與存耕趙氏曰三月而葬速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邦衡胡氏曰先書公如齊見公不奔天王之喪而奔齊之喪此書歸父如齊葬齊惠公見公不會天王之葬而會齊之葬無王甚矣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

左氏曰鄭及楚平諸侯之師伐鄭取成而還存耕趙氏曰前此楚伐鄭晉救之使晉能庇鄭鄭何至與楚平哉兵不足以制楚德不足以服鄭彼此交戰鄭何罪焉晉於是不可以伯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高氏曰陳有弑君之亂曾不是圖而有事於鄭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

葉氏曰王季子王之季子也高氏曰天王不推至公選賢與能而使幼稚之子居大夫之任以交政於諸侯是示天下以私也貫道王氏曰周於魯有君臣之分魯宜[illegible]當計朝齊者五聘齊者六於周則使蔑聘之周公之制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既不能行九伐之法乃汲汲焉有季子之報是周以列國自處惟恐有失名分既夷矣

公孫歸父帥師伐邾取繹　音亦公羊作蘱

杜氏曰繹邾邑魯國鄒縣北有繹山夾漈鄭氏曰繹山多矣邾文公遷于繹是邾都也非此繹也黃氏曰歸父蓋自廣其邑也未詳是否義見隱四年莒伐杞取牟婁○康侯胡氏曰用貴卿主將舉大衆出征伐不施於亂臣賊子奉天討辠而陵弱侵小近在邾域之中附庸之國是爲盜也當此之時

陳有弑君之亂曾不是圖有事於邾不亦傎乎

大水

義見桓元年

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父如齊

左氏曰季文子初聘于齊冬子家如齊伐邾故也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齊侯嗣立宣公親往奔其父喪又使貴卿會葬矣修聘未晩也而季孫亟行歸父繼往則以宣公君臣不知爲國以禮而謂妄說取人之可以免討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黃氏曰不特宣公若行父歸父之往亦自結於齊耳

齊侯使國佐來聘

左氏曰國武子來報聘東萊呂氏曰頃公未踰年而不稱子邾衞胡氏曰當凶釁而行吉禮忘哀思而結昏好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饑

葉氏曰饑者何食不足也一穀不登曰嗛二穀不登曰饑三穀不登曰饉四穀不登曰康五穀不登曰大饑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故凶年可以補敗是爲教民之道二穀不登而饑其爲民者病矣何以於冬焉書五穀畢登之時也公羊曰以重書也（）劉氏曰易爲或言饑或言大饑凶年補敗不足曰饑死傷流亡曰大饑張氏曰王政以食爲重故積貯天下之大命也前此百有餘年水旱螟蝝之災多矣不以饑書今大水之後書饑者蓋宣公頻於外事國用無節上下用竭故一遇水旱遂致乏食耳荀卿論本末源流貫而計苗積皆關於爲民而知春秋書饑之意者也愚案春秋凡書饑者四大饑者一莊二十八年大無麥禾臧孫辰告糴于齊亦一饑也

楚子伐鄭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木訥趙氏曰鄭一身餌楚五受楚兵從楚者六歸晉者五乍晉乍楚不幸

而處晉楚之間不能自立也東萊呂氏曰自宣四年以後晉楚爭欲服鄭鄭遂南北屬此可見中國夷狄盛衰鄭用子良之言兩屬晉楚子良曰與其來者可也鄭始終謀策只出於此子產所謂玉帛以待於二境惟其強者從之與此一般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楚子陳侯鄭伯盟于辰陵 辰穀梁作夷

楚子序於陳鄭之上者陳鄭屈服楚子主盟也杜氏曰辰陵陳地潁川長平縣東南有辰亭張氏曰即淮寧府西華縣左氏曰楚子伐鄭及櫟子良曰晉楚不務德而爭兵與其來者可也晉楚無信我

者得有信乃從楚夏楚盟于辰陵陳鄭服也存耕趙氏曰楚游伐鄭鄭之從楚猶可言也師不至陳陳亦受盟先聲震也楚自是遂伯矣有辰陵之盟而有邲之戰有邲之戰而後有蜀之會盟是變端之大者矣春秋所謹也高氏曰所以閔中國之衰也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公孫歸父會齊人伐莒

高氏曰自四年公及齊侯平莒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至是齊魯同討之夫辰陵之盟中國所宜震也而齊方務窮兵於莒黃氏曰此又見歸父之橫而附齊之固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晉侯會狄于欑函（欑才丸切函音咸）

會者往會之也杜氏曰欑函狄地左氏曰晉郤成子求成於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秋會于欑函衆狄服也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木訥趙氏曰楚子盟陳鄭于辰陵而晉侯會狄于欑函內失陳鄭而外求狄從其何益於中國哉義又見隱二年公會戎于潛○康侯胡氏曰春秋正法不與夷狄會同分類也今中國有亂天王不能討則方伯之責也又不能討則四鄰諸侯宜有請矣而魯方會齊伐莒晉方求成于狄不亦慎乎直書其事而義自見也

冬十月楚人殺陳夏徵舒丁亥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寧公羊作甯）

先書楚人而後書楚子者楚子先使兵殺徵舒而後楚子入陳紀實事也書丁亥之日可見也左氏曰楚子為陳夏氏亂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遂入陳殺夏徵舒轘諸栗門因縣陳陳侯在晉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弒其君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弒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

之君之義也抑人亦有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儕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之夏州愚案此傳與經少不合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公孫寧儀行父此二臣者從君於昏宣淫於朝誅殺諫臣使其君見弒蓋致亂之臣肆諸市朝與衆同棄然後快於人心今乃詭詞奔楚託於討賊復讎以自脫其罪楚莊不能察其反覆又使陳

人用之猶人有飲毒而死者幸而復生又强以毒飲之可乎愚謂陳有弑君之賊天子諸侯與陳之臣子不能討而蠻夷討之據跡而觀人情所許也然視其所以者當觀其所由楚莊之殺徵舒似義而其心之所由來者非義經書楚殺徵舒於前書入陳納寧儀行父於後蓋不待察其微而其心之所由來者顯矣説者謂楚得竊義舉以逞志可謂善誅心矣夫中國不自正而蠻夷假之以逞志君子能不傷乎○黄氏曰諸家多以討賊譽楚案楚子初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氏已乃入陳是以盜賊之行給而取之也徵舒弑陳靈者也公孫寧儀行父與陳靈昏淫致陳靈之弑者也以法則徵舒之辠重以情則公孫寧儀行父之辠重今殺徵舒而納公孫寧儀行父討賊如是乎善乎張氏之言曰孔寧儀行父必因奔楚誘楚子以利故楚子殺徵舒而入陳愚因張氏之説而推之則楚子受孔寧儀行父之奔故殺徵舒爲二子報私忿欲因而利之耳諸家與楚討賊過矣

十有二年春葬陳靈公

黄氏曰靈公昏淫見弑今二十有二月而葬蓋其同爲淫亂之臣孔寧儀行父方歸自楚而葬之前此國人不葬也愚謂諸侯五月而葬陳靈淫亂不

得其死三年始克葬又得惡謚焉春秋直書其事爲後世大戒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楚子圍鄭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高氏曰陳鄭之始即夷狄是乃召夷狄之亂中國也

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邲扶必切又弼

杜氏曰邲鄭地地譜鄭州城下管城縣有邲城在縣南左氏曰晉師救鄭愚謂晉之救鄭意則善矣使晉景上告天子下帥列國親伐楚以救鄭雖敗於楚未失義也今書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則是林父主乎此戰也以大夫專兵主戰而敗其軍於蠻夷夷夏之勢自此倒置則晉景之任林父林父之專兵輕敵其辠大矣彼夷狄之横何足責哉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張氏曰晉不能討陳亂已失三綱軍政之本乃欲恃力以爭鄭則知晉之所以敗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

蕭見莊二十三年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

同盟見莊十六年杜氏曰清丘衛地在濮陽縣東

南張氏曰地譜濮州臨濮縣東南有清丘程子曰
昔爲楚敗諸侯懼而同盟既而皆渝惡謂諸侯同
盟已得辠於天子況大夫同盟僭孰甚焉大夫同
盟自此始且盟不旋踵宋伐陳而衛救之楚伐宋
而三國不恤則僭禮之盟無益也尚矣義又見隱
元年盟于蔑○康侯胡氏曰楚既入陳閫鄭敗晉
威兼思陵中國甚矣爲諸侯計者宜信任仁賢修
明政事自強於爲善則可以保其國耳曾不是圖
而刑牲歃血要質鬼神覬以禦楚謀之不臧孰大
於是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

左氏曰宋爲盟故伐陳衛人救之孔達曰先君有
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未詳信否康侯胡氏
曰陳有弑君之亂宋不能討而楚討之宋人不能
內自省德遽以大衆伐之非義舉矣若衛叛盟則
惡自見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十有三年春齊師伐莒 莒公羊作衛

左氏曰莒恃晉而不事齊故也未詳信否義見隱
二年鄭伐衛

夏楚子伐宋

黃氏曰陳叛中國而從楚清丘之盟陳不至而宋
伐之故楚子伐宋蓋爲陳伐之也義見莊十年荊
敗蔡師○貫道王氏曰前此楚侵之今又伐之總
又圍之晉不一動心焉宋雖爲晉而晉則莫宋庇
也則終於爲平而已愚案清丘之盟不足恃也如
此

秋螽 公羊作蝝

義見桓五年

冬晉殺其大夫先縠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夏五月曹伯壽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晉侯伐鄭

左氏曰夏晉侯伐鄭爲邲故也告於諸侯蒐焉而
還中行桓子之謀也曰示之以整使謀而來康侯
胡氏曰比事而觀知其爲報怨復讎之兵直書其
事而義自見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邦衡胡
氏曰鄭之從楚畏楚而叛晉也晉景不能擴楚而
區區伐鄭是中國自相殘賊而夷狄愈得志矣張
氏曰屈而知伸敗而能改可以興矣晉所以敗由
大義不明而爭與國也今敗未兩歲而復與爭鄭
之師

秋九月楚子圍宋
左氏曰楚子使申舟聘於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者必伐我伐我亦亡也亡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屨及於窒皇劒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胥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木訥趙氏曰伐宋而宋不屈繼之以圍其必宋之服也審矣楚將橫行中夏許蔡已從陳鄭已服則次及於宋宋中國之門戶也得宋則齊魯以之所以必服宋歷三時而圍不解卒得宋平而後已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康侯胡氏曰宋人交結盟誓欲以禦楚已非持國之道輕舉大衆伐陳見伐之由也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凡事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易於訟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而不謀必至於訟訟而不竟必至於師若宋是矣若蠻夷圍中國則亦明矣

葬曹文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
義見莊十四年單伯會諸侯于鄄○夾漈鄭氏曰公子遂雖卒而魯國之政猶在其子故歸父今年會齊侯明年會楚子
十有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
左氏曰孟獻子言於公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聘而獻物於是有庭實旅百朝而獻功於是有容貌采章嘉淑而有加貨謀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公說康侯胡氏曰楚圍宋陵蔑中華甚矣諸侯縱不能畏簡書攘夷狄存先代之後嚴兵固圉以爲聲援猶云可也乃以周公之裔千乘之國謀其不免不亦鄙乎比事以觀則知中國夷狄盛衰之由春秋經世之略矣愚案此與僖二十七年楚及諸侯圍宋公會盟于宋同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
二國稱人者各以大夫爲平而君不相見也左氏曰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

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信載義而行之爲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王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

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爲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愚謂宋先代之後國雖小中夏之望也諸侯之門戶也楚圍三時諸侯莫敢救者宋勢殫力竭而與之平則外夷横而中夏衰也甚矣○案楚頓兵三時財耗民罷使晉救之宋攻其內晉擊其外一舉而伯業定矣師不敢出則晉之不振而有蜀之盟也惜哉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

稱師用大衆也杜氏曰潞赤狄之別種潞氏國故稱氏子爵也葉氏曰赤狄狄之總名也其別爲潞氏及甲氏留吁見於傳者自三種各以其別言之故皆冠以赤狄張氏曰潞氏即潞州潞城縣左氏曰潞子嬰兒之夫人晉景公之姊也酆舒爲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晉侯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酆舒有三儁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辠焉儁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一也耆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儁才而不以茂德茲益辠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神人而申固其命若之何待之不討有辠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

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民反德爲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反正爲乏盡在狄矣晉侯從之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於曲梁辛亥滅潞酆舒奔衛衛人歸諸晉晉人殺之未詳信否孫氏曰夷狄亂華諸侯驅逐之可也滅則甚矣莘老孫氏曰潞氏之辠在可滅而晉專滅之猶無王也潞氏之辠在不可滅而晉滅之則晉亦狄也愚謂況虜其君以歸乎○啖氏曰凡滅國直書滅辠滅者不責見滅者也言其力屈而亡且能死社稷也若自致滅亡之道則異其文梁亡是也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則兩

皐之責其不死社稷也凡書滅又書以歸者責其
不死位又無興復之志也貫道王氏曰楚饑莫撲
誘之天授狄無晉虞而兼其土是養一指而失肩
背也

秦人伐晉

此亦報復之師也義又見隱七年戎伐凡伯○案
僖三十三年殽之戰迄今三十餘年晉秦凡十一
戰其始也二國背義以徼利僥倖以求功其終也
惟報復是務忘其自責之心上干王法下毒生民
財窮力耗然後已易曰作事謀始不其然乎

王札子殺召伯毛伯 札則八切

杜氏曰王札子王子札也蓋經文倒札字木訥趙
氏曰王氏札子字也食采於王城而因以爲氏者
也前說近是毛伯見文元年召伯見文五年孫氏
曰生殺之柄天子所持非天子不專殺王札子人
臣也殺召伯毛伯於朝定王不能禁專孰甚焉邦
衡胡氏曰天子在上而子弟敢以私怨專殺則生
殺之柄下移於姦臣矣○許氏曰拓跋魏世高歡
覩張彝之變而生亂心梁武在位王侯專殺政法
不施遂以亂亡無惑乎周之無以令天下也

秋螽

義見桓五年○康侯胡氏曰人事感於此則物變

應於彼宣公爲國虛内以事外去實而務華煩於
朝會聘問賂遺之末而不知務本者也故戾氣應
之六年螽七年旱十年大水十有三年又螽十有
五年復螽府庫匱倉廩竭調度不給而言利剋民
之事起矣許氏曰稅畝之法蓋積貪虐之習而後
能至者也觀乎災異則見政事觀乎政事以知災
異是謂念用庶徵

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也 穀氏曰但公羊作牟與公穀似之聲之誤

杜氏曰無婁杞邑義見文十一年會于承筐

初稅畝

杜氏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

收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
公羊曰初者何始也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譏始
履畝而稅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
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陸氏曰
賦稅者國之所治亂民國之本也取之甚則流亡
國必危矣○左氏曰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
以豐財也葉氏曰魯國有藉矣而又稅焉藉者取
井田之名所謂八家爲井借其力以治公田者也
稅者取國中使人所治田之名所謂什一使自賦
者也藉取九一稅取什一蓋既藉矣而取國中之
稅而畝加之其爲法自是始非謂以稅易畝也

冬蝝生 蝝悦全切字林尹絹切

蝝董子曰蝗子杜氏曰螽子蓋蝗即螽也康侯胡氏曰始生曰蝝既大曰螽秋螽未息冬又生子災重及民也詳志之者急民事謹天災仁人之心王者之務也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不修又為繁政重賦以感之國之危無日矣哉又見桓五年螽

饑 公羊無此

義見十年○康侯胡氏曰春秋書饑者三而宣公獨有其二是歲雖螽蝝而寖至於饑者宣公為國務華去實虛內事外煩於朝會聘問賂遺之末府庫竭矣倉廩匱矣水旱螽蝝天降饑饉亦無以振業貧乏矣經兩書饑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教本也張氏曰宣兩書饑一在大水之後一在螽蝝之後甚言凶無蓄積而民無以生也

十有六年春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吁

杜氏曰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高氏曰稱及者所以別言二族也惡其窮兵荒服無復顧中國之念也義又見十五年滅潞氏○康侯胡氏曰春秋於夷狄攘斥之不使亂中夏則止矣伯禽征徐夷東郊既開而止宣王伐玁狁至於太原而止武侯征戎瀘服其渠帥而止必欲盡殄滅之無遺種豈仁人之心王者之事乎

貫道王氏曰楚猶通人中國無安處晉乃貪拓地於狄以自肥規模如此其何能伯

夏成周宣榭災 公羊 榭一曰謝公羊作謝災左氏作火實宜和有書火者當從

劉氏曰成周周之東都東萊呂氏曰洛陽周公營下都以遷殷頑民是為成周洛誥所謂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者也爾雅曰無室曰榭杜氏曰宣榭講武屋別在洛陽者張氏曰宣王南征北伐講武於此詩所謂復會諸侯於東都者也康侯胡氏曰王室不復中興矣天所以見戒乎○或曰宣榭宣王之廟也啖氏曰宣王之廟久已毀縱不毀止當在王城不當在成周也然則宣榭不過宣王講武之屋耳非廟也

秋郯伯姬來歸 [illegible]

伯姬文公女宣公姊妹也左氏曰郯伯姬來歸出也穀梁曰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高氏曰不能事乎舅姑之國而為夫所黜此皋伯姬者乃所以辱其父母失教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是以春秋於內女夫人皆詳志之○康侯胡氏曰詩記男女之際易敘咸恒為下經首春秋內女出夫人歸詳書於策所以使有國者謹於齊家之道正人倫之本也案內女出者二此與成五年杞叔姬是也

冬大有年

穀梁曰五穀大熟爲大有年義見桓三年有年

十有七年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丁未蔡侯申卒

義並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葬許昭公葬蔡文公

義並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六月癸卯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貫道王氏曰自宣公八年至此十歲之間日食者三豈可諉之常數哉用見夷夏君臣強弱之分陰陽消長之故矣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

杜氏曰斷道晉地義見莊十六年○黃氏曰時宋爲楚得中國危甚幸而衛復反爲中國晉恐曹衛復背而南嚮故爲是盟以固魯衛曹邾之心

秋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肹卒

叔肹字也稱弟未爲大夫而用事者也此記叔氏之始也肹文公子惠伯也肹之子公孫嬰齊嬰齊之子叔老老之子叔弓弓之子叔輒叔鞅輒之子叔詣叔弓之曾孫叔還皆世卿此亦譏世卿而肹其始也亦書公子牙公子季友卒之意也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左氏曰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獻子先歸使欒京廬待命於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郤子至請伐齊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至於陽穀齊侯會晉侯盟于繒以公子彊爲質於晉師還未詳信否邦衡胡氏曰以世子而專伐則見衛侯之失威義見隱二年鄭伐衛○康侯胡氏曰保國以禮爲本者也齊頃公不謹於禮自己致寇所謂人必自伐而後人伐之矣諸侯上卿皆執國命取必於君以行其克伐怨欲之私故大戰於鞌逞其志而後止春秋詳書於策見受伐與伐者之辠

公伐杞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木訥趙氏曰杞世婚於魯杞桓公魯出而且娶魯僖文之世各一來朝宣公殺惡及視以自立杞伯未嘗來朝宣公憾之故躬伐之歟未詳是否

夏四月

秋七月邾人戕鄫子于鄫

戕捨也他國人來弑君之名左氏曰自外曰戕孫
氏曰僖十九年邾人執鄫子用之天子不能誅故
此肆然復戕鄫子于鄫也高氏曰邾人肆無道之
強戕同等之君辠惡大矣鄫子爲國君而見戕於
人必有以致之也楊氏曰于鄫惡臣子不能拒難
○康侯胡氏曰夷貉無城郭宮室百官有司單車
使者直造其廬帳旁其酋長者則有之矣中國則
重門擊柝廉陛等威侍衛守禦之嚴矣至坐使其
君爲邾人殘賊殺之而莫保乎邾人蓋嘗執鄫子
用之則不共戴天之世讎也既不能復又使邾人
得造其國都戕殺其君深責臣子至此極也木訥

趙氏曰鄫未嘗有一日之隙於邾徒以邾鄫爲鄰
邾欲滅之以自廣爾以邾之小而肆毒于鄫曾無
一人厎訶之信乎其爲春秋之世也愚謂王法不
明其禍至此聖人之所以拳拳於斯世也
甲戌楚子旅卒　旅穀梁作呂
左氏曰楚莊王卒劉氏曰楚至莊王國益大俗益
變始以赴告與中國通是以其卒見於春秋愚謂
春秋至此不特蠻夷横而已中國胥爲夷矣義又
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公孫歸父如晉
左氏曰公孫歸父以襄仲之立公也有寵欲去三

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而聘於晉欲以晉人去之康
侯胡氏曰宣公因齊得國故刻意事之雖易世未
怠也及頃公不能謹禮怒晉魯上卿而郤克當國
決策討之晉方強盛齊少懦矣於是背齊而事晉
其於邦交以利爲向背無忠信誠慤之心者也況
欲以晉人去三桓夫輕於背與國易於謀大家而
不知其本未有能成而無悔也義又見隱七年齊
來聘而此又爲歸父奔齊起文也
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義見莊公薨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　笙公羊穀梁作檉

孫氏曰不言公孫前見也穀梁曰自晉事畢也杜
氏曰笙魯境也左氏曰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
我殺嫡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曰當
其時不能治也後之人何辠子欲去之許請去之
遂逐東門氏子家還及笙壇帷復命於介既復命
袒括髮即位哭三踊而出遂奔齊高氏曰先君未
殯而逐其臣是死其君而忘其父也雖然人臣之
正受命而出雖君薨猶當致命於殯前若其有辠
待命於新君可也今歸父還自晉及魯境遽即奔
齊則有惡於新君矣故書以著其逃刑之辠義又
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穀梁曰捐殯而奔其

父之使者（謂父）是亦命父也康侯胡氏曰仲尼稱孟
莊子之孝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又
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夫仁人孝子於
其父之臣非有大不可如晉悼公於典羊五之屬
必存終始進退之禮而不遽也歸父以君命出使
未返而君薨在聘禮有執圭復命於殯之文孑臣
西階子臣皆哭情亦戚矣宣公猶未殯而東門氏
逐忍乎哉

春秋本義卷第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春秋本義卷第十八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義見文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義見葬桓公

無冰

義見桓十四年○宋氏曰宣公末年三桓強盛成
公年幼三桓得政故冬暖無冰也昔吳歸晉壽陽
巳東常雨巳西常暘司馬宣王問摯虞對曰壽陽
巳東屬吳吳新破人民悲愁故常雨壽陽巳西屬
晉晉新得吳君臣喜樂故常暘春秋志災異際天
人非所謂廣記備言也

三月作丘甲

作者始作也丘甲者每丘出甲士一人甲士者二十
四步卒之長也增甲士則增步卒矣左氏曰爲齊
難故作丘甲杜氏曰周禮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
邑爲丘四丘爲甸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
十二人康侯胡氏曰此司馬法一乘之賦也唐太
宗問李靖楚廣與周兵制靖曰周制一乘步卒七
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爲一甲凡三甲共出
七十五人然則一丘所出十有八人積四丘而具

通志堂

一乘耳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是一甸之中共百人為兵矣其數增三之一益兵備敵重困農民非為國之道貫道王氏曰變亂王制竭用民力其後鄭有丘賦襄公作三軍哀公用田賦其來有漸休者少而役者多矣○葉氏曰先王取於民有二有國賦有軍賦國賦常賦也太宰所謂九賦斂財賄者是也軍賦非常賦也有軍旅之事則征之縣師所謂受法於司馬以作其衆庶及牛馬車輦使皆備旗鼓兵器而稍人作其同徒輂輦者是也然其為法不可得而詳矣學者所言自丘出牛馬至甸為一乘然後甲士步卒具焉者司馬穰苴之法

也然而司馬法甸而後出車一乘甲士三人而周官支謂甸為乘自天子建國至於大夫皆以乘為差則甸固乘之所出司馬法蓋本於周特其損益不可知爾周制有言六畜車輦者則牛馬在焉有言六畜兵器者則甲士在焉劉氏曰魯不務廣德而務廣力不務益義而務益兵以王者之制論之則作丘甲之辠大矣王者之制諸侯不得擅稅賦其民稅為足食也賦為足兵也足食足兵民信之矣然而不得擅者先王之稅既足以食矣先王之賦既足以用矣今不循先王而以意為準必亂之道也愚謂先王之制莫重於井田井田所出稅與

賦而已宣公初稅畝而倍稅成公作丘甲而益兵倍稅則民困於財益兵則民困於力財力並困民乃死亡國以民為本宜魯之先亡也春秋書此為後世矯而好事者猶以厚斂強兵為務悲夫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許臧文仲之子宣叔也杜氏曰赤棘晉地左氏曰聞齊將出楚師盟于赤棘未詳信否義見隱元年盟于蔑○康侯胡氏曰季孫當國恨齊人之納歸父又懼晉侯之或見討也故往結此盟成公即位未有施舍已責逮鰥寡救困乏之事既作丘甲又遠與晉尋盟豈固本保邦之道乎書及晉侯盟非

特備齊懼晉蓋三桓懷忿懟君父之心將有事於齊辠可見矣邦衡胡氏曰大夫及諸侯盟見大夫之強也自公子遂及齊侯盟後益甚故仲孫何忌及邾子又甚非惟惡大夫之強亦惡諸侯之失其御也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茅公羊穀梁作貿

杜氏曰茅戎戎別種也左氏曰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單襄公如晉拜成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敗績程子曰王師於夷狄不言戰夷狄不能抗王也此理也

其抗王道之失也聖人於此一編經世變存王道之意無不具常山劉氏曰王者不能以義征四夷延輕舉以致敗豈不曰自取之乎聖人立法以垂後世示之以意而已一書王師敗績于茅戎而尊王之義與王自取敗之道咸得而見矣〇高氏曰此志王室衰弱之甚也王師敗績于茅戎而諸侯恬然莫之顧皆不臣也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左氏曰元年冬臧宣叔令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〇康侯胡氏曰初魯事齊謹甚雖易世而聘會不絕也及與晉侯盟于斷道而後怨隙成再盟于赤棘而後伐吾北鄙齊侯之興是役非義矣魯人為鞌之戰豈義乎同曰憤兵務相報復則曲自見矣貫道王氏曰春秋紀兵爭之所自成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杜氏曰新築衛地左氏曰衛侯使孫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

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石成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眾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隕子辱矣子以眾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眾齊師乃止次於鞫居新築人仲叔于奚救孫桓子桓子是以免未詳何書[illegible]謂書孫良夫帥師大夫專兵也書以及齊師戰良夫主此戰也良夫專兵輕進以取敗所[illegible]國害民[illegible]莫大焉衛侯使之戰以致敗亦[illegible]也齊侯侵虐鄰國雖得勝於一時遂來鞌之敗績亦[illegible]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〇康侯胡氏曰齊師侵虐而衛主此戰何也衛侯初與晉同盟於斷道矣又使世子臧與晉同伐齊矣又使孫良夫石稷將侵齊矣及與齊師遇石稷欲還良夫不可遂戰於新築故齊師雖侵虐而此戰則衛主之也春秋善解紛貴遠怨而惡以兵刃相接也君舉陳氏曰衛大夫帥師自此始大夫強也良夫為世卿至林父出其君入于戚以叛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郤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鞌音安首公羊穀梁作手

僑如得臣之子宣伯也嬰齊叔肸之子子叔聲伯也杜氏曰鞌齊地穀梁曰鞌去齊五百里孔氏曰

輦與表裏不知其處遠近無以驗左氏曰孫桓子
還於新築不入遂如晉乞師臧宣叔亦如晉乞師
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
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
夫無能為役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
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
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師從齊師于莘
六月壬申師至於靡笄之下齊侯使請戰曰子以
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詰朝請見對曰晉與魯
衛兄弟也來告曰大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寡
君不忍使羣臣請於大國無令輿師淹於君地能

進不能退君無所辱命齊侯曰大夫之許寡人之
願也若其不許亦將相見也齊高固入晉師桀石
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車繫桑本焉以徇齊壘曰欲
勇者賈余餘勇癸酉師陳于鞌邴夏御齊侯逢丑
父為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齊侯曰余姑
翦滅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傷於矢流血
及屨未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
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
之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
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
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

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
并轡右援枹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夢子輿謂己曰旦辟左右
故中御而從齊侯邴夏曰射其御者君子也公曰
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射其左越於車下射其
右斃於車中綦毋張喪車從韓厥曰請寓乘從左
右皆肘之使立於後韓厥俛定其右逢丑父與公
易位將及華泉驂絓於木而止丑父寢於轏中蛇
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
韓厥執縶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
使羣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下臣不

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
戎士敢告不敏攝官承乏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
飲鄭周父御佐車宛茷為右載齊侯以免韓厥獻
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
者有一於此將為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
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齊侯免
求丑父三入三出每出齊師以帥退入於狄卒狄
卒皆抽戈楯冒之以入於衛師衛師免之遂自徐
關入齊侯見保者曰勉之齊師敗矣康侯胡氏曰
大國三軍次國二軍此時魯之舊制猶存尺地一
民皆屬公室成公初立主幼國危為季孫一怒埽

境內興師四卿並出然後政自季氏出矣四卿皆
書非詳內也堅冰之戒亦明矣貫道王氏曰齊伐
魯敗衛合其爭也禍之所自起也其釁大矣然四
國大夫逼齊侯以戰而敗其師大夫強矣魯創增
軍制五卿分帥四卿出而一居守仲孫蔑也於是
三家之勢成魯不可救矣四國敗齊而為盟七卿
者卒皆亂國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朴鄉呂氏
曰使衆上介也而文公之末年書公子遂叔孫得
臣如齊將稱元帥也而成公之二年書季孫行父
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戰何也曰用
以見大夫之爭強也於是衛將書孫良夫曹書公

子首晉於是有六卿韓厥趙括鞏朔韓穿荀騅趙
旃皆為卿征伐皆在大夫矣董子曰齊頃公桓公
之孫湛伯之餘尊故難使會同而易使驕奢即位
九年未嘗一與會同之事有怒魯衛之志而不從
諸侯於清丘斷道春往伐魯顧反伐衛當是時方
乘勝而志廣大國往聘慢而弗敬晉魯俱怒內悉
其衆外黨與好衛曹四國相輔大困之竄大辱身
幾亡國為天下笑張氏曰案兵法爭恨小故不忍
忿怒者謂之忿兵今晉為盟主興師討齊非有救
亂誅暴之名而起於一怒之憤書秋書晉魯主戰
見晉魯曹衛之大夫為志乎此戰雖得一朝之勝

不足道也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穀袁作爰）
穀梁曰袁婁去齊五十里夫詳信否左氏曰晉師
從齊師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
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
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
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
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
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
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

也乎先王疆理天下土物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
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
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
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伯
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
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遒子實不優而棄
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
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
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
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

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況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死亡者皆親暱也子若不許讎我必甚唯子則又何求子得國寶我亦得地而紓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惟天所授豈必晉晉人許之對曰羣臣率賦輿以爲魯衛請若苟有以藉口而復於寡君君之惠也敢不唯命是聽禽鄭自師逆公秋七月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會晉師于上鄍賜三師先路三命之服司馬司空輿帥候正亞旅皆受一命之服孫氏曰齊頃數病諸侯以起此戰信不道矣然魯出四卿會晉衛曹敗齊

侯于鞌盟國佐于袁婁此又甚焉愚謂齊侯使國佐如師賂以求免也齊侯自恃其強以伐人及其窮蹙則使重臣求免四國大夫專兵要盟偶得一勝則逞無窮之欲二者皆足爲永鑒矣○案自宣十七年晉衛曹邾同盟于斷道而四國之黨成十八年歸父奔齊成元年臧孫許盟晉侯于曲棘魯復背齊而從晉黨與既衆加以私忿於是大起甲兵以伐齊蓋王道不明惟黨與力是崇是逞民不聊生故春秋詳書其始末如此其亦深切著明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又爲宋公盟蜀與三年稱宋公起文也

庚寅衛侯速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又爲楚鄭伐宋與衛人盟蜀及三年稱衛侯起文也

取汶陽田

汶陽漢志魯國汶鄉縣顏師古曰即汶陽田兗州泗水縣東南有汶陽故城孫氏曰汶陽田魯地也齊人侵之今齊從晉故復取之不言取之齊者明本非齊地左氏曰晉師及齊國佐盟于袁婁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公羊曰汶陽田者何鞌之賂也康侯胡氏曰取者得非其有之稱不曰復而曰取

何也恃大國兵力一戰勝齊得其故壤而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則取之不以其道與得非其有奚異乎若在封域之中則先王所錫先祖所受經界世守不可亂矣不然則使小得之春秋固有興滅繼絶之義必有處也魯在戰國時地方五百里孟子語慎子曰如有王者作在所損乎在所益乎經於汶陽書取義可知矣義又見僖三十一年取濟西田○張氏曰取汶陽田見疆埸之令不出於王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

左氏曰宣公使求好於楚莊王卒宣公薨不克作

好公即位求盟於晉會晉伐齊衛人不行使於楚
而亦受盟於晉從於伐齊故楚令尹子重爲陽橋
之役以救齊將起師子重曰君弱羣臣不如先大
夫師衆而後可且先君莊王屬之曰無德以及遠
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戶已責逮鰥救
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冬楚師侵衛康侯胡氏曰
二國稱師著其衆也貫道王氏曰楚師以救齊出
侵衛以衛之謀伐齊也楚居喪而伐人之喪鄭棄
諸姬用蠻夷以伐同姓楚不足責也鄭自卑甚矣義
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杜氏曰蜀魯地泰山博縣西北有蜀亭康侯胡氏
曰魯以中國降班失列與夷狄之大夫會危辱至
此愚謂魯諸侯之望也首會嬰齊宜有丙申之盟
也故黄氏曰是會也魯倡之楚主之義又見隱二
年公會戎于潛〇存耕趙氏曰晉厚魯而魯首貳
晉又何責於列國之卿使魯不先會楚未遽至是
也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人薛人鄫人盟于蜀 鄫穀梁作繒

會書公子嬰齊盟書楚人者亦前見之意又諸國
皆稱人故書楚人因魯史之文無他義也高氏曰
秦人序於諸國之上見楚之主盟也列齊於鄭下
不以尊卑序之者齊以敗績勤楚故行貶抑於會
如此也程子曰楚勢強盛陵轢中國諸侯苟能保
固疆圉要結鄰好豈有不能自存之理乃懼而服
從與之盟約見其衰弱也愚謂宋衛之君未葬而
宋人衛人即吉會盟亦非禮也〇葉氏曰共王立
明年欲以威脅中國而爭諸侯故與[illegible]與侵衛之師
公盟欲附楚於是先諸侯而與之會共王立而弱
未知諸侯之復能從楚也而我與晉方爲伐齊之
役故嬰齊始以卿出悉師以侵衛方是時使中國
有主嬰齊必有之所矣而魯之君十國之大夫方

且拱手而不敢違則夷狄幾何不横行於天下乎
此春秋之所以謹此〇許氏曰楚自城濮之敗不敢
競於晉莊王雖入陳圍鄭及宋而未嘗合諸侯及
蜀之盟諸侯從之者十一國晉不敢爭也其後四
十三年晉趙武楚屈建合諸侯於宋然後晉楚之
從得交相見又八年楚靈王求諸侯於晉晉人許
之然後諸侯始得從楚皆蜀之盟啓之也義又見
隱元年盟于蔑及二年公及戎盟于唐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杜氏曰宋衛未葬而稱爵以接鄰國非禮也愚謂
鄭從夷狄以伐中國同姓晉得其伐矣然楚鄭伐

衛而晉不救十一國盟楚而晉若不聞楚師既去乃復伐鄭晉之過也魯宋衛曹從晉伐鄭是矣然其始也不堅事皆以獻楚盟楚未發而復從晉伐鄭且楚為渠魁而鄭其脅從者也乃捨楚而事鄭晉宋衛曹之過也使楚復興問鄭之師則四國無辭以對矣蓋是時弱者畏強諸侯往與其來者而不知夷夏之大義保國之大法故春秋比事見義為有國家者之深戒又以見王政不作而小國不能以自安也豈但許人之過也哉木訥趙氏曰諸侯冬從楚而春從晉冬盟鄭而春伐鄭何諸侯之不自安不自信也伯主之不作也鄭之從楚久矣使晉有志於抗楚而服鄭曷若移牽之役於今日乎移七大夫之勢以迫楚楚必怖移八百乘之兵以伐鄭鄭必服今兵力既盡於齊諸侯既屬於楚而區區摟諸侯以從楚之餘以伐鄭宜其不得鄭也

辛亥葬衛穆公

六月而葬緩也蓋衛侯從晉伐鄭故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此則又見先君未葬而衛人會盟于蜀衛侯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也

二月公至自伐鄭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曰新宮者宣公之宮也杜氏曰三年喪畢神主新入廟故謂之新宮崔氏曰稱新宮者當時之辭也高氏曰宣公篡立之辠生不加誅死方立廟遽有火災春秋志此亦有天道歟可杜氏曰三日哭非禮之正若以為禮則常事不書宮廟災臣子哀痛可矣三日之義豈正乎

乙亥葬宋文公

七月而葬僭天子之禮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此又見先君未葬而宋人會盟于蜀宋公背殯出師不臨先君之喪也

夏公如晉

康侯胡氏曰宣公薨至是三年之喪畢矣宜入朝京師見天子受王命然後歸而即政可也嗣守社稷之重不朝於周而朝於晉其行事亦悖矣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

鄭公子去疾帥師伐許

左氏曰許恃楚而不事鄭鄭子良伐許未詳信否高氏曰疲命於晉楚而以伐人君子是以惡鄭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木訥趙氏曰楚越許而後至鄭許弱不能抗楚折而歸之今鄭無謀亦折而從之又連年伐許自是徹藩籬以開楚寇也

公至自晉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秋叔孫僑如帥師圍棘
杜氏曰棘汶陽田之邑在濟北蛇丘縣張氏曰即兗州龔丘縣也左氏曰取汶陽之田棘不服故圍之康侯胡氏曰復故地而民不聽至命上將用大師環其邑何也魯於是初稅畝作丘甲稅役日益重棘雖復歸故國所以不願爲之民也歟成公不知薄稅斂輕力役修德以來之而肆其兵力雖得之必失之矣俱未詳信否○葉氏曰內邑未有言圍者至成三年始見僑如圍棘取汶陽之田不服猶之可也至昭之十三年叔弓帥師圍費吾大夫之邑而不能服則醜矣吾大夫之邑以一軍圍之猶之可也至定之十年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圍郈以二軍圍之則醜矣吾大夫之邑以二軍圍之猶之可也至昭之二十六年定之十二年公圍成則圍之爲國者無幾醜不足言也
大雩
義見桓五年
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廧在良切咎古刀切廧公羊作將穀梁作牆
杜氏曰廧咎如赤狄別種左氏曰晉郤克衛孫良夫伐廧咎如討赤狄之餘焉廧咎如潰未詳信否

愚謂晉不修德以綏諸侯攘強楚而斃斃焉惟狄之務摟與國以伐之其爲國可知矣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左氏曰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公問諸臧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三孫子之於衛也位爲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爲次國晉爲盟主其將先之丙午盟晉丁未盟衛邦衡胡氏曰先書晉衛來聘次書及二子盟二子奉命來聘而專爲盟故於來聘言使孫氏曰二子來聘不能以信相結反要魯以盟非伉而何故言聘言盟愚謂諸侯未嘗朝聘天子而使大夫結同列之私黨已干先王之典況其君本使來聘而專盟二子之辠大矣魯不能以禮卻之魯之辠也政在大夫可知矣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元年盟于蔑○朴鄉呂氏曰魯要盟也未詳是否君舉陳氏曰聘而遂盟之於是始
鄭伐許
康侯胡氏曰一歲之中而再動干戈於鄰國不旣

甚乎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曰通嗣君也愚謂宋共喪服未除而遣使交
聘尤非禮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堅公羊作嫗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見其冬鄭伯不服喪而
伐許也
杞伯來朝
杞前稱子今稱伯未詳左氏曰歸叔姬故也未詳
信否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譏世卿也大意見隱元年益師卒
公如晉
一歲一朝伯國諸侯事天子之禮亦未之有也義
又見僖十年公如齊○高氏曰公連歲如晉者以
嘗即楚故也
葬鄭襄公
貫道王氏曰未五月而葬速也鄭貴將以伐許也
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秋公至自晉
高氏曰踰時而返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冬城鄆 公羊作運

孔氏曰鄆有東鄆西鄆此西鄆也昭公所出居者
東郡廩丘縣東有鄆城後漢志屬廩丘又見文十二
年張氏曰即濟南府鄆城縣義見隱七年城中丘
鄭伯伐許
程子曰稱鄭伯見其不復為喪以吉禮從戎愚案
鄭至此三伐許辠自見矣況居喪乎義又見隱二
年鄭伐衛○董子曰父卒未踰年即以喪舉師也
春秋以薄恩且失其子心其先君襄公伐喪叛盟
得辠諸侯繼其業者宜矜善以覆之今又重之父
伐人喪子以喪伐人父不義於人子失恩於親也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叔姬宣公女成公姊妹也杜氏曰出也義見宣十
六年郯伯姬來歸此又為八年叔姬卒而九年杞
伯來逆喪起文也○康侯胡氏曰春秋於內女其
歸其出詳錄之者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男子生
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
人皆有之而不能為之擇家與室則夫婦之道苦
淫僻之辠多矣王法所重人倫之本錄之詳為後
世戒也存耕趙氏曰郯伯姬杞叔姬易世皆出人
倫之變也
仲孫蔑如宋
左氏曰報華元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荀公羊作秀
穀見莊七年義見文十一年會于承筐
梁山崩
杜氏曰梁山在馮翊夏陽縣北張氏曰同州韓城縣有禹貢梁山爾雅云梁山晉望康侯胡氏曰詩奕奕梁山韓侯受命韓國之鎮也後爲晉所滅而大夫韓氏以爲邑焉義見僖十四年沙鹿崩
秋大水
義見桓元年
冬十有一月己酉天王崩
左氏曰定王崩愍謂書此爲十二月盟于蟲牢六

取鄆衛侯宋邾來朝魯侵宋楚伐鄭嬰齊行父晉及七年魯三望諸侯同盟等事起文而蟲牢又其甚者也義又見隱三年
十月己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杞伯同盟于蟲牢
杜氏曰晉齊序於宋上杞伯序於諸侯之下以強弱爲大小也杜氏曰蟲牢鄭地陳留封丘北有桐牢左氏曰許靈公愬鄭伯于楚六月鄭悼公如楚訟不勝楚人執皇戌及子國故鄭伯歸使公子偃請成於晉八月鄭伯及晉趙同盟于垂棘冬同盟於蟲牢鄭服也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

天王崩赴告已及以所聞先後而奔喪禮也而九國諸侯會盟不廢見其皆不臣春秋惡盟誓於惡之中又有惡焉者此類是也義又見莊十六年同盟于幽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非天子之事踰年而返則不得視正朔矣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高氏曰書公至自會者非奔天王之喪也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公羊曰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高氏曰武公乃伯禽九世孫獻公之子於公爲十一世祖毁之已久

而輒立者蓋武公敖在宣王時南征北伐佐王師有功而謚曰武焉至成公時季孫行父自多其功一旦出私意再爲立宮同於世室與伯禽爲二祧蓋僭天子之禮若文武之二祧也故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武公之廟武世室聖人於此書立武宮以著季氏僭亂妄作之由孫氏曰宗廟有常故不言立此言立武宮非禮可知也（）常山劉氏曰王制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五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禱

爲見然則諸侯宗廟古有毀與遷則毀之不可復
立也武宮其毀之久矣而輒立之非禮明矣張氏
曰觀春秋書法與祭法之論廟制則武宮之立與
煬宮同於失禮違制斷爲可知明堂位之言其爲
俗儒之論明矣甚矣其亂聖制而誤後學也
取鄟 音專又市兖切
滅而書取見宣九年康侯胡氏曰鄟微國也義見
莊十年齊滅譚
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大夫專兵以侵同盟之國舉自見矣義又見莊十
年公侵宋

夏六月邾子來朝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高氏曰魯取鄟而邾
子遽來朝其強弱可知矣且天王新即位不朝而
朝魯此可見惟陵我是畏也
公孫嬰齊如晉
左氏曰子叔聲伯如晉命伐宋未詳信否義見隱
七年齊來聘
壬申鄭伯費卒 費音秘
左氏曰鄭悼公卒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此又爲
楚伐喪起文也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帥師侵宋

左氏曰孟獻子叔孫宣伯侵宋晉命也未詳信否
義見莊十年公侵宋○朴鄉呂氏曰二卿並書與
前四卿並書之意同當時大夫專權各自帥師而
公室微矣是故侵宋之事小而專權之患大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子重伐鄭鄭從晉故也康侯胡氏曰鄭
能背夷即華是改過遷善也楚不爲是帥師又因
其喪而伐之不義甚矣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illegible]是書大夫帥師始此見夷狄之盛同於中
國也然楚國之權亦在大夫而楚漸衰矣
冬季孫行父如晉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許氏曰仲孫蔑叔孫僑如
季孫行父有如必書相望於春秋者大夫強也
晉欒書帥師救鄭 欒公羊作樂非也
左氏曰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義
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七年春王正月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鼷鼠又食其
角乃免牛 鼷音兮
李巡曰鼱鼩鼠一名鼷鼠說文云小鼠爾雅云有
螫毒者或謂之甘口鼠愚聞有其誠則有其神故
神不歆非類惟德馨香祀時成公幼弱三桓擅政
兵煩賦重神怒人怨況瞽郊乎鼷鼠食郊牛角天

示譏也不知變權而又食其角天譴深矣聖人書此
為後世鑒與卜郊不從及郊牛傷大意略同
吳伐郯 音談
陸氏曰吳姬姓子爵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之後
武王克商封其曾孫周章於吳以至壽夢而僭
稱王壽夢元年成公之六年也張氏曰其地為吳
郡今平江也左氏曰吳伐郯郯成季文子曰中國
不振旅蠻夷入伐而莫之或恤無弔者也夫有上
不弔其誰不受亂吾亡無日矣黃氏曰吳郯相去
本隔江淮二水而伐之者吳始大也初吳本受盟
於楚自楚之申公巫臣自晉適吳通吳於晉教之

射御戰陳以叛楚蠻夷之屬於楚者吳盡取之至
是而又陵中國楚之患漸息而吳之禍方始許氏
曰伐郯之役兵連上國於是始見於春秋志入州
來著十五年之所以會于鍾離也義又見莊十年
荊敗蔡師〻戴氏曰荊之始見也入蔡吳之始見
也伐郯中國莫之問故駸駸焉交亂中國
夏五月曹伯來朝
左氏曰曹宣公來朝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不郊猶三望
高氏曰免牛則不郊矣復書不郊者以吳曹事隔
其文故為三望起也義見僖三十一年

秋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子重伐鄭師於氾康侯胡氏曰楚軍旅
數起頻年伐鄭所謂皐自見也義又見莊十年荊
敗蔡師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杞伯救鄭 公羊[illegible] 穀梁二[illegible]
左氏曰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鄖公鍾
儀獻諸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未詳信否義
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八月戊辰同盟于馬陵
杜氏曰馬陵衛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地名馬陵

左氏曰尋蟲牢之盟且莒服故也未詳信否義見
莊十六年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吳入州來 公羊穀梁作萊
孫氏曰州來微國杜氏曰楚邑淮南下蔡縣是也
張氏曰屬壽州愚案楚始封不至淮南壽州本侵
小得之非楚邑也特是時屬楚耳孫說是也左氏
曰楚圍宋之役師還子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
王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
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於

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閻子蕩及清尹弗忌及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閻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惏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晉侯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奔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吳盡取之於是始大通吳於上國邦衛胡氏曰吳入春秋不踰一年而再伐國見夷狄之莫制矣義又見吳伐郯○東萊呂氏曰通吳誠足以病楚而紓晉之憂然楚病而晉亦病矣借助於夷狄未有不貽其患者

冬大雩

義見桓五年

衛孫林父出奔晉

杜氏曰林父良夫之子也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又爲十四年歸衛起文也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杜氏曰齊服事晉故晉來語魯使還二年所取田左氏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季文子餞之私焉曰大國制義以爲盟主是以諸侯懷德畏討無有貳心謂汶陽之田敝邑之舊也而用師於齊使歸諸敝邑今有二命曰歸諸齊信以行義義以成命小國所望而懷也信不可知義無所立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詩曰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七年之中一與一奪二三孰甚焉士之二三猶喪妃耦而況霸主霸主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詩曰猶之未遠是用大簡行父懼晉之不遠猶而失諸侯也是以敢私言之孫氏曰魯之土地天子所封非晉侯可得而制也晉侯使歸之於齊是魯國之命制在晉也故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康侯胡氏曰汶陽之田本魯田也魯人恃大國之威以兵力脅齊得其故地而不正疆理於天王則取之不以其道也郤克戰勝令於齊曰反魯衛之侵地齊旣從之今復有命俾歸諸齊則歸之不以其道也而齊人貪得晉有二命穿也列卿無所諫止皆辠矣

晉欒書帥師侵蔡

許氏曰侵蔡報伐鄭大國爭衡而小國受兵春秋
矜焉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公孫嬰齊如莒
邦衡胡氏曰自宣四年公欲平郯莒之怨而莒不
肯至是嬰齊如莒則魯與莒通好矣故是年之冬
魯會晉伐鄭也書者以見魯與鄭則伐莒今與莒
則伐鄭惟利是嗜專恣之甚也義又見隱七年齊
來聘
宋公使華元來聘
左氏曰宋華元來聘聘共姬也杜氏曰婚聘不使
卿今華元將命故書之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通志堂經解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杜氏曰壽蕩意諸之父東萊呂氏曰公子公孫乃
同族兄弟而爲君納幣豈所謂遠嫌邪康侯胡氏
曰公孫壽卿也納幣使卿非禮也禮不可略亦不
可過惟其稱而已略則輕大倫過則溺私愛宋公
之請魯侯之嫁皆致其厚者也而不知越禮踰制
豈所以重大婚之禮哉經悉書之爲後法也義又
見文二年公子遂納幣
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左氏曰晉趙嬰通於趙莊姬五年春原屏放諸齊
嬰曰我在故欒氏不作我亡吾二昆其憂哉且人
各有能不能舍我何害弗聽八年趙莊姬爲趙嬰
之亡故譖之於晉侯曰原屏將爲亂欒郤爲徵六月
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於公宮以其田與祁
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
爲善者其懼矣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
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周書曰不敢侮鰥寡
所以明德也乃立武而反其田焉義見莊二十六年
曹殺大夫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錫左氏作賜從誤）
啖氏曰稱天子誤也公羊曰元年春王正月正也
其餘皆通矣啖說近是蓋天子天王雖同然春秋

通志堂經解
二百四十二年之中惟此稱子爾故知誤也召伯
見文五年此其後也錫賜也左氏曰召伯桓公康
侯胡氏曰成公即位喪服已畢而不入見既更五
服一朝之歲矣而不如京師又未嘗敵王所愾而
有功也何爲來賜命乎皐邦君不王天子僭賞也
義又見莊元年榮叔錫桓公命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啖氏曰叔姬雖出猶書卒爲喪歸杞故也愚謂又
爲明年二月伯姬歸宋起文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左氏曰晉士燮來聘言伐郯也以其事吳故公賂

之請緩師文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
加貨事無二成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
將復之季孫懼使宣伯帥師會伐郯義見隱七年
齊來聘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人伐郯
薛氏曰吳伐郯而不能救服吳則伐之諸侯無所
措手足矣康侯胡氏曰晉之爲盟主可見矣魯既
知其不可而不敢違其不能立亦可知矣義又見
隱二年鄭伐衛
衛人來媵
孫氏曰媵伯姬也唯王后三國媵此年衛人來媵

九年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康侯胡氏曰媵者
何諸侯有三歸嫡夫人行則姪娣從二國來媵亦
以姪娣從凡一娶九女所以廣繼嗣三國來媵非
禮也夫以禮制欲則治以欲敗禮則亂而諸侯一
娶十有二女備書三國以明踰制爲後戒也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穀梁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爲之也陸氏曰禮有
婦既練而反未練而出然則出婦有反歸之禮但
女嫁未三月而死猶葬於女氏之黨今叔姬生未
反於杞而死反葬故曰非禮也〇李氏曰禮婦人
未廟見則歸葬於女之黨以未成婦於其祖者不

可以祔其姑也叔姬既絶矣生不奉其祭祀死豈
可成婦於祖宗乎是則魯不應使之也杞不應逆
之也杞魯之不正均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
于蒲
蒲見桓三年左氏曰爲歸汶陽之田故諸侯貳於
晉晉人懼會于蒲以尋馬陵之盟季文子謂范文
子曰德則不競尋盟何爲范文子曰勤以撫之寬
以待之堅強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
之次也義見莊十六年〇貫道王氏曰甚哉晉之
無策也盟而可保諸侯蟲牢足矣何必馬陵馬陵

足矣何必于蒲德不足以懷威不足以震惟恃區
區歃血之信以爲固人心其可厚誣邪盟之相要
不足信久矣五年之中凡三爲同不即人心甚矣
張氏曰自此鄭魯皆有叛晉之心執鄭盟魯紛紛
甚矣治人不治反其智同盟豈所以一諸侯哉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二月伯姬歸于宋
書此爲行父致女三國來媵起文又見伯姬有杞
叔姬之服而嫁也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劉氏曰致之者成之也何氏曰古者婦人三月而廟見祭於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人採禮致之孫氏曰使卿非禮也

晉人來媵

義見衛人來媵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晉人執鄭伯晉欒書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人以重賂求鄭鄭伯會楚公子成於鄧秋鄭伯如晉晉人討其貳於楚也執諸銅鞮欒書伐鄭貫道王氏曰旣執其君又伐其國甚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此則執諸侯以伐諸侯矣○許氏曰使晉能制楚不致危鄭討鄭可也今楚潰莒入鄆晉不能救而禁鄭之貳於楚春秋之義自反以盡其道而後責人矣高氏曰自邲之戰鄭之從楚者十年其後晉侯數伐鄭更蟲牢馬陵之會然後鄭伯受盟及蒲之會所以尋前日之盟也而晉人乃執辱鄭伯又使欒書伐之明年又使衛侯又會諸侯伐鄭方是時楚適備吳未暇爭鄭故鄭之在晉者亦五年及楚一求成於鄭而鄭伯甘心於楚者蓋追怒晉之不德弗恤小國之難而輕辱其君故與楚伐許侵宋同擾中國凡二十年間諸侯

之師侵伐會盟曾無虛歲是禍也實晉有以啓之蓋以不信蒲之盟故爾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頃音傾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 公羊作運

劉氏曰鄆莒之附庸也任氏曰東鄆也杜氏曰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即鄆也張氏曰鄆州須城縣黃氏曰莒今密州在吳魯之東楚越吳魯而伐之國小而潰楚又乘勝入鄆左氏曰晉侯使申公巫臣如吳假道於莒與渠丘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辟陋在夷其孰以我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況國乎九年十一月楚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楚入渠丘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未詳信否愚案夷狄大夫專兵伐莒莒旣潰又入鄆其鼻大矣然莒能治其國家使民效死弗去則莒雖小猶未至於潰也楚一加兵而即潰則莒之為國亦可知矣若鄆之小其能支乎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秦人白狄伐晉

左氏曰諸侯貳故也康侯胡氏曰經所謹者華夷之辨也晉嘗與白狄伐秦秦亦與白狄伐晉族類不復分矣武王伐商庸蜀微盧彭濮皆與焉豈亦不謹乎除天下之殘賊而出民於水火之中雖蠻夷戎狄以義驅之可也中國友邦自相侵伐已為不義又與非我族類者共為不亦甚乎晉殺其世臣而諸侯皆貳秦狄交伐比事以觀可謂深切著明矣義又見隱七年伐凡伯

鄭人圍許

左氏曰鄭人圍許示晉不急君也是則公孫申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為將改立君者而紓晉使晉

必歸君未詳信否張氏曰君在外而與師以復怨大臣之辠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城中城

中城葉氏曰内城也杜氏曰魯邑也在東海廩丘縣西南前說近是康侯胡氏曰經世安民視道之得失不倚城郭溝池以為固也城非春秋所貴而書城中城其為微守益微矣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非與曰百雉之城七里之郭設險之大端也謹於禮以為國辨尊卑分貴賤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乃體險之大用也獨城郭溝池之足恃乎義又見隱七年城中丘

春秋本義卷第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十九

成公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帥師侵鄭

左氏曰衛子叔黑背侵鄭晉命也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其曰弟者子叔黑背生公孫剽孫林父甯殖出衛侯衎而立剽亦以其父有寵愛之私故得立耳此與齊之夷仲年無異其爲後戒可謂深切著明矣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曰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陳岳氏曰不郊則是免牲也其文雖殊其旨無異前說近是師氏曰卜至於五其瀆甚矣皇天饗道果可以僭而徼其吉邪義見僖三十一年但彼加三望之失此加五卜之瀆耳○案郊言三卜者一襄之七年是也四卜者二僖三十一年與襄之十一年是也五卜者一此是也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案二年之中執鄭伯欒書伐鄭衛黑背侵鄭今復會五國伐鄭不能服鄭之心而以力焉宜其徒困生民也比事而觀義自見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齊人來媵

通志堂經解

高氏曰伯姬嫁已久而諸侯猶來媵之晉衛已備其數豈可復加乎義又見衛人來媵

丙午晉侯獳卒 獳乃侯切

此爲公如晉起文也

秋七月公如晉

孫氏曰奔喪也左氏曰公如晉晉人止公使送葬於是糴茷未反冬葬晉景公公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劉氏曰天子之喪動天下屬諸侯諸侯之喪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修士士之喪動一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動州里屬黨族公之行也非禮也以謂唯天子之事焉可也

冬十月 公羊無此蓋闕文也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左氏曰晉人以公爲貳於楚故止公公請受盟而後使歸愚謂公留晉九月始得歸魯正朝不視宗社不享民事不親蓋不能謹禮於其始故不免追悔於其終春秋書此爲後世鑒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晉侯使郤犨來聘己丑及郤犨盟 犨尺由切公羊作州

晉侯使厲公也杜氏曰郤犨郤克之從父兄弟愚謂晉厲在喪不使卿總己而稱晉侯使郤犨斬然衰經之中而以吉禮來聘見當時禮壞至此況大夫

通志堂經解

本受命來聘而遂專盟魯不能以禮卻之而與之
盟皆禮之壞者也義又見三年荀庚來聘○邦衡
胡氏曰晉魯受疑屢盟不已誠不足故也文宣以
前大夫來聘未有盟者至此大夫專權雖奉命來
聘而與我盟故荀庚來聘既專盟於前郤犨來聘
復專盟於後

夏季孫行父如晉

報郤犨之聘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秋叔孫僑如如齊

左氏曰宣伯聘于齊以修前好○高氏曰自鞌之
役而齊魯絶交至是乃復通義見隱七年齊來
聘

冬十月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公羊曰周公者天子之三公也左氏曰周公忌惠
襄之偪也且與伯與爭政不勝怒而出及陽樊王
使劉子復之盟于鄄而入三日復出奔晉愚謂周
公爲天子三公而出奔辠不待言矣然三公至於
出奔周之無政亦可知也晉厲爲諸侯且居喪大
首受逋逃之臣晉之辠著矣○宋氏曰王臣出奔
諸侯當執以歸京師晉納亡命而主逋逃無所畏
避天子夷諸侯京師同列國也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瑣澤　瑣公羊作沙

陸氏曰瑣澤鄭地朴鄉呂氏曰此會爲伐秦爾義
見隱九年會于防○高氏曰晉厲之會實始乎此
略諸國而致魯衛則以見厲公之德不能謹始諸
侯多解體矣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陸氏曰交剛鄭地義見莊二十年齊伐戎

冬十月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　錡魚倚切

張氏曰自齊桓以來召兵侵伐雖不出於王命然
攘夷討辠爲中國舉猶足以令諸侯也今晉以私
怨報秦則其義不足以令諸侯矣故懼其不從
而卑詞以乞之聖人直書以見其舉事不公自貶
伯體也○康侯胡氏曰晉若誅亂臣討賊子請
於天王以大義驅之誰不拱手以聽命何至於乞
哉

三月公如京師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
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

孫氏曰公朝京師禮也因會諸侯伐秦過京師而
朝非禮也周官六年五服一朝王乃時巡諸侯朝
于方岳未有因諸侯伐國過京師朝王之事故書
公如京師自京師遂會伐秦高氏曰諸侯擅興兵

報怨而兵過京師此其辠之大者○朴鄉呂氏曰僖公朝王爲命晉爾成公如京師爲伐秦爾非其尊周之本心也僖公書曰公會諸侯盟于踐土公朝于王所此書公如京師公自京師遂會諸侯伐秦可謂微而顯矣康侯胡氏曰古者諸侯即位服喪畢則朝小聘大聘終則朝巡狩于方岳則朝此年書公如京師不成朝禮不敬莫大焉君臣之大倫至於此極故仲尼嘗喟然歎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爲此懼作春秋以明君臣之義者至矣其義得行則臣必敬於君子必敬於父天理必存人欲必消大倫必正豈曰小補之哉

曹伯廬卒于師廬穀梁作盧左氏本亦作盧

劉氏曰卒于師曰師卒于會曰會愚謂此記實事以起卒皆從公之文無他義也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高氏曰以伐秦至著公此行實非朝也書曰爾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此春秋之意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冬葬曹宣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張氏曰莒子季佗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左氏曰衛侯如晉晉侯強見孫林父焉定公不可夏衛侯既歸晉侯使郤犨送孫林父而見之衛侯欲辭定姜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不亦可乎衛侯見而復之貫道王氏曰衛定惡林父知所惡矣晉爲盟主不去其惡而封殖之書曰自晉晉本之也衛元喧以臣抗君皆晉爲之也今林父復自晉歸衛不得君其君臣其臣矣許氏曰人臣不唯義之即安而介恃大國使之反己此能爲逐君之惡者也唯其辨之不早是以衛獻至於出奔禍兆此矣愚謂林父之辠著矣晉厲之惡顯矣衛定不能辭以大義而受之其不能君亦可知矣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喧歸衛○張氏曰非特衛之不早辨晉之政在大夫亦自此矣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高氏曰公即位十有四年矣國家無事迄今方娶又使同姓之卿逆之故書以爲戒義又見宣元年公子遂逆女但彼則弒逆之賊與喪娶耳

鄭公子喜帥師伐許

左氏曰公子喜子罕也鄭至此四伐許辠自見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高氏曰此著許之所以遷也許氏曰鄭逼許楚困鄭以國大小力強弱更相吞噬矣夏一道而人理盡矣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劉氏曰僑如不氏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石氏曰稱婦宣公夫人穆姜尚存故也見傳二十五年義見宣元年遂以婦姜至自齊此稱氏者或傳寫之誤無他義也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爲次年衛侯居喪出盟起文也

秦伯卒

秦伯桓公也不名闕之義見文十八年秦伯罃卒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仲嬰齊杜氏曰襄仲子公孫歸父弟宣十八年逐東門氏既而又使嬰齊紹其後曰仲氏劉炫曰仲遂受賜爲仲氏故其子孫稱仲氏貫道王氏曰公子遂卒稱仲遂是生而賜氏矣故嬰齊卒亦以仲

用見亂臣如遂雖已逐之而亦得以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孫氏曰仲嬰齊歸父之子孫以王父字爲氏公之子曰公子公子之子曰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也未詳是否

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于戚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

高氏曰欲討曹伯勿與之盟可也假他事相會而與之盟既盟而執之非也而衛侯居喪出盟則覩文可見同盟義見莊十六年執曹伯義見僖二十八年晉執衛侯又爲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起文而曹伯之有辠無辠則不可知也事見辨疑或問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夏六月宋公固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楚子伐鄭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木訥趙氏曰前年鄭公子喜無故伐許許楚之與也鄭昔嘗伐許而楚不問以鄭亦在楚耳今鄭從晉而伐楚之與國楚能不惡鄭乎故楚子伐鄭爲許也鄭有以招之也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

高氏曰三月遽葬亂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宋殺其大夫山
宋魚石出奔楚
左氏曰蕩子山也高氏曰先書華元自晉歸于宋而繼書殺山則知其為華元殺之矣愚案左氏所載與經不合今據經求義一時之事而四稱宋者各為一事各為一義也統而論之卿大夫不以道事君君死而爭權故華元倚晉而殺山而魚石者山之黨故出奔強者勝而弱者死且奔耳分而論之華元擅一國之權用事既久不能同寅協恭以濟公室君死而至於出奔復倚晉以殺山再持國柄其惡著矣山為大夫而至於見殺亦不足論魚

石奔楚復倚楚而據邑以叛尤大者也是皆政在大夫之弊其所由來漸矣然共公之為國從可知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鰌邾人會吳于鍾離 燮息協切鰌音秋
上書會者魯會外大夫也下書會吳于鍾離者諸侯之大夫往與吳會也無他義也杜氏曰鍾離淮南縣張氏曰濠州城下縣故鍾離國嬴姓後為楚邊邑左氏曰始通吳也程子曰吳益強大求會諸侯諸大夫往而從之書之以見夷狄盛而中國衰也時中國病楚故與吳親許氏曰會列書卿始此

君道微而臣行彰義又見隱二年公會戎于潛此則大夫會夷狄甚矣○常山劉氏曰此年會吳于鍾離襄五年會吳于善道又為會于戚十年會吳于柤十四年會吳于向五年會吳者春秋罪晉侯而賤夷狄也蓋天子失政而諸侯亂中國待伯雖齊晉大國亦皆俛首以與夷狄會且吳之暴橫憑陵上國尤非昔日比至哀十二年黃池之會書公會晉侯及吳子又非會鍾離柤向之時也葉氏曰春秋夷狄之強莫大於吳楚小白一起而正之重耳繼敗城濮楚不得肆其志然晉猶有與之敵者也故申之會晉與魯雖不能拒亦不復從成公

之末吳驟強夫所恃以主盟者晉而已厲公之暴悼公之賢皆不能少振反率諸侯而從之一會而合七國再會而合十二國三會而合十二國我皆與之俱無不聽於吳焉而其伐鄭伐陳入州來無不如志及其久也破楚柏舉而入楚敗頓沈陳蔡之師殺二國君我遂舍中國而從之昭公不恥同姓而與之昏哀公始以叔還離會于柤巳而身為鄫與橐皐之好其不被髮而左衽者幾希矣莘老孫氏曰春秋於楚吳越書之有漸焉非進之也夷狄益強而中國益衰春秋所以傷中國之衰也
許遷于葉 舒涉切

杜氏曰葉南陽葉縣也張氏曰即汝州葉縣左氏曰許靈公畏偪于鄭請遷于楚辛丑楚公子申遷許于葉杜氏曰許畏鄭南依楚故以自遷爲文皆未詳信否高氏曰許微弱之國都於鄭鄭亟加兵自三年去疾伐許四年鄭伯伐許九年鄭人圍許十四年公子喜伐許今遂遷爲畏鄭而南依楚而鄭人之暴甚矣愚謂王綱之壞與許之不能治其國家亦可見矣、張氏曰許遷之以近楚中國盟已不能安小國而使之昵近蠻夷以求安春秋深以著小國之失所也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雨如字

雨木冰者穀梁曰雨而木冰也范氏曰雨著木而成冰也杼鄉呂氏曰上溫下冷也愚案月令正月東風解凍蟄蟲始振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今雨著木而成冰則寒極矣在季冬猶爲極備之凶況正月乎害物多矣陰盛侵陽臣強君弱之象著矣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滕稱子見桓二年不名闕文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鄭公子喜帥師侵宋

左氏曰楚子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子駟從楚子盟于武城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退舍於夫渠不儆鄭人覆之敗諸汋陵獲將鉏樂懼未詳信否貫道王氏曰宋於鄭無惡也今鄭一與楚爲戎首興侵宋之師是自攻其類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高氏曰鄭服中國五年矣至是始叛晉附楚加兵中國自是與楚同害中國諸侯之兵無復寧歲矣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黶於斬切

左氏曰晉侯將伐鄭范文子曰若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唯鄭叛晉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興師郤犨如衛遂如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義見十三年郤錡乞師此比伐秦爲有名耳○高氏曰鄭之叛晉實晉有以致之以其失伯主之義不足令諸侯故也特使卿來乞師

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鄢於晚切又於建切

楊氏曰上六月丙寅朔日食則此甲午晦是二十九日也高氏曰晉將伐鄭鄭告於楚楚子遽引師而來於是晉不暇俟諸侯之兵先與之合戰而大

敗之我既未致伐於彼彼志非來伐於我故直書
戰而已稱晉之及晉爲主也杜氏曰鄢陵鄭地屬
潁川郡後漢郡國志潁川鄢陵晉敗楚之地張氏
曰即東京開封府鄢陵縣穀梁曰楚不言師君重
於師也莘老孫氏曰韓之戰實獲晉侯不言晉師
之敗君獲則師敗矣鄢陵之戰楚師敗績而楚子
傷焉不曰楚師君傷則師敗也左氏曰戊寅晉師
起鄭人聞有晉師使告於楚姚句耳與往楚子救
鄭司馬將中軍令尹將左右尹子辛將右過申子
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
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

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
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
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
福時無災害民生敦厖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
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棄
其民而外絕其好瀆齊盟而食話言奸時以動而
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
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姚句耳先歸子駟問
焉對曰其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
志失列喪將何以戰楚懼不可用也五月晉師濟
河聞楚師將至范文子欲返曰我僞逃楚可以紓

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也以遺能者我若羣臣輯
睦以事君多矣武子曰不可六月晉楚遇于鄢陵
范文子不欲戰郤至曰韓之戰惠公不振旅箕之
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伯不復從皆晉之恥也
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恥也文子曰
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強不盡力子
孫將弱今三強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
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爲外懼乎
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范匄趨進曰
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首晉楚唯天所授何
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

焉欒書曰楚師輕窕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
擊之必獲勝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二
卿相惡王卒以舊鄭陳而不整蠻軍而不陳陳不
違晦在陳而囂合而加囂各顧其後莫有鬬心舊
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伯州犁以公卒告王
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
厚不可當也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
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
卒必大敗之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南國蹙
射其元王中厥目國蹙王傷不敗何待公從之步
毅御晉厲公欒鍼爲右彭名御楚共王潘黨爲右

石首御鄭成公唐苟爲右欒范以其族夾公行癸
巳潘尫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
示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
詰朝爾死藝及戰呂錡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
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弢以一矢復命楚師
薄於險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爲國故子
必射乃射再發盡殪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軾
晉師乃止囚楚公子茷子重復鼓旦而戰見星未
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
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賁皇徇曰蒐乘補
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蓐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

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謀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
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
遁晉入楚軍三日穀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
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
于常有德之謂愚謂楚子黷武取敗不足責也鄭
伯背華即吳以致喪師恥辱甚矣義又見僖二十
八年戰于城濮〇戴氏曰鄢陵之戰與城濮同然
厲公所以異於文公者一勝之後無以居之觀沙
隨之不見公行父之見執厲公之志驕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側子反也左氏曰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
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爲過不穀之罪
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
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
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
側側敢不義側亡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
而卒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人于沙隨不見公

杜氏曰沙隨宋地梁國寧陵縣北有沙隨亭張氏
曰寧陵宋熙寧間撥屬拱州左氏曰戰之日齊國
佐高無咎至於師衛侯出於衛公出於壞隤宣伯
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

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
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
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使孟獻子守
於公宮秋會于沙隨謀伐鄭也宣伯使告郤犨曰
魯侯待於壞隤以待勝者郤犨將新軍且爲公族
大夫以主東諸侯取貨於宣伯而訴公於晉侯晉
侯不見公穀梁曰不見公者可以見也可以見而
不見譏在諸侯也程子曰晉侯怒公之後期故不
見公君子正己而無恤乎人魯之後期國難故也
晉不見爲非矣彼曲我直不足爲恥也愚謂晉厲
勝楚而驕於此可見矣然孔子有曰能治其國家

誰敢侮之不見公雖諸侯之辠而成公之爲君又
可知矣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人伐鄭

杜氏曰尹子王卿士子爵左氏曰尹武公君舉陳氏曰會伐未有書王人者此其書尹子何初以王卿士與伐也春秋不以諸侯用王師於是厲公恣矣高氏曰楚鄭旣敗而鄭猶不服見晉政之斁人矣愚謂鄭之堅於背華而即夷辠亦不可掩也○常山劉氏曰尹子單子與諸侯伐鄭正乎曰不正也然是時夷狄肆強鄭附於楚晉假天子之命致王卿士以伐之所謂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闕文也黃氏曰突忽爭立故出入必書名以爲別曹成之位巳定三年不待書名爲別耳未詳是否愚謂使曹伯有辠天王治之易其位可也如其無辠正晉侯之非即歸之可也今執之二年是非不辨無故使歸則是其執其歸因晉侯之喜怒而姑假手於天王天王亦唯晉命是聽而刑賞不由於己不惟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又見晉侯得使天王也王綱倒置莫甚於此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苕丘（舍苕[illegible] 穀苕公羊作招）

葉氏曰舍之猶言釋之也左氏曰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也政令於是乎成今其謀曰晉政多門不可從也寧事齊楚有亡而巳蔑從晉矣若欲得志於魯請止行父而殺之我斃蔑也而事晉蔑有貳矣魯不貳小國必睦不然歸必叛矣九月晉人執季文子于苕丘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郤犨曰苟去仲孫蔑而止季孫行父吾與子國親於公室對曰僑如之情子必聞之矣若去蔑與行父是大棄魯國而辠寡君也若猶不棄而惠徼周公之福使寡君得事晉君則夫二人者魯國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以魯之密邇仇讎亡而爲讎治之何及郤犨曰吾爲子請邑對曰嬰齊魯之常隸也敢介大國以求厚焉承寡君之命以請若得所請吾子之賜多矣又何求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謀國家不貳圖其身不忘其君若虛其請是棄善人也子其圖之乃許魯平赦季孫孫氏曰沙隨之會晉侯旣不見公今又執季孫行父晉再辱魯其惡可知也愚謂沙隨之會晉侯不見公旣辱其君矣今成

公會晉侯伐鄭又無故而執魯卿且無故而舍之輕躁縱恣如此何以服諸侯之心哉然成公不能辨之於早至再辱國後世人君舉動可以鑒此矣義又見莊十七年齊執鄭詹○葉氏曰傳見行父以九月執十二月方盟意此三月之閒猶未得釋故以舍之爲處之云爾不知僑如在魯十月已奔齊若非知晉悟僑如之譖而釋行父則何由遽奔若晉人執叔孫婼傳言乃館諸箕此乃傳所謂舍者而經自不書矣愚案葉氏之說是也與劉氏陳岳氏同然左氏載執行父事首尾頗悉獨舍之一義少誤耳故錄左氏傳而附見葉氏之說云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貫道王氏曰僑如挾君母之寵旣辱其君又辱正卿魯有攻皆僇餘也晉從魯請而赦行父僑如知其謀不遂故不敢容而奔齊受亂人齊亦辠也愚謂僑如造釁成公不明之所致也以僑如之惡魯不即誅於不見公之時至再辱國又不能誅而縱之奔魯國無政可知也世卿之禍一至於此後世可以鑒此矣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郤犫盟于扈（犫公羊作州）

晉執季孫旣舍之而懼其貳也盟以結之執之舍之盟之晉之舉動可知矣大夫自爲盟晉魯之政又可知矣

公至自會

踰時也葉氏曰此伐鄭也何以言公至自會會而後伐以會告也凡因伐而會伐在會前則致伐會而謀伐伐在會後則致會以所告者書也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乙酉刺公子偃

刺見僖二十八年左氏曰季孫及郤犫盟于扈歸刺公子偃召叔孫豹于齊而立之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貫道王氏曰偃與鉏公之庶弟也皆穆姜所指以代公者也獨刺偃刑之頗也僑如亂

國容其奔乃以嫌而殺偃毋亦吐剛而茹柔乎愚謂魯殺偃又傷骨肉之恩不特專殺大夫之自卑矣但左氏所載未可盡信耳

十有七年春衛北宮括帥師侵鄭（括公羊作結誤）

高氏曰衛侵鄭晉命也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人伐鄭

葉氏曰單子王之中大夫左氏曰鄭太子髡頑侯孺爲質於楚楚公子成公子寅戍鄭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自戲童至於曲洧楚子重救鄭師於首止諸侯還未詳信否葉氏曰王大夫前

未有二人臨諸侯者此何以言尹子單子鄭恃楚而不服晉復請於王而益之也王命而行使方伯可矣雖益何補晉爲伯主不能服鄭而假王人以臨諸侯不能使鄭服而益大夫交失也義又見十六年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杜氏曰柯陵鄭西地左氏曰同盟於柯陵尋戚之盟也陸氏曰不重言諸侯見尹子單子與盟蘇氏曰齊晉之盛天子之大夫會而不盟猶尊周也柯陵之會尹子單子始與諸侯之盟自是習以爲常非禮也義又見莊十六年○張氏曰晉厲公憤鄭之不服而假同盟之禮以約束諸侯然不知其無益於鄭之叛而自取盟王官之辠

秋公至自會

伐而致會與十六年同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齊高無咎出奔莒

左氏曰齊慶克通於聲孟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入於閎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國子相靈公以會高鮑處守及還將至閉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國子知之刖鮑牽而逐高無咎無咎奔莒高弱以盧叛

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九月辛丑用郊

公穀曰用者不宜用也指掌碎玉曰猶用幣于社因史之文也愚謂魯郊已非禮況不時乎是非禮之中又非禮也○高氏曰魯自每歲僭郊之後春秋不書其書之者或因卜不從或因牛傷死有變則書耳今無他變故而書之者以其自出己意非時之郊而不之卜不宜用而用之是無天也其不宜用未有甚於此者故書

晉侯使荀罃來乞師 罃公羊作嬰

義見十六年欒黶乞師○師氏曰請王命以討有辠宜糾合諸侯以尊王命奉辭以往無敢或後可也乃使大夫乞師於魯邾以盟主而乞師已爲卑辱況以王之卿士主兵乃言乞師其卑王室以誤寵諸侯也甚矣夫欲仗天子威以討叛伐貳乃先爲此卑辱欲鄭畏威得乎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

孫氏曰鄭與楚比周晉侯再假王命三合諸侯伐之不能服中國不振可知也義又見十六年○愚案諸侯以王命伐背華之鄭其名正其事順名正事順常事也春秋宜不書而亦書焉者晉厲假之也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厲公之舉挾天子以令

諸侯者也古者諸侯有辠大國討之不服則方伯討之又不服則天子親討之晉厲既非方伯又非眞爲天子討有辠者不過假伐鄭以行吾伯及其不服然後摟天子之卿以伐之其名似正其事似順而其情則不然也桓文之事皆然而晉厲獨無功者何也信義不行於諸侯諸侯離民心不附故桓文得以濟其欲而晉厲徒勞有始無桓文之功而有桓文之辠爲人君者可以鑒此矣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前以會致此以伐鄭致者某氏以爲因伐而會出以伐告歸亦以伐告也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三百七十六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 貍力之切脤市軫切公羊作軫穀梁作蜃

李氏曰下有十二月丁巳朔則知此壬申在十月十六也經誤愚謂或書丁巳者誤也杜氏曰貍脤地闕蘇氏曰嬰齊從於伐鄭還而道卒大夫卒不地其地在外也竊謂此亦譏世卿耳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邾子貜且卒 且子餘切

此爲十八年邾子同盟于虛朾起文也大意又見隱七年滕侯卒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犨郤至 犨公羊作州

左氏曰晉厲公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以胥克之廢也怨郤氏而嬖於厲公郤錡奪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厲公郤犨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厲公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己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茷告公曰此戰也郤至實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軍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奉孫周以事君公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郤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公使覘之信遂怨郤至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郤

四百卅

至奉豕寺人孟張奪之郤至射而殺之公曰季子欺余厲公將作難胥童曰必先三郤族大多怨去大族不偪敵多怨有庸公曰然郤氏聞之郤錡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郤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兹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辠吾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辠孰大焉壬午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郤氏長魚矯請無用衆公使清沸魋助之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三郤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

其伯溫季曰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爲姦在內爲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謂德臣偪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郤氏郤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君德乃皆歸公使胥童爲卿穀梁曰何禍於是起矣張氏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厲公不道一日而殺三卿此自禍之道也誰與處矣故列數之以著其惡明年弒州蒲義又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高氏曰又見晉之用人不求賢德唯取世族而已張氏曰或曰晉至此時六卿之勢已成矣厲公之討將以強公室也縱而不治則臣強君弱將若之何不知事有幾括政有要領正君道以御其臣初不在多殺也宋太祖舉五代總兵專國之強臣使之解兵柄解重權於一夕指麾之間蓋待其機據其要而彼之心悅誠服自不容已也何乃以多殺立威而求安乎春秋書厲公之殺三卿而卒以自及其示後世御臣之法至矣

楚人滅舒庸

任氏曰舒庸東夷偃姓之國地譜廬州城下舒城左氏曰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遂恃吳而不設備楚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未詳信否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高氏曰胥童胥甲之孫胥克之子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高氏曰貢氏一本以爲君名州滿周簡王名滿晉厲名州滿又魯人自有孫滿是同名不諱則州蒲乃蒲字之誤也未詳是否

不言弒君之賊見文十八年吞耕趙氏曰晉厲本無大惡徒以志驕意盈遂至君臣疑間以及此禍愚謂厲公合諸侯攘夷狄未爲無功也敗狄伐秦鄢陵得志驕侈既生殺戮近臣遂不得其死夫不矜不伐剛之則也有天下者可以鑒此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張氏問胡氏傳以欒書弒晉厲公事若所欒書之弒何也朱子曰若亦嘗疑之愚謂晉宇下有弒君賊名而闕之耳不然則左氏不可信也厲公之過特在戰勝而驕遂殺四大夫耳非若陳靈晉靈不仁之甚也陳靈見弒猶書夏徵舒晉靈見弒猶書趙盾豈有欒書中行偃弒君而春秋反諱其名而爲衆弒之辭哉父雖不慈子不

可以不孝君雖不仁臣不可以不忠若欒書中行偃弒其君而與之不可以訓

齊殺其大夫國佐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呂氏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比其事則時可知十七年晉殺三郤十八年殺胥童而晉弒其君齊殺其大夫國佐而月之間諸國君臣上下相殘殺如此則仁義不施而禮樂絕滅之效也後之君臣欲思患預防者觀此亦可以少戒矣

公如晉

左氏曰晉悼公即位公如晉朝嗣君也貫道王氏曰朝嗣君事天子之禮也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杜氏曰彭城宋邑即彭城縣張氏曰即徐州彭城縣左氏曰宋人患之西鉏吾曰何也若楚人與吾同惡以德於我吾固事之不敢貳矣大國無厭鄙我猶憾不然而收吾憎使贊其政以間吾釁亦吾患也今將崇諸侯之姦而披其地以塞夷庚逞姦而攜服毒諸侯而懼吳晉吾庸多矣非吾憂也且事晉何為晉必恤之貫道王氏曰魚石奔楚故楚納之伐宋納魚石也不言自楚伐重於有奉也鄭亦可伐鄭惡甚矣彭城宋之要邑也伐彭城而納魚石楚欲以絕吳晉往來之道也愚謂又為襄元年諸侯之大夫圍宋彭城起文○蘇氏曰公孫寧儀行父言納而魚石不言納魚石之書復入而先言楚鄭之伐已著其納亂臣也故不言自楚而書復入然不言叛者復入而將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故魚石欒盈之辠重於趙鞅宋辰也朴鄉呂氏曰納公孫寧儀行父於陳則納之者楚子爾非公孫寧儀行父之能為也今曰宋魚石復入于彭城則納之者雖楚子而復入則魚石也其諸晉欒盈之儔乎

公至自晉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晉侯使士匄來聘

晉侯悼公也諸侯為之後者為之服則悼公之於厲公子也悼公之入不先討賊又居喪次未朝天子而先聘魯失禮甚矣以悼公之賢而為此其亦年之幼而狃於習俗之陋歟原其心急於求諸侯以圖伯也五伯為三王之辠人急功利故也

秋杞伯來朝八月邾子來朝

杞伯杞桓公左氏曰邾宣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築鹿囿

鹿囿囿名公羊曰何以書譏有囿矣又爲也葉氏曰又以八月役民也）許氏曰大夫擅囿咸福日去而公務自虞於鳥獸草木是謂冥豫在上何可長也高氏曰前此未有書築囿者自此之後昭九年築郎囿定十三年築蛇淵囿人君之示子孫可不戒哉

己丑公薨于路寢

義見莊公薨

冬楚人鄭人伐宋

楚鄭旣使魚石據彭城於此又侵宋爲其志將以取宋也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晉侯使士魴來乞師 魴音房公羊作彭

士魴晉大夫左氏曰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義見十六年欒黶乞師

十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打 虛起居切打他丁切

高氏曰襄公不會當喪故也杜氏曰虛打地闕左氏曰孟獻子會于虛打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以圍彭城孟獻子請於諸侯而先歸會葬愚謂晉侯當喪而會盟諸侯蓋當時之伯習若王者則行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爲義又見莊十六年

丁未葬我君成公

義見葬桓公

春秋本義卷第十九

後學 成德 挍訂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

襄公 名午成公子定姒所出貫道王氏曰成公庶子四歲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義見文公即位

仲孫蔑會晉欒黶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曰宋彭城者魯史之筆而孔子因之非孔子加宋字也夫彭城雖爲魚石所據亦宋之彭城耳木訥趙氏曰伐叛討賊伯主事也悼公之興首合諸侯之大夫爲宋圍彭城討魚石得其職矣宜列國和會顧奉其職乚愚謂悼公此舉其功過與召陵城濮之師同此又足以正君臣之義然諸侯不親而大夫爲之則大夫張矣

夏晉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于鄫 鄫公羊作合下同 鄫公羊穀梁作合

杜氏曰鄫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戴氏曰韓厥身伐鄭而諸侯不與焉亦見悼公圖伯之初使大夫身親其勞不敢勤諸侯之師也黃氏曰鄭從楚者也晉既救宋矣故以次伐鄭諸侯之師次于鄫爲之援也康侯胡氏曰楚人釋君而臣是助事已悖矣晉於是乎降彭城遂伐鄭而諸侯次于鄫此皆放於義而行者也愚謂此伐功過亦與召陵城濮同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木訥趙氏曰中國伐鄭屢矣必連諸侯之師今悼公之圖鄭亦可謂有謀矣以韓厥獨攻其前以五國之兵援其後楚兵不出則一韓厥足以敵鄭而有餘楚兵出則五國之師足以鬬楚而不懾此皆所以慎用諸侯而不忍輕鬬其民也

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貫道王氏曰晉既降彭城矣遂問辠於鄭師有名也楚失彭城欲救鄭而不敢師以侵宋勢窮也

九月辛酉天王崩

此爲速葬及邾子來朝衛晉來聘及諸侯侵伐盟會等事起文也

邾子來朝

杜氏曰邾子宣公也愚案襄公在喪已不可朝況天子方崩乃不奔喪而遂朝魯其辠著矣魯亦不顧君父之喪而偃然受之其辠等也

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杜氏曰剽子叔黑背子高氏曰二國來聘以公新即位故也凡聘必以禮樂相見公在喪中又遭天王之喪晉衛二國不廢聘好則諸侯之辠大矣魯亦豈可晏然受之乎愚謂二臣不能諫止而爲之

使是亦從君於昏者也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康侯胡氏曰滕定公薨世子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喪紀益廢民習於耳目而不察後世以日易月人子安而行之不知春秋之義無君臣之禮豈不惜哉

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

高氏曰五月而葬諸侯之禮也可以見同軌之不至矣

鄭師伐宋

左氏曰楚令也許氏曰書伐宋者積鄭之疚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木訥趙氏曰鄭成公固而不知機彼鄭文鄭襄不幸無伯主楚兵脅之姑從楚以紓國患而已成公之初堅附中華一折而從楚則至死不變晉厲敗楚師三以諸侯伐鄭鄭可歸矣反受役於楚以叛中國黃氏曰晉厲猶以力服之也今楚納宋之叛臣悼公伐而取之義聲震夷夏逆順曉然矣尚爲楚伐宋邪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

高氏曰此成公夫人也於襄公爲母愚謂此爲速葬與葬齊姜起文也義又見文十六年姜氏薨

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睔古困切

高氏曰不書葬者以成公背中華故諸侯不會其

通志堂

葬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

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

杜氏曰宋雖非卿師重故序衛上愚謂當時亦以國之大小強弱爲次也呂氏曰衛不稱師將尊師少也蘇氏曰鄭雖以叛中國爲辠而伐其喪非禮也愚謂此其爲伯者師也但知乘機以求志不知伐喪之非禮若三王則行一不義而得天下弗爲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

戚見文元年左氏曰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二三子鄭伯睔卒於是子罕當國子駟爲政子國爲司馬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知武子曰善鄫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罃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賴之木訥趙氏曰合六國之大夫而不加侵伐求所以服之之術而已晉所以皇皇然速於得鄭者蓋

通志堂

鄭僖初立儻一爲楚所羈則未可以文告致是機會之不容失者不然一歲之閒三合兵車何諸侯之不憚煩哉高氏曰大夫而謀諸侯之事專恣可知矣又爲下文起也愚謂伯者功過如此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此則大夫自爲會甚矣

己丑葬我小君齊姜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文十七年葬聲姜

叔孫豹如宋

豹得臣之次子也僑如之弟亦稱穆子左氏曰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此又見僑如得罪於魯而復世卿也○木訥趙氏曰叔孫

氏自公孫茲叔孫得臣再世爲卿至叔孫僑如其橫滋甚反譖成公及季孫行父於晉事敗奔齊叔孫氏之黨沮矣今襄公即位幼未能君盟會征伐專於仲孫蔑蔑者孟獻子而季孫行父爲正卿則蔑矣故叔孫氏復出而任聘問之事

冬仲孫蔑會晉荀罃齊崔杼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遂城虎牢者先會謀于戚而後城虎牢也張氏曰虎牢故東虢之邑鄭滅虢爲制邑秦漢爲成皋東有汜水今孟州汜水縣有故虎牢城吕氏曰城虎牢所以服鄭而拒楚鄭服則楚自遠荀罃城之非取其地而有之也故不繫之鄭愚謂鄭旣滅虢而據虎牢則虎牢非鄭封內之邑諸侯本城亡國之虎牢故不繫之鄭然此亦魯史之文耳左氏曰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牢鄭人乃成木訥趙氏曰晉楚爭鄭五十年乍叛乍服唯強是從鄭成一叛入楚而終身不復反以一鄭不服天下諸侯爲之不寧兵車之會無日而置今晉悼謀制鄭之策而城虎牢虎牢巖險聞於天下楚鄭倚之以抗中國今晉帥十國之大夫取而城之虎牢旣非鄭有鄭何恃以抗中國哉故雞澤之盟鄭不伐而自至天

下無兵者六年則城虎牢誠有功於天下也愚謂城虎牢而中國安晉悼之功也然非天子命又使大夫城之以逼鄭之喪則過也此亦同於召陵城濮之功過矣

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左氏曰楚公子申爲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偪子重子辛楚人殺之許氏曰嬰齊壬夫躬執楚政惡申之偪以政殺之皆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

左氏曰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

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愚謂夷狄爲中國害莫大於吳楚此其相爲盛衰之由亦見王政不綱而夷狄自相攻伐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

公如晉

左氏曰始朝也高氏曰童子侯不朝王蓋不可援以成人之禮也豈可反朝同列乎義又見僖十年

公如齊

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樗

張氏曰長樗近晉之地高氏曰凡盟者必爲壇於國外故晉侯出其國都以與公盟左氏曰盟于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孟獻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不稽首義見隱元年盟于蔑○貫道王氏曰襄公在幼安知朝晉之爲禮其臣挾之以如晉欲媚事晉耳兩君會盟少長不倖歃血詛神果由衷乎

公至自晉

盟于長樗而至自晉者蓋公如晉則朝晉矣長樗之盟乃朝後之事故東萊呂氏曰本謀如晉而以如晉爲重故不以長樗至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

單子下同列國盟蓋襲柯陵之舊轍也杜氏曰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任氏曰地譜一名雞丘張氏曰即洺州永平縣左氏曰晉爲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使士匄告於齊曰寡君使匄以歲之不易與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匄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爲不協乃盟於耏外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荀會逆吳子於淮上吳子不至康侯胡氏曰王臣將命必惇信明義而後可以表正乎天下諸侯守邦必尊主奉法而後可以保其社稷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大亂之道也義又見莊十六年

陳侯使袁僑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

書叔孫豹及之者自魯言之也啖氏曰諸侯既盟而袁僑乃至故大夫別與之爲盟也左氏曰楚子辛爲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

晉侯使和組父告於諸侯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君與陳氏曰以大夫盟袁僑晉侯不欲袁僑詘諸侯也雖然有諸侯在而大夫盟於是始晉悼公爲之也諸侯在而大夫自爲盟而後大夫專盟矣○康侯胡氏曰悼公盍亦增修德政而謂袁僑曰諸侯之盟事畢矣而吾子始來若再刑牲歃血要質鬼神是瀆之也且吾子以帝王之胄習於禮義害楚之政背夷即華此諸侯之願寡君之欲也雖微盟誓天地鬼神實照臨之其惟同心糾逖王慝厚禮遣之使往報焉足矣奚必汲汲使大夫盟哉孫氏曰諸侯盟大夫又盟

是大夫強而諸侯始失政也故十六年溴梁之會戊寅大夫自盟政在大夫也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非獨魯也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呂氏曰言君臣上下之失其所也

秋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冬晉荀罃帥師伐許

左氏曰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知武子帥師伐許貫道王氏曰許自新城以來不與中國盟會四十餘年困於鄭而安於楚也荀罃輔晉荀能存陳莊鄭則許必慕德而歸之矣何爲一狃於陳之如會而遽求多於許邪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爲陳人圍頓起文也

夏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秋七月戊子夫人弋氏薨弋左氏穀梁作姒下同袁氏曰左氏穀梁不能辨一定只以定姒二字言之遂誤以弋氏爲姒氏恐衆此經辨定姒不從之公羊得辨定姒書以公羊爲正

葉氏曰定弋襄公之妾母貫道王氏曰自成風以來魯以廟祔二母爲常矣魯之宗廟不肅失禮不經甚矣義又見文四年風氏薨此又爲公如晉起文也

葬陳成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貫道王氏曰鄭畍書卒不書葬以其從於夷而中國諸侯不會其葬也陳午卒而書葬以其從於中國而諸侯遣大夫會其葬也

八月辛亥葬我小君定弋公羊作弋今從之

高氏曰死才三十二日遽以夫人之禮葬之又別爲之謚時公方七歲耳愚謂童子侯何知當國大臣之罪也義見文五年葬成風

冬公如晉

左氏曰公如晉聽政義見僖十年公如齊
陳人圍頓
左氏曰楚人使頓閒陳而侵伐之故陳人圍頓高
氏曰僖二十五年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陳侯畏
楚而不敢討頓子恃楚而不事陳今陳復從中國
而頓爲楚閒故圍之皆未詳信否愚謂陳侯居喪
且方歸中國不修德教民外禦強楚而越喪興師
圍楚之與國以致寇比事而觀畢自見也義又見
隱二年鄭伐衛
五年春公至自晉
存耕趙氏曰居襄經之中廢朝正之禮也義又見

桓二年公至自唐
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
左氏曰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義見桓三年齊來
聘
叔孫豹鄫世子巫如晉 鄫穀梁作繒
公羊曰此何以書爲叔孫豹率而與之俱也莒將
滅之故相與往殆乎晉也愚謂莒有滅鄫之勢故
鄫託魯以依晉其秋鄫人遂會于戚此爲莒滅鄫
起文也
仲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 公羊穀梁作稻
許氏曰凡序吳者會我也殊吳者往會之也又見

成十五年善道范氏曰吳地左氏曰吳子使壽越
如晉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且請聽諸侯之好晉人
將謂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故孟獻
子孫文子會吳于善道貫道王氏曰晉悼復伯扶
中國之諸侯以制楚不患其力之不足也乃命魯
衛之大夫先會吳于善道又徧告於諸侯而會之
是使中國胥爲夷之趨也夫楚則攘之吳則會之
是猶外抗大盜而內延小竊也意者悼公患楚之
方強急於攘之故不暇爲吳慮歟孔子曰人無遠
慮必有近憂悼公之會吳無遠慮矣義又見成十
五年會吳于鍾離○貫道王氏曰晉自景公始通

吳然教之叛楚而未與之接也厲公鍾離之會以
六國之卿禮賓之則褻矣今悼公將欲會吳使魯
衛二卿先告會期不知夷德無厭乎晉伯世用夷
文襄則然矣齊桓不爲也
秋大雩
左氏曰旱也義見桓五年
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
左氏曰楚人討陳叛故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
乃殺之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鄫人于戚 鄫穀梁作繒

吳稱人微者也或曰夷狄大夫多稱人鄫序吳下者鄫與吳皆子爵鄫伯主尊吳而忘其夷夏之别也戚見文元年左氏曰會吳且命戍陳也高氏曰此吳人來會中國非若鍾離善道相向皆中國往會吳也夫吳亦夷狄今中國諸侯屑與之會者為其能病楚也殊不知彼能病楚則亦能病中國矣此中國之謀計也觀吳自敗楚之後伐齊伐魯伐衛伐陳以至與晉爭盟則其病中國可知矣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及隱二年會戎于潛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冬戍陳

啖氏曰戍者以兵守之也穀梁曰戍陳内辭也貫道王氏曰先書諸侯會于戚下又書諸侯救陳知諸侯之戍不疑也左氏曰楚子囊為令尹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而疾討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冬諸侯戍陳張氏曰自桓文以來所以服陳者未聞以兵守之也晉為安陳之計如此何以能保陳乎愚謂於此見夷狄之強中國之勞而不能支也○君舉陳氏曰君子以悼公之伯業桓文之所不屑為也桓公不戰而屈楚文公戰而屈楚自悼公通吳以制楚矣會于戚于向于柤皆東境也而又戍陳以守之楚誠強而晉誠下策也

楚公子貞帥師伐陳

左氏曰子囊伐陳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救陳（穀梁曹伯下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八字）

左氏曰會于城棣以救之義見莊二十八年救鄭

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

以救陳出故以救陳至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辛未季孫行父卒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

左氏曰杞桓公卒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宋華弱來奔（弱公羊作溺）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秋葬杞桓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滕子來朝

左氏曰滕成公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莒人滅鄫

義見莊十年齊滅譚○案鄫懼莒而求庇於晉晉與之為戚之會矣坐視其滅而不問此伯業之所

以卑也呂氏曰是時禮義衰絶滅國弑君皆目見之熟不爲甚異故雖晉悼號爲賢君亦莫能正也

冬叔孫豹如邾

左氏曰穆叔如邾聘且修平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季孫宿如晉

宿行父之子武子也木訥趙氏曰宿父喪未期而執使命知世卿以固位而已襄公幼弱蓋非公意宿自爲之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十有二月齊侯滅萊

左氏曰二年春齊侯伐萊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牛馬皆百匹齊師乃還齊姜薨齊侯使諸姜婦來送葬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逼之六年齊侯滅萊萊恃謀也於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於襄宮晏弱圍棠丙辰而滅之未詳信否邦衡胡氏曰齊之謀萊久矣自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至九年又伐之及是凡四十年乃滅萊則齊侯處心積慮豈不可甚鼻歟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公羊曰曷爲不言萊君出奔國滅君死之正

也

七年春郯子來朝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義見僖三十一年此但三卜少殊耳

小邾子來朝

左氏曰小邾穆公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城費

費張氏曰沂州費縣左氏曰南遺爲費宰叔仲昭伯爲隧正欲善季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吾多與而役故季氏城費貫道王氏曰天子有分土無分民諸侯則無分土矣大夫食祿於其邑未有城而守者也故曰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夫是以上下相保莫敢覬覦季孫固有無君之心而城費則魯襄之失政可知矣邦衡胡氏曰春秋邑而城者多矣費爲季氏邑則見季氏之強而設險以自固也其後南蒯以費叛而季孫帥師墮費則知邑不可以設險矣書者非但譏不時勞民而已蓋爲恃險者戒也義又見隱七年城中丘○存耕趙氏曰先是季友立僖公於是賜以汶陽之田及費季氏有費以來更三世傳七十五年未嘗欲城也行父死未畢喪而費城於夏四月非時非制始

有以張公室之意也祿去公室自城費始康侯胡氏曰書城費乃履霜堅冰之戒用人不惟其賢惟其世豈不殆哉君舉陳氏曰經至定十二年墮費蓋始見於此

秋季孫宿如衛

存耕趙氏曰宿代父為政甫茲用事不俟免喪而如衛如晉殆無虛歲何汲汲如此蓋以締私交而固其執政之柄義又見隱七年齊來聘

八月螽（公羊穀梁作蝝）

義見桓五年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左氏曰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義見成三年

荀庚來聘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

郜衡胡氏曰前書伐陳未足以克陳也此書圍陳則以兵合而守之書此以見楚之憑陵中國極矣屢書公子貞帥師亦見貞之專楚也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鄬（于軌切穀梁或作隔）

左氏曰楚子囊圍陳會于鄬以救之杜氏曰鄬鄭地謀救陳陳侯逃歸故不書救也愚謂書此以見晉之救陳而為陳侯逃歸起文也

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卒于鄵（七報切又七南切公羊穀梁作操）

公羊曰鄵者何鄭之邑也趙氏曰諸侯死書名此則為上文言鄭伯如會下不可又言鄭伯髡頑卒又不可上言鄭伯如會下但言髡頑卒所以於如會時書名以便文也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陳侯逃歸

左氏曰陳人患楚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楚人從之二慶告陳侯於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稷宗廟懼有二圖陳侯逃歸康侯胡氏曰上二年諸侯戍陳令楚來伐諸侯又救之亦既勤矣為陳侯計者下令國中大申儆備立太子以固守親聽命於諸侯謀禦敵之策當是時晉君方明八卿和睦諸侯聽命必能致力於陳矣不此之顧棄儀衛而逃歸此匹夫之事耳夫義路也禮門也輕棄中國惟蠻夷之懼是不能由是路出入是門其曰逃歸可謂深切

著明矣義又見僖五年鄭伯逃歸
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左氏曰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義見僖十年公如齊○孫氏曰公前年會諸侯于鄬不至者公自鄬朝晉也未詳信否
夏葬鄭僖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悉協切穀梁作溼）
左氏曰鄭子國子耳侵蔡獲司馬公子燮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無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

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愚謂鄭伯居喪而遣兵侵蔡又獲其大夫皋自著矣義又見僖元年獲莒挐○黃氏曰僖公方葬鄭乃侵楚之與國以挑釁此子產所以獨憂而不旋踵致楚之師高氏曰師未嘗敗績而遽獲其大夫有以見民不親上而委之於敵矣
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
任氏曰邢丘故邢國河內平皋縣也邢自邢丘還襄國又遷夷儀左氏曰會于邢丘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劉氏曰公在也曷為大夫會晉侯公反矣未至也公正月如晉反未至國令季孫宿復往會耳○孫氏曰邢丘之會公在晉也晉侯不與公會而與季孫宿會者襄公幼弱政在季氏故也晉為盟主棄其君而與其臣何以宗諸侯晉侯之惡亦可見矣前說近是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
公至自晉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曰莒人伐我東鄙以疆鄫田未詳信否義見隱二年鄭人伐衛○張氏曰莒人滅鄫而魯不問

伯主不討所以興伐魯之師也
秋九月大雩
左氏曰旱也義見桓五年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左氏曰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二竟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

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請從楚騑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於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儆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敝賦以討於蔡獲司馬燮獻於邢丘今楚來討曰汝何故稱兵於蔡

焚我郊保馮陵我城郭敝邑之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不知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於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行李告於寡君而即安於楚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於城下唯君圖之康侯胡氏曰鄭介大國之閒困強楚之令欲息肩於晉若能信任人賢以禮法自守而親比四鄰必能保其封境楚雖大何畏焉而加兵於蔡無故怒楚所謂不修文德而有武功者也楚人來討不從則力不敵從之則晉師必至晉楚爭鄭自玆弗得寧矣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晉侯使士匄來聘

左氏曰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於鄭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九年春宋災 公羊作大非也

左氏曰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遄庀刑器亦如之

使皇鄖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庀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年〇高氏曰宋自昭文以來亂敗相屬三書宋災見人事之不修舉近可以知遠言小可以知大也

夏季孫宿如晉

左氏曰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

杜氏曰姜氏成公母義見文十六年姜氏薨

秋八月癸未葬我小君穆姜

杜氏曰四月而葬速義又見文十七年葬聲姜
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十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杜氏曰戲鄭地左氏曰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
崔杼宋皇鄖從荀罃士匄門於鄟門衛北宮括曹
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於師之梁滕人薛人從欒
黶士魴門於北門杞人郳人從趙武魏絳斬行栗
甲戌師於氾令於諸侯曰修器備盛餱糧歸老幼
居疾於虎牢肆眚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子
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無成
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吾三分四軍

通志堂 王鈞

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
於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
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
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鄭六卿公子騑
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
夫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
盟之後鄭國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
此盟公子騑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
閒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
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
所底告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不唯有禮與強可

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荀偃曰改
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改也大國
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
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
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
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存
耕趙氏曰襄公有祖母之喪而同於會伐罪自見
矣愚謂此亦伯者功過之事也義又見莊十六年
楚子伐鄭
左氏曰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蟜曰與
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

通志堂 王鈞

固云唯強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強矣盟
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
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明不蠲
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於
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
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
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
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
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存耕趙氏
曰鄭從楚則晉伐從晉則楚伐兩面受師實自取
也不曰晉中國也吾宗也楚夷狄也異類也但曰

大國曾無夷夏之辨愚謂可見王道既壞夷夏混淆小役大弱役強而已矣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堂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一

襄公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莊加切

會吳見會于鍾離柤張氏曰後漢彭城國傅陽縣有柤水左氏曰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高氏曰左傳昭公六年楚公子棄疾如晉過鄭鄭伯勞諸柤則柤者鄭地而楚人所由之道也吳在柤諸侯因往與吳會以謀楚焉然吳人者名謀楚而實寵中國者也而晉合諸侯從之與鍾離之會同然鍾離之會諸侯之大夫往從吳至戚之會吳來從諸侯今柤之會則諸侯復親往從吳矣義又見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貫道王氏曰晉方患楚欲通吳而吳道多阻今於彭城之柤會吳道其來路也悼公以十一國之君賓吳吳始橫矣爭長之漸兆矣

通志堂

夏五月甲午遂滅偪陽偪穀梁作傅

杜氏曰因柤會而滅之故曰遂偪陽妘姓國彭城傅陽縣也張氏曰即徐州沛縣左氏曰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荀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

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與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辠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偪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鎭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辠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未詳信否許氏曰晉之威德未能服遠躬率諸侯會吳而因道用師滅人之國恃衆剽利

無復伯討則中國之禮義盡矣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存耕趙氏曰會吳非矣滅偪陽何哉古之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辠雖得天下不爲悼公欲通吳之道而滅偪陽以亂易亂也莘老孫氏曰若晉者所謂因諸侯而爲利名恤災救患而實自封殖者也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

二大夫皆帥師省文耳左氏曰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高氏曰鄭背中國即夷狄又與夷狄同伐中國辠不容誅也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晉師伐秦

左氏曰九年秦景公使士雃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敎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皁隷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罃稟焉以爲政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爲賢而爲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

將出師秋楚子師於武城以爲秦援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十年晉荀罃伐秦報其侵也未詳信否木訥趙氏曰楚既得鄭則兵及於宋勢也楚鄭伐宋晉不救宋而伐秦非所以伯也

秋莒人伐我東鄙

左氏曰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故伐我東鄙義見隱二年鄭伐衛○高氏曰魯國卿大夫唯私室之務則公室之不競宜矣且去年同盟于戲今年又會于柤又方同會伐鄭退受莒兵而不能禦魯必有以取之也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呂氏曰齊世子光序諸侯上主會者爲之也春秋不改所以示譏言上下之無禮文專以強弱事勢爲先後也愚謂薛杞二伯序於諸子之下亦然此亦功過之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冬盗殺鄭公子騑公子發公孫輒騑公羊穀梁作斐陸氏曰據字子駟宜爲騑
騑子駟發子國輒子耳也孫氏曰盗者微賤之稱左氏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爲田洫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

以作亂於是子駟當國子國爲司馬子耳爲司空子孔爲司徒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刼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盗言無大夫焉子西聞盗不儆而出尸而追盗盗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盗爲門者庀羣司閉府庫愼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盗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盗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爲載書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之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爲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爲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高氏曰爲大夫而見殺於盗則其所以在人上者可知也孫氏曰盗一日而殺三卿鄭伯失刑政也○康侯胡氏曰卿大夫者君之陪貳政之本也本強則精神折衝關有僨息談笑而卻敵國之兵勝千里之難者矣乃至於身不能保而盗得殺之於朝安在其爲陪貳乎邦衡胡氏曰盗乘釁而至者也苟無釁隙盗豈

敢犯哉三子者不能佐時憂國日尋干戈何異負販小人而乘君子之器乎如此則盗之招也殺之何悔哉
戍鄭虎牢
不言諸侯戍之者蒙上諸侯伐鄭之文也城虎牢不言鄭而戍言鄭未詳棠左氏言鄭及晉平豈爲鄭戍之歟然下書楚救鄭次年鄭復侵宋則左氏之說又可疑姑闕以俟知者張氏曰前年戍陳不能制楚以保陳矣又踵前轍而勞諸侯以戍守罷敝中國豈伯主服人之道乎愚謂亦以見晉之眷鄭如此而鄭之反覆如彼也義又見五年戍陳○

案成湯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八蠻今晉之伯區區與楚爭鄭成敗雖足以少存左衽之變而功烈之卑如此王伯之道厥效較然有天下者可以知所擇矣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左氏曰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子蟜曰諸侯旣有成行必不戰矣從之將退不從亦退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

亦以退之宵涉潁與楚人盟欒黶欲伐鄭師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使鄭北鄙而歸楚人亦還愚謂春秋凡書救皆彼善於此者也此書楚救鄭非許之也見夷狄之強而敢與中國爭衡也夷狄而與中國爭衡則足反居上首顧居下王綱墜人道亂矣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公至自伐鄭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杜氏曰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增立中軍左氏曰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孔氏曰往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其邑之民以爲己之私乘今旣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己有不須更立私乘故三家各自壞舊時車乘部伍分以足成三

軍也役謂供官力役即唐之丁也邑謂賦稅若唐之租調也季氏使所分得國內三分有一之人以其役與邑皆來入季氏者則無公征若不以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害以懼民敺之使入己耳民畏倍征則盡歸季氏所分得者無一入公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不臣其父兄謂取二分而二歸公也孟氏取其半又如叔孫所取其中止取其半又以半歸公取一分而三分歸公也故昭五年傳云季氏盡征之叔孫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劉氏曰至襄而作三軍也明襄之前未有三軍也及

其舍之也又曰舍中軍明二軍猶在也孫氏曰古者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次國而作三軍亂聖王之制也莘老孫氏曰蓋三桓欲弱公室強私家不量其力之可否而頓作一軍春秋以為亂王制竭民力書曰作三軍也○高氏曰所謂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乃兵數之大率如此其實皆藏於農歲役不過三日此先王之法也魯次國也雖合二軍必天子以牙璋起之然後取之於農耳亦何俟於作哉三分公室各取其一而作為三軍王法所不容也故不書作中軍而云作三軍者雖二軍亦不可作所以舉三桓也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義見成十年此但四卜少殊耳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左氏曰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不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埸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則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乃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展侵宋未詳信否獻可杜氏曰甚哉鄭之不道也介於晉楚不能以尊中國為心以致二國交伐不已今復侵宋以起諸侯之伐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

左氏曰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於東門其莫晉荀罃至於西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於北林師於向右還次於瑣圍鄭觀兵於南門西濟於濟隧高氏曰齊光十年在滕子薛伯上已為僭矣此會又在莒子邾子上於是為甚見世子之益驕貫道王氏曰悼公進光不以禮光亦不自安於禮卒之見弑宜也愚謂此亦功過之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羊穀梁作京葉氏曰當從二傳京鄭邑大叔所封也未詳孰是

杜氏曰亳城鄭地任氏曰偃師也故湯都左氏曰鄭人懼乃行成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蘊年毋壅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民踣其國家義見莊十六年○

師氏曰案去年秋諸侯伐鄭者晉悼之初駕今伐鄭而盟于亳城北者再駕也伐鄭而會于蕭魚者三駕也左氏謂晉侯謀所以息民三駕而楚不能爭者此也

公至自伐鄭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葉氏曰前出而伐鄭者未知鄭服而盟也告伐鄭而已今雖盟而非其出告之事故復以伐鄭致也

楚子鄭伯伐宋

鄭至是同夷狄三伐宋辠自見也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會于蕭魚

杜氏曰蕭魚鄭地鄭服而諸侯會左氏曰諸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㚟如楚告將服於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晉趙武入盟鄭伯鄭子展出盟晉侯會于蕭魚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於諸侯蘇氏曰鄭與會也自八年後晉楚爭鄭三年之間晉人四以諸侯伐鄭楚輒救之晉用知罃之謀未嘗與楚人戰至是楚不能應遂全師以服鄭於是鄭固與晉二十餘年楚不能爭程子曰鄭不可信而晉悼公推誠以待人信之不疑至哉誠之能感人也邦衡胡氏曰所謂彼善於此者也其卻楚之功亦庶幾召陵城濮之風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黃氏曰案左氏所載鄭之侵宋者鄭子展謀欲從晉故伐宋以致諸侯之師而後與之也諸侯伐鄭而同盟于亳城北者時鄭方行成故盟諸侯使毋貳也楚子鄭伯又伐宋者楚未知鄭之陰已附晉尚率鄭以伐宋而鄭姑從之也晉又會諸侯伐鄭而會于蕭魚者鄭於是始決於從晉

也楚執行人良霄者鄭已從晉使告於楚楚無以制之而姑執其行人以泄憤也夫鄭自公子騑公子發公子輒三人決於從楚故鄭歲受晉楚迭至之兵三子既爲盜所殺子展當國改謀從晉知所向背矣然不即安於晉必伐宋致師待晉師再伐已而後藉以絕楚恐非謀國之要策若晉悼極力求鄭卒成蕭魚之會則伯功之盛也

公至自會

程子曰兵不加鄭故書至自會竊疑魯大蕭魚之功出雖以伐鄭告而歸以會告爾然不敢質也義見桓二年公至自會

楚人執鄭行人良霄（霄穀梁作宵）
杜氏曰良霄公孫輒之子伯有也左氏傳見上文
高氏曰此著晉之所以得鄭也鄭伯使良霄告絕於楚楚人怒而執之雖執之亦不伐鄭是不能得鄭也不能得鄭者勢分於吳也勢分於吳無如之何故執良霄以舒其憤懣不平之氣自是不復出師以與晉爭斯見楚力盡於此矣鄭於是乎堅從晉也
冬秦人伐晉
報去年伐秦之役也晉無故伐秦秦又報復之皆憤兵也義見隱七年戎伐凡伯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台穀梁作邰）
台杜氏曰琅邪費縣南有台亭鄆東鄆也見成九年孫氏曰莒背蕭魚之會伐我東鄙圍台公羊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事何公不得為政爾穀梁曰受命而救台不受命而入鄆惡季孫宿也康侯胡氏曰台在邦域之中而專行之非有無君之心者不敢為也昭公遂定無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莒入向○貫道王氏曰魯自鄫亡而莒實為鄰伐魯東鄙屢矣小國既滅鄫又求多於魯台費之境也故宿出救而入鄆他時取鄆疆鄆田而季氏之費廣表踰封君則實自宿始強也
夏晉侯使士魴來聘
左氏曰晉士魴來聘且拜師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秋九月吳子乘卒
存耕趙氏曰吳前此不書卒自戚之會列於諸侯故乘以死赴於中國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公如晉
義見僖十年公如齊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高氏曰見公在外不朝正於廟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夏取邿（邿公羊作詩）
滅而言取見宣九年杜氏曰邿小國任城亢父縣有邿亭義見莊十年齊滅譚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高氏曰楚共王也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冬城防
木訥趙氏曰魯有二防一近宋隱十年伐宋取防是也一近齊隱九年公會齊侯于防是也魯既事

晉而外齊懼有齊師故城防以備之明年齊卒有圍成之役高氏曰厥後齊高厚伐我北鄙圍防則城防者畏齊也義見隱七年城中丘○貫道王氏曰自季氏城費而後各城其私邑防臧氏之邑所謂以防求為後於魯者也武仲據邑以請非以其城池之固乎未詳是否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蠆勅邁切公羊作蠆下同

叔老公孫嬰齊子叔老齊子也書人微者也杜氏曰向鄭地邾衛胡氏曰春秋書內大夫出會未有兩卿同行者此言季孫叔老見襄公失政小人之用事者衆矣義又見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高氏曰四卿帥師自成公始二卿列會自襄公始邾衛胡氏曰兩卿出會大夫旣見於襄兩卿及盟諸侯又見於哀以戒後世小人不可使至衆衆必亂邦矣

三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括公羊作結

左氏曰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役也

晉侯待於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於棫林不獲成焉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莊子曰夫子命從帥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未詳是否

高氏曰春夏興師煩擾中國邾衛胡氏曰秦戎狄也其與晉交伐久矣十一年又伐晉是猾夏也然非不可懷來者晉遠合諸侯之師以伐之而以征伐之權委諸大夫失刑政矣、、木訥趙氏曰用諸侯之兵以報己怨自爭也然自是一伐秦終春秋之世秦不敢復侵晉

己未衛侯衎出奔齊 左氏穀梁無衎字葉氏曰闕文也

左氏曰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入使公飲之酒使大

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有嬖
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
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
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於
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
稷之傾覆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雖
奸之庸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子
皮與孫子盟於丘宮孫子皆殺之四月己未子展
奔齊公如鄄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公出奔
齊孫氏追之敗公徒於阿澤鄄人執之初尹公佗
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

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爲背師不射爲戮射爲禮
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佗曰子爲師我則遠矣乃反
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從公及竟公
使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有不
可誣也有辠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謀一辠
也先君有家卿以爲師保而蔑之二辠也余以巾
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辠也告亡而已無告無
辠衛人立公孫剽孫林父寧殖相之以聽命於諸
侯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
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
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

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
君神之主也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乏祀百
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
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使師
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
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皆
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
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
政史爲書瞽爲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
人謗商旅於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
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

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
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康侯
胡氏曰臣而逐君其辠已明矣君擅一國之名寵
神之主而民之望也何可出也所爲見逐無乃肆
於民上縱其淫虐以棄天地之性乎春秋端本清
源故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
君者爲後世鑒也愚謂自成七年書孫林父出奔
晉十四年書孫林父自晉歸於衛又見於鍾離善
道之會又來聘而遂盟而終之以衛侯出奔則權
臣逆命晉厲黨惡皆可爲後世鑒不特衛侯之不
君也義又見桓十五年鄭突奔蔡

莒人伐我東鄙

高氏曰莒自滅鄫之後凡四伐我矣義見隱二年

鄭伐衛

秋楚公子貞帥師伐吳

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冬季孫宿會晉士匄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人邾人于戚

戚見文元年左氏曰晉侯問衛故於中行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志而勤諸侯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謀定衛也張氏曰前書衛侯之奔此列孫林父於衛足見晉

伯主抑君而臣是助具書於策則晉大夫之黨孫林父辠惡自見貫道王氏曰戚林父邑也合列國於孫氏私邑抑君而臣是助非正名之義矣是役列國之大夫爲會政在大夫不可反矣高氏曰剽逐其君而簒其位王法所不容而晉合諸侯以定之無王之甚也義又見文十一年會于承筐○黃氏曰荀偃本亦弑賊故爲逆賊孫林父謀而成其亂於孫林父之私邑凡今年春列國之會于向者大半不至亦可見人心之公而晉悼坐荀偃之誤不少矣自是至剽賊而衎歸有二君者十年晉實爲之也以悼公之賢而有此惜哉蓋公急矣明年遂薨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

高氏曰凡列聘而盟者必在國內如成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十一年晉侯使郤犫來聘己丑及郤犫盟襄七年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是也劉王畿采地寧有來聘魯而遠盟於劉者乎蓋下文有劉夏傳者因以爲春夏之夏與文四年夏逆婦姜于齊同文故誤增于劉二字耳

義見成三年晉荀庚來聘

劉夏逆王后于齊

杜氏曰劉采地夏名也劉夏非卿故書名也任氏曰劉夏書名士也恐謂天子嫁女於諸侯使同姓主之娶后亦使同姓主之故魯史得書於策而春秋因以見義耳常山劉氏曰昏姻者人倫之本王后者天下之母劉夏非三公而逆后是不重人倫

之本不尊天下之母禮何以興風化何以成乎○華老孫氏曰天子無親逆之禮逆后則使三公春秋書逆后者二祭公得行禮而又書之者譏遂事也劉夏之逆則以非三公譏之春秋周王十二而逆后者惟二足知非禮則書也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

成見桓六年杜氏曰遇魯地左氏曰齊侯圍成貳於晉故也公羊曰其言至遇何不敢進也高氏曰齊於是貳晉是時衛侯在齊季孫宿爲戚之會以定衛而齊不與齊固有憾於諸國矣而猶懷夫袁

當之恥者也伐我北鄙以此之故魯於是時已三分其民而公室卑弱已不足以當敵故書公救成至遇以見意焉愚謂齊侯伐魯固無王矣然自晉士匄會林父定衛剽而齊始背盟成魯邑也而書救又書至遇則王綱不振襄不能君三家分魯舉形可見自此至十八年齊五伐魯故又為十八年諸侯同圍齊起文也○君舉陳氏曰自宣之季年內不言君將於是書救成而不敢進矣無惑乎三家之專魯也

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郛

杜氏曰郛郭也高氏曰成郛壞而以非時城之也此孟孫之邑而季孫叔孫帥師城之者見三家相黨以備齊為名而與役之衆故其城堅固可守卒為魯患而不可墮也定十二年公圍成是也義又見隱七年城中丘○郝衡胡氏曰城築二十有九大夫帥師而城者三見文襄之際大夫張矣故帥師而城者皆三家也

秋八月丁巳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邾人伐我南鄙

左氏曰邾人伐我南鄙使告於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晉侯有疾乃止晉悼公卒遂不克會貫道王氏曰邾屬於齊而黨於莒齊莒來伐故邾亦效尤義見隱二年鄭伐衛○許氏曰政在君則民一民一則國強政在臣則民二民二則國弱魯自文襄失政大夫益竊國靈齊與邾莒交伐其國不競甚矣無他民分於桓故也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黃氏曰悼公生十四年而立三十而卒其經營楚鄭時方二十四五功視桓文而德過之嗚呼盛哉木訥趙氏曰晉室中微三郤誅厲公弑悼公以公族自外入繼即位之初慨然思復文公之業一為宋圍彭城而得諸侯再奪鄭虎牢而得陳鄭外抗強楚蕭魚之會不戰不盟楚不敢爭鄭不忍叛雖召陵之役不是過也其功業直將俎豆文公於百載之上襄成靈厲有慚德矣以傳觀之所以成伯業者抑亦內外而治者歟其為國也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康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舉不失職官不易方爵不踰德師不陵正旅不偪官民無謗言所以復伯業若傳果無溢美則悼公直出桓文之上餘見僖三十二年晉侯重耳卒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高氏曰三月而葬簡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存耕趙氏曰平公彪欲合諸侯以爲榮不待期而葬父使下從大夫之禮無人心矣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衞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溴古闃切

蘇氏曰衞侯剽也二十五年衞侯入於夷儀衎也二君皆稱衞侯猶鄭突及儀皆稱鄭伯也孫氏曰溴梁晉地杜氏曰溴水出河内軹縣東南至溫入河雞澤會重序諸侯今此閒無異事即諸侯大夫可知左氏曰平公即位羊舌肸爲傅張君臣爲中軍司馬祁奚韓襄欒盈士鞅爲公族大夫虞丘書爲乘馬御改服修官烝於曲沃警守而下會于溴

梁命歸侵田公羊曰諸侯在是其言大夫盟何信在大夫也君若贅旒然穀梁曰溴梁之會諸侯失正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高氏曰爲討邾莒也邾莒連伐魯魯使告於晉晉悼公將爲會以討之遇疾乃止平公即位遂成父志夫居喪而出會失盟主之禮矣是時齊有崔高衞有孫甯六卿分晉三家柄魯祿去公室淩以衰微聖人因此盟以著喪亂之階康侯胡氏曰上二年春會于向十有四國之大夫也夏會伐秦十有三國之大夫也冬會于戚七國之大夫也此三會皆國之大事也使大夫專之而諸侯不與焉是列國之君不自爲政

弗躬弗親禮樂征伐已自大夫出矣況悼公旣沒晉平初立無先公之明也君若贅旒而大夫張亦宜矣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善惡積於至微而不可掩常情忽於未兆而弗預謀趙籍韓虔魏斯爲諸侯之勢見矣有國者謹於禮而不敢忽此春秋以待後世之意也

晉人執莒子邾子以歸

左氏曰以我故執邾宣公莒犂比公且曰通齊楚之使劉氏曰邾莒交伐魯將討焉而悼公卒平公即位知莒子邾子之可以討矣而未知己之不可以討也用亂治亂用不肖治不肖禍乃始作非正

本之意也孟子曰惟天吏則可以伐之夫孟子可謂知本矣何氏曰諸侯有罪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錄以歸惡其專也

齊侯伐我北鄙

義見隱二年鄭伐衞亦爲諸侯同圍齊起文也

夏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貫道王氏曰書至於齊伐之後見諸侯之會未散而齊已抗矣

五月甲子地震

義見文九年

叔老會鄭伯晉荀偃衞甯殖宋人伐許

高氏曰晉卿主兵而先鄭伯者臣不可過君也宋稱人微者也宋當在諸國之上今列衛寗殖下故知微者也愚謂二者皆魯史之文也邦衡胡氏曰衛寗殖出其君其惡大矣鄭伯荀偃會之伐許是黨惡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羊作郕）

成見桓六年義見隱二年鄭伐衛亦爲諸侯同圍齊起文也

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締祀與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閒恐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宣子曰匄在此敢使魯無鳩乎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二

襄公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牼苦耕切公羊穀梁作瞷）

邾子宣公也大意見隱七年滕侯卒此又爲其冬邾人伐我南鄙起文也○孫氏曰前年晉人執邾子以歸此書邾子卒者晉人尋赦之也

宋人伐陳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左氏曰衛孫蒯田于曹隧飲馬於重丘毀其缾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爲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爲夏衛石買孫蒯伐曹曹人愬於晉未詳信否義見隱二年鄭伐衛又爲十八年晉執石買起文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齊高厚帥師伐我北鄙圍防（桃公羊作洮左氏無齊字）

杜氏曰桃弁縣東南有桃墟左氏曰齊人以其未得志於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圍臧紇于防師自陽關逆臧孫至於旅松郰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齊師送之而復齊師去之高氏曰齊爲二師以交攻魯其恃衆暴寡如此況齊魯仍世昏姻之國也數年之閒見伐不已見魯政之

襄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亦為諸侯同圍齊起
文也
九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宋華臣出奔陳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冬邾人伐我南鄙
左氏曰為齊故也愚謂邾宣公卒未踰年悼公居
喪興兵以伐魯其辠著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高氏曰邾之先君以伐魯而為晉所執既歸而
卒嗣子在喪而復興兵伐我者叛晉與齊也齊人
使之修先君之怨此祝柯之會所以復見執也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
義見僖二十九年介葛盧來○高氏曰是中國不
當與之交接也且宣八年晉師白狄伐秦是晉強
而附晉伐秦也成九年秦人白狄伐晉是秦強而
附秦伐晉也劉氏曰夷狄於中國無事焉其於天
子世一見則諸侯雖善其交際不得而通也是以
春秋不與者所以懲淫慝一內外也周公致太平
越裳氏九譯而獻白雉公曰君子德不及焉不享
其贄此乃天子而讓也況列國之君守藩之臣乎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

左氏曰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於長子為曹故也黃
氏曰為石買無故伐曹而執之也然不當因其為
行人而執之張氏曰案石買之執有三失焉舍大
而治小一也行人非所執二也不歸於京師三也
義又見莊二十七年齊執鄭詹○劉氏曰假晉欲
明天子之禁修方伯之義黜叛夫而誅亂臣者則
莫如正孫蒯之惡而諸侯服矣今置所先而收所
後急所輕而緩所重伯者之討固有若是乎夫賞
不當其功罰不當其辠不祥莫大焉大惡不舉小
過必察猶不當其辠也
秋齊侯伐我北鄙 侯公羊作師左氏亦作師
許氏曰齊人四年之間六伐我鄙而四圍邑又從
邾莒以助其虐雖魯有以取之然諸侯相陵未有
若是者也是以動天下之兵幾亡其國義又見隱
二年鄭伐衛亦為諸侯同圍齊起文也
冬十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
子薛伯杞伯小邾子同圍齊
同圍者共圍也諸不言同而此言同者因舊史之
文而不革也劉氏曰同圍之者猶曰環之也左氏
曰齊侯伐我北鄙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
係玉二瑴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
背盟陵虐神主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其官臣

偃實先後之荀捷有功無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惟爾有神裁之沈玉而濟冬十月會於魯濟尋湨梁之言同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夙沙衛曰不能戰莫如守險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旣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丙寅晦

齊師夜遁十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以塞隧而殿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晉州綽及之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曰止將爲三軍獲不止將取其衷顧曰爲私誓州綽曰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亦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坐於中軍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己卯荀偃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乙酉魏絳欒盈以下軍克邿趙武韓起以上軍圍盧弗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荻范鞅門於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於門中孟莊子斬其槆以爲

公琴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揚門州綽門於東閭左驂迫還於東門中以枚數闔齊侯駕將走郵棠大子與郭榮扣馬曰師速而疾略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大子抽劍斷鞅乃止甲辰東侵及濰南及沂葉氏曰靈公以十五年伐我北鄙至是連伐我者五歲再圍成又圍桃圍防我之虐於諸侯未有甚於齊也故嘗以叔孫豹請於晉於是荀偃從之而諸侯之師無不盡其力則是雖以魯出而所以圍齊不以魯也故圍齊之城

周其四門非共惡之能若是乎周公封蔡曰睦乃四鄰夫不能睦其鄰亦不能睦其國也國何以守義又見僖十九年宋圍曹

曹伯負芻卒于師

此亦紀實事以起葬曹成公之文耳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

左氏曰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楊豚尹宜告子庚曰國人謂不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穀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爲

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蟜伯有子張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蔿子馮公子格率鋭師侵費滑胥靡獻於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蟲牢而反子庚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高氏曰楚於是復爭鄭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祝柯 公羊作阿

杜氏曰前年圍齊之諸侯也祝柯縣屬濟南郡即督揚張氏曰後漢志平原郡祝柯地譜齊州禹城縣齊邑左氏曰諸侯還自沂上盟于督揚曰大毋侵小高氏曰盟者何平公修伯也雖盟焉楚關於南齊易於後吳人且張一邾之微面從而背睽之盟奚益哉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晉人執邾子

左氏曰執邾悼公以其伐我故張氏曰前年執邾子以其伐魯故也邾人宜有所懲戒而伐魯無忌劉氏曰邾人伐魯晉人疾之執其君以劫其地不言以歸釋之也未得其地故劫之已得其地故釋之執君取地不以王命何以服人心而正其辠乎高氏曰旣來同會又與同盟而乃執之非伯討也下書取邾田自漷水則知晉人之君而奪其地此平公之伯政也

公至自伐齊

貫道王氏曰此圍齊也何以致伐蓋以伐齊出而終之以圍也劉氏曰圍而以伐致者以伐告也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案此與僖二十九年圍許致圍不同者蓋彼以會出而遂圍許故以圍許告此以伐齊出而歸以伐齊告圍乃伐之一事耳皆魯史之舊無他義也

取邾田自漷水 漷好號切

杜氏曰取邾田以漷水為界也漷水出東北合鄉縣西南經魯國至高平湖陸縣入泗左氏曰遂次於泗上疆我田取邾田自漷水歸之於我張氏曰言取邾田則非魯之舊可知異於濟西汶陽之取而恃伯威以強取明矣高氏曰邾之病魯信有辠

矣魯以諸侯之力既執其先君又執其嗣君亦可已矣又取其田蓋已甚矣晉劫邾使與魯盟伯者之舉哉但書取邾田足矣又云自漷水者隨漷水以爲界言其取之多也又舉其亂先王之疆理也○愚案邾屢伐魯信不道矣爲魯者上告天王下告方伯正名其辠以伐之可也因伐齊之舉倚晉以執其君取其田則是挾詐以爲利也何以服人心哉春秋先書邾魯之盟繼之以執邾子又終之以取邾田則晉魯過惡著矣後世鑒戒昭矣

季孫宿如晉

左氏曰季武子如晉拜師黄氏曰拜其爲魯伐齊

且取邾田以與魯也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葬曹成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衛孫林父帥師伐齊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案伐齊左氏以爲晉命也張氏曰討強暴之辠而使逐君之大夫尸其事則晉何以服齊皆未詳信否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　環公羊作瑗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爲齊殺高厚及二十年齊侯澶淵之盟起文也

晉士匄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

胡氏曰襄昭之際大夫專權凡帥師而專伐者多非君命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士匄引師而還亦庶乎彼善於此之義矣愚謂諸侯非王命而侵伐人之國皆惡也況大夫帥師哉士匄聞齊侯卒而還其惡大其善小春秋紀其實以戒後世非獨善之而已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

譏世卿也蓋慶父爲三桓之始以奔莒不書卒其子公孫敖亦奔莒至蔑而始書卒蔑之後仲孫速仲孫羯仲孫貜仲孫何忌皆執魯政是以謹志其卒以見父卒而子繼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又爲二十年仲孫速居喪盟莒伐邾起文也

齊殺其大夫高厚

左氏曰齊侯娶於魯曰顔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生光以爲大子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爲大子許之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閒諸侯難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而以難犯不祥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爲大子夙沙衛爲少傅齊侯疾崔杼微逆光疾病而立之齊靈公卒莊公即位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己衛奔高唐以叛齊崔杼殺高厚於灑

藍而兼其室愚案此必齊光既立之後崔杼與光共殺之故以國殺而又曰殺其大夫也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木訥趙氏曰齊之權臣崔與高也高既誅齊之權在崔而已故不旋踵而有崔杼之逆高之殺崔之幸齊之不幸也

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公羊作喜

左氏曰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辠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甲辰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冬葬齊靈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城西郛

左氏曰懼齊也義見隱七年城中丘○郁衡胡氏曰西郛國之內城夫懼齊而城其內城則魯之弱滋甚矣書此以戒為國家者修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何區區勞民而城哉

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

杜氏曰魏郡內黃縣東北有柯城愚案此柯非莊十三年之柯義見文十一年會于承筐○許氏曰宣十五年書仲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成五年書叔孫僑如會晉荀首于穀此書叔孫豹會晉士匄于柯以見政在大夫列國之事如此故屢書之

城武城

杜氏曰泰山南武城縣左氏曰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義見隱七年城中丘○高氏曰襄公四書城邑非本務也使民饑而散雖城之孰與守之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會莒人盟于向 速公羊作遬

速仲孫蔑之子莊子也杜氏曰向莒邑左氏曰春及莒平孟莊子會莒人盟于向督揚之盟故也高氏曰向本屬莒宣四年取之莒是以數伐魯前年諸侯盟于祝柯故二國復自盟以結好自是二十

年莒魯不交兵速代父為卿未練而從政無復三年之喪此辠惡可見者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于澶淵 澶市然切

杜氏曰澶淵在頓丘縣南今名繁汙衛地張氏曰唐置澶州後屬開德府臨河縣左氏曰盟于澶淵齊成故也高氏曰齊以晉不伐喪而感服居喪而出盟蓋亦越禮畔道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秋公至自會

高氏曰踰時而返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仲孫速帥師伐邾 速公羊作遬

許氏曰祝柯之會執邾子又取其田報亦足矣而復伐之譏已甚也且澶淵在彼何以盟爲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燮穀梁作濕

左氏曰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蔡人殺之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初蔡文侯欲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晉不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常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此奔夷狄尤辱爾

陳侯之弟黄出奔楚黄公羊穀梁作光後同

邦衡胡氏曰陳侯之弟而出奔甚其叛兄而失守也楚夷狄而即之惡又甚矣夫兄兄弟弟而家道正弟而出奔固可鼻矣兄亦未爲得也譏千乘之國不能容其親也○愚案異姓大夫不得於君有可去之義同姓無可去之道況兄弟乎爲人弟而出奔天倫絶矣

叔老如齊

齊與魯平於是通聘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季孫宿如宋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義見僖十年公如齊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葉氏曰以漆閭來奔者據其邑叛而歸我也杜氏曰二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任氏曰兗州鄒縣即南平陽也後漢山陽南平鄉有漆亭山陽南平陽有閭丘亭左氏曰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爲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爲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皁牧輿馬其小者衣裳劍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何禁乎高氏曰庶其叛其君又盜其土地來

奔於魯其辠大矣時公在晉而季氏遂納其邑受其叛臣是之謂以利主逋逃惡自見也○木訥趙氏曰今一受庶其之叛其後莒牟夷邾黑肱接踵而至曲阜之地匯爲贓淵黄氏曰此所謂春秋三叛臣者也然魯受之皆非君命襄公如晉而庶其以漆閭丘來昭公如晉而牟夷以牟婁防茲來昭公在乾侯而黑肱以濫來然則實爲賊淵者惟季氏與

夏公至自晉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秋晉欒盈出奔楚

欒盈晉大夫懷子也左氏曰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祁與老州賓通幾亡室矣懷子患之祁懼其討也愬諸宣子曰盈將爲亂以范氏爲死桓主而專政矣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又與吾同官而專之吾父死而益富死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吾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爲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爲下卿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欒盈出奔楚高氏曰盈既取奔亡復有作亂之志故特奔於楚焉以楚强大今

日可恃以逃難他日可挾以復歸也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又爲二十三年欒盈入於晉起文也○邦衡胡氏曰凡書出奔楚者惡其失守出奔而又即安於異類也當是時衛侯鄭蔡公子履陳侯之弟黄陳鍼宜咎蔡侯朱宋華亥向寧華定王子朝徐子章羽皆奔楚者也此非特傷中國之衰日入於夷狄蓋深戒後世有國家者不可即安於異類也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許氏曰比年食今又比月食蓋此八年之間而日七食禍變重矣鄭綱曰此不入食限而食焉政教之失然也義又見隱三年○高氏曰連食兩月變之大者曆家推步之術皆一百七十三日始一交會去度遠則日食漸少無頻食之理而此年九月十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下至漢晉以來亦或有之不可委之天數之常故聖人必以爲譴異而書之以警人君之或怠後世任數而不修德德不修而禍未至益以爲天無心而數有定也惟天之仁又出災異以申勸之且曰前既無驗此奚爲哉亦數而已矣目習於見耳習於聞而不復思上帝之怒不足獨當而下延禍於衆庶於是斯民皆怨其上而民心離矣孟子曰王無辠歲斯天下之民

至焉爲人君者可不戒哉
曹伯來朝
曹伯負芻之子左氏曰曹武公來朝始見也義見
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于商
任（音壬）
杜氏曰商任地闕邾衛胡氏曰會于商任沙隨齊
平故也自諸侯圍齊至澶淵之會而齊始平故商
任沙隨齊侯與焉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高氏曰著不朝正於廟義又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夏四月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于沙隨（公羊穀梁[illegible]伯上有[illegible]二字）
沙隨見成十六年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楚殺其大夫公子追舒
追舒令尹子南也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三月己巳杞伯匄卒（匄古害切）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邾畀我來奔（畀必利切公羊作鼻）
孫氏曰此言邾畀我來奔者惡内也惡卿受邾叛
人邑今又納叛人也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
晉
葬杞孝公
杞伯三月卒而葬於夏非二月而葬則三月四月
耳可以見其速矣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陳殺其大夫慶虎及慶寅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案晉殺趙同趙括
蔡殺公孫姓公孫霍皆不言及而此言及呂氏以
爲慶虎慶寅之辠不等故言及愚謂此亦舊史之
文耳不必執彼以例此也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
言自楚有奉也夫爲人弟而奔夷狄又倚夷狄而
歸陳其辠著矣
晉欒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
康侯胡氏曰曲沃者欒盈所食之地張氏曰在河
東聞喜縣左氏曰晉將嫁女於吳齊侯使析歸父
媵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

午而告之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之子必不
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雖然因子而死吾
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許諾伏之而觴曲沃
人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何如對曰得主而
爲之死猶不死也皆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
主何貳之有盈出徧拜之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
因魏獻子以晝入絳初欒盈佐魏莊子於下軍獻
子私焉故因之趙氏以原屛之難怨欒氏韓趙方
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氏而固與范氏和親
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程鄭嬖於公唯魏氏及
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

氏至矣宣子懼桓子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
且欒氏多怨子爲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
旣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惟魏
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
喪王鮒使宣子墨衰冒絰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
以如固宮范鞅逆魏舒則成列旣乘將逆欒氏矣
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
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劍左援
帶命驅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
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欒氏之力臣
曰督戎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

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
如日乃出豹而閉之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督戎
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欒氏乘
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用劍以帥卒
欒氏退攝車從之遇欒樂曰樂免之死將訟女於
天樂射之不中又注則乘槐本而覆或以戟鉤之
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人圍之孫氏曰
此欒盈以曲沃之甲入晉敗而奔曲沃也經言欒
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者欒盈復入于晉犯君當
誅曲沃大夫不可納也入于曲沃明曲沃大夫納
之劉氏曰曷爲不言叛非叛者也劫衆以敵君直

亂而已矣○高氏曰昔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強
昭公微弱國將叛而歸沃故詩人作揚之水椒聊
杕杜之詩以見意然則沃者晉之蘩衍強盛必叛
之邑也愚案宋魚石入于彭城將引楚作亂也晉
欒盈入于晉自作亂也皆亂賊也春秋書之不特
爲人臣之戒亦所以著君人者不能正身治國防
微杜漸而封邑踰制假臣以權卒之亂國矣

秋齊侯伐衛遂伐晉

左氏曰秋齊侯伐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
恃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
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閒大國之

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崔
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
爲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
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
不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齊侯遂
伐晉取朝歌爲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張武軍於熒
庭戍郫邵封少水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
陽之師以追之獲晏氂高氏曰齊侯因晉有欒氏
之難而助之以報十八年之役也十八年諸侯同
圍齊者魯之故也齊之所以數伐魯者衞之故也
故先伐衞晉不之問於是遂伐晉晉爲盟主而衞

其同盟也既伐同盟又伐盟主禍亂成於此矣義
又見隱二年鄭伐衞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 公羊穀梁作俞
杜氏曰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莘老孫
氏曰不救則懼晉之討往救則畏齊之彊常山劉
氏曰晉有欒盈之難重以齊侯之伐魯命豹救之
義也豹息受君命不恤同姓之憂次于雍榆卒不
能救豹之罪明矣愚謂亦見三家之專而魯君廢命
之不行也
己卯仲孫速卒 公羊穀梁作遬
此譏世卿與來年叔孫羯侵齊起文也大意又見
隱元年益師卒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紇臧孫許之子臧武仲也左氏曰季武子無適子
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申豐申豐趨退訪
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爲子立之季氏飲大夫
酒臧紇爲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召
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旅而召公鉏使與之齒
季孫失色季氏以公鉏爲馬正孟孫惡臧孫季孫
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曰從余言必爲孟
孫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臧氏公鉏
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所也若羯立則季氏信有

力於臧氏矣弗應己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於戶
側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鉏曰羯在此矣
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之有唯其才也且夫
子之命也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涕出
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
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疢也孟孫之惡我藥
石也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疢之美其毒滋
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
氏將爲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冬十
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
東門甲從己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

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遂伯玉曰
不以道事其君其出乎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
奔晉○杜氏曰阿順季孫爲廢長立少以取奔亡
晉人殺欒盈
左氏曰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
魴出奔宋愚謂凡言殺其大夫者譏其專殺也欒
盈作亂人所當討故以討賊之辭書之與鄭良霄
同亦衞州吁齊無知之類也可爲亂臣之戒矣
齊侯襲莒
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左氏曰齊侯還自晉不入遂
襲莒門於且于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期於壽舒

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于之隧宿於莒郊明日先
遇莒子於蒲侯氏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
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
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
梁莒人行成華老孫氏曰莒小國齊諸侯之強而
世爲盟主以強攻弱又掩其不備書曰齊侯襲莒
蓋侵伐之中事之尤大者也○黎氏曰春秋用兵
雖多無書襲者此獨曰襲譏諸侯行盜賊之事臧
武仲於其伐晉亦云聞晉亂而後作抑君似鼠鼠
晝伏夜動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左氏曰穆叔如晉杜氏曰賀克欒氏義見僖七年
齊來聘
仲孫羯帥師侵齊
羯仲孫速之次子孝伯也左氏曰孟孝伯侵齊晉
故也高氏曰齊之伐晉也魯使叔孫豹救之無功
故仲孫羯於是乎侵齊羯代速爲卿未終而從政
無復三年之喪鼻自見矣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戴氏曰豹之如晉賀克欒氏羯之侵齊爲晉復
讎夫當事而救不致力既事而聘何益於晉當齊
伐晉不能擊齊既退而侵何損於齊君子是以知
其爲文具也

夏楚子伐吳
左氏曰楚子爲舟師以伐吳不爲軍政無功而還
義見僖三年徐取舒○木訥趙氏曰楚怨吳之與
晉雖吳與晉不交者已十年至是凡三伐吳矣高
氏曰於此見楚弱而吳強也自襄公言之十一年
失鄭十四年伐吳自是舍鄭而不取置欒盈而不
事又十年而一再伐吳以是而知楚弱而勢分於
吳方急吳而緩中國也
秋七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既
義見二十一年及隱三年
齊崔杼帥師伐莒

左氏曰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彊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侵介根未詳信否木訥趙氏曰齊以盜竊之計襲莒無得故崔杼復伐莒成君之惡而已得行其姦義見隱二年鄭伐衛○邦衡胡氏曰自古姦臣篡弒之禍未有不本於其君假之以權之重而任之久也趙盾崔杼在春秋時姦惡最甚然非一日之積也皆假威弄權盟會侵伐無所不至其君信之深任之篤一旦以生肘腋而猶弗悟故聖人詳録其漸凡一侵一伐必謹而志之以明兵柄倒持積而爲篡弒之禍故趙盾之將弒則先書其侵崇侵鄭之漸崔杼之將弒則先書其伐莒伐魯之漸易曰其所由來者漸矣可不鑒哉

大水

義見桓元年

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兩月連食異之大者也義見二十一年及隱三年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夷公羊作陳

夷儀見僖元年杜氏曰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爲衛邑左氏曰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葉氏曰晉之再會皆爲謀衛未詳孰是高氏曰杞伯居喪出會覩文見義義又見隱九年會于防○高氏曰自盟柯陵之後齊有輕晉之心齊侯環卒而光新立乃受盟於澶淵及商任沙隨之會晉失其令齊於是不賓明年乃伐衛遂伐晉又加兵於莒晉侯爲是爲夷儀之會師十二國諸侯之師將以討齊然會而不伐是有畏也國勢不振衆志不一也未詳是否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

三國附夷狄以伐中國辠也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陳鍼宜咎出奔楚 鍼其廉切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叔孫豹如京師

左氏曰齊人城郟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未詳信否愚謂襄公即位未嘗朝京師而使大夫往聘大不敬也

大饑

穀梁曰五穀不升爲大饑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制鬼神禱而不祀此大侵之禮也康侯胡氏曰古

者救災之政若國凶荒或發廩以賑之或移粟以通用或徙民以就食或爲粥溢以救餓莩或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緩刑舍禁弛力薄征索鬼神除盜賊弛射侯而不燕置廷道而不修殺禮物而不備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所以備之者如此其至是年秋有陰沴之災而冬大饑蓋所以賑業之者有不備矣故書之以爲戒義又見宣十年饑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三

襄公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

左氏曰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於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趙氏曰兵凶器也弗戢必自焚齊莊逞歲用兵伐衞伐晉伐莒伐魯三年之間曾弗之戢而又授兵於奸亂之夫蛟虯作於陰虎兕出於柙宜其終不免於禍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衞○萊氏曰自襄以前莊僖文成之伐我者各一皆齊而已至文而邾復見於伐襄而莒復見伐是終其世三國見伐者十有三甚乎襄之不能爲國也齊伐其北莒伐其東邾伐其南齊侯之師遂至圍成圍桃圍防莒亦進而圍台則非特及其鄙而已我雖城防城西郛城武城曾不足以自守而區區方託晉爲雍榆之救固已兆怨矣又從而侵之豈吾所得已哉皆晉之故也此其所以訖不能振也春秋固志之矣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左氏曰齊棠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

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
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
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
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
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
所歸也崔子曰嫠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
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
公曰不爲崔子其無冠乎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
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弒公以悅於晉而不獲間公
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爲崔子間公夏五月莒
爲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饗諸北郭崔子

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於室
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衆從
者而入閉門甲興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
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
於公宮陪臣干掫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牆又射
之中股反隊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
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
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
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
崔氏殺鬷蔑於平陰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
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

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
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爲其口實社稷是養故
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
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弒之
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
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
民之望也舍之得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叔孫
宣伯之在齊也叔孫還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
丁丑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大宮
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
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歃辛巳公與大夫

及莒子盟大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
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
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于
北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翣不蹕下車七乘不
以兵甲報偶胡氏曰崔杼之弒其處心積慮蓋二
十有五年而後發其始也同盟于虛朾代君而盟
次于鄟代君而會則専盟會之權矣其漸也會萄
嘗而城虎牢其益恣也帥師而伐莒伐魯則竊威
福之柄矣一旦動於惡而人始知其弒君不知其
非一日之積也易之言微矣愚謂齊光自爲世子
而出與會盟侵伐戍鄭蹇序於諸侯之上及其即

位則背喪出盟違盟伐衛遂伐盟主襲莒伐魯莫非悖亂之舉春秋歷書崔氏之世卿崔杼之專權又書齊光之悖亂而終之以此亂臣賊子懼矣人君鑒戒昭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又案崔杼弑君而後無討賊之文則春秋之時亂可知矣

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夷公羊作陳下同）

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六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左氏曰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井堙木刊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

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愚謂鄭伯出會而舍之入陳不特無王亦無其君也義又見隱元年莒入向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

杜氏曰夷儀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張氏曰曹州乘氏縣有故城愚謂齊桓之盟壹明天子之禁晉侯為夷儀之會重丘之盟亦有弑君之賊而不能討宜其六卿分晉諸侯解體蠻夷日熾而不支也然則此會此盟又齊桓之辠人矣義又見莊十六年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衛侯入于夷儀

衛侯衎也不名闕文也愚謂衛國者衎之國也不能治其國而見逐於賊臣則既不君矣猶當上告天子下告方伯以復之天子不能討方伯不能正乃旋入夷儀以求復位無足道也然王政不綱而諸侯失位諸侯不君而庶孽篡竊大夫專恣冠履倒置皆可為後世鑒此當與次年甯喜弑其君剽衛侯衎復歸于衛兼考可也

楚屈建帥師滅舒鳩

舒鳩見宣八年左氏曰二十四年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於荒浦使

沈尹壽與師祁犂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薳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辜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還二十五年舒鳩人卒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先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彊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傅諸其軍

與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義見僖三年徐取舒○木訥趙氏曰羣舒共先本與楚俱張荊舒是懲是也因其近楚爲楚蠶食至是盡矣宣八年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及是滅舒鳩

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 夏公羊作蠆

左氏曰鄭子產獻捷於晉受之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愚謂陳從楚伐鄭信有辠矣然猶迫於強楚而不得已也鄭舍之入陳報之過矣至是而復伐之則又甚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十有二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 遏公羊穀梁作謁

杜氏曰遏諸樊也門于巢攻巢門也貫道王氏曰巢門楚外城門也葉氏曰諸侯不生名吳子何以名吳子卒矣不可再見舉卒之名加之伐楚之上無嫌也趙氏曰此與鄭髡頑如會卒於鄵文義正同皆以便文爾莘老孫氏曰吳子攻巢之門而卒故曰門于巢卒也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寧喜弑其君剽 公羊剽作

剽公孫剽也十四年衛侯衎奔齊衛人立剽左氏曰二十年衛寧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辠於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遂卒二十五年冬衛獻公自夷儀使與寧喜言寧喜許之大叔文子聞之曰烏呼詩曰夙夜匪解以事一人今寧子視君不如奕棊其何以免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偶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二十六年衛獻公使子鮮爲復辭敬姒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姒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寧喜言寧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姒以公命與寧喜言曰苟反政由

寧氏祭則寡人寧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辠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已死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爲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寧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寧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寧子寧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子角黃

氏曰剽本篡立而書甯喜弑其君者喜嘗事之爲
君十三年也許氏曰君臣之分一正不可復易此
聖人所以定天下之經也義又見隱四年衞州吁
事○葉氏曰剽之與衎蓋不兩立以衎之歸爲正
則剽不得爲正矣何以名喜曰弑哉此剽與衎之
說非喜與剽之說也夫所謂君臣者一日北面而
事之皆君也方孫林父之逐衎殖以爲不然則去
而違之既與之立則殖之君也喜者受命於殖者
也孰有北面事之十三年而不以爲君者乎爲衎
則可以殺剽爲喜則不可以殺剽此喜與衎之說
也喜受命而殺之非弑君而何以衎言之則公孫

剽而已矣別嫌明微非春秋不能辨愚案此與文
十八年齊人弑其君商人同意

衞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戚見文元年趙氏曰據土背君曰叛高氏曰獻公
之奔也林父實逐之今甯喜弑剽將納獻公故林
父懼而入于戚以叛愚謂人臣而叛其君臯惡自
見矣○君舉陳氏曰春秋之季家有藏甲邑有百
雉之城矣故書叛始於此

甲午衞侯衎復歸于衞

黃氏曰衞侯歸書名者剽弑衎歸衞有二君名以
別之也孫氏曰衞侯前年入于夷儀今喜弑剽四
日而復歸于衞此待弑而歸也愚謂衞侯先入夷
儀使甯喜弑其君而復歸于衞夫國雖其國然其
歸也非正義明道之舉也夫王法不行邪正莫辨
勢力詐謀強者得之如奕棊然此春秋所以作也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杜氏曰荀吳偃子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人曹人于澶淵澶市延切

晉宋曹稱人微者也鄭加宋上者鄭以卿也澶淵
見二十年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秋宋公殺其世子痤才何切公羊作座

左氏曰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

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
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
而婉大子痤美而很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
伊戾爲大子内師而無寵秋楚客聘於晉過宋大
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
惡女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
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
其内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歃用牲加書徵之而騁
告公曰大子將爲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爲我子
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
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大子大子曰惟佐也

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爲大子公徐聞而無辠也乃享伊戾康侯胡氏曰賊世子者寺人矣而獨辠宋公何哉讒言之得行也必有嬖妾配適以惑其心又有小人欲結内援者以爲之助然後愛惡一移父子夫婦之閒不能相保者衆矣尸此者其誰乎直稱君春秋正其本之意義又見僖五年晉侯殺世子○高氏曰晉獻公惑驪姬之讒而殺申生宋平公聽伊戾之詐而殺痤春秋以晉侯宋公殺之直辠君之不明惑於讒慝爲後世戒漢武帝唐明皇猶蹈之蓋晉宋不足道也嗚呼自

古讒人爲國患雖其君之父子不能相保況臣下乎春秋書此當三復其言

晉人執衛甯喜

公羊曰不以其辠執之也愚謂甯喜弒君之賊晉不之討乃因其來而執之則旣失刑矣況旣執而不殺又使還衛次年書衛殺其大夫甯喜則知其舍之矣故曰不以其辠執之也

八月壬午許男甯卒于楚

左氏曰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曰師不興孤不歸矣八月卒於楚高氏曰以中國諸侯而死於夷狄死非其所矣義又見隱三年宋公卒○貫道王氏曰君守宗廟出入必告不幸而死於道路猶爲棄社稷也許男死於楚是以四岳伯夷之血祀而委之蠻荊矣

冬楚子蔡侯陳侯伐鄭

左氏曰楚子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産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焉涉於氾而歸而後葬許靈公愚謂夷狄滑夏其

辠大矣而陳蔡從之抑又甚焉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葬許靈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

杜氏曰景公即位通嗣君也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 奐公羊作瑗

不序宋大夫者在宋故也在宋則宋與會可知後盟同左氏曰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

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許之如楚楚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戊申叔孫豹衛石惡至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陳孔奐蔡公孫歸生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楚各處其偏孫氏曰隱桓之際天子失道諸侯擅權宣成之閒諸侯錯命大夫專國至宋之會則又甚矣何哉宋之會諸侯日微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

大夫專持之也故二十九年城杞三十年會澶淵昭元年會虢諸侯莫有貝者此天下之政中國之事皆大夫專持之可知也君舉陳氏曰晉楚初同主夏盟也以諸侯分爲晉楚之從於是始則是南北二伯也天下之大變也於溴梁而無君臣之分於宋而無夷夏之辨昭定哀之春秋將以終於吳越焉爾矣○郝衡胡氏曰諸侯之大夫會屈建欲以弭兵是以兵爲可弭而夷狄可以信結乎愚亦甚矣自後三四年楚子大合諸侯于申伐吳滅賴執中國之君殺中國之大夫則弭兵之說果可信耶夷狄果可以久處耶高氏曰此事利害甚重不可輕舉也而諸侯大夫不詳其故始循其弭兵之名遂會于宋而與之盟自是大啓戎心干盟僞好華夏蠻貊莫知其辨而諸侯亦俛首而事晉楚嗟乎桓文數十年之功業一朝而壞之天下之勢遂大潰而不可收矣彼豈知天下之大計哉

衞殺其大夫甯喜

左氏曰衞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甯子不及此吾與之言矣事未可知秖成惡名止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使攻甯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辠父子死余矣夏免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華

老孫氏曰甯喜弒賊也弒剽而歸衎衞侯衎德喜之迎己反國復用之爲大夫未嘗奪其位喜旣見執而歸衞侯乃以其私殺之喜雖有辠然衞侯殺之不以其辠故曰殺其大夫也晉里克殺奚齊弒卓子而立夷吾夷吾殺之晉侯夷吾衞侯衎之殺大夫皆以其私而不以其辠故春秋皆曰殺其大夫也義又見莊十六年曹殺大夫

衞侯之弟鱄出奔晉（鱄市轉切又音專穀梁作專）

鱄子鮮也左氏曰免餘殺甯喜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

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于河託於木門不
向衞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仕而廢其
事辠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立
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未詳
信否義見二十年陳侯弟奔楚

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

豹不氏前見也諸侯之大夫亦前目後凡也再言
于宋者會之後閒喜與鱄之事不得不再言宋無
他義也左氏曰辛巳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
甲伯州犂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
夫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信以

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
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
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
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
病非子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
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
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
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晉
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
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
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在晉叔向謂趙孟

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子務德無爭
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為晉細不亦
可乎乃先楚人未詳信否義與前會同此則因會
而盟又甚焉者也○君舉陳氏曰晉之不足以主
夏盟自宋始宋之盟趙孟之偷也孔子曰庭燎之
日由齊桓公始大夫之奏肆夏由趙文子始也是
王伯所以興衰也愚謂齊桓攘楚晉文繼之有城
濮之師襄悼嗣伯雖事有優劣然皆以攘楚為義
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意蓋如此魯襄
以來楚未有勝中國之勢趙武使屈建同主夏盟
分中國之諸侯以朝楚而夷夏於是乎莫辨趙武
之辠不可勝誅也而說者以為趙武之力豈不悖
哉

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二十有八年春無冰

義見桓十四年

夏衞石惡出奔晉

左氏曰衞人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義見僖
七年元咺奔晉

邾子來朝

邾悼公也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秋八月大雩
左氏曰旱也義見桓五年
仲孫羯如晉 羯居謁切
義見僖七年齊來聘
冬齊慶封來奔
左氏曰齊崔杼生成及彊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明成請老於崔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予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彊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惟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

姑退吾圖之告盧蒲嫳盧蒲嫳曰彼君之讎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人使駕不得使圉人駕寺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嫳帥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嫳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辟諸大墓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二十

八年慶封好田而耆酒與慶舍政則以其內實遷於盧蒲嫳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反之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有寵妻之癸言王何而反之二子皆嬖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十月慶封田於萊十一月乙亥嘗於大公之廟慶舍涖事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欒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桷擊扉三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死遂殺慶繩麻嬰公懼陳無須以公歸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告亂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於嶽請戰弗許遂來奔既而

齊人來讓奔吳義見僖七年元咺奔晉○貫道王氏曰崔杼弒君慶封與之為比乃乘其家亂而滅之以當國欲不亡得乎魯敢受亂是召亂也
十有一月公如楚
左氏曰為宋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存耕趙氏曰楚雖強非魯所當朝有周不事而如齊如晉春秋猶書之矧如楚乎以中國之諸侯奔走於荊蠻之庭曾無一人言其不可者是將淪胥而為夷矣孟軻有言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者也悲夫○郝衡胡氏曰王綱既衰中國無伯夷狄日肆故公遠朝強夷以息肩而聖人必書戒

後世不可屈身於夷狄也其後唐高祖稱臣於突厥倚以爲助石晉父事契丹欲以保國而卒被害有不可勝言者春秋之戒微矣

十有二月甲寅天王崩

天王靈王也一見王崩而公在楚不奔喪二見明年晉會十一國之大夫城杞及會於澶淵三見晉士鞅吳子楚薳罷來聘仲孫羯聘晉杞子來盟四見景王居喪而殺其弟凡三年之内居喪而行吉禮者皆辠也義又見隱二年

乙未楚子昭卒

乙未距甲寅四十二日俱屬十二月者范氏以爲閏月之日繫前月之下史策常體也左氏曰楚康王

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二十有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

孫氏曰案成十年七月公如晉十一年三月公至自晉昭十五年冬公如晉十六年夏公至自晉皆不書所在中國猶可在夷狄甚矣故詳錄之愚謂公當奉正朔朝廟退而聽政之始而在夷狄故於此書公之所在而其義自見矣○高氏曰公在齊晉多矣闕朝正之禮亦不少矣但書公如晉如齊則義自見矣今書公在楚則聖人之旨深矣案二十八年十一月公如楚十二月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不篤君臣之義以奔天王之喪而徇夷狄之強以俟楚子之葬待夏乃歸故於朝正之時書公所在與昭公失國而在乾侯同

夏五月公至自楚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此兼見公朝荊蠻踰時而返不奔王喪也

庚午衛侯衎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閽弑吳子餘祭

石氏曰書閽又賤乎盜也左氏曰吳人伐越獲俘焉以爲閽公羊曰閽者何門人也刑人也君子不近刑人近刑人則輕死之道也穀梁曰不稱名姓閽不得齊於人不稱其君閽不得君其君也禮君不使無恥不近刑人不狎敵不邇怨賤人非所貴也貴人非所刑也刑人非所近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吳子近刑人也閽弑吳子餘祭仇之也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邦衡胡氏曰人君如堂人臣如陛衆隸如地等級遼絕而賤微之隸得弑之者君狎而近之也其曰閽門者至賤乎賤者也舉至賤而加之吳子惡吳子之自禍也孫氏曰則知爲人君者雖一介不可慢也

仲孫羯會晉荀盈齊高止宋華定衛世叔儀鄭公孫

段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城杞（依公羊作郳左氏作邾人）
左氏曰晉平公杞出也故治杞知悼子合諸侯之
大夫以城杞孟孝伯會之鄭子大叔與伯石往子
太叔見大叔文子與之語文子曰甚乎其城杞也
子大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
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誰歸之
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鄰昏
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云之○未詳信否孫氏曰杞
微弱不能自城故諸侯之大夫相與城杞者政在
大夫故也邦衡胡氏曰天子在上諸侯各守封城
非其所守而擅與力役以城之況大夫乎愚謂況

奪農時以役人乎此亦放伯者之事而不成乎伯
者也
晉侯使士鞅來聘
左氏曰范獻子來聘拜城杞也未詳信否義見僖
七年齊來聘
杞子來盟
杞子杞文公杞稱子見桓二年盟見隱元年盟于
蔑
吳子使札來聘
札不氏康侯胡氏曰楚椒秦術之流也木訥趙氏
曰彼其來聘豈情也哉窺中國而已義見文九年
椒來聘
秋九月葬衛獻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齊高止出奔北燕
杜氏曰止高厚之子陸氏曰北燕姬姓伯爵召公
奭之後武王封之於燕居鹿陽薊縣自召公至簡
公二十九世始見春秋張氏曰燕國薊縣左氏曰
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知伯女齊相禮賓出司馬
侯言於知伯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侈皆
亡家之主也知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
其力斃專則人實斃之將及矣義見僖二十年元

咺奔晉○木訥趙氏曰自高止奔燕而燕以亂燕
伯奔齊齊侯伐燕皆基於高止
冬仲孫羯如晉
左氏曰冬孟孝伯如晉報范叔也義見僖七年齊
來聘
三十年春王正月楚子使薳罷來聘（薳韋彼切罷音皮公羊作頗下同）
左氏曰通嗣君也張氏曰魯以君朝而楚以大夫
聘此齊桓晉文所以行乎列國者故自宋之盟而
夷夏不辨楚人行伯主之禮於中國義又見文九
年楚椒來聘○邦衡胡氏曰經書楚子始末不同
如殺大夫始不言氏但曰得臣而已其後則書役

公子側大夫盟會始不言氏但曰楚人而已其後則書公子嬰齊大夫帥師始不言氏但曰楚師而已其後則書公子嬰齊公子壬夫大夫來聘始不言氏但曰使椒而已至此則書蓬罷兼舉大夫姓氏與中國一同愚謂此皆魯史之文聖人因之以見外夷漸與中國混同之一端也

夏四月蔡世子般弒其君固

孫氏曰不日者賤之左氏曰二十八年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廷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傲以爲己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爲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三十年蔡景侯爲大子般娶於楚通焉大夫弒景侯義見文元年楚商臣事此則中國之人爲之人道之壞極矣

五月甲午宋災

義見僖二十年西宮災此則一國之災甚矣又爲其冬會於澶淵起文也

宋伯姬卒 公羊穀梁無宋字脫之也

伯姬成九年歸宋者也此爲七月叔弓如宋葬共姬起文也

天王殺其弟佞夫 佞公羊作年非也

孫氏曰書稱帝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而景王不能容一母弟且諸侯有失教及不能友愛其弟而出奔者孔子猶詳録之譏其失兄之道況景王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乎呂氏曰言殺其弟無親親之恩也○愚案爲天子弟而至於見殺其爲弟可知矣爲天子而至於殺其弟其爲兄亦可知矣然春秋書曰天王殺其弟者蓋爲人兄而不以舜之所以處象者處其弟則未足以盡爲兄之義其旨深哉

王子瑕奔晉

王子者王之子也瑕其名也爲人子而至於奔子道盡矣然景王爲天下主而致其子之奔父道盡矣既殺其弟又奔其子比事屬辭所謂父不父子不子兄不兄弟不弟京師王化之本而大亂若此王綱之不振有以哉

秋七月叔弓如宋葬宋共姬 穀梁葬下無宋字

弓叔老之子子叔子也孫氏曰內女不葬者也其書葬皆非常也共姬婦人也襄王景王天子也魯皆使卿會惡孰甚焉然內女葬當有恩禮使卿則不可也愚謂共姬不從夫之謚而別爲謚又不謂於王而自謚又三月而葬皆非禮也○高氏曰使

卿葬內女非禮也始終之禮皆過於厚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十月衛人來媵九年二月伯姬歸於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晉人來媵十年齊人來媵皆非禮也

鄭良霄出奔許自許入于鄭鄭人殺良霄

存耕趙氏曰許與鄭世仇言自許許有素也劉氏曰何為不言殺其大夫也討賊之辭也左氏曰二十九年鄭伯有使公孫黑如楚辭曰楚鄭方惡而使余往是殺余也伯有曰世行也子晳曰可則往難則已何世之有伯有將強使之子晳怒將伐伯有氏大夫和之十二月己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

三十年伯有耆酒為窟室而夜飲酒擊鍾焉朝至未已朝者曰公焉在其人曰吾公在壑谷皆自朝布路而罷既而朝則又將使子晳如楚歸而飲酒庚子子晳以駟氏之甲伐而焚之伯有奔雍梁醒而後知之遂奔許乙巳鄭伯及其大夫盟於大宮盟國人於師之梁之外伯有聞鄭人之盟己也怒聞子皮之甲不與攻己也喜曰子皮與我矣癸丑晨自墓門之瀆入因馬師頡介於襄庫以伐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伯有死於羊肆子產襚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諸斗城愚謂為人臣而至於出奔既得罪矣又不自反而復入作亂其見殺也宜許奉叛臣以入亦罪也義又見襄二十三年晉人殺欒盈此言復彼言復入者史氏之辭不同耳初無異義也○張氏曰良霄之出公孫黑蓋有罪焉春秋舍公孫黑專伐之罪而罪良霄何也曰耆酒而不恤政汰侈而好爭伯有之所為有喪家亡身之道焉雖微公孫黑其能免於死乎既亡而不自省又入伐君而大亂其國此春秋所以正名討賊之辭也春秋於喪國失家者皆不書所逐之人以明其身之有罪使有國有家者皆兢兢自謹而求所以保身也知保身則奔亡之禍遠矣春秋之義也

冬十月葬蔡景公

諸侯不討亂臣賊子而但會其葬高氏所謂皆無父無君者也七月方葬又其失禮之細者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案蔡般不討而景公書葬則傳所謂賊不討不書葬者妄也

晉人齊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故

十二國稱人皆微者也不稱魯會魯不會也宋災故為宋災之故也澶淵見二十年劉氏曰晉人與諸侯之大夫凡為宋災故謀之也非務也何言乎非務蔡侯弑其君而不謀宋災而謀之徼矣君子

慮所遠而小人恤所近夫災雖諸侯所當救然而一時之變一國之禍也財足以周其乏粟足以濟其用則已矣非所以為天下之憂也彼天下之憂者臣弒其君一子弒其父二如是則夷狄矣故孔子論天下之信則曰寧去食論陳恒之變則曰請討之其察於道之輕重緩急也審矣豈以姑息愛人哉○康侯胡氏曰蔡之亂猶人有腹心之疾而宋之災譬如桐梓鄰夫之亡失也故言會之所為以垂戒欲人自別於禽獸之害也可謂深切著明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

夏六月辛巳公薨于楚宮

左氏曰公作楚宮穆叔曰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公薨于楚宮杜氏曰公適楚好其宮歸而作之不居先君之路寢而安所樂失其所也許氏曰公還自楚不能增修德政而反勤民傷財務作楚宮公之志亦荒矣其何振之有又況變夏從夷亂國經常所以為不祥之道也義又見僖公薨○呂氏曰若襄公者可謂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矣

秋九月癸巳子野卒

孫氏曰子野襄公大子未踰年之君也不薨不地降成君也趙氏曰子野非被弒不書地闕文也愚案書卒之義未詳左氏曰立胡女敬歸之子子野次於季氏癸巳卒毁也康侯胡氏曰般赤弒而書卒子野亦書卒何以辨乎曰閔公不書即位則般之弒可知下書夫人姜氏歸于齊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則子赤之弒可知與子野異矣存耕趙氏曰襄公之庶長也傳云毁也案經書癸巳子野卒辭同子般然子般云弒以傳詳之子野立次於季氏卒不於他所而於季氏此疑以傳疑之辭子野卒而季氏必欲立裯是也俱未詳是否

己亥仲孫羯卒

譏世卿也大意見隱元年益師卒

通志堂 陳章

冬十月滕子來會葬

許氏曰子大叔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滕子會葬非禮也高氏曰此僭天子之禮也愚謂魯不拒之以禮而受之皆非也○君舉陳氏曰諸侯來會葬於是始改葬惠公也衛侯來會葬隱公不見者秋之初魯猶秉禮也晉景公之喪成公弔焉亦已卑矣晉於是止公使送葬諸侯莫在魯人辱之楚康王之喪公及陳侯鄭伯許男送於西門之外則天下諸侯有會葬於楚者矣於是滕會葬於魯是春秋之季也

癸酉葬我君襄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十有一月莒人弒其君密州

稱人見文十六年密州左氏曰犂比公也義見隱四年衛州吁事○案此又爲次年去疾入莒展輿奔吾起文也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四

昭公 名稠襄公之子齊歸所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義見文元年

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石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 公羊穀作郭左氏穀梁石惡作齊惡罕虎作軒虎後及罕虎同穀作鄭穀梁作鄭

公子招者陳侯之弟也康侯胡氏曰公子者其本當稱者也曰弟者因事而稱之也高氏曰衛石惡在陳蔡之上者上卿也宋之盟齊人不預焉今齊又從楚矣中國微弱可知也義見襄二十七年會于宋○葉氏曰自襄以來晉主夏盟齊楚皆未入會宋未嘗不先諸侯雖澤之會齊始以世子光來猶在邾下至邢丘而齊人居宋人上則齊已亢矣澶淵之會齊侯始入會遂居宋公上宋之會楚始入會屈建遂居蔡衛上至是楚公子圍先國弱而向戌在三夷狄愈強雖齊亦爲屈而二王之後微矣

三月取鄆 公羊作運後同

滅而言取見宣九年鄆東鄆也見成九年義見莊十年齊滅譚

夏秦伯之弟鍼出奔晉

義見襄二十年陳侯弟奔楚
六月丁巳邾子華卒
義見隱三年宋穆公卒
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鹵（音魯左氏經作鹵傳作原公羊穀梁經作原傳作鹵）
箋與交剛皆書晉人而此書卿帥師者將尊師衆也杜氏曰大鹵大原晉陽縣張氏曰公羊疏云古文及夷狄人皆謂之大鹵而今經及師讀皆謂之大原說文西方謂之鹵易曰兑爲剛鹵西方之澤也春秋大原爲大鹵亦西方也義見莊二十年齊伐戎
秋莒去疾自齊入于莒莒展輿出奔吳（公羊穀梁無輿字疑脫明矣左傳云）

通志堂
一百七十七　一本無　麻作乎
葉氏曰自齊有奉也言入逆辭也左氏曰莒展輿立而奪羣公子秩公子召去疾於齊秋公子鉏納去疾展輿奔吳未詳信否愚謂展輿去疾皆庶孽也展輿不稱子與莊二十四年曹羈同其事與桓十一年突歸于鄭鄭忽奔衛同但鄭忽爲嫡展輿爲庶耳書之以見展輿君弑不討賊既立踰年而出奔其不能君可知若去疾之篡奪不容誅齊又奉之惡亦可見然天子方伯不能正而庶孽得以容其篡三綱不立又益以顯矣
叔弓帥師疆鄆田
杜氏曰春取鄆今正其封疆劉氏曰疆之者溝封之也曷爲溝封之別乎莒也愚謂取人之國而以兵力疆田惡可見矣蓋叔弓爲季氏黨欲強其私家耳○任氏曰春取鄆而秋疆其田汲汲乎利其土地之甚也帥師而疆之豈獨有虞於莒乎雖鄆人亦不服所以必欲疆之也取鄆爲不善矣疆田又不善也疆田爲不善矣帥師而疆之尤爲不善也
葬邾悼公
邾始書葬魯會之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高氏曰入春秋來邾始書葬蓋邾滕薛皆小國也秦

通志堂
遠國也皆至昭公而書葬是時魯衰甚矣小國如大國遠國如近國愚案此說與隱七年滕侯卒相表裏參考可也
冬十有二月己酉楚子麇卒（麇九倫切公羊穀梁作卷）
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楚公子比出奔晉
比左氏曰右尹子干也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朴鄉呂氏曰楚虔立而比出奔意者其與虔爭國者乎木訥趙氏曰楚子卒而比出奔則比者必麇之子有所不容於嗣君耳皆未詳是否
二年春晉侯使韓起來聘

起韓宣子韓厥次子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夏叔弓如晉

左氏曰叔弓聘於晉報宣子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秋鄭殺其大夫公孫黑

黑子晳也左氏曰元年鄭徐吾犯之妹美公孫楚聘之矣公孫黑又使強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請使女擇焉皆許之子晳盛飾入布幣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觀之曰子晳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婦婦所謂順也適子南氏

子晳怒既而櫜甲以見子南欲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子晳傷而歸告大夫曰我好見之不知其有異志也故傷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辠辠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曰國之大節有五女皆奸之畏君之威聽其政尊其貴事其長養其親五者所以爲國也今君在國女用兵焉不畏威也奸國之紀不聽政也子晳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幼而不忌不事長也兵其從兄不養親也君曰予不忍女殺宥女以遠勉速行乎無重而辠五月庚辰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大叔大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二年秋鄭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子產在鄙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女堪專伐伯有而辠一也昆弟爭室而辠二也薰隧之盟女矯君位而辠三也有死辠三何以堪之不速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爲虐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爲凶

人不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爲褚師子產曰印也若才君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辠之不恤而又何請焉不速死司寇將至七月壬寅縊尸諸周氏之衢加木焉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冬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

左氏曰晉少姜卒公如晉及河晉侯使士文伯來辭曰非伉儷也請君無辱公還季孫宿遂致服焉常山劉氏曰凡人君動止有度豈可非禮而行無故而乃復哉蓋進退皆非禮義也康侯胡氏曰經書公如晉至河乃復季孫宿如晉而昭公失國之

因季氏逐君之漸晉人下比之跡皆見矣○莘老孫氏曰公如晉朝而晉不納至河乃復以公之自復爲文者忌子之心不欲其君見拒於人而公自復也昭公四如晉以至河而復又二十三年冬至河乃復書有疾焉公雖不見納於晉然有疾而復猶可爾葉氏曰公自即位三十二年之間朝於晉者五唯其末言疾外此皆非公之自復晉辭公也一旦豈得以辱公哉蓋公嘗爲少姜卒而往弔矣爲于於宴如敵而往請矣以千乘之君弔嬖妾且爲臣而親行則晉人不得不易公也故或以晉人之翅而辭公或以鮮虞之伐而辭公使公知恭之不忘

禮則一辭公固可以止何待至於再三而不已乎如是而流離於外不得志於齊猶有望於晉以爲奇彷徨乎乾侯卒至於死而不悟此春秋所以屢書不少殺獨以有疾一著其實者所以志公之娓也劉氏曰爲國以禮者處勝人之地矣

三年春王正月丁未滕子原卒 原公羊作泉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又爲叔弓如滕起文也

夏叔弓如滕五月葬滕成公

高氏曰入春秋來滕始書葬夫以卿共其葬非禮也以我襄公之葬滕子來會故魯報之然與二十三年葬景王無辨矣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秋小邾子來朝

左氏曰穆公也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八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大雨雹

高氏曰爲災故書秋旱冬雹皆人事所召且爲四年起也義見僖二十九年○張子曰雹戾氣也此中國不振而夷狄會諸侯之兆也

北燕伯款出奔齊

北燕見襄二十九年左氏曰燕簡公多嬖寵欲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冬燕大夫比以殺公之外嬖

公懼奔齊未詳信否義見襄十四年衛侯奔齊

四年春王正月大雨雹 公羊穀梁作雹范氏云或作雹葉氏曰當從左氏

義見僖二十九年○趙氏曰自冬歷春大雹者二陽氣不得達陰錮之也由魯而論則臣干君季氏逼君之應也由中國而論則夷狄強而爭伯之驗也

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杜氏曰胡國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淮夷孔氏曰淮浦之夷也後漢志下邳國有淮浦縣張氏曰申姜姓之國杜氏曰在南陽宛縣愚謂宋世子在小邾

子下者世子不敢敵諸侯與齊世子光同淮夷不殊會者非諸侯會淮夷淮夷來與會耳俱無他義左氏曰許男如楚楚子止之遂止鄭伯復田江南許男與焉使椒舉如晉求諸侯二君待之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盟於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驩於二三君使舉請閒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乃許楚使使叔向對曰寡君有社稷之事是

以不獲春秋時見諸侯君實有之何辱命焉楚子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諸侯乎對曰許君晉君少安不在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許君將焉用之王曰諸侯其來乎對曰必來從宋之盟承君之歡不畏大國何敢不來不來者其魯衛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魯魯衛偪於齊而親於晉唯是不來其餘君之所及也誰敢不至王曰然則吾所求者無不可乎對曰求逞於人不可與人同欲盡濟夏諸侯如楚魯衛曹邾不會曹邾辭以難公辭以時祭衛侯辭以疾鄭伯先待於申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爲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愼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爲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

之周幽王爲大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汏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汏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孫氏曰中國自宋之會諸侯不見者十年矣此書會于申楚子大合諸侯於此也桓文死中國不振喪亂日甚幅裂橫潰制在夷狄故也自是中國之事皆夷狄制之至於平丘召陵之會諸侯雖云再出尋復叛去事無所救不足道也○程子曰晉平不在諸侯楚於是強爲伯者之事葉氏曰楚子始欲求諸侯而未定問於子產曰晉其許我乎諸侯其來乎則楚子固自以爲不足服諸侯也當是時使晉稍強諸侯聽之則楚亦不得肆志而晉

侯方溺於嬖寵豈復有志於中國哉楚偃然專諸侯諸侯舍晉無所附則亦不得已而從楚晉雖不會自胡沈小國至淮夷無不在楚於是伐吳滅陳滅蔡殺干徵師楚之得志於中國未有盛於此時非楚所能爲也黃池之會以夫差之强定公一數之不敢不聽公不能行之於申所以見中國之無伯憫諸侯之無能爲也君舉陳氏曰齊桓卒楚宋嘗爭長矣敗于城濮楚師不出者八年晉志不在諸侯而後楚莊盟于辰陵以莊王之賢從之者陳鄭焉爾申之會合十有二國楚之得志於中國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呂氏曰自襄公三年雞澤之會

諸侯同盟矣而叔孫豹始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襄十六年溴梁之會獨大夫盟諸侯不與也至襄二十七年宋之會大夫自會爾諸侯不在也此歲會于申諸侯始復會而楚子主之淮夷與焉天下之事可知矣

楚人執徐子

左氏曰徐子吳出也以爲貳焉故執諸申未詳信否劉氏曰不言以歸申楚地也愚謂楚圖一得志於諸侯而執其國君見夷狄之不可縱也○邦衡胡氏曰孟之盟楚人執宋公申之會楚人執徐子平涼之會尚結贄劫盟夷狄豈可以信義結哉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公羊穀梁作厲

張氏曰賴國蔡州褒信縣有賴亭蘇氏曰申之諸侯有不與伐吳者故復序愚謂執齊慶封殺之者先執而後殺也左氏曰楚子以諸侯伐吳宋大子鄭伯先歸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高氏曰申之會楚靈不修德而求諸侯諸侯畏楚之强守宋之盟而從之然猶不敢致魯衛曹[illegible]邾杞至伐吳之役中國諸侯皆去惟楚屬從之耳伐吳而執慶封殺之者以慶封在吳故爲齊討之假中國仁義以重其會所謂盜亦有道也彼以

夷狄旣會中國之諸侯又帥之以伐吳專殺中國之大夫以諸侯之兵滅人之國流毒如此蓋出於宋向戌弭兵之謀也愚謂楚殺慶封以其從吳且示成也非眞爲齊討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君舉陳氏曰申之會夷夏之大變也宋虢之事猶曰二伯至是而楚始合諸侯執齊慶封放陳招殺蔡般假討賊之義以號令於天下由是而滅賴滅陳蔡矣黃氏曰晉主夏盟正以抗楚也楚日以盛而晉通吳於會正結之以掎楚也自宋向戌謀弭兵合晉楚之成有宋之盟至今申之會晉不敢復出而盡遜之楚矣皆宋之[illegible]啟之也昔之所仇者

在晉今晉既遜之爲盟主則所仗者吴耳故一出而執徐子者以徐子爲吴之出也伐吴而殺慶封以慶封吴所封也而又滅賴亦以示威於吴也春秋之有伯主正以楚之害中國今反遜楚爲中國伯主此莫大之變也

九月取鄫 穀梁作繒

滅而言取見宣九年案襄六年書莒人滅鄫矣豈鄫嘗見滅於莒而後得復國今復見滅於魯歟定六年書鄭滅許而哀元年許復見於經說者亦云許依楚而得復國鄫之事類此然不可考矣義見莊十年齊滅譚

冬十有二月乙卯叔孫豹卒

此識世卿又爲舍中軍起文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五年春王正月舍中軍

左氏曰季孫謀去中軍竪牛曰夫子固欲去之正月舍中軍卑公室也毀中軍於施氏成諸臧氏初作中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盡征之叔孫臣其子弟孟氏取其半焉及其舍之也四分公室季氏擇二二子各一皆盡征之而貢於公以書使杜洩告於殯曰子固欲毀中軍既毀之矣故告杜洩曰夫子惟不欲毀也故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受其書而投之帥士而哭之孔氏曰初作中軍季氏盡征之並不入公室也叔孫氏臣其子弟以一家之內有父子兄弟四品以父兄之稅入公子弟之稅入己大率半屬公半入己孟氏則於子弟中取其半或取子或取弟大率三分歸公一分入己十二分其國民三家得七公得五國民不盡屬公公室已卑矣今舍中軍四分公室三家自取其稅而各貢於公公室彌卑矣初云作三軍今不云舍三軍者初作時舊有二軍今更增一軍人數不足故各毀其乘足成三軍今此則惟舍中軍分中軍之衆屬上下二軍其上下軍依舊故云舍中軍也季氏因叔孫家禍退之使同孟孫獨取其半爲專已甚又擇取善者是專之極故傳言擇二以見之康侯胡氏曰三軍作舍皆自三家公不與焉公室益卑而魯國之兵權悉歸於季氏矣兵權有國之司命三綱兵政之本原書其作舍而公孫于齊薨于乾侯定公無政必至之理也已則不臣三綱淪替南遺叛陽虎專季斯囚而三桓之子孫微矣亦能免乎書曰舍中軍微詞以著其皐也

楚殺其大夫屈申

左氏曰楚子以屈申爲貳於吴乃殺之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公如晉
義見僖十年公如齊
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
牟婁即隱四年莒所取杞邑也防茲杜氏曰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茲亭地譜密州安丘縣有平昌故城莒縣有姑幕故城愚謂稱及者別二邑文法當然無他義也高氏曰公如晉未反而受莒邑惡季氏專且見莒益弱矣莒牟以利接我而我入其利故兩譏之義又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來奔
秋七月公至自晉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此又見公未還而季氏自受叛人也

戊辰叔弓帥師敗莒師于蚡泉 蚡公羊作賁穀梁作賁
杜氏曰蚡泉魯地孫氏曰魯既受莒叛人邑又敗莒師其惡可知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秦伯卒
存耕趙氏曰卒不名史失之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陸氏曰越姒姓夏后少康之庶子封於會稽左氏曰四年冬吳伐楚入棘櫟麻以報朱方之役五年冬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櫟麻之役遠射以繁揚之師會於夏汭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於瑣聞吳師出薳啟彊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敗諸鵲岸楚子以馹至於羅汭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楚師濟於羅汭沈尹赤會楚子次於萊山薳射帥繁揚之師先入南懷楚師從之及汝清吳不可入楚子遂觀兵於坻箕之山是行也吳早設備楚無功而還以蹶由歸楚子懼吳使沈尹射待命於巢薳啟彊待命於雩婁義見四年伐吳及僖三年徐取舒
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

高氏曰即襄二十九年所書杞子是也至是復稱伯者豈其後復振歟杞稱伯見桓二年滕子來朝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葬秦景公
七月而葬僭天子之禮也秦入春秋至是始書葬見夷狄遂同中國矣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此又見以中國而會夷狄之葬也
夏季孫宿如晉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葬杞文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宋華合比出奔衛
左氏曰宋寺人柳有寵大子佐惡之華合比曰我殺之柳聞之乃坎用牲埋書而告公曰合比將納亡人之族既盟於北郭矣公使視之有焉遂逐華合比合比奔衛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秋九月大雩
左氏曰九月大雩旱也義見桓五年
楚薳罷帥師伐吳 罷公羊作頗
義見四年伐吳及僖三年徐取舒○高氏曰三書伐吳者見楚終不得志於吳也

冬叔弓如楚
諸侯不朝聘天子而聘伯主至此則兼聘夷狄見中國之益衰而夷狄之益張也○木訥趙氏曰諸侯兩事晉楚季孫宿如晉則不得不以叔弓如楚黃氏曰叔弓即宿私人兩事晉楚皆季孫專之此時公已無預乎魯政也
齊侯伐北燕
左氏曰伐北燕將納簡公未詳信否義見隱二年
鄭伐衛
七年春王正月暨齊平
暨及也高氏曰齊魯世爲婚姻至襄公時齊靈數使伐魯自是盟好中絕及景公一使慶封來聘魯方附楚而齊亦方與楚睦是以與之平齊欲平而我與之之辭也愚謂王道大行諸侯講信修睦無所事平春秋之世諸侯乍離乍合聖人志其平者所以志諸侯之亂也至定十年復書及齊平則其乍離乍合之情亦可見矣大意與宋人及楚平鄭人來渝平及鄭平同
三月公如楚
左氏曰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大宰薳啓彊曰臣能得魯侯薳啓彊來召公公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

命於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貺矣何蜀之敢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於蜀以請先君之貺三月公如楚義見襄二十八年
叔孫婼如齊涖盟 婼公羊作舍後同涖公羊穀梁作莅
婼叔孫豹之庶子昭子也高氏曰以暨齊平故婼往涖盟也昭公自是遂以善齊故孫于揚州卒于

齊為寄公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九月公至自楚

義見襄二十八年公至自楚

冬十有一月癸未季孫宿卒

貫道王氏曰宿代父為卿三十年而卒季氏自友受費而始封及行父而始大至宿而廣土取邑俾封君矣宿卒而意如繼之魯國不得寧矣愚謂此識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許氏曰季武子相魯作三軍舍中軍改革公室唯己所利取鄆瀆盟敗諸侯約幾陷名卿以為國憂則知昭公乾侯之禍此其專欲不忌之習非一日也

十有二月癸亥葬衛襄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八年春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左氏曰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二妃嬖留有寵屬諸司徒招與公子過哀公有廢疾公子招公子過殺悼大子偃師而立公子留高氏曰此陳公子招其曰陳侯之弟招殺世子偃師者正其天倫所以甚招之辠且見陳侯寵其弟假之以權致此禍也孫氏曰以叔父之親不顧宗社之重殞其家嗣致楚滅陳招之辠也○康侯胡氏曰此公子招而以弟稱者著招憑寵稔惡而陳侯失親親之道也招以公子為司徒乃貴戚之卿親則介弟尊則叔父號令廢立自己而出莫敢干之者也不能援立嫡冢安靖國家而戕殺偃師以致大寇宗社覆沒辠固大矣陳侯信愛其弟何以為失親親乎尊賢者親親之本不能擇親之賢者厚加尊寵以表儀公族而徇其私愛施於不令之人以至亡國敗家豈不失親親之道乎其曰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交責之也

夏四月辛丑陳侯溺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叔弓如晉

左氏曰晉侯方築虒祁之宮叔弓如晉賀虒祁也未詳信否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陳公子留出奔鄭

呂氏曰楚既殺干徵師公子留即出奔未成乎君也故不曰子左氏曰干徵師赴於楚且告有立君公子勝愬之於楚楚人執而殺之公子留奔鄭書

曰鄭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辠不在行人也劉氏曰楚人惡公子招而殺干徵師非其辠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閒可也莘老孫氏曰楚不能討公子招而殺其行人是冬楚滅陳而放公子招足明楚之倒施也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高氏曰干徵師爲告喪之使不告於天王反赴於夷狄雖夷狄不當執而殺之然其死也宜哉留旣爲君矣不曰陳留者立非其正位未定也且假師曰世子留曰公子别嫡庶也春秋明微大率如此

秋蒐于紅

蒐見桓二年狩于郎紅杜氏曰魯地沛國蕭縣西

有紅亭遠疑劉氏曰蒐春事也秋與之非正也蒐有常地矣于紅亦非正也紅之蒐見其反天時矣易地理矣義又見桓四年公狩于郎孫氏曰惟不稱大之爲正爾○莘老孫氏曰春秋書蒐者五皆曰大蒐未嘗曰蒐者於是蒐于紅獨不言大春秋以其蒐田之不時故書以譏之也

陳人殺其大夫公子過

稱陳人見莊二十二年左氏曰陳公子招歸辠於公子過而殺之未詳信否義見莊二十七年曹殺大夫○邦衡胡氏曰公子留已出奔則陳無君矣其言陳人殺其大夫衆殺之也生殺一人之柄而衆得專之此陳之所以滅也未詳是否

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十月壬午楚師滅陳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殺陳孔奐葬陳哀公奐公羊作瑗

執陳公子招放之于越者先執而後放也黎氏曰葬哀公楚葬之也陳已滅矣楚據其國豈曾使臣往會其葬而書葢楚師入陳陳君在殯因取而葬之與齊侯葬紀伯姬同彼上無齊侯滅紀之文故下目齊侯此已書楚師滅陳則下云執公子招殺孔奐葬哀公皆蒙上文爾左氏曰楚公子棄疾帥

師奉孫吳圍陳冬滅陳葉氏曰楚爲假師討而滅陳非討賊也滅國而已孫氏曰招殺世子之賊也楚執而放之陳孔奐無罪之人也楚則殺之吁楚靈暴虐無道滅人之國又爲淫刑也如此愚謂流放者天子之權諸侯不得專之況以夷狄放中國之大夫亂之極矣若其葬哀公則又盜賊之仁也此與楚人入陳殺陳夏徵舒之意同皆夷狄借討賊之名爲盜賊之計也○高氏曰春秋之書滅者惡之甚也稱師者見其恃衆也楚以夷狄而興師以滅中國之諸侯者實由骨肉相殘以致然耳嗟乎陳背中國而即夷狄乃卒爲夷狄所滅深可爲後

世世戒然而陳國之亂中國不能正之遂使夷狄藉口以爲討而滅之如公子招死有餘辜夫楚乘人之亂滅人之國夷狄豈可以禮義責之哉自中國不自正而致夷狄之恣耳春秋書殺陳國大夫者四皆楚人殺之而中國未有書殺之者此皆夷狄暴虐之甚張氏曰孔奐自宋之盟見於經執陳國之政久矣視君之亂從君於昏而無所正救蓋不能爲有無者也雖有辜必不加於招矣録楚之放招而殺奐見楚滅人之國而私意放殺其臣初不問辜之輕重愚謂陳侯未卒而骨肉相殘既卒而其國大亂使楚人假討賊之名以滅其國而其

身以諸侯之尊卒見葬於夷狄之手而其私謚曰哀亦出於楚春秋比書其事一以見陳哀不能修身齊家以治其國致羣公子作亂以底滅亡二以見王政不行夷狄暴横中國不能自存而壞潰至此可以爲永鑒矣

九年春叔弓會楚子于陳

許氏曰楚既滅陳成振諸夏是以無所號召而魯之大夫往會之高氏曰夫中國諸侯而爲夷狄所滅中國既不能救亦宜同心疾之奈何反往聘問邪書會于陳與宣十五年會于宋意同

許遷于夷

此與邢遷于夷儀同皆自遷也存耕趙氏曰許遷於鄭嘗遷于葉矣今又遷于夷再世再遷其生聚之計亦末矣愚謂王綱不振諸侯吞噬不安厥居至於再遷雖許男不能治其國家然可以觀世變矣義又見成十五年

夏四月陳災 公穀作火趙氏曰宋衛陳鄭災書其災者猶一事若一書〻同不勝紀諸侯亦不必因其小災而告以火書之耳當依左氏爲災也莘老孫氏曰春秋火不書災則書耳愚案宜從大公穀亦作災

康侯胡氏曰楚已滅陳必不遣使告於諸侯言亡國之有天災也何以書於魯國之策乎當時叔弓與楚子會于陳則目擊其事矣叔弓使畢而歸語陳災魯史遂書之耳莘老孫氏曰楚已滅陳復言

陳災者蓋陳威不久而國復興也前說近是愚謂陳見滅於夷狄而天復災之所謂天降喪亂者也其君臣獲辜於天者多矣義又見莊二十年

秋仲孫貜如齊 貜俱縛切

貜仲孫速之子孟僖子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高氏曰自叔老聘齊至今二十年復修舊好此蓋齊平之故也

冬築郎囿

築郎囿者于郎築囿即其地而名之也左氏曰築郎囿季平子欲其速成也叔孫昭子曰詩曰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其以勦民也無囿猶可

無民其可乎高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何可築也公內制於強臣不此之念而遠築郎囿非特勤民也芻蕘雉兔皆不得往怨有所歸矣義又見成十八年築鹿囿〇莱氏曰古者諸侯一囿成公築鹿囿已過矣今又于郎以築焉其爲民則俱已殆矣張氏曰以左傳觀之有以見季孫意如逢其君以耳目之娛而日竊其[illegible]昭公安之而不悟也人君於此可不戒哉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illegible]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五

昭公

十年春王正月

夏齊欒施來奔（[illegible]公羊作晉）

左氏曰齊惠欒高氏皆耆酒信內多怨彊於陳鮑氏而惡之夏有告陳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騁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諸陳鮑方睦遂伐欒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焉往遂伐虎門公使王黑以靈姑銔率吉請斷三尺焉而用之戰於稷欒高敗又敗諸莊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欒施高彊來奔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秋七月季孫意如叔弓仲孫貜帥師伐莒（[illegible]）

意如季孫宿之孫紇之子平子也木訥趙氏曰魯乘莒亂取鄆田納牟夷而取牟婁及防茲無怪莒有蚡泉之師也叔弓且敗之矣今又三大夫並出此固皆意如之爲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戊子晉侯彪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又爲叔孫婼葬平公起文也

九月叔孫婼如晉葬晉平公

三月而葬又魯以卿會葬皆非禮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十有二月甲子宋公成卒 成[illegible]作戍

杜氏曰無冬闕文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十有一年春王二月叔弓如宋葬宋平公 [illegible]

三月而葬速高氏曰卿共同列之葬非禮甚矣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四月丁巳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於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 虔穀梁作乾

[illegible]呂氏曰楚子名[illegible]闕左氏曰楚子在申召蔡靈侯靈侯將往蔡大夫曰王貪而無信唯蔡於

感今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不如無往蔡侯不可三月丙申楚子伏甲而饗蔡侯於申醉而執之夏四月丁巳殺之刑其士七十人公子棄疾帥師圍蔡韓宣子問於叔向曰楚其克乎對曰克哉蔡侯獲辠於其君而不能其民天將假手於楚以斃之何故不克然肸聞之不信以幸不可再也楚王奉孫吳以討於陳曰將定而國陳人聽命而遂縣之今又誘蔡而殺其君以圍其國雖幸而克必受其咎弗能久矣莘老孫氏曰蔡侯般弒君父之賊楚子以義討之則無不可乃詐誘而殺之又滅其國而有之春秋以楚子之志不在於討賊徒殺人之君

而利人之國故書楚子誘蔡侯般殺之[illegible]氏曰蔡侯之辠自不容誅楚子惡也[illegible]棄疾不[illegible]又帥師圍蔡從君於[illegible]此亦不[illegible]而辠惡自見者也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illegible]康侯胡氏曰蔡世子般弒其君諸侯與通[illegible]十有二年矣是中國變為夷狄而莫之覺也楚[illegible]以大義明天下奉詞致討執般於蔡討其[illegible]父之[illegible]而在官者無赦焉殘其身瀦其宮室[illegible]其亂者不越此矣又何惡乎今楚子本心[illegible]而不為討賊來也而又挾欺毀信[illegible]而殺之[illegible]行無道[illegible]時聖人深[illegible]之也

五月甲申夫人歸氏薨

歸氏杜氏曰昭公母胡女歸姓[illegible]安稱夫人也又為大蒐[illegible]起文義又見文四年風氏薨

大蒐于比蒲 [illegible]

蒐見[illegible]二年狩于郎大蒐僭天子之禮也于比蒲非常所也比蒲地譜云魯南鄙地孫氏曰蒐春田也五月不時也劉氏曰大蒐者大比也大比之禮均土地閱老幼物六畜會車馬齊貢賦治器械三年而修之者也此何以書譏喪不二事夫人歸氏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羊舌肸曰君有三年之喪

而無一日之感存耕趙氏曰公有母喪而不廢蒐
意如無君也無事而蒐閱强家自練其兵也民皆
三家之民兵皆三家之兵昭公孤矣　康侯胡氏
曰三綱君政之本君執此以御其下臣執此以事
其上政之大本於是乎在君有三年之喪固不廢
一日之蒐則無本矣乃有身從金革而無避者獨
何歟有門庭之寇而宗廟社稷存亡係焉必從權
制而無避伯禽服喪徐戎並興[illegible]於東郊出戰之
師與築城之役同日並舉[illegible]急[illegible]有不得
已焉者也

仲孫貜會邾子盟于祲祥

祲祥地闕君有母喪未葬而貜儼然與邾子盟非
禮矣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高氏曰始也公及
邾儀父盟于蔑盟于趡見會侯親與之盟會也今
公雖以夫人之喪使仲孫貜會邾子盟然自是仲
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
子盟于句繹是吾大夫與其君盟會耳然則魯邾
之更爲强弱斷可知矣雖與邾盟以修好然而魯
人之志必欲滅邾而後已此盟豈可信耶

秋季孫意如會晉韓起齊國弱宋華亥衛北宮佗鄭
罕虎曹人杞人于厥慭[illegible]

厥慭地闕晉既失伯楚圍蔡而莫之恤八國之大
夫自爲會天下之勢可知矣義又見文十二年會
于承筐

九月己亥葬我小君齊歸

齊私謚也高氏曰妾母而以夫人之禮葬又別
爲之謚義又見文五年葬成風

冬十有一月丁酉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
有穀梁作友

啖氏曰稱執者因繫之也孫氏曰當從當稱子此
言世子者有未立也杜氏曰用[illegible]以祭也趙氏
曰與僖十九年邾用鄫子同[illegible]世子滅蔡用
隱太子於岡山中無[illegible]不稱五牲不相爲用況

用諸侯乎下以辭之高氏曰楚子誘人之君而殺
之滅其國執其嗣[illegible]而歸用之不道之甚聖人詳
錄之所以閔吾中國[illegible]又絕諸侯莫
能救[illegible]不[illegible]以世子歸有存
不從楚故也惡罰蔡般弑君父以甚仇人所得討
幸不見殺於當時而假手於强楚身殄國滅及其
嗣子夫楚子之惡不容誅也然蔡般之罪可爲亂
臣賊子之大警矣義又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耕趙氏曰楚虔滅陳以殺蔡侯而圍蔡頓兵八月
蔡城守不下則以世子有不肯爲之服也城陷就
執虔忿其淹楚師也執歸用之經詳其事窮楚惡

以病中國也黄氏曰滅人之國執其人以代牲豈
有人道而可責也哉
十有二年春齊高偃帥師納北燕伯于陽[illegible]
杜氏曰高偃高傒玄孫陽即唐燕別邑中山有唐
縣三年燕伯出奔齊不言於燕未得國都也下衙
胡氏曰燕已有君不受燕伯[illegible]必納之故納于
陽而未得國愚謂燕伯不[illegible]在於[illegible]今人倚
大國之力十年始克入其[illegible]可知矣然諸
侯出入廢置自如又以大夫而納諸侯[illegible]不振
甚矣
三月壬申鄭伯嘉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見宋公使華定來聘
左氏曰華定來聘通嗣君也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公如晉至河乃復
義見二年
五月葬鄭簡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楚殺其大夫成熊公羊作成然穀梁作[illegible]
杜氏曰成虎令尹子玉之孫與闘氏同出於若敖
左氏曰楚子謂成虎若敖之餘也遂殺之或譖成
虎於楚子成虎知之而不能行未詳信否義見莊

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秋七月
冬十月公子慭出奔齊慭[illegible]公羊作整字誤也
慭字子仲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楚子伐徐
左氏曰楚子狩于州來次于潁尾使蕩侯潘子司
馬督囂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
乾谿以為之援未詳信否[illegible]氏曰徐吳姻國也楚
人疾吳故遷怒於徐既執其君又伐其國[illegible]義見
僖三年徐取舒
晉伐鮮虞
鮮國史有[illegible]略也杜氏曰鮮虞白狄別種在中山
新市縣未詳信否地譜中山在戰國為中山國新
市縣漢志新市縣也古鮮虞國子姓孫氏曰姬姓
未詳孰是愚謂晉既失伯楚滅中國淫殺諸侯皆
莫之恤而有事於鮮虞其無能為可知矣義又見
莊二十年齊伐戎
十有三年春叔弓帥師圍費
費見襄七年杜氏曰南蒯以費畔左氏曰叔弓圍
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
區夫曰非也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
令主而共其乏用費來如歸南氏亡矣民將叛之

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民疾而叛為之
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
于子從之費人叛南氏陸氏曰家臣以邑叛不書
叛但書大夫圍之則邑叛可知矣康侯胡氏曰費
內邑也命正卿為主將舉大衆以圍其城若敵國然
者家臣強大夫弱也夫所惡於下者無以事上所
惡於上者無以使下季孫意如以所惡於下者事
其上而不忠於其君以所惡於上者使其下而不
禮於其臣出乎爾者反乎爾宜南蒯之及此也春
秋之法不書內叛反求諸己而已矣存耕趙氏
曰費自友受賜以來日闢併封君至迫如極矣物

忍而反天之道也劉氏曰周之王必無廢文武之
法無逆天之道諸侯雖大國孰敢慢其上諸侯必
無僭天子其大夫必敢陵大夫必無胥其君其陪
臣孰敢叛累世矣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
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
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
命三世希不失矣春秋之初諸侯僭天子春秋之
中大夫僭諸侯春秋之末陪臣執國命有國家者
至於陪臣執國命則國非其國矣故春秋至昭定
哀終焉

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

比奔晉在元年杜氏曰乾谿在譙國城父縣東境
左氏曰楚子之為令尹也殺大司馬薳掩而取其
室及即位奪薳居田遷許而質許圍蔡洧有寵於
王王之滅蔡也其父死焉王使與守而行申之會
越大夫戮焉王奪鬬韋龜中犨又奪成然邑而使
為郊尹蔓成然故事蔡公故薳氏之族及薳居許
圍蔡洧蔓成然皆王所不禮也因羣喪職之族啓
越大夫常壽過作亂圍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觀
起之死也其子從在蔡事朝吳曰今不封蔡蔡不
封矣我請試之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皙及郊而

告之情強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
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己徇於蔡曰蔡
公召二子將納之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
蔡人聚將執之辭曰失賊成軍而殺余何益乃釋
之朝吳曰二三子若能死亡則如違之以待所濟
若求安定則如與之以濟所欲且違上何適而可
衆曰與之乃奉蔡公召二子而盟于鄧依陳蔡人
以國楚公子比公子黑肱公子棄疾蔓成然蔡朝
吳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因四族之徒以入楚及
郊陳蔡欲為名故請為武軍蔡公知之曰欲速且
役病矣請藩而已乃藩為軍蔡公使須務牟與史

猈先入因正僕人殺太子祿及公子罷敵公子比為王公子黑肱為令尹次於魚陂公子棄疾為司馬先除王宮使觀從從師于乾谿而遂告之且曰先歸復所後者劓師及訾梁而潰王聞羣公子之死也自投於車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余乎侍者曰甚焉小人老而無子知擠於溝壑矣王曰余殺人子多矣能無及此乎右尹子革曰請待於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於楚王沿夏將欲入鄢芋尹無宇之子申亥曰吾

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王縊於芋尹申亥氏申亥氏以其二女殉而葬之莘老孫氏曰公子比晉奉之以歸國國人之不悅其君殺而篡之也左氏公羊皆以比自晉歸脅楚子而死故書曰弒比誠不親刃但脅之使縊則亦弒之爾愚謂人而弒君皐大惡極不待言矣然楚虔得國脅盟中國執徐子滅賴伐吳滅陳滅蔡殺微師孔奐誘殺蔡侯用蔡世子非人類也春秋比書其惡而終之以見弒鑒戒昭矣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事〇董子曰賦斂無度以奪民財多發徭役以奪民時

作事無極以奪民力百姓愁苦叛去其國楚靈王作乾谿之臺三年不成百姓罷敝是其身弒康侯胡氏曰昭元年楚虔立比出奔晉十三年比歸而虔縊於棘圍則比未嘗一日北面事虔為之臣虔固非比之君矣而書曰比弒其君何也曰若去國雖久而爵祿有列於朝出入有詔於國不埽其墳墓不收其田里不係纍其宗族則君臣之分猶在也比雖奔晉而晉人以伯待比以國底祿固楚之亡公子也安得以為比非楚之臣而虔非比之君乎春秋書比弒其君要明君臣之[illegible]信左氏以虔為弒君篡位故以比出奔而非臣殊不知虔未嘗弒君虔雖不賢然君楚十有三年矣比雖出亡非虔之臣而何哉

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殺公子作殺家經但書公子不曰其君不可言弒也）

左氏曰觀從謂子干曰不殺棄疾雖得國猶受禍也子干曰余不忍也子玉曰人將忍子吾不忍俟也乃行國每夜駭曰王入矣乙卯夜棄疾使周走而呼曰王至矣國人大驚使蔓成然走告於子干子皙曰王至矣國人殺君司馬將來矣君若早自圖也可以無辱衆怒如水火焉不可為謀又有呼而走至者曰衆至矣二子皆自殺丙辰棄疾即位貫道王氏曰比立矣不曰弒其君比篡立非其君

也比弒君而棄疾役之經不以討賊書棄疾本末在於代比而非討之也先書公子比弒君後書棄疾殺比則棄疾謀弒而假比以為之驅除不可掩矣

秋公會劉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平丘

杜氏曰劉子劉獻公王卿士孫氏曰平丘晉地杜氏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張氏曰開封府封丘縣在東漢志尚為平丘縣左氏曰晉成虒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為取郯故晉將以諸侯來討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告於吳秋晉

侯會吳子于良水道不可吳子辭乃還七月丙寅治兵於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攝司馬遂合諸侯于平丘晉人將尋盟齊人不可晉侯使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厎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遲速唯君叔向告於齊曰諸侯求盟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有尋盟若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古以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恆由是興晉禮主盟懼有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矣齊人懼對曰小國言之大國制之敢不聽從叔向曰諸侯有閒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張氏曰當時晉平主盟內寵嬖妾蠱其心外建宮室誇諸侯故楚虔盡召諸侯而肆為宗主吞滅昏姻坐視不救及平公卒昭公立而楚虔死乃乘其亂欲立威以服諸侯而不知大勢已去徒治親暱本末倒置內外離心諸侯益貳此平丘之會所以益

墜伯業也點寀以天子之卿而下會盟諸侯以諸侯而上會盟天子之卿義同僖八年洮之盟及九年葵丘之會然葵丘之會宰周公與會而不與盟今則劉子與會而復與盟矣至其伯業之盛衰人心之離合又有大不同者焉故君舉陳氏曰晉之合諸侯止此鄟陵之後參盟復作晉非盟主矣

八月甲戌同盟于平丘 甲穀梁作庚

書同盟于平丘者先目後凡又以見劉子與盟也再言平丘者先會于平丘復盟于平丘不得不地與葵丘同義見上又見莊十六年同盟于幽

公不與盟

左氏曰邾人莒人愬於晉曰魯朝夕伐我幾亡矣我之不共魯故之以晉侯不見公使叔向來辭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蠻夷之訴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畏也況其率道其何敵之有牛雖瘠僨於豚上其畏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侯之師因邾莒杞鄫之怒以討魯罪間其二憂何求而弗克魯人懼聽命愚謂平丘之役晉昭臨諸侯大合雖非正道然晉侯猶有主中夏攘夷狄之機不能

協比崇獎王室乃離魯君而自為盟其何以服衆心哉然魯以千乘之君而不得與盟亦其有取辱之道歟○孫氏曰自襄二十七年宋之會諸侯不出大夫專盟會者十年至昭四年申之會則又甚矣楚子以蠻夷之衆橫行中國戕滅陳蔡以厭其欲諸侯莫敢抗楚專盟會者又十年矣今晉昭一旦與劉子合諸侯同盟於此者其能與楚子抗乎不能與楚子抗也乘楚靈弒逆之禍爾乘楚靈弒逆之禍與劉子合諸侯同盟於此何所為哉公不與盟者晉侯不與公盟也晉侯與公同事而不同盟非所以宗諸侯也天下孰不解體故自定四年

訖會于召陵諸侯復不出者二十四年至如昭二十六年鄟陵之會晉自不出此不足宗諸侯可知也

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

左氏曰晉人執季孫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晉人以平子歸子服湫從康侯胡氏曰自文公以來公室微三家專而季氏自行父之首也宿及意如尤為強偪元年伐莒疆鄆十年又伐莒申分魯國以自封殖而使其君食於[illegible]不甚不臣甚矣晉人若告於諸侯以其罪執之歸於天子以大義廢之收私邑為公室之民使政令在君大夫臣順則方伯之職修矣而徒以邾莒之訴曰我之不共魯故之以遂辭魯君而執意如則是意在貨財而不責其無君臣之分也何得為伯討乎義又見莊十七年齊執鄭詹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

左氏曰楚之滅蔡也靈王遷許胡沈道房申於荊焉平王即位既封陳蔡而皆復之隱大子之子廬歸于蔡悼大子之子吳歸于陳思家陳蔡國滅身死世子俱亡今經直書蔡侯廬歸于蔡陳侯吳歸于陳者非不許楚封諸侯而為此自歸之文也考

之左氏十三年四月楚比弒楚子之時觀從曰今
不封蔡蔡不封矣又曰依陳蔡人以國又曰陳蔡
欲為名故請為武軍乃藩為軍於時陳蔡之□立
矣非至此始立也經不書者或係史闕無文亦見
於此而不書其立□令此則蔡侯陳侯吳各歸
其國也其名者別其為何君也不書自楚者不識
其有秦也其書歸者一見陳蔡復國於蠻夷二見
王不能理而諸侯乘機自復一見夷狄制中夏與
滅之大柄皆聖人惻怛之心也○許氏曰楚靈其
滅二國楚平既立故復二國之復□□□復之
善與非善也聖王不作諸侯不振二國之命制在

夷狄故也劉氏曰陳蔡復國於□□□忘其宗
廟之辱社稷之恥殆匹夫所不為其謂雖可復其
行不可復惡足以君國子民哉是其禍亂相繼至
於滅亡而莫之振也豈不哀哉

冬十月葬蔡靈公

靈公蔡侯般也自楚虔殺般三十有一月蔡侯廬
歸國而始得葬雖弒逆之賊人所不恤然王政不
行蠻夷肆虐弱國無以自存亦可見矣義又見隱
三年宋公卒

公如晉至河乃復

左氏曰公如晉荀吳謂韓宣子曰諸侯相朝講舊
好也執其卿而朝其君有不好焉不如辭之乃使
士景伯辭公於河高氏曰晉不與公盟今又執吾
卿而公復朝之無恥甚矣愚謂晉之□亦可見矣
義又見二年

吳滅州來

蘇氏曰州來楚之附庸趙氏曰楚□□□□見吳
之強而滅國矣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十有四年春意如至自晉

陳氏曰意如不稱氏前見也左氏曰十三年季孫
猶在晉子服惠伯私於中行穆子曰魯事晉何以
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若
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瘳於□□□□宣子
且曰楚滅陳蔡不能救而為夷執親將焉用之乃
歸季孫惠伯曰寡君未知其罪合諸侯而執其老
若猶有罪死命可也若曰無罪而惠免之諸侯不
聞是逃命也何免之為請從君惠於會宣子患之
使叔魚見季孫曰鮒也聞諸吏將為子除館於西
河且言平子懼先歸惠伯待禮愚謂晉執意如不
以其罪今又舍之亦無所為不惟晉之無王命且
見其執其舍皆出於私喜怒而非有公天下之心
也

三月曹伯滕卒

義見哀公二年宋公卒

夏四月

秋葬曹武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八月莒子去疾卒

左氏曰著丘公大子見隱七年滕侯卒

冬莒殺其公子意恢

莒子卒而莒亂殺其君之親則莒之無政可知矣不曰殺其大夫而曰殺其公子者譏不在於其殺大夫而在於殺君之親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 末公羊作昧

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武宮即成六年所立者也籥見宣八年左氏曰叔弓涖事籥入而卒孫氏曰非禮也宗廟之祭羽籥既陳雖有卿佐之喪不可去也然卿佐之喪當有以禮去樂則太甚故爲之廢繹是故宣八年書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孔子譏其繹爾此昭二月有事常禮也有事于武宮則失禮矣叔弓卒而去樂卒事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啖氏曰宗廟大事大夫卒小事以理言之應待祭罷又禮記稱衛侯曰柳莊者非寡人之臣也社稷之臣也如其卒雖當祭必告於此則明當禮不當告恐謂若如左氏説叔弓涖事而卒則不用告而知之矣啖氏之説施之卿卒在外告而後知者可也然左氏之説未知其實然否也

夏蔡朝吳出奔鄭 朝公羊作昭

左氏曰楚費無極害朝吳之在蔡也欲去之乃謂之曰王唯信子故處子於蔡子亦長矣而在下位辱必求之吾助子請又謂其上之人曰王唯信吳故處諸蔡二三子莫之如也而在其上不亦難乎弗圖必及於難夏蔡人逐朝吳朝吳出奔鄭王怒曰余唯信吳故寘諸蔡且微吳吾不及此女何故去之無極對曰臣豈不欲吳然而前知其爲人之異也吳在蔡蔡必速飛去吳所以翦其翼也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衛元咺出奔晉○朴鄉呂氏曰蔡侯復國而朝吳出奔意者蔡侯不能容之而出邪

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秋晉荀吳帥師伐鮮虞

義見十二年此則兼見大夫帥師爾○朴鄉呂氏曰十二年伐之矣今又連命卿帥師以伐之晉不能加於楚則從事於鮮虞而已

冬公如晉

左氏曰平丘之會故也愚案公屢見辭於晉而復往畏晉甚矣非君國之道也義又見僖十年公如齊

十有六年春齊侯伐徐

左氏曰齊師至於蒲隧徐人行成徐子及郯人莒人會齊侯盟於蒲隧賂以甲父之鼎叔孫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興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莫之亢也無伯也夫未詳伯否義見莊二十年齊伐戎

楚子誘戎蠻子殺之 [illegible]

杜氏曰河南新城縣有蠻城張氏曰伊闕縣即新城也左氏曰楚子聞蠻氏之亂也與蠻子之無質也使然丹誘戎蠻子嘉殺之杜鄉呂氏曰誘人而殺之前此未有也而楚君再爲之

夏公至自晉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秋八月己亥晉侯夷卒 亥公羊作…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九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季孫意如如晉冬十月葬晉昭公 公羊作十二月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高氏曰卿共喪事非禮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來朝

左氏曰小邾穆公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秋郯子來朝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八月晉荀吳帥師滅陸渾之戎

陸渾戎見僖二十二年左氏曰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謂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陸渾氏甚睦於楚必是故也君其備之乃警戎備晉荀吳帥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於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數之以其貳於楚也陸渾子奔楚其衆奔甘鹿周大獲宣子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故使穆子帥師獻俘於文宮木訥趙氏曰陸渾之戎遷近伊川然俘而投之守外可也滅之亦甚矣義又見莊二十年齊伐戎

冬有星孛于大辰

孛見文十四年公羊曰其言于大辰何在大辰也大辰者何大火也大火爲大辰伐爲大辰北辰亦爲大辰何以書記異也愚案冬月大火沒於西矣

伐即參也見於東方北辰長見不[illegible]
伐與北辰與呂氏曰[illegible]天[illegible]
而之不時以為民害[illegible]之失有以取之也故
君觀其[illegible]以思戒察其[illegible]以改行則從吉可免而
無危亡之禍其要然不以為意則禍及之非不幸
也聖人詳書為世戒為人君者觀春秋所書其可
不致懼乎

楚人及吳戰于長岸

杜氏曰長岸楚地[illegible]曰[illegible]氏曰[illegible]
戰不言敗勝負敵也左氏曰吳[illegible]長[illegible]子
[illegible]大敗吳師[illegible]吳公子光
請於其眾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眾亦有焉
請藉取之以救死眾許之使[illegible]三人潛伏於
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楚
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歸愚
謂吳伐楚楚主乎此戰也獨可杜氏曰吳楚爭強
[illegible]無能制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illegible]
啖氏曰此後楚日削而吳日張矣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曹伯須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五月壬午宋衛陳鄭災

公羊曰同日而俱災為天下記異也義又見莊二

十年齊大災

六月邾人入鄅 [illegible]

杜氏曰鄅妘姓國在琅邪開陽縣張氏曰[illegible]沂州
臨沂縣左氏曰鄅人藉稻邾人襲鄅[illegible]人將閉門
邾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illegible]見隱二年
莒入向 黃氏曰案左氏傳[illegible]春秋用
夏正也若改四月[illegible]六月[illegible]之可藉

秋葬曹平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許遷于白羽

張氏曰白羽一名析楚邑也即鄧州內鄉縣愚案
許一遷于葉再遷于夷三遷於白羽迫於強國靡
有寧宇王綱不振小國窮困如此義又見成十五
年

十有九年春宋公伐邾

左氏曰邾夫人宋向戌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宋公
伐邾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夏五月戊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

左氏曰許悼公瘧飲大子止之藥卒[illegible]凡弒君
父者不必親加刃於其身按左氏飲止藥而卒則
是毒殺之耳非弒君而何哉三傳得其事而不得
其意故妄為之[illegible]義見襄三十年蔡般事[illegible]朴鄉

呂氏曰許悼公瘧飲止之藥而卒則是止[illegible]
也使世子止之[illegible]而止[illegible]不[illegible]也聖人[illegible]
以弒名加之以弒名則非不[illegible]
止藥而卒不止乎與聞乎故而已
己[illegible]地震
義見文九年
秋齊高發帥師伐莒
[illegible]見隱二年鄭伐[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不伐[illegible]久
[illegible]景公乘晉楚之[illegible]有代[illegible]之志[illegible]伐[illegible]小國也
冬葬許悼公
[illegible]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家許止不討而悼公書
葬則傳所謂賊不討不書葬者妄也
二十年春王正月
夏曹公孫會自鄸出奔宋 鄸穀梁作夢
張氏曰鄸與仁府乘氏縣有大鄸城古老云古鄸
[illegible]也[illegible]道王氏曰[illegible]書自某出奔者宋華亥自南
里宋公之弟辰自蕭及公孫會自鄸也華亥辰先
書入書叛會無見焉則非據邑叛君者也鄸會之
食邑也得辠而出由邑而奔也義見僖二十八年
元晅奔晉
秋盜殺衛侯之兄縶 [illegible]

左氏曰公孟縶也孫氏曰盜者微賤之稱以衛侯
之兄而盜得殺之衛侯之無刑政也如此
冬十月宋華亥向寧華定出奔陳 寧公羊作甯後皆同
朴鄉呂氏曰一宋國也而大夫同出奔以見君之
不能待其臣而臣之不能事其君也義又見僖二
十八年元晅奔晉
十有一月辛卯蔡侯盧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二十有一年春王三月葬蔡平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夏晉侯使士鞅來聘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陳入于宋南里以叛 公羊作[illegible]
[illegible]氏曰自外而至故曰入南里宋城內里名左氏
曰宋華費遂生華貙華多僚華登貙為少司馬多
僚為御士與貙相惡乃譖諸公曰貙將納亡人公
[illegible]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也吾有讒子而弗
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乃與公謀逐華
貙子皮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召亡人壬寅華向
入樂大心豐愆華牼禦諸橫華氏居盧門以南里
叛宋城舊鄘及桑林之門而守之冬十月華登以
吳師救華氏齊師宋師敗吳師於鴻口華登帥[illegible]

餘以敗宋師公欲出廚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
不能送亡君請待之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
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
氏北復即之遂敗華氏於新里十一月癸未公子城以晉
師至曹翰胡會晉荀吳齊苑何忌衛公子朝救宋
丙戌與華氏戰於赭丘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登如楚楚薳越
帥師逆華氏未詳信否[illegible]
○邦衡胡氏曰經書入以叛者以成不可行[illegible]
獻不言晉蕭不言宋此何言宋者彼但入于所食
私邑而此則入于都城之內也入都城之內則逼
君已甚三臣之惡不容誅矣然宋公不能正國使
叛臣得投隙而逼都城則國之削亦甚矣義又見
僖二十六年孫林父事○黃氏曰王伯兩微叛臣
橫行如此

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illegible]三年

八月乙亥叔輒卒 公羊作痤

叔弓之子伯張也譏世卿也大惡又見隱元年

[illegible]師卒

冬蔡侯朱出奔楚 朱穀梁作東

邦衡胡氏曰楚虔誘殺蔡般執用蔡有蔡君不
共戴天之讎朱乃奔而親之惡何可言哉義又見

桓十五年鄭伯奔蔡

公如晉至河乃復

許氏曰公失其重久矣故晉得輕進退之義又見
二年）戴氏曰宜乎季氏之強昭公之羽不助其
臣而不有其君久矣

二十有二年春齊侯伐莒

左氏曰齊北郭啟帥師伐莒莒子將戰苑羊牧之
諫曰齊帥賤其求不多不如下之大國不可怒也
弗聽敗齊師於壽餘齊侯伐莒莒子行成司馬竈
如莒涖盟莒子如齊涖盟未詳信否黃氏曰齊景
矜而貪功如此安能及遠哉義又見隱二年鄭伐
衛

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朴鄉呂氏曰其言自宋南里何以其嘗據此而叛
也左氏曰楚薳越使告於宋曰寡君聞君有不令
之臣為君憂無寧以為宗羞寡君請受而戮之對
曰孤不佞不能媚於父兄以為君憂拜命之辱抑
君臣日戰君曰余必臣是助亦惟命人有言曰唯
亂門之無過君若惠保敝邑無亢不衷以獎亂人
孤之望也唯君圖之楚人患之諸侯之戍謀曰若
華氏知困而致死楚恥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
如出之以為楚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

害又何求乃固請出之宋人從之宋華亥向寧[illegible]
定華貙華登皇奄傷省臧士平出奔楚[illegible]
是謂三叛奔陳又自陳入宋據南里以叛[illegible]出奔楚
往來三年出入自如[illegible]之事[illegible]奔矣
陳楚之惡明矣然宋公之[illegible]亦可[illegible]又見
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大蒐于昌間 公羊作昌姦同
陸氏曰昌間魯地義見十一年 劉氏曰八年秋
蒐十一年夏蒐以為非不時也今此春蒐非矣而
書則凡昭公書蒐為大夫[illegible]公失其[illegible]是
務而禮防不興上下相與以樂滔憂也文王之時

人倫既正而後軍旅以律朝廷既治而後田野即
功是以詩歌庶類蕃遂而蒐田以時當魯昭之季
朝廷人倫壞亂極矣而唯蒐田之是務是以屢書
之
夏四月乙丑天王崩
此為景王三月而葬與王室亂等事起也義又見
隱三年
六月叔鞅如京師葬景王
叔鞅叔弓之子穆伯也三月而葬亂故也義見文
九年得臣葬襄王
王室亂

左氏曰王子朝賓起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
欲立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之
為人也願殺之又惡王子朝之言以為亂願去之
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
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
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己犧何害王弗應夏四月
王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子劉子王有心疾
乙丑崩于榮錡氏戊辰劉子摯卒無子單子立劉
蚠五月庚辰見王遂攻賓起殺之盟群王子于單
氏六月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
秩者與靈景之族以作亂帥郊要餞之甲以逐劉
子壬戌劉子奔揚單子逆悼王於莊宮以歸王子
還夜取王以如莊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
公謀曰不殺單旗不捷與之重盟必來背盟而克
者多矣從之樊頃子曰非言也必不克遂奉王以
追單子及領大盟而復殺摯荒以說劉子如劉單
子亡乙丑奔于平畤群王子追之單子殺還姑發
弱鬷延定稠子朝奔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劉子
入於王城辛未鞏簡公敗績於京乙亥甘平公亦
敗焉叔鞅至自京師言王室之亂也閔馬父曰子
朝必不克其所與者天所廢也劉氏曰何言乎王
室亂亂自內作者也呂氏曰不言京師亂而言王

室亂者言京師則通乎上下言王室則其父子兄弟自亂之耳康侯胡氏曰景王寵愛子朝使尊子配嫡以本亂者其言王室識國本之不正也〇高氏曰春秋紀事必指其實前此者王室衰微猶未至於亂也景王不能正家而致諸子之爭立於是尹氏召伯毛伯欲立子朝而劉子單子欲立王猛二子相逐遂以干戈相向迭勝迭負五年之間國無定主王室之亂莫此爲甚夫天下不可一日無君而二子爭立五年始定嗚呼王室者諸夏之本也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詩人尚以爲戒況枝葉已彫瘁而本又盡壞若此乎書之深悼周之不復

興且畢諸侯之不救也愚案傳曰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王室亂家不齊之極也家既不齊其何以治其國以平天下哉然家之不齊由乎身之不修後世人君而知此義必躬行以教其家早定家嗣禮訓庶孼偏愛不萌竊何不作此春秋所以爲克己復禮之書也

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劉子名蚠單子名旗天子之卿也高氏曰皇者畿内邑也杜氏曰河南鞏縣西南有皇亭東漢志鞏有皇亭西北有湟水左氏曰單子欲告急於晉以王如平畤遂如圃車次于皇劉子如劉單子使王

子處守於王城盟百工於平宮鄩肸伐皇大敗獲鄩肸焚諸王城之市八月司徒醜以王師敗績於前城百工叛伐單氏之宮敗焉反伐之伐東圉氏曰王猛乃王矣未踰年是以不可稱天王而名不可以諸侯例稱子也冠王於子又與他王子相亂故稱王繫猛者乃王者在喪之常稱朴鄉呂氏曰其名之何未成君之辭且以別於子朝也其言劉子單子以何猛制在劉單也愚謂此亦據實書之爾嗣王繼位居喪有常所而劉單以之居于皇非其所矣見王室之亂也自此以後皆以逆亂之事〇葉氏曰猛太子壽之母弟所得立者也必無

嫡而後可以立庶朝雖長所不得立也而朝之言曰王后無嫡則立長是謂太子爲嫡而欲以長奪猛夫安知太子母弟亦嫡哉此[illegible]朝之所以絕於春秋也

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

杜氏曰王城郟鄏今河南縣東萊呂氏曰洛誥我乃卜瀍水東瀍水西惟洛食先儒以爲今河南城所謂王城也成王定鼎於郟鄏是也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左氏曰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溫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劉蚠以王師敗績於郊前城人敗陸渾於社愚謂劉子單子

內輔者正而王又入于成周亦[illegible]秋之義所不
書者也然以入王之尊依劉[illegible]居于皇又[illegible]
至是始得入于王城王室之亂如此故書以見義
而又言王子猛[illegible]居于[illegible]文也[illegible]
經呂氏曰其再言劉子單子[illegible]居于皇一
事也入于王城[illegible]也一出一入[illegible]而言之劉子
單子以王猛居以王猛入劉[illegible]
王室亂後書二子以劉單[illegible]尹
氏立王子朝尹氏[illegible]

冬十月王子猛卒

左氏曰王子猛卒不成喪也敬王即位館於子旅
氏孫氏曰王猛卒其曰王子猛者言王所以明當
嗣之人也[illegible]以見未踰年之君也不曰崩降
成君也[illegible]而此書王子猛者因其
卒而[illegible]皆所以[illegible]嫡也又以別居于狄泉
者[illegible]葉氏曰[illegible]書尹氏立而敬王立不
[illegible]今猛[illegible]不曰[illegible]王同猛亦正也
[illegible]義[illegible]已具矣

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五　後學　成德　挍訂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六

昭公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婼勑略切公羊作舍下同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又爲晉執婼起文也

癸丑叔鞅卒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蘇氏曰執之稱行人言非其罪也義又見莊十七年齊執鄭詹

晉人圍郊

高氏曰郊王畿之邑不繫之國者天下皆王土也所以別異於諸侯也康侯胡氏曰郊子朝邑也當是時天子蒙塵晉爲方伯不奔問官守省視器具徐遣大夫往焉勤王尊主義若是乎書晉人圍郊而貶自見也

夏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

杜鄉呂氏曰前書蔡侯朱出奔楚而此書蔡侯東國卒于楚穀梁以朱爲東穀梁所言疑是而又脫一國字爾何者朱無歸入卒葬之文而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諸侯卒於外書地東國失守社稷出奔仇讎已而身死於外書曰蔡侯東國卒于楚而東國之罪著矣

秋七月莒子庚與來奔
左氏曰莒子庚與虐而好劒苟鑄劒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存帥國人以逐之庚與將出聞烏存執殳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苑羊牧之曰君過之烏存以力聞可矣何必以弒君成名遂來齊人納郊公未詳信否義見哀十四年衛侯奔
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師于雞父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齧 [illegible]
杜氏曰雞父楚地安豐縣南有雞備亭屬壽州國雖存君死曰滅夏齧徵舒玄孫劉氏曰疑楚本與

諸侯同救州來既而令尹卒楚師留而諸侯先至故吳得獨敗之楚師實未與吳相接則無緣書楚也序侯胡氏曰諸侯之師曷爲略而不序頓胡沈則其君自將蔡陳許則大夫帥師言敗則或滅或獲其事不同也故總言朴鄉呂氏曰序頓胡沈於蔡陳許之上者以君臣爲序也左氏曰吳人伐州來楚薳越帥師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子瑕卒楚師熸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胡沈之君幼而狂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熸帥賤多寵政令不壹七國同役而不同心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後者敦陳整旅吳子從之戊辰晦戰於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朴鄉呂氏曰吳益強也不曰滅胡子沈子而曰胡子沈子滅者言自滅也愚謂楚勢稍沮吳復強盛中國又生一楚矣六國從楚以致敗滅擒獲皆有自取之道也

天王居于狄泉
張氏曰狄泉即僖二十九年翟泉左氏曰夏四月單子取訾劉子取牆人直人六月壬午王子朝入於尹尹圉誘劉佗殺之單子從阪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召伯奐南宮極以成周人戍尹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王子朝入于王城次于左巷秋七月鄩羅納諸莊宮尹辛敗劉師於唐又敗諸鄩尹辛取西闈攻蒯蒯潰許氏曰踰年書王故敬王踰年即位而稱天王朴鄉呂氏曰王

子猛卒弟匄立是爲敬王子朝自京入于王城故
敬王避子朝居于狄泉愚謂以天王而居于狄泉
非其所也見王室之亂猶未已也

尹氏立王子朝

尹氏見隱三年尹氏卒穀梁曰立者不宜立也孫
氏曰立者篡辭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illegible]敬王
是也此言尹氏立王子朝其惡可知也陸氏曰又
足以見世卿之惡也○呂氏曰經以天王居于狄
泉復無二上斷可知矣又以尹氏立王子朝則王
子朝之不正而爭立罪亦明矣屬辭比事春秋教
也

八月乙未地震

義見文九年

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復 公羊穀梁有上有公字[illegible]

左氏曰公爲叔孫故如晉及河有疾而復義見二
年愚謂此與前四如晉至河乃復不同者以其有
疾而自復也可以見前四如晉皆不得入而復矣
而此亦書者又以見公之不當如也義又見僖十
年公如齊○孫氏曰凡公如晉不得入者六二年
公如晉至河乃復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年此年
定三年皆是也此書有疾明公自有疾而反爾餘
皆譏公數如晉而不納以取其辱康侯胡氏曰以

周公之冑千乘之君執幣帛修兩君之好而不見
納可恥矣有恥而後知憤知憤而後能自強自強
而後能爲善爲善而後能立身立身而後能行其
政令保其國家矣昭公内則受制於權臣外則見
陵於方伯此正憂患疢疾有德慧術智保生免死
之時也而安於屈辱甘處微弱無憤悱自強之心
其失國出奔死於境外自取之哉

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貜卒 貜俱縛切

義見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婼至自晉

孫氏曰不言叔孫婼前見也愚謂此記婼見執者

既以見晉侯執之不以其辠而釋之亦無爲也

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秋八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丁酉杞伯郁釐卒 郁公羊作鬱

義見隱三年宋公和卒

冬吳滅巢

康侯胡氏曰巢楚之附庸與十三年吳滅州來同
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木訥趙氏曰吳將謀楚
先滅其與國哉州來滅巢滅徐皆楚之與國也

蔡杞平公

義見隱[illegible]年莽宋[illegible]公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illegible]
[illegible]張氏曰[illegible]
[illegible]
左氏[illegible]鄭伯如[illegible]
[illegible]曰昔王室何對曰老[illegible]
[illegible]鄭人[illegible]曰焉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
為將及焉今王室實蠢蠢焉吾小國懼矣然大國

之憂也吾儕何知焉吾子其[illegible]曰緯之蔡
[illegible]
[illegible]諸侯期以明年二十五年夏
[illegible]之大夫輸王
[illegible]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
[illegible]何使客[illegible]以來
宋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
得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
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illegible]王室之
亂如此而諸侯之大夫自為會其後不見納王事
跡天下事勢可知矣

有鸜鵒來巢[illegible]

左氏曰書所無也張氏曰邵子曰天下將治則天
地之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則天地之氣自南而
北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鸜
鵒來巢[illegible]不踰濟而至魯豈非氣自
南而北之[illegible]中國患而齊晉
僭是以[illegible]自此之後[illegible]以南
[illegible]則知鸜鵒
來巢之[illegible]茱氏曰天有
時地有[illegible]不踰[illegible]踰汶則死
地氣也天有時以生有時以殺草木有時以生有

時以死石有時以[illegible]有時以澤天反時為災地
反物為[illegible]故天失其時則[illegible]不殺
[illegible]實無冰地失其氣則鸜鵒來巢
秋[illegible]大雩[illegible]又雩
[illegible]高氏曰季辛不言大
[illegible]太甚[illegible]一月再雩而志其僭且數
也[illegible]五年[illegible]康侯胡氏曰聖人書此者以
[illegible]災之非道而[illegible]於禱[illegible]之末也昭公之時
雨雹地震四見於經旱乾為虐相繼而起季辛又
雩災之甚也若反身修德信用忠賢災異之來必
可禦矣昭公至是猶不知畏悶克自省而求於禱

祠之末將能勝乎故書此爲後世鑒

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己亥以穀未卜之又陽公于齊無

孫見莊元年杜氏曰陽州齊魯境上邑未敢直前

故次於境還謂以後公至自齊居于鄆觀之直齊

邑爾左氏曰初平子拘公思展也與夜姑將殺之

公若將爲之請平子使豎勿內公之女與設之故

公若怨平子季郈之雞鬭季氏介其雞郈氏爲之

金距平子怒益宮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

平子臧昭伯之從弟會爲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

臧氏執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

人其衆萬於季氏臧孫曰此之謂不能庸先君之

廟大夫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爲且與之出射

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爲告公果公賁公果公賁使

侍人僚柤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

亦無命也懼而不出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

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也

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告郈孫郈孫以

可勸告子家懿伯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

克君受其名不可爲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可

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辭曰臣與聞命

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叔孫昭子如闞公

居於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於門遂入之

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

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

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

矣隱民多取食焉爲之徒者衆矣日入慝作弗可

知也衆怒不可蓄也蓄而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

心生心同求將合君必悔之弗聽郈孫曰必殺之

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於其

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

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

鬷戾曰然則救諸帥徒以往陷西北隅以入公徒

釋甲執冰而踞遂逐之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

氏見叔孫之旌以告孟氏執郈昭伯殺之於南門

之西遂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僞劫君者而負罪

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公曰余不忍

也與臧孫如墓謀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康侯胡氏曰以君伐臣易爲不勝魯自東門氏殺

嫡立庶魯君於是乎失政祿去公室政在季氏於

此君也四世矣作三軍盡征其一舍中軍兼有其

二民賦入於其家半矣受命救台也遂入鄆帥師

取卞也不以聞軍政在其手專矣行父片言而東

門氏逐南蒯一動而公子憖奔魯之羣臣亦無敢

忠於公室而獻謀者所謂屯難之時也昭公不明

乎消息盈虛之理正身齊德擇任忠賢待時循致不忍一朝之忿求逞其私欲而以羣小集之其及也宜哉○石氏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無道則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又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自周東遷天子始失政而諸侯專權自魯隱始自隱至昭凡十世矣自東門襄仲殺適立庶魯侯始失國而大夫專政自宣公始由宣至定凡五世也自季文子武子悼子以至平子又四世矣此宜公之末年歸父欲去三桓張公室而未能也自是以來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修其勤史墨所謂民不知君何以得國而樂祈子家駒亦謂魯君失民季氏得衆之久也政在季氏已四世魯君喪政已四公而以區區稠父而欲同諸大夫去之不亦宜乎宜其所以見逐也

齊侯唁公于野井。唁音彥

唁弔生也何氏曰弔失國曰唁杜氏曰濟南祝柯縣東有野井亭齊侯來唁公公不敢遠勞故迎之往于野井左氏曰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井齊侯曰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爲近故也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以待君命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再天若胙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爲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公羊曰唁公者何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駒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駒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也且夫牛馬維婁委己者也而柔焉季氏得民衆久矣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其言終殺之而敗焉走之齊齊侯唁公于野井蘇氏曰不能討季氏之罪而從而唁昭公于野井齊侯之惡亦可

見矣○常山劉氏曰次于陽州不得入於齊也次于乾侯不得入於晉也此言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九年齊侯使高張來唁公三十一年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唁慰安之辭也齊大國也不能討意如於魯徒能唁公此齊侯之惡也季孫意如逐君之賊晉不能討而幾之既與荀躒會于適歷又使荀躒唁公于乾侯何所爲哉晉侯之惡亦可見矣葉氏曰昭公徬徨於外以待二國者五年流離亦以甚矣而齊晉之君臣方且以空言欺公故三書唁以表之康侯胡氏曰書曰唁公亦見其無納公之實譏之也

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
賤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
曲棘杜氏曰宋地陳留外黃縣城中有曲棘里地昔外黃在封雍丘縣點不為王事而卒于他所非禮也義又見隱三年宋公和卒○陸氏曰諸侯卒于他國及卒于會卒于師則書其地在國不卒於其都亦書之晉侯卒于扈宋公卒于曲棘之類是也
十有二月齊侯取鄆
鄆西鄆見成四年齊侯蓋取之季氏也呂氏曰齊侯取鄆以處公也不能討惡如以正君臣大義而獨取鄆以處公其無意於善而忽遠略可知也○高氏曰齊侯若以取鄆之力會諸侯討季氏之辠以納公猶反掌耳而區區取一邑居之無意於納公也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
凡公行返而告廟則書至今昭公在外不告於廟明矣而亦書公至自齊蓋公自齊至于魯邑亦可謂公至自齊矣益知書法不可以凡例求也居處

也居于鄆不得入國都也國都者諸侯之所居故居于國都不書居于鄆則公失其所也公失其所其所由來漸矣故君子常謹其微懼其禍之者而莫之救也觀昭公之事可為永鑒矣○黃氏曰春秋先凡書公如晉至河乃復蓋晉以政不在公不若厚季氏之為利其後兩書公如齊如晉三書齊晉唁公五書居鄆四書在乾侯以至於薨嗚呼悲夫
夏公圍成 公羊作郕
成見桓六年成者魯邑而公自圍其邑見公之失政甚矣康侯胡氏曰書公圍成則季氏之不臣昭公之不君其可乎感其矣○孫氏曰其國內皆叛也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鄟陵 鄟音專又市轉切
杜氏曰鄟陵地闕左氏曰盟于鄟陵謀納公也邾莒小國以齊為盟主公數如晉而不納及次乾侯晉又與和是伯主已不與矣平時同盟如宋衛陳鄭皆不與矣齊莒邾杞何能為乎書四國同盟于鄟陵見諸侯與公者寡不與者眾也內見棄於臣民外見絕於諸侯雖齊莒邾杞實欲納公猶恐不克況徒盟而已乎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公至自會居于鄆
義見前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見宣十六年入于成周自狄泉而入也王卒此僅入成周不得正位王城見王室之亂猶定而猶有所畏也○東萊呂氏曰平王東遷定都于王城王子朝之亂其黨多在王城敬王畏之徙都成周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

王氏曰子朝天子之子謀亂王室兵敗而奔夷狄罪不容誅矣然由二子所敬導故曰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存耕趙氏曰寵嫡不早別遂使兩黨相傾五六年而後定愚謂楚受四亂賊而不殺其罪大矣○高氏曰先書天王居于狄泉而後書立王子朝先書天王入于成周而後書子朝奔楚者由嗣君不正故亂臣得以乘之及能反正然後單子人屏跡皆上之人有以召之也書奔楚者見王室之令不行於天下故逋逃罪戾之人楚敢受之而不歸也康侯胡氏曰子朝有寵於景王爲之黨者衆矣卒不能立至於奔楚何也是非有出於人之本心者不可以私愛是亦不可以私惡非卒歸於公則止矣景王寵愛子朝將期於見是而天

下不以爲是踈薄子猛將期於見非而天下卒不以爲非徒設此心而棄之也王猛子朝之際危亦甚矣春秋詳書爲後世戒可謂深切著明也哉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

爲人之君而見逐於其臣求救於人而不見與可爲永鑒矣

公至自齊居于鄆

義見二十六年

夏四月吳弒其君僚

不書弒君之賊見文十八年義見隱四年衞州吁

事

楚殺其大夫郤宛 郤穀梁作卻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秋晉士鞅宋樂祁犂衞北宮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

三國稱人微者也扈見文七年義見文十一年會于承筐

冬十月曹伯午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邾快來奔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徐邈氏曰自此以前邾畀我庶其並來奔今邾快又至三叛人俱以

魯爲主邾魯鄰國而聚其逋逃故悉書之

公如齊

左氏曰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子仲之子曰重爲齊侯夫人曰將使重見子家子乃以君出存耕趙氏曰公奄恤于鄆恃齊求復三年矣公之求齊勤矣齊無納公之意而公不容也公至此悔亦晚矣義又見前

公至自齊居于鄆

義見二十六年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

高氏曰六月而葬慢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公如晉次于乾侯

杜氏曰乾侯在魏郡斥丘縣晉境內邑地譜大名府成安縣東南有斥丘故城孫氏曰公連年如齊者再皆不見禮故如晉也次于乾侯者不得入于晉也公既不見答於齊又不得入於晉其窮辱若此木訥趙氏曰晉之六卿即魯之三家也其忍傷其類哉任氏曰齊晉大國也皆與季氏不恤昭公中國主盟所以在夷狄乎

夏四月丙戌鄭伯寧卒寧公羊作甯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六月葬鄭定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冬葬滕悼公

高氏曰公不在國凡喪葬之禮皆季氏專之也愚謂滕小國魯未嘗會其葬至此會其葬者見季氏之求悅於鄰國無所不至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

杜氏曰以乾侯至者不得見晉侯故義見二十六年公至自齊居于鄆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

左氏曰齊侯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祇辱焉公如乾侯高氏曰唁于野井齊地也今在鄆乃魯地故直言來而已齊侯令復唁公者以公自鄆如晉不爲晉所納故使高張來唁乃所以嗤公也鄱陽張氏曰諸侯失國託於諸侯禮也昭公見逐於強臣孫於齊齊侯宜修方伯連帥之職請於天王糾合鄰國討其臣而納之可也乃徒使唁之是助季氏爲虐也而唁皆淺事而悉書之乃深著齊侯之辠耳

公如晉次于乾侯

高氏曰公復如晉冀晉見恤也而晉復不受故次于乾侯諸侯出奔狼狽未有如公者此次書之所以深（白本季氏之惡）與諸侯之不救也愚謂晉侯坐視昭公之奔而不少恤其不爲伯主也宜哉

夏四月庚子叔詣卒（公羊穀梁作倪）

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元年公子益師卒

秋七月

冬十月鄆潰

任氏曰昭公無德可懷而季氏之威可畏欲託大國而齊不容欲適盟主而晉不受民以爲不足繫屬也是以遁外驚散所以甚言公之無託也（晉時）

道至氏曰齊取鄆公居鄆畏齊不敢叛旣舍齊而之晉故鄆亦叛之自此一邑亦無有而終于乾侯悲夫

二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此與襄二十九年公在楚同意但彼在夷狄而未返此則失國而客寄乾侯猶曰以朝正之日而公在乾侯乎其沐亂臣正名分傷世變之意自見於言外可以爲永鑒矣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八月葬晉頃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此又見晉侯在外而季氏使會其葬爾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羽公羊作禹）

左氏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吾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彊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爲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怒冬十二月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己卯滅徐徐子章羽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其邇臣從之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義見三十年

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illegible]
杜氏曰適歷晉地左氏曰晉侯將以師納公范獻子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爲有罪請囚於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未詳信否陸氏開於

師曰季孫逐君之臣也晉不能討之而反與之會書曰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晉侯之爲盟主可見荀躒之爲人臣可知矣○郝衡胡氏曰書之以見魯之亂成乎晉也康侯胡氏曰齊晉不能誅亂禁姦諸侯臣之義不知其從自及也朴鄉呂氏曰士鞅荀如會爲脣齒相爲囊橐久矣當是時晉之六卿與意如也晉君亦昭公也其肯并心一意以誅其臣而納其君哉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左氏曰季孫從智伯如乾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衆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荀躒掩耳而走曰寡君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息子姑歸祭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脅公不得歸穀梁曰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左氏近

是莘老孫氏曰晉爲大國又世爲盟主昭公久留於外寓於其國不得入而晉侯恬無納公之意乃使其大夫會其叛臣而空言唁公書曰晉侯使荀躒來唁公所以見晉侯空言無實陰安其臣而陽唁其君也○陳深氏曰昭公出奔齊侯唁于野井又使高張唁于鄆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春秋一皆書之豈爲區區弔唁之禮及魯侯不得入書蓋存晉而哀天下微弱之甚也季孫意如逐君專國惡逆之大者也齊晉大國也世爲牧伯主諸侯之盟討而平之反掌耳不能即誅意如而納昭公徒以屑屑之禮問之唁之皆從逆濟亂息之

甚者也
秋葬薛獻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高氏曰季氏恐失鄰國之歡故使人會其喪葬惡謂亦與二十八年葬滕悼公意同
冬黑肱以濫來奔 肱公羊作弓吳氏詩補音云弓肱同音
孫氏曰不書國肱之也杜氏曰濫東海昌慮縣義見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來奔○胃道王氏曰魯公不在國而季氏受之季氏無君故叛君而來者無不容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義見三十年
取闞 苦暫
杜氏曰闞魯邑張氏曰案昭公之難叔孫如闞定元年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此魯地而公取之也呂氏曰取闞言公之無遠圖求目下之利而失其民無復國之慮也○石氏曰取闞如取鄆取郭之類公在乾侯而內取闞非公意也未詳是否
夏吳伐越
左氏曰始用師於越也義見僖三年徐取舒○高氏曰前此越與楚子伐吳故始用師於越而國作是亡矣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衞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世叔公羊作大叔莒人下有邾人
何忌仲孫貜之次子也杜氏曰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產之子○國稱人微者也成周見宣十六年左氏曰王使富辛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於周俾我兄弟並有亂心以為伯父憂我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勤戍五年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

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徼文武之福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今我欲徼福假靈於成王修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蝥賊遠屏晉之力也其委諸伯父伯父實重圖之俾我一人無徵怨於百姓而伯父有榮施先王庸之范獻子謂魏獻子曰與其戍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子曰善使伯音對曰天子有命敢不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冬晉魏舒韓不

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愚謂京師天子之居使以時城之常事爾春秋在所不書今王不得居於王城僅入于成周而諸侯城之見王室之亂甚定而猶有所畏也況諸侯不共王事而使大夫則王室微弱諸侯惰慢大夫用事皆可見矣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

左氏曰書曰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趙簡子問於

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也對曰友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乎失國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七

定公 名宋襄公子昭公弟

元年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鄱陽張氏曰國未有君而稱元年追書以統月此史法之常也愚謂凡一公之始雖無事當書王正月今不書者亦以定公未立爾無他義也左氏曰孟懿子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

奚仲遷於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畢乃歸諸侯之戍未詳信否孫氏曰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執況大夫乎非天子命執仲幾於天子之側甚矣○康侯胡氏曰案周官司隸掌凡囚執人之事屬於司寇凡諸

侯之獄訟定以邦典凡卿大夫之獄訟斷以邦法則大司寇之職也不告諸司寇而執人於天子之側故雖以王事討有辠猶不可也皆篡弑之萌履霜之漸毋謹於初而禍亂熄矣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

陸氏曰凡公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旣殯而即位故書日左氏曰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曰羈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薨羈不

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爲實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子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唯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喪及壞隤公子宋先入從公者皆自壞隤反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康侯胡氏曰昭公之薨已踰葬期猶未得返至於六月癸亥然後喪至而定公即位乃在是月之戊辰蓋遲速進退爲意如所制不得專也昭公之終定公之即位春秋詳書於策乃見諸行事爲永鑒張氏曰季氏親逐其君暴露七月而後返函黜嫡而立不正至於喪歸君立本此以見亂臣之[illegible]立定公不正三綱淪斁君子罔不盡傷心此所以爲永鑒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

左氏曰季孫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榮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爲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弗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爲司寇也溝而合諸墓義見葬桓公此又見八月而始得葬也

九月大雩

義見桓五年

立煬宮

公羊曰立者何不宜立也煬宮者何煬公之宮也杜氏曰煬公伯禽子也左氏曰昭公出故季平子禱於煬公九月立煬宮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喪事即遠有進無退宮廟即遠有毀而無立呂氏曰違禮背義言天下之亂無復有綱紀文章也○木訥趙氏曰小人爲惡內有不安則諂鬼神以要福季氏逐君天地所不容何有於煬宮自煬至昭二

十二世矣神靈何在立之所謂媢竈者也宗廟有常制魯之廟已異矣成公立武宮固已違制又立煬宮是魯祀八世也天子七廟而魯之廟八其可訓乎黃氏曰季氏果以私禱而立煬宮未必習附季公昭穆之廟或者武宮煬宮皆以非禮創立亦同淫祀耳名雖煬而實則非矣未詳孰是

冬十月隕霜殺菽 [illegible]

菽先儒以爲豆也以夏正言之此時無菽未詳其義[illegible]曰菽草之強者五行志曰菽草之難殺者也[illegible]殺菽則知草皆死矣未詳是否然義則在於陰盛不和而寒極備耳

習也

二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 [illegible]

范氏曰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孔氏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是魯之雉門公宮南門之中門也釋宮云觀謂之闕郭璞曰宮門雙闕周禮大宰正月之吉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鄭衆曰象魏闕也劉熙釋名云闕石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兩觀與象魏闕一物而三名兩觀與雉門俱災則兩觀在雉門之旁矣貫道王氏曰子家羈曰設兩觀乘大輅天子之禮也魯僭周天災所以警魯也愚謂亦爲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起文也

秋楚人伐吳

左氏曰桐叛楚吳子使舒鳩氏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我伐桐爲我使之無忌秋楚囊瓦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未詳信否義見僖三年徐取舒

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

此書新作與僖二十年新作南門[illegible]同旨彼但譏其侈肆此則譏其[illegible]而不畏天譴也陳傅胡氏曰書新作皆譏僭王制而不能革也劉氏曰習舊而不知其非覩變而不知以爲戒無怪於季氏之脅其主矣○呂氏曰雉門兩觀僭矣既災而又復作魯之君臣非不知以是爲僭也蓋以爲無足恤也以爲無足恤也者亦父與君所由起也愚謂大室屋壞新宮桓宮僖宮御廩災必新作之皆不書者義所當作常事也雉門兩觀僭者僭而不改非常也觀乎此則春秋不書常事亦可見矣

三年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

李氏曰三傳皆無其說不知何故復也義見昭二年

二月辛卯邾子穿卒 二月公羊穀梁作三月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爲仲孫何忌及邾子盟

起文也

夏四月

秋葬邾莊公

杜氏曰六月乃葬緩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於拔（左氏公羊作拔）

杜氏曰拔地闕高氏曰邾子居喪而以吉禮與魯大夫盟則其微弱可知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邦衡胡氏曰邾莊公卒未踰年而邾君出盟邾固可以何忌與之盟又若焉若子不奪人之親亦不可奪親也何忌不顧邾子之喪而與之盟奪人之親邾子當喪而出盟奪親也

四年春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此又爲三月陳子侵楚起文也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衞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侵楚

劉子見昭十三年召陵見僖四年會諸侯于召陵侵楚先會而後侵也張氏曰書十八國諸侯之衆所以見其勢之足以有爲也而終之以侵楚深以卑其志卑而義不勝終之以無能爲也而晉自此微矣愚謂陳子背殯出會卑亦可知○戴氏曰自邵陵之後晉楚不復有大戰一旦有召陵之役一七十年間無此大衆也天子之老元侯啓行中國諸侯大抵皆在未有若此盛者僅次而退自相盟于皋鼬當是時楚有可亡之勢失此機會使吳人乘其後而收入楚之功傾天下之勢折而入於吳中國之伯於是絶矣悲夫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陸氏開於師曰書滅由卑蔡也（不以歸作卑）沈子不死於位也言殺之人卑蔡侯也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以歸呂氏曰蔡公孫姓滅沈遂以沈子歸殺之其卑極矣春秋之世諸侯君臣失道至此者皆由不知分義苟力所能制則爲之矣此與禽獸奚辨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皋又作公羊作浩油）

黃氏曰即會于召陵之諸侯前目後凡故不再序陸氏曰重言諸侯劉子不與盟也杜氏曰繁昌縣東南有城皋亭愚謂以十八國諸侯挾天子之大夫僅一侵楚無功而還此盟雖設諸侯解體可知也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杞伯成卒于會（成公羊作戍）

貫道王氏曰侵楚無成既盟將散在會卒也故不得言卒于師愚謂言卒于會紀實事耳非有他義

也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六月葬陳惠公
高氏曰此見陳侯背殯出會也義又見隱二年葬
宋穆公
許遷于容城
任氏曰容城華容縣亦楚之近地也高氏曰自葉
遷也至是四遷其微弱可知矣又見成十五年（）
貫道王氏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況有國乎許之
四遷蓋以小國而介乎強國之間日見迫逐雖欲
自保其社稷不可得矣終不免於滅也
秋七月公至自會
公始以會出故以會致諭昨矣義又見桓二年公
至自唐
劉卷卒
公羊曰劉卷者天子之大夫也杜氏曰即劉蚠也
貫道王氏曰劉獻公之庶子趙氏曰畿內諸侯不
同列國故不言劉子卷卒亦譏來告故書之愚謂
不特譏來告亦譏魯卒之又為葬劉文公起也（）
石氏曰天子之大夫外大夫也外大夫不卒不葬
春秋卒天子之大夫者三而書葬者一卒尹氏王
子虎以其來赴也書劉卷卒又書葬以來赴而又
我會之也自文公以前王室尚強至此愈微矣大

夫之喪而魯有往也昔者周人有喪周人弔魯人
不弔以為當親之也今列國不會天子之喪而會
大夫之葬甚矣禮人臣無外交況畿內諸侯乎
葬杞悼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楚人圍蔡
義見莊十年荆敗蔡師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鮮虞公羊作國
杜氏曰士鞅即范鞅孔圉孔羈孫貫道王氏曰晉
之有事於鮮虞凡幾侵矣楚圍蔡而不恤借衛以
伐中山孰輕孰重邪霸業之畢不可望矣義又見
昭十二年
葬劉文公
貫道王氏曰天子畿內諸侯列國不當與行交往
之禮今會其葬記非禮也
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於柏舉楚
師敗績
以見桓十四年杜氏曰柏舉楚地左氏曰伍員為
吳行人以謀楚楚之殺郤宛也伯氏之族出伯州
犂之孫嚭為吳大宰以謀楚楚自昭王即位無歲
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
質於吳冬蔡侯吳子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

楚夾漢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於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

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愚謂用兵既有奇橫恣相爲盛衰書此見吳伐楚爭伯之由也義又見僖二年徐取舒孫氏曰楚入國蔡晉師不出故蔡侯去晉求救於吳楚師敗績晉合十八國之君不能伐楚而吳子敢伐之此吳晉之事強弱之勢較然可見矣故自是諸侯大小皆宗於吳

楚囊瓦出奔鄭

左氏曰子常奔鄭愚謂囊瓦敗其國兵不能死而出奔其辜著矣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庚辰吳入楚 左氏作郢陸氏曰郢也

左氏曰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爲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己卯楚子取其妹季羋畀我以出涉睢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庚辰吳入郢以班處宮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楚子涉睢濟江入於雲中王寢盜攻之王奔鄖鄖公辛之弟懷將弒

王鬬辛與其弟巢以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天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宮之北吳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己爲王隨人辭吳吳人乃退初伍員與申包胥友其亡也謂申包胥曰我必復楚國申包胥曰勉之子能復之我必能興之及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若以君靈撫

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五年夏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子蒲曰吾未知吳道使楚人先與吳人戰而自稷會之大敗夫槩王於沂吳人獲薳射於柏舉其子帥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吳師敗楚師於雍澨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又戰吳師敗又戰於公壻之谿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戴氏曰楚陵犯中國二百年中國不能制假手於吳國幾亡然去楚而吳繼之此聖人之所傷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高氏曰楚自春秋以來肆禍中國莫抗晉文舉中國之衆止能一盟屈完于召陵一敗得臣于城濮耳二伯既往其有能與抗者柏舉之戰吳能勝之囊瓦既奔吳人長驅入郢淩烈不道甚於水火蔑爾楚昭僅以身免此吳之盛也自是諸侯大小國不俛首與吳為會中國愈不能抗至黃池之會而春秋終矣

五年春王三月辛亥朔日有食之（三公羊作正）

義見隱三年

夏歸粟于蔡

杜氏曰蔡為楚所圍飢乏故魯歸之粟高氏曰患難相救有無相賙此諸侯之正春秋之世相攻相滅此道不行矣然當是時諸侯不供職貢於天子王使天王有求於下國則知矣魯歸於[illegible]濟其難而賙其無也蓋以蔡與吳相救而敗楚入郢故魯畏而賂之聖人所以追其意而畢之也○石氏曰春秋貴良不貴惠不仁施者大仁義也蔡為楚所困而不能救今見楚敗吳勝乃歸蔡粟徒畏吳而已無救災之實也小惠不足言矣

於越入吳

於越所稱也見昭五年莘老孫氏曰越之三見於昭公時皆曰越三見於定哀時者曰於越蓋當時越有數種有東越南越閩越甌越昭公時國名為越故經據其號書曰越定公後欲自別於羣越始改號為於越故經據改號書曰於越猶楚初稱荊其後稱楚也左氏曰越入吳吳在楚也愚謂楚伐滅中國而吳入楚吳方入楚而於越入吳據事直書而窮兵黷武之戒昭矣中國不振而夷狄相為盛衰又可見矣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

譏世卿也貫道王氏曰意如逐君而以大夫卒魯於是不可為矣定公以受國為德而忘先君之讎

也大意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秋七月壬子叔孫不敢卒
不敢叔孫婼之子成子也譏世卿也大意又見隱
元年益師卒
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左氏曰三年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獲晉觀虎恃
其勇也五年冬晉士鞅圍鮮虞報觀虎之役也未
詳信否許氏曰晉始以土地之故與鮮虞睽咎不
在鮮虞也而晉不自反遂兵橫加而不能服則又
圍之兵益忿義益不勝君子是以惡晉也義又見
昭十二年

通志堂
速公羊作與後同
六年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帥師滅許以許男斯歸
杜氏曰游速大叔子左氏曰鄭滅許因楚敗也高
氏曰鄭許之怨舊矣許人本恃楚以固其國至於
四遷鄭游速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豈非楚人累
敗於吳故鄭因乘許之弱而肆其棊邪任氏曰以
大夫而滅人之國又以諸侯歸其惡甚矣愚謂許
男不死社稷亦無足道也義又見莊十年齊滅譚
○張氏曰自哀元年以後許復見者楚又存之也
二月公侵鄭
邢衛胡氏曰内有強臣之讎而為去其國以事攻

伐此易所謂危行也義又見莊十年 公侵宋
公至自侵鄭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
斯季孫意如子桓子也二卿如晉未詳何為義見
隱七年齊來聘 左氏曰孟孫立於房外謂范獻
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
軍司馬者有如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
鞅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
其釁以為必適晉故強為之請以取入焉劉氏曰
陽虎陪臣也而執國命欲蕩覆公室以自封久矣

通志堂
春秋末其禍之所構自二子之使夫以二子之力
專國擅君而陽虎能制之方復為之請於伯主之
國此其與所忌必為亂之效也雖然不介晉權亂
亦不得發春秋彰往察來而慎於幾微故因事以
究其指原指以見其變篡君亡國之禍必自其禍
之所起矣俱未詳信否
秋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犂
左氏曰宋樂祁言於景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
不往晉其憾矣樂祁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
往他日公謂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
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

難而行也見涸而行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綿上
獻楊楯六十於簡子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
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楯賈禍弗可爲也已然子死
晉國子孫必得志於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
命越竟而使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
討也乃執樂祁未詳何否義見莊十七年齊執鄭
詹

冬城中城

穀梁曰城中城者三家張也賈逵王氏曰中城公
宮城也成九年城矣諸侯有道守在四鄰魯定不
能制三家徒一城以自守是外微其蕭牆而區區
於内其愚亦甚矣其能固乎義又見隱七年城中丘

春秋大全　卷二十七　十六

季孫斯仲孫忌帥師圍鄆

杜氏曰何忌不言何闕文鄆西鄆見成四年邦衛
謝氏曰昭公居鄆鄆潰而歸季氏則鄆爲季氏所
據久矣今季氏自以兵攻之得非叛季氏乎義見
昭十三年圍費又見襄十年齊人來歸鄆讙龜陰
田與此蓋叛季氏而歸齊也

七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

鹹見僖十三年東萊呂氏曰晉自平丘之役不能
以德義結諸侯至於召陵之會諸侯皆貳而叛之
齊侯鄭伯盟于鹹義又見隱元年盟于蔑

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齊侯求衛而衛不從因執行人以侵衛行人所以
通命也齊人執之以侵衛其罪著矣義又見莊十
年公侵宋

齊侯衛侯盟于沙 公羊作沙澤

杜氏曰陽平元城縣東南有沙亭張氏曰元戎後
屬大名府愚謂衛服於齊而爲此盟也義見隱元年
盟于蔑

大雩

春秋大全　卷二十七　十七

義見桓五年

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左氏曰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斂處父御
孟懿子將宵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
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苫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
有司余必殺女虎懼乃還不敗胡氏曰不言
又欲合魯也許氏曰東夏諸侯惟魯事晉故齊伐
之景公乘晉之衰不思惟德之務以徵諸侯而欲
力征經營以定伯統是知時之或可而不知己之
不可者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九月大雩

冬十月

一時再雩旱甚也義見桓五年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八

定公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公至自侵齊二月公侵齊三月公至自侵齊

杜氏曰報前年伐我西鄙左氏曰公侵齊門於陽州士皆坐列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陽州人出顏高奪人弓籍丘子鉏擊之與一人俱斃偃且射子鉏中頰殪顏息射人中眉退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師退冉猛偽傷足而先其兄會乃呼曰猛也殿高氏曰魯政不在公矣而三家者實使公春秋因見公之舉動故未踰時而致之且再下復侵齊起也前此未得志故踰月之間再出使齊雖三家之所爲然乍往乍來不得休息見公之[illegible]益不自由矣任氏曰三月之間而兩侵鄰國無尺寸之功而重丘山之怨輕用其怨而不恤其民甚矣義又見莊十年公侵宋

曹伯露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

報上二侵也易曰自我致寇魯之謂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公會晉侯于瓦

杜氏曰瓦衛地東郡燕縣東北有瓦亭張氏曰邱
滑州白馬縣愚謂義在公會晉師故不書晉卿名
以諸侯之尊越國會諸侯之師一見晉之伐弱二
見當時惟知附勢而不顧理之不可也

公至自瓦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秋七月戊辰陳侯柳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 士公羊作趙

石氏曰二國叛晉故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衛義見
莊十年公侵宋

葬曹靖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九月葬陳懷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侵衛

義見莊十年公侵宋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杜氏曰曲濮衛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從祀先公

馮氏曰從祀者言隨而祭之也盤庚曰兹予大享
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曾子問曰祫于太廟羣
主皆從歷代宗廟郊社之址皆有五帝山川功臣
從祀之址詳其事殆新主入廟之意始昭公爲季
氏所逐而卒祀於外定之初其喪雖歸季氏尚欲
溝絕其地域不使與先君同墓而止葬於墓道南
而已以是而觀則昭公未嘗得入廟也至今意如
卒六年陽虎欲去三桓尚厭爲人之心始置昭公
於先公之廟而祀焉傳不言昭公者闕詳也康侯
胡氏曰昭公之主雖久未得從昭穆而祔祭陽貨
始以昭公之主從祀太廟蓋欲著季氏之罪以取
媚於國人然其事雖順其情則逆春秋原情制法
故曰從祀先公其亦深切著明矣〇愚謂從祀先
公者凡已祧之主皆得隨而祭之蓋不當祫而祫
也祫而不言大事于太廟者非時而祫將以是爲
常焉者也故不言大事而言從祀先公以寓意焉
爾然無所考不敢質言之

盜竊寶玉大弓

陸氏曰陽虎家臣也其名不合登於史策故書曰
盜寶玉大弓杜氏曰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穀
梁曰寶玉者封圭也大弓者武王之戎弓也周公
受賜藏之魯未詳孰是左氏曰陽虎將享季氏于
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斂處父告
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

然則亂也必及於子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爲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鈹盾夾之陽越殿將如蒲圃桓子咋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爲政魯國服焉違之徵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圉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爲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騁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於南門之内弗勝又戰於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

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於五父之衢寢而爲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徵死何暇追余從者曰嘻速駕公斂陽在公斂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子孟孫懼而歸之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而出陽虎入於讙陽關以叛未詳信否常山劉氏曰寶玉大弓天子所賜先君之分器藏之於國子孫世世保之不可失今而爲盜所竊國慢無政可知矣志其不恭之大也○高氏曰明堂位以大璜爲天子之器大弓爲天子之戎器蓋成王以是賜魯是先君之分器也周官天府之職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與其大

寶器藏焉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既事藏之然則寶玉大弓宜藏之祖廟[illegible]今因從祀先公出而陳之遂爲盜所竊也蓋公室卑三桓弱陽虎以陪臣執國命將殺季孫之際而出故因從祀先公竊取寶玉大弓以行其奔亂之智則國亂無政可知矣

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蠆卒（蠆勑邁切公羊作囆）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得寶玉大弓

左氏曰陽虎歸寶玉大弓六月伐陽關陽虎使焚

南門師驚犯之而出奔齊齊侯執陽虎逃奔宋遂奔晉○未詳信否康侯胡氏曰寶玉大弓子孫固敢失墜以昭先祖之德作虔敬之心耳古者告終易代弘璧琬琰天球夷玉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莫不陳列非直爲美觀也先王所寶傳及其身能全而歸之則可以免矣魯失其政陪臣擅權雖先公分器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公宮其能國乎故失之書得之書所以譏公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之職不敢忽矣○高氏曰書得寶玉大弓以見器之空還而不獲盜者以正典刑則亦幸而得之爾盜竊之

辠於誰責而可乎愚謂經書盜竊寶玉大弓[illegible]
得寶玉大弓若爲穿窬所竊而今復獲之未見陽
虎竊之歸之者在來者考焉

六月葬鄭獻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illegible]穆公

秋齊侯[illegible]氏

杜氏[illegible]詳是否義見莊三年公次于
[illegible]胡氏曰春秋有書師次者有書君次者
[illegible]其勞師徒也[illegible]其遠民社也國
[illegible]命而遠民社危可知矣

秦伯[illegible]

[illegible]闕文也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冬[illegible]

十[illegible]且不可況會其葬乎[illegible]中

[illegible]闕矣

[illegible]月及齊平

[illegible]八年公伐侵齊及齊伐我[illegible]
[illegible]年經齊平○或曰經齊平[illegible]
[illegible]平魯欲之而齊[illegible]平也[illegible]

夏公會齊侯于夾谷 [illegible]

孫氏曰夾谷齊地張氏曰魯地漢東海祝其縣有
夾山即海州懷仁縣未詳孰是義見隱九年會于
防

公至自夾谷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會

晉趙鞅帥師圍衛

義見僖十九年宋圍曹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 [illegible]

來歸來魯歸田也與宰咺來歸仲子之賵齊人來
歸衛俘同杜氏曰三邑皆汶陽田也泰山博縣北
有龜山陰田在其北也任氏曰鄆即昭公時齊取
以歸公者至是并以還魯三邑與龜陰俱在汶水
北龜山今在泗水東北七十里咺見桓二年孫氏

曰三月及齊平夏會于夾谷故齊人來歸鄆讙龜
陰田愚謂七邑天子所封齊人侵之齊人歸之其
無王可知矣葉氏曰鄆前見圍莒故而附齊矣
讙[illegible]之邑也[illegible]以入齊龜山之在郜内者
龜陰其山之陰也[illegible]田皆齊之所侵既與齊平而
會故反而來歸[illegible]田之歸左氏穀梁皆謂孔子相
夾谷之會退萊兵而斥[illegible]非也夾谷之事匹夫之
勇智者之所不爲而謂孔子爲之乎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郈秋叔孫州仇仲孫何
忌帥師圍郈 [illegible]

州仇叔孫不敢之子武叔也杜氏曰郈叔孫氏邑

任氏曰地譜東平無鹽縣東南有郈鄉無鹽在鄆州須城縣東左氏曰初叔孫成子欲立武叔公若藐固諫曰不可成子立之而卒公南使賊射之不能殺公南為馬正使公若為郈宰武叔既定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不能其圉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公若曰爾欲吳王我乎遂殺公若侯犯以郈叛武叔懿子圍郈弗克秋二子復圍郈弗克叔孫謂郈工師駟赤曰郈非唯叔孫氏之憂社稷之患也將若之何對曰臣之業在揚之水卒章之四言矣叔孫稽首駟赤謂侯犯曰

居齊魯之際而無事必不可矣子盍求事於齊以臨民不然將叛侯犯從之齊使至駟赤與郈人為之宣言於郈中曰侯犯將以郈易於齊齊人將遷郈民衆兇懼駟赤謂侯犯曰衆言異矣子不如易於齊與其死也猶是郈也而得紓焉何必此齊人欲以此偪魯必倍與子地且盍多舍甲於子之門以備不虞侯犯曰諾乃多舍甲焉侯犯請易於齊齊有司觀郈將至駟赤使周走呼曰齊師至矣郈人大駭介侯犯之門甲以圍侯犯駟赤將射之侯犯止之曰謀免我侯犯請行許之駟赤先如宿侯犯殿每出一門郈人閉之及郭門止之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有司若誅之群臣懼死駟赤曰叔孫氏之甲有物吾未敢以出犯謂駟赤曰子止而與之數駟赤止而納魯人侯犯奔齊齊人乃致郈未詳何否康侯胡氏曰侯犯以郈叛不書於策書圍郈則叛可知矣所書二卿帥師圍郈則其叛亦可知矣天子失道征伐自諸侯出而後大夫強諸侯失道征伐自大夫出而後家臣強其為禍益甚其失國也故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三家專魯為日已久至是家臣叛之其理固矣春秋制法本忠恕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故所惡於上

不以使下所惡於下不以事上二三子知傾公室以自張而不知家臣之擬其後也凡此皆據事直書家臣之背明矣義又見昭十三年圍費○愚謂凡大夫以邑叛必書此家臣以邑叛而不書者非與其叛也其不在於家臣之叛而在於大夫致家臣之叛也諸侯僭天子則大夫僭諸侯是諸侯致大夫之僭也大夫僭諸侯則家臣叛大夫是大夫致家臣之叛也家臣而至於叛大夫則極矣此所以不書家臣之叛而書大夫之圍其私邑此春秋所以為謹嚴而防微杜漸之義著矣

宋樂大心出奔曹

左氏曰九年宋公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尸辭偽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謂桐門右師出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鍾何也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鍾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疾乃逐桐門右師未詳何義也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又為次年入蕭起文也

宋公子地出奔陳（地公羊作池下同）

杜氏曰地宋景公弟辰之兄也左氏曰宋公子地嬖蘧富獵十一分其室而以五與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嬖向魋魋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地怒使其徒抶魋而奪之魋懼將走公閉門而泣之目盡腫母弟辰曰子分室以與獵也而獨卑魋亦有頗焉子為君禮不過出竟君必止子公子地出奔陳公弗止辰為之請弗聽辰曰是我迋吾兄也吾以國人出君誰與處冬母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未詳何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又為次年入蕭以叛起文也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安甫公羊作[illegible]）

張氏曰安甫齊地地譜今屬鄆州平陰縣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叔孫州仇如齊

義見隱七年齊來聘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彄出奔陳（[illegible]）

左氏見上弟辰（義見襄二十年陳侯之弟黃出奔楚）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又為次年入蕭以叛起文也

高氏曰國君必有左右大臣以治政令宋卿大夫數日之間五人逃去君誰與處乎

十有一年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彄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杜氏曰蕭宋邑義見襄二十六年衛[illegible]辰以弟叛其兄其罪尤著

夏四月

秋宋樂大心自曹入于蕭

康侯胡氏曰四卿在蕭以叛而大心自曹從之其叛可知矣故不書叛而曰入于蕭是辭也書自陳自曹者結鄰國以入叛陳與曹之罪亦著矣

冬及鄭平

平六年侵鄭之怨也義見昭七年暨齊平

叔還如鄭莅盟

叔還叔弓曾孫成子也義見僖三年公子友莅盟

十有三年春薛伯定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夏葬薛襄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叔孫州仇帥師墮郈
壞城阜曰陸莘老孫氏曰是時三桓之邑皆爲公以自固故其家臣因之以叛昭十三年叔弓圍費去年夏秋郈凡再圍於是一墮毀之悪謂城郭所以[illegible]外患今内難作而毀其城其必有由矣夫三桓踰制以城其邑者爲僭諸侯討也而不知家臣效尤卒不可制然則前日之城乃自毀之道也可爲永鑒矣○劉氏曰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今諸侯僭天子而大夫強大夫執國命而陪臣叛事勢則然矣不務以所[illegible]下者事其上則治矣由順哉故師行邦域之中而書之若異國然此孔子所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内亦疑此悪明春秋先書城費次書圍費圍郈次書墮郈墮費所謂屬辭比事不許費而義自見矣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彄苦侯切
杜氏曰彄孟縶子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
義見墮郈○師氏曰郈費二邑數叛不能制故皆墮之蓋前此者公城中城以畏三家之張今此三家墮邑城以畏家臣之叛春秋至此亂可謂極矣
秋大雩
義見桓五年
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黄[illegible]
張氏曰黄齊地義見隱元年盟于蔑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公至自黄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十有二月公圍成
義見昭二十六年○莘老孫氏曰天子有天下者侯有一國天下有逆命者則天子命諸侯伐之一國之邑有叛者則諸侯命其臣伐之故天子無伐其諸侯諸侯無討於邑春秋之時天下無王而諸侯逆命者衆故有王而伐鄭者陪臣擅命而權在私家諸侯不得爲政故有公而圍成者成魯邑而爲圍之書曰公圍成以見諸侯之失道也

公至自圍成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十有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公羊作垂瑕[illegible]
左氏曰垂葭實郥氏杜氏曰高平鉅野縣西南有郥亭張氏曰屬濟州皆未詳是否義見莊三年公

次于滑

夏築蛇淵囿

許氏曰魯政不修而非時勞民[illegible]不及國也夫固成弗克而力此何[illegible]成

十八年築鹿囿

大蒐于比蒲

義見昭十一年[illegible]存耕趙氏曰二家分軍私蒐閱軍實以自固也非時非制不足[illegible]也

衛公孟彄帥師伐曹

高氏曰衛比伐曹靈公志在軍旅之事不知以禮為國故亟戰如此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晉趙鞅入于晉陽以叛

張氏曰晉陽唐曰太原府宋為并州義見襄二十六年孫林父事

冬晉荀寅士吉射入于朝歌以叛[illegible]

杜氏曰士吉射士鞅子張氏曰朝歌晉地衛州衛縣有朝歌故城義見襄二十六年孫林父事

任氏曰未聞三卿而三大夫以邑叛晉之君臣失道之甚也鄱衛胡氏曰晉主夏盟成制海內反不能禁其臣之叛已不正也已帥以叛則下莫不叛矣天王在上晉侯不能帥諸侯以朝至於王室有難又不能勤王之職而使大夫城之又執人於天子之側非叛王而何帥天下而叛故臣亦相帥以叛君以為亂臣賊子之戒不可一日而不臣也

晉趙鞅歸于晉

左氏曰韓魏以趙氏為請十二月辛未趙鞅入于絳盟於公宮嘗山劉氏曰趙氏晉之[illegible]誅晉侯不能治而許之歸國[illegible]見晉之衰而迫於強臣也[illegible]鄱衛胡氏[illegible]缺入于晉陽以叛見鞅據地舉兵[illegible]書晉趙鞅歸于晉見君許之還也大夫出奔書歸者君受之也書入者臣自入也今鞅大惡已著但以君許之歸故書歸責在君也呂氏曰春秋之世大義

不明據城以要其君者皆叛也而不自知其為大惡臧武仲以防求後於魯則亦叛而已矣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讎也則踰而走其亦可以免於戾矣趙鞅歸于晉以叛而歸言其自如亂之甚也存耕趙氏曰三家之形成於此矣

薛弒其君比

不書弒君之賊見文十八年義見隱四年衛州吁事

十有四年春衛公叔戍來奔衛趙陽出奔宋[illegible]

左氏曰初衛公叔文子朝而請享靈公退見史鰌

而告之史鰌曰子必禍矣子富而君貪其及子乎文子曰然吾不先告子是吾罪也君既許[illegible]其若之何史鰌曰無害子臣[illegible]以免[illegible]必免於難上下同之戍也[illegible]吾將子之見將而不一[illegible]而及文子卒衛侯始惡於公叔戍[illegible]公叔戍又將去夫人之黨夫人愬之曰[illegible]年春衛侯惡公叔戍與其黨故[illegible]不奔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illegible]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牂子郎切二月公羊作[illegible]

葉氏曰不別以歸何國時楚強且主兵歸楚可知

左氏曰頓子欲從事晉背楚而絶陳好二月楚[illegible]頓未[illegible]信[illegible]以中國諸侯大夫而從夷狄以伐[illegible]實有以資之耳愚謂以頓子歸不[illegible]也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夏衛北宮結來奔

左氏曰北宮結來奔公叔戍故也未詳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愚謂一國而三大夫出奔其為國可知矣

五月於越敗吳于檇李 檇[illegible]

杜氏曰檇李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張氏曰吳地今為秀州治所石氏曰不言爵不言師不書戰皆夷狄略之也義見僖二十一年徐取舒

吳子光卒

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illegible]

牽杜氏曰魏郡黎陽縣東北有牽城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會

秋齊侯宋公會于洮 [illegible]

洮見僖八年義見隱九年會于防

天王使石尚來歸脤 脤市軫切

公羊曰石尚者何天子之士也脤者何俎實也腥曰脤熟曰燔說文社肉也盛以蜃器故曰脤劉氏曰脤膰以賜同姓之國受脤禮也歸脤非禮也孫氏曰天子祭社稷宗廟有與諸侯共福之禮此謂助祭諸侯也魯未嘗助祭天王使石尚來歸非禮也 東萊呂氏曰春秋錄相朝見則見述職之本壞矣會交聘則見聞問時見之禮缺矣詳盟會則見會同之制壞矣書來賜命則見告命之道絶矣書歸田假田則見巡狩之法廢矣今歸脤而復書之則法度之壞已甚諸侯不助祭以受脤天子而

天子從遣士以歸服矣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

左氏曰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大子蒯聵獻盂於齊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豭大子羞之謂戲陽速曰從我而朝少君少君見我我顧乃殺之速曰諾乃朝夫人夫人見大子大子二顧速不進夫人見其色啼而走曰蒯聵將殺余公執其手以登臺大子奔宋盡逐其黨故公孟彄出奔鄭自鄭奔齊劉氏曰蒯聵聞野人之歌其心慚焉則以告夫人夫人惡其斥己淫則啼而走言大子將殺余以誣之靈公惑於南子

[illegible]必殺之故外則召宋朝內則逐公孫戍趙陽後不能容宋朝則亦不難逐蒯聵矣此其真也不當如左氏所記又謂蒯聵出乃奔宋宋南子家也蒯聵負殺母之名而走又入其家使真有此事者敢乎哉此亦一證也與常山劉氏張氏同任氏曰既曰母子而出奔父子不相安而天倫滅矣○石氏曰孟子稱小弁為親親詩人傷二子乘舟爭相為死為非義衛靈公失道南子嬖大子蒯聵不得於父又與伋壽遠矣書其出奔以見滅天性也

衛公孟彄出奔鄭

事見上愚案春秋歷書彄帥師而繼以出奔以見君假臣以兵權禍之所由起也未必皆以蒯聵之黨而見逐也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illegible]氏曰蒯聵為南子所譖而出奔[illegible]亦蔽乎雖然蒯聵則不能無[illegible]則有道矣不至於以嫌見逐也[illegible]此年志公孟彄帥師[illegible]大夫凡出奔者五人而衛侯獨與南子處此靈公之無道也

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

[illegible]劉氏曰書公弟見宋公失兄之道也書自蕭自辰據邑以叛也書來奔自魯納叛臣也義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大蒐于比蒲

義見昭十一年

邾子來會公

邾子左氏曰邾隱公石氏曰諸侯相見於郤地曰會也禮也州一德以尊天子奉職命禮非復如古之制也今公蒐國內而邾子就會之非禮甚矣遇非所朝之地而當叔朝公於蒐蒐非所會之處而邾子會公於蒐會者既非受者亦失交譏之也

城莒父及霄

張氏曰皆魯邑義見隱七年城中丘○石氏曰一時而城二邑書以譏之此年與桓七年無冬[illegible]

無秋冬昭十年無冬皆闕文也

十有五年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邾去年來會公而今年來朝見邾之忘[illegible]屢求於魯皆非禮也義又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 鼷音兮

范氏曰不言所食食非一處也趙氏曰嘗旅於會稽時小鼠噬牛繩傷皮肉觸死悉謂此與成七年事雖少異而義則同也

二月辛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楚滅人國辠不容誅矣然以胡子歸又責其不死社稷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

夏五月辛亥郊

石氏曰五月非郊之時蓋以改卜牛至此而後郊也有言用郊有言郊用者不宜用也直言郊者以上之不能郊也義見成十七年用郊

壬申公薨于高寢

杜氏曰高寢宮名不於路寢失其所義又見僖公薨〇許氏曰春秋所大正始與終禮卒以正終也內卒凡十四公得正而薨者惟莊宣成是以君子務力於禮而順命之變又何求焉

鄭罕達帥師伐宋 罕公羊作軒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齊侯衛侯次于蘧蒢 公羊作[illegible]

義見莊三年次于滑

邾子來奔喪

葉氏曰喪何以言奔急事也禮非天子父母之喪不奔見日而行見星而舍日行百里謂之奔諸侯而奔喪非禮也〇常山劉氏曰當周之衰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滕始行於[illegible]大夫之間非禮明矣呂氏曰諸侯相為奔喪以其為利害為國禮義消亡可知矣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illegible]

孫氏曰姒氏杞姒哀公妾母穀梁曰妾辭也愚謂此為葬定姒起文也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義見隱三年

九月滕子來會葬

邾衛胡氏曰邾滕奔喪會葬以天子之禮待魯也禮天子崩諸侯奔喪會葬供臣子之職邾滕以是行之於魯其無王甚矣　任氏曰以見大國恃力而小國因事以求悅也呂氏曰邾子來奔喪畏魯甚也滕差遠而大於邾故但來會葬此專以強弱利害為國者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 昃穀作稷

某作癸乃古吳字

乃猶始也宣八年葬敬嬴言而而此言乃者彼以日中此以次日日昃甚於日中故命有[illegible]而[illegible]

孫氏曰雨不克葬譏不能葬也葬不為雨止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言無備之甚也然謂宣八年葬敬嬴同而此則失禮甚矣其私謚又見葬桓公

高氏曰日下昃則失度之時甚矣君子之於親不忍一日離也故葬日度者所以寧親也乃克葬所以重孝子之情也

辛巳葬定姒

高氏曰春秋自成風後妾母皆僭稱夫人譏不正也此不稱小君以子未成君故母亦不敢稱夫人而以夫人之禮葬爾此妾也而加以其君之謚非禮之甚也況襄五年葬我小君定弋是襄公之母也又豈可同謚乎義又見文五年葬成風　愚案哀公未成君故僅免夫人小君之稱然原其情則亦以夫人之禮卒葬之矣又案曾子問之有喪則如何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今定公葬居定姒之前是先重而後輕也又失禮矣

冬城漆

高氏曰漆非魯邑邾庶其以之來奔者魯受叛人

而以其地今邾伐我此又勞民城之以為備[illegible]其非所城而城也夫首尤[illegible]二邑因而大喪又勞民如此所謂不待[illegible]而[illegible]見者也[illegible]氏曰[illegible]之喪邾子來奔[illegible]哀公初立不務善鄰而以土地之故勞民力於[illegible]怨[illegible]年取其田七年俘其君卒使吳人來開以伐其[illegible]人間自孕而取讎闢利未得而害隨之謀國如此其不終也宜哉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九

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定姒所生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哀[illegible]公即位

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

杜氏[illegible]蔡滅許此復見[illegible]氏

[illegible]

[illegible]

之[illegible]而還蔡於是乎請遷於吳未[illegible]見經

十年[illegible]

鼷鼠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 [illegible]

任氏曰不知借禮之致災而改牛違時以從事亦已妄矣愚謂此亦與成七年事雖少異而義則同也

高氏曰定末年哀元年連書鼷鼠食牛之變則[illegible]之[illegible]戒[illegible]行之

秋齊侯衛侯伐晉

高氏曰[illegible]中國之政制在夷狄晉雖不能[illegible]盟[illegible]中國也齊衛[illegible]君[illegible]不同心[illegible]主以宋[illegible]又結盟同[illegible]以自攻伐惡自見矣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illegible]君[illegible]陳氏曰春秋之初諸侯無王者齊鄭宋魯衛為之也春秋之季諸侯無伯者亦齊鄭宋魯衛為之也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曰定之末年邾之事魯至矣去歲邾子來奔喪今踰年而遽伐之蓋魯人患邾久矣利取其田不知有禮義也義又見隱二年鄭伐衛[illegible]貫道王氏曰邾自[illegible]其後魯多[illegible]知魯必欲兼之也盟[illegible]會[illegible]凡可以求免者無不為也而魯終不[illegible]邾不能自[illegible]而區區以求[illegible]足道然王[illegible]大[illegible]小[illegible]國不[illegible]亦可悲也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漷東田及沂西田 [illegible]

左氏曰伐邾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漷沂之田而受盟任氏曰三大夫同伐可謂暴矣師氏曰前此[illegible]伐邾取其[illegible]今又取其漷東之田[illegible]不足故又取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於盡取而後已以區區之邾國而魯而納其叛人也[illegible]取其[illegible]時[illegible]上伯[illegible]之亂至於如此

義又見隱四年莒伐杞取牟婁

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句繹 [illegible]

杜氏曰句繹邾地劉氏曰曷為三人伐而二人盟季孫臨之叔仲成之季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

邾衛胡氏曰季氏所以不盟豈非貪得無厭必欲

議邾而後已未詳孰是義又見[illegible]元年[illegible]
康侯胡氏曰曷爲列書三卿哀公得國[illegible]
三卿並將魯衆悉行伐國取地以快其一[illegible]不
與焉適越之辱兆矣定公薨邾子來[illegible]
矣而不免於見伐徒自屈[illegible]不知以禮[illegible]之故
也邾在齊魯之中不加恤而謀伐之既
取其田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陵邾之故也故詳
書以著其罪石氏曰定哀之世吳楚爭強遂又從
起中國諸侯見伐者數四也晉衞齊人皆[illegible]伐魯
既叛晉又結怨於齊所與厚者邾滕杞而已魯公
之立邾未嘗廢朝聘未嘗無會而前年仲孫何[illegible]

帥師伐邾今又三大夫取其田要之盟又四年而
公又親入以其君來此邾人所以弗堪致吳之伐
我齊取我田也內之惡見矣時政皆在三子不由
公出

夏四月丙子衞侯元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滕子來朝

義見隱十一年滕薛來朝

晉趙鞅帥師納衞世子蒯聵于戚

公羊曰戚者何衞之邑也左氏曰初衞侯遊於郊
子南僕公曰余無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
曰郢不足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
在下君命祗辱夏衞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郢爲
大子君命也對曰郢異於他子且君沒於吾手若
有之郢必聞之且亡人之子輒在乃立輒六月乙
酉晉趙鞅納衞大子于戚宵迷陽虎曰右河而南
必至焉使大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衞逆者告於門
哭而入遂居之莘老孫氏曰聵輒爭立父子仇敵
而孔子請先正名孔子之意可知矣使蒯聵事其
親辠必不至於見逐靈公教其子以道亦不至於
逐之書曰衞世子出奔宋見蒯聵得辠於父見逐
出奔父沒不喪求反其國以與子爭則蒯聵之辠

也輒爲人子而父逐於外不能號慕毀瘠以感動
靈公而復之位靈公死夫人立之不辭以父亡未
復而即位爲君蒯聵在外且入以兵拒之又圍之
焉則輒之辠也使靈公得父之道不至於逐聵使
聵得事父之禮則聵不至於見逐使輒得子孫之
義則能感動王父以復聵之位或權之屏位以須
父之入蓋靈公蒯聵不父而輒不子是以至於蒯
聵出奔趙鞅納蒯而石曼姑圍戚書曰納衞世子
則輒之拒之爲不得其正顯矣愚謂又以大夫帥
師而謀諸侯廢立之事見春秋之世父不父子不
子君不君臣不臣至此極矣事又見定十四年○

君舉陳氏曰于戚[illegible]父也[illegible]十二年而蒯聵[illegible]
戚入于衛衛侯輒來奔則是輒拒父也[illegible]此事
則輒萬世不可掩矣康侯胡氏曰父[illegible]子不
[illegible]以不子[illegible]乃據國以與之[illegible]可乎[illegible]與衛
國大臣不能早正國家之本以致禍亂其[illegible]亦可
見矣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戰于鐵鄭
師敗績[illegible]

杜氏曰[illegible]達子皮[illegible]在[illegible]而言
及之者[illegible]者也[illegible]也[illegible]
總謂並言帥師者譏大夫專兵也大夫專兵而至
於戰黷武甚矣義又見隱十年鄭伐衛

冬十月葬衛[illegible]公

杜氏曰七月而葬緩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十有一月蔡遷于州來

州來見昭十四年義見僖三十一年衛遷帝丘

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義見[illegible]十六年曹殺大夫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齊國夏序衛石曼姑上者衛請乎齊[illegible]兵也
且齊嘗爲盟主自當序衛上無他義也黎氏曰凡
書邑必繫國若經已見其繫某國而後邑復有事

通志堂

當書則但舉邑而已蓋[illegible]文也[illegible]年已書[illegible]
子蒯聵于戚[illegible]入衛[illegible]也[illegible]于戚[illegible]
[illegible]也故[illegible]而不云衛戚[illegible]如[illegible]
[illegible]入于[illegible]後但書叔[illegible]歸于鄭不復[illegible]
[illegible]也[illegible]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illegible]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illegible]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孫氏曰[illegible]
夏助輒圍父逆亂人[illegible]莫甚於此故曰齊國夏[illegible]
石曼姑帥[illegible]圍戚事又見二年[illegible]許氏曰觀乎[illegible]
聵[illegible]則[illegible]之不[illegible]知矣衛以父子爭國而
齊助子[illegible]以是令於諸侯君子是以知齊[illegible]將
亂也劉氏曰爲曼姑之義宜明言於其君曰子無
討父之道[illegible]不足以爲三軍將也輒之義亦宜[illegible]
言於其國曰臣無讎君之禮我不可以爲千乘主
也若是上讓下辭而兵偃不用矣又何必紛紛哉
故昔者子路問於仲尼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
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所謂正名君君臣臣父父
子子也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輒與曼
姑之事也不其然歟

夏四月甲午地震

義見文九年

五月辛卯桓宮僖宮災

通志堂

高氏曰不言及者不嫌乎一處也若雉門兩觀災則
不可不書及矣左氏曰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
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葉老孫氏曰桓公者
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公之七世祖也諸侯
五廟而十世之廟猶在並非禮矣又見成三年
新宮災○石氏曰武宮煬宮不當立而立桓宮僖
宮當毀而不毀災皆出於強臣之私意爾
季孫斯叔孫州仇帥師城啓陽
杜氏曰啓陽很邪開陽縣○高氏曰所城近敵故帥
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形見而城邑兵役相繼
可謂不畏天命矣中失而外飾本亡而末務此魯
之所以不世也貫道王氏曰夏而城城而用大師亟可
知矣義又見隱七年城中丘○葉氏曰定公城中
城矣又城漆父及諸城漆哀公城啓陽矣又城西
郛城毗城邾城瑕齊莒書城者各一隱桓二城
者曰魯未有如是數也及定哀之間而書城者九
則定哀之不以其國者可知矣
宋樂髡帥師伐曹
貫道王氏曰樂髡伐曹以曹人執大心之敗也義
見隱二年鄭伐衛○許氏曰樂髡伐曹曹不量力
而奸強國不修德而圖大功則適足以取亡而已
秋七月丙子季孫斯卒

譏世卿也大惡又見隱元年益師卒
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
義見宣元年晉放胥甲父
冬十月癸卯秦伯卒
不名闕之也義見文十八年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
許氏曰句繹之盟踰年而合二帥圍其國雖云邾
政不修有以致寇魯之棄信亦已甚矣義又見僖
十九年宋圍曹此則大夫帥師欲取邾以自肥則
又甚焉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
孫氏曰春秋弒君未有曰盜者不知其來月
何人也其君見殺而不知殺者之名是以曰盜
為人君而見殺於盜則其所以為君者可知也石
氏曰一國之君行有軍從居有衛兵而為賊所殺
蔡之無臣子甚矣
蔡公孫辰出奔吳
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葬秦惠公
義見定九年葬秦哀公
宋人執小邾子

以諸侯執諸侯天下之亂可知矣不言以歸專執
宋也
夏蔡殺其大夫公孫姓公孫霍 [illegible]
義見莊二十六年曹殺大夫 [illegible]
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 [illegible]
戎蠻子見昭十六年[illegible]氏曰名者以別於執
中國之君也左氏曰是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
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
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為一
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
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
于菟和右師軍於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
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
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
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
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
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
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師氏曰以中
國之伯主而歸夷狄之俘其不道甚矣○高氏曰
諸侯有罪方伯請僉於天子問罪然後執歸于京
師正也諸侯有罪不請王命而執之歸于京師罪
尚可容若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諸侯執

通志堂

諸侯以畀諸侯其罪尤重若晉人入曹執曹伯
畀宋人是也今晉為盟主而執戎蠻苟得其罪則獻
之天子猶可也今不知其罪既專執之反歸於楚
舍周事楚不足主中國之諸侯矣此晉之所以不
足與而諸侯皆棄之也愚案左氏載此事甚悉
春秋不書楚伐戎蠻子而但書晉執戎蠻子歸于
楚者書其甚者也夫楚以夷狄伐蠻小國不足
也然與戎絕王者之事晉是時[illegible]矣晉能
為之辭乃今反[illegible]以歸于楚則是伯主
助夷狄[illegible]也春秋[illegible]其甚者哉
城西郛
杜氏曰魯西郭義見隱七年城中丘
六月辛丑亳社災 亳公羊作蒲
范氏曰亳即殷也殷都於亳高氏曰周自克商之
後凡封建諸侯皆使之立亳社顏師古曰存其社
者欲使人君常思敬慎懼危亡也董仲舒劉向亦
云亡國之社所以示戒也左氏曰間於兩社為公
室輔杜預謂二社者周社亳社災見不知戒○程
子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國既亡則
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為後戒故但屋之記曰喪國
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北牖使陰明也
然則魯有亳社屋之故有災此制計之必始於湯

通志堂

也
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冬十有二月葬蔡昭公
杜氏曰亂故是以緩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葬滕頃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五年春城毗 毗左傳公羊作比陸氏釋文云本又作毗
孫氏曰毗魯邑也義見隱七年城中丘〇師氏曰
魯以千乘之國不能親仁善鄰鎮撫民庶既無威
強之可畏又無德禮之可懷乃區區勞奪民力以
與土功故往年城莒父及霄又城啓陽又城毗六
年又城郛瑕一般於晉而畏懾自備之不暇又安
能為國而無弊邪
夏齊侯伐宋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晉趙鞅帥師伐衛
助蒯聵耳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 杵公羊作處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冬叔還如齊
高氏曰使卿弔且會葬非禮也

閏月葬蔡景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六年春城郛瑕 公羊作段
劉氏曰郛瑕者何或曰邾之瑕也或曰內邑杜氏
曰任城亢父縣有邾婁城瑕氏曰今川之[illegible]
是也胡氏曰魯未嘗取於邾而遂城之何也
迫邾也是年又伐邾明年遂入邾亦知邾之所
魯以不義強城之也未詳是否義見隱七年城
中丘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義見隱二年鄭伐衛
吳伐陳
左氏曰元年吳之入楚也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
人而問焉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亡
也以民為土芥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而未見德
焉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
乃修先君之怨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夏齊國夏及高張來奔
左氏曰齊陳乞偽事高國者每朝必驂乘焉所從
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
得君必偪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
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

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將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於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illegible]王氏曰景公嘗困於高國使其[illegible]以絕景公之私如以為是則主在亦在主亡與亡可也乃奔亡以免禍則託孤之寄有負於景公矣陳乞欲易君而去其大臣齊其為陳氏見於此矣又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君舉陳氏曰齊殺其大夫高厚齊崔杼弒其君光齊國夏及高張來奔齊陳乞弒其君荼聖人之垂戒深矣

叔還會吳于柤

柤見襄十年許氏曰叔還以吳在柤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夷狄可以強盛服難以衰弱御以魯政之不修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志柤之會於此知魯之將有吳患矣義又見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

秋七月庚寅楚子軫卒

義見文十八年秦伯卒

齊陽生入于齊齊陳乞弒其君荼 [illegible]

左氏曰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大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大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閒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群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黔奔衛公子鉏公子陽生來奔六年陳僖子使召公子陽生陽生駕而見南郭且于曰嘗獻馬於季孫不入於上乘故又獻此請與子乘之出萊門而告之故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戒之遂行逮夜至於齊國人知之僖子使子士之母養之與饋者皆入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於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悼公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孺子如賴去鬻姒殺王甲拘江說囚王子豹於句竇之丘公使朱毛告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

而左氏曰君果不信[illegible]之國國又有受
少君不可以[illegible]是以夫[illegible]能容羣臣乎不
然夫孺子何[illegible]毛復公[illegible]毛曰[illegible]大[illegible]陳
乎而圖其小可也使毛遷[illegible]不臣役諸野
幕之下[illegible]諸安[illegible]氏[illegible]少然
荼[illegible]景公之命爲君矣陳乞[illegible]之而
弑之君乘陳氏曰衛侯入于夷儀[illegible]伐其君
[illegible]衛侯弑也齊陽生入于[illegible]陳乞弑其
[illegible]陽生弑也義又見隱四年衛州吁弑
[illegible]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弑君則是陽生
與聞乎弑也不以陽生首惡者陽生之入陳乞召

[illegible]之弑陳乞爲之加陽生以弑君之辠則陳乞
[illegible]之入而陳乞弑君則陳乞之惡
[illegible]有[illegible]氏曰陽生景公長子也何
[illegible]也景公欲廢陽生而立荼陳乞不能
[illegible]而立荼矣景公死陳乞復[illegible]國人立
[illegible]弑荼陽生雖得立而立之之道則逆弑荼
[illegible]也[illegible]以爲陳乞主弑荼陳乞之所君也縱
召陽生則荼雖欲存而不可是以陳乞之辠不可
以不正也愚案左氏載信子不對而注以下等語
與經不合孫莘二說微信今以經考之本陳乞召
陽生而弑其君荼耳陽生不免篡逆之辠而陳乞

爲弑君之賊然左氏敘前事頗[illegible]多所發
明不得[illegible]在讀者詳焉
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
高氏曰魯人必欲滅邾而後已自公[illegible]四
書邾役積明年入邾之亂也義又見[illegible]伐
衛
[illegible]宋[illegible]帥師伐曹
[illegible]伐之猶未服且爲入曹起也義又見隱
[illegible]年鄭伐衛
七年春宋皇瑗帥師侵鄭[illegible]
義見莊十年公侵宋[illegible]許氏曰定十五年鄭伐宋

[illegible]取
宋師于[illegible]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左氏曰[illegible]師侵衛衛不服也高氏曰衛侯棄其父
命六[illegible]未[illegible]不以此[illegible]而使衛義又
[illegible]十年公侵宋
夏公會吳于鄫
張氏曰鄫即[illegible]鄫國左氏曰公會吳于鄫吳來徵
[illegible]景伯[illegible]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
[illegible]後[illegible]大夫過十吳王百
[illegible]景伯曰[illegible]貪而棄禮以大國懼

以[illegible]撥依邑十[illegible]下之君若以貨命於諸侯則有
數矣今亦棄禮則有逆者矣[illegible]之王[illegible]上物
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
牢[illegible]吳人弗聽[illegible]曰吳[illegible]天而
[illegible]必棄疾於我[illegible]之大[illegible]子
服[illegible]大[illegible]不出
門[illegible]以[illegible]不以
禮[illegible]不以禮[illegible]命焉
是以[illegible]敬棄其國大伯[illegible]以[illegible]仲雍斷之
[illegible]以爲飾[illegible]由[illegible]反自鄫
以[illegible]無能爲也義見成十五年會吳于鍾離〇

張氏曰比年魯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而始道
患於後日也邾衞胡氏曰前書叔還會吳惡大臣
不[illegible]社稷而爾夷狄也此書公會吳惡國君不
[illegible]社稷而狎夷狄也
秋公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
[illegible]不曰歸者以我而[illegible]內外[illegible]辭文體然也
左氏曰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
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
不信伐小國不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
危將焉保孟孫曰二三子以我爲何如惡賢而逆
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
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
故不言[illegible]邾而以衆加之可乎不樂而出秋
伐邾及范門猶聞鍾聲大夫諫不聽茅成子請告
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
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茅成子以茅叛師遂入
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邾衆保於繹師宵掠以邾
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illegible]胡氏曰恃強凌
弱[illegible]故伐人而入其[illegible]天下之大惡
也吳師爲邾伐我[illegible]赤甚
矣義又見隱二年[illegible]十年[illegible]歸
宋人圍曹

義見僖十九年宋圍曹
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左氏曰宋人圍曹鄭桓子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
也不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木訥趙氏曰鄭
於曹無隻介之好今據救之報宋之役也亦非爲
長也

春秋本義卷第二十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本義卷第三十

哀公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illegible]

義見隱二年莒入向及莊十年以蔡侯歸

吳伐我

蘇氏曰不言四鄙而直言伐我兵加於國都也左氏曰七年邾茅夷鴻以束帛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遠吳馮恃其衆而背君之盟辟君之執事以陵我小國邾非敢自愛也懼君威之不立君威之不立小國之憂也若夏盟於鄫衍秋而背之成求而不違四方諸侯其何以事君且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以私奉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八年吳為邾故伐我高氏曰公入人 [illegible] 以致夷狄之來討見公不能度 [illegible] 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夏齊人取讙及闡 [illegible] 公羊作僤下同

讙其 [illegible] 闡杜氏曰在東平剛縣北地譜兗丘齊 [illegible] 也孫氏曰公前年入邾以邾子益來益齊甥也故齊人取讙及闡貫道王氏曰魯執邾子既召吳人之伐又致齊人取讙及闡為國而不以其害國如此夫思謂邑天子所封非諸侯所得取魯入人之國俘人之君罪不容誅也齊侯苟能告於天子聲其罪致討大義庶矣乃因之以為利亦自卑也

歸邾子益于邾

邾 [illegible] 胡氏曰先書吳伐我又書齊取一邑然後書歸邾子于邾則是畏吳懼齊而歸之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癸亥杞伯過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齊人歸讙及闡

孫氏曰公既歸邾子益于邾故齊人歸讙及闡凡土地諸侯受之歸之自書者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謂魯之姻 [illegible] 可知有國家者可以鑒此矣○呂氏曰吳之伐我齊之取讙及闡以魯之入邾以邾子歸也歸邾子益于邾魯畏吳齊故也齊人歸讙及闡以我歸邾子也諸侯紛紛如此苟徇目前無一人求出當世 [illegible] 皆日朘月削以至於亡而卒不悟也易曰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動悔有悔征吉能知動悔有悔 [illegible] 心易慮推賢是用改前之為則 [illegible] 故曰 [illegible] 春秋之世諸國君臣束手待斃 [illegible] 而不知征吉之理矣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速義又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雍丘

杜氏曰[illegible]丘縣[illegible]氏曰役[illegible]用詩師氏[illegible]
鄭人[illegible]宋[illegible]丘[illegible]之[illegible]丘[illegible]
於外[illegible]背受[illegible]以支持而為宋所[illegible]以
氏曰春秋之季[illegible]頌[illegible]於
是始[illegible]取人之師[illegible]其[illegible]也鄭以不[illegible]深
入敵境此固喪師之[illegible]過愚[illegible]有[illegible]矣然不書
鄭伐宋而書宋取鄭師者[illegible]其甚[illegible]也
夏楚人伐陳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秋宋公伐鄭
存耕趙氏曰宋嘗侵鄭又取鄭師矣雖曰[illegible]丘之
役始於鄭獨不曰侵鄭之役實始禍歟使兵不
戰[illegible]之禍甚於此矣義又見隱二年鄭
伐衛
冬十月
十[illegible]二月鄭子[illegible]來奔
[illegible]氏曰[illegible]先[illegible]所獲而又來奔其不知恥甚
矣義又見桓十五年鄭伯奔蔡
公[illegible]伐齊
常山劉氏曰公會[illegible]狄伐中國諸侯其文可見其
[illegible]
二月戊戌齊侯陽生卒

義見[illegible]元年宋公卒
夏宋人伐鄭
許氏曰春秋取其師秋又伐之[illegible]年又又伐之惡其
修怨不已也義又見隱二年
[illegible]趙鞅帥師伐齊
許氏曰助[illegible]亂卒伐齊之喪[illegible]以見其[illegible]義又
見莊十年公伐宋
五月公至自伐齊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葬齊悼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衛公孟彄自齊歸于衛
自齊有[illegible]自定十四年出奔距今十二年倚
大國而歸衛當時大夫專恣如此義又見僖二十
八年元咺歸衛
薛伯夷卒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秋葬薛惠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冬楚公子結帥師伐陳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吳救陳

此又楚爭諸侯而爲此耳亦非爲人復怨可以
存亡繼絕許之也義又見僖十八年狄救齊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伐我見八年左氏曰齊爲鄎故國書高無丕帥師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衆於齊之兵車一室敵車優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戰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能戰子之恥也大不列於諸

侯矣季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顔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爲己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外五日右師從之公叔務人見保者而泣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旣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

如之衆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齊人不能師宵諜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顔羽而賢於邴洩子羽銳敏我不欲戰而能默洩曰驅之公爲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皆殯孔子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illegible]邦衞胡氏曰[illegible]又見伐也孟子謂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魯以入郊之故矣齊

交伐是救之而猶不反身自咎又會吳伐齊以速國書之兵[illegible]我也愚謂齊有喪而伐人[illegible]又見[illegible] 冬邾伐[illegible] 貫道王氏曰邾[illegible]雖析師[illegible]入其國都公室卑弱私邑不[illegible]故無復賴備也

衞世叔齊出奔宋 [illegible]

左氏曰初衞[illegible]司徒[illegible]以孔文子女有餘以爲己大器國人逐之故[illegible]醴梁[illegible]何[illegible]不吾諫對曰[illegible]先行未可信否義見僖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
齊師敗績獲齊國書

孫氏曰戰不言公者公與伐不與戰也左氏曰為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桑掩胥御國子公孫夏曰二子必死將戰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使問弦多以琴曰吾不復見子矣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於艾陵展如敗高子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以獻於公[illegible]趙氏曰晉再會吳[illegible]中國為患大矣劉氏曰戰而言[illegible]者也[illegible]國書[illegible]乎此戰也[illegible][illegible]無故犯聞上國涉數千里之地以伐人[illegible]之俱靡為爾國書之用將[illegible]內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鄰國而輕與之戰其不受白如也不亦甚乎義又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卒

義見隱七年宋公卒

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衛世叔齊出奔宋

左氏曰衛大叔疾出奔宋初疾娶於宋子朝其娣嬖子朝出孔文子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娣寘於犂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於外州外州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未有行而叛見信二十八年元咺奔晉　高氏曰春秋時內外大夫出奔者凡五十有八蓋君之股肱治亂所關故重以書之於春秋之末何其出奔之多也是時政在大夫各爭自強故始則相猜相忌終乃相逐也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何氏曰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井嫌悉賦之左氏曰季孫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

通志堂

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茍而行又何訪焉弗聽許氏曰先王之法九夫為井四井為[illegible]邑未有賦也四邑為丘丘十六井有牛馬之賦今以丘賦為不足也於是更用田賦倍井而取一非禮也古者田有稅丘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村鄉呂氏曰丘賦者即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是賦之常法也所謂以田賦者蓋於丘賦之外又計田而出賦也田出稅丘出賦初稅畝則稅已重矣作丘甲則兵賦又重矣今曰用田賦是丘既出賦而田又出賦也然賦有二有軍賦有財賦四丘為甸甸出革車一乘此軍賦也周禮九賦之[illegible]此財賦也二者皆賦於民故均謂之賦所謂用田賦者恐是計田而出財賦爾孔子謂計丘而出軍賦又不應計田而出財賦也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公羊曰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娶同姓蓋吳女也康侯胡氏曰禮娶妻不娶同姓辨男女之別也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男女有別矣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乃娶同姓以混男女之別與禮之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實亦不可揜矣呂氏曰魯之君豈苟為無禮亂男女之別哉直以吳之威而欲自固其國也欲自固其國而不[illegible]以禮自防以放為上徇目前之急忘長久之慮遂至流於夷狄禽獸而不辭也

公會吳于橐皋

杜氏曰橐皋在淮南逡遒縣東南張氏曰吳地嘗云逡遒故城在廬州梁縣東南左氏曰公會吳于橐皋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師氏曰往年會于[illegible]今又會于橐皋[illegible]之為[illegible]其[illegible]之會[illegible]也義又見成十五年會吳于[illegible]

秋公會衛侯宋皇瑗于鄖公羊作運

杜氏曰鄖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繇亭地謂之海陵即泰州城下義見隱九年會于防木訥趙氏曰吳夫差將敗齊師于艾陵魯故也魯以為患故會吳于橐皋脩鄫之好也鄖在今泰州吳

地公既睦於吳而吳將圖伯故爲之會宋衛于鄖
合宋衛以從吳也齊固晉之仇今魯宋衛亦折而
從吳晉其殆哉故明年爲黃池之會晉好於吳非
爭伯也紓吳患也然晉之屈吳之雄諸侯東向事
吳者皆魯爲之也四書公會吳纔書公會宋衛明
年公會晉侯及吳于黃池則魯之辠著矣未詳是
否
宋向巢帥師伐鄭
左氏曰宋鄭之間有隙地焉曰彌作頃丘玉暢嵒
戈錫子産與宋人爲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原之族
自蕭奔鄭鄭人爲之城嵒戈錫九月宋向巢伐鄭

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嵒十二月鄭罕達救嵒丙
申圍宋師未詳信否義見隱二年鄭伐衛○木訥
趙氏曰宋鄭之怨於是十有三歲矣雖其兵端啓
於鄭罕達然六年之間宋四伐鄭明年鄭罕達遂
取宋師于嵒逆兵不戢亦可戒哉
冬十有二月螽 公羊作蝝
公羊曰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時也愚謂十二
月螽雖不害穀災異甚於常時夫百蟲既蟄而
惡氣殄君臣蠹民逆天陰陽變常之象也義又見
桓五年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嵒 五咸切罕公羊作軒

孫氏曰宋向巢帥師伐鄭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
嵒報雍丘之師也桒九年宋皇瑗帥師取鄭師于
雍丘二國復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義又見九年
宋取鄭師
夏許男成卒 成公羊作戌
義見隱三年宋公卒
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
孫氏曰經書及皆內及外尊及卑中國及夷狄故
凡中國與楚戰或盟會必書及今書公會晉侯及
吳子于黃池是亦中國及夷狄也謂之會兩伯似
非經意黃池杜氏曰陳留封丘縣有黃亭近濟水

張氏曰晉地地譜東京開封縣有黃池木訥趙氏
曰晉侯媮然在會諸侯無一介從之亦纔得魯而已
何以伯爲晉之所以會吳者非以爲伯忌吳之強
也吳之所以會晉者亦非爲伯也交中國爾愚謂
晉主中國會盟百有餘年自柏舉之戰晉侯不見
者二十四年至此遂與吳會而晉侯從之中國之
衰蠻夷之強至此極矣此春秋之終也
楚公子申帥師伐陳
義見莊十年荊敗蔡師
於越入吳
孫氏曰於越入吳者吳子方會乘其無備也康侯

胡氏曰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與晉敵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又吳所謂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而見深切著明之義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老子曰佳兵不祥之器其事好還吳嘗破越遂有輕楚之心及其破楚又有驕齊之志旣勝齊師復與晉人爭衛自謂莫之敵也而越已入其國春秋初書吳入楚在柏舉之後再書於越入吳在黃池之後皆因事屬辭垂戒後世見深著明之義也義又見僖三年徐取舒

秋公至自會

義見桓二年公至自唐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公羊無曼字陸氏曰脫也

義見莊十年公侵宋

葬許元公

義見隱三年葬宋穆公

九月螽

義見桓五年

冬十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高氏曰不言宿名者董仲舒劉向以爲不加宿也文十四年有星孛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辰皆言所次而此獨不言則不加宿可知也蓋著人事所感也義又見文十四年

盜殺陳夏區夫 區苦侯切公羊作彄

盜見襄十年高氏曰春秋之季世變之甚至於盜興而專殺國君及卿大夫則亂已極矣○貫道王氏曰夏區夫徵舒之裔也徵舒爲逆陳不能討而楚殺之是有後於陳而執國政陳無政矣未詳是否

十有二月螽

義見十二年及桓五年○呂氏曰前年十二月螽此年九月又螽十二月又螽陰陽錯亂之甚當世君臣亦可以自省矣許氏曰自魯用田賦而比年三螽貪殘無已之應也見其民力已窮天命已去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

蘇氏曰狩而不地爲獲麟書略之也麟陸璣曰麕身牛尾黃色玄蹏角端有肉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左氏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以爲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愚謂聖王在上天下文明則麟出爲祥聖王不作天下大亂則麟出爲異出而見獲又異之甚者也隱桓春秋之始也諸侯會盟侵伐蕩然無主迨乎莊僖齊晉旣伯天下知有伯主不知有王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文宣成襄政歸大夫禮樂征伐又自大夫出焉歷昭定哀陪臣柄國此

君臣之大亂也蠻夷猾夏亦始隱桓及乎莊公荊楚又盛桓文既沒其勢益張滅國殺君遂主夏盟晉悼引吳敵楚楚暫沮而吳復興此夷夏之大亂也故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弑逆戕殺入滅圍取兵戈相尋〻無錯躬先王之紀綱法度遺風舊俗泯〻〻事悖常則陰陽錯序故日食星隕地震山崩水旱霜雹螽螟彙蟊靡所不見而春秋以獲麟終焉此天下後世之大異也夫春秋即始見終自微見著始之不慎而柰於終微之不戒而極於著逐至無可柰何聖人傷世之心至此極矣韓子曰麟之出必有聖人在乎位若麟之出不待聖人則其

謂之不祥也亦宜而況於獲乎○程子曰春秋感麟而作然麟不出春秋亦必作孔子之意蓋有素矣因是一事則有感而作故其書之成則以此終必有感而著然也如伏羲畫八卦因於河圖設豈不作乎

春秋本義卷第三十

後學　成德　校訂